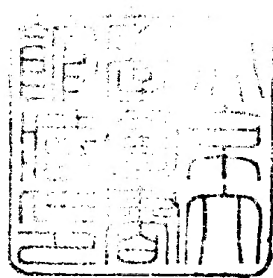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八九冊目次

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六卷附歲紀一卷

〔清〕李世熊撰
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 一

太白山人櫟葉集五卷南遊草一卷

〔清〕李柏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 五五一

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六卷附歲紀一卷

〔清〕李世熊撰

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寒夫集序

李元仲先生年已七十有四矣。其為
方外人刻其語錄行於世者。方外人至。與
元仲所著寒夫集使刻之。募鄭東齋。元仲
遽以來要予為序。予讀復未卒。蹶然起而
嘆曰。猗嗟元仲。獨以予為友。知其人。邪。知
其文。邪。知其所以文。邪。子則何以知其所以

以文。知其文。而為元仲友。邪。元仲之文。何
其多變歟。不有撥英奏簇。自東周自南朝。
卓犖而茹吐之者。邪。不有研精刺害。凡狂
譎。凡權穴。數與詰屈。而抑宣偃側。復反以
有之者。邪。既而徐以定視之。曰。不有不同。
希文進。見再上。又若訐奏若訥書。與林守
者。邪。不有鄒枚辭。今而形醴去就。一書之

不有稷下辨而色失。答賴時見雷

邪。不有抽都尉。惻悔忿復之情。文而收之。
節旄餐噉者。邪。三十餘年居。又久之。則
妄言之曰。猗嗟夫。此正則之變思也。邪。此
無咎之廣體也。邪。夫屈之旨。一于楚宗。而
元仲之酬應表志。何不皆然。鼉之調。一於
聲韻。而元仲施之於散文也。又皆然。雖然。

寒夫集序

其果變也。陰陽變道者也。善變陰陽性變。
善其不可得見者。邪。性變情情變才才變。
經經變子子變集集變。而元仲之集。夫元
仲之文。其占正則之變者乎。雖然。有異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彝者。常常者。正正者。則則不一。則也。傳
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夫各指所之。而之

不可以勝盡吾三復元仲之

而之於一瞬始而視之則之之于

乎廣壤而長雷四野若伏乎深谿而瀑而

下注吾不知其所溢涌而已憤而不得以

遽泄泄而不可以一禦矣是其若萬仞之

石隊於冲淵崖擊磴碑衆響一激與汨波

碇磨紛辨而杳至而已悶如而已悵如范

寒文集序

三

然而若有所不應汨然而若順如也是故

元仲之文凡其變而若屈廣而若曩而卒

歸於若無有窮盡乃其窮於其才且於其

情而不變於其性吾見其情有內韞才有

外曠而鼓之以橐而簫而吾則何以知之

而吾則何以言之將為少伯氏

告

焉而不得范蠡典大將焉勉之

襲股而勿錐卷舌而勿視而心懸其封

下不獲處于

夫臨處胥謁伯子之問而

測之以莫測

鬼谷與孫武書然而猶未也將焉

莊奚能言將為二楞不可識

老莊二楞元

此乎為發聊城之腎腸寒魯連之咽舌

復書然而其文變也其才未變其才變也

其情未變其情變也而性未變所謂浮游

寒文集序

四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

者非邪然而曰彼離憂者憂不一端何其

文痛而若隱憾而若思呵詰而若以怒而

空莫如其弟子者師之友之而知之而卒

所祖在從容辭令間何邪

南州同學弟彭士望撰

寒文集序

注齊諧者曰智而不能變化平智而已物而不能變化平物而已而乃有不能變化之文則名為平文而乃有不能變化之人則名為平人人用智用物以達之於文故將定其人非文莫之與將定其人之文非智與物莫之象於我觀天下即無不變化

寒文集序

之物水排空而結浪氣蒸朽而成芝此猶其無情者也雉入水為蜃雀入海為蛤此猶有情之心者龍之飛也上之不天焉不止潛之不淵焉不止其能飛能潛能上能下能有情又能無情彼非天以下之一物耶破此數能而變化其故何也豈其智絕於物歟絕於物故遇物而空而數能空

寒文集序

物遇空而物而數能空空俄而空物俄而物空俄而空空是故古之變化其身以空空者初皆變化其身以物物者也今以空空物物之人適而遺空空物物之人則謂之猶物不可謂之猶空又不可若仲尼之晤老聃也是已不可象之而可意儀也曰老子其猶龍乎猶龍則非龍也況於物哉

夫不物於物者不空於空也空隱於物者物隱於空也蓋龍之變化極此矣吾鄉李子元仲之文自夫不變不化者視之斯變化之極也即善變善化者視之亦變化之極也物亦已弘而未嘗以物凝滯智亦已更而未嘗以智要約必凝之滯之要之約之然後文焉不必凝之滯之要之約之然

後文焉此後文者為平為奇為能變為不能變即又不爭乎其文而爭乎其人也史公之傳留侯也擬諸其形容以為天下有峻偉於此者乃又恂恂如婦人魏武西行謂聚觀者曰吾亦多智可智者變化之物也寒暑不根旦昏不降而因以變化其人而因以變化其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寒文集序

蒼蒼浩浩使人不知其所往山高不崩逶迤層折曷勝躡形乃上之平拱而逝志焉千峰如髻耳若其人而無山水之遊則變化之才不出山水之變化以人之變化而不孤以文之變化而不黯孤則無聲黯則無色故夫人文者山水之聲色也金石鳴不改則不應千矢有穗不揚則不

智有尤不琢則不利今李子之文以日琢而利以日利而日見其光則惟其入古而出古古人則今人之芻狗也入之則未陳之繡篋出之則已陳之蘓脊也使古人而不遇能變化之人為孤而已黯而已古人之文而不遇能變化之文將終於孤而已黯而已惟李子義不以孤黯遺古人

寒文集序

而往往欲死活古人於變化化以歸於無變無化亦幾於不以變化予古人矣我方負日馳河闕天指地亦何為而至於其側哉今將盡出所為文以視天下天下之知若文者諛之則頂其不知若文者誹之則趾夫毛嫱驪姬人所同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麋鹿見之而決驟所

見不異而避就異者何也則類與不類之
故也夫見是文而誹之豈故誹之哉宜也
誹誹不足中何頂趾之足辭頂亦一不平
趾亦一不平不頂不趾之間此為庸士之
渚宮體澤則依靜居則溺矣李子雖欲取
所為變化者以變之化之謂魚鳥麋鹿有
智焉否也謂魚鳥麋鹿能為神物焉否也

謂魚鳥麋鹿而可與之聲色焉否也李子
則不言予為侃侃言之以告天下之讀是
文者同邑社弟葉穎叙

寒支集引

吾法不立文字此禪子囑圖語祇如廓
無聖四字至今詮註未了楞迦四卷文字
熾狀何能不立可惜山僧眼花讀之不盡
偶見學子習曹娥碑因取觀之知曹娥求
父屍不得沿江哀號旬有七日遂自投水
數日乃抱父屍浮出山僧讀至此不覺放
引一

杖曝狀而笑山僧實才嘗笑分明是上虞
江上哭聲耳又一日閱史見元兵破靜江
州守馬暨死之部將婁鈴轄獨以二百五
十人守月城不下元將笑之謂此何足攻
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謂元將曰衆饑不
能起願得一飽當出降元將乃遣以牛米
婁遣一將開壁受之仍閉壘大軍從高覘

之見婁衆分米炊未熟鬻牛生啖之立盡
鳴角伐鼓若將戰者元軍甲以待婁部卒
忽擁一大砲狀之聲如萬雷城震皆崩烟
漲蔽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灰燼無
遺矣山僧讀至此又不覺拍案大笑實亦
未笑也但似月城內轟狀一震耳諸人且
道是山僧笑是曹娥哭是山僧笑聲是鈴

引二

轄砲聲若是死人從水底認父活人從聲
裏滅踪便道是曹娥笑亦得鈴轄笑亦得
也只此兩則文字難下注脚雖蘇子瞻再
來未便分疏明透也近來偶閱寒支集有
時似讀曹娥碑有時似讀靜江志數數開
口叫笑驚怪徒侶不解何故今知世間本
無文字只是有性氣男子忍痛不住仰天

一呼目河山一慟此氣滿天溢地衝破世
間人鼻孔山僧適觸著怒氣直得一笑承
之諸人且道此是山僧文字是世間人文
字是寒支文字蘇子瞻曰揀盡寒枝不肯
棲居士分明不從此駐足枉却山僧一笑
都沒交涉也平陽釋本曉人嶽謹識

引三

吳支初集卷一目錄

古今詩

簫曲茶

紫金山

善哉行

樓眺

小姝綠絲

放歸夜泊七孤瀧隣舟有泣生離者尋聲憐曉

歌以助哀

吳支初集

詩目

羣仙圖爲余賢之尊人玄同先生壽

林生書蘭卷

嘲九龍

安慶雪泊門

集徐乾若永亭次蔡大美韻

南都

泊蕪湖

獨松

別怨

金山晚眺

溪行偶見

韓昌黎祠

郭宮詹宛在堂

馮爾戔先生令揭陽侍姬墓在金山同林用始

過而追輓之

劔浦陸發次林守一韻

建溪

榕城道中

遣愁

靜夜

雨後月出潔逾晴晝疎然作此

冬夜

風三日遂爲十月之望夜月之皎無比也

春起

雨感

秋懷

涼夜觀停梅雜劇

吳支初集

詩目

萬石山信宿

讀銅山黃先生疏草

七里瀨

見放答何半莪老師

還山

松際

家食

極飲

敬亭山看雨

熊經畧

白苧歌

幽棲

遊青山

次銅山先生筮焦易韻兼擬其體

從姑山

從姑山憩近溪書院

山下感事

頭白

孫宜公宅上郁生較書在坐

成都酒肆歌

離居

憐玉見過寓樓

病懷 甲申秋

春步 二首

村居 二首

紫金山

紫金山曉望

美女峯 二首

山齋 二首

贈王鱗躍 二首

洪門峽雨 二首

雨止

黃昏又雨

吳文初集

詩目

清溪夜枋

夜聞次竹

禪關與登公夜坐

脩竹灣

耕欄寺訪舊碑

舟上九龍

村籬白菊

唾霧岩

友人移居

老圃

苦雨 三首

五月旅居奉谷陸太史原韻

山居

喜雨

東樓晚眺

寄山中友人 二首

友人以詩箋見惠轉贈劉生以詩侑之

賴生艸堂

夜泊聞歌 二首

送客聞警

走馬燈

山家

春筍同郭大赤郊遊小飲

憶陳氏山莊

對月賒酒

漫成

客中春卡

芙蓉開

紅梅積雪 三首

紅梅積雪用東坡韻 二首

吳文初集

詩目

武夷次漳浦夫子韻

甲申十月出山洪尊光林守一李元仲林君若

鄭牧仲騰予再入武夷起草 原題次韻六首

武夷深處逢黃屏周太守招酌滴水岩偕李元

仲諸子共賦 原題次韻三首

同林守一林君若坐茶洞觀李元仲鄭牧仲登

接筍峯乃就驛道因以爲別 原題次韻三首

送書史楊某還莆 浴佛日 二首

避亂歸山賴惟中攬袂東山橋黯然揮手答詒

二詩	八山
山中答賴惟中 <small>四首</small>	漁父吟 <small>五首</small>
車有轍 <small>昭典舊</small>	鶴乘軒 <small>衛晉</small>
鷄鳴	讀書
大雨後郊望	觀劇 <small>二首</small>
臘月十五夜月	胡鍊師宅上白燕
感事	臥聽秋夜雨
重九前一日過某池亭	
歲暮憶山友	薄暮遊平岡卽事
笑之初集 <small>詩目</small>	
九月孤眺 <small>二首</small>	寒知堂 <small>四首</small>
謝烈婦 <small>二首</small>	
過磽下荒利次壁間韻 <small>二首</small>	
五日坐雨	連雪次徐文長韻
看月	偕內僧話
中秋夜生訥師朗樓聽吳童歌	
童唱牧羊甚悲	範上人折贈木樨花
寄懷	
閏三月十九日北園有感 <small>二首</small>	

寄友	元宵雨感 <small>三首</small>
不寐	臥病 <small>三首</small>
病起	秋夜寄友
王生池館憶中秋水天月色	
旅晴	何必
美人焦	雜興
答賴惟中 <small>三首</small>	哀賴用雷震夷韻
悲秋 <small>三首</small>	重和悲秋 <small>五首</small>
舉箸 <small>三首</small>	罷讀
笑之初集 <small>詩目</small>	
七夕 <small>二首</small>	檢寒支集 <small>二首</small>
臨流	午閒
薄醉	荷香
讀書	送陳星符還杉陽
戲和蓮池禪師狗醜韻 <small>二首</small>	
憫秋次賴惟中韻 <small>八首</small>	中秋答劉佐明韻 <small>三首</small>
除夕 <small>丙戌</small>	尼伊 <small>二首</small>
丙戌九月卽事	
瑞金田家江某兄弟率旅救駕敗績第死 <small>二首</small>	

與雲關偈	庚寅元日 用袁石公韻
再用袁韻	寒食集李長吉句
除夕 用石公韻	
里中有採樂府艷題扮院本以樂神者愴然口占	乙未元日
同丘白夫感事	
卷二	
古今詩	
感事答劉佐明 二首	陳孔章還歸化
吳三初集 詩目	
沈寯 五首	分寒帖
賴惟中劉佐明跋顧寒廬喜劇有作	
荷亭夜坐	永亭夜酌
圓珖岩	石巢
圓珖岩道上	瑞華岩
龍嶽洞	溪橋夜話
沿流步月 二首	九日
酷暑	祝髮答賴惟中 十首
題畫	紀夢

贈伊無蔽	雪朝限韻 二首
再雪前韻 二首	雪夜限韻
雪意 二首	九日 二首
甲午元日	獨坐
丘白夫信宿山樓答其來韻	
佛生日過香水禪室 圓珖岩限韻 三首	
瑞華嘆	
望羅芳招提訪雪鏡不果 限韻	
病起 二首	晚眺
寒支初集 詩目	
遊洞 二首	晚步 二首
次陳秋菴韻因以爲贈	
吳耳菴山人	別陳秋菴
送栲 二首	梅意
逸菴過訪踵韻感賦	寒夜十悽 十首
乙未除夕	丙申元日
梅訪	梅偶
梅夢	梅疑
梅辨	梅款

題芝蘭圖爲韋母壽 劉偉人節母松石圖

七夕懷友 秋菴還三山

山居 三首

入山十載親友濶絕惟劉佐明不遠百里三顧

寒廬感深喜劇和詩四章

龍嶽洞 大佐明韻 蘿芳菴

瓊花引月謝阜羽韻送吳焉文之廣陵

後瓊花引

讀佟氏幽憤錄因弔熊芝崗 四首

夕三初集 詩目

丘白夫小影作濯足萬里流

孤羽 題画 四首

楚士開然 病起東江伯蘭

答馬燕銘

吳焉文歸自廣陵過宿寒廬談次拈韻 二首

病中九日次王穀菴韻 二首

張昌文訊諸兒小試利鈍感答二首

里泉 隣御

讀劉佐明拜傅相公空墳詩 四首

臘八日爲香水僧臘 病中雜興 三首

秋夜 二首 句客李鍊師

全會稽林豹文訪圃珖岩次陳昌胤韻

答陳昌胤林豹文 石泉菴 四首

香水招同林豹文試仙泉次昌胤韻

秋海棠 二首 石泉堂望觀亭岩 二首

送吳焉文再遊金焦用東坡韻

丘貞白五十 林豹文還會稽

山居雜興 韋元璞六十

與文初集 詩目

閱帝京景物畧 二首 和葉進之

續印帖 十首

別巫日如十年意外相值話次因索棋局感賦

二章 聞南曲 四首

白華篇爲王飛來學博作

觀王玉鉉新作花鳥人物

題哉生画與靜觀禪子

代蘭歎 二首 天都洪謂韶香祖集

此春 答陳崑良

答王振子

和贈彭躬卷

丘翁七十

吳允齋自永定過訪寒廬滬滂話舊

聞鷄

遠遊

寒峽大風

青原訪愚者大師次文信公韻 二首

玉簾泉次雲關師 四首 五老峯

由玉川門返宿萬杉呈剗玉師 二首

東林僧閣見壁間張待詩句有足

寒文初集

詩目

虔州懷古 二首

惶恐灘

秋月偶懷

東隣人

足疾

古松

王約先七十

王振子五十

爲張聖任暨令子不素壽

過羅漢灘告亡子伯陽 五首

丁未之秋寂居檀河伍黎二君百里枉顧爲賦

河水七章以識顛倒

送伍引之之金陵

和陶歸田園 二首

和陶飲酒 六首

和陶擬古 二首

和雜詩 五首

螺川非有上人過訪不面投詩見贈次韻答之

二首

答林子章學博

聽箏曲

賦 一首

反恨賦

寒文初集

詩目

七

寒支初集卷之一

古今詩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旻允懷編次

簫曲茶有引

新城之山有異鳥其音若簫遂名曰簫曲山山
產佳茗亦曰簫曲茶茶於簫曲遠矣若於素瓷
靜支中嚼出駐雲落水之韵者是盧仝所謂通
仙靈也請與試此茗矣

靈巖善投虛叢生和泥逐譬彼川濱精上蒸爲霧深

寒支初集詩卷一

宮羽移容聰淫行及喉腹狡弄何參差如竹復如肉
山靈本曠夔稽留悅幽獨鳥唱化山吟表山曰簫曲
簫曲夫如何殊響滿阮谷惠風飄颻之喚醒春山綠
脉脉長靈芽表裏碧於玉噓以既濟湯松風罷謾謾
苦聲激且貞厭擬芝蘭馥乍披目界空靜炤心澄肅
鐵耳通幼眇石腸濺飛瀑忻適斷語言諧永逾絲竹
噉息按羽衣不數沈瀧沃聽味茹色香韶咸互泄蓄
冥理於何尋簫曲山之麓

舟過水陽

渺然烟在綠幽意永晨夕十里一農舍五里一漁宅
風逆浪擁舟兀坐百端集鷗羣羽翮參差展空碧
吾欲坐友之機心苦未息

紫金山

山園人鳥路孤筇迷出入樹石放奇情分壘勢相逼
石或化爲樹樹或化爲石石池澄寒波落落松陰直
冥茫息峯頂崎嶇憇幽室耳目及心神喪之而後得
山深菴宇尊諸佛現真魄梵聲肅以放物理自來格
我心山灼見山性我微獲

寒支初集詩卷一

冬日雜咏

荆扉閉木榻觀聽於焉息茗列熟韻生香嚴狎烟憎
寒光淘暮晨鳥雀亦絕跡致幸草木輩因霜脫紺碧
繁姿登沐盡天狀現品格奇枯發真緇妙損獲至益
沉博與絕麗豈粉藻能及於諸色取空於空取諸色
春花秋實語無乃世俗識

善哉行

窮睇經天臆紫九土爲巢憂風爲草泣雨巢之摧摧
華羽翔翺草之杲杲骨立逾老一解

靈龜飲氣蒼蠅倒棲物各有神人陷坎泥犯茅戴頭

焚塵益饑二解

駟虞騎單裏毛不估菟子豹孫義從獼翁仁牙無甘

宜枯其乳三解

毒菌婦人厥味異甘耽噬之制其口如銜倒心雕文

何飾何慙優哉遊哉意北意南四解

夜歌和韓昌黎韻

霜華崇素彩萬色從寒息風音發磬音嚴冷音中得

瘴松及老竹各辨支天力

笑之初集詩卷一

樓眺

匹練村烟靜洄灣點一漚雲危寒欲墮野散膜能收

慘碧沉山魄苛風禁鳥喉春傷千里目瑟瑟但如秋

雪霽投宿甘坑山寺

獨馬窘寒路荒林淹夕暉朝踪水雪濯暮影磬鐘依

數鳥遺聲盡孤山待夜歸兀朕僧是我餘得一燈輝

小妹綠絲

嫋嫋凌波葉瀟瀟秋水神乳花初浴月立地竟離塵

風定香羈客情多影制身在羣全不偶世自有天人

寒夜投寒塘荒刹卽事

望林卜幽止烟縷滅如明燐倡墟皆嘯盧招夜作聲

衰燈縈僕影哀磬發霜情薄俗無高臥宵征急弟兄

放歸夜泊七孤龍隣舟有泣生離者尋聲愴魄

歌以助哀

蒼蒼老葭立寒雨暝烟壓艇灘聲苦離人未離魂黯

狀涼燈焰瘦淹夜午抱愁昵昵意相茹心與心知無

可吐曼脉青死停泓泓喉欲嚥聲腸內拒頰狀放涕

尖秋濤烟崩水盛魚龍舞羈人肅耳探婆音窈目披

笑之初集詩卷一

濕花招浦佳人淪落壁如塗放臣卑棲虎化鼠吾聞

曉曉謂玄文之不章娒娒西施遜嫫母美倩供暴風

好女逢辛怒遜色如遜文暉同而心替安得解妬人

若尹與邢伍灑泣痛弗如真艷當人主嫉仇實相知

奴隸衆媚嫵凡眸所逢迎蘭言等草腐何當珠玉心

輕綴於庸賈且可掩涕發浩歌青天胡私乎與汝

羣仙圖爲余虞之尊人玄同先生壽

將進酒揚新歌吹紫簫擊靈瑟玉膏沸維美和嶠音

參差虎齒瑤中有少年矜獵之仙于擲杖作能揮袂

成柯星河覆掌八潢一堪畏虎聽鶴駕鹿探燕沐浴
瓊漿狼藉瑤華揖謂乃公此樂如何乃公大笑請謝
諸遊戲兒輩好弄每獻小技大者口中吐鳳習屠龍
而嘗試小者筆搖五嶽能豹變而姑俟一兒能令河
陽冬發花叱虎渡河驚可致反風滅火宜尋常吾欲
觀其興雲作霖崇朝遍大地傾流天膏老稚偕醉老
者以童歎者反臣神山當戶蓬島列肆伎倆若斯乃
公何意漸引此觴拜天之賜

林生書蘭卷

集支初集

卷一

五

盤馬墮馬胎因緣云想似戲之以畫佛權教兩頭騎
靈根匪螟蛉未應隨相易我將質林生云何析厥義
林生癖畫蘭動息而寢寐將無投蘭胎浸假化肝臂
林生曰固朕我一蘭匪二指墨色香并蘭存而我離
願散清淨氛滲流遍大地幽秀競新芽發揚王者瑞
聖人刪雅操逐臣破騷淚空谷湘曉問呼之我當出
林生雖云朕復理前言戲生亦精古文金石鐫史記
精極幻變生手腕將怪魅易子為蝌蚪煮之不得食
易子為鳥跡重譯不能辨服朦朦如于于瓦礫類

林生曰善哉斯焉恆鄙也 葩豈不鮮悅臭釣什餌
攀芳濫匪人異聲逾垢膩譬彼桃花源再探成帝肆
誓錐觸味香杜聞而止視如彼人大昏頑朕未識字
草木馬牛同乃不可思議

嘲九龍

有引

客談九龍險怪失魄于三破浪其間輒以杯酒酬
之曰可兒骨法嶽嶮齒牙清俐足侍談笑客不釋
朕乃長言以嘲之予所謂非人情者也

崖壑確兮水激詭奔雷舞蛟螭為爾爾奚不浩汗洞

集支初集

卷一

六

洗日與月生奚不濬天地淘汰星河澄萬滓奚
為嘈嘈嚙嚙如勃谿棘語謠喉刺厥齒傾珠瑩雪壘
崢嶸侮怖賈庸謠舟子或者察其狂鳴怒號鬱噫不
平有類廓落阨奇之士我心汪漭殊不爾似五湖亦
在中五嶽亦在裏迴腸乾端移倒臆坤軸徙僮朕物
遘等烟銷萬有還初鬼神理安能兀處窮荒隈妄豎
肩臂妄尊侈附巉石之威神龍僧自擬束涓流則作
勢生風赴巨浸卽垂首帖耳十數里喧濤穴中間猛
蟻惜乎未觀海浪得名而

安慶雪泊聞警

霧陣重重壁怒浪決天圍
頑烟瘴東艇旅魂搖素輝
漠漠梨雲夢月點梅花飛
酷寒粘萬慮欽性支風威
甘言慰同役竊歎防僕知
內慙高臥士敗絮假深扉
亦媿遼疆吏墮指披惡衣
中原兵甲腥瑤華灑澹之
胡不豎冰城戕戕限風蹄
往者犯關不耐溽暑歸
安得移夏令祝融熾炎曦
藉此驅胡氛賢于十萬師
陽和不可召抱水側天涯

集徐乾若水亭次蔡大美韻

亭故謝朓舊址章

寒支初集詩卷二

句於人薄曉也

咫尺萬里遙寒光搖決潁捲簾澈清暉綠香續朝爽
奇懷活活如欲舉不能象設門胡常關五嶽胡長往
問天胡荒忽藏山胡勞攘孟酒勸斜陽銷磨齷齪想
章句矜驚人等之秋蟲響主人耐狂言吾亦憐幽賞
其二前韻

坐客痛談時事予不欲醉之于所
謂狂豪三八怕真却吞者也

大壑馴龍性尺朶自渺濤高士息舌濤屈曲鏟稜爽
雕蟲嬉壯夫白頭而舞象酬世効聲盲孤意恣冥往
江湖旣風波山林亦擾攘
塞天荒唐托遐想

逸哉郭與留千載竟絕響何當携芳心晨夕恆奇賞

南都已卯

九遠冠蓋若雲屯文物聲名見爾尊
江勢來從巴子國山形去繞謝公墩
三千玉粒輪龍軸十萬雕戈擁
虎賁重地安危關本計頻年鼙鼓震中原

又

豪華六代水煙蒼陳跡低徊思渺茫
垂柳白門鴉宿穩野花烏巷燕飛忙
莫愁湖澹疑開鏡孫楚樓空罷
舉觴猶有當年遺恨在後庭玉樹唱清商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七

泊蕪湖

湖上何年唱采蕪浪將名字定傳呼
祇今紅蓼三更月不見蘼蕪空見湖

獨松

迴薄山水清摩弄日月白上友不羈雲下友忘年石
別怨代

方寸幾何地離憂分裂之有魂徒載夢無力耐相思
情種埋千私愁根衍萬枝人生貴適志祇合寐無知

金山晚眺 潮州

水石鬱相望雲山費周旋蒼茫孤壁立廓落對水眠
青定全依暮峯微重載烟奇慎難舉似耽聽備幽妍
溪行偶見

言愁始欲愁柳眼睇孤舟泯泯浮花氣娟娟寫女
流雲靜靜渚香草傲芳洲寥落風波濶偏予獨遨遊

韓昌黎祠 潮州

古人不得意臭味想荒祠死佛無私福顛僧是故知
雲如欣骨鯁漁亦愛文奇潮水聲何怒冷淘草與脂

郭宮詹宛在堂

笑文初集 詩 卷一

八眼能驅面上塵棉陰生處岸綸巾煙深曲逕青迷
鶴柳蘸清波綠照人枕漱自增林壑韵風騷再見白
蘇身非關簡僻甘違俗龍性從來不可馴

又

蒼寒一帶島爲居清泚環灣集小渠潮響暗通廊宛
轉花枝爭拂檻扶疎難爲懷在秋冬際最賞心當月
露餘百尺樓頭堪獨臥白雲閒護蒲床書

馮爾陵先生令揭陽侍姬墓在金山同林用始

過而追輓之

黛螺銷盡頰蛾眉油壁青驄豈再期只道千金人似
玉翻憐一縷命如絲王家無復迎桃葉白傅真成別
柳枝應憶巫峯何處是春燈夜雨夢還疑

又

返魂無計覓名香泉路人間總斷腸夜月珠歸迷合
浦春風花落惱河陽玉釵影化難留燕瑟聲凄泣
斷風去住因緣俱莫問空花着換眼前光

劍浦陸發大林守

仙航孤謝四隣同入眼青蔥遠益矇鳴咭清磴疑石

笑文初集 詩 卷一

喘崩難騰喝撼山聲月涼夢破鷓鴣聲白楓霽烟醒鳥
話紅雲馬風車鞭逝日癡龍何故守桓中

其二

甌江閩水隔仙巒半壁青青半樹丹脫粟飯過郵鳥
噪憂羹人起驛雲寒太行病驥誰相弔寥廓翔鴻弋
自難嘲笑敢煩嶽與隴東躬將老武夷山

建溪

帆送寥天思悄朕四圍丹碧爲誰懸浮家筏上長春
水掛竹簷間日試泉鄉語漸稀甌嶺出江聲時響越

臺連斜陽極目無人問獨有歸鴉叩客船

其二

蒼茫入望繡丹楓得帽妨眉賦朔風十指疎閒惟曲
枕六時欸乃減譚鋒灘頭洗甕炊懸瀑水面燒松引
夜簾日暮不知維纜處猿啼端在小橋東

榕城道中

曉行形影弔荒墟不信蟠鱗穩草廬乍聽鳥啼知樹
曙忽看烟起定人居空江阻暑遲賓鴈頑嶺屯雲策
蹇驢慚媿老翁閒抱甕暮招野客剪新蔬

毛文初集詩卷一

其二

筮笠衝炎底事忙一根名樹掛垂楊關河負郭鯢鯢
靜山稻餘田鳥雀香白瀑轉輪開水殿朱霞罩嶺現
砂牀江南霽雨秋前冷珍重琴書客路長

其三

前村雨過淨朝霞海澨漁樵隱伏筵對酒山香浮野
月閒畦夏木帶秋花青峯入眼分羊虎古驛藏碑堞
蚪蛇森望鴈臣浮草梗蕭蕭楓影接孤槎

造愁

靜夜

嘿坐當殘春愁懷窮所至何知夕更朝非醒復非醉
一身貯波濤寤寐集涕淚狂雨侮亂紅微風詭幽翠
景物閱孤衷種種幻憔悴鵲胡爲而喜花胡爲而妒
人胡爲而仇鬼胡爲而祟盤錯豈不逢嗟予非利器
脆膚柔骨人天公乃著意極力排紛綸媿彼安而慮

笑文初集詩卷一

雨後月出涼逾晴晝殊快作此

寒雨肅肅止族雲避孤月月鋒布威嚴萬翳落如刷
屏息承靜清恭默思超越叩帝更無閑乘空亦有筏
澄汰千載塵浣滌山川骨爽朕遊泰初人天不容髮

冬夜

遙烟蕩遠林飄朕月東出涼夜山與川併我心與迹
閒寥據胡床起幽而作匪悲愉緣見聞感觸及纖悉
風霜草木類情於中出入鴈陣整以斜樹影窘以仄
至哉夢寐中杳朕得無得

風三日遂爲十月之望夜月之皎無比也

寒風三日吹碧宇斷織翳鳥雀僵空林葉落不可計
柳謙而松驕山銳而川厲萬葉趨靜極孤月獲攸濟
霜與風交征斬絕妖艷焚棄視不敢加瞋狀竦鶴唳

其二

子狀風止處天以月繼之風月併孤力寰宇出精思
水雪浣聰明貞寂守衆儲數點逗者木或一動者枝
昏醒俱不任兀坐釋其疲

春起

笑之初集詩

卷一

三

光發衆新鳥鳴動孤寢一窓靜水如寂歷承花影
暖艷殊傷人微冷還相警紅碧泛清暉奏空入幽嘆
耿耿成獨笑境與心無梗

雨感

寒烟守靜牖杳狀汨其影獨寢斷諸緣風雷警幽隱
蘇氣潤朽礎竹母護雜笋梅衰杏涕狀花木發微省
爭艷只一時終爲風雨禁燕戀與鶯娛何足償方悵
乃知容售者偏與憂辱準

秋懷

坐臥斗室中書卷奏新效神來勿驟往斟酌使克到
焚香取烟初賞茗在味少潔此徑寸懷遂與秋照耀
月以霜尊嚴雲得天高妙良友雖各方是中可談笑

涼夜觀停梅雜劇

清宵鴈裂霜花碎寒池靜綠烟初醉半空哀玉受冷
冷天風續續開蘭吹劃朕一調度清商揚娥微眺送
新嬌變聲激楚割心柔懷吟鈞墜牽腸直撩鬢舉袂
立亭亭燈笑香明霧絲締羈臣放子失窮愁兒女英
雄迸熱淚迴席被笑自一時搖情舞魄潑妖異吾聞

笑之初集詩

卷一

四

車子不作韓娥死絕世管昨亦已矣譬諸文舉念中
郎老兵尚存典型耳又聞壯丹亭上之離魂帳中夫
人非耶是巫楚雨雲多夢妖艷心翻覆來幻詭馬遷
奇筆少君方大抵恍惚得其似茫茫神仙才鬼真僞
不須明怪怪奇奇唯自嬉吾有百千萬億之遐思欲
令王嬌彈絲采蘋傳刺蔡琰鳴笳卓女行解紅線司
關瑤英守厠班姑掌箋崇蝦治吏木蘭領兵趙娟鼓
柁巾幘遮華夷粉黛柳天地閱遍三千春放眼不如
寐月沈夢發鷄聲酸一枕滄桑真狡獪

萬石山信宿

凌晨曳杖策蹇歷貯雲多流水看人靜微風帶鳥過
磴穿山骨巧葉改樹顏眩目刮峯皆異竅虛竈盡和
浮杯依石醉倚簾納泉歌桂魄扶颺冷烏痕染月暈
何能從五嶽矢寐此槃阿

讀銅山黃先生疏草

容頭嗤泣足食肉好吹毛鬼火青天合文瀾白地濤
風霾無一笑赤黑日相騷側眼刺人意多機讓枯樵

其二

寒支初集詩

七

江湖多尺地羅弋紐爭場漆髮九迴變黃言三約章
似因疑得玦桂以火招香齒齒秋雲斷美人天一方

七里瀨

浦漱昂藏石負舟桡鑿鳴一篙移十武列岫轉孤清
雪澡雕鷲影村深猿狖聲半規千嶂紫夕滄水雲平

其二

吞吐錢塘水清光春渚滑石門成峽口江柱出山簪
萬弩風無力客刀人已疲如聞嚴子嘯或有刻舟嗤

見放答何半我老師

下鴛難空野孤雲真寡隣
師看練馬站齒笑秋春
輟食初因體希音久自陳
早知窮達定僵雪莫干人

還山

出處滄桑外呼天虎豹高
少年慚賈策曠志反原騷
筆冢難酬脯車騶每對醪
晴陰還造物攘攘爾何勞

松際

曠壑養高癯雖羣性白孤風
來無驟響天湛久相孚
水月寒流彩雲霞凍不蘇
朝華愚我易從此謝榮枯

家食

寒支初集詩

卷一

天

環堵有長風娛文耻送窮
典裝週客急煮字準年豐
家道直如髮天心反似弓
杯瓶聊潦倒谷自署愚公

極飲

一杯梁甫吟喚酒灑笑座
三杯烏夜曲四曲洵無人
敬亭山看雨

沾衣上烟路江氣浸孤亭
急雨響山綠濕雲投寺青
徑隔冬在葉峯送夜歸
慙坐化予如水遊心太鈞冥

熊經畧

金矢註未明鼻陶怨何極
長城一夕崩遘事多不悉

獨惟河陽敗豈可責光弼軍麾付弟子時宰結親暱
章奏竟糊塗高才困藜藿咬咬炬目光死憤燭天日
公報郵支警少爲陳湯宜輕身一蔣君獨與丹陽匹
白苧歌
月露流香人乍醒曉涼風透琉璃屏羅衣新製蓮子
青剪刀聲落清冷冷束身不顧月與星得郎相守戶
常局

幽樓

不道幽樓是其余頗若何浮雲揮袖起明月入懷多

寒之初集 詩 卷一

七

安危無將相邸報說兵戈南隣有好酒屠狗幸相過

遊青山

徑靜貧遊熟相邀不定歸霜林曲數里風葉亂孤暉
晚氣寒山冽秋成田戶微所忻茅屋裏予可抱清微

次銅山先生筮焦易韻兼擬其體

寧有珠彈肉胡狀坐契龜射人多九目祝龜任三尸
海動鳧應短林閒鶴不悲石函皆掌果文采淡潘尼

其三

臂骨詎相顧越胡自異隅飯煙疑陋巷囊粟飽侏儒

圓籀霜中盛珠田月下枯爲誰撻敵指鷹隼日饑呼

其五

昔人憐破卵底事結風巢張代驅靈鳥開池養毒蛟
橫酬珠自老絃急柱仍膠物態清虛裏雲陰下管茅

其四

曲木多端影方知枉在江市梁徒泛泛補牘故區區
物未來籬壁怡應沃戶樞清風餘柳下逸志重虞朱

其五

衣狗隨翻覆飄搖掩日華愁如春後草才似摘稀瓜

寒之初集 詩 卷一

卷一

七

師馬知長道驅魚避遠沙區區事一室幾字笑塗鴉

其六

征鳥何枝穩風毛並出居街花種詩周藉草代春鋤
隴月交河近關雲滄海虛無須敗客典嚇虎笑黔驢

其七

龍肉應爲脯翻嫌龍性踈踰山高不毀雜麥種還如
圻坂試天馬終風蔽日車花開多否春澗水浴芙蓉

其八

既謂滄溟淺應嘲華頂夷研田成岸咎文網及龍龜

登廟渾繡練要風值絡繹豈徒千載上仆碎淮西碑

從姑山

迢遙天半錯仙臺霞棟烟簾捲又開大壑雲橫推岫
去好峯青活度江來未知五老枝蒼昊但覺嵩華列
砌堦自有神飈披杖履翩跹黃鶴渺塵埃

從姑山憩近溪書院

不厭高深時與流乾坤浩蕩卷收人間狂結青蠅
客天上終無白玉樓碧瀉兩溪繁似荷雲抽孤縷淡
如瀕象山鹿洞環襟帶慚愧虛放汗漫遊

采芝初集詩

卷一

元

山下感事

增城高界萬三千翻覆星河亂眼邊得意春風輪捷
足設開秋士泣先鞭風雲潦草天如醉啼笑艱難面
不妍自可世間安屈曲無才何以勝頑仙

頭白

海山澹澹綴輕雲零落烏飛匝樹勤木葉辭秋風嫋
嫋梨花攪夢路紛紛寒心抱夜迥更盡曉角欺人迫
耳聞我亦壯懷兒女薄一宵頭白却爲君

孫直公宅上郁生較書在坐

橋鳴水落小亭閒滴滴青條短一灣綠瘦不惟清畫
影紅零猶護舊時顏烟花意託禪玄者河嶽人埋詩
酒間却歎相逢開口日依然湖海氣難刪

成都酒肆歌

有引

談長益言司馬相如歸成都賣酒于市自著犢鼻
褌器文君當壚錦官城邊此時非復世間世但不
識相從市酒者何人耳擬當時鄒枚之徒流離多
故東坊朔小枚稍諧亦放弄傷雅體小記云酒星
仙格特高時往來酒市竟樂遊蜀豈當日酣暢

采芝初集詩

卷一

辛

此中耶青蓮詩云金陵板橋酒仙人自謂仙矣顧
爾時無此酒肆仙亦塵凡哉余味若言思之如醉
也歌以咏之

蛾眉澹愛多春愁賦心琴心何幽幽太息臨邛已
去上客重來不再爾從來勢盡親故涼王孫奚但怨
求凰栗臺蕭械清逾此鷗鷺乍解風如鉉相持冷冷
冰依玉直須一醉春茫茫錦水淡淡照雙璧目飲淪
漣萬慮夾空聞天上瓊液與瓊露不如一注清流換
香骨餘杭姥陳市女仙人無賴食村醪武陵溪畔醉

崔婆南來道士舖酸腐蜀中亦有青城迢遙與平都
山澤之麗胡爲乎琵琶峯冶雨臺襄何似萬里橋邊
一酒壚雅人新意創燒春相傳卓文君始爲燒酒奇芬觸天天

秋醒素觴傾已還復滌滌盡錢刀之面塵此時禪中
雲氣霏遠山縹緲壚頭欹芙蓉獨樹明霞爛人華彩
筆紛瓊瑰狂夫不敢造文儒拙言辭天子大人虛相
美西母東朔空爾爲惟有不頑不飛之謫仙吹蘭唾
繡絕埃烟指點鱸頭澄碧泉吞香醪秀視無言就中
酒星格特高非風非雅亦非蠻夫入天衢殊致碧

笑之初集詩

卷一

三

霄凡界一醪潭花艷艷城生錦閭蓬恍惚通光影
千秋無復此酒傭仙子流連不忍醒酒鱸蕭散仙踪
止北斗滕朧入西市青蓮采石隨縹茫地下黃公同
泥滓喚起萬年酒客魂市上休輕續臭禪

離居

折麻何處寄離居霞水蒼茫刺老漁遠近桃花迷往
路飄零桐葉漸情書入山被髮吞孤憤濁酒彈箏耻
曳裾美子自多孫自苦蕭條宴歲孰華予

憐玉見過寓樓

獨有孤幃貯夢幽香風排闥上簾鈎冶山欽笑初如
夏曼睪停青盡是秋坐向烟花飯寂寞早知鐘鼎等
浮渥天涯何必傷淪落滿目羣鷗可共遊

病懷 甲申秋

薄雲片片過溪樓門掩殘燈照獨愁南海寄書求益
智北堂無地種忘憂簾枝刺月風簾細竹荷流光霽
葉稠白草黃沙千萬里看人屠狗盡封侯

春步

霽色天初正花斑盡返醇景溫千壑故耳食幼鷄新
野路如家慣名禽不介親酌泉堪滅憂厭問舊桃津
其二

信步從芳樹柔枝任臂巾烟緘鶯語慎風喚柳眠醒
花草蕪文字岩巒備典刑閱人憑眼白終不負天青

村居

千株楊柳百家村沸沸春泉響到門短褐臨沈剛洗
盞西疇老友致朋尊

其二

萬山孤榻欲三更暝對殘燈數雨聲鐘渡幽溪占響

濕梅開獨夢燕香明

紫金山

飛鷲峙鶴簇仙壇滴翠淋漓夏自寒虛壑陰鳴呼雨
易冶岑絳綽剗烟難天山鬱鬱風無緒星野茫茫腋
有翰人與地靈爭與峭抱衿推送久相安

紫金山晚望

幅幅涼雲墜復飛非綃非縠細霏霏萬青漸液流峯
去半日開烟放壁歸窈窕山人呼或出蒼凉天色正
無依掩關淨却高奇意但有虛窓換白暉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美女峯

有引

峯在上杭二十里之南據地千尺狀如覆鐘周無
附麗五六差池二尤偃蹇如尹邢相審縮恨不前
諸夫人離立却觀也所見惟江郎三石介倨類此
寒倚背霄玉數枝偏踣却立望來遲雲衣霞珮風將
謔黛笑嵐啼雨可期翠袖蕭條依草木寒裳清淺彫
蓬池前山幸爾爲騎驛致語江郎婚媾宜

其二

欲將諸女伴江郎女岸郎崖頗頗萬里烟霞通編

紆兩山孤峭擬鴻光前身凝築多情壘浩劫難灰小
宇香爲笑漢家食絕麗不知投老此桑鄉

山齋

不知誰是主信步探山扉還仄花偏碍風高鳥落遲
眠雲慵作雨臥樹倒生枝此地誰堪伴柴桑一卷詩

其二

非俗亦非梵書齋隱世間苔完知客少樹放似心閒
茗熟邀泉脉詩成得大還伊人薄秋水隨意止春山

贈王麟躍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客乃孤懷者塵容處熱腸有才堪嘯咏無地可農桑
賃杵旣不惜鼓刀亦何妨昔人深託迹吾意畧驪黃

其二

念我猶彈鋏憐而尚賣漿詩嫌率爾就典愛斐然狂
維錯因他石懷人欲褰裳投桃應報李家世有青箱
洪門映雨

歸興乘秋暮人家絕酒胡天連鷗渚樹風戰馬汀蘆
絮語聽鄰妙絲心逐客孤每因濤氣怒數數撫昆銀

其二

雨色秋山潤洪門阻客征暮雲千嶂合栖鷺幾星明
腥溪魚吹浪涼洗樹飲水荒沙眠倒草聊爾聚鄉情

雨止

鷺雲還薄暮秋迫與烟平雨過江樓出沙明渚鷺驚
綠簑回浦月黃樹落蟹聲此地無田事扁舟將水萍

黃昏又雨

微冷添秋碧將烟趨菊黃野潭妨釣月蕩艇阻凌霜
樹夢復三峽牽思水一方誰家菰飯晚清怨逼瀟湘

清溪夜榜

吳三初集詩

卷一

綠瘦闌干出沈肥江闊低山城高吐月漁火遠明溪
冷浴秋光靜寒吞林影婁輕舸諸水性榜過小村西

夜聞吹竹

雨壓漏沉風乍高如吟如訴意切切雪晴雲夢含商
細木落淮南嶠微嘈春瘦初寬連理帶夜寒悲對別
離醪誰家霜角連秋迥分得閒愁濕溫袍

禪關與登公夜坐

瑟瑟葉聲渾似雨依人涼月靜於繞藥心抽綠商耘
霧花眼垂紅欲醺寒烟烟池光吞遠樹蕭蕭天勢結

平溪清談寂後餘孤賞汲得松濤浣肺肝

脩竹灣

一灣脩竹漾剡剡巉石成城好避秦幽谷白荒耕寺
霜長江秋破燕溪春樹移雲影低鳬鳥啄松花落
葛巾茶甕泉香畱野坐平章秋色費騷人

耕欄寺訪舊碑

荒山舊是法王居苦蝕勞人撥莽墟只有溪聲寒衲
夢更無龍女護天書顏亭月猿千臂秋圃含霜菜
半區真是宿生來往數斷碑還憶勒耕欄

吳三初集詩

卷一

舟上九龍

一葉迎風戰雪花馮虛曳練訝龍拏千層雲宿移纖
月萬頃梅梢吐落霞落霞鳥名露淨瑤池蓮乍解秋
高銀漢鴈初斜不窮奇險亡佳境謾憶歸休將相家

村籬白菊

孤客凌秋艇子回美人籬落笑相偎素衣矧我連襟
淨白玉攢霜破蕾開捍粉香肌應到骨裁雲舞袖不
沾埃東君若解憐佳色應共燒燈發夜醅

唾霧岩

峯峯峯色一岩收朝烟暮烟雲夾浮山鳥彈聲空翠
墮松風潑響秋濤流江寒半落鷗鷺水土淨平分鷺
子洲坐對斜陽翻絕壁只如乘氣汎神舟

友人移居

倦羽卑飛西復東暮春汨汨燕泥中重歸杜宅花新
浣再過陶門柳更風南面生涯餘萬卷北窓事業僕
三公草亭一笑乾坤老何用占雲歎鬱葱

老圃

白髮生涯足小園一觴獨酌倚南軒時蔬利市孫兒

案支初集

卷一

七

喜春兩宜人天地恩畫紙爲杆無宿譜眼箋有句到
漁村足知不入商宗夢省得曉曉演說言

苦雨

誰遣猱龍漫漶遊連旬悲嘯地天浮鷗鷺啼破黃陵
峽石燕飛殘白帝洲是處青山翔淨鷺人家粉壁貼
蝸牛荷花欲香香不得秣米價高空酒甌

其二

倒海飛珠欲沒天茅茨階下沸流泉贖錢自媿蒹葭
卜失費應非絕粒禪坐看須彌芥子安知渤海不

桑田謾言積怨生霖雨自古天人理或朕

其三

烟籠遠近樹萋萋四壁青山瀑布齊暮色遍樓妍
曉秋聲不斷落花溪圖書氣濕生魚粉梁梅風高
燕泥每擬前村尋一醉柳橋乘漲鷗鷺啼

五月旅居奉答陸太史原韻

名園初薦鳥含紅此地烟消麥浪空歲月賜衣希
華易闕山離黍扈扈同數來竹葉售奇字暫解桃花
繁博蓬觸景陸機鄉思劇演連珠尚費良工

案支初集

卷一

七

山居

愚公智叟總灰塵豈有虛名染汗青供鶴朝添瓶
甕來相牛夜理角毛經墨庄有興時分竹酒園無
朋院獨醒疊二錯三教孺子笑人杜撰少微星

喜雨

西風促雨散農憂沾酒無錢典故裘千畝稻花新
出浴滿城樹色更宜秋鷺啣香過荷絲浦月湧烟
歸蓼影洲市貴盤餐難速客一觥聊與晚涼酬

東樓晚眺

蘋蓼涵秋溪水清
樓長得暮雲清
鷄豚社散黃昏
雨禾黍風分紫陌
晴稚子蠶書收
斷簡并兒牧馬入
嚴城好懷擬向秋宵
暢懷蹇登臨意未平

寄山中友人

深山深處結衡廬
草木蕭森致有餘
村市曉烟苔徑
滑石橋流水月窓
虛屋頭果熟秋中
落牆角蕉肥醉
後書料得閉門多
歲月種來松樹近
何如

其二

溪色娟娟雨後看
開門烟抱薜蘿闌
獨醒不向狂泉
笑之初集詩卷一

无

飲酒無妨菽水歡
撫髯自知非昔綠
賣漿詎料已
天寒近來生意嗟
何似臥看遊蜂故
紙鑽

友人以詩箋見惠轉贈劉生以詩侑之

茅齋柿葉寄龕踈
暴得雲箋富已餘
珍重女膚慙落
蚓護持芸粉避饒
魚江郎錦折難爲
斐嚴衲重來不
解書付與詩人劉
禹錫桃花新製渺
黃初

賴生草堂

當門半畝試方塘
菰葉菰花風颺荒
睡鴨池邊萍聚
散忘鵝亭畔桂寒
香松陰覆榻清
篩月竹韻宜人冷

到床何事避秦
忘漢晉祇今秋水
失漁郎

夜泊聞歌

蒼葭搖月露凄凄
寒浦離魂聽竹枝
莫怪一聲雙淚
落遶梁絕調在天涯

其二

鳴榔扶夢帶殘香
酒醒風聲送月涼
孤影却憐烏桕
苦峯青江白一天霜

送客聞警

曲曲雲林樹樹花
居於咫尺即天涯
溪山餞客春如
笑之初集詩卷一

无

酒風日宜人旅是
家猿碎千聲分韻
險鳥翻三疊贈
言佳塵埃何故埋
龍虎坐使豺狼試
距牙

走馬燈

飛光冉冉迅於弦
定眼看來住卽遷
千古戰爭因內
熱一時人物被絲
牽追風快驥無長
夜頓甲堅城息
燧烟駐影欲廻塵
市駕僂車之上正
加鞭

山家

幾層梅柳覆溪頭
一室如舟載客遊
芥尾釀成金宛
轉笋尖剥出玉夷
猶鶯詞澁語通泉
細竹引清香入

酒柔齋罷更聞蟻茗沸塔狀忘語魂浮鷗

春籥同郭大赤郊遊小飲

生成苔石骨芳草不妨眠荷鍾人多事携觴意欲仙
續畊新柳外僧渡野棠邊小有盤飧集長歌伐木篇

憶陳氏山莊

憶爾山居好因人更憶山白雲遮路斷綠樹到溪環
雪意醒林夢泉聲惱石閒客來黃醖熟鋤笋僕初還

對月賒酒

月濯肺肝白槎牙生渴腸雪從初後大風向至猶長

寒之初集詩卷一

三

觸景先謀酒聞鄰舊釀香莫言賒不可恐有畢家郎

漫成

愁坐不成眠經行水石邊一番芒種雨滿眼石榴天
覓草遶芝肉尋源揀脉泉與予同趣者信是老桑田

客中春半

爲問方塘事今朝綠漲新楊花風破暖榆莢雨分春
屋角簾黏樹溪頭犢飲津韶光過一半半藉碧苔茵

芙蓉開

徑草迷烟曲柴門喜客踈獨憑窗久飲久絕故人書

懶廢寒暄靜飄零天地餘秋花今爛漫豈不是吾廬

紅梅積雪

吳山越水皓漫漫丹頰仙人帶笑看十二瓊釵霞作
帔三千朱履玉爲純鍊來白石精神怪啖得靈砂骨
髓寒孤嶼久無烟火障只將秀色給朝餐

其二

佳人咳唾落珠紛染就輕綃錦不分酡顏傲對孤山
宅冷艷清埋蘇小墳官道香風縹緲帶古螺朱點賞
冰文尤憐桃頰添新嬌懶隨敷奏珀未勻

寒之初集詩卷一

三

其三 周將軍坐上

火浣珊瑚刺眼光主人開宴列紅裝金壘影昭瓊花
頰白苧歌繁杏子裳上將冰鬚袍濯錦健兒緝抹劒
磨霜晶盤顆顆櫻桃燦滿坐如聞色外香

紅梅積雪用東坡韻

不如雲粉膩纖纖豈是濤翻鎧仗嚴甘齧女唇醺軟
玉愁縈波目泣紅鹽色香縹緲無聲梵丹堊延斜幻
蜃簷眼底袖寒多袖手柔荑偏露數枝尖

又

掛練虬枝萃玉鴉芙蓉隊上攬銀車邀來明月銷爲
水收拾紅塵煉作花紫面澹城人止馬縞衣丹頂鶴
還家掃除繁艷餘清骨放帶寒山手自炙

武夷次漳浦夫子韻

甲申十月出山洪尊光林守一李元仲林君若

鄭牧仲腰予再入武夷起草

原題次韻六首

虹橋斷後萎芝車未撤乾魚產玉魚肘後不聞醫國
術海濱今見釣璜書國風縹馬哀無女赤冰塵蛟使
涉予題署山靈洗啓路負羈從問太微居一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其二 悲王女峯下

山人含睇薜蘿陰靜碧涓涓炤爾心薄剪綠雲遮片
玉盡裁嫵黛湧孤岑霜明秋睭清無俟曉沐風鬟冷
不禁一道幽絲縈眼耳十年塵面亦蕭森

其三

海嶼茫茫望去愁他年碧落幾人遊薇香自厭天倉
餌園築孤通鬼谷幽遺蛻滿山誰掩尾移舟負壑太
藏頭好將赤手排雲水斷壁殘岑準十洲

其四

瑤圃千年帶紫瓜青顏半百爛蘆花拚飛蛻弄怪
藥彈指龍圖改舊茶華鶴歸來空喂冢曾孫宴罷竟
無家可憐風雨玃笙散餘得寒山醉暮霞

其五

五嶽風烟久絕綵豺狼宅據已多年真形空自懸圖
上仙掌驚看拭目目前盡吸西江來面壁爛烹白石莫
昇夫華崖鐵箒如蘭臭坐飲浮涼抱月眠

其六

山色多華山骨癯花原鐵嶂好爲徒泛桃溪去知津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否拜石人曾得髓無殘夢曝狀銷盡閣餘生慚未闌
璣園 始從夫子受 十三幻蛻成何事靈壁抽雲魄也
三易洞璣

蘇

武夷深處逢黃屏周太守招酌滴水岩偕李元
仲諸子共賦

原題次韻三首

採蘭幽步破嵐深窈窕非關萬木陰遞去天山今見
面披如經史自開心人量峻嶽舒雙肘立奠層樓定
幾尋細酌乳泉知石脉絲絲玲徹到千林

其二

瓊嶂勾連逕欲差鱗鱗碧瓦識仙家寒潭濯劍龍腥
遠嶺月聞笙鶴影斜扣石割狀開紫字捫天條忽吸
青霞自從慢撒虹蜺老鬼毋荒壇噴踏花

其三

蜺顛遊目到中原太少嵩華盡失尊唐風可容翻藥
鼎毒溪莫遣漫挑村紆車閭閻愁先導撰轡瑯嬛久
閉門天慙此山藏宛委數峯無恙匹崑崙

同林守一林君若坐茶洞觀李元仲鄭牧仲登
接筍峯乃就驛道因以爲別 原題大韻三首

寒之初集

卷一

三

兒子騎烟破翠微絮雲零亂擁峯肥疾輪過影跟無
地一足跨行天有機掛壁定猿如學道遊空夢鳥辨
誰非碧霄振轡家常事豈藉車輪夾俗圍

其二

功成畱鄴好相從一笑桃花駐舊容但不誤人完萬
行何爲訶佛住孤峯久知天罅須銘石未到霜零豈
識松揮指袖寒還納手鷄聲楚枕愕聞鐘

其三

雨花屑玉落紛紛一席星辰煥小羣嶽浪不隨人聚

散尼淵何敢漫離分幾賓咽水絲能語岷蜀移山鐘
已聞但祝地天如好友川岩從此岸風雲

送畫史楊某還莆

岱華萬里碎樸胡刀槩精明毫素枯愚谷老公搜神
闕赤字分臚廿四圖 時方讀漳浦夫子易象圖披烟欲踏山南北

狐嘯虎嘯毒霧塞毀形翳葉衝輪蹄風塵便面障不
得豎牧軒軒趾目高南陽堂阜空蓬蒿鶴都列館連

西邸輦錢輪金鑄禹臯鳳幡青紫一彈指拱桑蒸菌
亦可喜束薪監察白版侯疾足高騰中有鬼 是時置官置爵

寒之初集

卷一

三

志上世間鬼怪何可知君莫呵壁圖魍魎龍蛇走陸
星辰徙沙蟲幻化徒傷悲世間幻化何可寫須君潑
墨圖狗馬啣盈沾草洵有情何必乘軒食肉者君不
見宣和諧畫累縹緗腥風一夜啼寒釐毫端滲洩真
宰茹至今元氣猶茫茫吾聞長康赤手注百萬王公
士庶皆嗟歎司農鑿孔談錐刀何如癡兒灑柔翰又
聞颯颯陰風吹素壁高劒擲雲電千尺如今莫有裴
將軍晴空激昂飛霹靂古來絕技感幽冥內飽邦民
遠息兵嗚呼安得左相咸沙換遲爾右相揮丹青

洛佛日

長林花樹綠茫茫數點紅榴綴莽蒼文社酒從童子
俗老人情繫少年甥疎鐘何處青梢飯登麥誰家白
墮香可惜流鶯千萬轉難留九十日春光

其二

博穀飛飛暑鵲遷墨雲吐嶺飢風天億千身化投摩
脇八部龍來擁地蓮文酒劇談消佛日太平騰說待
來年生天慧業吾何有作達人問魏謫仙

避亂歸山頗惟中澆法東山橋黯狀揮手答詒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二詩

河山猶不異風水漸蕭寒文陞長封筆心雄老據鞍
神鱗離瀚海王旅失飛翰揮手看分涕爲誰廢寢食

其二

遷播何年事轅迴萬里橋醉天宜易定日市豈恒曷
長壑南無限巖關力可翹傷心三百載國士太寥寥

入山

漢晉飄零後桃花何處村定泉明肺腑好鳥節晨昏
采秀遺山鬼牽芳薦殺魂冥冥風雨夜清淚對燈吞

山中答賴惟中有引

筆硯荆榛意緒荒散老鶯強舌現晚寧諧兼僻陋
既久爵倡絕稀譬彼宮人頓作俛語攘臂風雅忘
其侏儻知惟中莞爾也

九鼎垂淪賴一絲騷臣頗奮賦抽思倏巫舌澁招新
鬼說子魂還想國醫姑婦夜談殘幾局枯榮夢破晝
方炊少年誦得清狂語勸汝長星酒滿卮

其二

捐遺佩玦寄夫君耿耿拖烟湘水裙謂舜死
如從也禾黍蕭

寒支初集詩

卷一

三

條唏故老山河破碎恨時文汀洲坐困白魚服天上
翻翻蒼狗雲剩有寸心明似雪臨風披訴與誰聞

其三

當門辣手解鋤蘭珠樹瓊枝取次殘嬰鳥斷聲神倦
聽新花漲淚爾同看膏牙自此散人脯拭髮從今廢
馬用不信乾坤真納納南天淒怨北天歡

其四

惟中案予所著書

名山何必貯玄文不得其平各有云雨士難與新禮
樂十年猶臭並蕝蕞雕虫舊日勞花筆避地東來被

布裙謹謝譚葩甘寂寞梓州銘冢倚高雲

漁父吟

巡漁陌兮聲莫莫儼烟末兮停秋魄擣桂醕兮招恍惚

其二

雪潭蕭蕭波聲愁木杪危翎睨雲際鳥澄魚飛影相次魚之飛兮脫而淵不歸

其三

不謂爾龍蟻緣其鱗不謂爾蛟著于沙塵魚兮魚兮

寒之初集詩

卷一

七

南漢拂鬱奚洽惡安吉

其四

寒如錢然血煎神舟冰刀扶烟竇

其五

烟激兮焚霄瀆潜潜兮嶽吼石破兮雨逗理微綸兮

縫天漏

車有轍昭與穆

維車有轍維王有心維所昭之音有玉有金白雲遙遙漢廣深漢舟不可渡雲鄉安可尋而父水仙去王

母瑤山臨躡瑤山蹶楚水何當造父策騶駟叩王母

忘而父何當玉觴斟淚酌嗟爾驛驛汗漫遊汧渭馬

蕃終繼周

鶴乘軒衛晉

鶴乘軒兮喪懿蛇割股兮與文歎彼洪人而忘而君哀我綿客卒去其羣綿山兮淇水負君兮負臣

鷄鳴

鷄鳴草舍西犬鳴叢簿東此聲亦不惡殊可獵三公

粟金進果核美人入雕櫳芳名襲大諫常得近房中

寒之初集詩

卷一

七

拆殺衛州老劉大慶雲龍

讀書

世事多三豕逃人向九丘蜘蛛橫積卷魚網聚層樓

楊子辭車馬王生折尉侯古來疎放意對面笑輕浮

大雨後郊望

白帝盆收石燕歸蕭肱杖屐出荆扉京風到樹葉聲

淨匹鳥啼饑倦羽飛睡起海棠初拭目醉餘楊柳不

勝衣叢化帛繞千秋郭盡角鳴送夕暉

觀劇

幾度徘徊作老優風光無那趁東流才聽幾微歌聲
憤倏爾移商鬼物憂點絳蠶螺釵伴當藝髭塗面粉
虞侯紅牙敲落天邊月盡作空山夜雨愁

其二

一夕微歌一夕新下場原是上場人挿身淨丑非無
意扮出天龐總也真十載寤歌溫共夢遮廻親見漢
歟秦古今剩有殘樵板合借將來餽笑輩

臘月十五夜月

此生此夜幾回看風雨憂愁一半妨飛絮手搏寒不

寒支初集詩卷一

三

濕散花梢拂暗來香春驚榆粉銀河瀉秋落蟾芬玉
海涼白魄散貂難換酒且歌漁父激清商

胡鍊師宅上白燕

入夢投懷事偶朕烏衣脫盡幾千年肯從王謝依門
戶耐與冰霜歷變遷玉影月來銷作汞寶釵飛去煉
爲鉛主人未跨胎仙去故伴窓鷄共話玄

感事

死耐知己也難言莽莽霜飛六月宛世盡欺心稀掛
劍何人討實痛亡猿天連衰草迷黃土雨暗啼鵲泣

碧魂絲筆生花徒畫餅應思聶姊與夷門

臥聽秋夜雨

大左青韵

小榻欹涼枕絲絲絮絮聽雲疑上窓白響覺入帷青
菊餒屏粗氣松狂沸藥餅鐘聲雲外濕敲夢落寒汀

重九前一日過某池亭

學作鍼鉤試水痕却驚睡鴨破萍渾狂看山郭非三
戶臥到花源是幾村預摘茱萸迎白墮閒吟風月近
黃昏菊香秋爽神仙宅谷口漁人合斷魂

歲暮憶山友

寒支初集詩卷一

三

一札驚翰入翠微漫將牢落扣荆扉百年過半會無
幾生世多憂願屢違雪滿前村驢背穩梅開別澗犢
蹄稀山中老友饒相憶臘社鷄豚酒正肥

薄暮遊平岡卽事

場院孤尋日欲斜隔溪籬落見人家閉門厖犬迎風
竹流水碓舂迴影花晚色春山濃過酒松根眠衲醉
如霞前林古渡喧樵牧策杖歸來趁暮鴉

九日孤眺

丁亥

不能乘莽眇齋客到重陽秋爽摩人卻風稜割日涼

谷瘠容鳥辨山定喧霞夢幻化何堪問潛朕聊帝鄉

其二

憚人忙察野孤杖倚疲亭籜隕千山帝塵蒸萬蟻腥
雲頌天暢夢地蕭鬼多靈時野祭粉朕種髮非前髮新更

失舊馨

寒知堂

和類有引

所居蕩無籬壁非堂也寒知名焉耳試遂以理語
釋之予謂人不知寒者二曲房與寢不識日月使
汗浹重裘訖謂天氣不正此習而不知寒也若走

寒之初集

詩卷一

三

炎附熱腑臍潰燥雖握冰負雪猶熾爐矣譬彼狂
人裸馳栗冽中內焚以待燼是其性不寒予當朱
明未謝輒唾凍獻霜瑾塞圭竇視翳帷翠幃淒淒如
露宿世所爲炙手灼人者藥之如隨指裂肌也故
世之知寒莫予若者予常欲呵筆出花而增冰飛
霰敗其秀頰常欲吐辭作醴而追龍施土室其舌
輪常欲懸舞日中仰弄公爵而煩頰白天迅風遠
軟白惟短袖納手無溫卽清酒三升不赭其顏也
非但予知寒寒亦獨知予耳於是惟中爲詩四章

而予答之世自是有寒知堂也

瞥眼烟雲拂棟生青山披戶訂幽盟情荒槐蟻皆連
成衰至鯁魚解弄兵遂有馬軒驕二室肯將羊肆易
三旌世間盡足棲苕者誰信枯條挂厦傾

其二

不將伸屈擬蛇龍隱几吟梧御冷風柏影藻川寧滯
月爪痕印雪豈畱鴻避寒應向冰城去斷熱須遊
鼎中獨與前山話嘯管孤懷越許岫雲同

寒之初集

詩卷一

四

乾坤無處贅吾廬叱寢牛車席有餘鴉起榆枋同運
海礁乘蚊翼等憑虛幻樓須得鼉鼉祗空閣堪停日
月車天半罡風清冷甚化人宮宇竟何如

其四

重門洞徹與人看南嶽噴吭北斗闌席茵爛熳皆茶
夢籬棘周遭當合歡臨水沱腸泉盡熱呼童滅爇火
真寒却憐厭冷逃枯者覓醖頻頻向爐鑽

謝烈婦

隆武二年八月閏關不守大駕奔汀宿衛滿散出

仰所領潰卒將趨東粵間道走建寧山泉上下里
居民駭竄丘人霖之婦謝氏與潰卒遇抗節而死
里人哀而美之歌詠其事余碌碌苟活殊愧貞魂
忽次諸賢韻後聊備采風云耳

寥落河山得女師由來聶妙擬要離明明像月魂無
夜隔隔飛霜夏可移應笑衣冠頭似杵何能怒裂服
如箕青楓樹上沈丹石未許通人側勒詩

其二

豈有華筵不散時佳人義死當生離仙靈血性同根

寒支初集詩卷一

七

帶兵解丹還幻轉移光獄祇今存粉黛忠貞自古少
裘其寒原萬吹呼秋寐鬼唱文家正氣詩

過際下荒剝次壁間韻

避地全無地深山終不深鷓鴣提髻各耳蟬破定巖瘡
日赫看非白天青恨是陰樓接滄歲月空負一人心

其二

大澤堪投憤儲春意太深泣難清濁水羽欲澹焚林
喪耦慚南郭憑誰讓漢陰蟄飛何足道須見古人心

五日坐雨

招原歲歲召巫陽獨幸蘭蓀薦古香名節如絲驢是
命國風當黍雅爲觴輪他蕭艾持門戶備與蛟龍戰
混茫踈瀟也能分寂寞聲聲作意破蒼蒼

連雪次徐文長韻

一夜灰飛萬斛葭曉疑傾潑白河車簾霜初灑文殊
乳董酒新排張老牙濤氣淋淋翻羽巖山精沸沸涌
龜蛇摘烹石髓縫天罅夾瀉銀河漫海涯地面多疵
敷碎璣霄客如寐障輕紗龍泉鋤吐頭皆皓蛟睫珠
編日盡遮紅蕖數痕縐縐睡青林幾點壁微瑕孤臣

寒支初集詩卷一

七

衣罷常裳葛恭子凌霜只敗麻李固風稜俄粉面廣
平冰鐵燦梅花墜門墀軌經猶疊斷僭求宗植似枒
香水海真離垢饒眉毫光已過恒沙雲母肆筵仙女
飯寒香沁腑道人茶明明鼎象名員月浩浩元田萃
白鴉蒼黃湛合無三界玄釋清虛總一家吹索毛癢
憑脫見於今總識路三叉

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
惟月下海中百道金光聚波響月可聽波來月可取

詰問山中八月來幾寒暑

偕內僧話

且置威音事閒談天寶年乾坤飄野馬圭璧瀝流烟
世換人多默語低心可憐宮雲如遶夢劫外一鐘傳

中秋夜坐誦師朗樓聽吳童歌

菩提樹下發歌喉却有知音在佛樓聽到月明人散
後無聲聲徹寺門秋

童唱牧羊甚悲

一鳥迦陵咽漢臣世尊到此也沾巾雪山會上無蘇

寒之初集詩卷一

武海上應無喘雪人

範上人折贈木樨花

戊日有雙桂今亡矣嘗有夢桂詩

故國香銷夢已殘秋香持贈白頭難胸堂舊話休重

說切火焚林正好看

寄懷

細雨侵簾懶賦詩懷人雙閣燕來時春山翠不闌螺

黛却笑張郎莽齷齪

閏三月十九日北園有感

微雨當初夏園林忽似秋感此今何日數天有閏愁

氣候變寒脂草木不自錄朝影撐東牆莫逐水西流
客心能無悲百鳥正啁啾飛鳴豈不樂耻彼稻梁謀
不見池上禽卑棲各有儔

又

我來楊柳黃今日見飛絮飛絮縈沾衣轉盼流水去
芭蕉抽新條剝落葉其故新條雖可喜故根委何處
念茲白髮生能不謀歡聚狎坐四方人飄零無一遇
我憂與畫長胸行萬里路日光麗野馬乘空飄且任
日落何所依悲風在孤樹

寒之初集詩卷一

吳

寄友

愁緒無根不可芟茫茫近歲急於帆衰鷺鍛羽徒留
彩猛虎甘人未止饑每憶共君青簪笠何時還我白
涼衫嚴平死後誰能卜欲向華胥問季咸

元宵雨感

中原何處有燈花豈盡靈霖妬歲華却爲今年思往
節須因此地識天涯誰人呼旦敲牛角暮夜客身戲
虎牙雨共愁身相伴住一聲長嘯想瓊笳

其二

開窓仍是夜漫漫
顛米圖中一幅烟
熬夜已無隔宿
酒遲明又擾借微
錢半歌半哭分燈
梳新殺新絲賣
見年老大猶貪金
刻貴中宵聽雨未
成眠

其三

墮地兒時便是愁
無生方得證無憂
不須海上求靈藥
但願人間有醉侯
風裏絲簧隋苑冷
雨中歌曲漢宮秋
梨雲喚醒春婆舌
今古英雄盡白頭

不寐

山中佳致落秋聲
孤枕蕭然夢未成
細聽颼來何谷

寒衣行集詩

卷一

發閒猜月先某池
明遙憐鴈影浮空
淨三歎蛩吟白露
清午漏不沉千載
恨淋漓無處訴生
平

臥病

峨峨病骨瘦支床
月滿秋空夜許長
憊擁絮花疑債雪
夢回蕉葉似沉湘
晶蟾蚌蛤散村曙
白露梧桐水閣涼
自是人間悲喜異
莫云節物有參商

其二

歲歲秋期只等閒
哀蛩瘦菊伴衰顏
西風欲化周爲蝶
夜月猶思白對顏
渴海不沾仙掌露
銀濤空化廣

陵山此時浮氣因
病定似在禪心戒
慧間

其三

灑灑晴光浸骨屏
無聊人在月中眠
樓鳥驚樹三更夢
來蟀依簷八月天
病重生如秋葉薄
愁多詩比夜蛩咽
小樓何處吹聲發
捲盡松濤百尺烟

病起

夢蛻燐湯刷短髻
寒虫泣露泣林梢
平生定慧迷重霧
半夜秋風捲亂茅
鬼路三薰招杖策
詩壇片語解牙聲
餘年奪得歸禪寂
萬法今如幻影泡

寒衣初集詩

卷一

秋夜寄友

蝸廬之外瑣重雲
獨樹孤蟬處處聞
黏屋夕陽秋四角
到門流水月三分
鴻將古信傳義書
桂散清陰示地文
竊恐園林易搖落
斗藏莫惜醉斜曛

王生池館憶中秋水天月色

亭下淙淙映月華
焰光如燭燦銀沙
白彌山碧海之
如境田萬頃城爲
畝雪浪千門樹作
花菰米蓮房秋正
好鵝黃蛤白與初
蒼有懷春柳疎陰
際一部清商出遠
涉

旅情

舉足無歧徑開門放眼寒烟籠近水樹花極向陽欄
世路榮追郭生平報識韓潮橋驢子背風雪頗相安

何必

何必論寒食貧家屢禁烟蒼蒼非儉歲城城自凶年
今古真無局英雄盡謫天郭公仍有冢應笑學神仙

美人蕉

玉露看看淨長華不歇芳蛾眉披翠毳雉尾簇紅妝
烟水涼醒面迎風輕裏裳倚牆無限緒語絮相商

美之初集詩卷一

雜興

灌園良亦可鼓世自成歡月淡蘆花白霜清柿葉丹
桃花七尺馬竹籬一盃冠意久忘炎冷長歌只伐檀

答賴惟中

山居兩載狐兔連裾生人之理枯矣惟中見懷三

詩音旨騷涼颯集風雨使吳兒木腸翻朕震懾踵

韻發聲增其吽嘯夫虞章翮風玄禽翔角氣相攖

感能寂嘿乎

買山無價買山隣獨有幽禽漸漸親虛慕丹華食季

主枉勞胸脯問寒貧方伯郡守皆有愧贈及予唐衢罷讀長悲哭

法秀逃禪更怒嗔踏破萬峯如市肆惡溪風浪逐時

新

其二

野哭初聞千萬家玳梁泥落樹無花山寇盤踞諸鄉

兵迭捕掠鄉民酷倍孫曹限壘終持蚌割項分溝總

于賊四境乃蕭朕矣逐蝸到處望鴻鵠燕雀幾時大陸靜龍蛇埋憂何地

思天上不信星河可泛槎

其三

美之初集詩卷一

抱甕鋤荒理藥苗翹翹弓乘枉相招虞人視數虛羅

風泮水懷音竟集鴉鵲嶺千秋霏雪炤龍祠百尺信

風摧願言美子如蘭者同臭無朕化艾蕭

哀賴用雷震勇韻

賴生朝會遊邑令防將間頗能爲人禍福時佃兵

猖獗與城中大戶忤田租大半逋負賴謀用防兵

抵鄉威徵宿貴至中沙爲黃氏所獲磔裂而死聞

其慘毒益書冊所無有也嗚呼是可以無死乎

人海波騰沸煖筋訓長壽髮膚尚不保願領復何憂

謝乃濡升斗馬負稻梁謀須臾魚倒尾網設鴻斯投
魚鳥同時盡江山風自颺偉哉古志士舍生爲國讐
顏季與舜指陳腹而殿頭威神碑星嶽陋彼正首丘
所以張許徒孤掌支不周豈有麟鸞侶決命於隸騶
夾脰誠往烈就戮亦前猶甘碎千金軀何事不可求
上爭日月光下配江河流下稽李若水至今死乎不
悲哉珠抵鵲君死竟何由

悲秋 帆惟中韻

愁瘴空思藥樹香熾鱸沸鼎幻清涼通人忍管題凝

寒支初集 詩卷一

碧老淚揮彈不採桑 紅事小名義千秋生蹈海風流一

代夜排牆飛光肯爲誰淹促草自青青菊自黃

其二

落葉哀蟬婁不禁匣明秋水夜龍吟人非木石能無
淚事到存亡每貳心白日炤疲全瘦淡青山才盡失
幽深義和疾馭輟輿廢面面相看判古今

其三

驚心無分四時秋莽莽蓋期天水悠蝸蟻國中開宦
海科名市上鬻神州運移圖像知頭縮酸到銅人解

淚流網風搜麟何太苦未如絡馬與穿牛

重和悲秋 有引

僕本恨人吐無安響率爾鳴秋非爲悲也陟瞻先
生引聲而和之亦甚悲予之悲矣亂緒復抽餘血
盡嘔重和五詩以答其意岳泉因鼓動而泥流溫
水聞人聲而揚奮今所據馮亦猶是耳漢帝過樊
陵聞鳥聲而悲泣下橫流曰悲哉鳥聲使左右吟
之曰使絲聲若此豈不樂哉悲夫何知天下無樂
予所悲者乎

寒支初集 詩卷一

鍾蕙焚芝薦艾香塵冥萬里獨行涼輪蹄杳颯忙人

鬼頭角尋常變海桑山藪應還蛇虎宅鞭筆莫到筵

葭牆 老萊子以莞爲牆將應楚聘其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筆每思携手同

輕舉日吸飛泉飲赤黃 騷注云秋食淪漢日沒後赤黃氣也春食朝霞日始出赤

黃氣也

其二

天仙絀絆亦難禁隱遁人間且嘯吟 白石先生號泥爲隱通仙人泥
水豈汚明月色紅塵空涅白雲心銅山終有蠅螻隙
均芥浩如江海深琪樹鷄栖同一壑枉勞思古更傷

今

其三

夏虫不信有凉秋大凝寒門豈寥悠誰解春花明雪
窖欲擎氷柱立炎州笑啼安得妖同面冷煖空聞水
合流選盡荒枯難著足野廬剛剩一蠅牛

其四

秋原莽莽眺孤亭開眼冥冥合眼醒淚浣岱華瞳盡
白血澆天地史纔青射狼空說操靈矢司命何時撫
彗星不奈曼聲歌小海沙塵烟起駭寒汀

天又初集詩

卷一

其五

坐謝炎暉觀夜闌早知花爛卽花殘何疑蓬海塵堪
掃獨有情瀾湧不乾燐鬼自輝貪舊熱枯岩流液寫
心寒千年倘值丹丘炬與爾翻朕洗眼看

舉著

璚華誰爲寄靈修嶽斷淮枯江倒流青史到頭虛蓄
閣紅塵匝面賤封侯未能免俗聊濡味萬不如人但
識蓬鱗翼幾時還海岱老生慚負此泉丘

其二

柴桑隙地老躬耕蓮社州官一醉醺濁酒掃愁海似
帶秋霜滌骨利於兵臥修肉翅搏千仞食擁山青敵
百城細數生平何所恨夢回發省鼓鐘墮

其三

未遂逃禪亦耻儒浪談經世竟成迂投虛誤寶舍光
劍彈雀幾輸明月珠搏虎賂恨祈反噬驅鸛迎鶴欲
何誅列子云鶴爲鸛所爲但言永水生陽火誰信秦
布穀布穀久復爲鸛

龍讀前韻

天又初集詩

卷一

文士通人遊逸儒帳中銜論太踈迂論衡云鴻儒勝
通人通人勝之
看將墨卷陪啣壁憶得金椎控口珠泗水未流停
滄惡半山餘毒合鋤誅何年日月驅雲霧濂洛枯苗
復茁蘇

七夕 慈制始除

愁絕秋山唱鮑詩石腸千載婉吳兒平生孑立青天
下不信雙星有合時

其二

涕洟長廢夢義詩中路啁噉失乳兒乞得雲章無剪

手泉臺舞綵罷多時

檢來文集 前集

麗酒烹蔬自祭詩騷宗雅系嗣無見新編突兀如天
問六代三唐彼一時

其二

經無家學智無師屈獨用狂大小兒巧手千秋俱血
指嬰啼養泣又何疑

臨流

俗影漸消炤耳塵滯難泊泊浮熱客到海意方寒
吳三初矣詩一卷一

午間

種蕪非作苦運甕亦投閒止酒如中酒開關等閉關

薄醉

自是憂如醉非關數引盃太行嶽足下試步也遲回

荷香

目暎與臭觀餌香各一半應有解脫香不連因不斷

讀書

一代時文盡千秋後死心空揮騷屈淚山澤自行吟

送陳星符還杉陽

陰雨嘯魚孤昏埃壅龍虎海沸然黔隆穹倚日杵

天亦不可支厦亦不可拄俎豆薦豕蛇箕璧脫塵土

豈有金蘭心穆風締縞紵昔吾友洪仲軒豁進前古

先氣絕腥氣冥冥矯靈羽令子曰星符魁壘如其父

感曠夷山淵鏗鏜齊缶呂老帶而莊衿晏吹而孔鼓

肘指量蒼黃星漢區戶宇異能輻輳如臂彼多財賈

錦綺且莫披齊難且莫估懷玉襲褐衣中富貌如窶

聽彼苓與通乘時車上儻營蠅晒枯蟬蔡犬美倉鼠

食嗟不如饑見華不如藜稊梧亦我師定心以爲圃

吳三初矣詩一卷一

爰

卜勿問君平相勿問唐舉貽爾千秋人持此破幽壘

戲和蓮池禪師狗醜韻

拙手屠龍巧屠狗瘡痍修娟夷旦醜通心迴盼似移

山啄鳳臨麟如剪韭搖齒枯唇分是非秋鱸春鷗負

斗酒世間何處有連環引椎碎之已解紐

又

愛爾伽陵畏銅狗淨心生佳垢生醜空香無處攬旃

檀辛鬼何但祗薤韭饒虎排山霹靂如恨怨銜吞酒

鴟酒人天遊戲是絨藤鐵脊峭鞋爲破紐

憫秋次賴惟中韻有引

徂秋埋頭竟違山志斯秋銷骨轉淖波言灼體心
寒貼床夢隕風若搖落可無悲乎歌則已囑泣則
已細颺諸秋聲滿天地矣嗟乎墳唱鮑詩情催天
老悲人豈必秋秋人豈但悲哉
釋藏五千書萬籤中逸嚼盡不成甜年行老吃奚存
舌面侶泥塵應責聶卜宅畏人豺虎好膏原讓肉蝸
蠅廉憂憂編接渾如灼百道清颺病不礙

其二

宋文初集詩卷一
玉盤銅駝等蛻遺岫雲棲起不堪持東湖枉灑樵夫

淚楚澤愁吟漁父詞桂樹幽山牽獨寐桃花源穴幻
相思百川浩浩枯天碧如此風烟何所之

其三

攪翻河嶽亦奇權呵壁搜神細問天東閣幾時懸
馬津橋何日萃啼鵲謂南戲禽莫自輸金彈渡海嗤
人掉鐵船谷海薄暮電雷風信惡撐攔無處覓長年

其四

夜聲如豹遠村尤魚焰星星射草窓蘭菊幽風梳短

髮霞美瘦影曳寒江禪玄我意同無異經史名家語
太吮水落石翻應獨笑寸心五嶽莫須降時釋本光
李鍊師吳

其五

事到依人結局難閉門風雪莫相干劒光一用山須
破鱸烟三炊玉不殘窟室鑿池濤蕩穴冰床闕地火
攻寒騎龍弄風無能手且就三淵永蟄蟠

其六

琅玕珍重故人遺排側三秋獨抱持結得佩纓鸞鳳
宋文初集詩卷一

許聒來佻巧鴛鴦詞同床莫悔襟前淚發荀徒牽去
後思水滴抽葉還寂寂春風輪轄任他之

其七

魚鬐鴻弋奮飛難漸米刀頭臥鏃干出水振衣聊自
笑焚廬宿露未知寒休糧安得龍髯得逃雨惟當石
室安莫倚斷筇支倒海好賴尺木老泥蟠

其八

風斲林癭秋漢高悠悠驅馬步蘭皋千年燕墓災華
表卜世周宮新柱蒿世路腐盧爭掇擊文中龍虎敢

粗豪何當沸海平如陸一縷風絲漾雪初

中秋答劉佐明韵

離索幽憂不耐秋振衣思到萬峯頭五年月夕纏絳
火自崇禎甲申至今對影三人斷勸晴此夜苦輝哇
腹免當時豪客類冠猴未知世外雲霄侶倚嘯仙家
第幾樓

其二

斷續清商萬壑中衰桐枝柱繁疎風恨與四序秋分
半涼破連床夢不同山鯨鯨輝傾恹淡月稜舒鐫割
美又初集詩卷一

鴻濛終南臥客應長嘯差擬龍吟謾受銅

其三

小山叢桂潑幽香淨洗狂花待菊黃月液淋漓江淚
白風毛吹索岫藏涼慢亭橋斷仙餘蛻赤壁蕭殘鶴
踏霜把酒問天還自問醉鄉連歲已無王

除夕 丙戌

年除留舊恨瘡世廢騷歌安得千金匕剗開四面羅
羊窘遽如許人愁喚奈何君親俱媿負還厭一身多
尼伊伊無功擬為僧遊

莫問何門可曳裾骨塗榛葛豈堪鋤胆毛胸際憑誰
驗假面雛塲猛自除跣步縱能隨躍馬虞翻謂孫策曰明府試躍
馬翻能跣步隨之無功奇肱無處駕飛車漁羅見說
者自負善步如仲翔也
彌天地不許江山恣鳥魚

其二

不耐披荆竟絕裾無功母漫天思怨幾時鋤居狀病
虎橫難杜恒道衍形誰信元龍氣便除越海莫須乘
竹杖避焚聊且坐牛車當年慚魏曉記忍把金符
換木魚劉秉忠僧名于聰

美又初集詩卷一

丙戌九月卅事

秋風撼撼剪華髮故老吞聲盡罷餐三百年來青麥
壠八千里外黑彈丸旗翻樵月杉關暗馬度鐔雲滄
峽寒滿目鶴猿看墨墨霜楓染淚遍流丹

瑞金田家江某兄弟率族救駕敗績身死

未識侯門將相材特聞南畝齒牙欬犢牛風蔚銅衣
合禾黍香吹鐵騎來草莽君臣昭日月芙蓉號勸碑
廢雷顏家真呆難為弟碧血橫流天地開

其二

億千金帛聲關陞萬戶侯封賞阿誰養虎方州投信
篆爛羊節鉞豎降旗先疇訓在今農服尺土恩如世
祿糜矢死九原叢作厲還期秦鬼賦無衣

與雲閣傷

蔗花兩岸逸秋風倒樹傾湫縛活龍四五百條花柳
巷就中一個肯當熊

庚寅元日 川袁石公韻

未明前披衣携誠婦孺輩殘星仍昨輝改峯宿舊藹
凝睇瞻慈幃愴息崩五內時在慈制萬物芽晴新而我追

天之初集詩

卷一

三

寒昧急起率靈裾前山兀相對

再用袁韻

先疇還未數三老奉新條村女施裝各市兒帶劒駑
春正頒曆雜舊曆以初三立春日月麗東遙頗怪陳

清者隨聲片偽朝

寒食集李長吉句

短歌斷白髮風剪春姿老石馬臥新烟鬼雨灑空草

除夕 用石公韻

果狀今夕除江山寢佳氣堙塞汨水清斬絕陽燄味

思與歲徂義波揚不沸新生如餓鴟老生如枯井
麟鸞毳皮毛蠅苟飫腸胃猛牙交相吞血漂恬不悻
手障日月元瞞天以爲戲

里中有採樂府艷題扮院本以樂神者愴然

愁緒茫茫失笑啼看人借面滅鬚眉耄耆揮涕談隆
禹湯火燄生厭鼓鞀豈有周郎開顧曲恨無老姬善

吹篴傷心欲譜中興樂訴興霜天曉角知中興樂與霜天曉角

皆樂府題也

乙未元日

寒之初集詩

卷一

百甲嚴霜萬卉悲甲午十月初三限至令元日中問惟雨二日雪陰三雨餘皆陰

也南風細細北風淒淒寶華凋索人華隱珠藥飄零意

藥萎昧想天明旦復旦驚爭蹶步時乎時年年湖海

喧震電聲寂如今又一期

同丘白夫感事

小兒霜聲耐谷幽依人終魂賦登樓七閣往來多斷

史舊傳教元木被韓世忠及德佑降表表行省稱賀表皆詞人爲之也三楚道風車鬼

謀聞楚師出沒不常千載恨人看接應何年老眼歸

年愁餘烈忍逐流波盡孤木能堪碩果

寒支初集卷之二

古今詩

字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曼允懷編次

感事答劉佐明

昭烈謂劉表曰事會之來寧有終始

後者此亦未足恨也是爲英雄捷足者言耳余

家世卑寒才名孤落側身長夜荒鷄絕鳴佐明

所感者人事余所感者已事云爾

慚媿神龍臥草廬淚流三復射燕書無能睨柱還雙

壁祇合理頭疑一車捷足讓人犄角後嘉名迴顧覽

揆初斧柯難借餘孤掌禹甸茫茫種莫鋤

其二

緘口端居詠內書瓶甌爲障寄床厨固窮羞種救窮

草省事奚庸記事珠人到無身寧有患縱朕不食亦

何須范華白石尋常見儘與山家給爨蘇

陳孔章還歸化

雲章陸榛莽後死憚啓關道岸瀕波濤流人委巨舶

茫茫陸海問安得魑魅宅剔夷入地中易象全虧蝕

詩莫歌采薇書莫編苗格毀傷誦孝經尊攘真救逆

六經回面披糊心喧講席孔墨均夷塗巢覆皆伏軾

苦空觸藩籬逍遙等跼躅轉蜣與噬臍肯紫聖賢籍

八比五百言河沙蕃虬蜴孔章鬱奇意靜眼障優劇

越彼世津梁別詢他山石豈知寒崖株嚴枯鏃態色

相視卒無言掃影觀繩尺指目聊聞揮正容如鞭策

哺烏大悲師蟻蜂致命客文章奚足云化臂冷堪披

於我何有哉歸與見古則

沈寯

所居一亭如掌洞帶溪流庚寅之夏連月陰雪驟

漲驟落魚鼈周旋時狎几席自四月二十六迄五

月十三凡三遭沈寯波臣恭忍詩以問之

難洗河山恨人天湧湧洩社沈亡敗鼓墮從罷朱絲

離畢占無月禁烟厲此時自從明德遠何計制支祈

其二

不濟應知命乘桴意太迂保毛師雉雀潮海憶韓蘇

兩淚驕河伯千金急斷壺寒雲愁渺渺放誕媿鴟

其三

彈指淵霄併居朕海易桑負書河山馬祝寢室沉羊
細荔帷荷屋浮查煥日光久知魑魅界應再闢洪荒

其四

莫怪馮夷怒曾淘怨與思蟻舟謀一芥蜃市幻千村
戰電雙洋烟搏蛟朽骨存鷄窠慚古德濡尾謝鵬鯢

其五

十方俱漏界大網流人天蛟繞三河溢魚翻五嶽顛
蘋中皆鳥萃木上果暫懸莫訝連巢窟泥雲久共翹

分來帖

有引

卷二

三

寒支逃虛據稿積冬不春望其廬者猶冷山也頓
劉二君舍其溫室頓造冰城歡朕歌承是將分我
寒矣於是彙所和詩標曰分來是物蕭烈使人酸
楚不敢贈也不敢答也君欲分之則分之云爾

賴惟中劉佐明跋顧寒廬喜劇有作

賴韵

蛩音初破谷塵尾已驅氛別久先徵色情傾不暇文

一空似水滿宅氣如雲冰玉環相照精神何處分

荷亭夜坐

夜氣亦佳哉香風溽月來院心明入雪觀默響逾雷

僮叟蟲喧露亭踈徑沒萊試拈譚寂理數息已千回

水亭夜酌

香兼酒莊言寓與厄病水疏泉活噴山待月醫
秋聲初報樹漢影恰平池鼻觀參荷性微茫曉露知

圖珣岩

環山若圖萬石皆玉猶云瑤之圖耳昔人釣奇故
旌之曰圖珣也

拔宅諸仙棄舊窩擲拋瓊玉似星羅墮雲偃蹇眠秋

壑崩浪崔巍蹙怒龍奇鬼森來如欲搏壁人雙峙恨

寒支初集詩卷二

四

無多此洞奇觀幽篁獨立思公子自採蘭荷帶女

蘿

石巢

予舊讀書處

啟面還幽壑被蘿謁大雲泉言砭耳病風髮濯林氛
不拾烟霞柏重刪冰雪文探奇如味酒氣調別馨氣

圖珣岩道上

棘路何時剪投林興未怪孤雲封石戶嚶鳥導松關
壁掖脂人立岩招逋客還莫將塵市意容易答空山

瑞華岩

流烟線洞翠霏霏到那堪扣石屏璫草未芽丹窻
志稱此洞每見奇花異草故名璫紫園長閉道風微壁後落日澄
秋晚綠液淘山鍊冷暉最是前溪添澹蕩朝昏推送
白雲飛

龍嶽洞

白雲黃鶴幾時歸寂爾凝龍臥不飛冷面稜稜因熱
少望門蕭蕭貴知稀洞中虛懸像人遊蛟蛭蟾屈呼
將出雷雨旬冥聽乍非千載何人搜地肺相傳此洞
里不得寒湫怪壁自相依
宋文初集詩卷二 五

溪橋夜話

疎涼抽拂意芽新石嶺淙淙潄耳塵循髮已無顛放
雪歸儒還媿手如銀狂花競發爭時煥舊面慳留炤
故人話到斗橫秋夢醒眼前蕉鹿判誰真

沿流步月

渴飲情言意已醺嵒山帶水許同聞秋棹夜碇存溪
舌影樹明沙譜月文烟霧混茫村是蜃流光揮綽展
行雲若將杖履輕相負枉道高飛鶴不羣

其二 已上皆大類詩

談言如雅亦如風領暑溪山素未窮枝影灘狀披水
墨橋鳴鏗爾涵絲桐驅愁有句陪藍尾唱血無騷同
碧翁人海茫茫歡與恨何緣滙散露華中

九日

南山摧墮作平蕪何處憑高寄老迂廢圃五年無菊
蕪貧尊偶序缺米莛是日索米馬臺豪客推振子藥
市仙人混狗屠耳熱忽狀雙淚落狂夫慟不爲窮途

酷暑

日月爲熾薪穹輿乃焦脯煎熬立黃脂肺調嬰老肺
寒文初集詩卷二 六

升聞豈不腥帝也歆豆俎保毛云皆烟猛鸞遞賓王
攷爾呻啼鐘伐此塗毒鼓偃兒何囉囉紛杳皆獠獠
四列鬼日花三巡八風舞脯裂更揚薪脂枯再膏斧
哀哉勿復道尚寐庶無覩

祝髮答賴惟中有引

儒既无垠釋爲淵數前賢謂淡取不佳本是膚言
孟氏云追放而招豈爲我設瞿曇偈收散客許吾
鼓吹鄉驛若治刑書諒其縲維矣

水落沙明更不疑枉教心血漬霜髭談經未曉訶諸

佛讀易終身媿仲尼輕卸一肩齊石電還留本面見
親師芒芒共道朱成碧與汝從容別素縑

其二

踏破桃津興已闌戈頭看鼻夢相安烟非沈水聞皆
妙壁有高山目與彈寶樹不因花後好蕉芽應就種
時殘披襟莫信春風軟補衲還遮六月寒

其三

匹錦裁零夢已虛豕文瘞筆可何如經嚴傷毀爭新
律史重尊攘是叛書賢切多身克漏界仙人無地得
寒支初集詩卷二

七

樓居今朝弛却千秋債尼耳門前任曳裾

共四

晴雨今朝未可分濃花萬樹暗如雲伊蘭叢裏渾檀
麝春搖夢中作鼓聞半夜舟山移澤壑怪人藏庫護
詩文白樂天文集一真鉢塔院虛空爛後東方白顛
倒衣裳說與君

其五

龍媒終不受羈勒雲草明砂著意拋循髻未堪從綺
皓黃冠無計步三茅深處施食誰貪鬼賴詩云施食

割臂當餐怒老養賴有頭顱依樣講如來垂手定新
交

其六

各築脂城各豎樞蜂房蟻國各相娛事煩日飯三升
鐵才盡方哇八斗茶大樹初封秦草萎冬青未植朱
花蕪可憐鐵脊孤團坐寒矧山摧與海枯

其七

一身分隔費狀疑坐使頭皮憎髮髭楚越累騎連頂
趾儀秦傲舌灼曇尼偶狀述子投臺至何必嬰兒有
寒支初集詩卷二

八

石師莫問昔人今尚在梵志出家自言歸隣人見
猶昔人非出門衣白返衣縑之曰昔人尚存焉志曰吾

共八

舞鷄角屯總憑虛百事方人百不如曾笑符衰輕咒
虎敢貪峯色倒騎驢五燈空演無頭話六籍看成說
夢書揀盡寒枝非穩宿纔知劒脊是安居

其九

百泉味綴自絲分蒼狗依依是自雲春綠連空接未
聯雷車驟地曠何聞萍萍片石無堪語寂寂西人不

立文却笑十年勤洗伐在勞奔命九霄君

其十

勁鐵辭弦駿解鞘的穿驛到事纔拋登天寢夢援垂
布號井窮人乞藉茅癢背懸搔虛美爪屠門空嚼且
饕餮杵前竈下皆尊宿五十年來始面交

題畫

雲心峯意兩冥冥只許看山人靜聽聽到烟消諸色
淨於今纔見故山青

紀夢

寒之初集詩卷二

九

擬轡聞蓬芝作車青藥灼灼蔭飛魚潯腸肯與天金
俱洗眼全刪石室書烏不因饑肯就掌鹿曾負矢獨
親予仙人却道人問好何必他年碧落居

贈伊無微

有引

無蔽裂捐章掖出入水雲余恐綿續披榛將有澄
什之累管欲齒足相從護其杖錫媿未能也一詩

道意聊識宗風

如絲縮逝川絕指送繁絃海嶽扶孤杖人天橐一肩
掌類投鳥喙風勝釋蛇憐展破虛空壁巍朕豎老拳

雪朝限韻

世艷刪須淨地文相自難洗心同止水刮目待青山
太始淡無吟化城蕩不關霏霏玄唾靜聽眺杳茫間

其二

寒威鉗萬噫塵界迥如無撫聊非吳練招魂得藐姑
梨雲添浩蕩月氣遜廉隅茶酒埋人日誰當據槁梧

再雪前韻

今朝真幻曠化筆畫空難九點烟枯漢四更月洗山
如馮崑瞰霧恍見帝開關何必乘雲翼徑凌天地間

寒之初集詩卷二

其二

將魄濯水壺神形妙欲無潔微通大易澡鍊去三姑
也三尸變海迷桑吟捫天失野隅只今真見佛放下雨

株梧

雪夜限韻

爽朕離黑法寶積經云遠離黑法生諸白法盡剪舊烟霞一幅琅玕

紙無邊貝子花玉飛爭探蝶國黯類鳴鴉廣記載鴉鳴國皆黯

點如將口時也世垢如堪掩鉛華不厭加

雪意

駕海飛來骨節靈似存清影不存形幻流月色蕉陰
曙開到梅根花魄醒樓閣界從空裏構地天竊向切
前聽逢塲眼見妖華盡滅火辭人戶反扇

其二 限韻

但覺鐘聲益峭嚴頗疑陵谷改芙蓉地憐碧血重開
密點到紅爐盡解黏郭曲傳來天上譜麻衣換却世
間緣千秋人過雙眸冷只有梅花帶笑拈

九日

滄海無靈藥人間剝劫灰且偷隣堯去不問白衣來
寒之初集詩卷二

其二

張翰千秋達虛全小有才酸霜發楚韻已作雪悔胎
老我身如樹霜前葉已無世農多道氣善病習方書
心事羈籠鳥生涯涸轍魚去天何處近搔首立荒墟

甲午元日

九陌歌如御獨輪十年埃霧晦苞鱗懸知造物傾還
定只似人間秋復春連雪封條時是帝服二十二日
再雪元孤松受命不稱臣孟郊詩云松何當凍解催
日又雪花繁老筆猶能著過秦

真遠獨坐

除却碧霄頂都無可附麗鍊人燃義鼎釣世剪名絲
塵國銷何迅空華落每遲爲憐濡足者滅首似卬卮
丘白夫信宿山樓答其來韻

冷面寒山相對幽百端茫集倚危樓荃茅異性從時
化鵲雀同飛豈共謀神物天生終合偶濁醪理妙解
澆愁祇今風雨瀟瀟際芻蕘纖纖玉肯爾

佛生日過香水禪堂

疎林帶浦斜丈室綠天遮香肅佛懸榻岫携雲到家
寒之初集詩卷二

掬水澆悲火吹鋒剪夢華尋常茶飯語渺未有津涯

圓珖岩限韻

帝座埋瓊骨虛壑譜琅璈石定觀生慧松風楚帶燈
日車逢壁覆雲脚蹴峯半造化休人老多生空自勞

其二

奇丘無狎客六載一探之欵樹風言異千霄石行危
山文起俗駕苦篆補崖碑盥手封雲谷判教猿鶴司
其五

是堅重開面披來山氣佳犯顏客石慙啓齒爲驚諧

磊布圖鵝雀鈴風響釧釵門樾隨處借雲水給優俳

瑞華歎有別

瑞華舊故勝刹僧徒百十香積豐腴項年三四魔
鬼構禍寺桓巢焚元隕有司莫問檀焚而魔鬼亦
疲散矣今年四月劉佐明百里來晤追憶昔遊所
見殿厨草翳足音聞狀惟諸佛黠黠相對而已痛
恨無良詒此酷毒愴賦詩拈得蛾字

莽莽華何瑞志稱此地每有奇華瑞草荒垣網薜蘿人臬連怪鬼
初嚴云食物為罪遇物為怪鬼生于世間為異火攝

寒支初集詩

卷二

三

癡蛾癩蠹蠅雖散牙甘虎尚磨欲將荆棘斬其奈斧
無柯

望蘿芳招提擬訪雪鏡不果限韻

情轅初蹉地夢介已烟馳南北從鴻意神人想雪肌
珠遺空玩櫝目近不瞻睂生負春蘿月徒吟招隱詩
病起

一死誰堪後更生詎是吾江山如墮甌齒髮似還珠
蠅客暫辭吊玉棺盍少須或言存碩果天意有耶無

其二

君親何日報未可朕殘年潤早憑花墜玉終唾瓦全
換頭寧作我洗髓笑頑仙獨自憐焦尾堪安野蘭絃

晚眺

身如絕壁掛孤簷嶺外佳人阻萬層不信霜心凌日
皓每憐雲骨等脂凝蛟腥吹斷乘桴客虎跡遮回叩
月僧數向津頭占風色誰知潮汐更無憑

遊洞

如夢登雲級抽烟探月芽碧空初振袂塵界稍聞譁
善息師秋燕知還友暮鴉莫將桑海眼忙與逐朝霞

寒支初集詩

卷二

古

其二

量才堪一壑披腸濯寒暄日月相梯接鬼神盡啓扉
山留虞夏色人具岱華微萬里樊籠破今方悟昨非

晚步

何日龍蛇靖公朕雀鼠橫仙芝纏鬼目羌管破鸞笙
幾肯囚人熱光羞與魅爭鼎鐘吾自重鄉里任相輕

其二

久矣從遵胸微吟當嘯歌魚痴空怒顰鳥智去危巢
勸鼠忘鮎尾教松絕蕪蘿人天俱未定孽涕立驚波

次陳秋菴韻因以爲贈

吾愛秋道人，灑然豁俗率。如彼天末香，烟蘿不能綠。
亭亭松栢姿，羞擬桃李妍。涼孤往意不附，聖與賢。
勇哉斷臂心，翻倒老嫗禪。撒手絕壁上，萬鈞一絲懸。
樽磨笑作佛，匆匆非仙獨。有心血光爛，爛太始前。
嗟爾蜉蝣子，聚言何淺淺。孤澗甘含漱，尸髮白糾纏。
乞糧於穴鼠，分肉於餓鸛。分明漚與泡，奉以金石堅。
舍彼大覺海，而疏有漏泉。舍彼大春秋，與苗爭促延。
顛斜不自護，還受巾幘憐。豈不具肢節，視之脰肩肩。
寒支初集詩卷二

道人撫手笑予意，我云狀九天。指爲正日月，無中偏。

悲涼莫斫地，占察歎支天。誰與聞斯語，鬼神矚巖邊。

秋菴詩寄
圓光岩

吳耳菴山人

山人工築，採善書，梅亦精，岐黃。

技世蟠，奇士崩流轉石同。礫碕隨坎止，布置聽天公。

霜蘆擢花筆，海山環葵桐。千金方獨缺，不擬俗人墮。

別陳秋菴

年年牢落，默相看。別既酸辛，聚寡歡。濱海但存魚鼈，
見天河欲洗甲兵難。聞鳴孤後，吾將隱木墮。驢時寐。

不安虛慕雲龍，追逐去倦，何安得附風翰。

送梅

不耐繁華刺眼中，烟姿人去老匆匆。單于笛變吹楊柳，
燕驛騎蹄輕逐杏風。劉鼎有丹難駐景，秦龍無藥不
還童。梅仙只在人間世，未許林逋蘇小逢。

其二

厭沾千花第一尊，花時風雨餞芳村。石腸小海歌方
闕，鐵漢冷山骨尚存。壯士據鞍爭未老，美人背面泣
私恩。年每一度韶華夢，餘剩素根臥雪溫。

寒支初集詩卷二

卷二

六

梅意

雪山移得半生根，避葉全承凍骨恩。青帝故沉蝴蝶
夢，漁翁先探虎狼村。風來如共閒僧語，烟去常留冷
笑痕。白月寒泉流黯黯，停眸延佇謫仙人。

逸菴過訪踵韻感賦

慷慨羈懷每似秋，飄零曾是子長遊。叩泥莫可填溟
渤，卷石如能拄不周。龍氣夜沉星耿耿，蘆漪期失水
悠悠。風雲黯黯埋屠釣，忍見清流赴濁流。

寒夜十懷

有引

陳秋菴作旅夜十悵其音孳殺讀不忍平余非旅
也倚聲而和悵乃過之田文曰先生鼓琴令文立
若亡國之人也余今羸狀立若喪家矣悲夫天下
皆旅其家莫知家其旅皆夜其夜莫知夜其盡者
奚爲旅之悵而宴于家夜之悵而嬉于晝乎作寒
夜十悵猶之夏夜冬日之悵云爾

悵夜雨

大野何蕭迥騷魂召未歸極帷濤漸逼風竹憂相違
濕羽拾還控澣衣奮不飛愁絲縈碧落灑地共霏微
寒之初集詩卷二 七

悵夜風

颯颯鬼啼書西臺慟不如星河槎欲落日月愴將除
弱比危枝解枯同萬竅虛十年湖海夢飄忽失終初

悵夜月

新輝蕩故人故淚落衣新澹是蘋依水幻知露作身
縫天吾媿石津世漢流銀空戴盈頭雪還慚鳥角巾

悵夜蟲

幽吟吾太苦爾亦不平鳴哀激將衝鼻啼酸欲墮城
歎何多魯女噫更衍梁生殊縛盈衰耳如從墟墓行

悵夜霜

獨慮支千變涼行耐影單寒威環設棘心血湧爲關
澗咽風捫舌林枯月索衰玄冰時自服只作熱丸看

悵夜笛

吾衰無穩夢清吹警虛松訝似龍吟水酸同鴈裂秋
梅花連曉角飛鶴繞江頭料得穿雲石伊人不可求

悵夜葉

萬木支床骨丹黃點舊村螢看分焰冷
山中積葉每夜燦如螢也
啼不止兒喧鼓竹妨眠鳥翔崖攪定猿公朕僂虎過

寒之初集詩

卷二

六

藉爾掩蹄痕

悵夜泉

山空聞性徹絲劈夜聲多歷歷風吟葉瀟瀟雨點荷
涓流推俗枕深息定情波浮海吾今決涓涓爾奈何

悵夜鐘

熱耳靈風洗瞿狀骨灑霜省如香觸鼻渙似夢開房
逐影滿幽谷觀音失睡鄉百年今夢醒雙眼特煌煌

悵夜燈

辰去恨來遲劒光空陸離殘膏危自燼悲火熄須時

書散青藜泣髮被周兩疑誰將大智炬一破此昏癡

乙未除夕

戚戚寒霖恰二更千家凄斷吹歌聲

除夜里俗最喧是年蕭寂如常

蓋歲款欬頻勸司命醉酬賓戲作送窮文乞鬼盟名

人不堪命也點太虛隨漏逝癡從平地竹山成半生今夜前俱悞

拂拭來朝是再生

丙申元旦

年更獨有性難更不怨枯苓不謝榮自古鄴留皆瓦

注卽今周孔盡塗堯堯花柳作青雲夢朽草羞同自

寒支初集詩卷二

七

面生老眼瞥狀新月逢場仍是舊優伶

梅訪 秋卷題併韵

丙丁以來石交零謝蘭言無聲余局健里門已將

十載每策杖徘徊至溪頭梅下而止梅去寒廬百

十武政如漢陰州陽望衡接歡寒裳就暢也作梅

訪

浪蕪隨流盡水天茁玉枝真堪詒綽帶何忍贈將離

衡宇歡情接蓬山形憐移紛紛嘴臂者每召歲寒時

梅偶

世稱梅者必配以孤山處士處士名動人至山幾

移文箋啓纖麗不到高古復爲王濟所窺故是水

炭中人非梅偶矣意惟蘇子卿洪忠宜冷山雪窖

時同此臭味次則夏仲御劉器之木腸鐵漢差堪

把臂入林耳作梅偶

只此凌空意無花亦自非饗之飛雪散被以五銖衣

彭澤詩同臭嵇山玉可依更遶清絕侶獨有首陽薇

梅夢

朱希真曰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聞此

寒支初集詩卷二

三

裏蝶種性攪絮沾泥豈有梅花來其夢中耶當使

莊周爲蝴蝶歐陽永叔作鸚鵡繞樹餐香恣其瞑

省庶稱華胥遊耳何至如趙師雄輕以妖麗相遇

乎作梅夢

斜埃彈沐竟弄眇御風來荒寂月輪降香嚴天界開

騷魂依峻潔梵唄喚清哀毛髓皆瀦伐瑤山絕點苔

梅疑

嘗與隣園並植梅隣苑而余圃枯矣余非絕物何

遇梅特踈乎或曰司馬不好孟子子瞻深嫉伊川

臭味參差何可同也既而曰伯喈濡跡於畫龜山

失足於京梅豈亦比匪歟作梅疑

古人吾不及攬察或遺珠屈原曰惜吾不及古之人

未得草木猶橘肯從淮化桐甘在嶧孤茅根滋蕙畝土偶

笑桃符果爾薰蕕合十年有臭無

梅辨

蠟梅非梅也世以其色香而梅之梅卑矣桓宣武

不盡似劉幽州猶以爲恨可謂崔季珪竟是曹征

西耶吾笑古今來色香相類者皆蓮花似郎一種

寒支初集

卷二

三

腸舌耳作梅辨

豈爲薰風笑寧因雨雪羣同心應是柏受命不於春

釋服常棲露披裘亦負薪炎寒無可染况逐軟紅塵

梅歎

寒園植梅十數株壬辰寇亂燬伐殆盡存者二本

而已因歎國變以來岩貞固艷求如十數株者死

而不辱亦何可得其拔足湯火三坎不敗僅存如

兩梅者亦殆矣哉作梅歎

膏立霜雪內身全鼎鑊遷往還范氏火下上甯封烟

雙璧完如故兩生名僅傳矢心恬九死義不讓人先

題芝蘭圖爲章母壽

春山澹澹簇珠玕灑宅馨風和紫鸞義渡吾慚嗣法

語講堂履滿受周官玄芝慎許山中士私蕙蕃連九

畹蘭倘遇阿環詒玉笈莫將菽水易瓊丹

劉偉人節母松石圖

壽州人

古井誓滄海不起冰華夜結千年藥瑤碧一卷支漢

橋冷磨血光煮石髓組緹天鐸貼孤蟾虎魄饒寒玉

烟紫擊雲刷霧霜枝香呼雷開冰拔龍子怒鱗片片

寒支初集

卷二

三

挾淮飛撐日扶月蟠蛟螭海塵石爛若木萎懷清之

臺端不欬

七夕懷友

長心羈逝景孤意問高旻眼底人皆老天涯客又貧

幻情凝此夕威劔仗何神是物俱雌伏龍奚性不馴

秋菴還三山

斗下多年劒氣昏今朝拂拭掃雲根蓋談龍虎文如

亮屈指英雄耻數袁羈旅笑人依段匹遨遊知爾薄

公孫每懷宵練嗤何用赤手誰將地軸翻

山居 次丘白夫韵

早信輪行不跟塵寸絲能掛水雲身方除假面儼仍
劇未了殘棋局又新覽物偶狀烟過眼看人造次鳥
棲蘋無官何必皆高士曳履歌商好是貧

其二

絕絃孤指向誰彈寂寞希聲聽也難解語未聞人似
石妙香何別我於蘭捫心訟過終無恨對影揮孟雅
自歎北望幾時開倦眼且容蘿薜障青巒

其三

東支初集詩卷二

栩栩南窓午夢餘新除荒園課僮鋤石泉就寶池初
漲蔓豆因秋架慚疎率爾篇成矜擲地冷狀風至欲
憑虛西晴逸老閒相過並踏前畦摘晚蔬

八山十載親友濶絕惟劉佐明不遠百里三顧

寒廬感深喜劇和詩四章

鬱水愁山意忽開如吟如嘯唾香來十年三見伊人
面值得逢場千萬回

其二

共任炎爐沸鼎中拔身濡足將無同解携一編遊山

展便是憑虛御冷風

其三 步月村外

琉璃萬頃浸茆菴兩角孤雲手自探霄頂可延誰共
語恰宜莊老對瞿曇

其四 僧舍小憩

何須靈藥駐紅顏乞臥千岩萬壑間奉事至尊吾不
耐爐烟茗椀自銷閒

龍嶽洞 次佐明韵

飲谷棲丘情所鍾嶽嶽暫對院虛容癡人定說桃源

東支初集詩卷三

齊不信孤山杳萬重

蘿芳菴

菴去吾廬三四里五十餘年今僅再至憶童時遊
此僻壤頗倦登陟余言恨天公不添設萬石更紆
八九十盤疲煞驚步也今賀昔言竟是此山簇砭
爲語山公莫更輕薄少年耳

滴滴春山碧森漫覩流幽徑豁童觀祝天更碾玲瓏
玉隨意紆添九十盤

瓊花引用謝皋羽韵送吳焉文之廣陵

玉輪曉吼楊州道虬麟蹴踏橫山草天人咳嘯天樹
香續紛霜葢堆雲表液漬金盤珠泥泥沐日落月類
氣洗馬躡三山如平地海竭塵揚芬不死輝輝照面
暫相識被烟逐影拂行蹟板條倚暮秋風颭寶華冥
冥土花碧

後瓊花引 阜羽詩

楊州夏首飛晴雪白晝荒荒掛冰月雲旗曉靄捲黃
埃腥風摧山翻海鶴瑤芽冬謝玉烟歇野燐起語豎
短髮日斷仙娥騰綺襪奮凌九閣曉百越淮潮日澄
寒之初集詩卷二

夜且央史公歸來笑李姜

讀佟氏幽憤錄因吊熊芝岡

細擷香蘿薦楚纍英雄異代涕長垂昧思祁老存羊
舌恨銅陳陽謝邱支鉗網如茶藏國士遶關無壘限
湖騎爲泉啄鳳成何策欲起羣宵一問之

其二

九關遙吼虎牙張一指加眸掩晝光天窓口啣夷是
跼丹書膊署素爲蒼府君丹書冤罔未改社先星碧
血難銷海易桑空有羽林孤藏漢佟氏世綸竿無復

詔還唐

其三

皋陶想亦怨蠅營金矢低昂久不平肯涅未磨輪十
族目光一墜失長城書生盡有屠麟手獄吏曾聞乳
虎名關索上章今已矣忠魂忍料對王明

其四

天壤由來力不支黨人杳杳快恩私襄平一網連江
夏佟爲熊所臺省批根假北司時瑞相辨諱豈能伸
李賀族以佟爲逆王逋何處得侯葵舊家每道偉元
寒之初集詩卷二

孝誰信侍中真可兒

丘白夫小影作濯足萬里流

世間無物無氛埃龍雷呼風驅不開何當搖膝平霄
頂坐飲浮涼吸光景手掬明河沆太清切灰冷汰海
田更仙人躑躅依雲衣冥冥三辰初欲島囊裳縹緲
凌三山玄螭前駕靈虬驂粘天汗漫杳無壁炤心炤
面同一碧木腸環骨絕纖塵焦山火井噓寒氷乃知
夔蛇絕跡易神尻意輪無行地萬馬疾馳中駐腓駭
濤紛虬澄鬚眉肯將錯趾嘗清泚遺與千秋瀟沓滓

二十年來寢一車護足還如龍護珠金盆酬欲奚爲
爾濁酒澆座聊自喜此中有鬼能高翔羶鼻咸聞太
尉香桐江狂奴發大笑足犯星文還臥釣日日獨涉
嚴家灘餘流漂及肯前顏肯岩先生同遐引白夫隱于肯石
卷輞樂葛謝高準昔年濯足萬里流如今跼足蕙峯
頭銀潢白晝翻高丘紫瀾沆泝安神舟床頭盤鉞對
檣面南海北海張靜宴鼻息不動埽霆電天地曠清
日月見

孤羽

寒支初集詩 卷二 毛

孤羽伏幽枝睨空厭遐翫偶朕發曉音意如悲助
堂雀延之若鴛鴦之去振翮重廻翔盤聯選峯踞
時亦犯鶯鋒耻就風鸞署矜啄遶香毛未飲先澄濾
漂搖試雨風喀爾澹皇遽有友百里來刊榛識其處
靈掌披霧花清言剪烟絮酌我天上泉蔭以系根樹
須臾木石垣曠朕關燕於戒鶴且止殘訓臬以反哺
凌悖鬼神愁仁孝天所祚區區良友聲未必梟鴟寤
所貴金石心鷄鳴無改度格人瀝腑肝天涯如面晤
恃此慰千春何必嬉天路

題画

澹似寒漪漾白鷗輕烟漠漠鏤山秋冥茫欲換幽蟾
笑萬頃香雲潑面流

其二

蒼嶺無耐碧空何攪雨拏風頂欲磨獨有石公垂首
笑野泉唐突不相訶

其三

濤翻莫怪海門崩萬馬呼風試羽綸氣至不辭鱗爪
落孤根深寂定如僧

寒支初集詩 卷二

其四

石骨泉心各自靈一凝一醒解如人多情洗出磷磷
碧洗到清時石眼明

楚士開朕

披爾風塵色森如萬壑幽不言名理備竟體芷蘭流
冷善全銷暑清醇頗異秋安能晨與夕靜對寫離憂

病起東江伯蘭

養生非求生老死奚所畏暑寒偶憐肌遂爲小兒戲
平生冰雪心燼炭易其位吮發咸陽烟楚炬虐營衛

根塵爛飛埃赤壁連爐渣逐日喘夸父吸淵苦不濟

洶洶戰鹿川嶽瀆互搖沸五里霧漫漫昏曉雜霖霖

何以清蕩之背水厚其勢乘瑕挾囊沙遽奪祝融幟

殘寇駭井竇囚氣據小礪時以利下解熱而病猶未愈王旅戒窮

追綴以不治治匡廓雖疲傷遺土棄粗穢亦愈無

保滌倫水火絕凌許再拜玄師言偏強伸鄙意華囊

故非親兩豎大悲使瘍禿宥刑髡休老須滅皆僂僕

想背疽瘰癧拜稽廢俛使不責瘡狂昏省憤慨玄黃

白書縑不驚七日寐豈如強力夫無病紛作崇熱物

寒之初集詩

卷二

三

填胞閭荏葭植五內方共秉自焚晄晄倒名義旋戈

擬尊親豕蛇託肝肺自號黼黻章纍纍降隆隸驚走

逐零類刀蜜嗜逾齋突如金穴開歛狀鬼揀至斯患

匪陰陽禁息仰人臭賊生由貪生熱憊自顛蹶從此

謝藥石委心存至貴

答馬燕銘

脩翎何意選枝遷漠漠龍山隔暮烟孤憤積來人本

恨馬有恨人集餘生欣得病同憐馬與余通同最晚逃禪已信浮

花落成佛吾推慧業先欲折旣麻遺遠者愁霖春渚

正茫朕

吳焉文歸自廣陵過宿寒廬談次拈韻

願得雲龍遂休干虎豹關遊食新史記趣憶舊天山

征戰率年過繁華引涕潸楊州無醒夢桑弘敢言閒

其二

人亦多鳴馬天非厚甕桐新華難及老久賤已成翁

殘脯犒詩魄名山役史公數行流墨酒纈面暫時紅

病中九日次王殺菴韻

累年心孔疚藥市解靈方隱几如危岵同床卽異鄉

寒之初集詩

卷二

三

興闌風雨句夢笑淪香莫喜涼新至還愁夜漸長

其二

但得忘憂草無求辟厄方懷人惟故鬼作客在家鄉

松天而矜老蘭鋤鮑擅香茫茫千載夢不許寸心長

張昌文訊諸兒小試利鈍感答二首

萬軸如金屑侵眸障淨光驚筋妨躍馬健勝悔穿床

梁稻謀加細圖經種盡荒男兒各自好事頗煩柴桑

其二

少爲滛華眩輕狂徙世農靡虫駭四體操承祝千鐘

纖纈方披棘莽途急宿春謀身全未淑慮豈及僮傭

里泉

泉者不孝之鳥里狎有之宗老鄉者畏惡而作

巷聚何器器有間皆咒詛問此奚爲朕行道指東塢
是中有怪雛掠人以爲精豺聲所撼蜂蜂晴所射螫
窮鵠蟻附之簇翩翻風雨攫弱藉羣牙零膏頌鷺侶
毋黨睚不疑就之刷毛羽父友恃同情拉燔爲脂脯
皇天太不仁降毒于肝腑如何熱血絲滴滴化狼虎
慈烏向之啼誰無母與父鵠令垂泣道出汝或反汝
寒支初集詩卷二 三
鷓鴣聞而笑行不得如許最憐燕雀歛逝將去堂廡
克忍加屬誰能庇其宇試看午節來分羹遍文武
噬人噬于人泉寧逃理數

隣獬

隣村有獬豸逐其族狂嗥所及漸向吾廬遙祝諭
之所免而已

浩浩江天意逍遙何有鄉身非萬物質奚物得相傷
所以欽至人騎龍叩地狠神色微自異鼠犬來爭強
卽如南村獬豸嗥同堂諸雛扶植之銛牙如機張

隣宅多流徙華軒九頽唐毒墳十里外濺沫成疇瘡
嗥南復嗥北聲漸逼繩床墮戶重設棘再拜獬包菴
俛首自思過敢逆獬顏行蠅嚼不避俊鷲啄不矜鳳
儀虎殘單豹栗林虞薛莊非意之相遭機習誰能防
易去建德國猖狂蹈大方

讀劉佐明拜傅相公空墳詩

九土何分室與塋到頭埋骨不埋名世間儘有長生
訣拔宅仙人只舍生

其二

寒支初集詩卷二

三

冷焰悲風黯黯過大招無計奈魂何青山碧漢遙呼
答字字分明正氣歌

其三

義鼎仁鑪鍛道素翩翩箕尾返何時邈從如在青青
史莫向西江鄧水滑

其四

紅塵浩浩鬼相嬉白日晶晶九地輝天上幾迴仙子
堊人問何處有豐碑

臘八日爲香水僧臘

擬將神水供佳辰
幻蛻何勞滿點塵
一日曾經五劫
諸談但說八千春
仙凡共逐旋空磨
人鬼齊牽鈞
月縉只今便作非
非想直向檀持問
舊因

病中雜興

千畦流水遶寒堂
過眼烟雲閒著忙
不仗癡筇誇勿藥
偶被短髮歎新霜
江風瀉落梅花淚
寺唄吹來柏子香
回憶三春桃李面
爲誰苓悴爲誰芳

其二

不見當年惡與莊
五車蕭散意涼涼
著書難塞三生債

寒支初集詩

卷二

三

債謀食思鋤萬里荒
春築烟霞屏鳥鼠
佩携嶽嶺謝文章
住山若問山中侶
或在盈盈水一方

其三

山光雲藻各爲情
隔竹疎涼候耳鳴
水恃霄青添澹蕩
松因涼吹話孤清
秋心墜葉悲相囑
寒潦歸潭悟自生
鴻鵠冥冥翔不下
豺狼任與鴈縱橫

秋夜

酒力初消夜正遲
愁人瘦菊並貞蕤
霜明水淨生幽慧
鶴梵鴻文絕妙辭
眼熟蕤炎天已定
山無新故澹

相知影形自是堪
酬問莫爲蒼葭費
遠思

其二

寥天遠磬入荒涼
高掩荆扉歷睡鄉
杵怨未容蕉夢穩
蠹烟終遜菊芬長
排人只耐侵床月
滅火何嫌刺面霜
撫榻孤吟誰和者
一聲落葉一聲蟬

句容李鍊師

聯鼎全無世俗書
自朕經籍供岩居
虬鞭叱起千年石
蒲葦雕成不夜垆
孤豎尺筇移日月
獨行沙海狎龍魚
感輪倘過良常北
玉液金津少漑余

寒支初集詩

卷二

言

全會稽林豹文訪圃琬岩次陳昌胤韵

名山應是劫前身
談到岩巒湧舌津
危累玉塵連嶺宇
荒鋤雲穴貯仙人
桂松襟解蘿爲帶
崖壁縫開鮮自紉
此壑卽宜高士臥
石腸還遜會稽民

答陳昌胤林豹文

如穿碧霧翳層層
撥靚青天苦未能
懸眼欲啼旋欲笑
責頭非俗復非僧
卽交金石縹雲雨
任是麟龍結苦骨
怪有兩生諱舊禮
心長不計髮髻髻

石泉菴

泉出石罅泓注仙座之下甘冽有異鄉人患熱與
日膏者禱而嘗之多得痊也

煩心渾欲煮冰華乞與玄漿漱慧牙石髓一泓流汗
漫仙人平等施千家

其二

堂前澗聲淙淙晝夜不絕寂坐既久形神俱化水
聲矣

腦邊流水響潺潺疑是神丹第二還

王江宴生將身
中有流水潺湲

孫仙經謂飛精入歸去掩關頰白聽水聲依舊在
前金月第二轉也

寒文初集詩

卷二

山

其三

炎客腸枯問舌津幾時玉液注如霖華池自有甘泉
涌却向仙人跨下尋

其四

石泉之前卽觀亭若余向避兵寇于此築居已八
年矣望而苦之

日陟危巔八夏冬何難七十四登嵩

劉壽一生登嵩
頂凡七十四次

以余登巖之勞且久
較之如走階除耳爲憐踏月尋花步費向逃生急

遽中

香水招全林豹文誌仙泉次昌微韻

吾聞道希夷生以無爲首迴感混合之終日澹如酒
便僻弄烟霞風雲給奔走佛言報盡來仙乃真如秀
十種堅固行佛視猶營苟我來解二紛酌泉訂三友
千載相視笑同堂匪先後譬彼忘味人實腹奚關口
飲河所自津量各隨升斗注此一勺泉攪渾黃白黝
豎指訊香公無奇誰是偶

秋海棠

寒文初集詩

卷二

三

畱得桃腮映紫釵不隨桃葉渡秦淮顛狂杜老看無
語宋玉多情特爲悲

其二

繁臂紅絲縷縷長珊瑚枝掛紫銀瑤羅衣新試花陰
立驚見霓裳舞袖香

石泉堂望觀亭若

依若爲家已八年一登一降此畱連仙人竟似停驂
玉泉作延賓沉醺川

其二

豺虎年年飛噬人窮獵曾此越長林如今痛定能忘
報絲繡仙人更鑄金

送吳焉文再遊金焦用東坡韻

有引

焉文向遊金焦歸誇語余東南奇勝盡此兩卷金
山靈巧浩豁半籠風雅奔悅走奇名勢宜爾焦則
遂靖淳碧兩負萬有可以治生可以盡年意似得
焦者余昔過大江交臂失此姑妄揣之塔影鏡聲
摩想已熟玉留納報色口太多獨焦老子三詔不
起一語不交即天龍神鬼歛其玄謚吾雖偏強願
吳之初集詩卷二
爲繫襪此行煩君介語倘許鬪身爲備君便監書
僮券老執司關最能謝廻俗駕也因借東坡韻作
一詩爲贊

吳生探奇何耽耽胸馭馳輪意指南凌空踏遍城十
二縹緲直躡神山三子長太誇康樂擾呂榻宋閣如
蝸蚕惟有焦山與嚴瀨姓錫山川殊無慚裴金蘇玉
亦多事空餘萬丈之碧潭孤煞日夜戰江海永古頌
洞魚龍酣吳生一囊收兩卷歸來爲我十日談置身
渾灝大界焦公印公邀同僉蟻蝨蟻蛟陸滄海廬

調洪島供饑食我聞舌橋不可下但覺喉吻流芬甘
居狀五嶽撐方寸吐吞萬頃意頗堪乞侍三詔先生
老縛帶淨掃岩與菴

丘貞白五十

新沐落梅風將進碧芳酒歌莫哀人間頌籍巫祝口
且却綬山桃未獻玉井藕請爲駘蕩談質我長生友
髓毛動伐藹迂怪相眩誘苦空類墻壁荒忽無何有
誰者蹇隘人文字詔不朽大地譬俳場左淨國策丑
原鼓宋景吹遷于固脾囑就中齊梁兒花粉韻優婦
宋之初集詩卷二

三唐逮宋元或鐘或瓦缶時至喧日中響散寂午後
惟六經二楞及漆吏柱叟其言無等量庶幾劫相守
自從文典來體遞降八偶周雅漢唐壯宋衰今則耆
歲不踰四千勢下疾九起耆者寧復壯保無灰燼否
如何章句徒攘臂爭遐久蜉蝣所岡陵虞淵卽上壽
一念歷劫千計笑窘隸首以此相例觀齒椿均夜晝
雀雉從海化廟犧勤畎畝天地日趨新冥冥負山走
丘生有道人綿綿襲氣母胡考如嬰孺紅顏如白首
不暫亦不常不完亦不割不續亦不斷不解亦不紐

不濁亦不清不素亦不黝不炎亦不冰不好亦不醜
天地有覆墜玄寥無擊指長生孰踰斯快酌以大斗

林豹文還會稽前韻

陶氏無絃琴鄭家沈釀酒賞音非以聰得味寧在口
擊甕亦蕭韶剪韭逾雪藕何事快如斯班荆值勝友
饑久得大半春女吉士誘視笑兩忘言寂炤釐萬有
有時誦清風明華繁枯朽配如王與丁合卺子與丑
術家以丁壬濃交賤醴醇俗唱鄙于唱今旦上河梁
環睇皆雅婦持盃耳先熱仰天歌拊缶如何金玉姿
寒支初集詩卷二

汶汶趨塵後防德無堅藩善道嗤死守吁嗟時俊雄
漂梗同土偶將和新如林半乃舊耆耆別有撮擊才
崇階一蹙趣鴈鷹役鵲鸞誰爲判可否紛紛蜉蝣衣
哆同岡陵久累累名德衰偏享期頤壽冷服簇炎薰
炤疲應埋首濯濯清夜心粉面慚白齒與君際運流
薰塗安十畝欽爾垂天雲縮足循墻走努力藝黍稷
誰獨無父母琴亦不可碎玉亦無用剖懷筆鋒須禿
齒門重結紐形光慎其潔然默守玄黝木鷄誰敢攫
羣龍見无首靜俟返閭閻斗衡盡折指行將挈天地

酌漿援北斗

山居雜興 大林徧玉

只許山雲是故知玩賞圖史臥爲帷採秋聲作宮商
諧譯烏言如孤孽悲扉掩夢監千日酒榻涼月炤四
愁詩意中似有人堪語潏渺蘆漪不可期

韋元璞六十

神宗乙卯歲科舉我年十四君十五生駒初試小獵
場亂踏春風無次序媿君溫慎逼老成汎愛奔踈忘
爾汝十年三較郡賢良登堂不知誰是主當時意氣
寒支初集詩卷二

薄雲雷鋒鏑將令泰華摧股房干羽何足數樂葛勲
名酒一盃豈知醉天憎景慶地寶汗邪人化貌筆開
十色盡寬花錦割丈尋成敝緼彈指飛光七改元文
章塵土天地穢眼前盡作歸來鶴苓杏枯榮寧可論
就中亦有成仁取義垂青史于我齊年長不死亦有
稚齒顏齡攀鮒與附蠅遨遊蛆額戲螻蛄同是六十
年中人紛紛幻怪攪青真與君定眼針南北危濤擊
碑靜揚舲被徵且過公孫季應辟不如王休徵漢平
津晉太保耆年發跡亦自好丈夫出處合堅貞飛蟄

龍蛇各有道逍遙公河東酒韋氏家風堪尚友霹靂
岩盟鷗閣溪山坐侑鷗鷺杓我離索君和光狎虎包
蛇物不傷繩床一卷書北窓一片月小駐五百年日
觀五十劫肉芝等春蔬石英如麥屑繫腰觀井笑彭
翁枉自頑狀到八百

閱帝京景物畧 正詩

當代兩都賦不傳成化間有高麗使臣索本朝兩都賦無有時采民憚在燕心耻之作

兩都賦竟不獲傳攬奇重展帝京篇體裁殊別張平子幽雋
全規鄴道元貧眼夥願因見少白頭寤歎似遊仙心
寒支勿集詩 卷二 三

傷景物殊今昔碧樹春來灑血鵲

其二 答廖溪和孝康詩

玉河東注莽無休推送興亡迅不留艮嶽烟雲經
帳金臺人物謝荒丘夢華空錄東京蹟侍輦猶傳西
苑遊天順初嘗三引李賢王公等遊西苑有賜遊西苑記陸海黃塵驟未極奈
何重怨景陽樓

和梁進之

涉流傾入淵登高綬陟巖穹泉難量測滄蕩近自狀
漁樵足徒侶何必希飛仙釣奇近勢物苑枯雨蔓牽

葉君有道者時躍亦時潛偃仰風雅問世締世外綠
惟予最寡陋在存越陌阡導我金石鑑圖史相爾連
誰知尋常話坐進義軒前

續印帖 有引

印帖者曾子弗人懷予之詩也蓋取衛風印須我
友云弗人沒十年而余子庶之踵和十章寄懷匪
側其言曰予之交元仲不異于弗人嗟夫廢之予
敢差池顧寒暑十移遷華萬態雖金石猶刊獎也
况淺脆如人堪此鑠銀乎惟此印須一言今昔殊

寒支勿集詩 卷二 三

義耳昔與弗人深話危對每逾夜分嘗有經營四
海之志故取苦匏思援溺也取須友志同舟共濟
也今者流澌沸海寧可賽裳九流同汚魚鴻並網
其壯雌而冠嫖者齒腥殆不勝滌也余子奚爲須
我乎如以人天殊致事會無極則文來閣上卽有
墳麓可無山石不狀住此生死海中究登大願船
而已余子其終須我哉卽弗人亦終須我哉於是
和詩十章非復尋常怛怛之語藤葛胃塗郵騎無
路乃朗吟十數過當風焚之他日穀城山下殷殷

蓬蓬非雷非風酸朕入虞之之耳者是吾詩寄到

時也

天上瓊枝沒草萊白楊疎對野棠開腹中痛過車三
步身後名輸酒一杯堂化玉樓虛紡授閣懸儒惜想
文來曾所居曰紡授堂穀城萬樹飛香雪驛騎無緣
遇折梅

其二

寥寥空碧立伊人縹緲情河澹不親龍憶管華頭及
尾天生朋仲舌從身道逢車笠全如夢滙散雲泥久

寒文初集詩卷二

三

任真千載儼朕還草露與君同是泰初隣

其三

衰年自泥似殘尊變尾留人敢厭繁早不携家還石
戶恨曾操瑟逐齊門儵魚浩水煩度語弔客青蠅螭
放言託髮空思鴛萬里寧知八表竟同昏

其四

虎蹄狐跡離山居定寂如僧僧不如老筆平翻夷夏
論朱廣之作疑夷夏論皆祖釋氏少年悔擬治安書蘭言滿耳皆泡
影棘刺臨頭自備梳萬卷千人添繹繳只今冷汰已

無餘

其五

瀾翻朱碧亂青睥如駛崩濤肯少留送有花源沉漢
晉芒朕夜半失山舟荒臺空漬謝躬血暮齒偏增庾
信愁極目海天真黯淡可無寸土淨埋頭

其六

久從桑弧寄閒身其奈腥氛式日新誰信文章能報
國空勞造化范爲人天才舊許詩無敵謂弗仙吏今
聞饒尚塵有自溫陵來者言還憐野老冥飛晚終媿

寒文初集詩卷二

四

岩耕鄭子真

其七

更無方畧障金城厭說英雄敗與成三尸幾能扶楚
霸八廚終恨誤王明金遼舊蹟開幽冀姚許傳經獻
北平最是暮年耽寂寞偏來歌麥拍笳聲

其八

懺除文字向枯禪余已死去生來等坐眠偶朕抗節
宇文護僧亡名事梁元帝梁亡出家宇却笑爾衣僧
大頭謝枏得北行劉洞等送以寒衣不受答詩一代

才如花頂刻千辛咀到蜜中邊心期零落餘孤調舉
似何人解絕絃

其九

聞說神山久寂寥如今沸海石成樹仙人受役欽新
法才鬼忘歸笑大招綿叢諸生求舊禮紫哇餘位誦
無祧移文空遍山南北巢許紛紛逐使軺

其十

三招六望百篇詩終之有三招六望詩
昔中忠傷死之作也見爾行愁復
坐思孤首美人如决疣豹皮爾世或傳疑魂禽塞海
寒支初集詩卷二

免難化醜子移山公竟癡天下祇今誰健者却教屏
婦笑男兒

別巫日如十年意外相值話次因素棋局感賦

二章 用文文山倪文正棋字韵

十年真曠代萬緒豈堪披浪子酬新語草臣宸楚詞
子如歸鶴影瘡怪爛柯遲誰信千秋恨能如此局棋

其二

衰矣無能共逐麋項秦還未了殘棋每因慟哭糊青
眼未忍猖狂斷老皮報國惟文堪大笑憶廿年前予
到是報國還

獨惟文章入字口如見
而笑之曰誰要文章
許人以死固難知
甲申國變
若當此何以處之予言不能
討賊祇合一死日如亦願之
當年獨有空山在耐聽
秋墳唱鮑詩

聞南曲

紅豆秋枝靚可憐坐中驚見李龜年江南風景今全
別不似乾元與上元

其二

哽亂哀音不可聞持盃泥痛想汪雲於今獨對幽花
泣眼底曾無十八人
寒支初集詩卷二

其三

宮商離亂怨涼州落葉吹蓬颯似秋未是曼聲過逆
旅如何坐上淚長流

其四

顧曲曾依舊令狐棲遲零落事屠酤中朝供奉紛如
帝肯揅櫓槽話坐無

白華篇爲王飛來學博作

白華何瑩瑩溫美逾尺璧太素交神明至文剗態色
墜地剗一聲鎗開霹靂瀉乳滋鴻纖流洋潰無極

始知性命中杳茫化蒼碧夫子秉文秘藻黼此胎息
哺鳥亦可師乳羊見必式採淪芹茹香蓬池謝膾炙
湧鱗勞地綸輪粟費鬼羅金莖露太仙峯山倚太遜
尋常縷魚羹陶朕大官食內行爲醇焚騷雅卽醴醪
愉婉風如膠四坐飲膏霏第千百千人孺樂各自得
一朝骨支床六館罷絃瑟高士薦生芻堪此惟至德
紫芝從爾榮猛獸從爾伏千載誦閱曾茫朕混奇跡
夫人有美于地天已橫塞

觀王玉鉉新作花鳥人物

笑之初集詩卷二

四

水文俱英陷毫毛萬卷全須墨浪淘啼笑寫來真左
史韻香譜出卽風騷黃筌周昉當時體道復仇英一
代豪幽賞定關千載事胭脂空自炫兒曹

題哉生画與靜觀禪子

捏碎名山漬墨滂萬樹森森炤無影何處匡廬面目
真一線懸通雪山頂豹狸尾從山鬼車陶篁陰路爭
扶趨拍肩隨踵探飛壁回首荒漠非吾廬宜須黃塵
揚海底大地平鋪一張紙不向行人行處行斷熬絕
浪到鄉里

代蘭歎遇折辱也又函詩

豈不懷幽谷風塵何處歸悔舒香作餌因絆脰難飛
把臂胎推刃鋤門舊解衣韜華還造物悟得婦人非

其二前韻

久識依人賤同心故汝歸無言憑包授不翼傳香飛
暫可陪紅友難堪事綠衣雪霜曾未怨翦伐敢云非

天都洪謂韶香祖集將麗殊恒

乍接天華風浣塵微香珠申降真人幅羅烟幻蛟龍
怪寶樹薰成瓦石珍食秀重開溫李面沾馨頓返鮑

寒之初集詩卷二

吳

庚魂楮箋新種添沉水好寫燕公絕麗文

此春

此春非我春戴日亦昏昏蘭本全無土桃村竟是秦
龍翔徵宋葉麟獲絕周尊何必逃天地生來是鮮民

答陳崑良次韻

勲名石鏡歎星星遼落河山一草亭豐鎬人遐歌露
白鐘陵村盡泣冬青最憐事往虛麟閣誰信時來帝
豕苓何日子公清萬里老生絲繡舊儀刑

答王振子

餘生師蜩縮頭隙許身過讀卦知貧賤逃禪混佛魔
銜花隨拂落天步任蹉跎夢想江湖濶高霄臥綠簑

和贈彭躬菴

吾聞天民憂苦如負債一朝汲汲圖千載今見冠石

彭先生躬菴隱冠石 屹屹邁征如不逮目周南北望汗

手撚若華炤幽怪半籠王霸貯一肩俯採僅備時下

拜網羅旋失別纖微涵負何分識小大有時危談撒

鼻比不以妙玄掩節槩讀書最愛古田疇矯矯耻將

龍塞賣徐無山中冷覩人販官鬻身紛牙儉前歲詒

寒天初集詩 卷二 男

書發我裳如興大覺呼酣寐今年越嶠過寒廬一揖

披雲心朗快空谷廿載走魑魅天假良辰僅此會坐

久將人入青雲闢揮欲極蒼玄外愜朕寤歎何曉曉

變終復雅歌曹檜

丘翁七十

聞古之真人神與嬰兒似彈臂與輪尻天機總無累

世人嗜欲深鑿疲以自喜此翁殊不厭懷葛相兄弟

頭巾灑濁醪陶然詞有斐壯常探名山津疲埋下里

晨羶禮名賢脫跣畧米紫禮法比于狂黠狙謂之駭

管爾狎鷗人鷗故自狎爾家有白華兒負米營滄

能養聞夫子以當其暢怡時三公不易此天和浣澆漓坦蕩

銷薄詭紛紛勢牧中聞道大笑耳千峯突斜稜寸田

堆重壘此翁嬉弄之烟花滛夢比以此遊泰初千載

旦暮視

吳允膺自承定過訪寒廬灑涕話舊

茨簷蕭槭忘晨夕春山一帶淨陶碧撚花獨喚云誰

思忽驚剝啄來嘉客此客別來十六年穿嵐越岨程

一千茫茫相視皆霜禿填胸語塞淚如泉憶昔定交

寒支初集詩 卷二 辛

在乙亥佳兒倫之始冠緝奇彩是年先帝拔明經八郡

時髦簇珠葉雲翼寧堪一日羅微餌纖鱗釣滿車射

牛巧手偏摩腹神劍揮從空裏過八蹶鎖關流血

看人談笑探虎穴倫之晚出拔蚤孤卯未連塵皆奇

捷揭嶺初欣鳬鳥來北燕已報龍髯絕蒼鵝山地竟

衝霄水炤三辰光影銷黃金臺下悲笳沸老生自是

還漁樵乙酉之夏登君堂大君上三君生紛琳瑯頓

生雲斯沈斯沉毅陳生取仙爽飲酣氣壘塹長江酒醒涕落

思王導四藩旌節加羣盜黑頭江令獨承恩山頭廷

尉橫江蹕馬化一龍蟠不飛的盧難越牛渚磯臺城
白日走狐兔結綺臨春烏亂啼孤臣所死真遠志
南還足乾淨地地下冠裳侍至尊人間仍說神仙吏
于官倫之卒釣龍臺畔訖天興鄧馮韓番仗朱清風妖從
此皆變虎飛入山城嘲耄嬰一聚劫灰珠玉燼紅顏
不爲白刃瞬吳家姑婦八屏髮絕肱爭先同畢命兩
都將相慚綦綽聞浙公侯如振稿龍城幕早受降書
霞嶺杉關義旗倒白水龍孫識不神鐵騎四百下臨
汀魚服公朕困豫且斷頭惟見周將軍周公建州衣
帽頻新制蒲察獨難易巾髻古來孝子重毀像豈必
糜身釣忠義上生憤慨投維羅玄生激烈廟虎牙賴
生雲斯獨文弱喪元終不毀青髮吳君吳君亦奇偉
一門男婦皆我死蘭籍還多周孟威半茹山薇半雄
鬼間關百嶺綴霄翎未知肝胆向誰傾歸來年已七
十五走索幽谷舊嚶鳴君非劉子聰余亦無名公仰
天驚日闕促首傷遺弓桐臺哭啞啼無髮千詩氣節
慚王逢年年駕鸞飛北漢皮絃新按白翎雀傳聞方
外老合尊席中夏夜笙鏞作枯乾壬癸歲丙丁絕續

聞鷄

渺茫如夢噩淒涼剪燭話支離直當華山眠未覺
造化小兒老而好弄埏埴海嶽人物佳投擲絕垠如
裂甕三精膏不開幽都土伯開化鱗伏曾湫九苞就
地控水界已竭風界闢雄鷄一聲天下白飛猱乳虎
環雲旗千鈞之鎔弩萬石拔華跳河斬鄧林賁育股
寒巨靈跼孫曹佻點逃珉踈善飯可嗤况讀書風雨
無聲電霆寂若寐若蹶若稚姝雷野葦雲神旌指麟
踰鳳翽何紆徐點羸羸朕發大笑搏弄故物夢一覺
遠遊
廿午環堵足痴頑忽啓風雷挾龍樊共笑屠龍咸斬
尾誰知招隱盡焚山竭河數見魚懸檻毀卵今聞鳥
萃蘋急向闔蓬間津逮海塵浩浩任顛翻
寒峽大風
與物曾何競太空偏怒噴驚心疑震瓦沸地怪吹脣
威莫傾厓艦力留負大鯤青天終壁立苦自戰埃塵
青原訪愚者大師次文信公韻二首
絕徑遮塵面今披過眼烟石泉相語嘿魚鼓各清圓

白首承先覺青山了舊緣不知誰首尾空數伏軒年

其二

無用因歌鳳當機笑盡蛇中過甜點蜜水火濟盃茶
石臥呼皆起椿枯發盡花多生真歷歷莫問是誰家

玉簾泉大雲關師

瞥見匡廬面如雷破夢聞眼初忙墜雪袖已納崩雲
嶺端非凡籟山移改舊文玉漿寒濯魄未許雜荊芹

其二

撥翠人皆碧衝烟鳥盡迷皎絲漂日月熬骨柱東西

寒支初集詩

卷二

六五

壑底疑鳴竅雲中想喔鷄地文都示幻無處問坤倪

其三

天河全掛面展足在雲端白石烹來易飛仙學不難
泉心盈妙智山骨耐清寒此處休停步懸看百尺竿

其四

海塵揚未極猶剩此奇丘沐瀦縈晴雨峯寒變夏秋
垠崖如浪盡杖履化浮鷗還愛晶簾捲邀來明月鉤

五老峯

老夫紀年只八八大衍推來惜歲月今晨忽遇五丈

夫云是廬山舊黃髮指肘笑量先後天我即大年公

從臺孤筇一柱紫霄開面骨稜稜意相阮釋杖與坐

白雲間牙角何張舌何結豎脊撐天何太勞蹴蹋地

驚何應應望洋直欲吸西江日輪側過遭排憂前驅

赤豹後文狸猓子菟孫參互列忽抽烟縷撓純純平

鋪色界淨如抹老夫大笑尖芒鞋小兒狡獪殊可悅

仲足直抵五公肩好爲老夫牢繫襪

由玉川門返宿萬杉呈剏玉師

歷盡千支判古今無如五老閱人真萬杉柱杖生何

寒支初集詩

卷二

六五

日舉似阿翁莫不明

其二

煉石餘渣擲大荒碧翁搏弄運花網豹猓偃蹇龜夔
立直到萬杉牙爪藏

東林僧閣見壁間張待詩句有感

雲來閣欲汎江照面常新吾意將長嘯此中亦有人
防川餘剏寶呵壁暫雷殷尺喙狂難吐瓜坑今未堙

虔州懷古

國士千秋亦有雙腥塵浩浩湧水霜江淮屏蔽思巡

遠嶺嶠襟喉痛萬楊殘壘沙虫遮草綠膏塗荒葛織
烟黃蕭條窮鄉斜暉外紛總雲旗護女墻

其二

蘆管吹沙障大江曾無靈矢射天狼五旬寶瑟金湯
裂七月皮州安鼠亡東閣衣冠盡碧華門粉黛骨
皆香東師南下府城拒守者惟金華賚月章
貢中載賴眉衣冠婦女無一行節者懸憐殺
魄傳薪火會得狐魚共激昂

惶恐灘

丞相當年去不回灘聲依舊鬱風雷史書十七誰能
秉文初集詩卷二

說國事三遷更可哀欲爾浮雲龍杳眇往從梁父馬
施施清江吉水相際拂延佇靈旗次第來

秋月偶懷

月壓魚鱗白燈欺鴨羽黃砧聲敲遠夢秋色渺河梁
海嶽烟歸筆乾坤氣到霜蒼茫無處問一札與誰將

東隣人

比屋如鱗次相歌河水清窓鷄時語案門雀或飛楹
病久方書習日閒詩句新梅花香入座孤守歲寒盟
足疾

少年擲憶舞蹁跹問酒携琴面面酣末路憂多難瀾
步春遊興盡息行窩莫來汲井平原府好掛當門翟
氏羅臥聽鷓鴣啼滑滑敢云抱膝託狂歌

古松

受命於天冬亦春惟公可許膽包身千秋知已孟東
野解道青青木不匡孟郊有罪松詩

王約先七十

白頭回憶少年狂解醉紅裙染佩香四座罷喧鷄正
唱孤懷勸影主還忙當時惡客麾難去此日秋人渺
寒文初集詩卷二

一方安得魯陽揮返景往從天寶話農桑

王振子五十

碧落星辰列舊行老人南曜獨寒芒方嗤王子驚蜺
弗好與方平話海桑今古殘棋爭一切連牙遺操愛
清商夔龍仙侶知誰在擁髻深談夜正長振子工琴
奕時又納

兄侍

為張聖任暨令子不素壽

愚生六十餘閱人情其數惟史傳諸賢歷歷燭心腑
非無閭族親溫寒旦相煦非無冠蓋倫噓唾翻涼暑

非無閨洛賢談說宗鄒魯非無風雅材篇章託綺紳
非無劉阮狂卿孟忘爾汝非無縉主流空抄斷言語
非無通經俠慷慨驕嬰杼非無卵翼兒信軀矢禦侮
一朝霜電翻雞鳴吹風雨袖手嗤攘臂結辱戒往愬
雖有陶衛豪土色告窮窶雖有儀軫徒遊談等市賈
獨冠石老翁悽狀傷寡助更有氣誼人張氏不素甫
表裏相夾持危顛稍枝柱冠石批竅卻張似櫻鋒鋸
險濟服精誠因子拜其父阿翁有道人衰輓還太古
義事邦大夫神明奉所主指輪周髀經持籌凜負鉅

寒支初集

卷二

五

崩谷駭福堂歷歲趣公府夏陽冬就陰試步無曠武
日行夜告天妙香展心悵慎齋遠世邇意匪干邪祐
依猱賦狙人目笑其偃僕往漢賢祿曹公卿託心符
仲公金承塵史雲魚生釜陸續泣寸慈戴就挾燒斧
千秋仰一行曹史卽伊呂典型今見公何必古人取
今予漸父風經緯同機杼狀諾重鼎鐘冷炎無背負
以此世厥家金蘭寧有譜學何必朱程才何必李杜
俠何必郭朱貴何必金許酒徒自酒徒道侶自道侶
惟有真氣誼萬年不可腐彭既非關祝如蕩非關詛

古之獨行人致身與天伍無疆自取携司命豈能預
過羅漢灘告亡子伯陽

毛裏分明隔渺茫蛟龍浪闊旅魂傷生前不悔荒唐
種死去寧慚負義方禽犢冷彈雙老淚磨薪半付六
孤藏世間恩怨知何極休逐喧譁晝夜忙

其二

死生消息火傳薪魚蟻何分跡與親孤憤投湘騷未
朽佯狂撈月寐如醒水仙艤舳行皆齒龍種厓山礎
盡鱗河伯愛惛寧有定濛濛搏土總非真

寒支初集

卷二

五

其三

石電飛光日夕催縷長難繫紫瀾回浪淘今古英雄
盡水擊三千雲翼垂蕩嶽崩洪天試可趨風隨消世
無才吾家舊是龍門峻悔不夷行逐蹇駘

其四

久知大陸走龍蛇何必蛟宮無火禽鐘鼎没人猶汎
蟻文章衽眼亦浮花呂梁不碍狂夫渡止水還傳義
士家我亦風波牢植足忍看遺子化虫沙

其五

苑亦多門事偶朕羣魔下世久司天虛傳燕肉投龍
暗徒見人肝溜虎涎蜮鬼似承三豹令倉光猶助餓
鷹拳愚公空有兒孫誓難徙門山室九淵

丁未之秋寂居桓河伍黎二君百里枉顧爲賦
河水七章以識顛倒

河水淪漣秋色新野人延佇萬峯雲補籬終惜荆傷
手拂石仍憐塵惹塵几隱偶欣蝴蝶夢門開忽報鳳
鸞盼山隣莫詫喧車馬寒谷於今已改春

其二

寒支初集詩

卷二

三

河水淪漣秋色明桐風菊韻逼人清檢文方擬開賓
戲上客俄來定杵盟萬勿未須崖壁峻同聲恰有鬼
神聽餘年偏得忘年友不負黃花晚節聲

其三

河水淪漣秋色涼閉門盡日嗅花香升封每慮餘波
漂握手終疑覆雨忙龍腹何當輕躡屣鳳雛偏愛就
條桑草廬豈有龐公座安得南陽拜下牀

其四

河水淪漣秋色驕候虫凄切警清宵采薇爨足因防

虎徹土藩巢爲避鴟荒徑幾年疎二仲老魂今日魂
三招夢中識路常迷半長聽鷄鳴風雨滿

其五

河水淪漣秋色浮世間何物可銷愁誰能解結環無
碎未許傾醇醉便休老至失援思劇郭暗中自負識
何劉冥翔更有空門友美爾忘機狎海鷗時人歎和
尚在坐

其六

河水淪漣秋色殊偶朕賢達唱于喁爲憐霖口盟車
笠因笑同門壘墨輪蔓草再歌漸解帛披襟相付媿

寒支初集詩

卷二

三

其七

河水淪漣秋色殘憚人踽步更長歎何綠栗里遭虞
許始信桃虫盡鳥拚未必真懷忘恐懼每思抵掌在
艱難由來樹木須遶土莫使荆蕪敗蕙蘭

送伍引之之金陵

五月梅風漾客舟劒花搖雪淨如秋名山全史江南
北平世無材鼎煜鏐牛渚暮憐潮寂寞燕磯愁聽話
啁啾六朝陳蹟休延問祇有香楓伴古丘鍾山村木
新伐若盡

一僧從洪內院乞留古楓一本縛其下額曰香楓
卷與孝陵相望

和陶歸園田 存二

自古養志者題跡於深山一往將終焉豈復知歲年
有時罹世網如魚脫于淵歸來不爭里治此無競田
題朕雲霞姿漱澗澗澗間相逢共談笑乃在羲農前
試語龍辱事業灰久無烟紫芝出洞底玄木生巖巖
心隨麋鹿遠跡與鷗鳥閒我願從之遊朝夕同悠然

又

士方不遇時意氣常鞅鞅野鶴在鷄棲能無雲際想

東文初集詩

卷二

奎

羽毛正離披九霄安得往君看園中蔬靜聽膏雨長
人生何不爲心定志自廣衡門且棲遲因風適蒼莽

和陶飲酒 存六

我本磊落人憂患纏綿之惟逢酣飲處亦有開船時
暮年學恬淡意復不在茲昨宵遇名酒曠朕散羣疑
滯雨苦寥落一杯聊自持

又

日夕擁羣籍里巷如空山偶逢會心處思與古人言
古人去已遠近者乃千年不如營一醉妙理默已傳

又

東海有貧士本非希世姿獨立龍門桐百尺無旁枝
中含宮徵音其外則無奇棄置溝瀆中屈辱無不爲
猶朕自偃蹇麒麟安可羈

又

避焚于水渙避溺于山隅此計未必朕憂患實多途
前爲榮貴引後有貧賤驅所以達者心止足不願餘
仲蔚今何歸吾欲從之居

又

東文初集詩

卷二

奎

文若王佐畧奮身出匡時中散學養生禍起危言辭
二子豈不賢殺身良在茲吉甫非人謀信矣不復疑
莊生言鞭後此語亦我欺惟當酌斗酒陶朕任所之

又

鵠能知天雨鵠能知天風嗟哉此微禽託命風雨中
用志久不分遂與造物通吾亦晚有聞天道猶張弓

和陶擬古 存二

我夢登泰山長嘯望八荒上爲仙人宅下有王者堂
宇宙定廣狹目極惟蒼茫皇王疆理迹英雄戰爭場

魂忽赴東嶽魄乃歸北邙成毀既反覆是非隨低昂
起來長太息無意營四方幽居誠寂寞亦幸無感傷

又

茫茫宇宙內美者長不完玄豹裁爲裘紫貂製爲冠
豈以文采姿助人爲客顏所以養志者蓬累甘抱關
胸中傲儻意微見于毫端趙璧寧肯獻隋珠詎輕彈
尚父維鷹揚不如鍛羽鸞編茅茹木實聊以禦饑寒

和雜詩 存五

建節清三邊揚旗定五嶺百代誇功勳朝夕感光景

吳文少集詩

卷二

三

萬卉爭春晴誰免秋露冷榮枯各有時晝短苦夜永
達人當芬華無異鏡中影饑虎不令怒狂象不令騁
擾擾黃埃中脩然虛室靜

又

天道誠遼遠智者朗可量五行主災異至今數京房
明知水泉涌道人禍未央淹速有常限如寒暑陰陽
安川術數爲先事迫中腸

又

人命有常期勞生佚以老所願世承平百年得自保

薄田供晨昏闔廬避濕燥春果當夜闌灌蔬及春蚤
親朋互笑言兒孫更提抱悠哉無所營庶幾不遠道

又

熙熙二百年朝野當豐豫鳳鸞方頡頏羣雀亦爭翥
黃鸝生林中躊躇獨不去豈敢思乘軒兼懷矧繳慮
芄芄禾黍秋鷄鶩俱晏如六翮將安施長依蓬蒿任
風颺起無時未審安巢處莫作九臯鳴有生實多懼

又

弱齡論古人有會編自喜於今亦有年私閱當世事

吳文少集詩

卷二

四

吁嗟已焉哉安知食肉意鳳鳥久不來河清亦難俟
盈庭誰是非雲移疑月駛大運孰主張小夫宜棄置
螺川非有上人過訪不面投詩見贈次韻答之
三徑蒲春蘿衙門任雀過形看同委土影不止流波
我昔非今我何人問姓何與君相見處奚必在貧婆

又

滄海塵猶未烟雲眼自過五車從烈焰九鼎已淪波
閱世既如此問夫將若何中原風物改遮面卽蓬婆

答林子章學博

少慕鵲夷子老來魂向平
鼉觚旋 八管底測重明
未解無言句誰聞合喙鳴
高山真在望何必審絃聲

聽琴曲

瓊樓綠暗清陰夏鶯聲未續
花爭謝水廊客晚自移
燈羅衫玉指彈箏夜一曲
黃鸝初晝景次寫深閑有
離恨江南銀帶不堪啼
秦城舊徵生愁甚金鈎風憂
鳥棲起聲注春冰落澗水
林梢似雪返寒鐘涼雲漏
入長門裏闌干微月影花
鈿遊子蟬娟各可憐曲中
薄命人如許此意冷冷十四絃

寒支初集

卷二

七

寒支初集卷二

賦一首

反恨賦

僕生不辰性偏絕物少攻鑿
悅則鄙文儒壯愛翰
鈴復憎秦隗方庸張滿世
輒墮玄露之壇及纖施
成風特修韓歐之軌於是
顛倒科場淹淫戎亂屢
謝翹翹之弓薄懷皎皎之玉
旣而嶽嶺崩頽河山
分裂考父及日於虞淵
翅鳥驅龍於渤碣惜牽后
何衣染天血悲夫趙公空
慚單父之屠未能立稿

宋

卷二

三

彭山工樵徒慟契丹之雪亦欲環封
蘭室奈何道
淵無蕝穿壑寡寢無罪無辜
運華顛而城旦如龍
如虎褫博帶爲老兵哀七尺之匪人
悼六經之墮
地車書混而立亾可需誰驗
彥謙之語美惡周而
十年必復空聞子產之占首疾呼
蒼史何處說魂
銷化碧天不可支江淹所謂酸辛
並堪談笑國編
所列禍敗豈勝潛洩聊述往哀用
廣恨賦云爾
聖人不作天夢未醒顧祥或覆宗之
券妖魍卽佑淫
之徵玉匣珠襦葬藏蛇豕狂鋒怨
鐵多碎鳳麟山懣

海懟由古迄今於是展披恨賦歎其僕誤夫畢命援
羣生死同起却掃宕文形神偕豫倘存沒之一條何
榮華其可慕至於懟女事戎甘心磨聚降幽墜家循
舊初服死憎其遲生奚足數及鵬鷺之秦殘啄九土
輻車吳揚黔黎氣吐奈何反詛呪爲哀吟改欣快爲
酸楚乎若夫荆卿切秦命爭絲髮何環柱之餘魂反
屠軻於倉猝田樊之首空馳丹喜之亾如忽生角之
馬奚祥貫日之虹竟沒迨乎韓城孺子博浪揮錐咫
尺之車中副五世之仇遂反標胸此誤亾命如繫雖

笑之刀集賦卷二

七

復組嬰而殛亥未能醢政而揚舂又如紫蛙閭位誣
天罔人公卿謫聖夷夏同聲乃有東郡翟義執言舉
兵發西漢二百年之憤選劉氏十一帝之靈奈何列
侯助桀七將相淫慝圖義旅燔骨慘嬰烈夫短氣假
皇卽真又如妖牝剪唐仙李條枯文蛾舛而戴覓武
巾幗而藝鬚偉哉敬業激氣揚袍痛悼一坏之上聲
問六尺之孤人神胥快孽狐俟誅奈何穴規江左旗
紆洛都思溫訓反正之策元忠效攻弱之圖山東義
豪空伸鋤而楔麥下阿烏合危解瓦而就俘嗟夫揭

卒營於爲山還壁艱於返日觀夫火德焰微蜀鼎絲
繫耻王業之偏安誓漢賊不兩立祁山之牛馬神輸
五原之耕屯堵輯虎視魏人驛羈孫氏一旦赤星投
營大命有極萬姓巷哀戎獍野祭又如舉族北轅兩
河連覆穢堆岱華天挺武穆誓欲進捷潼關號召五
路迨乎經畧西京六郡盡復揚馬磔屠汴京窮蹙燕
南之令不行晉絳之旗號皆岳焚香迎旆者雲從
挽車餽餽者蟻續直抵黃河御回寶輅乃國賊盡淮
以班師義民遮馬而慟哭廟謨十二牌臺議三字獄

笑之刀集賦卷二

八

濯背天何知拉脇人何酷劫盡兮怨猶新身百兮誰
可贖哀哉天廢不支人亾社移前則有蒼鵠穴地黃
崖崩後執玉兮執蓋哀衣兮青衣佩璽兮洗爵垂裳
兮導騎更珉之血殷地辛賓之骨甘藎後則有青城
綈輦玉牒籍名萬億金銀根括如濾三千宗室連袂
而征金枝秀華克陳踐塊宗葵寶鼎飼馬停腥前星
呼收於百姓千官遙別於南薰唾犬羊而斷舌踰溝
河而扼吭三光黯兮不晝四海噎兮吞聲哀哉貴爲
君后奄有九有漢獻無能活其妻唐德末由覓其母

世間男子都喪司馬之兒天下丈夫樂使胡羯之壯
 更有九重開筵三宮勸酒聖旨新叨極獨謝后千年
 運去述一死恨其後蘭軒之餘燼留馨瀛國之生公
 城吳哀哉恨氣彌天恨事難論楊延慶之家世厚純
 何酷職百口庾叔褒之獨行篤友何賊賊厥身萬丈
 文公何漏風於疎網十五名士何賜第於孤魂何雲
 英寂寞而謝衰修何婦娥老大而泣桂輪雖驛屑之
 餘憾已悲填於骨髓况板蕩之煩冤不鬱塞乎淵雲
 或扶眼懸閭或目光淪地怒濤兮天爲不平長城兮
 人自自墜雍正乃折楫之磯匹碑是舞鷄之鼓三呼
 過河兮血滿襟萬齒浮海兮天方憐黃旛兮曩尸麻
 衣兮絕粒琴亂酒寒十八宮人兮哭別黃冠大年羊
 月二三義士兮愴收龍蛇智井函九久之書西臺哽
 甲乙之泪共時日月不死河山頓異怪尻首之倒懸
 突巾髻之改易荐虺蜴以匡床豺狼以嬰赤禮樂
 接斷皂之流冠冕承倡優之溺於是逢花踐眼遇雨
 淋鈴蜀鵲無時罷斗遶鶴子影梳翎秋聲搖而日落
 野色慘而岫陰又或鐘呼髯枕燈暗敗極香吹禾黍

風撼冬青馬嘶喧於鷄唱南音少於北音南聲繁促
 羌管雜戾莫不臨食敕喉撫劒斫地遇狗馬分衛共
 識王見鸚鵡分愧其上義回刃推肝懸泉在懷唐衢
 雖哭不成聲許伯善哀而飲涕假八荒長昏寧一
 瞑而不視使文通而生今悔前言之如戲
 氣所克塞血盡灑灑拉雜促數不任其聲落廿一
 史爲鬱陶聯二千年爲怨諧如許賦才始推獨步
 楊雄相如皆流汗走僊矣 彭躬菴

寒文初集卷三目錄

序

聞文自序

抗談齋制義自序

黎子遺編序

董叔會詩經制義序

談長益制義序

王晦季制義序

徐燕嘉制義序

劉黃修制義序

陳皇生雪編序

廖朕草序

王孝廉焚草序

曾弗人行稿序

黃師魯制義序

崇禎壬午行卷哀編序

閩社采風錄序

贈汀州學博丘先生序

贈吳岸濟序

贈林君若序

陳皇生救時內史序

春秋存俟序

李賀詩解序

紡投堂集序

樂氏家集序

張昌文集序

紫竹林詩草序

卷四

序

沙縣諭謝魯生先生薦序

丘素夫原射發微序

林守一詩集序

西園稿序

樂機稿序

福建己卯科齒錄序

己卯福建闈牘序

建置	邑志日序	忠義傳序	名士傳序	外教傳序	藝文志序	妖祥志序	掛難傳序	畸人傳序	直報傳序	弄臣傳序	狗馬史記序下	狗馬史記序中	狗馬史記序上	杜岱麓花封別紀序	曾氏印藝序	增築舊城序	春秋涉錄序
分野									文目								

文貫師自信	留清峯上人序	紀賴詩序	家譜後序	筆山伍氏族譜序	序	卷五	條鞭總論	禮儀	廟學	寓賢	人物	名宦	古蹟丘墓	津梁	田畝	城池	氣候
府部序									學田	外教	女貞	選舉	土產	寺塔菴觀	水利	疆界	風俗
							度支	歲役	文目								

追贈宛盡師序

鍾百里先生六十壽序

周太翁朱太君七十偕壽序

司理某公壽序

汀邵道某公壽序

林澹若七十壽序

朱非能先生壽序

陳崑良六十壽序

陰慶餘七十壽序

文集初集 文目

李伯敬六十壽序

林秀軒七十壽序

張爾光壽序

伍君六十壽序

沈母六十壽序

伍母壽序

陰母壽序

雷母壽序

馬母趙太夫人壽序

黃氏官節婦七十壽序

卷六

書

燕將復魯連書

鬼谷與孫武書

范蠡與大夫種書

答何玄子先生書

謝黃石齋老師薦舉書

再上黃石齋老師書

附黃先生答書

果文初集 文目

與郭正夫老師書

與林守一書

答汀州李太守書

答張爾侯書

答韋以珍書

答賴時見書

答雷扶九書

答伍夢符書

答黃中美書

答黎魏曾書	二首
擬閩督院與海上書	
呈郭令君詳免衛官書	
答周櫟園方伯書	
答李令君書	二首
與何令君書	二首
答彭躬菴書	
與廣信黎司理書	
答李成齋書	二首
寒支初集	文目
答蔡人鏡書	二首
與劉霞起書	
與吳愉之書	
答溫星郎書	
答包又潤書	
答葉慧生書	
與某憲副書	
答馬令君書	
答伍象新書	三首

答友人書	
卷七	
尺牘	
答曾弗人	與吳允睿論功過格
答伊哉生	答友
答郭仲常老師	答吳庸石司理
答伍颺明	答溫星郎
寄楊屯田郎	寄余廣之
慰友	答雷震勇
寒支初集	文目
答王振子	答陳振錫
答徐叔亨	答連城杜令君
答劉晉侯	答陳崑良
與黎楚友	與彭天若
答魏冰叔	與伍象新
答彭天若	答黃玄對
答彭中叔	與朱息綠
答林能任	答方位伯
與伍引之	與伊哉生

與王約先	與張昌文
答馬令君	
邑志辨贖	
答彭躬菴	與彭躬菴
答雷六息	二首
答王振子	答巫亦侯
答伍象新	五首
論	
郭巨論	
笑初集	文目
張率柳公權論	九
陳重並不疑論	
說	
季子向旻字說	
記	
采石新營記	
淮提閣記	
紀事	
移憂帖紀事	

丈田苛政紀	卷八
墓誌	
黎懋經先生墓誌銘	
明光祿寺署丞李公墓誌銘	
明沂川知縣愚山揭公墓誌銘	
寧化縣知縣徐公墓誌銘	
明貴州鎮遠府知府李公墓誌銘	
鄧秀才顯卿墓誌銘	
初集	文目
丘秀才環生墓誌銘	
丘君可行墓誌銘	
秀才李居仲墓誌銘	
明崇王府教授李公墓誌銘	
明教諭覺非李先生墓誌銘	
伍公珮墓誌銘	
謝盛甫墓誌銘	
香河縣知縣丘公墓誌銘	
墓表	

明雲南永昌府通判劉公墓表	雷孝廉墓表	明四川行部司寧番衛經歷賴公墓表	明監紀推官吳公墓表	碑	占城陣亡士卒碑	關廟碑	祭文	同社祭曾弗入文	笑初集 文目	祭包又涵文	建龍門橋祭江文	卷九	傳	李孝子傳	黃槐開傳	羅宣明傳	府和尚傳畧	賴道寄傳
--------------	-------	-----------------	-----------	---	---------	-----	----	---------	-----------	-------	---------	----	---	------	------	------	-------	------

傅相公傳畧	兩綱巾先生傳	丞丞傳	伍任先傳	雜文	客說趙武靈王	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子願辨性	魯仲連不帝秦	笑初集 文目	胡服	滅玄由	韓非	讀河上公	陰符	蘇厲責樓緩	卷十	奏疏	哀卹孤忠疏
-------	--------	-----	------	----	--------	----------	------	--------	-----------	----	-----	----	------	----	-------	----	----	-------

乞免延試疏

募疏

募建普光叢林疏

募構高礫橋疏

岩頂僧募田疏

募修延祥嶺路疏

引

讀吳允府觀過格引

重建西峯寺引

吳文初集 文目

旅夜十懷引

朱繡菴二旅詩引

螺山禪室引

廬僧三空募糧引

救喪小言引

募修義塚火化引

密行募建千佛閣引

銘

夢溪塔銘

綠端研銘

小綠端研銘

古簪銘

默石圖銘

画約銘

紫端研銘

石巢銘

但月菴銘

贊

香水禪子象贊

朱繡菴象贊

謝元一象贊

施生象贊

徐叔亨象贊

蔡偉玉象贊

謝耀甫象贊

楊生象贊

吳文初集 文目

伊無功象贊

廖鼎卿象贊

李默齋象贊

王玉鉉象贊

劉晉侯據石圖贊

周生象贊

古佛贊

黃律君象贊

李直侯象贊

逸菴象贊

關壯繆画象贊

葉進之象贊

題

題賴鼎臣象

題因之象

題關壯繆象

題可羅漢卷象

題節孝錄

題永嘉集卷註

題天羽姪小影

書後

長恨草書後

徐叔亨西卷書後

周元亮詩卷書後

二首

乞米帖書後

陳秋菴勉子詩書後

影語

鐫

扇風

米礪

寒文初集

文冊

立

寒支初集卷之三

序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旻允懷編次

聞文自序

丁卯九月文戰失利與黎生寒泊劔浦欲寐非寐或
若撼予曰美哉文能爲是者濟矣則驚寤推枕而占
曰文者繫心於微而可呼以音音心之交在無在有
不可色遙也音物之交時無時有亦不可色遙也以
其交之則亦曰交也占取兩端焉兩端之末其眩

寒支初集序

卷三

百方援而蓄之何去何從蓋天下莫予斷矣舍而放
諸無何有之鄉望四方而號曰歸來乎文某在斯某
在斯黏牡之有怡不如吾季之饒翠裘之有視不如
吾暑之絺寶閣之有儀不如吾河之漪時維秋也蒼
蒼葦葭澹乎渺茫則無有人焉者刺剗凌山放於荒
野鳥乎次屋上水乎周堂下仰視太乙熒熒望望欲
墜不墜則醉以杯酒爾其饗哉實惟予正發筭而次
坐之司馬子長爾位是韓退之爾位是跪席而商把
臂以歎何史垂千年天子不貸其腐何文起八代宰

相屢麾其蹟嗟乎傷哉彼何國斯嘈嘈絃管或則以
爲號哭啞啞笑言或則以爲閱戰已乃引清自酬仰
面詰呼則人以我樂陶陶也黎生振三獨過而哀之
振三者少失怙之人也思其所生而號諸無何有之
鄉而又告天下人而不得朝焉滴血而成書暮焉額
天而有響時則風雨起自霄末石松搏憂夜羽羣鳴
涕笑雜并羽商遞廣而側耳幽宅如雷如霆有祝者
曰類我類我忽則類之矣乃循聲而追之至則號曰
歸來乎文某在斯某在斯吾爲爾歌爾聽之少歌曰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二

婁陽兮植柴曠之耳兮築區閭爾顏兮無妖與哇倡
曰憂哀玉兮欽欽揮流光兮逐叢林海之洵兮餘何
嶽濯日月兮飄南風已乃相視而默而聲則滿地天
也或遂謂鬼神告予徒業也其文實有所聞之也

抗談齋制藝自序

予可發口談乎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少慕范蔡馬周張齊賢之事謂若雖負奇身當人主胡驟也今萬國一王無齊秦峙敵之勢惘疑恐喝術無所施圭臬之予伏謁小吏倨聲謾許垂首塞嘿矣雖有雄駿弘辨之材聞者訶不令通逵巡辟睨縮不忍前也何言而折卿相引裾天子事乎古者兩國見師行人將命一言折服偃戈而休士之負罹殊辟者刺心研文悞偷奇麗得脫死爲上客雖暴抗如秦政者猶忻艷韓

宋文初集序

卷三

三

非孤憤之書收顏李斯逐客之疏漢唐以來斯風未逸天子採文孤臣投策其相見恨晚者非皆百代殊絕也乃至優伶賤伎廣唱名篇私定甲乙若昌齡渙之混跡旗亭之事楊柳大江低昂蘇柳之評彼皆賤隸深解詩文如此嗟夫一言之美方幅之書足偃兵而救死尊極天子賤逮優伶權歎鼓歌使窮愁廓落之夫震發自雄不梁而克不驢而醉何古人好文之篤而投心之易乎俯仰今昔我益州恨三人也一日范蠡其曰中行說一日李德裕蠡之絕吳使也曰予

雖覲然入裁乎猶禽獸也中行說之折漢使也曰漢使無多談所給不備善則馳騎驛而稼耳竊怪於越去中國雖遠亦神明之肯且在江淮間語言情好通懷非難中行說去漢入胡曾幾何日乃蠻聲駭然毛角在面雖碎蘇張之舌斷班馬之腕彼有餘矣矣復可奇文靡論刺撻其衷乎猶曰禽獸胡夷李德裕名相也惡白居易之人而心嗜其文白每奏記輒束不觀曰吾閱其文必回吾心矣文至能易人心而終不可回其目悲夫悲夫使予遇斯三人者卽卷舌而退

宋文初集序

卷三

四

猶懼唇不護齒也將奚談哉將奚談哉所不忍不談者二事陽奇陰偶世士所通曉也今制義必屬偶偶極於八皆陰也八之外加虛比爲十又陰也陰者兵事制以文臣治兵制必以兵事治文推通其意凡八爲正虛二爲奇此陣勢矣予將重氣尚謀使呂尚命旨孫吳設辭風雲鳥蛇環應迭出可乎推通其意名十爲八寓八於十此河圖虛五與十之義矣予將訓象周變使康節希夷京房翼奉先機決策先人謀鬼可乎今予操卷而干當事刺曰某以兵法見某以數

術見及所陳乃當世制舉之文不笑妄人即逐妖人矣更張其說曰即行吾言者國必富兵必強邊寇必立掃真材必立得聞者不掩耳走即怒目叱矣揣此其意以今人爲今文亦聊且爲之耳烏用恢大虛喝之乎審令如是世士何又爲崇扶理學正文體端士心紛紛等論也嗟乎予何敢談哉誠不知理學姑舉王瞿精雅之篇錢唐博大之作誰爲皇極經世者乎誰爲通書正蒙者乎誰爲西銘大極圖者乎此既謬矣同聲阿服猶曰正宗非陳亮所譏紫籍聖賢者歟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五

且以今文正今士此說吾弗與聞也若以宋學正宋士卽慮程朱弗能告者宋之儒臣負奇磊落起於理學大明之後者其汪立信文天祥乎其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乎數公非私淑程朱千秋自立亦世士所通曉也若夫精通易傳服勤小學集注爲朱程端家之學者則有人矣曰姚樞許衡竇默之三子者口道綱常身仕外國今以其學崇程朱得恕背夏事葵之罪文以仕道行權之名道如是無道可矣權如是無權可矣嗟乎予何忍談哉所不忍不談者又一事汪

立信之說賈似道也莫奇於百里設屯十屯建府令沿江有事然之勢文文山之建築也莫奇於畧倣藩鎮益地建間分鎮爲四令敵備多而力分兩策不行宋事遂去以予推通其意則亦八比中四正二奇之法而已今之策邊寇者亦有益地分鎮爲四正四餘增兵定額之說推通其意亦予布置八比之法而已夫世士所言文宇弗與聞予所言文世士不得聞嗟夫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生非范蔡之時未有馬周張齊賢之遇卽惴惴范蠡中行若之捫予舌也聊且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六

談之予豈不見於天下者乎崇禎丁丑臘月序

此真五嶽起方寸矣奇峯錯落縹緲天際如蓬萊三山望不可卽不能測其首尾之所至而首尾自貫如大地九萬里之三條兩戒自爲起伏自爲融結特睇目不能究竟之耳此文作于丁丑而響應乃在四五十年後燭照數計不爽毛髮豈非有鬼神相其筆端有如此才而不用則舉世爲范蠡中行說李德裕復何言哉衰年歲暮獨影寒山把之起敬起悲不能去手聊題數言以俟天下後世之

讀抗談集序者

彭躬亮

寒支初集序

卷三

黎子遺編序

嗚乎此固黎生振三應制之文也黎生剛毅多畧銳意功名欲有所大用於世卒不得售賣志以終予悲黎生生二十八年困諸生者十二年沒又三年而金罍篋長人始梓其遺文行於世夫生未食文字之利死烏噉文字之名使文字可以得名即死人猶爲之則黎生未死之年必至死而後已者亦區區此小文爲也夫慮身後有奄忽之沒不惜殫精構文以延烏有之命是以文字爲救死之具也文之不足救死明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八

矣又不足榮生黎生之靈不宜在遺文可知矣予胡爲勸死人以得已之名哉然而遺文鬱異稜峭凜冽猶生使讀者擊節哀吟歎歎累日黎生卽出帟而語此非所以旌魂魄徒能繼絆神靈耳同聲號召虛空相應結習未銷仍戀故紙返復墮落人間重撥天折之禍予故搜其文而盡播之望碧空而呼曰振三子此子所鑲神爽精塵土不化之物也世之人亦既盡讀之矣矧可樂親於用何裨慎無怠憊於此豁然夢醒其可乎

董叔曾詩經制義序

予讀羅溪閣詩義已作而讀曰美哉董子之言詩千情萬狀淵淪靡際天下信之有由矣乎曾子弗人遂巡起坐睨予而嘻曰烏董子之能言詩乎董子以其緒言末說動搖天下士天下艷淫於其文者秋擊春燈盡伏寢習撮掠渣滓輒得穎脫及自持所寶獻於衡文之數公者三十餘年迄無微效矻矻老矣不自悔責又茲采於世烏董子之能言詩乎予謂不知董子者無若弗人氏而衡文數公無算也夫治詩之胸襟支初集序卷三九

揆正天地分白纖微條其統畧近取人情而已今世士禍將於旦志毀於暮利人所害惟人所怒德人所怨潔人所汙安人所恥恬人所怖此其心覆圖反非人情不可近偃然衡文辱修風雅而董子尚以腕舌存若乃弗人何爲者賤貧蔑落沈憂用老矣身以雄文危論睨撼當世之大人視世間美刺反常正倒失度於是矜激駭惑不信其身而分疑於董子此非人情尤不可近與衡文數公均不知董子者也且弗人之言曰董子非能詩也董子之子乃能詩譬諸老蚌

胎珠珠售而蚌滯天下亦信珠耳安信蚌哉夫曾子豈以天下有真能信珠者乎抑題以珠斯莫不珠之也若乃出老蚌於重淵之深達承曉光之末憑臆而決曰是必胎珠者此其信蚌而後得珠斯謂能信珠者也苟不能信蚌卽謂此珠綴於草木懸於崇崖率天下誅山伐草以求炤乘者豈不狂惑矣乎然則天下未有能信珠之人董子不以此減能詩之價故曰所不知董子者無若弗人氏而衡文數公無笑也雖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十

談長益制義序

今制科之文非古也世士惑於非古之名謂當貶損
諸夷適時而止此其意甚猥鄙而不可爲訓夫天子
懸制以招卓茂之材縫掖日夜腐心而遴選至隆異
之業也上不能陳王道興缺之繇次不能極物象推
移之變何以酬隆遇垂來茲乎而世士之論曰今文
必無浸淫於經史子集必無影涉三代以後事必無
肆才而盡意渾淪希渺若滅若沒於事理之交卽已
足矣夫以國家求士之勞需士之急徒信於士一日
案之初集序 卷三 十一
之文而士所爲文方務鍊才匠意摸稜中庸寡陋之
胸緝綴盈幅斤斤奉律唯謹使其詞文闡義務可通
曉則苟說卑情至不可白於僮僕而瑣詞累牘上獻
君父而無慚以若所爲匪獨不文於言抑甚不忠於
君也若乃奇詭高張動云忤俗必束縮箝絡婢僕其
聲自謂投世是以公卿大夫率無淹雅而鄙賤功令
爲庸劣之藪淵又與於不忠其君之甚矣必不得已
文以美名曰此孔孟之教非諸家之臆編也聖賢
之吻聖聖爾慈慈爾搜垢剔瑕既近於刑名摘幽鉅

險又濫於巫鬼然吾觀文言易繫既演達於策爻並
文流暢亦許盡於魯語原夫詮釋事理昭示性情必
曲譬而旁通烏有心口格格汶背隔塞而止乎且夫
擬孔孟於操觚之子非人敢任也而排章比句則人
人任孔孟弗疑量材以較卽賈誼楊雄司馬遷鮮不
意沮而愧遜者胡世士輕於任孔孟而重於讓賈誼
楊雄司馬遷乎今世士非宋儒之書不信非宋儒已
定之案弗遵則不知秦漢而下後周以上千百年人
物事業悉當闇昧沉淪與否耳夫關閭濂洛共謂得
奧之初集序 卷三 十二
孔孟之傳者也讀其明經辨學之書紛綸往復不一
而足亦既殫生平之才錢渺忽之慮未聞簡畧缺殘
托諸慈靈爾爾也今談理詳盡不能加於關閭濂洛
爲文古雅不能少及賈誼楊雄司馬遷而尋聲步響
欽才降氣則務登躋於孔孟嗚呼其亦誣罔而失實
矣古之善爲文者莫如韓愈與蘇洵韓愈學二十餘
年而後取心注手浩沛而來蘇洵學十年而後胸中
之言益多夫無十年二十年之學而又卑詣乎制科
之文體則其拘隘塵淺有能及格托爲藏鋒飲鐫固

宜也以今觀談子長益之爲文理既掇宋儒之精而色光亦掩映秦漢唐之際使世士讀之不能繩以刑名巫鬼之律又不能蒙以寡陋緝綴之譏詳其矜慎周至劑合今古亦既竭才盡意敬重於制科取士之意矣嗚呼以長益之才而兢兢持滿於尺幅之內十年蘊蓄尚不得遊一日之逢斯豈今文之罪也哉予猶謹謹然陳古非今欲士之竭才以應制者何也

王晦季制義序

漢唐文鮮超絕而俗士束高曾之矩必曰漢唐焉此不切之患也董仲舒撫緝舊訓累積篇第號稱儒宗要其過名發覆披義闡詞浸淫近日制科之體矣韓愈自言少爲科舉之文大慙則人謂大好小得意則小譏訶之今觀其數上宰執之文婢僕其聲縷悉盈幅旣已遺傳於茲則固未嘗以爲慙也此之不慙未知所謂慙者當何等又未知所謂陳言務去者所去復何等也蓋自漢制策科以來其粹狀以義理之文

應者僅僅董仲舒而止至魏丕魏植處應劉王陳之間一則曰諸子未及爲古人自一時之偶一則曰諸子不能飛騰絕跡一舉千里今諸子既逸狀古矣不知丕植所謂古人者當在何人也如以相如子雲之徒當之則亦今世之視歐曾蘇王而已尚不及韓愈之遼也聖古而邈邈豈復有文哉嗚乎亦惑於俗矣故王克起而爲論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夫周衰以來王道泯闕而仲舒能沉思與義連結篇章卓邈希有卽上接孔子而無慙克蓋歎義理

之文難工而制科之興甚盛也同時司馬子長善爲
叙置之文先是有韓非者長爲刻核情僞之語此兩
家者搜摭剔癥洞胸徹髓千情萬態編鍊靡遺若程
以近日制義之評僅稱切題而止耳朕司馬縱橫於
封禪河渠滑稽游俠而局促於禮樂二書確非精深
於說難孤憤詭使難勢而淡泊於解老喻老卽切題
亦近制小題而止非能切義理之題也蓋甚矣義理
之文難工也約畧古今能爲切題之文者一譬之若
醫砭肌伐骨洗濯肺腑令無膏肓之疾者韓非是也

宋文初集序

卷三

五

一譬之若畫描神寫炤啼笑可呼淋漓灑落山川能
語者司馬子長是也一譬之若水凡天下地勢兩山
之間必有川大川之上必有涂凡溝逆地防謂之不
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故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如題之壅者疏之
題之決者隄之疏善注注而流不虞自中矣隄善柱
柱不同必潰自外矣昧其脈綿綿連連朕不竭不禦
因利導之則善疏者也分之以殺其勢障之以止其
暴受之緩以去其急廣與之地以平其瀾跡其攸攸

循服乃與之則善隄者也故深以刻廣以核而防不
傷流混混而防不決行長江而涂如練夾兩山而不
懷不襄不滔以高下之勢與地以輕重疾徐煩簡之
要還聖賢之義理者晦季之文是也嗚乎文傳千年
而切題者僅僅如是使王克衡論於今日必曰孔子
之文在仲舒仲舒之文在晦季矣何爲近釋超絕之
編遠希寶賈之漢唐哉

宋文初集序

卷三

六

徐燕嘉制義序

覽制義之盛未有如今茲者也蓋漢秦之風如逝而
賈馬之材不難幾矣昔者王克衡論漢才崇推楊董
以子雲沈鬱杳冥想構至精伸舒造於助思累積篇
第餘者採緝舊聞整齊百家非錄獨造姑曰含諸未
楊子積慮窮年董生掩圖十載詳厭遺篇僅副儒雅
而已若賈生稱引三代下迄公秦推驗事變易代如
視豈非淵哲天授超絕一時者乎方誼疏上文帝時
因恂朕年少也今漢疏雜見新書中意新書必誼窮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七

居揣摩之作及召爲博士乃條上之計誼作新書時
當十有餘齡耳其談天下事又何深痛而精審乎千
年以來乃有徐子燕嘉燕嘉年僅十五而所談乃數
千年之事其文錯見諸體不習端家或搜討情實頗
附刑名或幽紹淵通如志人物或清題綿緲互注郭
莊或撫畧事類規模遷固若夫意不耐塵獄峙方寸
或覽察草木或放談諸要彼精悉時變稱量中規
乃新書之後編非玄露之緒論矣予觀古來卑懸
士或醇談微辨或詩句清新或微言解難莫不名溢

來茲欽爲間產若其著作篇章周通世務進爲博士
有餘退友儒宗何愧賈生而來斯爲僅矣燕嘉尊人
猶魯服奇好古惟予同志已見燕嘉所謂書籍應與
王粲筆視焚於左思但慶國靈方盛異人崛起予何
文之談乎崇禎戊寅年十月序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六

劉黃修制義序

吾欲相文於心繫精絡間則菲薄文人矣吾徒相文於矩尺音調則益菲薄乎文人何則華言鄙論而聞習曉推之理世經遠胡可通乎聞之文者神智之他名機要淵潛遇物推變非可以百家雜語代口譁揚如婢談私稱備議經籍也世士攬采藻綺署部按職各有故實覆名覽目即可揣所繇來緣其智短豚弛三奏厥技大見披露譬則百吏累若見裳蕭楚通知文告上下奉爲故事罔儼然朝廷也豈有秘算神謀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二九

可爲天子銷戾泠致和者乎吾故菲薄文人也且天下需材急矣必曰聘文士士有心計者篇列韜鈴筆圖方畧備朕馭兵戡亂有餘雖朕無是也若以兵喻文則可夫邊腹騷騷患惟兵寡秦齊豫楚召募紛朕卒其持銳執戟者鼓之不起威之不前何也王無機要而召募之徒譁朕異心也今文家聚欽左史剝削選騷號召諸子茂勳無間矣朕而方幅之內丘明遷固屈宋徐庾之徒森朕離左越伍失次各懷故居用一人之身叛形背志蜚朕竟諸者何也機要不存

而緝綴之文必敗也吾故盡相天下之文益菲薄文

人也朕不可以此相劉子黃修文劉子剪鑠鉛華託棲冥素跡其簡言審要莫測懷來所謂中有寸鐵草芥孫吳體備質文塵垢風雅者歟今方翔步上京儼天子徵材之會新書政疏急條上之內叅機秘之謀薄施表餌之策無令狂生相文輒存菲薄之見也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二九

陳皇生雪編序

人何如乎玉可矣文何如乎雪可矣不已涼乎涼斯
肅肅斯去太斯獨獨斯天矣不已質乎威也化也炤
也入也和也奚而質揚聲而色恫喝恐破婦孺慄耳
不足武也上天同雲地骨寂冽山不暇噫水不遑咽
距角爪牙絕影噤息文如是威殊玉寶貴也備賈美
之者質存也霏霏而翔手搏則散氣噓則喪觸水乃
滅望火而亾文如是化爛狀繁艷翳目之毒也旋令
人盲萬里虛白潰嶽二色皜潔洞心浸濯魂魄文如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是炤金石所犯質盡乃止格於刺矣潛潛滲滲幽淪
黃河潛貫百泉上實五穀文如是入文之疑也形魂
相惑主凌於奴朱乃彈墨若夫一素去先萬象取則
五味乃膺亦調五色隨物就形天下膠漆文如是則
和矣而陳子近稽遠取蕭朕以此自擬謂天下之至
文者雪而已或且言雪耻者何也奚而不耻也竄竊
方稗智如狐鼠一耻矣警後夜郎沒見魚鱉一耻矣
襟裾風雅餐酒塗塵一耻矣陽戴周孔陰奉逃戎一
耻矣有幽涼灑蕩屏除炎汗者乎將以此文雪之或

且言雪恨者何也奚而不恨也曠忠誥賢險逾于莫
一恨矣荷筆野掠戰陣無勇一恨矣偷息燕堂日蹙
百里一恨矣國殤如丘子女出塞如陵一恨矣有枕
戈而泣裁指而誓者乎將以此文雪之嗟乎陳子耻
世哉恨世哉今見陳子孤去於世矣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廖狀草序

予以天啓癸亥遊莆陽得交余子希之後八年庚午始交其弟廣之是歲予與二余皆不第又三年爲癸酉乃序廢之所爲制義而梓以傳于世盡文章之遇合友朋之合離與四方人士聲同氣異之始末均係感慨矣士不幸束于文法奇能異智他途表見末繇至以餽名易書僥倖一遇雖復端亮愿慙自其天性槩以不肖小人見疑審是則天下無一人賢者士亦可類狀自廢被褐帶索以老矣必三年選士胡爲哉

笑文初集序

卷三

三

士既不能以不肖小人自處即服勤古訓蘊蓄百家之言庶幾文章博麗氣誼敦隆而所見千百年來成敗治亂端委詳畧究圖嘗試而不得久之憤苑不降稍稍談吐于制義狀而陳古刺今情色慨慷剛耿倨侮卽有之矣世方軟美和同務逃指摘其聞剛耿倨侮之談受受乎刪之不疑而希合世務之小儒方急持極嚴正之名以繩天下器器狀以爲此非孔孟此非程朱此爲漢唐宋以後之事而不可進于春秋與戰國矣孔孟程朱千數百年而僅見今三年一選士

笑文初集序

卷三

三

必千數百人而孔孟朱程胡誕也若乃古今國家所以興亡人材所以賢佞政術所以隆窳上自三代以迄來茲豈不易代一轍哉俟聖不惑百世可知烏有春秋戰國各守一代之成說而漢唐宋事絕無一二間合者乎蓋甚矣文章遇合難也又竊歎古文章之士遇合卽不可知必有一志同心之友汝和予唱兩人千古不爲悲感毀譽所撼予旣不能冥息荒虛刻心渺慮勸一家之書求所爲風雨鷄鳴晨夕素心已不可得當世有意智之士匪以舉業投契卽欲相知無由共號爲淹雅多通者衣冠爵宇岸狀有不可方物之色發論持大畧觀兩可似甚知而不肯竟詳謬相引譽卽曰某文先秦某文西京某文唐宋大家予雖心知其無他退自引避謝弗如卽已夫自子長迄韓歐亦千百年而僅數也今三尺童子雙狀操觚不賈馬卽韓歐矣狂論不投壇宇大角豫章之于吳越吳越之于閩楚守疆護畔伐異黨同率以爲必不可拔之幟必不得已之爭始于文字而終以矛戟彼哉彼哉胡不廣也往予與希之論文以爲遇合不足論

卽朋友愛憎易面相倣此中豈復有文哉希之卽數
奇終不以予言爲謬而廢之所爲制義則清明淵茂
超忽歛絕方其經營慘淡遠百代于俄頃氣所欲往
神采迸注比其尋變入節徑屢曲而必窮响卽終而
未竟準古有餘近世未幾也歎其恂恂善退落落不
華極意自夷于懷惘詳其所存豈以沾沾制義爲長
饒天下之事亦豈知有當世之士急急而比之而爭
之者乎甚矣廢之之意與予合也亦與其兄希之合
也制義何足云而深沉孤遠予欽廢之矣天下自有
不可一世之士未嘗形見于辭色予胡爲感歎文事
而于其某有彼哉之刺也

王孝廉焚草序

王生之以焚命斯編也何哉其謂地二生火若示世
以地文乎萌乎若濕灰乎則無得而相之矣其謂離
之燭四方乎離言虛也虛之與物也無間故曰晷也
火息於空光麗於物世知有附薪之火而不知有離
薪之火知有受焚之質而不知有不焚之質也商丘
開之誠也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也趙襄子之
符也燔林亘百里有隨烟燼上下若無經涉者今雖
使乾坤爲爐陰陽爲炭祝融鼓鑪而益薪投若文而
鑠鍛焉出火振之益皎如雪也生將奚以焚之哉必
也請爲生焚之噓之以氣母也然之以心血也揚以
七聖之材而助以經史圖志丹書紫字之槁也於是
上炎碧落下炫三泉燭赫於前後億世燭龍不能含
耀若木不能給蘇時則三光墮弛神鬼焦爛司冶之
家守以七日之復而列爲八八之爇有爲因氣環詞
蠅笑驚咳者乎有爲諛尸倮鬼巫鞏優溺者乎有爲
礫鼠譴誅泉討堅者乎有采虫音賡禽囀尋變鄭
衛鮑月而妖風者乎有勸進九錫誦德稱功易蒼黑

而反笑哭者乎有發鑰抉陰域毫釐舌間文不活者
乎蕩蕩焉皆焚之矣於是悲光一縷晶晶煌煌精物
相睹臣視其君子視其父婦視其夫奴視其主王征
折首甲冑以脫戈兵以燔唐哉兩明而物以化成壬
午癸未納音在木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王生於焉保
天子廓居圓寢烟燧陰符之言驗矣王生之草焚矣
崇禎壬午年七月序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曾弗人行稿序

予與曾子弗人同文事也自天啓丁卯始當是時曾
子年未四十方壯也予又少曾子十歲有奇負氣剛
決意天下事一二著可了小利鈍不介介于懷歲序
不淹十有二年迄崇禎己卯而曾子始受知於方慕
菴先生於是曾子亦已老矣榜揭之日中式生例當
簪花被綵導騎從抵寓舍而休曾生自念髮種種霜
髭皓狀顧從諸雋揚揚馬上將令李生笑人遠肩輿
列隊而過諸節兒則噪逐而觀之曰是何老翁乃罷

寒支初集序

卷三

手

不能騎姑輿而施施其父老稍知者相戒譁兒曰若
無噪老翁老翁絕高材卽當世所稱曾弗人者也乃
今僅登賢書惜哉老矣嗟乎曾生年未及艾曾生未
老徒以多病積思窮蹙困憊自令衰白至此裝令丁
卯戊辰間得遇方先生如許人諸節兒卽何得譁笑
之乎遇合淹速有時獨奈何凋挫英銳若此也夫人
士怨望不遇者不曰日迷五色卽云福命攸阻吾聞
禹碑梵說壁書篆篆猶將釋而傳諸章句俗學緝綴
助詞鄙論習談市園曉了有司卽謬謬何至不通市

聞語乎此失路生妄言無謂若云關於福命卽不知
至是福命者正宜明聰者乎抑否也已生是人多識
義理通貫經籍足爲國材乃更作綠于妄庸鄙穢者
則福命乃亦頑鄙之嘴矢逐臭之先驅乎哉方曾子
窮蹙時歎愧曾子者則曰若爲奇言濶論極刺當途
法不宜受知王者惟子亦曰其爲奇言濶論若性有
之非人所能爲是固命也此一人之身昔以此失今
以此得悔知乎福命何與乎有司吾于曾子廢朕于
得喪矣曾子猶爲書慰余曰與若左右手也今屈右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充

黃師魯制義序

予問黃子師魯曰今文於古絕懸乎曰有諸古也慎
今也肆古也貴今也賤秦漢而前邈難具論逮唐中
晚衰矣朕勤意於文者猶曰不敢噉唾如臨上帝猶
曰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易人一朝嗚呼若
何慎以貴也文如是佳矣今者優吻酒喉溢哀淫喜
放美諧誕命曰變雅變騷乃至磔割經書決罰子史
當彼率情凌厲齊豪英於隸卒侮父聖於侏儒曾何
祇畏臨汝言之不出乎若夫採綴市論羅陳積薪竊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脂潤口被虎妍皮斯則狀同商賈伎類穿窬矣原其
劣陋之胸乃以敝錦敗絮坐易傾城信宿學堂遊麗
千紀何習文之謬鄙也之二家者固非自分庸碌乃
亦探釣詭奇者耳夫恒情貪奇十九倒逆義易之精
也而妄意連山歸藏精逾於易尚書之古也而妄意
汲冢叢厭古逾於書四詩之全也而輒偏反素絢之
章詠馬剛轡柔之句則悅朕致疑於刪詩者尚有漏
義也是好奇者之背也是故奇生怪怪生妄妄生庸
鄙肆矣賤矣無文矣而今文以此擬古烏乎古蓋師

魯之持論如此宜其文沉涵而不剝矜潔而不污安雅而無詖誕市園之色也昔者子雲玄典當代推爲澹雅之材夫知子雲之爲澹雅卽知師魯之爲神奇也矣

寒支初集

卷三

主

崇禎壬午行卷哀編序

讀哀編而憂心京京歎不能卒也問曾子林子奚爲哀之哉天下豈爲誓爲壇爲奴爲主漸紛沍流谿門壁戶若將整一謠風約連井軌盍往而折諸孔子耳孔子之刪詩也魏福唐憂曹者陳汰樊朕列也於楚卽反覆意至焉何也刪詩之年周遷東雒剛陽下姜楚盡諸姬勢淩陵王蓋孔子憂之曰雒無風將無維也故王繫以風楚有風也而離見其詩于或南或雅或頌不繫風于楚雒始衰秦始夏楚始熾地戶見寒支初集序卷三主

榮應于天表聖人殆亦有所用之歟此曷爲言也詩之盛也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其再盛也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詩之衰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之終也曰捷彼殷武哀荆之旅噫嘻荆旅哀而詩運其復矣乎今者哀十五國貢士之言而驗之雒風缺矣楚風殘矣二子之欲採厥風而陳之也補雒風乎非權也刪楚風乎非義也夫齊人之言詩也辛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予儒生也不道禮諱惟予所知殷周爲一際文武成康爲一際厲宣爲一際幽

平爲一際迄魯僖而五際終僖之詩曰荆舒是懲孔
子猶若未足也繼之以殷宗服楚乃卒焉若曰際不
終窮楚服其返還于初乎聖人于楚切勤勤焉故麗
其詩于南雅頌之間而始始之終終之也蓋欽慎之
也故曰周之衰也楚叛最先文章之變楚爲萌芽楚
人哀郢之辭曰夏爲丘兮門可燕傷楚也其覽觀天
下之辭曰風伯爲余先驅辟氛埃而清涼後文昌使
掌行選署衆神以並殺先糞除而後選署蓋亦不以
文事汲汲矣卽問二字先辟埃乎先文昌乎斯編也

寒文初集序

卷三

奚爲哀之哉其謂哀荆之旅以復詩始也歟其謂敷
天之下哀時之對也歟屹屹杞人誤憂百世之後乾
下坤高千歲之餘天當倚杵洵隆隆莫知終始吾
必取衷孔子哉吾必取衷孔子哉

每及世運張口奮筆俱儒生之所不能道謂聖人
于楚散麗于風雅頌之間前人從未說到自寒支
始拈發之極爲醒快極爲悲涼其言每不幸而中
如書之卒列秦誓也

彭躬菴

是年河南始罷鄉試湖廣中陷賊鄉試不及額

閩社采風錄序 代沈初燕大行作

聞之奏白雪之曲則電雷下繞鼓清角之音則風雨
總至白雪非怨於電雷清角豈憎於風雨哉蓋宮徵
悽變卽天耳傾移譬若田文之達雍琴逆旅之慟娥
音而已今夫謠之來也有聲而莫名所倡也識之究
也有義而莫名所師也攬采無質而聲義聯狀此謂
之風聲矣若有神焉推盪之何疑其從雷則雷從雨
則雨乎予自都門指閩嶠浩蕩萬里震愴乃心耶秦
齊豫楚之氛殷殷云流瓊沸鬱枯棹之聲淒如歎
寒文初集序 卷三

卷三

三

歎嬰孺之問咩如豺虎管絃之啞裂如雷霆此卜端
所不能言變曠所不欲審也余乃令鸞鳳首路風伯
前驅介武夷君而揖之問九曲三十六峯峙翠流蒼
累億世無恙乎神官羅縷根角抑率屈曲世間乎問
劔水一泓黝黯無光甚不射漢寧有寂寂千年鬱屯
霖雨龍臥不飛者乎問三山霸氣今有存者乎九滌
仙人狡獪談諧謔浪夜客今墨墨夢世歷而有醒者
乎問紫帽丹嶂負海貫日其奔騰作氣磊落降精溢
爲舉義俳文足當之乎余吹律而聽之其音中商望

氣而察之其色耀雪於是剪遶崖開帷幕撫笏侑之
鉛丹薦之寶篆贈之見若窮窳帶蘿乘豹從狸者矣
見若循陰索隙巫招龜灼者矣見若袒金浴鐵曳電
掣帛者矣少焉聲咳同堂啾啾一室見若屈子悲吟
滋拾芷離子雲窮寂位次玄攤見若焦氏布繇房奉
推曆莊生遣放敬仲老吃噫嚅此何風哉夫一婦之
哀而霜隕一士之歎而寒至今以百十士鉢心鏤肺
誅伐宵冥姣服偃蹇滿堂美人即當召致神物易斗
移星凌冰反華啞鐘更鳴噫嘻王也風起雲飛伯也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水澹島竦此何風哉揚彫側耳則有玄鶴翔庭迅颺
聶宇急卷縹緗付緘簾於神鬼後有聖者發鑰陳書
譜聲衍帝號號征夫每懷靡及矣崇禎癸未十月書
壬癸之間閩士制文劍變新調或似丹經或似謠
識玄繇騷子紛苗筆端類有鬼物馮之者於時閩
淵未沸不二年而龍躍虎嘯賢哲淪胥不王不伯
亦察氣而得之矣危言俛中可悲也夫 自識

贈汀州學博丘先生序

崇禎甲戌之春汀州學博丘先生以秩滿當遷典典
把臂太息曰子可與言者及此盛壯其以文章自任
眞無屈鬱爲得罪朋友之文某曰何爲朋友之罪也
先生曰快心遂意而失時所謂得罪有司也蒙面詭
志而逢時所謂得罪朋友也某乃再拜而復于先生
曰文章之不可長傑當世也久矣始某心好沉博絕
麗之文欲如子雲賁油素與天下英絕有志者泛獵
古文奇字而所見士大夫皆知矣既以無所受學
寒支初集序 卷三 三

倚異爲文章爛美以旁通于諸子百家者一朝逢時
不若或不能與腐儒小生爭糠粃之前遷延至千頭
白齒落一爲郡縣學列官卽文章之畢局矣而年少
試官者虛僞周章飲食驅馳禁盜不能服夷不能塞
姦治吏又不能傾偃臥居積學有文者之上而無愧
嗚呼士當求髮補員其雄傑逸羣博辨宏肆者旣已
忌諱于時問一字好未投屑敵而歸卽親戚友朋差
與爲伍故曰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也夫
古文章之士如韓退之馬周張齊賢蘇洵父子之流

寒之初集序

卷三

三

初豈非卑賤窮困者哉朕而策干天子而忌書投
宰執而無嫌今時人人內趨于勢外爽于利其間奇
計異策旣迂疎而不切于聽區區之詩歌辭賦又以
其優爲而不讓美于人無已贊以制舉之文淺言之
則藐爲寡材深言之又繩以無法雖使孔孟操觚易
目而詆如是則今文之不足長傑天下亦明矣且夫
今文之詮理釋義自以出聖賢之吻無二也上者卽
孔孟矣次亦醇如程朱其間雜陰陽名法家言則皆
縉紳先生所洗口而不竟譏嗚呼由孔孟迄程朱蓋

千百年而一覩也今三歲一比士而孔孟程朱率遂
人而弗通其爲黃呂管韓之言則以詭道擯弗錄而
志左馬屈賈之文者復不能循聲效語肖聖賢之吻
此人遂以不得志于時爲里巷舊遊所簡又值文網
大明之世不能如古文章之士嚶嚶自鳴于當世
之貴人使王公虛左天子歎不同時遷延以老得爲
郡縣學列官如有天幸若先生今日之爲者此可謂
文章有靈乎夫孔孟程朱之言遍天下而讀孔孟程
朱之書者握不盈徑也今先生上窺姚姒下迄唐宋

寒之初集序

卷三

三

蒸藟古今中熱色動欲有所試于盤錯而不得則矜
飭廉隅形義于表又落落不可爲合間與諸生有志
者商榷微言上下于朱陸所同王湛所異雖娓娓竟
時抑當世復有能聽之者乎惜乎先生使當年少貶
其學如長老所以教某者卽翱翔天路不難奚爲屈
伏至此李斯有言處卑困之地非世惡利自託于無
爲者非士情也此鄙倍之心而激怨之言乃今觀之
斯之言誠未爲過而相士者皆伯樂之教相駑也夫
駑馬時售而千里之駿不一遺先生猶欲以古文章

相勵甚矣其不爲卑困所撼而爲速售之術所由與
世之虛僞周章者相去之懸也

一似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一似韓昌黎進學解氣
體音節逼真漢人 彭躬菴

笑文集序人卷三

三

贈吳岸濟序

吳子岸濟之言曰子將拔仲昭於賈豎有道成龐公
於畝澮二賢之風不爲絕德小子嚶嚶意凌備賈將
於先生乎北而矣余乃逡巡左辟而復曰吳子嚶而
言余將撤席毀函夷而廝養矣世無人師卽亦無經
師文焉已耳文取諸時如樹乃獲余抗談在昔猶種
松桂而責朝華耘瑤琪而課歲黍也一不可訓矣聲
貌僻爲婢僕川獄幻於駸眉此謂通人世伏習之予
節日淵踈張喉露腑關節不牢動而僨蹶再不可訓
寒支初集序人卷三 四

矣虛名閭俗責望不虞遂使鸞鵲然集一身龍蛇化
於一日風雷未章狼胡指爲狐魅誦讀之口要而塗
血三不可訓矣昔年悔受來學今者幾至覆宗遠稽
先詰吾甚媿於歐陽欽與范升也欽駐收下獄弟子
守闕求哀者千人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欽死楊政
受范升梁丘易升爲出婦所告繫獄政乃袒肉鐃耳
抱升子犯車駕冒死投章帝感而出升子幸無升欽
之罪卽不敢望弟子捐生贖死何至環戟相向近在
及門可爲慙忤者此也吾再愧於李固梁冀旣殺李

杜令敢臨屍者死固弟子郭亮提鉞秉斧詣闕乞收
固屍與董班俱往哭臨經旬不去余幸無李杜之慘
卽不敢望弟子犯關鳴冤何至排設畧阱擠師死地
可爲慙作者此也予三愧於陳亮亮爲時所排銀喻
南疆詢責同門曰陳先生無辜蒙罪弟子當怒髮指
冠乃影響昧昧何可爲人竟伸訟公卿亮冤遂白予
捫心指日我舉伊何而鬼彈域矢惜伏函壘此何謂
也予四愧於胡震李裕薦疏云胡震博通六經華皓
一志臣童授震業壯烈三公雖自君恩亦錄儒訓輒
宋文初集片 卷三 四二
敢薦聞余不敢望推揚汲引出自童訓之兒乃終身
受業一朝反射不遺餘勇此何謂也嗟夫陸超隕元
袁粲棄孤道之寒齒言何忍長雪山有獸焉效百物
之言貌因暱而殺之學共人而就噬焉必是獸也乎
余將息聲滅影去而雪山萬里矣而吳子猶嚶嚶狀
以鼻比相推離是進雲白以解醒客而勸漏脯於飢
夫也雖狀吳子天下士也余不能重吳子吳子能重
余倒屣以迎與名而歎尚懼其賤也何爲憤嫉疑嫌
坐失拱壁乎若其文之開拔不凡智勇摧世固當剪

和鋤根廓清四域何能與子將有道栖遲隴畝坐論
人物臧否哉崇禎癸未八月書

岸濟名士楫上杭人氣岸偉狀國變之後志在請
纓不幸閩疆盡覆慷慨露於語言遂爲族讐構斃
邑獄悲夫

贈林君若序

少讀恨賦歎文通之言倒也抗歡墜怨人情豈絕戀
乎乃如秦政虎盈百年漏盡李陵降北罪自趙天敬
通杜門跌宕文史當復何恨爲此佗條乎僕所驚心
殊異於此僕少失師宗壯牽名豹路鬼畫嬉棘蠅觸
集於是藤蔓連裾神明姿帶夢不交于羲軒算不周
于肘指倬彼梁山屹連鄒嶧僕不能羸糧七夜創愁
十日遂使髭髮昭堂絕緒罔寄如亾人無歸惘惘鬱
鬱撫臆涕落窮痛恨其喪志也日月不淹年逾四十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四

乃遊君若林子自僕之側隨林子也再驚而寤三歎
而食吟則吻悲追則步蹢林子洵酌瀟湘雜稊蘭芷
搖筆風聞靈祇總至龍鸞翔于空旃極委于地時則
僕恨不文垂頭太息林子視見垣方坐燭十世帙璞
奉房千載笑視度其所極卽周舒譯識于塗高隄矧
責金于詔使分流勞支智如馬蟻時則僕愧不惠東
西或易林子明不動于聖賢幽不害于神鬼僕顛蹕
足霄嶺平勝時則僕恨不勇侵違牆壁若夫宴酢談
諧不撓而寂絲竹會繁寒涼離左林子于僕則以氣

詞相值矣一歌板蕩再展無承同心之賦則於是始

也嗚呼離黍漸麥蕪謝殷周金盤銅駝零落漢晉旣

以鮑魚費秦亦以野死耐舜天祚明德胡其謬乎遺

弓漬血宮車永淹與昔人異恨者一矣嚴頭陳腹舞

指顏李風烈逸矣王劉德召湧鱗孝孚雨粟一遭變

故婚魯仕仇忠孝判爲兩途賢哲爲之引謗豈有隴

西國士矢盡力窮之事乎與昔人異恨者二矣硤焚

玉燼卿腐王偃卽裂繡裳以就樵蘇覆鼎俎兩荖蕪

蕪欲如敬通卻掃左右稱孺寧可得乎與昔人異恨

寒支初集序

卷三

四

者三矣于時天風枯聲零霜萎草棹入武夷七曲號
曰桃源奇士問津曾未沂此林子乃睨白日讀青穹
曰與李生揮斥幽憤於此矣崇禎甲申十月書于武
夷之雲窩

陳皇生救時內史序

救時者將相事也陳子以此望婦人何哉陳子亦猶詩人之意耳詩之刺時也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語當世無足與言者則婦人而已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女子而高山景行也置丈夫何等哉朕固有疑者李陵曰軍中有女子乎鼓聲乃不起今邊寇之攻墮名城也掠子女無萬克塞行間不聞其鼓聲不起者何也孔明之辱司馬宣王也遺以巾幗謂縮弱如閭妣耳今邊寇所犯城邑輒令降民服冠帶夾道伏謁塞支初集序卷三

如送迎狀用爲詭侮則是榮人莫如巾幗愧人莫甚於冠帶也花叢夫人不云乎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悲哉婦人亦藉口自解矣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蜀開明納之今丈夫無能救時者天下盡如武都者之速化也平周有女子化爲丈夫女子徐登亦化爲丈夫今女子亦無能救時者豈皆如平周徐登者之復爲男子乎

春秋存俟序

古之著書去言者鳴於世有早暮傳之久有衰盛何也曰其人之時也著書者慮無不想避至精靈交冥漠誠不可滅數極而見故曰時也何以言之昔者漢初左氏無傳而公穀鄒夾四家並行胡毋生董仲舒公孫弘皆治公羊也其後遂有羣公眭孟嚴彭祖顏安樂冷豐任公筦路寔都之學何休又爲之解說此公羊氏之時矣瑕丘江公受穀梁于申公當武帝時不得行及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之丞相韋賢及夏侯勝史高等皆言宜典穀梁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之學而范甯復爲之注釋此穀梁氏之時矣左氏初出張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賈誼嘗爲訓詁僅受賈公劉歆欲去學宮諸儒莫應建武中以韓歆陳元之請李封始爲左氏博士賈逵服虔復爲訓詁魏代始稍行世及杜預集解于晉穎達修疏于唐左氏大張而公穀浸絀矣此左氏之時矣夫左氏未行傳有四家經王莽之亂而鄒夾遂亡蓋著書者之精神會衰止于此也其後啖助趙匡纂例辨疑每

援經以學傳陸希聲章表徵通例統例每合異以爲
同程伊川畧舉大義襄昭以後缺狀弗詳胡康侯議
論開合牽強尤多今遂奉爲令甲嗟乎今亦胡氏之
時耳胡氏依附名理牢絡儒生之智左氏筆藻麗奇
恢廓文士之趨二家之焰酷烈宜長矣約畧論之公
穀矜飾語言詭倏磔步左氏探鈞奇賤閑攬菁華跡
其炫弄詞章固是文人之雄非有傳經之意譬今經
生制義綠題杼藻翻案自奇要彼掀播舌唇聊取快
意寧知孔孟曾思堂室何等乎卽不牀文字單行固

寒之初集序

卷三

四七

二家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猶之田何焦贛京房
費直之易不可爲義文周孔之易齊魯毛韓之詩不
可卽爲三百詩人之詩也後有精治經學者我遂疑
左胡之春秋將自此衰謝也非獨予疑之明之郭定
襄唐荆川季彭山郝仲與者亦疑之矣狀不如吾友
余希之廣之疑之甚也二余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
繼闢四傳究乃舉闢諸儒四傳者而併闢之攷世知
人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此其想邁至精同符千載
既源遠而流長矣其叔氏進伯復殫意冥搜剗狀神

解足補同異獲麟以來文自在天育師瞽子膚險
焉憂其墜地此書遂行猶幽室之有日月洪流之有
津梁願狀望洋將見其人矣此固余氏春秋之時也
溯諸傳源流與廢如指諸掌而眼光透出諸儒之
上確有與則非僅以張余氏也如謂公穀左傳固
文人之雄非傳經之意獲麟以降誰則知之此通
儒之朗識不比于專已守殘之士索解人誠不易
也 彭躬菴

寒之初集序

卷三

四八

李賀詩解序

讀余希之所注李賀詩接聲交氣引笑分韻欬然賀
立前不知其爲陳死人也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
臺勸典凶歎桑海如與今人語今事握手結胸愴淚
漣漣也賀亦尋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爲使賀獨
有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慕之爲仙今千年
學士乃畏之爲鬼以爲仙則賀死而生以爲鬼則賀
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不在二十七年之後乃在二
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借諱銅身投涸澗名

集支初集序

卷三

見

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贊愛賀自以爲知賀之
人也劉會孟曰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
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
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矣既已外理又不近人有物
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嗚呼賀鬼九百六十年矣今
乃欬然復人也其酣酒近色吸花攬草者人也神絃
國絲歌商變徵者人也嫉時涕俗嗟卑歎老悼亡憫
廢者人也其騎蹇抽囊沈吟吐唾者人也其哀激放
美不見天地震風佩水呼龍喝月如癡如醒如狂如

僞者人也是皆希之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呵活之
者也嗚呼人固有死且千年一旦靈絲颺空把袂起
立披肝擗膽無復隱隱深瑕諱不可陽者亦幸矣長
吉之遇秦越人也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
復生唐人已慕之爲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墜
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
既畏之爲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是謂
鬼定不死也故生死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
者此千年來擠賀於鬱鬱沈屯中非死非生若大壓

集支初集序

卷三

三

不與者終不能墜眉吐舌嘆血雪腸於天日之前是
賀所大苦也乎或曰子非鬼也奚知鬼苦乎予曰非
獨賀也嘗設身李陵始降匈奴之日王嫱初事單于
之夕王維見脅祿山之時身本人也而所見如鬼身
亦鬼也而私念爲人或噓唾之恣然也或矜情之亦
恣然也或廣舌雕文爲家辨而戶解之亦恣然也念
終不能軒豁意氣帖夢妥魂於酒醒漏盡之餘者亦
太苦矣哉吾苦夫生而非生者困苦夫死而非死者
耳嗚呼死而非死者世共以爲鬼生而非生者世或

以爲人是古今之大悖也希之能起千載鬱替之鬼
肉骨騰飛而爲人豈能使天下鬱替之人魂安夢帖
而歸鬼乎然則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耳人
終不能死生人彼其自當死矣乎

意似以死勸人死豈可勸人哉意亦太迂苦矣文
則不可廢也 自識

紡授堂集序

天下遂可移性易面乎曰可悲啼偷笑能自任乎曰
不能此曷爲然也世所欽鬼神者燭幽變鑒奸欺而
已則諱惡深瑕必鬼神焉悔禍之嘉利慶宜必鬼神
焉陳乞之矣君平季主輅璞之流談機祥測善敗射
覆微中而已則莫不握粟而卜暴誠以祈喜懼遂巡
昏然莫必惟策之是睨天下夢夢固得理累而情羈
也故曰性可移若夫曾子弗人之詩若文也則鑒燭
逾鬼神而中覆不啻於策筮自吾所見彼哉夫已際
宋文公集序 卷三
喉陷筆昧昧不自惟曾子白之親知倖軀忤忤不發
襲陰鑰陰惟曾子發之長夜大昏羣替共閔惟曾子
決之飛走木石累億萬世頑默不得訴惟曾子訴之
於是山言水答天笑地噫泥升雲墜灰銅鐵飛枯骼
起舞化人把臂蓬島列於戶閭王侯夷於僕隸割溝
焚棧之雄埋輪離首之毅鹿洞馬帳之儒懷沙賦鵬
之鬼或哭或謫或歎或涕騷騷屑屑紆紆濟濟懼者
忘死憾者腐齒愁者墜天慚者入地吾乃披卷而入
窈目而視忽而援枹東伍從上至天從下至地忽而

擁雪閉扉山鳥絕飛晨煙不泄忽而載酒彈箏捫虱
借箸撼王撓弱脫畧衫履忽而歸風送遠哀蟬落葉
嗚嗚咽咽蘆浪兒女忽而周游萬里星河瞬夕潏潏
荒荒凌風鼓翼排天閣驂帝馭俯瞰滄田營營細碎
爲馬爲埃爲蠅爲蟻忽而灌園鋤畦辟繡服車旭散
鷄豚薄醪鹽魚玳屑分明纖微周致忽而選神課鬼
左馬無譚班范屏息兒立操丕孫侍杜李忽而心踴
奮飛猋擡延溢如失拱璧忽復得之如離魂復合如
慈母遇亡子如號太子之死而更生之也忽而心痛

寒之初集

卷三

三

首疾神傷貌瘠如猿冬不春重陰無日烏黑雪霏虎
眈狐搢於是仲尼泣然狐援當斯郇模號市賈生太
息當爾之時吾仰天笑也已復泣呼天泣也已復笑
笑泣相續至再至四吾其狂惑之疾歟胡爲至斯極
也則哀樂不能自任也故曰性可移而可易曾子胡
不遂易天下乎胡不懸若詩若文戶稱之使瘠者以
吟呻者以息墨者以玉鼠者以磔野泉幻鸞儼狼變
驥胡不使舍田爲畊櫛金帛爲潤穢優伶咋舌醇醴
化醢胡不使偃王腐卿爲沴爲厲國瘍殺魂擊胡殄

點胡不使墜星復升枯蘭見榮隱鱗縱壑伏螭乘雲
朋友膠漆天下和平曾子能乎不能也曾子將不能
是不如窮鄉附草之神一市下簾之筮恐拔吉凶而
更繇夫世人之趨避也嗟乎削心失性顛覆是非施
不如嫫謂天蓋卑子雖搥嶽而倒峽奈何破笑而廻
啼故曰天下遂不可易移也

寒之初集

卷三

三

葉氏家集序

風氣環移猶著來之中物涼悴茂華莫相貸也故夫
人文萃育發彩隨時必以才藻神鋒排盪萬有返水
霞爲非芳駟陽景于幽夜雖佐以中黃之力榜里之
智將不能手擧而腹斷矣蓋吾讀葉氏家集自成化
辛丑以迄崇弘甲乙之後感才難傷世變未嘗不掩
卷三歎也葉自古厓公以進士起家同時北地李獻
吉倡復古學個狀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其時郭縣
王敬夫儀封王子衡長安張孟獨山陰周天保皆以
集之初集序 卷三 三
曠代逸材各棄所學而靡狀從之贊誦北地者至謂
侵謨匹雅飲驪歎遐迢追周漢俛視六朝其雄據壇
坫牢籠時彥不啻齊晉于邾莒也古厓當海內風靡
勦襲公行之日獨自爲條也澹雅之詩鄭繼之謂如
春空游絮隨風飛颺衡條附葉雖乏綺濃而丰神特
逸獻吉卽弄兀自豪亦心折於是言也夫惟古厓大
雅卓爾不爲時學所撼撓亦以生休明之代景物舒
妍情力寬綽才韻所極正變何常猶春鼓香林樛華
並茁嶽畜大雲青霞互爛誦詩論世豈非化成之盛

歟其後齊吳代興江楚日競明詩凡三變矣而古厓
之後大鋪小鐘鏗鏘通作終以被服家風不墮剽竄
比擬淩乘仄澁之習迨乎崇禎之季則有壽蟬御植
兩君者出乃能杼軸自懷謝華啓秀世益輓而詩益
工駿駁度越前軌矣惜乎表聖致光吳融鄭谷之詩
不得與甫白郊愈頡頏于開元元和一際而特者于
龍紀乾寧傾覆之時譬秋堅刀調天豈故爲悲瑟哉
亦聽者自覺凄狀耳吾于御植重有感也古之哲人
音驗典變則宮商其召氣求聲卽藻盤亦應律于
寒之初集序 卷三 三
幽鐘方響亦迎歌於水際詎不欲返嚙殺之音爲嘽
諧汰滌濫之聲爲廉正哉狀而不能也是故文文山
謝皋羽不能以指南騶髮之詩挽祥興爲熙豐楊廉
夫王子讓王原吉不能以鐵崖梧溪雲陽之詩扶至
正爲延佑雖以命世之才如犁眉公者方其受知幕
府共策艱危見於詩篇者硤硤魁壘踴躍發揚幾欲
拔岱華于平地挽墜鳥于下春及攀附翼鱗則掩抑
幽傷詞吞意茹無復有掣碧海弋蒼旻之氣者何也
則人之不勝天也吾故讀御植詩以上邇古厓之世

不二百年而宮商調改舟堅夜移不覺撫卷茫狀而
長歎也

袁支初集序

卷三

三

張昌文集序

管氏云流於天壤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文章則非聖也非神也以其藏於胸中則亦聖人
神鬼之事矣治其胸中則鬼神從中治於鬼神則胸
中從鬼故曰興聽於民亡聽於神猶之文盛則治於
胸文衰則役於鬼也惟流者不侵藏者之房藏者不
發流者之齋固其臆臧謚乎祥青雖使中人治文亦
安於聖中人幸物亦安於神矣故天地聖人者樂保
中人之哲以持方中之運者也顧啓之交東南有兩
集支初集序卷三
生者浙曰卓氏珂月閩曰曾氏弗人其文不由授受
不附經子類有物憑託之不得不濯腑伐骨而吐者
渺稽飛伏盈縮之運迄于蒸濕蠹蟊之性圖經所未
或名之事雄奸所未或萌之智帷窆所未或極之情
交酢服役帶義攘利所未或窮之變人憚言室言惻
踏不忍言者皆放弄諧給言之若神絲獨爾寂引孤
抽俄而組織虛空蔽虧辰漢人鬼立於豔而華荒集
於堂也夫豈胸中之能哉亦鬼神者爲之矣故制義
之遲疑自此而訖是時桐山夫子倡三易於格壇以

爲易本日而至月春秋至九而追日詩至六而追月
用同曆律雜包輝夢二五之高雅以盡腑臟之主客
以理日月之縮贏以齊前際後際貞緯緯易詩春
秋體數不爽蓋自一畫流貫極於自朕而萬世指掌
神器非有刻雕聖人無容億想諸奇遁壬乙風角鳥
鳴皆城旦書逆爲庸妄甘石平罔焦京尋奉雄衡馬
鄭宜洪管郭各尋籙落未窺庶堂此康節所未淹朱
程所輟講而亦億中省私之賢所共默也蓋自是天
地之情狀窮而鬼神不自主矣鬼神不自主則玄黃
不得不戰貞淫不得不亂人禽不得不雜岸谷不得
不遷天地不得不銷沉所謂器世間者非耶昔神宗
之季魏季朗語劉鳳曰嶺海之間當有異人出或以
李何王李當之季朗笑謂璿度踰隘當有更定之若
洛下閎僧一行者耳夫季朗知異人之在嶺海而
知閎行之不足當異人故道業之遲疑亦自是訖也
天地水界極則風界生漂波吹沫於海底推日魄而
起復當有異人者出必在海嶠間意者銅山應之
而張氏昌文又嗣之歟昌文束髮以制義名度猶在

器界中也不二十年而詩古文大有則予目內而
耳曉曉若九淵之不可相而清角之不可狎奏也是
其將更器世而搏撓之職神聖而安流寶藏之矣夫
冥遷者負之勇也轍反者鑑之定也世棄亦棄者鄙
黨也自用自棄者靜所也犇殺而不吝鬱替而不償
斷源而不辱者氣之制而陽以長也昌文乃在車鐸
馬鈴轟馳枕上之時廢子美骸吮嚼溝溝之日吹燕
削槩爛如列星殷如瑣石煥煥如水釋不可就也矧
可移也吾肅之捧之其若劍已而囚鑲百怪淘汰三
尖之初集序卷三
光乎萬流而無聲濤億世而如窟吾惘然其若
海夫文之爲劍可也可使胸中如登高臨深巍巍翼
翼終勿使神鬼憑之流千里之血白晉鄭之頭也文
之爲海可也可使胸中沐日月生百寶終勿使神鬼
憑之吐霧翔龍而覆九齡之孤浮十萬之骨也吾見
昌文胸中之沫矣直從海底湧天輪炤埃晦神鬼就
位流藏不奸乃知文章道業無必訖之遲也異人哉
吾其爲季朗哉

紫竹林詩草序

往余以友黃孺子素爲余稱詩余謂子于詩性之乎將有受之也孺子曰墮地而啼聲中商羽天者韻之矣少也貧賤鬱噫呻歎與風號雨涕相贈酬也耿耿幽吟性固有之家有兄師陟瞻雅善唐音氣韻櫻感在門日久習聞焉同學謝子用周意隣風雅語嘿淡狀卽不吮墨含毫僊狀詩人也二人者左金而右玉之予鼓缶而和則猶張樂洞庭也余曰二子之稱詩奈何孺子曰謝生清材惜也儉學不能起其文吾兄

集

序

卷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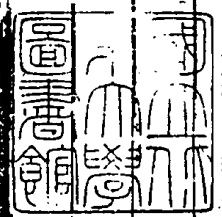
舉數詩示予則有脫鼠吞樹斷清商幽壑雲空靜有聲之句予益歎曰此真詩矣亦子所謂不魏晉不三唐自爲幽吟之詩矣夫今之能爲唐詩者前有李何後有王李今之能不爲唐詩而有其唐詩者前有袁公安後有鍾竟陵陷李王之淖墮鍾袁之甄陳新相訥若韓韓相逐也必自爲幽吟者誰氏也我將見陟瞻氏而高言之于是孺子與余相視而笑也未幾孺子棄余而死悲夫余僻陋慢訑已矣無所發余之狂言而死矣蓋自是余不稱詩也莊生日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孺子死之八年而陟瞻氏有子中美始以詩名高懷奇響落落一世于余有針芥之合因得卒讀陟瞻氏之集而序之于是青年潤論觸喉若湧吾之質固未嘗以嚮者之言吾過矣

集

序

卷三

三



寒支初集卷之四

序

仁壽山莊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曼

沙縣諭謝魯生先生序

粵西謝君魯生以天啓辛酉舉于鄉

沙縣士未遠三年士心飛躍形諸詠歌謝君風流遠

矣前後採風使者廉其賢而聞于朝衆情歡慨屬予

爲言予惟國家養士恩甚厚而得士効甚薄者由

縣學官之權輕而士鮮典型也

原其初謂經生柔緩易擾羈縻之而已

時緝綴舊聞切摩心腑其雄剛悍武之性調如處女

嬰兒神魂膠葛糾纏于科舉纖趨嗜利太甚爲謀無

濶達大度揮指羣雄之槩其于古今因革時俗利弊

能道其源委而舉機要者百無一二故自古有夷狄

盜賊宦官黨錮藩鎮之患而無若生攘臂破裂天下

之忠者此也夫使天下士盡若此卽率以教官督以

學使者統體相屬亦已足矣苟以天下之聰明俊偉

國家之心胥股肱咸儲取于文弱之諸生則督率是

士者又豈可億瓊其官令其一無展施哉乃今學官

于諸生或有經年不謀面卽其習相識者又非必有

文字之交仁義之講也學校有事則率督學使者之

文爲傳命而已學官之權既輕于是守令侵其事事

關諸生皆學官貌而聽之無得理白者守令以諸生

故必先意疑貶之以爲此腹誅辱佛呼朋引類以爲

齊民患苦苛誅繳索卽直必摧鞠爲平其稍激血性

者挫激無聊微見聲色卽郡縣交鋒喧嘩肆行

之耳以爲士習決壞不夫刻之不理夫豈能爲

患不能爲患而守令往往借此名以夷傷士類者由

學官權輕而士無統紀一二無良敗此類也使學官

得自登黜士權亞于學使者一等三年殿最考其所

成就人才行誼卓異者幾人通經博古者幾人曉習

時務者幾人待以不次之擢則其平日所課士必以

敦倫正誼動物學文爲端事矣夫居官有榮辱人之

柄秩滿有超次之遷卽守令猶欲其風采胡諸生不

率教至煩苦長吏詎許乎且守令之治民也雜學官

以文事相先而已非有吏民媒孽短長盡蠶利餌之

事也故治士頗易于治民且夫天下之患常不在所
患而在所不患也今既以經生迂腐緩弱學官爲可
有可無之曹而不必患又以經生恢張詭誕設意文
陷之若鯁鯁狀甚可患者何也夫以士爲虞則學官
之權不得輕以士不足虞則亦禮遇之恕行之可矣
夫張元吳吳豈非文弱士哉當其患苦西夏韓范爲
之束手亦可寒心矣今世無其事而學官不可不存
此虞必如吾謝君者權輕而重大焉之時斷而久遠
固之蕭澹明志博聞端執仍至御贊養食飯猶狀義
與之初集序
諸生始而疑既而憚終而意遷慮徙樂且有儀惟懼
不克當于門牆也夫以此人教士而後士變可無虞
以此人教士而後學官之權雖輕而益重誠使謝君
典司成均長育國材天下奉行其教如所謂胡氏學
者上可酬祖宗養士之恩而亦不負上天生才之意
矣使臣之薦謝君豈徒狀哉

丘素夫原射發微序

儒者之說射也莫詳於戴記之射義儀經之鄉大射
及六官中射人繕人橐人司裘司弓矢射鳥服不諸
氏而已嗣後張宗王珣各有射經嚴梧有射訣王越
石有射議張中殷有射訓錢師益歐陽修各有射格
活其旨玄說渺通於養生乘化則無如越女陳音與
伯昏瞀人音之言曰翕心咽烟與氣俱發遺出於天
遺在於人此殆軒黃之內經矣瞀人之言曰至人上
視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此不射之射
與之初集序
也蓋造有入無進於天矣夫形射於藝則已猶形射
於道則已精素夫之爲是書而徵其名也其將以射
進於不射歟抑將有不射之射歟以予所聞養由基
去楊百步百發百穿而過客教以善息裴旻射虎日
得三十而老父謂非真虎蒲盧仰射雙鳧不被弋者
皆下賈堅射牛拂春摩腹正以弗中爲奇之四說者
非但前人所未發之微即孟氏聖智之論亦所未及
也孟氏之言聖以射之至而已而今以不射爲聖其
言智以中而已而今以不中爲智以此推較往豪勛

符先聖雖以管仲樂毅之才可謂之善息乎南巢牧
野也於誅可謂不弋而下乎漢之楚項唐之覆隋迄
五季金元之凌奪謂之射虎可也真虎其可射乎漢
之留侯蜀之武侯唐之鄴侯皆能以中爲奇耳能以
不中爲奇乎必也虞舜干戈因墨庶幾乎善息矣仲
康殪羿光武殪莽此可謂真虎矣竇融之歸命錢鏐
之納土恍惚乎不弋而下矣墜履老人之教孺子撥
弄蠅臂之戲宰相龐公德操之兒畜龍鳳是真能以
不中爲奇矣方素夫挾勁弦弋獲高第備守溫陵裘
裘衣初集序

卷四

五

帶蕭朕有儒將風世不竟用其材韜卷奇器將俟真
虎而斃之亦幾幾善息者雖朕猶未忘乎射也若夫
冥心閉室氣塞層霄感是氣而墜者亦復噓是氣而
飛天下皆遊羿之教中亦即遊於彀外此其神鋒所
注即離腹脊之間蓋至人以此造命而陰符謂之制
氣斯固陳音瞽人之旨或素夫所未發之微也

拈一射義即原委歷歷已見奇博進而軒皇內經
遺有入無抑又奇矣更進而善息不中真虎不弋
遂至于鎔液古今掀翻聖智似此胸次眼光豈文

人所能望其涯涘廓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
知勇斯篇足以當之矣

彭躬菴

卷四

五

林守一詩集序

昌黎於文爲華也論者或絀其詩此非詩人之言也太白於詩淵海也論者或絀其文此非文人之言也昌黎性負崖壁詩亦存訶佛諍君之風蓋飛霞之珮頤頤杜李矣太白體備雲霞文亦染碧霄青旻之色所謂揮翰霧散自恒自道之今將以韓詩爲有韻之文李文爲未叶之詩則絃管鐘鏞一其高下蝦神歎不別愉慈宮變徵還必窮於合律矣乎近見才士前疑乃廢始觀林生之文川紆谷複水立壁翻已而寒之初集序卷四七

驚歌鳳舞龍兒鳥瀾妄意韻言如此將使寒郊發幽賀破咽徐披其詩詭而映生日月卷浮冰雪詭而度蛟舞波秋雨裂石亦妄意文軸如此則離止穆於魚羹飴雲包諸泰岱林生茹吐堅香捫歷參井遂至於此退之不云乎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崔巍插花裏是退之之文也已太白亦云雲帆涉漢罔若絕雷騰虹奔電瀲射衆壑是太白之詩也已詩文奇器竅並胎如謂舌調吳吟唇操楚些此絳樹之兩音林生必以爲優吻也

西園稿序

昔聞詩有三禪其論至渺朕潏潏而不可崖予將更之曰詩有三太則比切世事矣太之爲言無所遷而靜閑變化云爾詩至閑化而靜居不旣盡人天之故矣乎夫天下之寄移人者時也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彼何知爲哀思安樂哉時移之耳六代唐宋升降遼際渺於絲塵妾曠所未睽審也雖以淵明之澹靜閒遠而賢者或謂其帶性負氣多由豪放中來淵明豈自知其豪放哉處淵明之時新懷故感節長芽滋如寒暑之易膚而靡覺也是故太於時外之難也方俗移人益又甚此魏福唐憂曹者陳汰聖人不能違其風也以屈平之嚼朕日月而景朱劉屈之徒得尋聲而附之曰楚辭則太於俗外之難也是猶曰氣勢使朕若夫才人之吐爲詩也猶山川之出雲也當其發鍵空際舒卷晴霄非復山川所能剪裁矣使泰山滄海蒸霧騰氛靈翳清畫山海乃亦巨物之戚人者與李白曰諸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

寒之初集序卷四

當樹予謂太白遠邈班馬近邈柳韓正以煙霞草樹

爲之累耳雖以退之之宏放雄剛子瞻之浩瀚萬變而論者終畏其破除格律不系以風雅之嫡嗣非以才多之故與蓋大於才而降制其才者尤難也乃今讀西園詩有異時非將安將樂之時也意其哀思怨排當不後千載上人也乃際亂避亂之篇溫如田園飲酒之事怨且無陳也奚其安哀且無聲也況其樂此豈悄悄急急因時而傷性累道者乎方弘嘉之隆李何王李互爲齊晉視閩音猶邇也矧於吾寧寧自鄭仲賢後風雅瘠亞垂七百年矣里兒狂號者若集之初集卷之四

後學宮語不自謂後而反誦宮語之不後也或者遂謂山川頑黠使朕如其人卽山川亦豈得不任咎哉而西園獨以澹香深倩之音進章孟儲王之坐可不謂特大俗外哉以此其才卽鞭叱風雲四擊蛟虎奚不可者乃神襟相檢聲影交裁使章無溢句句無溢字斤斤以西園一卷行於世是其人豈復爲才所使者乎夫不移於時者殆將移夫時者也不移於俗者殆能移夫俗者也不移於才者殆能用其才者也是吾所謂大也已吾所謂無所遷而靜閱變化已

樂饑稿序

世之工詩者以詩爲詩未嘗以人爲詩也世之論詩者亦就詩論詩而未嘗就人論詩也孟子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詩之于人猶體魄精爽不相易也舉夷且之精爽而附癩癩之體魄烏乎可則有難者曰沈宋杜李以及王孟錢劉不猶以詩爲詩乎予曰固也吾取徵于淵明而已嘗展陶詩讀之一言一章如淵明去前自數其鬚髯而吐肝腑也如觀其啓齒流盼曳步倚簪聆聆聽鳥采菊摘蔬而載慨載欣旋嘯旋寂也舉似他人非是也於是掩卷沉吟追尋于聲韻語義之表猶見其問形答影懷古樂天交風酣臥而倦還讀書也舉似他人又非是也吾所謂以人爲詩者如此遂持此以論吾友黃律君則亦論律君之人而已律君少際亂離謝素科舉之學手嘗一編棧運環堵歌聲出金石既喪其室孑身奉母以筆札代求鋤出遇二三同志援而止之引孟落落類朕任天終不作乞米帖至扣門拙辭也吾故竄陶詩戲之曰君所謂饑來驅不去腸至輒傾危者也於是律君繼

狀曰吾已標吾詩曰樂饑集矣則又有難者曰大烹鼎養笙簞承筐將無詩乎風雅必根芽於饑已乎予曰固也非但以樂饑爲詩之苗亦且以樂饑爲詩之法耳今夫風人旨味如舌底甘津冷冷自噴無由掇拾向人也可掇拾而得者則唾棄之滓拒口之矧而已故世之依戶沿派若所謂拾遺供奉長慶西崑云者此無異捫腹而訊饑飽于塗之人也不狀則美章廚合侯鯖仰殘羹冷炙續餘喘者也不狀則奉魔溺鬼如飢漏脯糧野葛不顧棘喉蜚吻而腐腸者也捐是數者而樂饑之風味見卽詩之風味見矣雖騷不云乎長顧領亦何傷則以其朝飲蘭露夕食菊英也又曰發六氣而飲沆瀣精氣入而粗穢除穢除精入其爲樂也又可言喻哉昔胡牧仲不爲宦官作墓銘趙承旨以金百定爲潤筆牧仲時方絕糧而卻金益峻故其詩曰藟藟不繼襖不裏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如牧仲者可謂之樂饑矣可謂之以人爲詩矣吾旣得律君之人又何疑于律君之詩乎

太史劉公兵垣吳公典厥試事而直指汪公實監臨之予不佞則竭一歲之力進士五千有奇與試凡入彀九十五人循例讓齒修昆季之義錄成余不佞得敘末簡因告之曰古選士升秀先教齒讓今仍其意而義少失矣何言失古義也古齒讓而及官材者是謂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如臯契共垂爰夔熊虎更相拜讓用爲和穆耳譬諸一父之子緩急相援雖才力參差共濟家事而止今漁狀誰氏糊名投牘昏如博夜驟幸連茹而起義取壘篋固非有同根之植孔膠之素也夫風花飄拂同綴簾幌卽無因緣可謂非氣類之合乎而孤激憤俗之士至等蘭言于草腐喻臬鳴于烏嚶譴交絕交相續而作誠知風波漂染謬在姻鄰之讎齟也狀而詭意絕俗故戚如仇世訥薄之若夫一籍之內連蔓縈縈裾動而益棘遂有楊楊殊姓昧曰同宗遙遙華胄謂他人祖克彼鈞黨援高之心勢必磨頂踵于津梁率曠野如兕虎紛紛望門卻掃無地原厥懷來則非有道義扶獎推進賢能之事也

徒爲交遊寵光百足衛仆之具而已乎故謂今之齒
序非古義也予于諸士長在一日若德業相先方將
退讓不遑昔者綿上之蒐士句讀假韓起讓書上臣
事君以人雖詭詐如晉客或有之諸士卽無論虞廷
拜遜之誠豈遂出伯臣之下哉

已卯福建闕順序

代在道諸

按臣以理冤抑察吏治舉人才爲事較衡文事非端
職也顧事類薦舉則與聞之予不可無言夫士之修
文鳴世也事非匹苴也肺腑則枯株而楮墨則芝與
菌也譬之山川出雲時雨旣降精蓄洩矣何有屯雲
密密陰晴靡定之狀乎且搜奇五千聚欽一室其幽
峭西精磅礪鬱積固當漸澹空虛淪漬戶牖味可吸
而目光可曳而流音可望而鳴也是天下所最瞭白
者也今夫鼓鳴蜀弁鐘應嶧山氣類相嚶則金石遐
響支初集 卷四 古
感豈有形響徵兆耳目構接之事哉必謂掩而毫素
卽沒其驪黃是治人別劍伶人別音之智矣神物胡
合于張公絕絃胡辨于幼女乎故文可相士而士可
不以文相也古之使臣采風者搜奇踪于幽岩訪逸
跡于瀛海士之矯意詭奇者或又掩名絕交汗跡鏤
彩廉而得之實難耳今千里之內十室之邑獻瑟投
竿自懼弗彰也某也孝弟某也方正某也茂異使臣
巡省斯方更歷寒暑猶弗能廉得之姑以三試之餘
希倖取奇儔于萬一披文審質終不知其誰何之人

可謂稱厥職乎今幸以天子之靈諸有司之力藻鏡
秋拭無麟不綱衡其文文如人也廉其人人如文也
有謂相士必以文者乎固可以謝斯士矣有謂相士
不必以文者乎亦可以謝斯士矣

宋文初集序

卷四

五

春秋涉錄序 崇禎丙子年

春秋救亂之書也今所不能救者三事執春秋議之
可乎春秋傳曰邾庶其竊邑來奔而魯始多盜今者
召大盜而賞之皂牧與馬冠蓋劒佩儼然爲萬夫長
於是戎心胥倣盜乃繁興至勤司馬而治之此臧武
仲所不能詰也宜乎寇禍之半天下也且弄兵潢池
竊天子沮洳之地悍狀夷傷命吏抗王至無等矣天
子哀其窮愚貸以不死令灑濯厥心供王所事不惜
高官尊秩次續被膺此斧鑕之餘軀牽而長見日月
寒文初集序 卷四 六

得假朝廷名號控制市夷於是山舶雲檣闔大海爲
庭戶金錢寶藏踰於天府旣已窮極奢欲矣顧以爲
淵不可脫坂不可驅規便自休文以美名曰某某功
成身退矣嗚乎其身當死旣久矣將奚退哉若弄兵
可佩綬可厭事投林又可悍哉進退無禮天子威命
置胡所乎春秋時戎右很驕怨先軫之黜之也而曰
吾未獲死所彭衙之役馳秦師死焉清之戰僕僮汪
錡乘死之仲尼曰能執干戈衛社稷者可無殤也仲
尼以爲死王事死卽大年耳何殤云乎今天子之當

戮若臣也後矣釋而不戮此生年猶死日也欲奉此
身其奚之且任王事未卽死也而惴惴然避死曰吾
休矣吾欲如楊元琰棄官爲僧姚平仲入青城山學
道耳設也法不賞盜身首已異處矣安得此規利避
害憚憚於或死之方寸乎此無王之罪春秋所重絕
也春秋兩國見師必書所獲重之也今以天子之陪
臣亂民得俘而繫鼓其俘而倖還者偷犬豕之餘息
繫朕楚囚枯落垂盡猶日祝曰天子庶且矜我如往
者宥盜之例令得白效跡其鼠首忍死幾幸須臾之
爽文初集 序 卷四 七
生此婢妾賤人所不爲豈孟明視之囚於晉宋華元
之獲於鄭比乎由此言之春秋討罪之義不明致獎
貪誨盜苟偷生官邪肅靖胡日之有故曰爲人臣
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逆節之誅吾是以感歎而
私論之也

鄭芝龍初以海寇受撫其後海寇劉香復熾兵道
康承祖守道洪雲蒸復往撫之咸爲寇所執洪遇
害而康乘劉香戰敗脫歸是時朝廷以流寇猖獗
或議調芝龍爲邊帥者鄭聞而雍髮告休賄閩撫

題免其負國之志早已料之矣

宋文初集 序

卷四

大

增築舊城序

代

少好營畫類有天性成慮於胸以通曉世務爲快
每越郡度邑輒登高延瞰按度平阻觀雉堞廣斜控
川扼陵之勢圖揣昔人設險制禦之方畱連風景非
其好也中歲以來身經寇亂所歷燕齊豫楚之地千
里蕭條頽垣敗堞墟爲草木窟爲狐兔悲夫此皆昔
時聚婚媾敵輕肥風流歌舞之區也曩令守斯土者
增薄因高深塹設械訓聯子弟猶足遮蔽狂鋒不令
摧頽至此雖曰天運豈非人哉頃承乏令于茲土按

寒支初集

卷四

九

行城學卑圯特甚蓋此地不罹兵火久矣山高水清
卽不知憑城膺守爲何事予旣心嘉此地士安民嬉
沐浴膏雨而重憫西北之人門戰巷鬪萬里蕭骸鳥
獸讓內居安慮變愴朕懷輒進徙薪之謀爲斯民
苞桑之計姑令培址增雉度可乘險制勝用戒不虞
蟋蟀之詩不云乎職思其居良士瞿瞿一畝之宮補
牢樊圃狂夫戢意衛生之智帝圖曉了今此完好周
郭亦補牢樊圃之智耳卽不思外患憂能無思居乎
哉

曾氏印數序

由古逮今器法之變滅盡矣惟篆刻印章尚存倉史
而日靜晤之餘繹其意寄覺三代以上去人未遠好
古之士往往沈酣此中狀造極者少近代惟趙承旨
文國博特傳他如何雪漁朱澤泓許文學王舍人雖
各樹一幟亦衆山之崩施江河之沱漂矣所以狀者
趙文以六書萬卷溢而爲篆刻而他人以篆刻爲篆
刻也夫惟破萬卷狀後審字學審字學狀後能篇篆
書辨篆書狀後能作章印往觀吾子行之學古編徐

寒支初集

卷四

十

官之古印史其援據之精論辨之確則無師之智不
知而作古今蓋滔滔也引伸其旨卽陰陽疎密斜整
偏全合離單複衡反正借之間徑寸銖黍完備大文
一篇矣其引蔡氏之言曰天下知字爲聖人所制而
不知本造化所爲又曰六書而明譬航海有筏指月
在天六經可無訓詁而自明也此本論也李陽冰以
神奇工巧爲摹印四妙而先之曰功侔造化冥受鬼
神非此謂歟姜過庭論書曰旣得平正力追險絕筆
陣圖則曰結構爲謀畧屈折爲殺侈狀則平正奇險

六書與作印無有二也公權論書本諸心正而作書
乃特饒奇姿顏平原氣骨木彊而書乃神妙不測一
變二王之跡狀則險絕不可追者乃其平正不可得
者也本此意以作印豈使趙文獨有一代乎吾世魏
石牀則亦合六書萬卷偶溢而爲篆刻者也其弟子
曾氏莘任則又分石牀之緒而自見工鈔者也不知
石牀之篆刻讀其詩古文詞可知矣欲觀石牀之篆
刻者觀莘任氏之作亦可得其恍惚矣若謂智過其
師詞爲佛祖此有神靈非可目論也

宋文初集

卷四

三

杜岱麓花封別紀序

近代頌祝之辭多以鋪揚侈麗累牘大篇爲貴古人
則不厭四言短章其聲依永而已蓋取其優游涵泳
比于音樂上可達朝廷而下能曲暢幽隱也攷之三
百篇南山有臺則君以頌臣羔羊緇衣則士民頌其
邦大夫若烝民則朋友相頌也南山歌樂只者十承
言矣衷之曰民之父母則知先王屈體尊賓重復唱
歎思爲保邦艾後計者徒以民之故也羔羊則不言
恩勤摩拊之私惟澹然相視曰委蛇緇衣則泯其勞

宋文初集

卷四

三

來扶翼之勤亦澹然相許曰宜好蓋家人父子之愛
非文章事蹟之可盡有如是也今都門杜岱麓先生
令于連城三年而政成十年而民安若怙恃士顧衿
佩而嘻曰微公此爲纏綿耳農術畝澮而嘻曰微公
此爲犴獄耳老撫其壯婦孥其息互相祝曰微公是
爲鴻羽是爲出沙耳公固雅好琴當丙丁間惻遷民
之瑣尾譜爲哀鴻操音特哀雅聽之莫不愴傷神
曄涕而累歎也繹其詞有曰遙遙萬里君門誰肯綸
圖飛遞上徹宸闈蓋自傷格于職守不能如安門之

破例疏聞也非父母之憂子不及此至于揮絃鼓風
 藤斷刃解不嘵嘵而利舉不赫赫而害除頌不勝頌
 也但可曰無所忤累委蛇焉爾但可曰無所瑕疵宜
 好焉爾連人蓋日相計日是且翽羽傳天維天子使
 乎乃今擢東昌別駕連之人於是傍徨呼告悼奪所
 天而又詫先生以偉敏博練之材不出入禁闥霖雨
 天下而屈以佐郡之職既乞留不獲則作為歌詩若
 訴若慕若嬰兒失乳啜嚙於中道也曼衍比興若駕
 虬征風排間望闕祈兩美之必合也意先生善懷若
 寒支初集序 卷四 三

不舍朕于萬里君門者或曰怨乎予曰奚其怨是固
 烝民清風之誦矣烝民備述山甫之才德位望保躬
 補袞蓋不可一日去朝廷者乃城齊之役四牡遂東
 亦異乎采芑六月之命使矣詩稱袞職有闕式遄其
 歸所以諷也古大臣以人事君獨見其大如此今東
 昌雖密邇神京芻餉亦軍國重務朕幹辦是者不鮮
 猶煩先生為之此連人所為戀卹留連託諸謠詠若
 曰維我公媚于庶人維我公媚于天子云爾往者漢
 以吏事責三公宣帝試望之於三輔而後任以宰相

雖國家用人別有鑣轡若其諷誦穆風用慰永懷則
 猶古詩人之志也是為序

寒支初集序

卷四

三

狗馬史記序上

紀治亂必審其正傾定正傾必測其表晷晷正則南北陰陽與俱正也地晷于天聖人晷于天地物晷于人藝晷于夏比其傾也天表移而聖晷匿罔兩樹臬而試陰陽之器罔兩之樹臬則必于夜也不則酸雨毒霧也不則萬目皆盲也何也晷不可見也義和未揚若華未光雖馳走強陽影固無所也也不可見而猶稱曰表者則罔兩之微睇自爲增耀而意北意南也非獨掩日而意南北之方必將倒臬而易聖人之

寒文初集序

卷四

三

位聖人則死矣有其類裔焉耳有其易詩書春秋孝經焉耳夫是皆聖人之晷也臬之倒也必以文王晷于犯猱姒妃晷于厖吠太保晷于旅樊周公晷于猗窻仲尼晷于繫狗管仲晷于噬齧此數聖賢者則皆天之表晷哉天臬燼則晷絕世皆蘊火而晷息朕猶有障面而行避日而趨索蔭穿竇而馳且嬉者是尚知有日威之赫也哉臬則未燼而晷則未絕也何也今使周公血口而植圭仲尼反衽而修策曾閔毀髮而御親游夏刺豕而操戟子華弛章而相賓仲由

斷纓而降北雖甚驚猛必贊其不可也驚猛以爲不可而周孔之裔詩易之家多莫不可者是將裂孝經爲城旦之罪書而放春秋爲誘叛之孤鳴也孝經不可陳拜于斗極春秋不可奉告于明吳則天地爲敗寇而人爲濕薪天地爲帝釜而人爲臠肉矣不狀則皆冥與盲矣皆霧與雨矣冥盲霧雨之事則雉求牡也鴻離魚也鴟取子也夫豕支于宮妖馬騰于禁而野狐升于座也亦豈有南簡董狐者揚燎秉炬泚筆而書帶閣者乎南董所不書而我則書之且以爲狗

寒文初集序

卷四

三

馬之事而疊書之我則許世之爲冥盲霧雨也晷則不見圓影而像之云爾景則不見篝火而燭之云爾夜之人不能撲我燭而滅厥景也罔兩之臬仆之哉是將不旦乎何哉其不旦也雖靈升而燭熄燭熄而晷正南北陰陽童子緩步而量其修短矣夏首有人見髮景而疑鬼也嫉之而反走走愈疾而髮景愈逼蹶朕喪氣而薨死夜之人其以我書爲髮景哉其以我書爲陽燧哉

狗馬史記序中

日晷匿而萬景熄我圖影而醜之歎何哉以我爲秦
政之繪工圖海神之裨而自爲屬哉我則有大悲焉
大耻焉大憤焉日之入于虞淵也懸十鑑而不見鬚
眉則以天下之人皆無景矣在月中則指爲鬼也在
日中則以爲老人之子老人之子生而不識父鬼之
惡明也則於墟墓慨嘯也慘戚哉天下皆失父而入
墓者哉隋有妖人焉曰宋子賢將蠱衆而用之也則
懸鏡令婦之武影爲王侯將相或影爲大馬蛇豕於
異文初集序
卷四
是惶駭而服妖役也則畜影乃更爲王侯天下盡炫
于妖鏡矣易人影而畜之矣未聞駭畜影而祈人也
是面有孳而病有忘也海濱有犀焉自醜其影不忍
鑑也視清淵焉必憤而涸濁之清淵之陷惡景也無
算矣曾無揚泥而埋其溺者是目有翳而中有瘕也
悲夫天下睢睢而我則涕且諱天下莫莫而我則憊
且忤是何爲者哉春羽如簣而驚靈之鳥獨愴愴而
啼血血盡而悲極矣卒不知所悲者爲何也星夜比
隣鮑猶交薦人不相益也風狸獨見人而掩面夫必

以甚可羞者人也卒不知所羞者何事也勾踐失國
越之人未怒也而掘獨怒之越之人未喻也而勾踐
獨式之卒不知掘所發憤者誰賈之氣也嗚乎以上
帝之蕩而日月之暗使我而獨爲驚靈之鳥使我而
獨爲羞狸而怒掘也我則細且危哉何爲圖影而彼
之醜哉

寒支初集序

卷四

狗馬史記序下

史之有例也自釋春秋者始也是將爲例乎曰何爲其無也人形有志哲謀有傳名士畸人有傳排難報怨有傳前乎史者未聞也是亦例乎曰變也世變則例變以義起也以悲起也以耻起也以憤起也古者改正朔易服色而今者改舊此書冊所無有也故志人形也昔之公王屏棄耆老刻削謀臣於是則有抉目懸闔憤發背死眼光淪地自墮長城者今盈廷假假黥黔淪胥有瞻言百里謀賊具遠者乎故傳哲

笑之初集序

卷四

三

謀悲鄙閭也崇弘甲乙之間浙閩蕩析之日其蒙面竊指者皆撥巍科獵古文口談忠孝而筆搖華佗者也無望矢靡他矣曾有賁鳩封刃迫脅後起者乎非當世所謂名士乎故傳之耻之悲之也昔之典王多有瀕危而免幾敗獲全者康王以泥馬渡河昭烈以的驢出險孫權飛越于津橋克用禁嘶于林木蹄齧有靈而神鬼効順今者螻蟻綠于龍鱗魚服制于豫且漢祖竟阨丁公齊侯不值丑父嗟夫悲哉可爲痛憤者此也故傳排難也孔子曰以直報怨聖人豈與

人匿怨哉今居邦族而酌以儻棘剃髮膚而致以肝腦辱子女而侑以玉帛是報怨不啻以德也故傳直報憤之耻之也昔之誤天下者多以威權震主神姦嚮國今亦患得失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溫飽而破江山壘社而陪璧觀亦可哀哉故整頓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舊汙者斷非舊汙之士傳畸人思不世之才也凡皆以義起也紀志列傳爲目二十有七者書始于乙酉符諸二百七十七年而縮也附四裔于地里志者閭之也起于鼎燕迄于破吳裁共三

笑之初集序

卷四

三

十四年則取春秋之數也西漢二百二十六年新莽之閭十四年合之亦春秋之數也東漢一百九十六年蜀漢四十四年合之又春秋之數也張衡曰太玄爲漢宗四百二十年之曆則猶未知太玄也太玄則取諸春秋也是亦例乎曰非也以義起也以天起也哉

弄臣傳序

禍敗相尋治日常少者本於弄臣之多乎世所捐爲
弄臣者泣魚斷袂耳黃頭郎紫宮雄耳梨園弟子關
雞小兒耳侏儒諧笑北門供奉耳不狀則降神攝魄
採藥燒金秘密演探諸方術耳不狀則陸沉金馬僚
友薦乘者耳不狀則鴻都文學宣懷孝子與夫墨勅
斜封諸積邪者耳之數臣者世亂則增亂非由此而
亂也自吾之意以爲天子而繁畜其臣下人臣而自
治以備隸險詖化遷情類賈取何詎非弄臣乎天子

寒支初集序

卷四

主

之意以爲富貴賤生死者可以顛倒夫其臣人臣
之意亦不過以富貴賤生死者詭隨乎其君如是
則志汙志汙則慮邪慮邪則智爽智爽則神搖神搖
則形喪質身以與人質君以與敵叢詬集穢視顏而
不知則弄臣之究竟矣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
窮不能輕生死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不能行義
而曰我非弄臣誰信之乎昔申胥大秦庭哭七晝夜
不絕聲不勤苦安能此曾子櫛菴未飽義不合則辭
上卿不恬貧窮安能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夷齊餓

首陽而志愈決不輕生死安能此以此求臣則代無
幾臣以此觀臣則人主亦多弄臣矣乎狀而光武欲
以繁聲美桓譚而宋弘直斥其鄭衛玄宗欲以女樂
弄德秀而德秀獨進以于薦天下亦有不可弄之臣
而天子常有玩人臣之意謝相故事也而宋宗至疑
其涕泣命相亦故事也而天子至瞰其庖厨王子明
之賢也而天子以美醞悅其妻卒魏玄成之諍也而
天子以飛鳥方其嫵媚故夫明主之畜臣也必以富
貴生死者爲賢愚所同絡之網也可以網之殆于弄

寒支初集序

卷四

主

之矣故曰鷄有五德君朝夕而淪之者狎也黃鵠一
舉千里無彼五德而君猶貴之者不可狎也史彌遠
以爵祿縻天下真德秀拂衣曰世亦有不肯爲從官
之人蔡京牢絡士大夫者二十年許翰謂上曰超狀
遠跡者惟胡安國夫以史蔡之徒盜竊阿柄變置中
邊天下不謂之弄臣而謂之弄主彼亦負養虎之能
時機時飽移虎怒而猶已彼亦負賦芋之智或三或
四變狙怒而相欺天下又不敢謂之弄主私謂之弄
權迨乎彘積流埋事窮勢過身禍既酷而國祚亦隨

之矣故曰童子美影不知爲影所美也奸邪美權不知爲權所美也人主美臣又豈知爲臣所美乎哉原其初不過以富貴貧賤死生者上下鈎餌次且弔勒乃至破裂銷亡而後止嗚呼人臣其無以備隸自治人主其無桑畜與臣哉

俱創開未有之論亦閱歷深透痛快之言一部廿一史主不弄其臣臣不爲主所弄者幾人哉此照膽之鏡隔垣之視矧腎權隨之藥石欲以整頓斯世洗沐舊汙不踰此矣奇才正氣不以推寒支老

笑文初集序

卷四

人其誰與歸 彭躬庵

直報傳序

夫準古而於陰陽定章雖以王鉄則枉者直矣天王之職廢而後玄黃蘊爲鬱火血氣壅爲激湍屯烟昏翳何知昭闇洩涕而已及其揚也亦可燎原湍之涸也攬荏欽腐不可搏散及其決也亦遂滔天故吳人新破謠謠而致水淫晉人新勝嚕嚕而來燥膜愁暢相傾水火相勝天爲象其仇矣仇不必復而有復之形有是形者可謂無是情者乎雷霆不爲誅惡逆而衷惡者憚其嚴威忠義不必裝甲兵而忌者隱朕指

寒支初集序

卷四

直

爲敵國是所謂有仇形也雷霆或加于木石虫畜暴者不敢訶其無靈忠義或夷爲原草埃塵而童子誦此諸金玉斯則不可知者天之事也無所不直者人之氣也人不直而求天直之必使日南日北夜旦如環分春分秋暑寒正等則人爲肥瘠而天乃亦愿夫矣乎今夫蒸人集木則襄託于羿矢而淫夫萃棘乃展席于瑣臺澗林之瀝必浸及薊薊而蕭斧之膏多附夫藥石貞回疇享倍蕤無算蓋天之失直久矣譬則莠弘支周自以爲桃瓜而首離血碧天以爲瑤

政也正則攀轅自以爲傾蓋而懷沙沉石天以爲東
帛也介推刳股自以爲一飯而烈山燼骨天以爲千
金也天之報人則不如乾餱汚酒之細旅酬算爵之
等也亦傾倒于人情所極至者而已是故胥濤未能
蕩越而巡厲未能殄胡也嵇血未能洗賊而趙箕未
能壯宋也朕而天下後世婦人孺子莫不直之者氣
之所至而情至情之所至而形至天亦至焉耳嗚呼
九頓乞師則已懦三躐斬衣則已細載馳馳北納矢
還廟事會之極則天以交起何必尋九世之仇于小
案之初集序卷四

侯問百年之怨于水濱哉

茲篇澤調頗近六朝而氣骨則仍兩漢識議遂壁
立千秋矣以視屈原天問未免荒唐不若此之直
切遂令天無遜情乃知人有定力也 彭躬菴

畸人傳序

嗚呼誤天下者其庸人乎庸人者屈原所謂黨人也
原之言曰黨人之鄙固今不知余所感任重載盛兮
陷溺而不濟又曰排佞疑傑兮固庸態也始于排疑
卒于鄙固始于鄙固卒于陷溺嗚呼黨人之庸至此
乎方其毛舉驚擊樹幟護籬自不謂鄙也脫手營官
身勢迅滑如彈丸自不謂固也一旦海波蕩嶽坐失
千金之壺盡摧城頂之函有拔足崩流掉萬石之載
而厝安瀾者乎身尾既濡神魄枯落于時則藏身狗

寒之初集序卷四

三

賈抱頤鷄栖輪金緩死媒女進身破族屠宗賣交刃
至無不可爲所謂庸人者遂爲大逆窮凶極險之人
矣寃其聽矢負塗淪濯無策雖續殘喘故行尸耳不
謂之庸可哉天下已受庸人之禍而後思畸人以救
之亦已晚矣蠱敗則滅而更鑄屢傾則撤而更新人
弊矣弊可救弊乎新莽之篡世盡淪汙德已而歌則
歌以十百萬罪已而哭則哭以十百萬人心狂醒天
日幾晦倏而鄧馮寇買有隕自天祿山之叛海內風
偃倏而顏張李郭爲海峯天柱漢室之衰羣衆並起

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而有荀彧忽倡之未有保江東極長江而據之之說也而魯肅忽倡之未有跨荆益撫戎夷據荊州以向宛洛出秦川以向長安之說也而孔明忽發之亦奇矣哉殆天啓其聰而非人所與慮也是之謂畸人也故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反之則庸人者畸于天而侔于人矣天所不許而欲薰黷倖因任爲蕭管獎誘凶逆委諸廊階收羅豺虬寄以民社是以脂澤垢而鴟解醒眇眇而數相駁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人轉轉

宋文初集序

卷四

三七

陷滯哀斯人之山坎無時矣豈非庸種滋蔓耘鋤失計乎今夫纖餌畢命者簡魚也一限待弋者洲鶩也覆粟而呼者雀侶也悅草而鳴者麋羣也庸人之唆汗謀梁呼羣圖活則亦雀鶩魚麋之智矣是披羊之客所以褻唾乎菜脯而墜驢之叟尚假寐而不願醒也哉

排難傳序

有不解之環引椎而碎之解矣有不理之絲操刀而斷之理矣此濟亂之一喻也有大輒之繁焉技不可嘗也刀無厚而節有間則遊刃恢朕矣范蠡曰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管子曰身濟大海觀風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此又一喻也故古之出險定傾率取於是矣當其有間也則少伯然灰于石室廝卒亦探肉于狼牙當其遊刃也則于謙取義于鄭申楊善抗讓于瑕呂於是墜鳥挽于下春岱

宋文初集序

卷四

三八

華拔諸平地當其天時之合也則險如鴻門而有項伯憊如蕪亭而有馮異曹操之阨蒲津而有許褚丁斐孫權之阨津橋而有凌統谷吉利朱泚之襲奉天而有倒印追騎之段秀實甚者紀信誑楚而漢以興韓成誑漢而明以熾當其天時之墜也卽魯昭之奔濟海與爲高下也甲申之變遠不啻于奉天近不危于土木也十省金甌關門未罅假令廷益秉樞郭登保塞併日蒐乘繕守九門武庫且克內帑且溢糧甲

德勝門尚可氣奪小醜也而樞輔離心文武失魄奄人送款使卜世金湯累朝蓄積三日之內揖么麼而奉之自書冊以來所無有也若夫南中之窺勢不迫于蕪荑蒲津也浙閩之覆勢不窘于津橋鄱湖也而公侯抱首突如驚蟄至尊孤露子類郭君有負羈縲而從者乎有持糗糒而進者乎夫千金之下必有從亾之僕萬乘之至顧無一殉危之臣亦書冊以來所無有也豈不哀哉謝枋得云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者欲求一瑕呂怡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案之初集序

卷四

三

妖祥志序

今使星文靜章山海澄峙世飲食已矣倏見惡焉俶毛紛沓非人非魅必震懾失魄曰妖其興乎古之賢者正容告世曰妖錄人興也不若不足慄智者釋若言也必將震疊于臟腑肅戒其肢節因而廣志定心銷落芽孽於是玄黃晏清靈蠢靖列則賢者之論定矣朕而妖竟興矣不知誰爲之矣吾嘗見兩日辰摩太白午輝纖鬼畫言火星爆衣吾嘗見里徙市沉山鳴城泣草如兜鍪戴之高鼻吾嘗見萬里傾瀉大弗夷又初集序

卷四

平

曳帛伏中雨雪日中雨麥吾嘗見王侯剔爲羊豕牙刀藉爲枕席斷胷闔纖絮孺競戲孤鬼睚于伉儷顛幣多于螻蟻吾嘗見奪室而役其夫屠父而子其子僚官易室而棲人畜同苦而處吾嘗見羅刹夜叉奉稱祖父乳虎饑蛟職爲字牧吾嘗見路絕蘋莎淵竭沙磧斃蔓者人猿竄穴者人蛰吾嘗見孔牆孟岩詛牲塗口蛇豕升歌乎鹿萍猱猱訓講乎羞耆吾嘗見房駟文昌同壇泮璧丁學宮忠烈降俘並祠血食壯繆既升孔堂于倫堂檜島亦把岳臂皆配叛將

吾嘗見保氈厥毛■被其頂舉衣廢裳振裘失領鳴
呼良眸未耗人皆見之矣豈非妖哉豈非妖哉人則
興之天得不從之天實爲之人謂之何哉

寒支初集序

卷四

聖

藝文志序

嗚呼矢文洽獸猶遣符攝魅歟人無測符之靈而魅
有喻符之智則保蟲或同視肉而毛鬣當可說鈴也
夫運日巫步而虵噤其喉啄木味符而蠹獻其命鶴
祝遂擬于靈文虎卜亦疑于著策羽尾紛綸何知觀
玩非圖籍乎佛書六十四種鳥音之書曰迦迦婆多
獸音之書曰彌迦遮迦和菟綜書爲鳥鳴王喬解經
爲鳥語周禮鳥言則掌于夷祿獸言則掌于谿祿有
是官者卽必有是職矣有是職者知必有是籍矣而

寒支初集序

卷四

聖

後乃今爲曠談蓋藝文之無傳者亦夥哉且如蛇言
喻于神姑速馬胥譯于陽翁偉旣無師訓寧有音義
乎卽雀言覆粟不載廩人之編牛子爲犧非記般巫
之史古之神明以文字酬答禽獸也有矣今執六籍
以蠢狗馬狗馬亦執橫臆以蠢六籍越嗤楚之缺舌
楚亦笑越之侏僂彼此易觀終古猶冥盲也且吾聞
之禹鑿龍關青犬導之而得金版之圖張華入福地
見二犬所護悉紫字丹書猶曰萬之一二耳若乃馬
圖乍出旋演歸迎象篆續披乃翻騷史天地大文豈

犬馬芽之而後神聖蕃之縉紳先生服食之歟則是神聖揚犬馬之氣而學士又承其唾也文字豈爲犬馬設哉亦今古所無徵矣必也探博雅于瑯嬛乞犬爲導師誦甲文之帝瑞奉馬爲教主家塾黨庠將盡講介盧公冶之業日月共怕胥趨魑魅於是玄黃合杏園象偕迷鳥跡蟲書易而魚鳴狐嘯矣豈更有陽翟賈子怙威勢燔冊籍而愚黔首者乎嗚呼夷隸司鐸亦有譽髦然隸鼓微亦有俊秀藝文之雜于毛貲也蓋聖人爲之備也哉

笑文初集序

卷四

四

外教傳序

世所稱詬辱者類於狗馬至矣所幾幸不可階板者期於仙佛至矣佛自言曰吾于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仙佛殊名忍辱一也辱可忍矣又復何物足爲詬乎嗚呼天下亦孰能不忍辱者滅而君親裂而裳冕亂而匹耦攘而廬疇鞭箠使之穢惡飼之辱豈猶未至歟狀而弭耳搖尾絆足絡頭喉楚之唯命屈割之唯命忍豈猶未至歟忍辱而仙佛者是奚啻仙佛歟卒不仙也不佛也胡取忍辱爲也所以狀者生死之說存而富貴貧賤之推雖仙佛未免也佛言無生是狀苦生也則不得不修生仙言不死蓋狀苦死也則不得不救死於是而貴言希有富言多寶艷言香花纓鬢且貴言龍富言黃金可成艷言緯約處子狀則衷亦有汗神亦有塵劫而文之曰忍是率天下離人而入匪人之徑也何者沈淪失志之人託情迂怪以拔其衰濡戀長髮之人滅頂醇膏以需于盡兩戰爭于亨困之衝吐茹于存亡之際以此鉗心而捧欲甲面而逐波勢不得不出于忍辱忍辱不得不至于一

笑文初集序

卷四

四

甘喉覺受屠割悲夫以登仙作佛之階忽墮爲犬馬
勿覺者生死富貴貧賤之說憾之也至于犬馬而怡
其淫慝沒其靈神餐溷而以爲鼎鐘被毛而以爲文
繡囿牢而以爲瑤圃蓮臺也安知齏狀甘喉覺者不
灑朕自命爲仙佛乎此周孔所涕洟不欲道也

名士傳序

孟氏問楊朱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
爲貴爲死爲子孫名奚益于子孫乎曰名乃著其身
焦其心乘其名者濶兼宗黨况子孫乎凡爲名者必
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爲名者必身爲的的
斯射三者何用于富貴與死哉實名貧僞名富也實
名賤僞名貴也實名死僞名生也實無名名無實名
者僞而已矣名實散亂於是公孫龍疾而思正之假
物取譬以守白辨謂白馬爲非馬也其言曰白名色
寒支初集 序 卷四 四六

馬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
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
化天下焉同時好辨者桓團惠施之流則又演其說
曰狗非犬犬可爲羊也白狗黑黃馬驪牛三也狗馬
之說駘蕩益怪而名實愈亂故劉晝曰名彌假而實
愈反則迴犬似人轉白爲黑矣今指犬似人不類也
類推以象謂犬似饕餮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吾
爲正其說曰名非士狗非馬狗馬非人此其形也又
正其說曰狗亦馬馬亦狗狗馬亦人此其情也情形

之背也無美矣合以爲物而無疑者名實眩也梟名曰鸞莎名曰芝陌名曰夷嫫名曰施褒姐名曰姜姒壻名曰圍綺商臣許止名曰舜文莽操懿溫名曰周伊殷房名曰管樂臣僕名曰微箕嗚呼以是名名之可不以是士士之乎華子魚褚彥回其士名也而逼母后賣故主者其實也王夷甫沈休文其士名也而乞命胡羯勸稱尊號者其實也蘇叔黨趙子昂其士名也而被衰闔門忘宗事仇者其實也故漢士尊名駢首爭死糜身湛族而不辭晚士修名鼠首偷生

寒支初集序

卷四

四

獻室屠親而不憤以此爲富貴卽富貴矣以此爲死卽不死矣以此爲非狗馬卽非狗馬矣又何以曰狗非犬馬非馬名非士士非名也乎故天下之至眩者莫甚于狗馬與名也此公孫龍桓團惠施之流所不及辨也作名士傳第

忠義傳序

公孫述封刃而刼王皓皓曰犬馬猶識主而况於人乎遂仗劍以死付使者夫皓以爲人之報主甚於犬馬也今翩朕反之則曰人猶不識主而况犬馬乎此一悖也凡物性近于人者人必憐愛之談反哺跪乳蜂臣蟻國之事于昏暴之前未嘗不溫肅以聽也至有談馬能殉節犬能復仇者雖商臣許止莽操懿溫猶交口而贊其善也今指士大夫而曰爾爲曾閔爾爲龍比爾爲顏常山嵇侍中則逡巡而額濕莫或敢任者是以懿德奉犬馬而以凶德自居也此一悖也或見怪焉秦犬逃而守齊門魏馬遁而負燕客則共恨爲妖矣甚且言飼犬而噬其翁修廐而齧其主者雖非同室猶痛其不祥而協力磔裂之也今馳人之車者乃反衝而攻其城食人之祿者藉糧而據其土則又以惠迪戒犬馬而以逆惡自蔽也此一悖也之三悖者天下必于沐矣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反之爲言猶戒易也茹不潔以爲茹攫腥血以爲旨也毀膚髮以爲修易家室以爲禮也摧城之哭以爲笑湯

海之怒以爲喜聲罪之極以爲醫齧舌噴血之罵以爲蠅聲之過耳其談貞臣恭子義友烈婦者則以爲醒狂而豈鬼也於是舍其沐人而陳忠義于犬馬豈謂狗馬亦可談忠義哉自吾之意以爲無忠義則亦不可爲狗馬而已何也無忠義則如豺狼之不可嚮邇而虻蜋之不可暱就夫人防豺狼蛇蜋而不虞狗馬則以其忠義足恃也假令犬馬而爲崔杼趙盾者乘主人之醉寐登床而解其體家相戒而戶屠之犬馬其無噍類矣假令犬馬而爲張柔張弘範蒲康壽

寒支初集

卷四

史

孫勝夫呂文煥劉整者連率異族而覆主人之廟社逼孤幼于滄波則主人之邦族亦豈有孑遺哉故曰無忠義必不可以爲犬馬也我故揚犬馬于人而比類言之支離言之令辛包垢而言之也嗚乎此故子慶所不能哭士龍所不能笑劉四法秀所不能罵而談天炙轂所不能謔者我猶喋喋狀傳之沐之人其以我爲匪人也作忠義狗馬傳第二十七

邑志目序

建置

寧化縣初稱黃連崗隋陳以前名不見於史相沿閩越屬會稽郡而已漢永和六年分會稽爲東南二部東部爲臨海南部爲建安都尉即今建寧府建安地黃連當在南部中孫策渡江以賀齊代領都尉事吳永安三年卽南部罷都尉置建安郡始析其校鄉西偏將樂地置綏安縣按校或作枝枝分之鄉也然他志皆作校未詳黃連當屬綏安晉滅吳析建安立晉安州今福州其屬建安者曰吳興東平建陽將樂邵武延平凡縣七黃連當屬將樂其屬晉安者領縣八曰原豐宛平同安侯官羅江晉安溫麻新羅新羅卽今龍岩地初汀州置郡治于此四遷乃今漳平寧陽上杭永定皆其分壤自上古至寧化又五百里寧化自是綏安地舊志乃曰寧化本晉新羅地此不核山川界俱隸於揚州東晉義熙元年改綏安爲綏城宋齊梁陳因之隋開皇間又廢綏城併入邵武隸撫州黃連當併入邵武也唐武德四年析邵武置綏城縣今建寧泰寧縣等處隸建州即今建陽地黃連又當屬綏城五年又析邵武地增將樂縣七年又以邵武

屬綏城而省將樂貞觀三年復省綏城入邵武高宗乾封二年乃析故綏城縣地為歸化縣今泰寧黃連二

鎮黃連蓋歷附綏城也按寰宇志九域志胡三省通鑑注皆稱改黃連鎮為寧化

縣建縣在開元十三年分鎮為乾封二年今建寧縣志亦稱黃連鎮而誤以乾封為乾封二年今建寧縣

建泰寧將四縣皆綏地建寧寧化接壤皆得稱黃連既析歸黃二鎮而建將之地仍在也故建寧志云乾

符五年邑人陳岩以鎮兵禦黃巢表為義寧軍置敦角賜牌印治永安即今建寧地蓋寧化既陞縣而建

寧始改稱永安也至南唐罷為永安鎮又改為永安場旋析置建寧縣屬建州今寧化有黃連岡而建寧

有黃連溪舊名未改也嗣聖五年又析綏城縣地置將樂縣水之南隸將樂屬福州水之北隸臨川屬撫州黃連當

宋史初集序卷四

仍屬建州矣按清流歸化舊皆黃連地與今將樂泰寧建寧三四百里間長山荒谷綿亘錯

五共是綏城一片土舊皆隸建寧與新羅絕不相涉也先是隋大業之季羣雄

竝起東海李子通率眾渡淮據江都稱吳帝改元明政遣使畧閩地其時土寇蜂舉黃連人巫羅俊者年

少負殊勇就崗築堡衛眾寇不敢犯遠近爭附之羅俊因開山伐木泛筏於吳居奇獲贏因以觀占時變

益鳩眾闢土武德四年子通敗死時天下初定黃連去長安天末版籍踈脫貞觀三年羅俊自詣行在上

狀言黃連土曠齒繁宜可授田定稅朝廷嘉之因授

巫羅俊一職令歸剪荒以自效而羅俊所闢荒界東至桐頭嶺西至站嶺南至杉木堆北至烏泥坑乾封

間乃改黃連為鎮羅俊沒五十餘年為開元十三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界

檢得避役百姓共三千餘戶奏聞復因居民羅令紀之請因陞黃連鎮為縣二十六年開山崗置汀州于

新羅城領縣三割黃連以屬之併長汀龍岩而三也黃連隸汀州始于此蓋置縣在置州之先矣天寶元

年更黃連縣曰寧化縣治仍舊鎮昭宗天祐初進封

福建觀察使留後王審知為琅邪郡王梁開平三年封為閩王汀地盡屬王氏雖奉梁唐正朔而命官設

吏皆王氏為政矣同光二年王雲來令茲土始議改治卜鎮西竹篠窩吉乃遷縣于今治審知子延政旋

為南唐所滅汀地屬李氏宋開寶八年南唐滅地始盡歸于宋哲宗元符元年提刑王祖道行郡憇本縣

麻倉園里清流驛亭愛其山水明秀因謂長汀寧化壤地曠遠奏析本縣六園里併長汀二園里置清流

縣于麻倉元仍之至正十六年土賊曹柳順據邑為

亂麻倉人陳有定起義討平之十九年陳友諒取邵
攻汀轉掠將樂元授有定汀州路總管禦之所陷郡
縣皆復有定遷行省叅政遂開省汀州悉有八閩地
明洪武元年有定就擒改汀州路爲府寧化仍舊成
化七年因沙尤寇亂又析東北柳楊下角二里置
歸化縣明季丙戌九月清師下汀州地盡歸于清是
爲順治三年寧化自開元戊寅至康熙癸亥爲縣共
九百四十五年也

實文初集序

卷四

五

書建甌原委分合貫穿詳明如指諸掌雖野老穉
孺坐聽聞記可起而言非此明快之筆淹貫之胸
將疑信執訟無已時矣一代良史廢置離落可爲
痛嘆 魏冰叔

分野

舊傳閩越爲楊州後漢晉志云屬斗牛須女之度於

辰在丑吳越在東南而星紀大東北自昔疑之其詳不必攷也按周禮鄭玄注

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

蔡邕志星紀起斗六度終婺女二度班固志吳斗分

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爲楊州分

爲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

陳卓曰會稽入牛一度晉志于吳越州郡各言所入

度獨于閩越不言閩越與會稽同度則閩越之占固

實文初集序

卷四

六

在斗一度也以曆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象取光之所燭爲驗則星紀在北而光燭于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
紀之所燭也 按分野之說本諸周禮以星土辨九
州而已夫九州既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何
但十二次乎又曰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
其屬何但十二國乎今百里之內豐凶異咎災祥異
氣寧于閩爲百之一閩于楊又百之一安得星紀而
專燭之此古今所通疑也僧一行曰郡縣有變山河
無改星之與土精氣相屬不係方隅占測以山河爲

限而不主于州國談理之家推爲定論徐渭申之曰
譬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苓生于北精通之極也或曰
此非喻也山南之松苓定北生耶今西亦可苓東亦
可苓將謂吳越亦星紀冀充亦星紀耶則又申之曰
譬心火之表于髮而腎水之榮于鬚也或曰此亦非
喻也拔一髮而心有變損一鬚而腎有傷乎何髡薙
髮鬚而心腎無恙也且三百餘度皆有其驗卽億萬
餘髮各有其屬耶嘗試推通其說則兩譬者亦可深
長思耳果精通如松與苓乎松有災變必北苓枯而

寒支初集

卷四

七

東南西之苓俱榮乎果榮絡如心腎與鬚髮乎心腎
受賊傷必鬚髮凶而五官百骸咸吉乎夫得一賢令
則耶官明得一賢士而少微顯歲星所臨何知此不
蒙慶幸之流何知此不及殃潦室之女曰河涸九
里沮洳三百步君老子幼而婦人憂歎之矣監門女
嬰曰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禍
相及也朕則星紀所燭吳越之事亦卽寧化之事也
事天之學不講而執小辨以屈羣談曾不若漆室監
門之女矣近世鄭曉天文述云晉志十二次始角亢

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次爲
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首者日月星皆起于斗宿古
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紀爲十二次之
首而斗牛女二十八宿之首也大明肇基南並實星
紀斗牛之分協天地人三統之正自周以來數千年
王運適符于此夫以南並爲斗牛之分則以星紀爲
首而諛之今北並爲尾箕之分亦將以析木爲首而
諛之耶此則附會之簧談余非瞽史亦敢斷其誣矣

氣候

寒支初集

卷四

七

董子曰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澹澹不
可見耳凡物愈渫而愈易變動氣化之渫非並水也
而人以治亂之氣相淆動無已時於是搖蕩失常徙
其故跡矣舊稱寧化三春多霖仲夏暴漲今猶昔也
向時春暖則霽寒則雨今惟高空凜肅乃占晴明一
或薰融謝續潯霽立雨矣向冬霜皎潔必連旬負暄
今或晨起履霜日中執蓋矣陽月桃李間發一二花
今或十月漏春次第舒萼迎接孟春如一序孟冬蟄
虫咸伏其常也今則臘值暄和蠅點席虫入帷矣往

時隆冬繁栗御絮擁爐抄讀自佳今或噓霜涕凍滴
硯氷花毫如稿木物乃有僂絕者又武節在短至向
所樂石流金者時或薄寒中人僚慄如秋變不已亟
乎夫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八十一日而寒始
盡積漸之驗也今之變者豈其漸耶天津之鵬豈亦
積漸致狀耶氣化渾動岸隨痕移久之當泓渟復故
耳魚之在水清濁澄撓惟其所際魚且如何哉若夫
重孝亞嶂蘊鬱多嵐日出地數丈猶霏烟蔽空草樹
冥濛俗謂之落黃沙四時皆有之閩方皆有之又如
寒之初集序

風俗

夫剛柔緩急繫于水土謂之風好惡取舍隨乎君上
謂之俗漢志之言風俗如此如一岐豐耳文王用之
則興仁篤義秦人用之乃尚氣輕死豈非隨乎君上
哉寧化舊志稱人物富庶性氣剛愎仕宦不謁公門
儒生耻于奔競斯亦美已夫其連墟沃壤可田可沼
宜稼宜麻力本自贍富即不及二萬而帶索炊塵者

稀矣庶不及四萬而袂雲汗雨亦幾幾似之間井遶
幅自好矜蹈自克盃酒貳疑動相譙責學士經守故
聞客于推變鮮與賈馬韓歐爭千秋名者至雕虫聲
悅比學尺寸籬壁各封徑絕天海雖釋屬臨民者未
忘此習也大約遇事激發如風橫濤湧久之乃調寂
湍漲落無力持晝夜綱紀滔滔渚渚誠有之剛實未
也舊志又謂歲時解競乎沐侈服飾弗流于奢僭冠
婚喪祭間用古禮噫吾聞其語而已往承平時白下
閩門之賈歲再往還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
寒之初集序

寒

非吳產不珍富翁累鉢局篋怪文曰儉者有之而呼
慮買笑泥沙一擲者亦踵相接也暮禱之交遊娼以
寧爲錢窟倚門數十不給佐觴孟夏龍舟水過多以
小舟代園館魚鱣清醪必水濱是間三五一艇歌笑
隈渚不以妨脣桂足爲苦而以溪風暫拂爲樂甚有
累月洄游至金風慷慨乃罷者每宵帶月高羣少踏
臂肉聲細發絲竹微和璫龍鼻鼻有破烟出峽之聲
隨街巷皆有之歲十二辰而迎神之會有五飾戲旋
燈煎沸晝夜三十年來燈則隨月更變剪綃綵撰

意肖物假如圖畫卽謂甲天下可也日幾何神
可人事者半載無已太康乎近則潑墨染箋互相倣
倣山水花翎各自師心亦能炫眼他如調絃譜奕治
病相宅之技初無口授亦各挾所能以邀四方溪山
之靈滲洩于此又太費矣若夫喜關終訟膚受求伸
婚媾惟財不避坦腹其或失路儒生操觚過客投刺
求通手自拒扉者有之而梨園入境卽酣歌洩月合
邑如狂女貞之木是不一枝黃鵠之歌亦匪一響白
首稱未入人下里相望亦有陷賊流血九死無悔者
寒文初集序 冬 卷

醉人從先進天豈厭教罷哉是在司牧君子蠶耕有
道耳若夫賀元張燈飲社上塚懸蒲競渡乞巧賞月
登高守歲與夫八日浴佛中元祀先諸俗率同閨中
亦不異海內無庸瑣書矣
城池
凡爲身家談者皆能舉重門禦暴設險守國以爲訓
顧不知守奚言險不知禦奚用門乎夫樂毅能下齊
而不能拔莒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
之孤壘黃巢能剽萬里而不能據宛丘之三條未聞
數城稱天險也近如吾寧化丙戌之夏以黃道之故
率市人掉臂入城縛大帥如孤豚及己丑之春郭寇
擁西北之勁旅環攻晝夜乃如撼山均此寧城耳何
後堅而前脆哉則守禦異也羅隱謂錢鏐曰樓櫓須
移向內豈謂寇在內乎謂備在內則外無敵耳隱可
謂善諷矣詩曰公侯干城且兎野人何問巍巍百雉
湯湯天堦哉由宋紹定至清康熙四百二十年而城
之破于賊者五襲于亂民者一而圯于水者又五何
板築數數而險不可恃也余聞諸夫子三代之英城

郭潯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父曰禮義以爲干櫓是二者事固相須也天寶之亂二十四郡無堅城而楊夫人能以項城抗希烈哭厥之暴政無咬星而裔氏能狗忠以保飛狐他如奚氏拒契丹于平州劉氏拒蕭衍于梓潼豈婦人皆勇于丈夫哉則唐詔之褒高縣君者備矣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夫懷忠感激是夫子所謂禮義爲紀也若禮義凌遲卽十四萬人皆解甲耳又豈有一男子哉

疆界

宋文初集序

卷四

三

夫制域正封分域辨守古之制也顧有疑者古封建則公侯儉於百里今郡縣乃小邑倍於公侯豈古世守則灑埽如庭內今傳舍則弗塞及野場乎且以冉有之材而治方六七十遲三年而後民足今三其七十而報政如之何材之懸也以滕之編小而孟氏謂之善國惓惓欲進諸三代今五其五十里而左支右詘苟幸無過若不足大行其志者又何材之懸也蓋古今異事不可臆揣如此若夫比閭鄣鄙周官詳之里軌鄉連齊威以霸今之坊里亦猶古之遺也域民

而處之若農之有畔民數於是稽壤賦於是定政教於是成故曰鄉以嚮往之里以經理之因零畸而整齊之隨紆袤而砥矢之以爲井田則亦潤澤之井田也以爲軍政則亦默寓之軍政也大匡曰高國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古之爲國者國如家爲天下者天下如家家猶踈也乃如指臂心腹何者節度均而計數明也後之爲治者乃百里而越秦卽里圖坊村之名可廢矣不朕披牘指掌排側皆竟何啻晝夜呼吸周身五十度也

宋文初集序

卷四

三

田畝

寧化之田地由唐至五代無所攷意開元間授田之制尚存耳唐制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十八以上一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凡鄉之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二易者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貧無以養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併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顧授田之名甚美而實難田者凡叔授皆以歲十月顧授田之名甚美而實難爲繼也何也庸法以身爲役已七倍于古矣夫既以身丁爲木豈無丁口增多則給田有限而庸役有如

者乎父田授子祖田再傳虛盈消長難可究問今以萬國之衆而欲家承故畝整齊畫一百年無改雖造化不能此法之必弊者也於是中葉以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向所輪庸調者皆無田之人矣代宗遂以畝定稅青苗畝十五地頭畝二十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財定稅而不問身丁蓋不待作兩稅而法已不得不變矣後世不察授田之必弊而罪兩稅之非古豈通世務者歟

水利

齊東野語

卷四

七

古者匠人爲溝洫溝必因水勢坊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坊者水淫之此井田行于中原之時之制也閩地多山雖三代聖人亦不能井若寧化則山隴高下流泉是資大槩畏旱者十之八九畏潦者十之一二耳其間大溪小澗可以渠者不知其幾而操竹木爲輪激而可山者又爲機甚巧而灌漑于田爲利又甚博也若夫藉爲泉導爲流可以儲不足洩有餘而稱曰陂者則里有之村有之雖百十不盡也今以二百餘里之域田之爲畝者二十三萬有奇而陂之

可志者僅七則知士大夫之講水利者稀歲以范勝之書爲鄙談也愚以爲有志民瘼者當使里獻圖村上狀曰某里之宜陂幾何處某陂之溉田若干頃每歲農工畢則下令各里曰某陂得無恙乎急修之無令春漲試其怒也庶幾哉天有旱魃而人亦貯有甘霖也昔者召信臣任延王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鏤於碑版謂是利在百世耳可曰兩陂菽麥之瓊無用煩文吏乎

津梁

齊東野語

卷四

周禮曰司險知山澤之阻而建其道路鄭玄曰謂以橋梁通之故夏令曰十月成梁狀則山川地險也而杠梁則王政矣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爲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不能爲橋梁之視陶冶舟車體不動而及物事一成而承賴孟氏以此首爲政而近世有司或不甚急耳薛惠爲彭城令其父薛宣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遂心知惠之不能令也張希顏令薛鄉范延賞入其境見驛傳橋道完葺田萊闢墾遂以其賢誦譽于張詠狀則橋梁又可不急歟

吾聞之啓塞從時凡城郭垣墮謂之塞門戶橋道謂之啓開閉之急不可一日缺故墮垣而治之不可物力限上人非盡乏王周儉粟之心往往阻於幣餉而里中丘桂榮李聯春輩又未數數狀也倘因其已成者預勸里正先時戒修無至屈力殫貨委于頽蕩而莫支庶幾哉張詠聞其賢而薛宣不敢料其短也牧民者得無意乎

寺塔卷觀

孔子曰攻乎異端是時無所謂佛也就猶龍而問禮
其文有集序
各目
三
時亦無所謂玄也後世承其說移其衝而攻佛至宋代而諱矣所稱峻營壘備氣勢爲護聖闢佛之金湯者多引韓原道歐本論爲幟今其文具在于彼氏之旨趣奚涉乎夫蒙大經之皮毛而欲搗三藏之窟穴宜乎闕之而未必勝也且心性淵浩語言路絕故非口舌所濟辨也姑就其福慧慈淨之說於以化暴坊淫間佐政刑所不逮則亦王治之小補云爾寧化之得佛理者未數見而棲佛之地大率三百餘所有民糧者九十四處或境地可遊覽者今併志之

古蹟 丘墓

夫岸谷倏遷苑枯典感荒榛斷梗故是玉樹瓊花蝶風蟬疑卽鳳笙龍笛探奇懷古撫景傷今至于舟移夜整屋落丘山雍門之淚誠痼延陵之劍空許惟是酒滄白傳之土馬下董相之陵誰不百顧其身庶幾九原可作聊志陳跡如仰高山云爾

土產

管仲之匡天下也以五施別五土凡五種之宜與無宜若水草鳥畜于土又孰宜土五分之又分而各五之上與中下也又分之而各六其上六其中與下也又分之而三土之土物九十而種三十六也蓋盡地利窮物宜以導民樹藝而安居此就齊而九服四瀆九重八荒臚晰而標命之才矣哉顧非管氏之能其源周禮云周官職方掌天下之地人民材畜有辨九穀六畜有別以爲民職此勤地貢此供財賦此飲人民此阜鳥獸此蕃草木此毓古聖人勤勤于物產務精知而博究之如此寧化彈丸環境皆山亦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卽皆種糧之常又可置曰鄙事勿之

審乎或遂獻疑曰橋踰淮而爲枳雀入海而爲蛤物性變遷各乘于化非盡由土膏也草木花果接剝而反故質矣吳粵之仁芟今敷爲寧土之慈蔚矣人爲物靈化豈遜物黷僊而昭華瓊庸而環瑋必也夫龜鼈魚鱉莫不能化而人獨不能豈不悲夫則應之曰豈惟人哉天有崩裂地有海桑管書周禮亦言其常則已耳

名宦

蓋開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書之太常祭手

寒之初集序卷四

六爲此周官所以勸有位也寧化曰設官以察其可書可祭者僅十五人已乎抑以爲功乎或名焉已乎陸賈曰君子之爲治也塊狀若無事寂狀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如是則何名之有呂氏曰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說至于山隈澗濱樵農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識刺史之屏望縣令之鳥哉愛憎絕于目前而是非公于野外也如是則名豈無實哉姑就舊所崇祀者傳之併採所遺而私識焉以俟後世

選舉

無世無救時之材無世無沉淪不偶與用違其材之歎蓋知人實艱非但取士之法之不善也以取材論漢猶近古英奇迭出唐宋迄明雖科目多條重惟進士而已譬懸巨衡重極必偏偏斯倚倚不墜乎遂使克逆摧殘于白馬盜賊鄙詬爲青丘亦墜之驗矣宋以文山收一代養賢之報亦以夢炎詒一代狀頭之差烏在拔十得五耶大明初亦物色莘巖徵招鄉魯旣而升賢賢序額後棘闈卽有管葛之才仍改比耦之藝季年欲救以徵辟破其拘繫乃稱賢能者非不求聞達之士而邀縑幣者皆巧于奔競之人名實旣乖投報相反手帖括而擲河山奉門戶而陪櫬壁哀哉夫祥麟不投于踈網巨鱗豈吸乎纖綸卽問廐中之馬困桑下之鳳雛將設何科目以收之乎諺曰十步之內必有豐草寧罔蕞爾謂百年數十年無魁壘峻拔之一人豈理也哉徒欲以科舉一目之羅量無寥廓之鴻鵠則亦數澤之觀而已矣

人物

人之參天地久矣而尊天者曰簡在奉地者曰嶽降
夫簡于天必位天者降于嶽必莫嶽者則人于天地
猶交相爲也程本之論則不狀謂物之有材者神明
所閔護而不可智窺者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必
旋恒之淵而隈澳之下也是則金必不發見于世而
珠玉永無庸于時矣乎夫材猶財也大小輕重無物
無日不酬酢傳接于無竟也才盡而人焚矣財竭而
國貧矣大戴之說又不狀平原大戴鳥獸必怪高山
多林怪虎豹必蕃焉惟民亦然謂材必擇地乎英

卷四

卷四

雄起于徐沛吳曰于南陽豈二都產智而七隕育
愚哉且使鳥怪而咆龍風獸怪而食忠信則不如反
哺之鳥跪乳之羊爲珍矣虎怪而化使君豹怪而逢
三豹則不若識主之大脚孟之馬之爲寶矣閩之平
原大戴高山長林不既多乎育而呂吉甫矣育而蔡
京蔡攸又育而蒲康壽矣與其怪而呂蔡與蒲乎無
寧平而李延平羅仲素之守俎豆而永絃誦乎寧化
之原藪山林僅僅爾亦有羽儀亦有蔚炳必曰此庸
飛恒趾無怪也是尋常之金幣不足用日求赤刀球

圖而陳之也是登魚而貢文儀栖燕而求鴈羽也是
草木必冀筵而飾筵駕車必鳳麟也天地將不能禁
舊志列名臣者三頁吏者六風節者二文苑者七隱
逸者四夫稱文而文無徵稱隱而隱非實是誣天也
故沒其條例而彙稱之曰人物志亦曰材猶財也適
於用卽已耳嗚乎寧化爲縣且千年矣而人物可紀
者止于此天地遂不得不負怪才之名也

女貞

卷四

卷四

易之論坤也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無成而代
終也妻道非等于臣道歟今守無攸遂之爻與酒食
是議之什曰妻道止此傷妻道之不明無以臣道爲
妻道矣又傷妻道之不明臣道悉化爲妻道矣化爲
妻道奈何執孟氏之說謂妻婦之道以順爲正也則
不知易之所謂順者承天而時行也爻始一而終六
圖天九而地十是謂乾始而坤終天成而地終如是
爲順云爾故君未有不願其臣之忠者夫未有不期
其妻之貞者如其期且願焉孰順如斯者乎舍是而
言順是倚門獻笑之爲婦朝秦暮楚之爲臣順則順

矣豈孟氏所謂正欺易家人曰利女貞恒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從二故無成從一而終故無成而有終也蓋妻道之順如此臣道從可知矣寧化之汝德豈有坤道之講哉乃天性所植不扶自正由晏恭人而下黃氏而上以爲臣卽忠臣以爲子卽孝子以爲友卽義友雖與古名臣並垂天地可也以此風世而世猶有事仇丐活者悲夫

寓賢

幼安遼東伯鸞吳市士欲行志豈必故土哉賢者固
吳文初集序 卷四
多流寓云若李忠定示嘗寓寧但以題詩之餘倦思
草倉爾詩寫懷寧人慕而祀之譬幽蘭叢桂所過流
芬偶一相遭自朕戀慕何必移植結根稱曰園中物
哉元遺山曰敬亭不著謝玄暉斷岸何由比天姥蓋
地以人重而已

外教

學士曰二氏之精聖人所不道此謬也二氏之精蓋
聖人常言之而學者不能究其極反以精者奉彼教
耳卽彼氏所言心言性言中言明言知言止言定靜

言空言無言覺言真妄亦皆聖人所常言于千載之
前者儒者乃諱而不述顧以明心見性圓覺真空割
爲釋語豈非舍堂構以宅流人棄寶藏而茹波斯者
乎近世則魔外披猖喝棒錯互演機鋒如優譚授卷
拂如市販彼氏之弊亦猶聖學之缺矣儒之不振也
割儒之精以歸釋釋之不振也亦掠儒之粗以附儒
若夫道教之衰已非一日所稱爲護國真人者僅以
呪符攝鬼爲能事共講黃庭參同之學者蓋萬無一
也是皆置勿論就舊所傳靈異顯著爲鄉俗尊崇者
吳文初集序 卷四
志之 近日之付拂開堂答話語錄樂不敢書也

廟學

聖人之道衰天下昧道而驚文文猶道也董仲舒楊
雄韓愈歐陽修之徒皆文耳後世猶以道歸之今又
舍文而驚科舉羣奉之曰學者曰聖人之徒科舉亦
文也朕去董楊韓歐之文遠矣而聖人之徒其名不
可奪也他途無敢冒稱者聖人恫之甚聖人之學必
大大必止止必于仁敬孝慈信故孟氏曰三代共學
皆以明倫今緩倫矣且又緩文矇言穢起蠹倪趙禹

張湯用敎文儒之迂陋昔者農山之會誦由賜而與
同侍坐之言誦兵賦而與黜今爲聖人之徒顧謂不
足用世奉猛鷙錐刀析楊犴獄以爲師是仲尼不足
訓由求而堯舜敗于蠻苗也何取于聖人而學之周
之末年人始厭學原伯魯遂宣言于朝問于馬曰國
其亂乎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
苟而可於是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猶殖也不殖
將落原其凶矣畏其凶也必學學必先倫而後文無
已亦先文而後科舉不狀者數徙學宮數易方位此
爲文繼膏梁故乞靈青鳥耳志意猥鄙於學何有哉

學田

學田他郡邑多有之蓋良有司慈惠子弟而措置以
極窮乏者也又或義民好賢而割產爲助又或先達
損有餘以樂育後進者也若寧化初無是嘉靖間長
令潘公時宜念欲瞻多士而未有藉會有廢寺田二
百餘畝公遂欣狀申請以克學田撫按督學咸報可
寧之有學田則自嘉靖二十九年潘公時宜始也後
隆慶五年邑民陰明星爲僧還俗而無嗣遺田二十

餘畝族有競者鞠於通判毛公子翼公謂是田莫宜
于養士亦斷克學田於是學官課士之卷札茶餅食
士之婚塋燈燭咸少資于此而二公之德意稱頌不
衰蓋聞孔文舉之說鄧子狀范希文之歎孫明復也
士固陳義甚高而釜庾百錢時有所重則北海淮陽
之嘉惠多矣學田之設沾溉有幾况不可語于曳履
歌商露肘無作之士乎狀文翁數遺刀布資遠蜀生
千載稱爲循吏今此升斗資士則亦文翁之流韻也
乃奉行幾時遂改折解道學田似爲官庄今復幾時

義文初集

卷四

三

又改裁解部學田遂爲國課二公之良意漸盡矣尤
可歎者寧化學田墊田計積二頃七十三畝有奇豪
民占佃者歲僅輸金五十七兩有奇則利既不在士
又不在官與國而在市井之小民稿苗而滋莠于學
田之名義何取乎昔人云好事亦不可爲非謂此乎

禮儀

夫禮之因革者從時而通變齊民則存乎道古有之
而後世無者則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古無之
而後世有者則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事

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有一定之制者則臣庶以下
冠婚喪祭之類是也若夫明制之通于郡邑既其目
之大者則曰正旦慶賀曰冬至慶賀曰聖節慶賀曰
千秋節慶賀曰開讀詔書曰日月蝕救護曰新官到
任曰文廟釋奠曰社稷之祭曰風雲雷雨山川城隍
之祭曰邑厲之祭曰鞭春曰鄉飲酒曰鄉射其儀在
會典胥史能述之數可不必陳義則不可不知也正
旦之賀起於漢慶履新也冬至之賀起於魏慶履長
也聖節之賀起於唐玄宗命曰千秋節後沿而一君

寒文初集

卷四

七

建一節在明則均謂之萬壽聖節戴天王致頌禱臣
子至情也太子天下本萬壽千秋禱同而名稱異耳
大哉王言扶老携幼思見德化之成開讀而有禮也
宜也大伐鼓以救日也月太陰而與陽敵可勿救乎
百里之長古諸侯國也出宰之始可無禮乎因廟建
學以興教化訊猷獻四廣德懷音胥在于泮甚重典
也釋奠之禮敢勿嚴乎民非土不生非稷不食以血
祭祭之同功均利以養人也飄師兩伯祀以標燎境
內山川諸侯主之雷有祭始唐雲有祭始明太祖城

隍之祭古頗畧而今甚詳一境之神必有都也鬼無
所歸必爲厲城隍主之示有依也盛德在木其神勾
芒土牛送寒佐宣陽氣而示咎始也鄉飲酒義坐參
三光以明養老示不爭也今其文甚虛餽羊雖存無
補也鄉射禮文鴿曰君臣父子義酬六矢所謂射不
主皮也若其儀則明御史聶豹編紀甚詳以爲古選
士必于射明初士舉于鄉者三日射凡學校有司月
再射頒之儀式蓋復古尚德之宏謨也今其圖弗殫
矣臣庶以下冠婚喪祭一遵朱子之書明詔尚有赫
焉今曠典矣大清所因于明無革者十尚八九也禮
盡是乎未也魯昭公自郊勞至納賄無失禮女叔齊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華國行政令無失其民
趙簡子問周旋揖讓之禮子太叔亦曰是儀也不可
謂禮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
則知禮之本矣如以儀芻狗而已將併儀舍之乎譬
若社矣社者蓬瓏而食捧捲而去天下之鄙詬莫集
于斯也儀果存乎尚無歌相鼠哉

歲役

寧化建邑在盛唐之際唐之役法五百家爲鄉設鄉正一人百家爲里設里長一人掌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爲在邑居者曰坊正掌坊門管衛督察奸非在田野者曰村正責與坊同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閭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編三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過正役不過五十日灾傷視所損輕重爲免歲十月收田投田皆里正預造簿籍上縣令稍給應退應投者大約里正管百丁田萬畝欲使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匱乏耳假令有司奉行謹嚴無遷難比治三代可也夫後天下兵起凡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科征迫促無復常準富人丁多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楊炎乃立兩稅以救其弊戶以見居爲籍人以貧富爲差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是昔日之庸已在兩稅中矣至宣宗大中九年乃據人之貧富爲役之輕重作差役簿令據簿輪差是則庸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豈法不善哉蓋不奉法之罪也後世罪炎變兩稅幾與商鞅變井田同科亦過

矣

條鞭總論

前人有言法至一條鞭而盡善矣雖祖安石履役之遺意未可以其人而少之所謂盡善者何也以輪甲則通年十甲克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歲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則每年零辦所出少易輪臂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十人運之卽輕而舉也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錢之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以俟者有加二三至倍徙相什百者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矣今十甲通編不分年則丁糧均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清合銀力二差併正雜諸辦徵付秋糧則名目簡富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覲寢官給銀于募人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貼戶之派則貧富平甦澹煩困何啻解懸哉是法也倡自江西按察使蔡克廉諸上議則備載王宇沐叅政均書中江西巡撫周如斗劉光濟先後奉行

之閩巡撫龐尚鵬奉行尤力今詳紀惠政所由來其
敢忘德乃奉行幾時而里甲祇應稍稍如昔時吏廉
惠卽已不者百役重督之里甲誰敢執故事令甲相
難者他不論卽解差一役爲累甚痛始糧多戶殷者
悍于身近官府勢不得不募人自代謂之抱役此非
在官吏胥及老猾表裏衙役者不敢任權旣歸吏胥
卽小戶亦無敢以身試役者在明季清初每米一石
貼役一二金而止又幾年五六金今遂漲金小戶
且半數金而未足計寧米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七石
有奇輪分十年以應役歲爲糧一千一百六十石有
奇也大書言之如九甲十抱役者但以石米八金爲
甲名一千五百六十石率該年歲耗抱役銀當九千餘兩也寧糧之起解司
府者額一萬九千四百兩有奇萬兩之加頭五百若
數米均解石米解十八金而足歲破加頭九百七十
兩耳或恭有司曰石米額解五十兩撥糧三百八十
餘石而差解畢餘糧歲或千數百石不等官于石徵
三兩三錢焉曰繳差值年戶吏石取一金焉曰規禮
抱役人石猶得坐享其餘也其石貼八金以上者坐

享之與重耗從可推矣官吏旣督乎里長里長不得
不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指一科十督
責與公賦不殊值年之苦貧富均之遂無不困之民
矣是其弊偏於順治之辛丑甚於康熙之庚戌姑書
其事與年以志不諼而已異時條鞭所派均徭諸目
費旣十倍于明初其說曰十甲應輸一金者令每年
輸一錢勢輕且易今旣歲輸一錢矣而十年應輸一
兩者仍在且又十倍于一金是則歲歲徵其免役之
錢及十年而役其身且又百倍徵其錢何啻合差役
累支初集序

雇役而並行乎且條鞭之派均徭也合邑總二千八
百七十四兩耳今該年以千一百餘石之糧而括八
九千兩之費是一甲而三倍一邑之費也向令不立
條鞭括創能復加于今乎朕則昔之歌舞尸祝嚮條
鞭爲德者今以條鞭爲附肉之贅瘤而泛波之土直
矣烏在其法之善乎夫明代定賦之初石米折色五
錢耳旣而帶徵折料帶徵四差共一兩三錢有奇耳
其後遼餉練餉名目溢出石米至二兩有奇而明以
亾 清初石米併官折四差僅一兩二錢九分有奇

視明猶不及也後雖增顏料蠟茶地丁諸項石米共
一兩六錢二分有奇可謂非惠哉乃凌遲至辛丑東
戌該年除丁口銀外石米例輸一兩六錢六分矣而
香顏料不與抱役者不與諸無名雜料與衙官募役
追呼者又不與盡石米十數金而未足豁整承溺又
誰能挽而之山乎民之坐困也譬則累蒸累窮而賴
賴手把握之耳手倦則弛賴而四潰必矣然而黽勉
供應不卽填溝壑者譬則蕩子之撒錢也竭隨而傾
一日之欲觀者猶妄意其厚藏不知其家之突冷飢
寒支初集序 卷四 三
塵不謀朝夕死已可立俟也朱子曰勢如轉圜千仞
之坂至其址而窮今直以淵爲址矣天不雨錢地不
芽鏹而民之溢輸無所貸若火銷膏須盡而已豈不
痛哉鄧元錫曰蘊隆之亟譬于鼠穴潰決之端慎諸
蟻孔後此且十百年豈逆其流激所極乎今始于五
錢者流極于十兩安所得良法而救之善乎均書之
言曰法無皆利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
皆害今舍其人欲聚斂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
來安有哉

痛心刻骨捨地呼天令人暑生寒栗饑吞棘花
流民圖紙盡肌膚未盡肺腑危苦啞音於斯極矣
魏冰叔

度支

明進士謝彬在南戶部時嘗作度支志其言曰天下
之患莫大積貯之不克積貯不克則上用乏上用乏
而國家貧上下無以相親則盜賊內起而戎狄彘作
欲積貯之克在審奢儉審奢儉在謹出入之數出入
之數一歲之事也欲使國有十數年之貯必自一歲
始歲入有常而出者無常無常者視有常爲則是謂
儉一歲儉未可知也由之數歲積貯之克自此始矣
奢則反是又曰吾書所言者爲上之積貯言也詩言
千倉萬箱是也其曰乃積乃倉乃爨餼糧則爲下之
積貯言也是吾書所未言也夫古之治人者非能家
賜而戶與之也惟使天下之人當平歲而自爲貯雖
遇荒年不待出上所有以賑給之而下無不足斯言
也可謂得治天下之大本矣吾之志度支者則一邑
一歲徵收起運存留之數耳狀而出入奢儉克歛治

亂之故亦咸備於是蓋明初賦有常經卽所謂無常
之出視有常之入爲準也後乃用匱欽橫量出爲入
矣夫出猶決江河而入猶欽泥沙也用木剗出漏可
窒乎故列其常經知明所以興詳其益征知明所以
敗開國承家可無鑒于此歟

所言平平無奇而足國之蘊已殫于此寒支胸懷
經術亦畧盡于此此所以終邑志也抑豈易有知
之者乎文亦似漢名臣奏疏古樸絕勝

彭躬遷

唐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曼

華山伍氏族譜序

天下由治而亂毒雖阻于士大夫難
豪傑乘間抵隙因用之以定天下蓋自秦漢迄
機每相類也夫閭左之變非一朝也微見于人情
薄視其族戚輕棄鄉井不知有骨肉宗黨之可愛
而後戚族叛試延至鼎遷社移而後已孟子曰親

長長而天下平人倫明則小民親豈非千載治世之
要道哉三代之隆封建井田基畫經貫人地相守蟠
踞鈎連勢難渙裂於是世臣巨室如磐石之不可動
搖藩垣之不可毀拆孟子之所謂故國者此也非若
後世之挾譜牒矜門第自稱曰世家而已蓋其
春秋之季列侯之卿大夫始有奔竄異國之事若士
會之留子牙秦而為劉氏子胥之寄孥于齊而為王
孫氏是也其他因事一國就地易宗者往往在國家
多事枝黨傾軋之際則不可勝紀矣即就伍氏論

伍氏

私固季連半氏之裔也後乃為伍舉舉後曰伍參氏
曰五參氏五相氏子胥之後為王孫氏為棠谿氏為
堂氏為棠氏又為五氏至今二千餘年凡氏伍者猶
稱胥為棠豈他故哉徒以胥忠孝天植痛切家警方
其乞食瀕死隱忍窘辱克苦之氣傲蒼老泉一
義倒行逆使天地為之低昂鬼神聽其驅役聞其風
而不震疊激昂傍徨奮起豎髮伸眉如滅身警者則
非血氣之偽矣推此意也千世而下忠臣孝子天懷
決烈但有雪耻除克之志者皆奉胥為祖可也又何
問郭堂棠孰五伍也哉若吾寧化之伍氏則不知其
參歟相歟堂歟棠谿歟獨斷自唐中丞正己唐世重
氏族而伍非望姓中丞崛起大中間肇宗中丞明猶
是唐代勳格之餘風也亦春秋諸侯卿大夫以字以
邑緣分派別各相為宗之義也由唐大中歷五季歷
宋元明初人文蔚起簪裾相望盛矣十數世有昭夫
者特舍邑族而徙華山昭夫豈亦懷薛起宗之志乎
不厭何離甲族而就山居哉宜乎華山之賢裔重修
族譜者斷自昭夫始也孝以繼志而謂之孝譜可矣

昭夫數傷而實條蕃遠數溢千家垂及明季值長關
之亂土豪牢絡青鄉驅如奴隸嚼若魚蝦獨筆山以
族大勢蟠屹不爲動其後流寇四起所至蕩析而筆
山訓聯子弟捍禦多方墳墓無恙斯豈非惇倫厚族
之明効哉猶曰此丈夫本事乃其先有女子陸氏以
少寡藐孤偏于族豪遂雜髮誓與孤生死毒且及孤
則商諸老嫗私結構履霜披棘極孤夜行數十里竄
伏邑城茶苦偷息卒健立門戶今遂昌熾甲邑中鳴
乎貞且烈賢且材哉夫忠孝節義人倫所共有若天

卷之五

性篤至者雖以千乘之威強楚平吳差之昏暴竟不
能斬如綫之脉覆危巢之卵卽以敢毒橫鐵之悍族
不能牢籠一婉弱之婦人信乎倫義重大與皇天后
土相綿絡非器界所得成毀也君子閱是譜也親長
惇睦之思亦可油然而興矣中丞以下縉析支駁灼
有條理譜特存圖系而畧事蹟遠而慎也昭夫而下
婚娶卒塋片善徵長遷流繼絕靡不詳藹狀若聚十
世于一堂挹聲容而共話笑者親而辨也易之同人
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族而類之斯謂同矣物而辨之

則久而不淆不淆斯大同矣大同而後倫親倫親而
後志固志固而後水火盜賊不可搖衰輓而追三代
同井之遺風故曰觀鄉而知王道之易有志治世者
共尚講于斯譜之義哉余於伍子承鼎三世戚好伍
子光圖與兒輩同籍諸生講通家之誼因得詳閱伍
譜欣慨交心而爲之序

卷之六

序

家譜後序

世熊既編家譜已謂歎曰世變之亟也宜哉崇禎之季國無睦臣枝黨相訕不旋踵而宗社淪墟毒之流也使野無睦俗鄉邑相讐田丁斬木而攻城郭所在毛起轉徙之遽視棄其宗如割茶也則家無睦族矣悲夫以熊所記隋唐宋間四世七世九世同居者史不絕書江州陳氏河中姚氏皆十三世同居下迄宋末十四五世同居者猶有信州李琳河陽陳芳至會稽裘詢凡十九世爲希邈矣此數百年間天人屢變禍敗相尋卽代有賢者碩人扶幹殖苞綿其生緒亦當有神靈洽氣彌護其間也今自熊之身上邇所知僅九世耳而運際極流岌岌不克保宗是懼今古人懸絕乃爾乎所幸者高曾以來力田編戶追熊父行風雅始芽父嘗營一小窗置書累笈臥熊其間不遺窺園閉戶三冬覽書殆遍壯而試足文圃先達顧許齊鑣慨朕有意於晏嬰贍國范滂收族之事既而八頭塲屋宿志不醇奄朕廢朽乙丙之間事會孔棘自度其材不能廓清昏翳追隆鄧賈於是堅辭辟召

風泣滄桑常恐蕩微之濤漂及丘垤悲夫悲夫何料有今日乎假令昔邀天俸掛籍紳簪或徇緩羊頭漣竿白版一食人之食卽當死人之事行將被髮裸身覆沙埋石何能披弄楮墨爲鬼作記錄哉故讀書爲忠臣孝子時當天醉或乃毀卵傾巢讀書爲貪黷附炎脂身偷息天當夢醒亦或隕祀覆宗維小子熊讀父書無以爲宗祊光亦未常貽宗祊辱是所上告先祖而無悔者也可不謂幸歟若夫初世以來歷年三百丘墳相守人重去鄉巷衝通夷鷄犬知返卽無注

集之初集序

卷五

六

紀顓詩序

甲申乙酉間始與彭子天若過聲氣時海內鼎沸余杜門下里天若殷勤向予索李忠定集夫以板蕩之世之日向數百里外輦上所屏棄之人勤索學士所不必讀之書此其人必非游聲揚光不自植立者亦可知矣無何版圖崩裂江閭隔絕生死存亡各不可問康子夏忽有扣山扉投牘者則儼然天若所絃也驚喜久之因得讀所爲紀顓詩其叙楊萬精忠殲城與士民效死弗去狀魂踴魄立如與張許文謝諸公

寒之初集序

七

飲恨抽慟也含卷泣狀仰天太息曰明之不祀也愆諸自古所無有也學士大夫平昔皆誓宋人無遺議矣理學則謂曰腐武備則黜曰穢今觀宋之亡也流離海上危不須臾大臣猶有整笏肅莊日講大學章句者其精誠締結萬死不渝奚啻毛裏之屬哉乃甲申之變官府散離呼召不應各淹戶而須城陷此不腐之效矣當蒙古之強悉率精銳規取襄陽攻圍五載而不下及援絕餉殫朝廷棄如遺土乃後輸降異世猶或傷之他如李廷芝之守楊邊居誼之守郢陳

紹王安節之守常馬暨之守靜江皆百戰瘡痍而後破今者東兵南下或越境輸誠或望風避舍鎗鎗鳴降旌先堅曾無多繼登陴稽顙時日者此豈不弱之效歟尤可怪者宣政之間川民如警視烈皇之勤恤節儉霄淵不啻也乃青城之厄百姓於南薰內使駕至有燃頂煉臂立雪僵死者兩河之民數十年後談及故主無不泣下蓋宋民之篤厚如此匪但宋也雖以胡元之非有深仁厚禮淪洽於士民比其亡也封疆之臣尚有稽不華余闕畫擄霄陳有定王保

寒之初集序

八

保之徒盡瘁致身焜耀前古下及詩人王原吉戴叔良吳子讓之徒何磊激昂發摠悲裂雖申北道猶有宣光綸旅之思君子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也今去烈皇之崩曾幾何日百姓之歌思無論矣乃糊心反噬仰唾汙天者多在蒐科撫祿搖筆風雅之人其誦叛帥則曰煦布棄楚王猛用秦諛叛相則曰德洽炎陬萬年秬鬯黜正朔則曰尉佗猶稱帝再曰趙佗歸璽綬稱行誼則曰豫讓何當國士又曰李陵不墮家聲遂有繫籍騷雅揚圻美新搜錄無遺雖尊握兵

相視狀事二姓者蒙面而贊曰忠義侍從老臣親履
社如墮甕者此筆而評曰達觀大聲獎進流布簡策
竟不知天日爲何物廉耻爲何事嗚乎此非向者嘗
警宋人鄙黜胡元之徒乎而慎謬若此蓋人心之喪
久矣獨賴此紀尚存覺天堯未泯耳夫不兩并
而席卷中華乃七閱月而僅摧德頤頤一孤城耳徒
以一片血誠蟠結衆志城陷之日雖婦人孺子無屈
節乞生者假令大江南北得如楊萬數公者某置要
地望漏網瑕以摧頓狂鋒浩蕩萬里豈有如取如携
笑云初集序

九

贈清峯上人序

予於敬亭山遇清峯上人自言善鑑人無爽者執所
自來則曰衲自禪堂殿而靈隱之西不能息泉者幾
十年將得檀構靜室以棲雲集其憤願乎予曰若狀
當以檀波羅密接導衆生耳奈何挾姑布子卿之術
爲仰口食耶上人曰不也吾法中無一法不可導人
導人之法如水行地員則圓折方則方折沙則沙入
石則石出磯則磯滯諸則諸蓄洞則洞漩瀉則瀉近
渚則渚止海則海湧淵則淵原冢則冢濤突則突

笑云初集序

十

沈則沈弱濕則濕懸伏則伏浸月則月現風則風立
清則清注濁則濁渾淡則淡生雨則雨斥茶則茶變
甘則甘殊盡諸生之入無不入盡諸生之異無不異
盡諸生之合無不合盡諸生之別無不別盡諸生之
至無不至盡諸生之傳無不傳盡諸生之奏無不奏
盡諸生之淪無不淪而水何擇乎擇人人遵法矣
法法遣人矣彼見富貴不見佛陀吾假是術不移其
見乎彼利富貴而發檀吾利其發檀而稍富貴則彼
逐富貴見吾相吾不逐彼富貴亦不逐彼檀常因彼

相說彼相吾亦不逐彼相矣彼現相吾現目吾亦何相之有哉相之昧人也久相之繫人也久相之倒水也久倒則見移繫則境縛昧則心惛不自覺其不富貴也造想不已吾乘其癡使離癡焉吾誘其貪使離貪焉小不獲則小瞋大不獲則大瞋我訴人則瞋我人訴我則瞋人吾就其瞋使離瞋焉彼皆梵行吾與之同梵行彼非梵行吾與之同非梵行彼非梵行梵行梵行非梵行吾與之同非梵行梵行梵行非梵行矣吾何相哉如是相亦如是相相如是不相亦如是不相相復何相哉彼非彼相吾非吾相姑布子卿非姑布子卿相佛陀非佛陀相富貴非富貴相見非見相不見非不見相面見目非面見目相目見面非目見面相檀非檀相導非導相以至淪非淪湊非湊傳非傳至非至別非別合非合異非異入非入以至非即不非相即不相不相即相不非即非皆不出吾法一毛頭一微塵而子謂可擇乎擇而可則一毛一塵將安擇乎子曰不欣擇法非法不擇法亦非法非法不擇是爲法眼見法可擇是爲非法眼上人遂笑

寒支初集序

卷五

二

而不應也予知上人之爲禪棲海故道其所以俾他日禪侶集靈隱者知其導檀法焉

寒支初集序

卷五

三

文貫師自信豐還南都序

盡大地人無不聞是法見是法也是謂不聞法不見法盡大地人不聞一法不見一法也是謂聞法見法謂法可聞乎法即成聞矣謂法可見乎法即成見矣夫見有法可見聞有法可聞說有法可說之謂謗法若見無法可見聞無法可聞說無法可說之謂熾狀說無聞說矣謂之見非見聞非聞謂之非聞即聞非見即見矣狀則三世諸佛有一時不說是法乎三界六道情與無情人及非人有一時不說是法乎大地寒支初集序卷王

衆生胡不聞是不見是也夫不見是法則見契經是法矣不聞是法則聞講王所宣是法矣講席莫盛於留都信豐越在賴南服胡以聞是首楞嚴大定也則文師嘗至是登座故諸長者嘗與斯講故乃文師再至是邑則以吳賈客留都強師俱來販指授焉乃一授而背之於是束禪妙師始請師杜跡于天龍未幾師講員覺未幾妙師又強師結夏因輯邑言以贈師予聞諸耆宿隆萬間離註說經離經說法者江南固自雪浪師始聽者無慮萬數計即善述指者亦無慮

數百文師則數百中稱義矣者也豈復離雪浪自說乎哉即逃矣能一一異口不異同音哉即不異可謂雪浪復說乎哉雪浪嘗有言止止不須說予今日說即非昨日說昨說即非矣予明日又說亦非今日說今說即非汝執予說汝賭汝日於是錄彼說者概立播之不與留一字是雪浪不逝固非有說說亦非有傳傳矣即是邑居士嘗聞是灌頂章句聞是起本因地法行了義亦非有行亦非有句亦非有聞亦非有說矣即天龍之杜亦非有杜東禪之結亦非有結邑寒支初集序卷王

言之贈亦非有贈師還亦非有還矣彼販夫雖賈詎能販師乎哉夫販則利販聞則利聞說則利說矣孰與宣是法哉利斯邑聞法在師利假師至斯在販設有巨販焉而畢賣三世諸佛若一切契綫誑師不愈夫不聞法不見法歟世既盡販曷咎是販世既不販誰咎其販歟夫法若可見說若可聞則文師一說諸佛虛空水鳥木石一時盡說盡聞矣豈獨留都盛聞信豐不聞哉師休矣維予妄言不謗師謗法乎不謗則法不熾師亦不尊吾固且尊師以謗矣諸居士乃

歎曰善哉是謗也乎吾獨憐序青瑩索文師耳乃
今聞文師與虛空等說也微斯言不爲開眼乎

大支初集序
卷五

五

追贈寔盡師序

寓宛陵迎春寺數晤欽僧恒觀每述其師寔盡之善
行也寔盡蓋雍髫於淨明已更師普門於黃山及住
五明寺葺頽振墜爲雲集地已刺血書法華滿陀
墨書華嚴一部施諸黃山爲法海供且立淨期冷龍
象至欽者得餐宿至黃山者得息齋焉予謂僧
僧不重於欽久欽不知佛亦久朕佛于小衆生身中
現正覺小衆生不覺耳豈但衆生隨此一塵內已含
容十方一切佛刹盡衆生刹已在此一微塵內矣衆
生亦自不知是塵是刹令衆生而覺是佛是刹卽是
衆是塵是衆是塵卽是佛是刹則刹那成佛豈必龍
女一生成佛豈必善財始證哉奈何寔盡獨慨朕謂
吾必盡是法吾必使法無不徧也夫盡與無盡皆法
無盡與無無盡皆法無盡盡與盡無盡皆法徧徧
不徧哉衆生界有盡則佛界盡衆生界無盡則佛界
亦無盡矣盡衆生誇佛佛既不徧則盡衆生護佛
佛非始與佛豈以知不知爲有無乎哉無佛必無欽
衆生始無佛若欽有一衆生一微塵則佛見十方刹

大支初集序
卷五

五

見矣安得橫意無佛耶意不能無佛第恐無僧僧而
執持爲身行梵與爲十衆七遮羯磨等行梵與爲佛
性戒行梵與乎見或不數見兄彼若梵而或身持見
他被見凡夫聖賢見自發菩提心見諸佛成等正覺
見若好若惡有少法可得是則非梵非性戒矣性戒
則位同正覺非衆生輕輕僧非僧輕衆生重矣嗟矣
僧易異衆生乎哉異則爲聲聞爲獨覺爲三賢十聖
爲三乘權學不異則佛紹佛種惟僧不紹佛期凡焉
已爾凡佛凡僧不謂非僧非佛非僧非佛不謂非
寒支初集序卷五 七

性戒梵行乎點墨而華嚴具點血而具法華具彌陀
則佛說究盡亦說究盡書佛亦書矣有佛豈患僧輕
有僧豈患雲集無餐宿夫餐於是宿於是鮮紹佛者
於是則凡見佛並凡耳吾亦何病凡者僧亦何不病
凡者僧吾不病凡者僧而究盡乃無凡無僧是不魏
普門無量門矣恒觀曰善請書之以追贈吾師

鍾百里先生六十壽序

柳子之論天也曰天地大果藏也陰陽大草木也鳥
置存亡得失於果藏草木耶柳子之言信矣乎抑感
憤而放厥辭乎方宗元以文章喜負時年甚少及爲
御史員外僅三十三耳超取顯美意揚揚得也乃陳
狂躁進蹈不測之波自貽竄黜於是憂悲摧傷意緒
蕭條愴愴就盡烏在其忘情於果藏草木哉且非獨
不能忘抑仰恨俯痛又以天地爲疾毒元氣陰陽爲
刀鋸豺虎矣以余觀鍾百里先生者則真能果藏天
地草木陰陽者乎先生十齡失父太夫人傷父書之
將湮也則急課先生凡師儒贊幣之費枯指血給之
先生且法且讀淒風冷露長夜幽更發緯書聲影相
弔也方此其時何知戶外有玄黃寒暑者更能爲人
存亡得喪者耶迨先生窮年績學馳驟百家以博一
第上報太夫人如携也顧寒偃數十年遂五十矣僅
得籍諸生於時天下之文競奇逐怪諸子百氏剪帖
爲辭方言神語嚙嚼成聲一唱羣替天日之下皆妖
魑也先生獨典型先民尺寸不敢有逸轡嶽嶽懷方

迂而拙矣顧連舉於鄉成進士使天地真養狀果取
卽已不狀何得失窮達謬戾倒錯若斯也自古高材
奇阨抑鬱無如比得發憤自雄改心決臆詭躁以貪
天倖者此其人皆亦世所推服若公孫晚遇曲學而
阿世主父日暮暴行而逆施是也先生顧落穆白如
始令山陰改令蘭陽皆以不能諸事當塗遂奉太夫
人歸養不復有快快不平失職希望之意所謂等天
地於果藏者非耶古之文士善懷多怨婉約依人者
豈盡纖趨卑就哉亦多名節自植耳昌黎遷謫至欲

寒之初集

卷五

以詩歌誦唐功德觀主賜環宗元廢置表上唐雅希
脫罪籍身旣放矣效誨人喋喋何爲且文士以文取
憐又何異侯者以侯色者以色耶今先生以轡幃逼
柳之才肅肅家居杜門吟嘯侍太夫人如向者發緯
課讀時也豈復有得失存亡攬其慮者乎功名早達
炫耀文字之徒少少矢志愴怛廓落指天摘地如宗
元等輩者何限若先生則宜以天地爲芝蘭元氣陰
陽爲玉膏棗梨也蓋優哉游哉無疆維歲矣適先生
六十佳辰太夫人亦以是時膺天旌之寵先生欣

舉觴屬予爲言予爲地昔人俯仰蹙窮之狀見先生
達致高風彌廓天地陰陽之表固不必貪六氣飲沆
瀣而後永年者也崇禎己卯年五月書

寒之初集

卷五

三

周太翁朱太君七十偕壽序

樞園周先生以文章妙天下適兩尊人七十之辰兩下工文之士致敬辭而揚世徽者其言滿車先生謂是固有也顧安所得廣成莊休者連行無端崖其辭罄欬於側乎於是黎生婉曾進曰是莫如釋氏寒知矣往其言曠瑋而不詭於儒引之類迂索亦得理也余乃得問婉曾曰何哉世所謂太翁太君者婉曾曰古之有道者樂物而通之因親而親之觀時而選之審害而違之太翁則其備矣太翁爲廉幹吏直寬獄寒文初集序卷五

三

而不自爲名好施人而不自爲仁緩急人而不自爲義少時割萬金產與豪併而不以爲怨長推萬金與兩弟而不以爲惡惟太君贊之而加摯焉方周先生未第也而太翁信之曰是必第周先生兩履危城也而太翁信之曰是不危大梁之間蕩爲魚鱉也而太翁利攸往大江南北兵寇疊訌也而太翁泰厥居惟太君相之而加靜焉利不瞬也福不祈而患不震也以爲道則道備矣以爲才則才全矣余卽問婉曾捐萬乘如敝屣者有乎彌滿空界傾施資藏者存乎不

卜筮而知吉凶者有乎視陵若淵視舟覆如車卻者有乎雖天地覆墜而不與之遺者有乎必不得日無之也如以道在是而務備之才在是而務全之古之以道窘而才困者屢矣孔墨以此悲龍比以此瘼屈賈以此折而予稽以此摧夫獨不聞真人之言乎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人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余將舍夫羣論太翁者質而誦之曰無我世必以爲約而務文之進其文而退太翁於賢人君子之次則世辭之失也則未知無我之聖也蓋無

寒文初集序卷五

三

我則免於形矣無物也奚通物自通也奚樂無不親也奚有親莫非時也奚天時無利無害也奚通利害今夫形之爲柴棘也則有存亡窮達貧富賢愚毀譽饑渴寒暑以搖蕩之則有禮刑樂律衣冠文物以震肅之則有書記傳載以炫導之則有中土外徼以畦町之生亦太勞而世亦太累矣故曰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是通晝夜接而生時於心者也生奚爲勞亦奚爲養世奚爲累而亦奚爲棄哉人皆棄其所不棄而不棄

其所棄欲愛之孽扶行而潰發萬乘之至強疾駭明
或以計利督息而隕宗勢物之徒樂變馳時陷滯而
不返龍蛇由是擾陸而星辰亦以易位則不棄之流
變而我決其毒也仁壽之風其遠絕矣乎聞之上古
之爲壽者呼吸清涼迴風混合白肤而無極中古之
爲壽者淳湛澹甘不傷其神而已下古之爲壽者沃
之以肥醲益之以金石鍊精而捐髓夫山下古之道
以攝生猶刀鋸召難和饗餐致清靜也今所誦太翁
太君之善棄也則不見我焉耳不見人焉耳其視萬

寒支切集序

卷五

三

金無萬金視親寬無親寬也視科名無科名視危壘
無危壘也視水火盜賊無水火盜賊也卽視天地覆
墜無天地覆墜矣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無虎兕入
軍無兵刃世豈無虎兕兵刃哉我之有傷者誰質
乎故夫棄世者無世可棄也無我者無物非我也儒
所謂不二身釋所謂常住身老所謂外其身而存身
也太翁大君其借之矣乎於是媿曾夷狄信太翁之
爲真人而歎世辭之末也敢以此復機園先生也

司理共公壽康

聞之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
天固有盛盈蠶息人亦有克遂屈匱聖人爲中和以
柔之於是陰陽縮竄運數紆促澹涵於無際故天下
之命自是司於聖人矣劉子曰受天地之中以生者
命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者定命也命不定而後聖
人以刑救之莊周曰外刑離於金木內刑食於陰陽
莊生則似知命矣朕不如書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蓋聖人以刑爲禮云爾是又不如記記曰禮以坊

寒支切集序

卷五

三

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蓋聖人又以刑爲命云爾由
是言之天下之大命在刑獄非皋陶誰精微于此者
乎皋陶者神禹所讓德益稷所遜謨大舜所選以仁
天下者也今其謨曰慎修思永耳曰在安民耳天聰
明日自我民天明威曰自我民耳夫是以百姓爲生
以永古爲命也百姓危其起居永古墜其典禮聖人
如自擾其性命也故秩序曰天命討曰天撫辰亦天
人工亦天聖人不儼朕天自爲哉天自爲則自天
而下之食味別色榮生怖險親長嗣續所恃爲命者

皆自聖人錫之也聖人也錫天下之命則必不傷天
而之性墨刑則官猶也其紫夫牢象懸不用而已不
勝亦呼呼撫抑介于肌膚而已天之所養命之所定
安命之所定禮之所嘉也禮之所嘉刑之所措也故
甲恥之命則于聖此道不傳千百舉矣朕代有一正
人恭養天氣于冰霜權制也後天下猶得特爲壽域
胥臺焉矣遂有奉事畢護如某公之司刑者公以爲
以刑治刑則猛者以猛爲者以爲頑讒者以
讒刀鋸斃而後錄系待罪世而文具變矣以天治
刑以刑治命則日無餘陽月無餘陰水無餘濕火無
餘燥天下涵澹于中和猶以衰葛湯水御天清溫雖
千世無變可也故刑非聖人不能用也爲法家之論
者曰幽于未制之中乘其根芽之微致之機畧之上
可謂深于註律矣而郭躬反之曰周道砥矢王者不
委曲生意夫何幽乘機畧之有爲禮家之論者曰刑
者例也一成而不變可謂痛于詮法矣而高柴反之
使刑人忘斷足之毒而悅愀然之色又何一成不變
若何故如將如柴者則亦聖人之徒也而或者曰藏

瘼不除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人知其
耳夫秋風厲則迅鳥疾機葉將結則必有厲氣中于
心有道者僅以春容漸養之使繩蚓自解羽蛉自脫
而已矣崔策當新莽煩酷之日理出滯獄二千人棧
吏阻之乃曰邪文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讀刑書如篆者可矣徐有功當僞周殘毒三瀕危而
不易其平恕張文成贊之曰鳳時鳴梟之內豹變豺
狼之間馭梟狼如有功者可矣他如趙綽何千命于
隋文寒朗委一身于楚獄視戴胄之悟唐宗釋之之
感文帝雖難易殊轍治亂異時要于九德之寬恭剛
毅各有取焉夫分臯陶之一緒猶垂休懿于無疆况
躬指臯謨如公者雖萬年誦之豈有敬哉後之治天
下者先財賦而後典禮急弭盜而緩安民故晉貴賊
曹唐貴金部狀而皆獎矣公口不言財賦手不刺盜
賊下車而民信不數月而大吏取平此豈奉上官取
名譽者所效哉即天子問公所以平格天下者亦惟
此本天治刑以刑造命行使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登
天下于壽域胥臺而已以此躋堂稱頌天下聞之咸

以爲可也

吳文初集序

卷五

七

從縣汴邵道某公壽序

蓋聞聖賢之拯世不務著赫狀之譽而旋機運轂塞
彙發露將漸返復于故常而人徒見謂悶默自將也
夫天下方尚功力趨勢物譬噫氣初作萬物怒號必
俟竭渾疲虛煩調還寂則材木之疲苦既久矣當是
時度非樹頤垂齒顧盼凌厲氣矜而神躁者所能執
斗杓而酌元化也夫惟鉅人長德積歲累年若寒蟄
暑絺服之無數若天有滲土物飽津潤足以支酷暎
婁嵐之變又若寒之變暑始于微溫積百八十日寒

吳文初集序

卷五

天

始盡而人不覺若公之守汴是其效已汴固山邵也
唐宋以來率以安置仕宦之負譴者唐李益熾汴始
受兵王潮據之以授閩文山就之以拒蒙古陳有定
爭之以抗大明由是孤嘯豕突莽伏時與俗流而競
矣囂於諍訟狎於胥徒弗畏弗親矯慢其上不治則
不嚴急之則擾勝之以辭猶以爲紆綬寡效也乃公
牧之十數年惟是率條屬以恩務滯過而揚其懿卽
有而率去以微罪令不爲世之棄人養萬姓以寬懲
罰視其所任終不絕人日新之路陷以不活之文久

之風雨馳至則惟公耕稼豺虎攫噬則惟公烹屠民
食鮮糲則惟公救帛物貨湮滯則惟公舟車賸靈廟
竭亦惟公惠月而油雲所謂旋機寢寐漸返故常者
非耶豈旦夕欵論所能致耶蓋古今之異治久矣習
其地者不得治其地治其地者又不習也凌競披捩
而相疑或方習而又徙習久無徙則又數疑與教則
治敗矣故無出疆之仕與長子孫之官惟古爲可耳
類于古者無若次公于潁川在郡輒賜侯爵徵入卽
位丞相無敢無疑而郡卒大理今公之于汀若世家
集之初集 卷五 元

舊邑楚菟鄭僑之僑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忘其偶
遭于此也假令汀民一日去公猶舍怙恃而戮疾于
中野離宅園而踟躕于春水宜乎出而作必祝公曰
胡不萬年休而食必祝公曰遐不眉壽意以爲公萬
年則汀亦萬年云爾天保之夷章曰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德徧羣黎則日月照臨之山川拱鑒之鬼神歆
享之草木茂對之若德之不敷則詩所稱引山川先
靈升恒松柏亦後世神山瀛海朝霞淪陰熒魄飛遊
之幻妄而已南山之夷詞則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嬰兒環膝下耳遇之則樂如咸韶目遇之則矚若春
暉身藉之則安如祗席若民仇弗親則詩所引爲音
與光者亦巫祝溢耳之聲係從篴篴之色所引爲邦
基萬壽者無乃判水擬爲盤石而朝菌謬曰冥靈哉
夫爲羣黎而禱其君卽羣黎之自禱猶是耳爲子民
而祝其臣卽子民之自祝猶是耳今爲汀郡而祝公
非卽汀郡之自祝耶蓋聖賢救世潛默無赫狀之跡
而淪潛在萬民如此吾僑野老輒進南山枸杞以當
瓊膏擊幽土鼓音以佐笙簧公當展朕笑其標率也
集之初集 卷五 三

林澹若七十壽序

天下賢豪之難意度者未有如吾友林澹若者也始崇禎庚午予因曾子弗人識澹若望其殆宇廓落有奇氣注狀無涖也間談詩賦文詞則以爲文人矣既乃精論法書名畫鑑別三代漢秦以來金石銘識則又以爲韻人矣次乃及青烏岐黃通奇壬乙之學則又以爲博通多材之人矣所交自孤狷涼狂儒緩通俠之士異調而同諧每過從必傾尊烹茗雅歌投壺不則選石聽泉問竹移花從老衲話閒候月終無細

宋文初集

卷五

碎市間事得掛吻屑者則又以爲歷落澹淡之人矣家居與令子克浚雅談溫謫如佳賓良友遇僮僕無踰辭失色則又以爲柔謹冲和之人矣久之交澹若益洽稍覺有嶽壘其胸而鬱確其氣者則又疑其有隱警幽恨屈伏伺時爲雪除克恥之事者矣審察之非是也幾以澹若無相也迄癸酉予文戰不利憤恨露不平澹若於是慨然曰丈夫何恨於此此即提兩鬚魁天下不循格例卽阻門籬俟得志秉權而天下事去矣貴爲丈夫者挾尺劍囊矢伏闕下片言移人

主意卽長萬夫橫城內賊取中外叛人頭獻俘太廟

謁多壘覺疆之辱乃復沈濯汗殘與天下吏民更始功成身退尋故水故丘釣遊以老斯可哉予時心壯其言渙然不覺坎壈之釋也是年澹若果就武試舉於鄉上策長安三見擯至甲申而闕賊陷全秦逼畿晉舉朝絡胸結口無爲發憤者澹若獨疾首痛心叩關上疏曰臣昧死痛國家用武三十年曾無一人知兵能操分合之變者各州大郡盡疆雌守後不救前左不顧右使賊常合而我分賊至攻而我守備多力

宋文初集

卷五

五

分無戰而屈今不反此幾幸堅壁以待賊衰是肉案豺狼而祝其飽餽也賊不自衰且虛聲恫喝詭張三方布置之形牽疑我前後臣愚以爲此滅賊之時矣賊向不據城東西漂蕩故勢常得合而守者得分今賊志驕滿竊據城邑復深入中原東欲牽我遼勁南欲阻我飛輪則賊不得不分而我勢因可得合臣愚謂急當掣三邊近鎮精銳合爲虎旅直搗賊窟擇知兵之將一軍圍清要地爲犄角以護糧道一軍軍太原要地爲批搥以遮雲谷之項脊大兵所向賊憚

魏河仍掣東西二軍併力犁掃臣願假一旅隨也
變出奇衝突使賊情竄蹙我勢率朕舍此不為
寇黨渡河烽交幾旬臨時集兵以禦之則今波
事不忍言既既上天子壯之急下兵部議而部臣
寢格不行未踰月而燕京陷向使明主不於此
朝臣動色於繫桑金塘寶鼎豈三日而事幾變
感天子知己之言矢報無路則浮沉河海雖作
絕口不言天下事既而兵寇沸訕閩天告變乃
治方躬自診視所存活者無算或謂澹苦
案之初集卷五
晦耳夫澹若則猶行其初志也古之大有志行者每
言不為相則為將又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澹若志
為將者也萬旅司命於將萬靈司命於醫其道一也
將者圖變於將變鋤毒而衛良乃壽人國無壽崩醫
者察病於將病逐邪而養正乃壽人命無天枉其道
又一也嚮者澹若請纓之疏則亦結筋搦髓召魂復
命之方矣秦越人懸鍼設飲以進號太子而國人阻
格不為通太子寧有生理哉唐有賣藥翁者數十年
不改其少容及至長安餘藥一丸竟無買者翁自吞

之而騰空去世無售澹若之九者則其自吞之而遐
舉也宜哉世遂以神仙為英雄之退步吾又何以測
澹若年壽之所屆乎故於澹若七十之辰忭躍而進
一觴以識予交澹若三十年今始窺其涯際也

朱非能先生壽序

天下方震盪之會莫不睎目望救世之才卒無有請
治心之學者彼以才無所需于學而學道無所益于
才也則不知才猶暴狀貴公隸人賢良黜猾各得用
之學則規準也器非規則斜非準則跛且敗矣雖才
也烏用諸或以謂宋統云墜不在理學大明之後歟
顧古之興廢非一王矣若其官府將相渾合一心舍
命不渝不當一父之子者則百代所無有也此學道
誠正之驗也當世無可語此道者吾將質諸非能朱

朱非能先生壽序

卷五

先生先生少而茹苦明潛不知何者美好帶經而鋤
咏蓺歌鴛鴦如也壯而淹串古文蔚爲人宗外若儻
蕩不備而中設隱括不可得而貴也矧又得而賤乎
一時鉅公先進爲見羅李氏之學者必於先王斷同
異取表正焉蓋學道之不明久矣仲尼既往卜子夏
田子方始相繼爲人師迄五百年而劉向楊雄之學
始見向雄之學不醇于董仲舒于是江都河間執經
問義漢之侯王則猶強學尚儒也漢祚之所以隆也
又五百餘年而王通氏始出使人至恨其見晚公卿

率而問業可謂盛矣而冠猶有憂之曰楊素與吾言

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蘇夔與吾言聲而不及
雅是天下無樂也李德林與吾言文而不及理是天
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遂歸隱于河汾而附之
不祀也忽諸故如王通者可以爲世師矣又五百餘
年而程顥氏始出顥以莊敬日強奉爲學的而隨材
造就天下學士皆歸之朱元晦因以集大成而垂正
統程朱去今又五百餘年雖以陽明開絕緒于前近
溪魯菴楊宗風于後要皆揚洙泗之瀾而望嶧鄒之

朱非能先生壽序

卷五

三

室也非能先生獨遺落世榮強學待問爲見羅氏剪
稗鋤莠老而彌屹者則是光遠他懼必在五百餘歲
以前也光耀在五百餘歲以前者則是敷條遺蔭必
在五百餘歲以後也古之學者不以危時而輟音亦
不以有道而淪志中培年逾八十矣猶以政在力行
救天子好文之陋轅固年逾九十矣亦以正學立言
刺公卿阿曲之非方建武之初干戈未息天下亦未
遑修學也而劉桓公教授生徒剪剽射獵歌藪考器
蔚狀有禮樂百世之思杜林避地新莽流離艱困獨

抱持皆安然自得示鄭與自喜斯文不墜此見光武
遂皆張仲在周燕翼堂主而雅頌復作劉杜親經
亂目歷湯火確朕見儒術之可止殘而斯文重于身
命卒以光輔中興為時名宿益學道堅深之效倘于
斯矣今天子龍興朱先生既以蘊蓄經術近伏輦下
亦千載相遭一時也天子方廣延茂異下採備備
以占星測緯之流稱進鄴留管葛之席況于祖道德
而敦孝弟者乎如使梓潼撫伊周之位瓊輅撤周孔
老壇即淳風亦起而修禮樂道茂亦奮而定于戈朕

東坡初集序 卷五

志

不先生之聘而誰任乎先生猶浮沉里巷夫婦相莊
踵峴山德公之蹟吾知其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不臣不仕矣推此志也即管葛更生必以先生所守
為正也洵先生之光賜在五百餘年前後也此先生
之壽也敢以就質焉丙戌仲春書於黃華樓

此持世見大之文莫作空言看 彭躬卷

與孟子囉為善同旨事到不可為時只此是聖賢
把柄宋統云墜數言尤為道學吐氣肯衷苦語非

身際當時鮮有喻其旨者去言至此亦大不幸矣
林君若

東坡初集序 卷五

美

陳崑良六十壽序

崑山陳崑良先生六十初度不遠千里而徵言於某必非以某工巫祝之辭亦謂某習頌道誼耳審若是將與千歲以上人頌之復使萬年以後人頌之乎凡人所信有千歲之運終不信有萬年之人則不知千歲不可株待而萬年可坐券也列子曰生民不得休息者四爲壽與名位與食也有是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道人可修可治制命在外反之則天下無制命在內蓋無壽則夭無對也無譽則毀無

東支初集

序

卷五

對也無貴則賤無對無富則貧無對也一以爲純常一以爲猖狂雖天地覆墜猶之指肘屈伸也此之謂休息以此相人則天下多過人而陳先生獨有其無對獨有其萬年矣吾聞先生生而早孤負懷霜雪抑塞磊落當其指柱巨紳叩關以雪父讐也孝烈之聲已悚動乎天下及解東林之黨獄護死義之遺孤天下瞻矚以爲賈彪嬰杵未足多也是其人豈可以存亡枯莖毀譽禍福撼其天者乎其後奉詔三徵乃拜樞部誠不矜名耳固非倚道藝以就聲價如范史所

譏也迨甲申之變獨能拔身虎牙徒步南返麻鞋謁帝慷慨敷陳卽六等爰書惟先生之言是正特以風義激烈礪忤權輔於是堅辭新命以舊職出監越餉既而權奸敗南都覆閭闔萬里卒無所遇狀後哨臥輓車固窮以老換著符井之文凄吟月泉之社與鼎翁卓羽亦異代同悲矣跡其隱孝幽忠輕死重氣三徵乃進一拂而退不違命矣奚美壽不矜貴矣奚美名不驚勢矣奚美位不貪富矣奚美貨視世間人鬼威刑攫撓酷烈如颶風拂石鬼獄相遭而已誰得治

東支初集

序

卷五

之哉而或者以興亡牽恨系海傷神憂鬱焚和宜非延生之理是又不朕昔者胡元之亡王原吉舒道原錢思復輩皆以遺民不應辟召他如戴叔能王子讓或詠剝水殘山之句或以鐵杖探山谷之詩皆感舊哀時指斥無忌當其時雖以高皇帝之神聖劉文成宋文憲之經綸文雅曾不能平其悲憤解其歌嘯也諸君子不幸生際此徒以食毛履土卽國亡廟墟惓惓大義若使去文明之朝服高曾之矩其哀傷愴惻不萬萬於此乎卽謂諸君子爭光日月比壽岱華

可也愚故欲與千歲上人頌先生也公孫季王休徵
皆年六十始應徵辟張柬之則六十三猶青城尉至
八十而大功乃就夫公孫曲學阿世比於蒙落暮氣
再朕亦何足道王休徵至德嗣於閭里鱗湧雀投鬼
神效命及國家多難黯黯引身改適二姓遂使忠孝
判爲兩途格人藉爲口實吾知陳先生必有問朕於
此矣愚故欲使萬年以後人共頌先生也世奈何不
信有萬年之人坐爲人鬼威刑所攝哉

寒食初集序

卷五

四

陰慶餘七十壽序

慶餘陰君以醇宇澹和風誦千梓里年屆七十國中
賢俊與姻友之工文者謀所以祝之謂某山中之
人也其言徵遂以屬某某聞霞裳之爛非蒼蒼正色
狂花之發非厚德本性此言榮華之詞無所加于玄
鬱之修巫覡之佞非所擬于誼道之正也若夫臣子
之祝君親與其所愛慕者卽備極形容如所謂日月
山川岡陵松栢無疆艾後述牀無崖猶若詞不給其
情願臣之祝君畢歸于壽而止耳壽至艾後而止耳

寒食初集序

卷五

望

若復進以千歲狀世乘雲帝鄉之說則是以秦皇漢
武之愚惑爲諷也故祝君之詞有時而窮惟子之祝
親與所愛慕者則不朕於是舉累印重貂鳴鐘食鼎
回同勒券之生榮與夫停鸞峙鶴瑤珥蘭芽之後熾
又舉凌虛倒景聘逕倕倕萬或一有之事之人連類
繁稱以幾天幸斯亦人子之至情與相愛慕者之竭
思矣乃易稱崇高莫大乎富貴而孔子又擬之浮雲
武夷君言天上無憂而白石生又謂天上更苦于人
間朕則功名富貴與神仙朕世之二記者俱未足盡

祝禱者之情也古之言神仙者如屈原之憫怛于孫
人丹丘莊周之曼衍于姑射空同蓋亦離羣絕氛
氣孔神之渺旨若夫農山將相之談齊竈時數之感
安在賢人君子必剖其功名富貴乎所不足盡祝禱
之情者何也蓋世有冲德幽懷逕庭于賢人君子之
外世所竭意而祝禱之者彼皆性固有之也吾何以
知之吾于慶餘陰君之隱德而知之君初非無意功
名者亦嘗入都通仕籍值瑞禍灰熾羣朕有陽剛下
莖明夷天地之憂未幾而都連覆君戒其子列白曰

寒支初集

卷五

聖

續棟相牽珠礫同蹊可善完乎韻卷憶惻憐于木石
庶幾入羣不亂耳先是東郊有別業倫兒矚凸入其
室先生適值之倫兄請命先生曰子爲貧耳可傷也
且遇我誰知者急解囊金贈之慰謝而去迄今無識
名姓者又嘗過他鄉有鄒氏子爲債家所窘鬻子婦
償之將別矣而哭甚哀君廉得實越爲代償還其婦
退復自念凡負道而艱償者得無類此乎因檢宿券
悉焚之蓋君之潛德不可名而其可知者如此夫不
較爵兒者情坦也又進而贈金慰謝則非但情坦矣

代償完婦者義激也文進而自焚其券則非但義激
矣故知天下之善事一也推而進之層累而積之卽
一善爲千萬善猶九淵九霄之不可階而非世智小
慧之可量測矣假令莊周列禦寇廣成王子喬之徒
處君之事抑復有進于此者乎假令君之子若孫乘
軒服冕開府列戟出而定獄徵逋斷指滿稽斷足滿
指手實雞豚析離仇讎以博一時擢擊之譽君豈忍
以此易彼乎故功名富貴與神仙臥世之事彼誠性
有之果不可以爲祝也全人耻者性之安也釋人痛

寒支初集

卷五

壽

者命之造也明汙爲潔曰崎兄溺不援曰毅者纖薄
也冰炭不形者無橫民也緩急一體者無殊俗也君
子於是歎有道之稀而益悼末世之鄙矣家有真人
之休德不奉承其遺則乃求琅函寶笈希洲島遼瀾
天宮渺茫之事何其愚乃父乃祖蘊幽潛之懿上可
賓于天皇俯未屑于衮冕乃欲以人世淺薄功名加
之祖父謂須後人華靡而後彰又何鮮耻而不自量
乎惟其之有以爲君祝也則曰陰列白子蓋本家行
而推衍之仁者分之得仁服者分之得廉焉明哲者

分之得明哲立同者分之得立同焉即推之爲國灑
大災定大業一以宥罪解網獨奇除黜之意行之遂
使姦衰刑省賦薄齒繁饒象乳虎止饕息怒千載胥
庭返于一日即問人世崇高之業與遐興輕舉之樂
能踰此乎以此爲假華乎倏乎抑否乎卽霞雯狂花
何必非天地所吐蕃乎蓋祝其固有者云爾君又可
辭此觴乎

寒末初集序

卷五

七

李伯啓六十壽序代

韓子曰人之性壽其不壽者非人之性也韓子所謂
性壽猶夫子之謂仁壽云爾仁之于性猶食與味澹
涵無際也當天地閉塞太禽雜探始疑萬物無遂性
者有仁者焉忠卽遂忠孝卽遂孝義卽遂義此非鬼
神所能殃慶山嶽所得壽騰也故曰性壽壽既性而
有之矣世乃有不修性壽而修仙壽者不已惑乎若
審有仙也亦未有違仁者上元謂漢武曰爾胎性暴
淫胎性酷賊卽慕長生祇自勞耳狀則易暴賊爲慈
祥也豈非仙與賀蘭謂真宗曰方術不足道願以堯
舜之道化天下軒轅集亦謂宣宗曰德施無偏自與
日月合明卽堯舜可致況長生乎由此觀之神仙慕
堯舜而薄長生世主乃慕神仙而薄堯舜此不知性
之患也若夫許旌陽陰長生折象劉德本張紫珩之
流與夫長桑君幸靈者皆世所誦爲仙也究其得道
之由或以點金施窮或以揮財拯乏或散粟萬石或
施丐餘錢或採藥療世故爲神仙之道者皆分仁性
之一緒者也使天下之人克治淫食鼓吹醇氣以修

仁事亦豈有不得壽者哉吾聞寧化則亦有仁人焉
曰李君某者捐已急人鳩保流散鄉邑誦之以爲徐
無之田疇禹山之庾袞無以過也扶義風頽植躬正
俗鄉邑又誦之以爲逢子慶之寓瑯琊王彥方之伏
井里無以過也存者待其舉火化者待其就墳疾者
待其醫療鄉邑則又誦之以爲李士謙之焚貸券黃
兼濟之平穀值滑世昌之捐藥餌無以過也蓋李君
之爲仁極難耳龍蛇在陸也豺虎在堂也挺刃在租
稅也此不有聲名妖孽以敗其成即必有寇術煎膏
某之初集 卷五
伐桂割漆之事以隨其志狀而保衆匡俗遂保衆匡
俗矣賑存瘞亡遂賑存瘞亡矣渡溺療疫遂渡溺療
疫矣是所謂性固有之無間于鬼神殃慶之說者也
記曰溫良者仁之本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
之施也儒者兼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故夫爲神仙
之道者未足極仁壽之理爲李君之道者即坐進神
仙而有餘此故盡性之能事又可以松栢崗陵之勲
說相謹哉

林秀軒七亦壽序
有爲長生之談者曰嗽正陽也含朝霞也守庚申也
登神品也此數言者世慕歎爲難能也是其非服食
陽華鍊形登假之謂其謂正性宜情健躬而飭步者
乎夫陽生陰殺古之通言也其狐兔鬼脫在羣而操
笑者是以陰爲事也陰之應也則有神躁鬼幽烟浮
漏發正陽憤狀而蟄蟬不成則陰邪爲敗也今夫霞
之爛霄也晏宿炳煥則爲之開先屯陰毀盡卽爲之
辟靈世乃有冥冥望塵嚙嚙夜客昭昭白日鬱而重
某之初集 卷五
霧積翳者其寐而不旦也歟夫萬物之質心也如貨
也萬欲之攻性也如壘也有大賈焉必貨其拱壁有
大敵焉將夷其窳井壁不爲千金注而壘不爲五旬
舉也其金心在中者哉至於走炎附驥蹈海探驪傳
之羽而萃蘋假以鱗而執枝此夫奔車而道墨允覆
養生之談者則皆寓言也予將推其說曰爲將相而
神仙者郭子儀陸賈是也爲隱逸而神仙者韓伯休
孫公和王無功張志和是也爲儒生而神仙者周濂

孫邵康節是也其人皆能呼吸清涼搏散氛埃熬抃
所不能遷而旧鶴所不能潛者也予將竟其說曰爲
時人而神仙者林翁秀軒是也其人閨門肅穆如萬
石君兄弟淵玉如華子魚汰薰赫而寶真素其爲康
中之守也屢矣酒坐琴言澹中德義嚴霜實職恭養
天氣其爲陽霞之嗽服也多矣蚓爭蟻則不櫻白心
蓬島開風近於庭闕其爲神山之登也久矣抑何必
假道崆峒問津姑射而後爲長年者哉外家者流執
影爲形捫燭爲口乃以十九之寓言爲鍊服之寶訣
吳文初集序 卷五

至惑溺而求之則胡不就林翁而稟道要哉

張爾光壽序

吾聞筋力之士矜難勇竣之士奮患枯槁之士宿名
勢物之徒樂變此數者皆莊生所謂馳其形性而可
悲者也余謂人生而奇逸側儻有批導解難之才
又值假節盤互之會乃匿影逃聲沉于枯槁不朕則
逐嚮希風炎輟轉變于勢物曾無矜難奮患搖枉傾
顛使蒼赤滔流天祿無祿莊生顧不悲此而悲彼何
哉蓋有明之季士之矜奮者寡矣旋至陰陽薄蝕陵
谷改移枯槁宿名者庸有之其說特模倣猥纖曲傳
吳文初集序 卷五

而樂變者則比比而是夫惟勢物變而人不變專氣
而致誠可以定傾可以保身可以裕後可以盡年吾
是以感歎于爾光張君也爾光少慕朱家郭解之爲
人薄格墨學擊刺行義斬斬不侵爲朕諾與人交生
死不相負雖古一行無以踰乙丙間吾寧有黃氏之
亂率田兵襲破邑城殺其族矜掠大戶十百時企壇
于華玉以少司馬節制漳南聞變按卑勦撫不決遂
爲田兵襲縛而去方是時亂民扶重質以責邑降潰
兵又脅城餉以要帥返士民束手愕眙而已爾光獨

奮臂大呼謂于公以朝廷大臣聞革亂民得俘執如
徒隸今衣冠林立劒戟蜩螗豈終無一策紓此阨者慮
爲丈夫媿當入地吾不可不說而歸之遂跳身入虎
穴爲黃氏陳利害盡受撫之策幾日而華玉返寧亂
民就撫兵民譁歎以爲難能也夫以張耳陳餘之智
信使十反而趙王不出一廝養卒立談嘻笑而歸之
合觀爾光之事人之才智相越豈不懸哉旣而閩疆
覆黃氏誅以爾光之才馳逐勢物撮擊從時奚不可
者爾光顧推撞息機優游桑私行年遂已七十矣吾
嘗觀宋靖康之事王正道獻決圍之策受命不數日
而得數萬人皆願効死張惟孝以下弟舉子持空名
帖三十逾旬而解鼎澧五州之危此兩人者其緩急
足恃視決策甲科者相去如何哉正道之策不克用
于宋而仲友亦終不願爲宋用他如趙次張龍伯康
之流傷朝廷無人感憤淪沒者又不可勝數此宋之
所以不復振也爾光旣解亂民之圍袖手結唇與碌
碌愕眙之士民伍老而浮沉徵逐與世之轉轂持籌
者亦無以異狀則有明之不振此事非一明驗哉今

者壑喪舟移薪盡火改回視向所爲矜奮急難借軀
雪仇之事不啻如烟雲之變滅噩夢之憑虛而吾猶
徘徊感歎若爲爾光惜者蓋傷明之無人而憤抑淪
沒者多也而或者跡其權衡萬物謂生平未竟之才
洩緒餘于其子猶足以睨封君而準國爵而或者又
以少壯矜奮爲虛矯之應擲休老息機爲德全之末
鷄以是爲達生之秘寶不知其個儻成性終不爲勢
物所遷變者蓋純氣之守而豈虛矯之爲哉莊生亦
云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此言擷歷炎冷泊如無
事故運物而不惜云爾世豈有岩居水飲以養內走
高門縣簡以養外而得僥倖以盡天年者乎吾故叙
爾光生平旣感慕其矜奮個儻之概終引爲養生盡
年之符遂從賓客之後而進一觴也

伍君六十壽序

天下自更革以來士多嘆口談經濟其樹績拭舌屬以赴功名者率以識時務自居卒所成就僅能穴津要逐蕪羶竊膏脂自潤而止最尚者則文雅蘊藉刊利觚稜以脩調勢物世既就其平易因投隙射隱而推曳之遂獵世資而不失譽名今之遨遊大人自以入水火而不焚濡者庸有是也吾以爲盡智索能沈沒世故炎寒中則亦拏囚于世而已所貴能搏挽一世者不域身于世而優游入世猶運甕者之外身

笑文集序卷五

五

于甕救溺者不自溺而後出人于溺也以此求天下士則難矣近見伍君庶幾其似乎君幼而振奇重氣誼讀書則耻章句籍諸生又厭巾衫若困魚籠鳥思蹙躍以去落落朕不屑世務也顧嘗破產出人于難爲人平諍解積仇終不歆其德於人無所擇交彈鋏之賓羈旅失路之客奔望趨赴若有期會或謂豪舉浮慕爲名耳君僇力爲之性固朕也方鼎革初邑駐重兵官不給餉坐食宿于民舍供億需求酷戾無紀民多棄宅宵竄者君獨屈折狎犢問若養虎朕時其

穢飽達其怒心使異類者婦已邑賴安堵者百千家

由是家益落乃摺餘資挾數少年自佐買舟汎江以

賈自汙少取贏佐酒食白章貢浮吳楚洄兩粵遇佳

地勝人流連招飲歌嘯極驪乃罷泛宅不歸者數年

莫測其意所寄也及甲寅之正旅泊章江滇蜀告變

遽語所知曰吾其歸爲保聚計乎或詰其故君解之

曰滇非自能爲變也必陰以削藩之禍危撼乎粵閩

粵閩搖則海孽乘之將以漳潮爲窟宅汀贛之山寇

乃熾寧清可安枕乎遂棄資歸而閩難果作海孽據

笑文集序卷五

五

泉漳寧石之山寇並起君乃謀諸父老揀丁備器設

械守陣寇蒞城而敗遁未幾海孽襲汀邵閩關懈弛

清師克邵抵汀海寇之據寧者宵遁邑人驚竄空城

君獨捍巷門不聽家人出迎大帥以招輯居民請

旣得令而後携負返邑者萬家咸以爲再生也邑難

已定一旦幅巾茹蔬從里社講林氏艮背之學衣冠

衙宇非復向人共截斷葛藤先後不測如此此非吾

所謂身置世外而優入世者耶蓋嘗尚論張留侯報

韓興漢無專將攻伐之名陸賈交驩將相鋤呂植劉

乃在飲食歌舞樂生娛老之間古人旋轉乾坤如輪
行不礙地電掣無遺踪固非刺探世故者所喻若任
君傾身拯物任俠自雄耳莫知其馴調猛鷲屢尾掀
頭而不忌既之徜徉江湖縱誕孟牟放情自娛耳又
誰知其察時變振要害如轉轂哉惜乎德慧周通僅
試之一家一邑也要與古人用世機轍則一矣又不
但此德公德操世無傳蹟焉乃士元就德操條桑談
遂移日此非雨晴農圃談必也孔明拜德公牀下初
不令止亦非拜已卽退也意必商究時務指授機要
奉之初集序 卷五 五

知山公士元孔明元直咸足以當大任二公乃可弛
朕爲高逸今伍君年值六十不知去龐馬幾何朕賢
于某薰習家風蔚爲名士濟世經術托付有人真可
摧撞息機追跡鹿門矣前之智周四海者今且火傳
在千秋以此爲君壽又可以期頤年歲算哉吾故樂
序之以侑此觴也

沈母六十壽序

今上八年詔於科目外今有司各選舉所知士益深
痛官吏之涼薄弗率意自其胎息乳哺時智種汙愚
淪於膏髓非文章所治庶幾鄰里舉選返朴黜華卽
文字可無庸也乎夫以子之不淑慮爲胎息乳哺所
淪及是謂母孝卽子孝母慈卽子慈天下之爲母者
亦難矣哉予觀沈孝廉若玉若水之爲人也廣而儉
溫而有則審所繇來蓋有賢母云方母稱未亾人時
若玉僅提抱耳若玉之太王母王母皆尚在門無健
案之初集序 卷五 五

男老嫠相倚艱而瘠多事而祖姑病篤寐呼寤喘
母必引聲分痛蓋不寢者累月益虔其事姑也又復
朕沈生固有庶母年甚少又無出也或諷之曰王母
賢甚獨奈何恃他人之藐孤日月方來卽不得意
可勝枯乎子盍行諸庶氏口固命也烏有柔摯如主
母者我能捐背而他偷息乎生死同之靡他矣蓋沈
母能成人之節如此嗟乎當世有勤王事如沈母之
事姑撫同官如沈母之畜妾者可以應天子詔矣夫
賢臣不自倣於婦國事非所擬於家今邊氛寇焰累

歲益猖至尊徽樂減膳疾聲號助十年於茲矣而太
吏惻惻猶寐同夢是甘旨不知戶外有水霜之變日
星之變風霆之威也稍震撼之卽遷其席含冀不聞
主人呻吟之聲散髮高枕不啻鄉降之關矣下吏乃
棲遲偃仰酣醉機利不知叫號營饒婦情倨膏首濡
唇姑怒則軒唇而睨曰烏爲是切切者乎其悍者乃
構擾戚隣摧敗婢僕瘴形猜語譁狀遠布姑大怒而
遣出之比其歸見父母故性難除應眼不化凌暴乎
弟兄傷中于姊妹其故斤毫夷之屬必作意牙嚙之

吳文初集

卷五

七

乃已遂悍狀爲鄰里之大蠹且夫人才之難育猶女
節之難終也今小吏萬里君門樹節孤去大吏蔽不
以聞貢情輸意不逮左右則譴訶瞬及罷斥隨之染
清苦則曰慘刻毀幹技則曰貪汙使英少憤激無聊
頽墮決裂卽曰人生輕塵弱草何乃效匹婦諒節乎
蓋前貞後淫始剛終荏非盡士無特操也亦挫激使
狀矣若夫老猾深衷號爲哲婦者則陽懽娣媵而陰
設機阱影響羅織令不自白羣婢卽責恨長辭耳又
或君寵方注排擠無緣密伺口舌之彙鼓黨交章而

下之譬則艾妾初來主君意屬此時如翳在目有物
噎心含怒蓄怨忍不可發一旦主君見捐此雞本無
我毒而顧影則憶其承歡值面卽恨其獻笑如芒蟲
沾肌刺刺靡樂必務除絕之爲快孰能割懷相成令
婢子志節獲全名垂後世乎蓋近世士大夫率未有
聞沈母之風者黨汙敗類致天子簡忽而唾棄之以
爲天下無才科目可廢自其茹母胎血時卽已昏庸
不堪策也嗟乎子卽不德乃延及其母亦蒙惡聲焉
是士夫之大罪也沈生其母而應詔本賢母所以事

吳文初集

卷五

七

姑撫妾者而勤王與協恭天子方有不次之綸表賢
母以儀天下予言瓌瓌豈足佐一觴乎崇禎八年八
月書

伍母壽序

往予在白門同趨退之詣何玄子國博適有持古玉
卮求售者或把玩不能釋色頰狀欲得之玄子喟狀
曰人不可不學道予問先生奚爲是言也先生曰始
予入長安初遊廟市見宋元墨蹟及尊彝鼎玉諸珍
寶意有所屬欲購之而無具鬱不意得者累日後見
廷杖石齋先生血肉潰落在西庫創甚時復展楮衍
易圖傳孝經設身當此真一絲不掛自此視世間寶
玩不啻塹土也夫人欣美在中如蘊火包蓬遇颶衝

寒之初集序

卷五

五

發究其所極推劇拮擊身爲跼蹐不難若委命就義
木石爲腸視龍比張許僅世間一男子耳又何貨賄
足移人乎嘗以此審驗天下士大夫合于道者蓋鮮
不意婦人女子特有之若伍母王太君者太君爲壽
勲公愛女自其先世以賞雄于邑好賓客凡文墨方
術羽人劍客之流多聞風就之壽勲年少通俠輕賁
重氣往往借軀振旆慕朱家郭解之爲人皆太君所
熟悉也久之壽勲悔所爲折節再遊北雍值恩例以
明經出提舉東粵市舶歲凡浮海之商至則噴珠象

齒通犀翠羽珊瑚火丹堯羅驚梅沉腦晶玳諸珍怪
物畢籍于提舉又皆太君所目玩而心識之者也無
何壽勲卒無子太君歸于伍君公佩資送之盛隆侍
從之靚麗蓋閭鄉所未有以凡情觀之謂太君生長
豪家偏人間華靡之奉漸染性成將不知井臼何物
乃太君則大異事其姑也如母謙下其妯娌也大於
姑非但無矜色且益恭謹焉或者其天性澹泊不學
而近道乎乃鼎革之初其仲叔觸禁網爲有司所持
幾不測公佩讓產營救太君則解囊贊助之益力事

寒之初集序

卷五

五

既解而家驟落矣夫富而無驕固賢者事也若捐己
救人辭豐就約則雖賢者猶難之且世有義激於一
時而幽悔於事後者則貨賄之溺人甚也白樂天非
曠士歟而服赤腰黃之鄙懷時見于吟咏王戎亦有
賢名而單衣萬錢不以貸其從子愛女由此推之世
之德色於父而詬誶於母者又豈但秦俗狀哉乃太
君則又大有異視私畜也如寄視叔難也如已視苑
枯豐約前後如一日恬狀率子婦以治絲麻酒食督
諸子以立身擇友孜孜狀惟失學不表見于時是懼

蓋終身不改常度焉此非學道能狀乎哉馬文淵曰
凡人富貴當使復可賤此近道之言也狀猶有富貴
者存道則有不可貧之富不可賤之貴譬若地狀百
呂競發地不謂豐百卉具腓地不謂歡易象曰地勢
坤地之有勢若天有時也時必有溫和凄烈勢必有
眇莽魁陵凡雷霆所震凌風雨所漂蕩冰雪所磨泐
地莫不順而承之則其勢狀也得是道者淵若陵也
舟覆如車却也斧鑕鼎鑊如飲水茹蔬也纖屑貨賄
于性分奚有哉故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坤道之
所以無疆也世之不講坤道久矣敢以無疆爲太君
壽則亦以道卜之而已

宋文初集序

卷五

李

陰母壽序

康熙己酉之仲秋陰君省孺之母雷壽七十矣其同
志十數君子相與潔篋僮靜過豆稱觴于堂下而命
某爲介壽之詞夫合萬國之權以事先此天子之孝
也谷羣賢之權以事親非士君子之孝乎狀而致此
有本原非訂旦夕効也蓋余之誦母久矣諸君徒見
其訓三孤者廣而儉尊光而善下友天下士爲未足
而不知其昔之相美成君者扶義傲儻植天常而維
綱紀也蓋崇禎戊亥間汀有巨富子敗蕩無檢遂挾
寒支初集序 卷五 至
出母而訟父理官枯其父而直子責千金乃脫寧有
候貢生舊置宅爲無賴子膏增價理官又示意欲沒
價而責賄生不願得宅理官怒則刑而錮之適值郡
試諸生成集少年生洵洵不平爲揭于學使者理官
廉得數生將甘心之各欲控白于大吏而無資也美
成一旦携五十金付數生日以是爲助數生日君何
其豫也美成曰吾甚媿吾婦吾嘗詔婦故婦勃欣曰
三綱絕矣子則不孝吏則不忠朋友無援則不義梟
獍豺狼微聽五衛亂亡豈須時耳雖有粟吾得食諸

誰執咎仲枉者當解環瑱詒之婦言如是吾是以媿
其不早也既而理官敗數生無恙孺人傑烈之聲沸
動于膠序不二年而美成秩孺人稱未亾人含辛而
哺雛致林而翼卵朝而祝孤曰惟孝惟德是憑是翼
夕而祝孤曰出門有功如蘭斯臭蓋猶是向者扶義
急友之志也省孺既長遂額其齋曰烏夜淒痛之情
蓋不忍竟其聲矣夫明清之交天地晦冥冠虎在堂
也翼虎在郊也孤孺相倚如驚翔之羽上憚鷹鷂而
下睨網羅也甚則猛牙鷲爪交錯庭戶卽寐吁寤喘
寒之初集序卷五 奎
忍不得揚也安得喑喑啞啞于霜宵寒月乎已而省
孺學成身去矣魁壘導旌俊父扶轂今之登堂奉觴
者非傳天之羽卽振雛之鷺也向之啞啞中夜者今
則嚶嚶其鳴且雛雛喑喑于高閣也以是爲孝養說
大于此者乎此則諸君所近見而予獨見于數十年
前解佩急病之日矣譬火醺于槐柳及時而發之雖
禁烟息焰有時而炎炎者今日方新耳此其本源長
遠吾蓋讀風雅而得之風之始也曰好述曰友之夫
以夫婦爲朋友狀後有麟趾之孝子棠憩之忠臣雅

之始也曰樂賓曰求友夫以君臣爲朋友狀後有南
陔白華之孝子天保采芣之將相詩人以臣忠子孝
樂賢育材時和物豐錯互于夫婦朋友之中大義深
文母蓋天性閭合之杜甫亦曰宮中聖人奏雲門天
下朋友皆膠漆以天下之和平本于朋友之膠漆又
本于宮中之雅奏則猶琴瑟友之之旨也省孺本其
母之相夫子者以謹其親諸君子又本省孺之事親
者以壽其親此之謂朋友攸攝而孝子不匱也風雅
之全吾有望矣是可歌既醉以壽母而祚胤景命順
寒之初集序卷五 奇
而受之可也諸君曰善請以是佐觴

雷母壽序

余髫年與雷君可第同籍諸生因識其第起潛余既壯而起潛遊南雍時何公奎子以言事謫南國博講易于鍾山余以書介起潛往就學何公甚器之起潛既連蹶南聞竟阨于中壽同志莫不慨惜者朕有男子四人曰鼎元何文無疆何人雖幼而早慧母謝氏劬訓之不數年而四子與其孫不易者皆窮經勵學先後輝煥于庠序交遊名賢左憑右翼當母七十設悅之辰其陳報詞而歌壽謠者者父拜前萊少列後

寒支初集

序

卷五

魚魚雅雅國人榮之以爲起潛未竟之志胥于母代終焉又咸歎息謂母相夫子備賢事老姑備孝稱未亾撫孤持戶歷罹兵燹仁足以柔強禦智足以理勞難禮足以修嫺睦義足以育英材今其子若孫多才慧富文采後昌而壽豈信人秀而天畀之矣乎卽問母所以豫智仁而優義禮者則寶儉以爲具也寶異以爲制也寶勞以爲績寶敬以爲休也以是成其織紉審其委藏省其物費儀其師友此道自魯敬姜晉叔姬而後莫與聞矣則夫史巫紛若之詞其不可薦

于敬姜淑姬也明矣無已則活之三母乎有繼母

者也有仇母者操刃裁織而警子學是救其子偶賢而希聖者也若尹母之言曰令爾祿養無寧善養則教其子整躬植義無以利祿薰其心者也夫名譽榮祿世謂顯融高明禱祠莫幾者尹母猶若辱若宛介狀推而遠之何也蓋小雅白華之志也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乎相戒以養則道誼規勸世沿爲祝嘏之詞是也白華言孝子之潔白則尹母所訓善養

寒支初集

序

卷五

是也東氏之補南陔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其白華之二章則曰鮮俾晨葩莫之點辱美哉東氏之以不辱言養也尋常餐膳而有辱有榮有穢若曰老親之腹非唐園也徒盛葑藹亦非盜羹也何故盛不道之物此南陔所爲相戒也言乎鼎食之未必馨而大烹之未必潔也而今朋友之相誦者不朕舍貞順敬勞之懿徽而虛擬龜臺金母以爲倫又雜取浮丘洪崖以爲配舍滑甘修醴之內則而僞託西桃安棗雪藕瓊漿以爲供舍膳下晨皆庭內瀝埽之間居而

懸指圓風壺與三島十洲以爲宅亦明知萬無一有
之人與事亦明知萬無一有之服食與遊處迂妄言
之而朋友不以爲慚迂妄受之而人子不以爲悔相
視其毛裏庭幃栢捲筵几一旦爲虛無冥渺不可親
就之物豈得此愴懷哉況其胸中乎斯豈南陔之
義乎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耻缺於
湜陰陽不理萬物失性小雅盡廢而中夏衰則甚矣
白華之義大而孝子之爲邦國紀也余觀鼎元諸君
既奉其無點辱之身修馨潔之膳可以謝華母之訓
寒支初集序
卷五
矣行將爲名世之儒足副仇母之所期遂顯名樹績
于天下終非如世之游光附炎者爲湛母玷卽尹母
當之奚嫌此不素之養乎於是雷氏之庭皆白華潔
白之子余亦附于南陔之戒而謝巫祝之頌禱庶可
幽質起潛而無慚母當听朕爲進此觴也

馬母趙太夫人壽序

某壯歲就學於三山以制義就正諸先正爲崇相董
先生所許晚復師事石齋黃先生他如何君玄子陳
君平人則布衣之交久以文字相切劘者也君頑以
來以直節清風理學經術爲海內矚目者董黃何陳
外惟能始曹公還初馬公而已之數公者皆忠亮俊
偉骨鯁特立不必歷患難而卜其以身許國者也國
祚未遷董公前卒何君憤逝陳黃曹馬皆先後殉節
諸公雖乘風騎雲爲章天漢而後嗣鮮著聞者迄今
寒支初集序
卷五
戊午乃有雪磯馬先生司教於寧化則儼然還初馬
公之令嗣也風徽未沫典型巍然不但馬公之神爽
如生卽公之夫人趙太君聞其明潔懇勤曉暢大義
亦彤史所未有也馬公初令烏程廉辨著聲以治行
第一擢兵科給事中先帝知其能遂以查覈邊鎮兵
馬事委之公一日謂夫人曰鎮將破冒軍需乃有以
私嘗我者夫人曰彼能以賄汚人必能以賄傾人不
可不自白也公領之遂疏糾貪緣者自是九邊震肅
風弊盡肅工科都給事會權瑞張楚憲總理工戶

工部錢糧兼理草場司徒以下咸執手板行憲綱公
獨通刺如平交瑞怒甚值草場災遂糾公落職夫人
賀公曰忤聞得視雖破帽出都榮於華袞矣公爲一
笑未幾召復尚寶大僕正旋晉銀臺值石齋黃公以
廷辨忤旨止怒不測公伸救之上以爲比黨併黜罷
夫人又語公曰善人國之棟也棟折榱崩厦可支乎
譬之方田嘉種盡鋤爾望稂秀矣遂與公隱約家居
偕於編居無何兩都陷唐藩正位於閩魯藩監國於
浙彼此嫌忌亟使臣公時爲太宗伯私謂所知曰

寒文初集序

卷五

先武果至宜乎金子不富公曰耶耶曰能言
東師屏蔽東南何故不許爲寶融錢鏐耶吾嘗見而
解之因奉命修好於浙抵會稽而東師已逼錢塘矣
魯藩棄浙遜公從入舟山自以報命無期望闕殉節
計至夫人慟而自解曰讀書致身臣子事畢亦復何
憾時雪磯八齡耳夫人扶携弱孤宵旦課讀身挑燈
絰續以伴之涕淚綵麻時相漬也日惟述宗伯讀書
或苦仕宦艱賸慷慨報國之事以鏃礪其孤而已及
雪磯學問有成或勸之仕夫人曰尹母有言願爾以

善養不望祿養也無已其師儒乎雪磯乃奉鄉魯之
訓爲南陔之養晨飧夕膳莫之點辱回視昔者九嬰
暴起十日並出忠臣志士血碧靛穿雖樓遲學舍選
彼板輿朕望不及於倚閭思無勞於搢臂俯仰今昔
亦可釋惘然而安善養矣乎某以爲夫人親見宗伯
公當採切之世事英明之主懷霜履水久置富貴存
亡于身外相宗伯歷官二十五年口不知肥濃身不
識統綺迨夫山河遷謝頂踵易移臺傾池平流離山
陬海隅間日月逾邁陳迹迢然如在窮廬歷劫之外

寒文初集序

卷五

矣夫視榮瘁不異者則禍福所不震也禍福不震則
憂樂不能遷也憂樂不遷則延促亦無隙也惟是天
下之治亂本人材之盛衰人才成就在師儒而儒之
根柢在忠孝誠奉宗伯公之風義以爲教何慮人士
之不忠奉太夫人之相夫訓子以爲教何慮人士之
不孝與不義忠孝在人如大氣之舉地如大地之行
水橫塞克周汎流旁涌可以浴日月可以生百寶可
以煥光華而復旦此則宗伯公所含笑於在夫亦同
時致命諸公所共鼓掌也太夫人聞此不當輟朕舉

一 觴乎是爲序

又初食序

卷五

幸

黃氏官節婦七十壽序

自光嶽氣分清淑不鍾於男子偏萃於婦人此宋士
狂浪語宜無足述者及老經喪亂聞見益多何臣忠
之媿婦節者果累累耶而破析義類之儒援據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爲忍諾全軀者所藉口由是廉耻益
輕而身命重婦女或不然其經經守正斷不越於淫
說者真可贊鬼神而光日月若黃氏官節婦其若也
婦始適黃氏子理黃氏子虛之孫受聘黃氏子誠黃氏
黃氏且篤俗以畢姻爲衡喜幸以廷病者黃遂歸于
官合卺三十日而誠貞竟歿黃悲痛屢絕既畢喪阿
嫗微諷曰兒名爲官氏婦實黃氏室于耳盍歸黃乎
黃厲聲曰必出官門便歸地下家人悚然若舍闕在
口莫敢出聲者自是惘然掩抑趾無翔目無游客無
矧者十年如一日翁姑哀其誠怒爲誠貞立嗣以事
之今年七十有一矣嚴冷如寒崖枯木也夫阿嫗之
諷比附人情亦所謂非禮義之禮義也節婦特謝以
兩言不必殘形相拒毀體自絕凜然不啻勞而之鋒
截臂之斧也冰城雪窖人自望之而慄股難矣哉豈

非屹然大丈夫哉乃大丈夫或有異娶嬰豫讓世所
謂賢也娶不殉光則曰非其親驅讓不殉中行時曰
庸衆待我此阿嬀薛官就黃之見耳節婦卽從嬀言
賢者豈就之哉顧毅然完非常之節世誰可與擬者
是當以春秋衛女同日比論耳何者名異實同易地
皆然也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卒女特往當喪
喪畢不復歸終之以殉高子問孟子曰婚嫁者非人
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
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也孟子周許衛女之行其
志矣栢舟之詩曰髡彼兩髦實爲我儀聖人表其詩
以風萬世固許兩髦之實爲女儀矣而禮家承其師
說曰女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卒墻不杖不菲歸葬
于女氏之黨夫生且同食沒乃返葬方交襟親之候
分壤絕之聖人制禮紆回矯飾如是乎元安西郭氏
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從之有司請旌門余颺以爲
過于中庸格不下近世張莊懿鑒爲仲子聘趙仲子
早卒趙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踰五十枵
守止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簡婦顧侍讀士廉以爲

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離母家若不當旌者夫
之死靡他聖人表之聖人豈不知中庸者耶我儀我
特實相傳麗聖人許之而侍讀不許豈侍讀之援禮
是而孔子之編詩非耶然則高子之疑問余顧之查
旌與阿嬀之微諷均以女未成婦禮則然耳信斯禮
也婦道臣道一也豈廁名仕籍未職樞要者亦可曰
未成爲臣耶夫必都兪魚水而後稱曰臣必提封秉
國而後可貴忠宜乎管仲之棄子糾王魏之背建成
棄之曰未成爲臣而已矣世乃有東湖樵夫金川門
卒鄭所南謝阜羽等輩千載愛慕如金玉必不能以
未成臣絕之又何也則天良不可錮泯而俗禮教僞
也嗟夫納采問名父母既儼然許爲人妻矣從一無
二致命遂志義盡而仁至矣表以風世猶慮不彰也
乃以未成婦之僞禮滅人從一之真性且援返葬之
禮以決絕之灼然謂女子無守志之禮豈未廟見之
女人盡夫耶率天下而汙沒天性者斯禮也夫卓矣
哉官節婦之不以女自解也予然與衛女郭趙同其
志又不得搖以非禮義之禮義也李于鱗爲大節解

曰幽也貞也精也白也取此四言以誦節婦其庶幾
乎七十年來耳無琴瑟珩珞之音目無七加宜酒之
事理鬱窮糾瘋憂不揚如數冬不邁一春積昏不逮
一晨幽如是至矣惟此一事若天地定分之不可易
山河定分之不可移流金鑠石不爲煥墮指裂肌不
爲涼夏晝冬宵迢如永古貞如是至矣且夫慷慨一
決已事盡矣未盡人事也不以益翁姑之戚如不以
傷父母之心忍自存以質匹者存不謂存也引匹者
以附于存匹不謂匹也久之日月潛移庭帷如故言

案之初集序

卷下

七

母宛然家人亦忘試貞之匹也試貞神魂棲託妻
間必亦自忘其匹也義有精于此者乎然是性固有
之也緣于愛欲則傷附于義理則怠不然捐軀殉葬
本以爲潔而名望益華震竦俗流如增素以采也開
愴安常泯然無色世有白于是者乎此則迂儒不得
繩以中庸亦無從判其女婦黨岸且不耀名九重何
由表闕惟皇天特錫以稀齡遲還老耄筆以彰之用
媿世間預詒之男子此天使恐老壽餘婦也敢不奉
天意爲序乎

圖書印

寒支初集卷之六

書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旻

燕將復魯連書

燕將既得仲連書讀之反覆投劔而起

天下謂先生之誼謂奇策邁等倫援溺如在已不虞

其教人以叛乃喋舌如婦媢吻類優也夫叛入之臣

在守則穢班在里則穢籍在席則穢筵婢妾激情殺

然從一柰何高士之口蔑典型稱市販而不辱乎吾

聞之蹈利破智避死滅勇隱忍壞忠智不昏於顛沛

勇不挫於傾危忠不分於窮累故三者所處風雷爲

之磨礪日星爲之昭致三者所去生行尸而死溢骨

矣是不在死生榮辱貴賤尊卑之間也在死生榮辱

貴賤尊卑之間則伯夷羞於盜跖季路讓於孔悝李

耳殷於榮夷也夫齊燕之亂驅其都夷其君相攘其

重寶器焉有席卷之心燕之痛在骨髓是以約其餘

黎而效一戰以齊之靈田單之智一旦復其完城不

失寸土天下謂田單之能持危也守死無變節也曩

今有一先生爲燕謂單曰將軍以二城頓天下之鋒

能已見於天下矣歲更財盡勇窮援絕可以止謝矣

王而無悔矣無亦束手歸燕割封數城世爲東藩永

延齊祀乎拒守勇也保祀忠也全身名智也名榮而

實獲者仁賢所重務也單將遂聽之乎則無煩先生

今日之削牘矣今齊將之威未加於樂昌國也聊城

之危未甚於莒卽墨也先生固不許臣之爲田單何

也千里之圖已著於版數雉之城皆吾王所撫定者

王撫而臣亂之主授而臣鬻之罪其罔極矣燕齊相

寒支初集 卷六 二

遇移寒易暑斧刃之血各相澣也炊骨於市互相撐

也然而燕救不至者謂臣之能爲死王不爲生擄也

是燕之於臣遇之不爲薄信之不爲不篤矣國卽多

故未有若先生所言者也觀望圖功則不勇內亂易

志則不忠結怨仇爲權以傷士卒之氣憤先王之靈

則不智且也畫邑之事諸君所耳目也爲諸君者賞

王蠲乎賞七十二城之宰乎賞王蠲則臣何當捐燕

賞七十二城之宰則田單之據莒墨爲悖矣田單之

據莒墨不爲悖則臣之守聊城又可懈乎臣旣頓王

威以辱社稷負恩及罪不相亞也而王猶寬假暮年
不代以別將俾糾合子弟展竭愚材臣之於聊城俱
生死矣裂地定封富比陶衛譏諛言何量天下之
薄乎童子佩携金玉而驅過而瓦礫誘取之持危守
死亦人臣之金玉也先生將以陶衛爲瓦礫而驅自
居而童子料人兩失之矣且先生不見前日之事乎
莒墨矚殘環攻三載而不禁其芻牧者何也非樂子
之劣於孫吳而田單高於墨翟也戰以服志屈力爲
下彼誠不忍破人之智滅人之勇壞人之忠以遷就
其功名耳今以先生之智排解紛投無不聽搏無
不散則何不諭齊之將士卷甲棄矢椎牛休卒無樊
其子弟以服不服之心名已勅奇釐矣勲已勒鐘鼎
矣何慘慘焉生死交易日糜國費俾臣不得暇就死
也而先生顧爲是佻巧之游詞恫喝之勑說蔑千古
之義開反覆之端猶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
敵也三王豈叛亡之矯矢而天壤亦俘虜之遼虛矣
乎則七十二城之宰不先與三王爭業乎何臨淄三
王之纍纍也臣卽比肩諸君齊又何取重於臣而陶

衛奉之哉惜乎先生日月其名而像隸其說也此鄒
魯燕趙之士所嗤笑而不齒也還以矢下齊師仰天
太息曰黠哉魯邈挾其虛名欲以不義汙我吾將死
之使後世知嚴氣重義之士非矯詐之口所能移也
遂自殺魯連聞之神不怡者累日喟然曰毀人之節
而貪爲己功挾人以詐而速義士之心吾終不可見
天下士矣遂逃海上去

鬼谷與孫武書

霜飛雷轟電閃雨施日不敢矜倏然而止動以靜爲
家陽以陰爲底顯名勿擾顯利勿仍顯地勿榮顯步
勿跡顯器勿檢顯吳勿食閑不尺寸關之萬里與萬
物爲鑄礪天地爲關鍵其扔以無形之臂也其叱以
無聲之咤也鍼以鈍突之臂也因其來而司之因其
去而縱之有其用而無所用之疑高而深疑幅而邊
疑短而修疑居而遷明不生於目聰不生於耳聰明
之生不知何起故雄不如雌守不如坐激不如機以

寒支初集書

卷六

五

東南爲宵坎萬物皆附焉西北爲結塊萬物皆踴焉
彼有所知我有所不計生者無生死者無死見之爲
正不可見之爲奇天地大正陰陽大奇陰門不二陽
門不二陰門從死陽門從生除生則死除死則生我
乘其居而用其所除可以棘可以稽可以怒可以嘻
可以納可以麾可以雷可以去居四而留居九而去
留於人之所謝去於人之所取故不可以潛者無所
游之也不可以寂者無所處之也無福於冥冥者我
有所不與也吾子其間之哉於是武子終身不爲將

伐齊之後閉戶著書而卒於隱

鬼谷子有貴蘇秦書世共信之今觀其文類東漢
好事者爲之耳鬼谷之精似老聃而其用似孫武
其咳唾之餘乃爲儀秦儀秦非學鬼谷者也鬼谷
之書蓋生於亂世爲一種權變之論得術者以之
術得兵者以之兵得說者以之說抵巇飛箴之篇
非僅爲儀秦之祖也武子晚跡蓋多似之故戲擬
一書爲貴秦破陣云

寒支初集書

卷六

六

范蠡與大夫種書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語私曰王之形不蒙
長頸而烏喙難既助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
乃具且外適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豈其
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
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爲書致之文種曰聞之
以德事人者襲齒而殺之以倭事人者脂膏而飫之
以業事人者處囓泉而闢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絺冬衣重裘所以
寒支初集書卷六 七

復何玄子先生書

披誦金玉宅蒲惠風訊及近狀則述之欲涕矣某家
世單寒見不踰閭少不自菲薄附籍古人含咽水霜
攀捫巖巖雖歌永笑言此中囓朕如神鬼離大也於
時年日清壯妄意事會可乘薄樹微績表于來茲豈
圖十年以來板蕩日新酸聞慄見雖管葛操斤恐遂
血指此念既燼欲作子書自傳而貧患交攻神智蹇
淺不能窺測萬變炯麗絕常蠅蚊之音隨喧隨寂不
復存億載知其不傳也不幸二三年間遂以筆視事
寒支初集書卷六 八

人代羣擬笑雖觚不觚悼悔生來何故識字朱元晦
笑人先學仙後學識字此自不錯若學識字者穿鼻
絡首能得飛舉乎此既一事而宦海風濤漂及縫掖
遂使羶殃連于華表元緒災及老桑雨雲驟翻金蘭
摧敗崩流誠足殊可畏哉既念百凡春築徹底始知
黃河盡頭水色自見千秋之下尚冀心期何能推狗
繫牛以貫杵曰乎先生於某念年日火矣如使獲罪
聖賢誰能理之若鬼神不害者又胡庸自理哉螭蠻
閭戰井竈勃谿奚足異口所恨者某竭三十年文字

之力不能破一儒衫今合數公文字之力乃兩年而裂廟社文字利害亦已見矣無復談矣循省涼狂甘心淪落閉門讀書儲俟來世而已陳子昂云天地悠悠惘然泣下始以子昂語無根蒂造作孤特矜自爲大耳由今日推之真覺前古後來茫茫欲絕如以一髮繫奔馬天地則爾躬將安措得毋慟乎正恐先生念至滂沱將十倍于昂也某亦自是垂筆矣臨書鬱塞位免空函死罪死罪

謝黃石齋老師薦舉書

乙酉

開遠函丈寒暑方遒而萬里岱華居狀破裂惟授亭仙掌無恙如初攬袂登車訓言在耳而已窮鄉下士郵問既艱而國難以來盜賊蜂發汀卑之間焚劫殆遍扶携二老流離草間瓶粟既空樵蘇屢絕共黃之若就生不勝遑計天下事乎白夫子定策中興始知兩儀未毀三光猶爛盲人思親廢人思起美簷之下鬱浮風雲夫天事幽茫匪愚所測若古可驗今則時事尚可爲也兩京連覆皆以內政乖張綴數不靈

乘隙坐收鷸蚌之利非有黃天蕩之扼韓富平縣之潰張也而衣冠之盡束手視顏推戴恐後妄意天下神器可以力爭亦篤于逆矣今者天牖新王赫朕南撻視晉唐無中原之志宋構寒北伐之心英廟相越淵霄未嘗吾夫子天人在握河嶽輸靈天下忠智義烈趨風嚮德匪伊自今仗名世之威神召同聲之戈膽鞭箠劉石卽未可知若枝柱遼金當亦裕矣所慮積習敝頑文武浮競連錢而需顏閔輸金以鑄禹早往車來軫前蹶後遺夫劉秀首徇河批難涉顯加

羣吏天下由此嚮心王導初定江左符策或委決就
陳頤因而阻滯此一主一臣言論行事遠如合契誠
知其大也今冠蓋風靡且青久紫鳳鸞鳴雉共伺珎
珎恐羣情奔趨辟萬流注壑太見江河他日夫子孤
掌撐洞實爲勞矣庸務如某前日亦辱薦疏之末涼
夜發泚汗遂流脛東漢人敦名誼薦舉特隆處士偃
蹇至有四徵不就陛見不謁者非皆抗潔巢許頡頏
皓陵也或亦貌見涼狂藩歸鄙固耳小人歷歷竊附
於是必俟范升露跡以詆伯况友人掩戶而絕王良
寒文初集書 卷六 七

明慰黎黔幽安廟社人天幸甚

再上石齋黃老師書 丙申八月十六日

七月二十日林達經札呈詳地先生緒注不肯欲
得在近以備奔走即日肅書奉致函丈備道不肯不
堪任使之狀未幾遂聞先生以招征徽寇自任旗指
廣信不肯尋在門下習性寒慤既無寸長足贊高深
又筋骨綿脆不能執爰以先士卒慚媿憂惑交迫于
懷衡歸陳其所知不暇料其無當也竊惟國運絕續
之交入天預定之際賴祖宗神靈名世挺生雖創丕
基如立水止內則百寮瞻其風裁外則敵仇覩其舉
措下則草澤英雄察其氣勢以赴風雲夫以師相聞
望之隆天地祖宗付託之重意必沃啟德心定謀帷
幄俟規模粗定欣後聲問不庭耳乃頓撤坐論之席
鑿齒秉鉞而出遠近聳愕以爲廟算弘深非可臆測
不肖則圭輩之人耳見不出里巷就里巷事例之譬
故家新破田宅半割於巨豪區區別宅僅存者苟且
盤據垣牆之網繆未盡固義從之服役未盡力水旱
之儲畜未盡罄爲家督者置此不問影狀與巨豪叛
族詰責侵沒竊操庭環亦輕遽失序乎勿讀書見諸

葛亮自此管樂管仲學術備見管子誓勿論若樂毅則亦謹慎好謀之人而已其爲燕圖齊不敢圖齊也必曰與天下圖之且不敢與天下圖必曰徑於結趙又不密恃趙而別使楚魏以淮宋地委之猶復用趙而圖秦於是五國合而齊舉矣其慎密也如是若諸葛之出師亦未敢出師也必曰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乃獎師三軍北定中原卽如是又必付託得人宮中之事悉咨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謂必能裨補闕漏也營中之事悉咨向寵謂必能和睦行陣也將相分任

寒文初集

卷六

三

宮府肅固諸葛乃可拜表行矣先生之旗指江右而殺不返顧也宮中有郭費董否營中有向寵否外有趙魏韓楚之夾助否若不狀者真若家督諉見在之貲產不治而先責問未必可復之貲產也夫人之敢於作逆據主人之貲產而公狀與爲抗且耽耽欲併主之餘貲而得之彼亦自有作逆之才具氣勢也家督誠欲一朝剪除之非才具氣勢倍于作逆者不勝乃今所聞大可異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纔三千耳餉不給于國帑而資于門生故友之題助此一時

義激慷慨耳朝廷纔給空名劄百十道以當行帳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創輪乎空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投拄諸道分進數十萬方張之寇乎今夫莽丈之艇八翼之楫雖有狂飈怒濤每凌而渡之嘗試置滄溟之浪濤湧如山浪及而艇化漚沫矣長河之決也摧城郭蕩山陵呼吸改天日僅僅投壁馬負石束薪祈禱而闕之庸有濟乎武且積精誠稱天命簪笏鞠躬以身試其衝委命而戰河伯則近愚矣設若有濟

寒文初集

卷六

古

則是宋襄之仁義誠有効而孝經之退賊果可必也徐夫人七首以試人血濡縷立死若以薄擊柱石非折則缺可立見矣古之猛鷲莫如秦善用兵莫如王翦其破楚也必六十萬以至仁伐至不仁莫如周武與商辛周師之興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古者一車之卒百計人當三萬矣千百夫之長不在是而尚有友邦家君庸蜀羗髦微盧濮人爲羽翼其用衆如此今敵併引弓爲一家四鎮叛兵數十萬悉爲之用氣勢非但楚也而吾不及周師者不啻百之一謂永

勝閭總之師足策應乎魯國吉度之師可牽掣乎是
數者非同心同德難語於羗髦微漢人不俟智者決
也徒以子朕一軍欲爲王翦呂尚周武所不能爲之
事此天下所共惑矣今夫閩關之外皆豺狼所曾蹂
踐而榛蕪之區也誓師出關事有進而無退苟進無
破竹之勢退安所得盤石之基不幾進退無據乎則
何不暫駐關內近爲永勝閭總之綰轂遠爲魯國吉
度之表畧既可招募建撫流散之民訓練以實行伍
亦可收拾附近荒蕪之地力畊屯以克行餉信使往

寒支初集

卷六

七

來諸軍如指臂並運急緩相需庶幾氣勢完整合力
以攻所必爭乎此固尋常智慮所共及或秘畧不必
出此則不敢知若謂明德雖衰天命未改名世聲靈
久被遐邇人心之思漢可用至誠之動物有徵或不
戰而屈因壘而降亦古來萬或一有之事斯固愚蒙
所未能信諒先生亦決不邀此倖惟是猜測惶惑愛
莫能助故敢嘔瀝心血盡獻所疑伏冀開示大畧俾
小子曉朕于萬全之畫亦藉此微知軍旅之學實第
子願學之本懷也臨啟戰慄不知所云

附黃先生答書

勞使遠來愧無以答惟念也前刻徒足以辱高賢
世無山公卽敗事可廢也此來草草豈有閉戶顏
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今聊吾責耳宅險運奇不如
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不得投身險運於尋常茶
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手出門空拳欲反
不宜令前人譏其老革也楊遠菴行邊爲劉文毅
所不禮袁弘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伏刺
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台兄教之耳八公早晚到此
笑云初集 卷六 二

是吾脫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與郭正夫老師書 丙戌

祖夏一函竟疎鱗羽嗣知貴潮冠亂底于秋終而敵
鄉寇亂底于冬仲半歲之內草廬三徙其使苦華歎
其無生虎兕悲其幸曠也誦讀餘生雖幸作觀顧其
亾繫桑方煩聖慮耳乃朝賢不思戮力王室克復神
州張布繳羅勤修私怨辟同舟遇風權師更相梓也
夫霜崖雪嶺爲世指名端壬族水理勢宜爾此爲老
師道耳邇爾諸生如某者何與諸賢輕重乃閣題文
翰適爲張冢宰所疑勸進思貢復勤林司寇之察自
史之初集書卷六

念髫年食餼九冠諸生卽需次歲薦已及瓜期彼哉
夫已尚持腐鼠相嚇迫阨誹疑不泰甚乎始以漢末
處士含醢祗刃悲共同辟今見荆榛塞塗連裾胥步
掉頭披髮惟恐不疾况以綿續投棘自取滅裂哉方
今兩關潰竄臂指不援三道出師互相棄誘遂使永
寧摧敗廣信崩離哀哉石師陷繫發源絕粒就死而
上無震悼之詔下無頌忠之書珍失寶臣輕同敝屣
人情頽笑一旦如斯某所爲撫膺流涕也閩關既震
遂有移蹕之議或度或粵究無定畫詩不云乎發言

盈庭誰敢執咎茲之謂矣竊觀人情頽散汎若浮梗
恐風波驟至卽東西隨流主上朕薄百僚變溫文爲
綆屬同宜也但以留侯武侯之稱加諸占風說識之
士卽天下無材何遽至此政使房奉輅璞洞破蒼冥
亦豈足登廣成壽熊之座乎纍纍閣部代其發頽矣
關上兩勳屢奉嚴譴而永勝尤甚愚以爲蛟龍既渴
雲雨風霆終必欽威始無故而崇以開國之階既負
國而責以澠池之奮思威兩困賞罰俱傷悲夫至于
恢復規模誠如尊既而兵食下操大阨不御恐日月
冥之初集書卷六

推遷竟如道築假令駕遠馭長則風雲空洞豪傑或
當附攀若踟躕閩中穿鼻絡首何必麟鳳乃逸網羅
但如不肖磴磴亦已營少室之山矢考槃之寐矣世
間自有鯁鵬何爲微餌纖綸萬鱗並命哉亦願老師
暫停禹稷之轍少觀天人之定如謂不焚不濡水火
無間其實蹇淺未測神靈也

與林守一書 丙戌

暮春抵秋嗣清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陳皇生書云兄特薦某自代某爲慙歎累日故人厚幸欲令朽枿收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使醜石垂崖被蘚自蔽矣某一亭如掌滌帶溪流春夏漲潦篴鑰遂付魚驚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雖竄下兒度之以爲鄙拙也寧可進而料天下揔長策乎即不然者去秋以來自藩

衆支初集

卷六

元

王閣部院寺臺省監司方面濱將盜魁各有薦士閭地彈丸即才如粟粒亦已野無畱良矣上之張網者無跡目下之緣梯者無遺級此時丘隴之下尚謂有方雅廉剛量主難進之士此輩上君子所心嚮其愚而亦聖主所重疑其誕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平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石齋師殉難四詩曾倚和之乎烽火精明絮炙昔累欲走梁山一慟無從也惟臨風號眺而已

答汀州李太守書

人非木石肯厭榮名不奉命與時違遂嬰痼疾支離待盡永謝風雲某患病緣由前呈已悉復蒙大論有人望養高教趨赴府之命益朝折節禮士鳳麟悉網猥辱眷注感激涕落某早歲濫竊虛名實無一長可錄弄筆滌墨童稚所能九頭場屋見技已見有何實學敢稱人望晚遭天刑藥石自救隆武間故輔黃道周都察院何楷禮部尚書曹學佺交章薦舉皆以翰館相待某咸稱病力辭及序應恩貢隆武特旨催趨

衆支初集

卷六

三

廷議某亦引疾不就鄙懷硜硜明識共許非至今日方託病爲養高也且多口橫傷瘡痛滿體捩厥所由亦緣人趨炎而某守賤人走利而某守貧人逐市朝而某臥窮壑人附權勢而某侶緇衲是以冰炭互形踴夷相憎彼疑此有異志猶此疑彼有戮賜也自非太虛朗鑒何能洞徹表裏惟是賤足苦痺不任扶持悞觸動搖痛淪心髓若復顛顛三百餘里登陟怔忡氣血下陷心膽離墮立見斃傷仁人有物想不忍聞伏惟恕此慢違置某丘壑某茹草飲水之日悉肉骨

起死之年矣

丁亥七月廿九日
李中判邑文云本生一
教請赴府一而先子報之云
不肖男向受諸

答張爾侯書

別足下三載不知某委頓全非昔人也足疾不能踰
戶已接兩秋頃增虛煩時作眩憤雖奉以南面之王
有如蟻蝨即臨以刀鋸之威亦如歌笑何則體魄墮
離生死同趣無辨於華榮無詫於天喪也尊教諄疊
不過使伶舞日中禍過酒座魑魅暗空攪渾涇渭是

笑之初集

卷六

爲游戲耳區區方寸蒼素巉然時揭三光時緘
卽山推海蕩豈足移易見聞乎論來始知招安甯帥
此爲新朝剪裨鋤稂莠可上報當塗締結知遇至若
某者尸居餘氣如枯木倚崖一編牒對嗒然喪我當
此之時卽鬼神靈嚮不窺寧謚况紛紛咎勢利物之
問乎今乃以招甯之事鄭重相及人既不倫事非同
貫而當塗與足下皆連類並稱某非病死亦愧死矣
伏惟損此一壑還其首丘如謂蜩螗蛇蝻諉憐因時
此惟叔孫通能之某病倦支離無此疆方也亦俟命

而已

張選訂李李友蘭鎮將于承毅之門丁亥十月
于李命張移書延先子入郡先子報之

答韋以珍書

疑蛇射影古今多矣未有蔓連如今者但吾輩食影
負揭日月曉剗山川卽風濤霹靂不應疑沮况蠅營
犬吠乎知我者不必辨不知我者又無用辨也諸臺
矜士盛意久已感結于懷今接手書益信尋常交際
義當曳裾一酬大雅况有知己之言乎顧濡滯未遑
者實緣犬馬之疾非復螳螂之忌也去年避亂竄跡

笑之初集

卷六

窮山新藹茅茨上漏下濕發風四射瘴染殆將百日
入春毒作兩足竟癢當其患苦痛連心帶若登陟險
阻輿肩搖曳苦當百倍何如連盡爲快且今張簡甯
文龍輩絡繹投誠而其與斯人先後頓顙縱使筋信
骨強亦有夷跣之嫌况犬馬餘息匍匐不前乎極知
旦晚呈身則葛藤盡斬偃蹇衙門則禍隨立至但嚴
居則罪譴固死奔謁則疾苦亦死等死耳何歎于疾
苦何厭于罪謫享年五九全忝所生讀書萬卷無裨
世教某之死已後矣若諸臺待以方外延此餘年俟

春氣雖枯痿痺漸起或當一造公庭成禮而退萬一
痼疾不差而威命再迫處士之含飴如飴延頸甘心
者史冊相望今日何遂無之足下其婉謝郝君轉致
胡君倘邀二君之靈使塵放長林狐正丘首食息餘
喘再出生成某雖貧憊敢忘冥報先容加禮之論非
所聞矣

丁亥十一月長江胡丞相將于永綬之妻父也
于示意於胡胡命部諸生郝某草移書延先
子入郡相謁當待以殊禮先子報之云云

答賴時見書

宋文初集 卷六

三

三年不面忽开一函驚喜溫望省覽同復繼以三款
附口橫集何世無之然事涉閭昧不即白耳乃今閱
歲經年言波再沸豈真角奮箕張有命自天乎兄謂
名高取忌則不然也惟括小技與鷄鶩爭先安所得
高名而取之十年以來與兄頗頗角試名相埒也若
忌某者胡不遂忌兄乎昔者華管齊名騰溫區宇龍
頭龍尾世共儀之子魚既爲佐命幼安老披布裙抗
詔不應至再至三意必于魚周旋其間曲全幼安雅
志耳兄既遨遊郡鎮分如編茅則今日成某志者必

兄也寧當褰裳濡足令華管爲連難乎至于鄙懷經
經絕不爲風節名義起見自爲諸生時每接有司輒
惡累日破壁未能連綸如刺念之猶慙恨也癸未甲
申以來名雖掛諸生而儒巾儒衫久還敗齏此皆同
人所共悉也今日解毀釋縛如鱗縱巨壑鹿返長林
若復奔走伏謁噤息強顏其剗心戕性痛苦何殊殺
戮古之處士含飴如飴受刃延頸者史冊相望豈爲
後世名哉亦自骨剛性癖一往莫回耳巢居者必不
能穴水泳者必不能林違性置之理必隕斃今以死
勸人世咸嗤之以違性勸人非置之死地乎均死耳
解體豈爲辱哉性豈爲榮乎兄依違鎮將持論招招
者徒欲拔某于死地耳某年今四十八矣諸葛瘁躬
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載某擬二公
辟麟鷲於鷄犬也犬豕餘息斯爲贅矣何能俯仰希
世重爲不知已者詬病哉兄其婉謝當塗麾此充褐
未聞答四巢許以立威名屑礫皓陵可爲教化風議
之餘少及斯義彼亦倭鋒豈盡河漢乎如蒙假借冥
報爲期

宋文初集 卷六

三

先子丙戌秋入山三載絕跡城市得已守志
訪相傷時類與鎮將高守貴善持高子書不
百里邀先子面商一息已勝先子墳地之快
六月事也

答雷扶九書

接教惘然突地飛來一峯實自奇絕常事舊已斷
無他今又欲爲申雪無乃蛇足乎及省其來論慙愧
欲死如以弟爲甯張馬吳之流則似過文如以弟爲
周處嚴光劉因許衡之輩則似過率如時見端爲弟
故爾足披榛踏蹶苦壁則來意過重如時見但奉鎮
諭褰裳濡足越陌度阡則來意又過褻兩者俱失之
矣

吳三初集

卷六

三

矣時兄始終欲全弟者所謂姑息之愛耳弟謂不如
以德也時見但謂弟不出身慮有不測之禍耳弟謂
生死在天不在見要人與不見要人也來教云此公
坦衷無可疑弟本無所疑又云一見不損弟清節弟
本不爲清節要自天賦窮賤骨性不喜驅就權貴耳
自爲諸生時每值當事招陪一語不諧慙愧累日
此十數年來儒巾儒衫久不知爲何物必不得已布
衣唐突而已凡此幽志已不能道人不能知亦由少
年放浪形骸玩弄世俗遂使定靜本懷不足取信于

朋友雖吾扶九亦爲如是了局之言道力薄劣竊自
愧也理理鄙志已悉於此冀緩頰之餘必能昭然
平也相去百里便如絕域欲如向者坐面石壁瞑對
青燈其可得乎臨楮三歎

吳三初集

卷六

三

答伍夢符書

別六年迅如彈指此彈指頃悲楚劬瘁與之俱謝矣朝菌大椿無分修短論逍遙者定不誣也所恨者少年埋首科場薰心青紫到頭只付蕉夢回念窘辱棘園者四十晝夜人非金石經此銷磨今猶蠢動視息頑健如初亦足羞矣且狂斐成性生無師法鄉先達如崇相能始諸公每欲引爲後學意頗抑掄之自謂當世無韓昌黎吾遂不如李習之孫可之乎以是筆墨披猖動廢繩尺蓋由客才浮氣使然遂至應舉

寒文初集

卷六

七

讀書兩不得力悲夫晚欲師事石齋先生探討三易消息而千言未授九鼎隨淪同時石友凋零殆盡環瞻山海孑然一人業披水落根石乃見每手一編不問今古人語忽然汗出媿不能及腐塞此衷何處更有文字吾兄尚欲以著作相期慮與陵谷同遷改亦迂矣憶向年寓宋司理署中于諸家文部妄有甲乙司理言看著作如君小兒先問壽夭有旦暮盡者有數千歲百歲者推之則數百歲千歲與劫同休者吾輩不能與劫同盡可無數百千歲乎細推此語作者

實難六經之外意惟莊騷史漢足以當之卽唐宋大

家敢言數百千歲乎若旦暮之文虛作可矣某癡欲捐焚筆視靜坐內觀庶幾曠此隙明還歸造物與莊瞿諸老往來太虛不以頑泮掛世人耳目斯爲足矣不知兄以爲如何也垂示詩卷喜破谷音至于感不及傷諱不累道如與兄坐臥漱其溫雅也微恨追琢之文不及金玉之和耳大抵此道以多閱多作爲正久之紕漏自見又在自攻所短不使滑手便路趣入常蹊乃有新新之致鄙論云爾高明當有獨裁也

寒文初集

卷六

三

若嗣續一事正不當以紫懷邵堯夫四十餘始室其得伯溫當亦在兄之年孫明復踰艾而受李迥從女其子卽不知何名陳修七十三未娶宋高宗乃詔內人施氏嫁之王逸少每問嚴君平司馬相如不知有後否其最著者叔向之鬼餒伯皆健女存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孫女流落皆爲市人妻陽城三昆不娶王維四弟無子崔曙一女白公一姪古之名賢缺陷者指不勝屈豈能與造物爭耶陶潛云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每誦此語悠然出倫世矣事筆不

答黃中美書

百里青山居然殊壤中間隔以黑濤弱海飛沙毒霧
百千詭怪卽遼絕永劫豈足云乎回念少時放浪形骸
寒夜漏殘置鼓五衢作漁陽颺或歌或哭惱長老
美睡玩美諧誕名教所仇邑士反優容之今持棄自
賢任人唾溺嚙嚙秋蛸委露遂枯而鬼彈逼人忍不
刺骨蕩蕩兩寰何至不相容也來書諄復十九好我
之言亦願兄無復作此語恩乃芽害愛乃胎怨恩愛
在心猶物苞毒猶蓬藏火今之啄鳳鋤蘭者疇皆有
美支初集 卷六 三

握手袞袞之雅設不見昔好寧見今醜乎古今雲雨
莫不如斯非獨爲某言也莊生云魚相忘于江湖人
相忘於道術輒進此言爲太平關鍵達人想不河漢
也秋詩學步賴劉如失路兒啼故無常聲不意尊公
拾而和之今重和五章嚴答其意雖三鼓氣竭致無
足觀然不可謂不悲矣

答黎婉曾書

粵寇蹈藉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已
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携二老踰險偷生烽烟
逼戶人視救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日耄父
子影於前歿兒被殺於後號則父傷默則妻裂同一
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
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值此山
廩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剝鷄子一枚瓜子一握呼
賜不孝曰維兒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團圓宜子
案支初集 卷六 三

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紫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
乃剪楮焚篆進遠朋之錫望空而泣莫悲夫悲夫食
此食息何爲乎又母墓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視自
避冠來曠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兔縱橫造物既奪人
所生卽尋常掃塋猶多方阨阻古之狎擾豺狼攀涕
松壠卽極酸楚可不謂天幸乎灑涕之餘畧展新集
浮香隱秀藥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後風雅暗啞此
八百年謝披啟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
字正恐盛名累人他日欲蓋不得耳三都自足千載

謬謂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閭閻不振以弁三
都不亦惡乎況於不孝五內崩摧心毫不續啁噍之
響更無常聲以此冠玉譬薤蒿而倡絃絃絃直而導
文錦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俟收召魂魄
嘗試爲之未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又

擬門下掇上第如合莽勒符定無爽者然竟乖所望
詭悅久之僕豈年往智衰料士特左哉自是網踈麟
鳳耳但今資格已破鬼科何足重人信州之擢便是

案文初集

卷六

三

鐘鼎階柳耳宦途烟海事誠有之如門下者盤針在
握斗極燦然雖使馮夷擊鼓海若揚舠豈足驚怖長
年乎從此朔朔天路梓里遂爲傳舍僕桑榆旣迫蒲
柳易零恐不復覩勒銘標閣之盛以此抱恨無窮耳
倘氣誼締纏精神不解他生仍爲戚屬師友皆不可
知見在睽絕亦不足多恨也惟此枯落之餘黯無言
笑至于零雨浹旬未聞裹飯蹢躅在逕側耳履綦當
此之時視息塊然幾于喪我不知人間烟墨爲何物
况仰星含毫希心著作乎往觀王李烜赫肯代遇東

鄉嘗詬卽車棟可焚鍾譚軒輊千古妍悅一時經處
山解剝卽澮涸立盡今卽幽魂魄稿精華犯絕脈綯
髮之憂不過如數君之詒譏來世耳若必以蛾眉飾
渾池章甫潤越人後賢揚闢前懿事多不虞是在門
下盛心矣嗣當搜括蓬草盡付薤茭丁敬禮云後世
誰知定吾文者乎此則區區有志今尚未遑也至于
鄙性夙稜磨礱無術槁腐腴側便全所天若謂故爲
名高欺眩來者則昔人有言矣天下之人無官者十
居八九豈必皆高士哉行年六十一事無成雖百年
猶鴉子耳而門下錫以上尊澆其多辱旣感且慚無
以自解遷延肆除始得鳴謝附致玉卮一事誠知纖
薄不足爲賀惟記有之君子比德于玉詩又有之黃
流在中盍爾圭瓚近取豈弟降福之義遠取王澄揚
休之祥門下鑒此微器懋勤六德則由是古人之義
也古之君子贈別以言僕老吃所言止此惟垂鑒之
臨書紆結神與緘馳

案文初集

卷六

三

擬國書院與海上書

某聞之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善斷者謂之英雄若夫日中而揚燭火則暗於時矣率婦子而徙山則勤而非務矣染一指而喪軀命則據非所據矣事有類是者世咸笑爲愚而哲者或蹈焉請爲足下暢言之可乎今天下大勢十九蕩平楚粵燼餘旋旋撲且晚就灰矣而足下以孑然一旅託命危嶠悍然與天下爭衡不啻杯泥之壘滄波也然且顛悖爲之者張大其名曰報故主恢復物耳究察情實曾不可以欺人義者聞關未破籍兵二十餘萬非寡弱於今也食稅三百餘萬非窘儉於今也乃鐵騎一臨而所在投戈隆武倥偬出奔宿衛蕭散不聞有執受前驅載糗從亾者及孤主就俘嬖從同沒庾珉之汨誰揮若水之血誰哭足下逍遙海上奚不痛哭誓師慷慨致命挽堅烏於下春拔困鱗於豫且乎君后之辱視猶秦越此非賜姓連嫺之戚所可忍也時過歲遷運移事去乃堅其螳臂曰以此報故主是里婦之智矣里婦有私遇者一旦故夫顛越婦將大肆其欲也輒信

寒之初集

卷二

三

信于所私者曰吾欲爲故夫守志也誰則許之哉以此誓衆衆不怒以此鼓衆衆不勇何則志不自而氣

不直也猶且顛悖爲之者謂茫茫水鄉出沒莫跡耳從古之習海者多矣宋末有朱清張瑄者縱橫海上莫與難也及束手降元開通海運朝廷寵以崇塔金紫填門雲檣山舶通接諸夷度其部從不減於足下也卒稍驕恣延頸就屠輕如孤豚近世與尊公同起海上者李芝奇鍾六周三等皆一時黠傑數能窘蹙尊公者也轉瞬間絕迅於秋羣昨年舟山之役其謀

寒之初集 卷六 語

士戰卒豈遜夏門一旦內潰蕩爲蛤蜊矣自有巨海以來誰從海上建不拔之業者哉足下美兵于今八年矣寸土不基一民不版頓兵漳城如虺撼樹夫以八年而不得三里之城卽百年而不擴千里之封也河清難俟卷土何期億哉伎亦殫露哉尚欲爲王潮錢鏐馬殷劉隱之故事割竊一方延及來祀愚知其不能也昔者黃巢之亂天下騷沸朝廷捐置東南始如贅肉王潮始從王緒轉掠洪虔陷汀漳而入泉獨潮所遺秋毫無犯人心嚮之值泉民苦刺史之貪暴

遂奉牛酒遮道留潮爲州將已得泉州招懷離叛均
賦繕兵吏民悅服及攻福州民乃自請輸米餉軍洞
湖濱海諸夷皆以兵船助之其得民心如此遂據全
閩傳之四世蓋潮非獨遇其時亦自有其道也足下
自用兵來誅求梓里鋤刈倪髦與泉漳潮僅恃城郭
爲命耳郊鄙村落之民派輸饋納者日盛而月新虎
狼百千爭噬一肉手實隱產者夷及嬰兒于是脂髓
盡枯貨賤駢命使少者不及壯壯者不及老蓋濱海
千里烟火蕭然矣哀哉此足下一門之亞族同體之

久初集

卷六

蓋

黃昏也英雄所撫而用之以爲垣墉豁谷慮其蟻漏
而潰崩者也奈何使縉紳不有筐篋士庶不有鷄豚
鰥寡不有身命田宅不有膏毛谿隧不有津梁脂脂
譏愚近在邦族此銅馬赤舂所未忍爲也而足下爲
之豈有鄧馮冠賈光復舊物之賢睢戾若此乎亦豈
有王錢劉馬劉據方州之傑倒逆若此乎閩人之怨
深矣上穀之靈所不祐矣雖與之全閩將不能守也
猶且顛恃爲之者將無以逸待勞坐疲我師以觀事
會與是欲爲赫連氏而不自量也蓋有說赫連勃勃

進據高平以固根本者勃勃以爲姚興雄武未可猝
圖若崑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公可立待今第雲騎
風馳出其不意彼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
於奔命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皆吾有矣是勃勃審量
彼已之言也今朝廷之兵力十倍于姚興而足下之
英武萬不及勃勃夏門撮土校是窟而奮是棧惡以
爲公孫瓚之樓櫓營劉仁恭之大安山耳紛紛僞鎮
鷄連狼顧投骨相喧臂指不隨又何能風馳雨驟飄
蕩衝激以疲人之兵乎夫兵名旣不光兵實復不武

久初集

卷六

蓋

拙速巧久智者料之形露勢詘樊且見矣淪亡之故
主旣失板鼎于前未絕之生父復將推刃於後忠乎
孝乎兩何取矣無已則體尊公之苦心代足下盡忠
計翻然投戈稽顙闕庭某當呼籲聖明授朱清張瑄
之故事授以濱海衛鎮開府建牙坐靖海鯉于是安
享洋利富貴沒身續尊公已斷之禍造鼎族將傾之
命且使濱海流亡之餘黎魄歸丘墓目見疇廬追求
匹耦胎養嗣息人旣釋冤天且錫祉休哉改圖之多
福矣如不然者螳自當車山將歷卯神旣昧矣誰能

與談禍福哉

甲午冬有傳來劉公與海上書者鋪叙尋常未見針血恐難警服狠心故戲擬之 自識

梓陽遮遮矢鋒相接雖妙手空空兒不能過矣豈並壁塊借澆之爲快哉林子前予與李雷州書輒批紙尾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請移以贈此文彭躬卷

文初集

卷六

七

呈郭令君薛免銜官書

竊惟天下大勢莫不治于安靖而亂于苛煩兵興以來民情挫涕願治者多寡亂者亦不少靜攝之猶虞其擾騷動之必生他變別境未詳只如泉上下里由丁亥迄丙申四踰于流寇一困于大兵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自明公下車以來敷政寬大鷄犬不驚祥風所扇強暴化其九遺負輸其八太平之風指日可俟乃本月內忽有汀州衛官王行牌給示張掛本里內有臨鄉招撫編甲團練開墾等目循名似美舉行必乖請言其弊凡言招撫者必嘯聚負隅梗阻王化或誅勦餘孽負罪憚歸故招使從順撫之安生本里四民就業奉公惟謹試問招撫何爲又男耕女績勤逾諸鄉野無不闢之田又無不墾之土試問開墾何處若編甲一欸縣幕縣捕歲歲舉行里無漏戶戶無漏丁重復編甲何事至于團練一欸不便多端村民嘻嬉耕鑿無故聚談兵甲習不仁之器商殺人之事名既不祥機似倡亂其不便一衛官既無家兵又鮮公役勢必召募親隨以壯觀瞻凡應募非游惰之最必

文初集

卷六

三

奸黠之尤一附兵籍百肆狐威于是逆奴脇主狂子
背父名曰從兵實乃遁逃淵藪其不便二衛官不能
躬親步伍手自教習勢必僉點練總以長什伍十夫
之長必僉殷實之戶餽謝主將練總必有常儀收償
細民練總必多科派蠶食紛紛將何紀極其不便三
既稱奉上操演必須編民供給聽練者失業幫練者
竭財其不便四設或操演成營勢必自爲黨類氣習
漸驕望門坐食侵漁剝挾私報怨宗老鄉耆睨不
敢問公差長吏抗不得拘空拳羣狼白噬乳赤其不

之初集

卷六

三

便五且鄉鄉相接隊隊相穿狡猾之雄從中復自爲
頭目一卒通報羣鄉應響把持武斷勢倖郡縣圖治
不足釀亂有餘其不便六若謂保甲良法祖述自昔
然自安石迄今悉鮮成效在彼寓兵于農議者猶云
煩瑣今若增設衛官揣行此法竊恐禦敵則如羊見
虎擾鄉則如虎崩羊但有百害必無一利伏惟明公
愛民如子惟恐其傷教民彊梁不如教以禮讓長民
客气不如養其元氣無事而生事不如有事化無事
恐賜申詳特免衛官臨鄉之意與民休息太平關紐

端在于此冒昧陳悃仰祈釋察

條晰利弊如指掌列眉無不透快賢者之有益於
鄉國雖違已亦暢言之令得志行事不知若何潤
漑堯夫謂天下人無福伯淳亦無福予於寒支亦
云 彭躬卷

之初集

卷六

四

答周櫟園方伯書

不肖往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道通見驟入異鄉循
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
立顛溝壑矣然此通見或有天幸倏有長老習其鄉
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共故業呼而慰之遂于異鄉措
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機
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于不肖蓋由俗儒
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措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
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逮然而鄉人述之

入初集書

卷二

三

先正引之即道師亦道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卽不
虞何遂至此乃知灑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
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
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變
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
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
教引入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
員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
雖以韓原道于前歐正本于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

不振者此文宇維持宗教之力也所委壽言閣毫累
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顛致豈能相屬乎勉強應命
亦自葵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喪亂
以來水火盜賊四經殘毀及販空王益不存憶下問
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妄有
衡論也臨楮馳謝

入初集書

卷二

三

答李令君書

道師見身說法灑甘飛澍首被人倫次及鱗羽真入
世出世萬法齊圓之業也頃者四天米谿三界待豎
自非龍象轉身未免褰裳濡足卽如前日大兵四蹙
硃玉同炎而道師獨騎抗爭萬靈半離砧俎此垂臂
飼虎脫口施鷹手段謂非活佛出世可乎涅槃經云
賢劫中有無量衆生墮畜生鬼道中受惡業報菩薩
實無如是諸惡業果爲化衆生令得解脫故發誓願
現受此身如孔子周流天下見南子見佛胖見陽貨
盜跖貨跖南子之徒在于世間何異鬼畜而孔子捨
身周旋之乃知大聖大賢大菩薩皆以救拔羣生爲
第一義不惜以身入諸惡業中也非道師誰可語此
乎某塵情未浣荷絲難殺儒釋宗風並寄籬壁而已
每承下訊愧莫能堪敬修荒緘以當贊問不勝悚仄

東坡全集

卷六

聖

再答李令君書

舊棠下者已踰四春雖允淵未相而百里如神欽靈
嚮者何必音貌接望洋者何必襟裾乎振示百言披
揚三乘亦形跡之論耳若以見身救世與枯坐逃空
者課實功德必不以彼易此也且如桑畝不開卽飄
衲安託榛棘不剪卽雲水何棲毀流味源茹蔬戀本
釋氏養香不爲宰官誰爲乎別紙訊及逆頑甲顏披
膈繼以零涕竊歎敷名事業天厚以材者必資其福
卽山林枯寂天逸以性者亦厚其綠明公所謂材福
未隆者也若某者既無勲名之材又無窮若之福昔
賢云落落雲間綠疇飯憤浮沉付之世外此爲福綠
轅泊者言耳假令涼德內慚草庭失訓使狂獷觸孔
生駒破轅雖欲裸身就土慮弗可得何能怡弄白雲
作驅牧犁雨事乎昔年祝髮辭家頗厲毀車殺馬之
志而老父見思每爲輟食自是遐舉不遂輒止五六
十里之內歲時伏臘父呼必返如是三載耳絕惡聲
意頗閒曠頃來山寇土豪踰無餘地踣厚處崩採藜
憚虎去秋遂復家居熟悉狼子所爲心膽墮碎晨起

東坡全集

卷六

聖

被縊則慘如經竭書坐操瓢則毒逾仰醜使王章天
網未盡飛灰焚玉延林立須時耳倘耆父獲保天年
其遂竟其山志誓當斷臂求宗投崖伺猛一切惡逆
善淫付之造物處分不以入定中一念矣明公民物
司命但知纖草微虫咸足本性寧知有學道無成違
心垂願薄福寡緣如某者乎鎚錘萬象使金無躍冶
器各就型是在明公矣仰恃慈涵自憇痛切主臣王
臣

笑又初集

卷六

五

與何令君書

不肖在苒桑榆漂淪識浪早年沒首科場中歲身經
喪亂因知塵國夢幻人命渥花乙酉以來便棄巾衫
辭謝微辟及己丑之春先慈奄逝遂浩朕有投崖伺
虎割臂求宗之志所作祝髮詩云輕卸一肩齊石電
僅留本面見親師者是也既而老父見阻每爲輟食
自是遐舉不遂依跡隣山如是三載門杜交稀不期
病纏浹歲丙申冬介山和尚招遊匡廬九子意將滌
蕩塵氛借江山澹峙爲方子春也不幸先嚴永訣彌
留草土侵犯寒濕積染痼癰于是步履維艱據床枯
寂頗通賓客聊送老懷惟此一閱之市三家之村聞
見迥隔卽一言一笑傳爲談柄或以爲伉遂或以爲
詭僻清濁質文任人標置讚譏擬議互有異同譬方
塘半畝偶有三尺之鱗兒童詫爲神物遊雲乘霧傳
說增加以丈夫觀之足發一噱而已山谷有言利衰
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以百年觀之但一
空耳夫八風之波渺朕無涯而以有涯之生種種計
較猿騰馬逐至漸盡而後已豈不悲哉今幸三世壠

坐粗完馬鬣向平婚嫁不復相關誓將脫離火宅遊
道食風血指匡廬以畢宿志雷次宗云及今尚可屬
志成西歸之津梁卽十八高賢未能及肩豈遂出劉
程之張秀碩輩下哉惟是七期以來叨蔭棠下桑畝
餘陰華圭無恙絲毫皆明賜也所恨者涼德無似草
庭失訓使狂犢觸乳漸而僨轅設非慈惠之長卽曩
鼓投裔又誰敢怨今乃宥過舍罪許其自新媿思曼
無化延符之德猶幸齊高有釋景秀之仁豚子審能
吞刀飲炭刮滌腸胃戴淵何必不名臣周處何必非
宋文初集 卷六 里

又

舊叨隆錫載誦德音縈結于懷其時帆指廬峯誓無
返志繼聞孱子稚孫爲仇黨構陷便欲忍情割眞付
諸飄瓦割玉和尚獨聞而訶之謂學人勉強排擠規
避憂患正如負石壓筍橫斜芽苗益違本性不若隨
緣解遣今內外寧帖朕後一往直上拔地衝霄更無

屈抑也又云橫地攫撼亦足鍛鍊多生之習氣若二
味躲閃推委旁貸恐今生功行虧而多生之債業更
重子歸而求之有餘禪矣不肖心服其言因而旋闔
參學鼓山踰冬涉春乃知召車巡省棠慰荒鄉千旄
所指先及蓬華以式虛折節之雅濫及叢愚負謗之
夫盛德固彰矣而虛名冒榮何以堪此竊恐望署拜
塵徒辱高誼今者既無任棠之規併絕澹臺之跡使
天下聞之以爲固陋小生偃蹇無類而明府高深勤
納汗垢不自爲嫌以此上報山海踰于伏謁階前萬
萬也荒緘中謝無任悚仄

先子自丙戌入山當事多方物色因託跡緇流
矢死不出故凡諸當事問與友人往復多用
彼氏言句覽者幸會于言表 不肖男向曼謹
記

答彭躬菴書

某生長下里間，無聞見年二十，尚不知世間有朋友也。僻錯既久，便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此語若爲已發者，其時漳浦之名沸海內，某未嘗納牖贊焉。後讀三易洞璣，茫無津岸，惘惘鬱鬱，中夜標盾，墜床裂面，顛年與時馳悔已暮矣。蓋某遊漳浦之門，乃在甲申之秋，最出諸賢辟野之後，躬菴先生尚引爲同學，慚不自任也。乙酉思文龍飛爰立漳浦題薦五士，首濫及某，是時薦辟多門，朱墨雜糅，小人硯硯。

宋文初集

卷六

四

羞與同列，執不應召。漳浦獨心避之，蓋亦廉耻激發，偶合天理，非真有擇木俟時之高也。旣而將相不協，漳浦出關，哲人旋萎，邦國隨淪，遂有今日。悲夫！上不如毅甫負骸返里，次不如臯羽慟哭空山，區區千里之漳，歷年十五，孤嫠存沒，廬舍完毀，杳不能知也。夫古人一言知已，沒世踐之，今生平讀其文書，被其汲引，生死安危判若流沙，斯人之慙負在三，亦已足矣。尚敢仰首仲舒，談整頓乾坤沐浴日月之事哉。躬菴尚以衷言相激發，欲補漳浦所未逮，是猶驅蚊負山。

報臺廷驥也，無已，請以躬菴之言大呼天下同志士。

庶幾有百十于某，千萬于某者，投袂而興乎。昔張駿表晉帝北伐，其言曰：虎期繼進，兆庶離至，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慕戀之心日遠，日亡痛哉。言也。今國變以來，曾幾何日，益有儼然先老蒙面，厲言美叛帥，爲棄項就劉，指正朔爲趙佗、吳濟者矣。豈俟日遠，乃漸忘乎某以爲葵倫之教，由無廉耻，廉耻之喪，由無是非，是非之倒，由無理學三、四十年前溫陵李禔讀龍谿之員妙幾掩陽明而上之論大臣，則有忍辱困。

宋文初集

卷六

五

時之目評長樂，則有真佛菩薩之讚，其鄉人酣飽厥毒，遂有操戈噬主之相，撤關導敵之將，蓋張柔劉整蒲康壽備見于一隅。李禔豈知其流毒至此哉。亦可爲寒心矣。今躬菴表陽明之精一，鋤龍谿之虛妄，此扶植彝倫之第一事也。蓋講良知必先愛敬，是非廉耻一時發見矣。世無不孝之子，無不忠之臣，自無不雪之耻，以此補漳浦所未逮，其可乎。若夫軍旅之事，此攸仲所遜，王子成甫而陳壽所不許，諸葛者某敢輕議漳浦哉。假令陽明易漳浦之時，行漳浦之事，其

迎刃批卻必不能如南昌之暇整亦明矣陽明豈遂
可議乎別示訓詞皆關切性命之談永奉指車竟免
泣岐矣高山在瞻學雖不至終不敢丘陵自盡也惟
先生卒教之

胸中無數鬱勃偶爾拈發遂若決河有一瀉千里
之勢 魏冰叔

軍友初集 卷六

與廣信黎司理書

舊接嗣音過蒙縉絕每欲申展餘緒而雲樹蒼茫魚
鳥寥濶淹忽及臘適遇江右布賈云每歲一再至信
州輒訊新政備知卓異且述一近事云郡有查生爲
匪人所構門下一鞠得實頓爲解網閣郡誦爲神明
旋以他郡理官鍛鍊周內之遠近短氣云僕往聞此
生註吏議論死蔡撫軍法外特宥之爲此地聶讀書
種子此事流傳廣遠海內誦慕蔡公儼如天人之志節
之士咸願爲死今此君復遇門下灼燭其枉肯令蔡
軍友初集 卷六 五
公獨有千古乎且僕聞之獄詞從初爲德務卒于定
國張釋之徐有功所以卓大百代者亦惟守法不移
不爲故入而已門下亦曾申理初詞潛移旁撓者乎
卽張徐德業再遵今日耳僕以千里之外爲不謀面
之人進此濶遠之談亦欲門下爲千古第一人而已
他何知焉萬一就獲之翎奮飛無路得免取于毀室
之慘亦仁人如天之錫矣刑官持平極難樹陰德亦
極易張文成贊徐有功曰鳳時鳴梟之內豹變豺狼
之間 此門下今日事也願敬勉之若封侯傳世天人
恒理今古談之熟矣何足爲門下道乎

答李咸齋書

某下里之庸人也來書以海內奇士見許則知天下人果可以奇撼矣始俛爲制義時豈以奇故爲之批胸瀝血亦謂事理固然耳此以爲固然而世奇視之所爲落落迄今不合也世本無奇而人固奇之則是謬種流傳也若謂前本奇而今故厭薄之則是兩截也改而易性也某雖庸人不至此蓋昔亦此人今亦此人耳卽所舉西平忠定意二公宅險運奇仍是尋常事耳在今謂之掀天揭地者爾時亦如饑之營食渴之營飲父母在茲之求醫藥匹刺在體之求拔脫而已故所求必遂有志必伸雖百折九死而無悔如以捐軀報國就義成仁勒鼎標閣爲艱難希有奇特異常之事邈勉瞻顧而圖之唐家必不再造宋室必不成朝廷勢必如今人之首尾衝決色死聲嘶顛蹶不振而後已此何也視天下事爲兩截故也昔人云吾輩須存此面目令他日可相見某雖庸下惟此面目尚存他日可相見吾咸齋耳昔固未嘗奇今亦未嘗厭奇也蓋故吾耳西平忠定事業自是吾咸齋一

流人某何有焉

是透頂第一等議論說得平常自在正自掀翻奇特也舜禹神智不外中庸聖賢固然卽真豪傑亦只本色本分有無窮本事完此一點本心照耀古今克塞天地稍一粧飾如禪客云鷄子已過新羅矣
彭躬老

再答李咸齋書

來章引譽溢情踴躍累月裁答差池益增荒結歎遲
辱之變白書史以來僅二三見而吾輩適遭之避地
同塵都無是處忍死而已每味諸葛公苟全性命之
語所謂苟全者將如今人改頭蒙面反噬媚新乎抑
委流逐汨聽所止而休也若不然者則吾輩之偷生
不可謂即諸葛之苟全矣尊論乃儕桑梓于遼海等
九衢子徐無不已過乎即管田所遇皆一時人豪采
奇通俠故可緝以高名撼以大義假令錯居居毛
鹿文勿集書卷六

豈

角連袂慮勿安不能抗公孫子春無以謝舊賻也吾
輩區區檢拾襟帶苟即苟耳全何能全天下事亦何
得易談哉弟老矣古人立業多在中身若公孫季之
就徵王休徵之應辟阿曲潦倒復何足觀斯亦陽光
漸散暮氣淫汰之驗矣今雖欽欽戒旦護糧微陽猶
慮顛躓不振况能厭塞羣望使萬物吐氣謝尊意所
期哉頽齡未即死奉明誨惕厲終身而已

忍死偷生苟即苟耳全何能全俱真實不欺誰今
人但不應試不求宦輒矜名節標尚千古試讀此

篇得無待已之薄視斯世之不廣乎將不免寒支
之腹笑也矣 彭躬菴

答蔡人鏡書

往客潮陽落魄無似憤刺漫滅始得一交吾人鏡盃
酒論心後竟無晨夕素心之侶時走韓昌黎故祠中
仰眺俯慨指目相語湯湯大江在祠址下浩汗奔放
是洗濁煩泊涼颼漸作霞露淒淒歸棹濛濛竟不知
伊人何在矣及壬申之春始見知于學使何公宗元
許以國士無雙輒爲謀及車魚之細菽水粗給自斯
歲始值何公遷官攬袂言別感知遇難再追隨日遠
不覺已至錢塘江時維窮冬湖雪輝淨獨買一舟沿
寒江初集書 卷六 卷六

湘堤與空明間不多一名士不離一貴人攜二峯之
寒肅挹孤山之梅香裏恬眼淨覺蕭寂杳渺中雨湖
之靈秀奇艷畢獻無遁情遂落落負所得歸矣後湖
上張天生馮千秋諸子覩知某行逕涼亭各移書請
讓謂某喬作詭怪非出門同人之雅目不存爾浙一
人某則何敢狀但生性孤適實以走名濫交游聲拜
塵無益於身命遂倦與時彥周旋從諸子謙語第不
爲意也今讀來論知兄斷絕葦蕀岡坐綠菰蓬想滄
靜高致意惟落穆如弟者或堪睽對相視而笑乎故

敢述近狀聞于吾人鏡未審針芥如何也來教又云
頃讀二楞頗有入處弟謂兄必讀周孔書大有所有入
故于二楞有入耳不厭恐如蚊嚼鐵衣了無干涉即
有所入不過影掠禪家知解便謂超出訓詁酸陷也
嘗怪譚友夏述伯敬語云讀書不讀內典如乞食
終非自費因笑鍾譚自負讀書不知所讀是何等書
又不知彼胸中將置義文周孔於何地豈謂義文周
孔之書皆殘羹冷炙苟活餘喘之物耶則是未嘗讀
一字也正所謂拋却家藏沿門持鉢者也當爲粵一
寒江初集書 卷六 卷六

語曰不讀書而讀內典如乞食終非自費乃無弊
耳近代姚江拈出良知二字直是徹上徹下至易至
簡之宗世儒病其無善無惡一語遂以禪攻之不思
易言無首孔言無知無言無可無不可無聲無臭周
孔不病無而後儒乃病之亦所謂拋却家藏也管東
溟發明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以教化通于性海
川流通于行海其贊佛果之至處即贊乾元之至處
贊乾元之至處即贊孔子知至知終之結果處也近
世小儒又謂其以禪亂易東溟蓋就禪以贊易耳豈

亂易哉今不能辨易之知至者至何地知終者終何地過此以往者往何際但見性海語禪便謂亂易此非不知禪由不知易耳弟故謂兄于二楞有入必于周孔書有人也惟兄素心淨腸冷面鐵脊可聞斯語遂直陳愚見如此願因惠風便舉以復我幸甚幸甚

再答蔡人鏡書

雷賈至得悉新况甚慰蒙示近代作者板重陳襲體幹魁碩而靈氣索然覺鍾譚一派文字便可單行弟往見蜀人尹西有亦有此論謂入大家固佳朕手手印摹便成谿徑將來鍾譚一種文字靈脫快人定須別開一宗弟笑謂西有曰君誤矣鍾譚佳處歐蘇小品文字備有之但歐蘇天狀標格丰致絕人自覺雷連不厭鍾譚着意幽靚亦自冷冷沁人譬平康首面非不嫵朕快目畢竟氣韵妖冶不似大家風範耳西有亦笑而頷之伯敬沒後譚名尤重于鍾平心論之友夏文字實有絕佳者如二十四舅及陳思野陳巡簡諸墓誌寒溪寺畱壁詩記及與鍾伯敬金正希書皆一片性地流出盡洗書本積墨之氣棲泊人心胸間如吞香嚙旨雖歐蘇不能過也及作伯敬墓誌與他作則多欠商量伯敬爲友夏第一知己此文必友夏極用意之作其引首云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彼其詩文誤述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是誌墓者之罪也夫形影精光必待誌者而傳則詩文皆無

用之物矣是有友夏可以無伯敬也言亦失輕重矣
中謂伯敬居官務求實用不競末節小名其要惟在
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是其人真可大用
僅以詩文爲時師法可惜也吾親見伯敬爲閩學使
潦倒滅裂名檢蕩狀中考功以沒所謂讀書實用如
是已乎狀此猶爲世法周旋後又云年四十八九始
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自矢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
乞丐食終非自費無論佛種漸失語不成義理不可
出學士之口但前此所謂讀書而實忠實孝實用者

宋人初集書

卷六

三

豈皆沿門叫街伎倆耶又何以謂之實忠實孝實用
也雖謂之一字未讀可也謂伯敬直一妄庸人可也
又可望其大用乎吾謂說文士但說文士本色何嘗
不佳今必謂其能經世能作佛以爲超妙不知其最
鄙俗最格套也又爲聞子將母朱氏作傳云所過尊
宿如慈山雲門真寂桐塢諸老所謁佛地如普陀雙
徑皆兩三至其處去來灑然巾瓶無跡婦德可誦者
多今以此述誦婦德可以爲訓乎凡此皆中無識見
無權衡之大者不知古大家有此等文字否不知此

等文字可單行否願兄更細閱之再論從前作者可
也

宋人初集書

卷六

三

與劉霞起書

憶在大埔同參何知非道人豈是本地風光本色道人
人有眼有足行解相應漢子非虛知解可比但從上
宗師止論眼正不論行履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即
便深行菩薩道尚與此一事不相干何況世上空談
禪道可以齋餅克腹乎尋常間見海內有知解者日
談妙悟自稱見地卓然一遇酒林色海便爾渾身放
倒何曾有絲髮能自主持耶口談向上身即向下實
是謗佛謗法謗僧耳豈能平地撒手耶至有問少許

集初集

卷六

壹

法持少許戒作少許善事者便又自謂清淨橫謗大
手眼大行願人其實只成就得個慳貪種子而已又
何嘗識毫頭許清淨法耶總為俗情俗見做成窠臼
牢不可解所以一學佛法反增窠穴耳願兄時時向
自己分中搗他窠穴毋令有所有坐但有一知半解
橫在胸中便是生死根苗輪迴種子矣但看碧潭空
界月那知撈撈月無痕兄其勉之舉業一事但如農
之服耜日用職業而已便饒兄中得大魁官至元輔
亦是閒事况官益高業益重耶須自作活計才得超

生越死若依傍半毫做仿成規便是客作漢也如何
如何

鈴鐺蕩滌極其痛辣却是腳踏實地有真切受用
處一切擔板架空漢俱過此關不得

彭躬菴

集初集

卷六

滿

與吳愉之書

承念性命之友難以遠別信朕信朕吾輩少習舉業
原爲舉人進士謀耳非爲性命謀也卽因孔孟語言
說性說命我亦說性說命但因文字說耳及聞學道
諸賢說性命最切我亦說性命最切亦第語言心想
中作道理解耳道理愈精則心想愈熱心想愈熱則
言語愈妙言語愈妙則知見愈增知見愈增則窟穴
愈深窟穴既深則偷心日甚較之不解道理者不啻
伯倍遠矣又何故不解道理則心中毒治療猶易

宋東初集

書

卷六

五

一有解則自有所見自有所見則耿耿心目終日執
之以爲至寶所以見時似確不可移對境則覷面相
失卽自謂把握在手不知已爲境界所奪久矣豈待
轉日揚舟而後不相涉乎蓋學世法則貴知解貴有
見貴有把持貴有力量若爲此生死大事發心則性
命兩字尚是閒語況可有知見持力哉有知有見有
持有力則皆是大毒不可救療之病所謂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者也此所以貴眼正貴知見正也知見不
正則佛卽是魔法眼不正則藥卽是毒敢不慎不辨

哉本因一錯不但謬以萬里卽萬劫承受沉淪敢不
究其因哉發心之始果爲了生死則生死利害之變
不足動其一瞬若因道理而得省悟則亦生死根本
耳卽句句相似事事有用皆心意識爲之賊耳可謂
道理豁朕卽可了此大事乎此事非比世法謂目前
且如此入手待有得一步而後再進一步不知所悞
卽在一步之始耳舉足一誤則愈改愈誤雖令孔子
提耳世尊面命亦不能遽挽其轍也况大誤則大自
信大自執小誤則亦小自信小自執孰能破其桎梏

宋東初集

書

卷六

五

其昧乎第恐足下新貴卽以仕局爲爐以薦紳爲冶
矣大冶精金能無變色乎能一事一念不向人情世
局起見乎能三公不易一瞬乎能不矜意氣附名節
通勉以就品望乎能時態趨避萬情微逐之際不咈
援欣羨乎設毫釐有繫卽是三途業因設情見一生
卽是萬劫輪轉果可謂雲之行空乎鏡之現影乎臺
上之演劇乎足下必有以自驗矣焚雜煩墮行所無
事風波喧沸定寂不殊實寃實圖刻刻以生死大事
爲念則雖有益世富貴可以易我之性命哉德音日

遠念之不忘故復以此相正願言毋忽願言毋忽

此等筆力惟念菴集中有之他不能及其微妙精透處不可思議惟有服膺而已

彭躬卷

李東初集

卷六

五

答溫星郎書

某識浪滔滔轉迷轉逝每誦知知通靈之訓竊疑知從何生靈從何發知者知矣靈者靈矣靈知無知知豈性體慮與不慮良否自分如曰性覺覺何云空如曰性空應非名覺於是疑網織狀卽所謂心如水知如濕至善性命如坎類之異名者皆莫解矣水之爲香爲腐爲黃爲赤固其色質水之可飲可濯能照能容固其德量水之爲惡爲益爲弱爲焦亦其流行是水有清濁矣心非善惡之介歟又何謂至善也又釋

寒東初集

卷六

六

所謂明德者水之源新民者水之委止至善者新新不已絕前水後水之迹波波相似離從源達委之見則狀水之浮名矣而原委前後孰流行是歟將以已方寸之心爲天漢之辰其源源者歟則又有疑焉漢者天流是委也豈原原者乎惟李見羅先生有言至善其體明德其用竊揣知固用也心亦用也而性其體乎學不見性豈能盡心學不知本豈能透性覺見羅之言猶有欄柄耳某實昧昧何以省迷安得覩面決此毫釐哉

答包又涵書

易之繇辭可橫解亦可豎解但諸儒所解往往與象相違則未免愈解而愈訛耳不若以孔子十傳五証六十四卦繇辭以繇辭五証六十四卦之象而問取諸儒之有易學者時一附之其他講說之類似宜槩行削去蓋易本至易至簡自諸儒說易始增其煩難且義止畫象正當以象相示更說一理字是鷄卵中著骨矣况說數乎朕指一象而理數無不森然此示象之所以為妙也後儒說理數陰陽殆似說夢某素寒支初集卷六

不能信朕某於易實不能解能解即可與義孔行矣獨年曾見方伯兩易頌或謂伯兩以禪頌易耳某謂實有獨悟不從諸文字指授今亦欲兄將已見成說一字不著胸中只將六十四卦畫出象來下著象爻之辭次証于孔子十傳周環六十四卦直見義孔相印則兄固無日無時非易無事無履非象矣進退消息皆日用中飲食事矣決不以禪頌易為疑亦不於身外索易矣何如何如願舉以復我

答葉慧生書

偉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於周秦漢晉之古文竟緒於今日之邑乘披華振秀絢蔚心眸婉傑不文舉猛厲朝氣方盈之歲年銷削於科舉帖括中濫竊時譽既而賃耳傭目效為古文于莊騷管韓左策八家之言無所不擬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譬學書不成去而學劬又去而學萬人敵敵萬人矣究乃不敵一亭長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學敵一人也故僕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即來教

寒支初集卷六

非端論古文重論邑志耳幸志既告成敢以大畧就商任昉文章錄起不載志始于班固缺也班書十志事各為篇叙議錯行頭訖井井竊謂郡邑志宜倣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登記此得史傳書之體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為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為書今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輪運樓閣憑空亦泰難矣印海內志鮮為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於何有寧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特書曰寧

化舊爲閩汀邑後申之日晉太康間隸新羅縣口卽
誤矣問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輞川
固培塿枉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岳蓬
壺頓勝此非人誰爲之寧僅蛟湖靈隱耳寰宇共識
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鄺
元之注水平唐自中丞破荒胆習經文者將千年矣
今傳世無一卷之書登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
名風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也且
攷其傳國璽譜自署曰榮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
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卽不知其子
何名丘墓何所其先世歷爲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榮
陽爲實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湛里閭者未聞英絕振
奇也卽使丘明寫生扈固增其毛頰又能飾混沌以
娥眉幻鹽螭爲夷且卽中丞憂時遠引是也無故語
人曰吾祖子胥以忠諫而讒死引喻不倫強援吾祖
此何爲者遂遂華胥固昔人所唾笑矣宋大觀戊子
非省試之年旣無進士亦無特奏名安得調官爲司
訓孝廉兩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戊子鄉榜任寧化

教諭科名旣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
是安得鄉子爲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謂乎此旣往
事近者微瘡亂民墮城修衿掠大戶俘大吏此國法
所共殛也或戒之曰是其亂新爲貴并行且督鎮事
雖實不可書卽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國蹙祚危
安有恩與妄一男子蒙面而號曰是年吾獨叨恩贈
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贊之曰是其人善事貴
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卽問何事不可書執義
相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卽無崔浩之酷竟勝
收之穢矣足下所謂一鬼之羽者固九首之虺所
謂跬步之觀者乃驗瓜之坑也投繯遺纆又何慮之
早乎夫錢十萬金五百求職名書記而不可楊雄穆
修高矣而蜀人毫士原不失爲尚名之賢也萬鍊求
誌百鈔求銘而不得韋貫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
與羅司徒尚不失爲揚父之孝也若夫園鹿欄羊豕
腹而蠶吻者將攘臂而裂典墳就潤而投糞錦耳何
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行顯乎足下惜徂丘之亡駒
僕亦笑廿君之饕餮客也甘都君以納客聞於東海

墨里東業生慕而過之坐談橫塞不可究甘君謂其
待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齊於是肉致雅炙膳羣魚致
海鮑米然米致陽華之芸浸潤之土英和以陽樸之
豈招搖之桂大夏之鹽業生飲斛而不嗅微嚼而不
嚙甘君怒然勅庖人私刪之則業生之徒方掘野鼠
捕蛇蛤生膾之雜葶蓼芭菰而沃以敗漿復採鱉虱
數升洩以溫水臭聞數十步熬五味捲餅食之蛇膾
雜進大嚼懼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甘君聞之蹙
然曰是其腹漏溝也向者怪其談之逆臭也夫鉢心
劇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鱉羣土英之享也必謂不
如鱉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青天
皎日際風和景妍而殺窗涉文史至于別芳臭辨甘
辛與東業生無大異則其沒而在冷風涼月荒阡業
塚者諒無歎息之聲焉必也何者墨里之業識墮沒
黑穢獄中俊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爲生賢闢天
日之光霽而爲沒鬼慮風月之凄零不已過乎僕窮
隱鬱陶目不覩物口不宜喉離騷孤憤雜茁筆端如
潰流奔溢固能蕩滌腐骨亦使魚龍拂鬱書成而自

笑者再旋亦自慰也嘗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既而
構榱椳棧無一可用遂復創更舊制與堂軒檻曲池
層臺戶回徑復宅嚴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鐘簋鼎彝
侍列無盛鬚曼睪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插無二京三
都擁此渠渠得無自笑措大乎獨有一善灑埽庭內
肅容謝客曰此非鹿園羊欄也非蓬瀛而食之社也
非牧猪奴戲博之塲也卽蕭寥其居亦可養廉耻芽
智慧謝毀瓦墜墁之譙矣他日足下驅車過之且息
行窩焉將不以爲陋也或又微而創新千萬間大庇
笑之初集書卷六
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風樓之大手也老悖率懷語
無選擇既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闕闕獻
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真狂夫之言而無
討焉且卒教之幸甚悚息
邑志至今日濫穢不堪極矣稍一認真輒爲不認
真人氣煞幾有韓昌黎不敢爲史之懼此篇人極
認真文字却不認真以詆諧累喻出之窮極變化
不卽不離令觀者想像得之較之諱辨罪言又開
一重生面矣 彭羽卷

與某憲副書乙卯

兒子邵回細述慈諭惓惓欲面識不肯似謂可與言時事者私心嚮往亦願伏階前少進芻蕘以備采察乃筋骸頹廢匍匐不前若或尼之此固命也無如何耳不狀人非木石誰甘老沒牖下日惟竈婢是對哉但聞郡中上自紳士下至菜傭莫不感誦恩德者謂時變以來民情惶駭累足而立賴公靜鎮之再變于未形云荀子曰得百姓之譽者榮公既得此于民矣不肖卽欲有言更何可言乎傳曰民保于城城保于

宋文初集

卷六

五

德德之論人若天膏之滲土百昌抱之以生死者也古之君子不憚以一身爲萬民之土耕桑于斯宴寢于斯納馨吐穢于斯傳世長子孫于斯又卽以萬民爲一身之土安富于斯尊榮于斯俎豆壇廟于斯一得民而萬事理矣時平則謳誦禱祀及于身有故則子弟之銜父兄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也其誰能當之人僅曰君子造福于民耳豈知君子之自求多福如此哉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民多助則順之至矣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如是又何治亂平賊之

足介于懷乎凡此皆老生庸腐之談好奇計者所不屑道竊以爲呼吸緩急有時奇計無所施而此道特有利而無患愚闇所見僅僅及此卽接清光賜以宴閒俾陳所學亦僅僅及此恐爲探奇計者所笑而已不識公以爲何如此間離郡僅三百里而某某諸部游卒布置如郵以劫奪代畊商二三百里烟火蕭然足但出門便憂性命誠得賜一憲諭戢歛諸部牙爪使小民衣食有路真如天之惠矣此則爲公推廣仁汀城者以及下邑無非爲公附衍多福而已干寶清

宋文初集

卷六

五

聽侍在天海無不覆容

答馬令君書

某少不自菲志在用時不謂因頓科場脫穎無術自
以前朝餼養二十餘年毫無所用清夜反勘慚痛匪
人是以年及四十遂絕意科舉恩歲兩貢咸耻不就
誠知績不任賞理合開放蓋廉耻偶發之一端非故
爲矯激以邀名也劉靜修云生平無崖岸卓絕之行
或者就踪跡形似觀之遂有高人隱士之目斯某之
謂矣而明府以徐稚周璆相比倫不亦過乎又古人
立業建功多在中身馬援年六十二光武猶疑其老

笑、初集書

卷二

七

而不用譙周亦云先聖年七十二劉向楊雄年七十
一吾今年過七十可與楊劉同軌今某乃頽狀不化
至七十又六蜺收蔬梁蟠狀如蠶今春二月忽復中
風口偏目斜唇緩舌謇治竟不愈尸居餘氣無幾見
人矣未知獲見孔邇化成否傳誦大示痛快明徹如
狗道之鐸警夢之鐘至論文一示尤爲寧士鍼育起
廢以歐蘇文章行龔黃政績寧之士民何修而際此
愷悌乎若某者滄臺之蹟久荒任棠之規無用惟臥
戴化光以盡天年而已辱承先施

魏與蘇并倚未即
死則有餘佈

答伍象新書

承問伍氏之後改爲五以何時入閩此失問也弟向
言貴宗祖子胥似誤耳鄭樵通志序氏族源流云以
名氏者伍參氏是也按左傳伍參之子伍舉舉之子
奢奢之子尚與員員入吳諫吳王不聽使于齊屬其
子于鮑氏改爲棠谿氏氏族考則云子胥之後改爲
五後有五相氏有堂氏有棠氏狀則員之後別爲一
派與五參氏分矣今貴宗舍五參氏而突入伍奢確
狀而謂胥爲吾祖此何所攷乎若伍之入閩則書史

入初集書

卷六

七

未有徵也子胥死後三百五十六年而閩始入版圖
是時閩如混沌初開耳雖有聖人豈能知混沌以前
之祖乎而貴宗乃遠遡數千年以前某人爲一家之
始祖不亦迂而可笑乎若伍喬者雷六息曾書示云
貴宗譜載喬在南唐避亂入閩卒塋將樂弟檢喬爲
廬江人在南唐春試爲第一人元宗勸其文于石以
爲永式旋署宣州幕府致滿遷攷功郎卒于官初無
避亂入閩事當元宗時閩延政兄弟自相殘慘南唐
乘其隙而滅之喬既避亂豈復有投身亂邦之理且

既徙寧又越數百里而卜葬乎譜固非信書也但當
喬之時吾閩已服屬南唐喬卽身未入閩或支屬流
寓未可知惜乎尊譜無本支源流之可徵耳他如官
名科目之頗謬者畧見于邑志之糾謬今不具陳也
又承示女生外向各爲他家祖妣可以不書誠哉言
也此卽羅虞臣所謂彼自有譜而高見又與之符合
矣女且不書况女之翁與夫又况妻之父與母乎凡
譜之作以明宗也慮吾宗昭穆之失緒而後爲譜豈
慮外家門楣之不彰而爲譜乎又承問再嫁之婦易
初集 卷六 七九
作改適做譜于凡娶某氏不問有子無子皆書而隱
其再嫁事不書以此事書之不足以示勸不書于譜
無所缺自是忠厚之旨耳但再嫁本非佳事今卽易
以極文雅字面豈足爲榮施乎如以必書爲是卽重
書再嫁某姓亦何妨世道衰禮教廢豈能以共姜伯
姬事遍責里巷婦人乎但子之有志節者未免傷心
耳隱之未嘗不是也范文正母夫人謝嘗再適朱矣
文正貴而後迎養之後立義田以賜族因有恤再嫁
之條君子亦原其情而哀之若謂母出廟絕黜而不

書則非也母與廟絕非與子絕也按國制父死再醮
謂嫁母以事爲父出謂之出母生母死而父命別妾
撫育成人者則謂之慈母凡妾之有子者則謂之庶
母所謂三父八母是也子爲嫁母服齊衰杖期出母
亦齊衰杖期異母兄弟爲庶母服亦杖期慈母則服
斬衰三年無父命而撫育者服大功禮制既不絕其
子之服譜又可不可書其人乎愚見如此惟高明酌定
又
楚有前示山川亦得八九但自百而南一帶尚未詳
初集 卷六 八〇
須得親覽乃爲傳信耳承詢巫其事檢其行狀細閱
事多低悟不可傳世蓋隆武于乙酉年七月初一卽
真其尊人選官當在八月丙戌八月福州陷十月十
四日永曆卽監國于肇慶十一月蘇觀生何吾騶等
方立紹武于廣州十二月十五日李成棟卽入廣州
此時永曆尚在肇慶二十五日方聞廣州之報也今
行狀云丁亥隆武弟唐王奔粵爲帝何其誤也又云
授公僭州不受職潛至廣西永曆尚未至廣豈有詣
廣西告急之理此又誤也丁亥正月朔永曆奔奔至

廣西梧州復奔桂州正月十六舉慶遠陷二十九日
梧州巡撫降清巫公投蒼梧令豈在丙戌臘月二十
五日後乎計此時永曆倉皇就道無暇除授職官矣
若在永曆抵梧之後則僅二十餘日卽遇害今狀云
是年臘月十九日遇害又誤也其事節節不合史紀
何以動筆意只就舊志例內詳爲注脚含糊序其陞
官死難他日私作一小傳令藏家傳後可也此皆極
欲周旋而不可者所傳示之仍存此札作一典故何
如

卷六

全

承下問不敢不再申前議蓋古人嫡妾之分甚嚴大
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士爲妾母總耳禮不及庶人今
庶人旣得立妾則其服必同于士也夫古之庶子爲
生母僅服總其嚴如此又按記曰主妾之喪自祔至
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祭不于正室主妾者謂常
攝主君之家政者也朕喪必使其子自主之不及于
衆子殯祭不得于正室避主君之尊也第前謂令祖
妾只當行家人之禮不得通族弔奠蓋本于此非臆

說也若服制之嚴古又甚于今古王子之歷于嫡者
爲其母練冠緌緣塋則除之他不暇舉粗據孟子章
句云王子有其母死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王子之母
豈無恩愛撫養哉而不得爲數月之喪者屈于先王
之制也後代子爲母降服齊衰三年庶子歷于嫡則
爲母服齊衰期年及明太祖作孝慈錄始令庶子爲
母庶子爲生母不問父在母在皆得服斬衰三年此
則順天理校人心超越百王之見萬世當遵行而不

卷六

全

可易者也若八母異稱其服總者曰乳母謂子之乳
哺于父妾者及外婦之乳已者皆爲之服總也其服
齊衰杖舄者曰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嫡子廢子皆
爲之服齊衰也其服斬衰者曰慈母謂子之無母者
父命別妾撫養之是謂慈母如母故爲服斬三年也
今令叔爲父妾服總不知稱此妾爲何母稱乳母乎
想令祖納妾時令叔在孩提之年必無乳哺之恩矣
稱庶母乎則此妾未有子也稱慈母乎則令祖母儼
狀在堂未聞有舍在堂之生母而別稱他妾爲母者

稱母無名則稱服無制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正此謂也今承示曰令叔以恩愛撫育故稱母豈令祖母當日全無恩愛全不能撫育乎若以撫育歸此妾不知置令祖母于何地耳今示曰慮以薄爲道家庭宗族當從厚之事甚多不在此一事古今賢哲欲爲厚者亦不少不止令叔一人令叔排往制獨行之意良厚特恨三代訖明清未有此典禮耳雖狀上無作禮之聖下無秉禮之宗令叔以意爲之誰爲商較糾正者又何必下問及弟乎至于名等箋束自當照常更

無事問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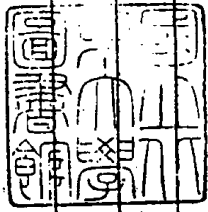
答友人書

尊譜頗爲駁正謬謬查正史當知之第不敢妄道也所下問三事一謂貴宗有期而失恃妾母撫之十七年此亦可書慈母矣但服降爲大功耳一謂小名不宜書書小名無害古人亦多以小名行世如司馬相如名大子謝靈運名客兒後世亦有稱謝客者但當先書大名次曰小名某字某號某不當先書小名乃注曰卽某名也一謂有老而無子者欲書所生女適某人爲存已一脈此則近于愚矣宗脉非女所得存也姑引一事明之春秋鄆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鄆子嬖而以其女還嫁于莒立其女所生之外孫爲後孔子書之曰莒人滅鄆穀梁氏曰滅而不自知也烏乎可又另一札云支派源流茫無頭緒何以從之凡譜但能言其所知而已其所不能知能強爲牽合乎黃山谷一代賢者其譜自七世以上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黃氏前代豈無身居將相奕葉簪纓可藉爲光耀者乎山谷闕而不書蓋慎之也歐陽公譜法漢史年表自謂纂綴乃唐初至唐末黃巢幾三百

年譜著詢至琮僅五世唐末至宋仁宗一百五十年
著琮至萬之則十六世世之閱人何延促之絕懸也
中必有缺謬者矣故近代龍門子特非之愚以爲歐
之缺謬不如黃之確審也顧人之志趣不同或歐或
黃惟所取法而已非愚所能繩也別示葉書一事葉
書以去春來累累千言中有諷刺當時不欲復之今
春了知志爲廢書可以暢言本意乃撫葉語答之歷
言人情舛錯志不足爲之故因而隱及賴事書旣不
行世學士私論之何妨豈遂慮氣波之及乎若因彼

季本

人一言恫喝遂使士庶燬家書焚筆札出話凜朕有
周厲監謗之威秦政腹誅之戮是必寧邑數萬戶盡
無心竅無耳目任說冬月瓜生亦唯唯信從之矣有
是理乎姑任其自喧自寂可也



樂支初集卷之七

尺牘

附已誌辨原

論說

詩記

事

率化李世熊元仲著

另向旻允懷編次

答曾弗人 丁丑

來書收至大半教某貶損就時備經

司馬子長李青蓮不屑爲講師此言似過今世爲經

師者須胡廣馮道妻師德之員談又兼郝子廉范史

雲沐德信之介清既耐詬煩又不受值乃堪坐皁比

耳若司馬子長李青蓮輩善懷多感言激氣豪難建

樂支初集

卷之七

尺牘

附已誌辨原

鼓而求弟子無有應者何敢言不屑乎向題龔孝烈

十四字來書謂兵科移劄文宗去行視黜此可一笑

置之朕此書傳來邑大羣吹謂狂生矯激天譴隨之

至有舉觴稱懽者世情醜惡都不足論卽兄後札云

文宗不附兵科前事盡釋如從死法中活一良友推

原愛憎者之心不過重視一諸生耳失諸生則以爲

雖生猶死得諸生則以爲從死獲活是知已怨仇同

其類創也不大悖乎今卽奉令承教貶損從時俾而

詭遇恐猜胸絡臆囚氣卑聲正甚于碌碌諸生耳行

當瘞筆冢文上與鴻鶴談其枝巢下與鼃鼃分其窟

穴夏仲御云汗隆之際自應沮溺耦耕何能降辱州

郡之下耶拔足風塵猶慮不早寧俟魚懸默檻坐就

點剝哉兄猶謹謹朕教某夷猶諸俗者何也

與吳允睿論功過格

此冊當併生平逸事彙作年譜俟今子令孫裁而文

之以傳後世若出自已筆雖字字實錄頗涉自滿恐

陰行之士不以爲可李士謙云陰德如耳鳴人不知

而已獨知亦此意也前輩行功過格爲中下人檢校

樂支初集

卷之八

論說

與吳允睿論功過格

身心耳如昔賢爲朱墨銘用白黑豆以記理欲分畧

漸到欲消田地未嘗自爲功也細細論之功字實是

難當孔子曰可以無大過矣無過可居功不可居也

虞舜德冠今古皁談但曰罔愆禹功平成天地死子

但曰無聞文武謨烈光日月君陳但曰無缺詩人美

周公但曰德音不瑕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

不美已莊子曰無爲名尸凡事猶不自功况事親乎

自古無以事親爲功者通神明光四海亦分內事耳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親若周公可矣

此皆無過不瑕之旨也不瑕二字是聖賢居身之極則鄙意欲渾去功字歸于太上不知君以爲何如

答伊哉生

讀史詩各小引皆特出手眼豁人盲翳惟論相如文君云爾時內外心挑一席俗人不知不覺真覺才人靈警卓氏自李禿讚賞後文士沿爲雅談兄道人也亦墮其阱矣予謂相如爲今上客解弄琴又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富家兒新寡好奇動于淫而奔之此正俗之尤者亦何足奇風流少俊以此遇合殊麗者

宋文初集

卷五

多難屈指恨不登史遷之冊耳如以此爲不俗則前此有太史敫女私法章于傭後此有柴氏識郭威于隊長婁氏識高歡于城工梁娼識韓世忠于臥卒此皆自媒自嫁于天子王侯者又皆在塵埃猥賤之時不萬萬于奔酸措大者乎今置諸傑婦而賞卓則亦俗人之見而已

答友

承教釣臺詩獨愛陶仲調光武功成始相憶雲臺原不待簷衣之句弟謂看子陵太低待光武太薄兩失

之矣嚴光始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其後三聘乃至帝問朕何如昔光曰差增于往又司徒侯霸遣使奉書光問曰君房素癡今寧小差否觀此則光平昔等夷視帝氣岸才畧自負遠出帝上一旦欲以諫議大夫屈之與霸等伍此光所甚耻也故堅意不仕就其素志耳田橫謂其客曰始與漢王俱而南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公南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剄亦子陵之意也漢代耻以身事帝王者二人前田橫後嚴光是也因思古

宋文初集

卷五

人重氣去節卽蓋世英雄羞爲之下後世戀殘喘貪微糈卽拜伏盜賊而不慚人之賢不肖相去如何也愚意釣臺詩當於此處着眼覺釣臺更高萬仞也

答郭仲常老師

伏讀來論有千里相從誼追古人之語某負愧累日不能寢息竊謂寒暑相尋縮羸齊致達人觀之何平何險若使附苑逃枯朝趨暮散翟公憤而署門齊客譬之過市澆鄙萬狀何俟某乃耻之乎昔溫公再相薦劉元城館職因謂之曰光居閒而子書問不絕光

柄政而子獨無書此所以相薦也夫避嫌守正元城自率其常何知宰相之門旦晚盈虛之事乎某以爲老師執正蒙譏生徒寥散卽不能伸訟公卿戰胸動帝亦已辱矣何知古人爲何如人效古人作何等事乎所爲汗顏憤歎不寢不餐也

答吳庸石司理

來諭謬相啟薦責以其勤凡人忠義天性豈爲利名而動先民有言祿餌能釣中材不可啖嘗豪傑羊頭狗綬貽辱千載寧當效子陽之陋坐令文淵笑人乎寒之初集續卷七
要之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破山之劍不爲頑石試穎亦欲吾兄暫掩光鋌寶其帷匣必迅雷烈風者此有神靈非薄劣所及也

答伍燧明

汀事孔棘山藪騷然開隣壤亦有執言舉事者旬日之間將潰隄而決矣諦觀人事干戈方始恐林無靜羽川無恬鱗若華朝菌寧有永年乎每對家人言自今無作眷屬恩愛想直與風花飄絮蠅翼虫股例觀更無不可割絕者至于溫泡一身久還造物酸風毒

雨何異晴空恃此澹定覺沸濤亦可咏游所不能忘情者惟二三知己月觴風艇析義賞奇間一襟臆以是微慚太上耳廩膳壁復某既懇辭恩貢猶戀其養士之德是謂不能克其類也愧矣愧矣荆榛載道促膝無緣可勝於邑

答溫星郎

讀來既爲生死無常故發菩提心只此發心是三世諸佛成佛種子今道學先生反謂釋氏爲生死所恐動曾不思孔子已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又說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豈亦爲生死所恐動耶宋以後儒學之誤正誤在此耳此處一誤則因地不真所發之心悉虛妄巧見耳豈復有不因之果哉能仁爲此一事因緣出世今足下亦爲此事因緣出現于世但一如能仁果德莊嚴便存在處處現華嚴性海一一皆不可思議境界矣若是說理說事說法界無碍尚是第二頭事願足下察之

又

閱袁中郎西方合論序舍空見歸心實地以念佛之

警切提省參禪之心亦似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
求生矣第志于此而不能離纏蓋宛轉十許年幾於
淪墮乃知儒者談致知格物送與格知爲警亦猶禪
客以宗門相似之語抵對生死而已儒之不純儒也
禪之不純禪也知見悞之也儒之不可以二於佛猶
佛之不知有儒也乃儒者之學佛必欲參合傳會是
誣佛謗佛也是誣儒毀儒也則孔與佛之魔民外道
也若一門超出直以世尊爲師而不借儒以文外乃
稱勇脫狂習不墮知解任持大法矣今之舍樞取怪
棄支功棄《卷七》

聽隨置忍自命色空不二者直以我慢爲承當耳非
道兄不轉此法輪也

又

死生之際難可支撐非實有超生越死功夫決不能
免輪迴非卽今念念不入輪迴安得生死不相干耶
兄篤志念佛非念念是佛必將箭去萬里惟自察之
先慈厭世及期感兄訊觸不覺慟哭幾絕益見生死
只在呼吸不敢更料及他事朕非兄垂死復生亦不
敢以此相告也

寄楊心田耶

向客金陵幸遇先生聆止觀之訣且蒙弘獎瑰碌碌
無奇未有以報已閱宦籍先生再起雖位不配望朕
八政治法救護一切同乎萬物不絕一物非淨名之
所以遊戲者乎竊有請者三止三觀教義雖圓究其
趣入門戶亦諸禪行相耳畢竟一行三昧迥異諸門
而宗習者非痴禪卽狂慧成邪者衆成聖者寡卽云
千經千紹而執一言半偈則衆禍之門實惟知之一
字矣於是儒禪混爲一宗水泥合爲一派不知至道
棄支初集《卷七》

歸一精義無二張不祀李牛不育馬南嶽青原各嗣

燈焰各唱門風豈性有殊哉繼祖則以血脉繩祖則
以家法今儒學宗脉難言矣而習禪者談理廢行則
不如修十六觀禪之不差路也先生幸證而教焉

寄余慶之

二勝師來知兄近已學佛又備知無妄之禍此自人
理所不堪但宿業既定雖避之有不能此輪迴業種
所以相酬未已也不朕則兄立身已端矣事親已孝
矣事兄已恭交友已義矣居官以廉辦稱經濟乎居

鄉已恂恂不虐無告矣豈應避是禍乎兄倘悟定業
必不可處則當知所以免輪迴之道若不能超生越
死卽世世得爲卿相終不免相酬相報之苦矣蘇子
瞻前身卽五祖戒師也一墮爲子瞻卽欲求其爲戒
師又不可得矣況不予瞻乎況墮而又甚乎兄自謂
聰明經濟可蓋一世若論到性命生死之際恐未免
茫昧無論死生大事卽兄所經利鈍變故胸中能脫
朕無繫乎毫釐有繫卽皆三塗業因能信之否若尚
不信試看十年內兄雖得軒冕而升沈憂患日樂其
寒支初集 卷七

慰友

讀來論大有省發只此向父子恩深處細勘是何思
德若是父子可以相代則死骨宛朕豈容代者若不
可代則父母生身亦復宛朕誰爲足下自己如此一
具身不知換過幾億萬矣誰是受恩者恩若可受卽
應永不相離願足下只看見自己面目卽堪報不報

之德矣

答雷震夢

三年潤袂萬事崩裂每接良友詒言如聞雲中之瑟
雖破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變苦楮毫法涉若
或使之矣別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亢旱之豚
猶慮不免兄乃狎虎豺狼推九弄矢哲愚度越如霄
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悞用其才遂櫻楚毒自史
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執狙今古所同戒
矣承委以刻傳之文生平爲叙事之官塞澁不暢向
寒支初集 卷七

曾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潤
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詛誓不爲
傳誌亦適得藏其陋拙耳然紀序如兄韻言時見可
以死矣何庸懦筆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唾乎教來某
正苦瘧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瀕危苦海漂人生
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嘯雲間俯視吾徒惡業不
啻彼蒙難時耳輓詩妄踵來韻獨不敢爲訛死之詞
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驚狂程能是某之
迂愚也

答王振子

荆榛骨步何地無之如足下但獲髓于人耳不孝乃獲髓于天屈有時伸損有時益蒙難有時貞吉獨死者無時復生此不孝所欲訴仲尼而投河呼昊天而絕吭也性鼎蕞蕞亦各從志深山蒿蘆之下何當皆無母之人乎如使挂廬逃名更膺藥棘則巢許皓綺爲不祥之魁矣偉哉造物乃私降剖于鮮民兄何以爲不孝解乎辱使弔臨光及幽壤臨風嗚咽未知所報

宋文初集

卷十

七

復陳振錫

別二十許年忽接手書如三生石畔情人來訪情惜前身也此二十年間所歷日月山川田廬人物猶栩栩蝶之于虛空耳所傳言詞文字猶魘而囁語耳自兄呼而覺之夢中之鹿竟亦是真前身之蛻宛然今我寧復有細碎雕蟲之事泐爲金石劃狀岸谷者乎桃源人謂漁子曰且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意此夢幻界中卽周孔迦文茫無位次寧知世間有所謂顏謝王孟者耶而兄以六代三唐之賢激獎夢人不亦慎乎

若漳浦先生則千數百年偶一見身者蒼黃浩浩神理綿綿崖際泐狀非漢唐宋文人所得措手卽夢想因緣攀接不及况開眼了知陵埡日月歷歷分明者乎兄一旦舉鐘釜以齊鳴謂河潦爲並濶以此懸秤千載慮自傾其巨衡矣盈盈河漢塞涉爲艱今亦聊據囁語而已

復徐叔亨

弟以風波罷人又值婚嫁叢累左支右訕生趣索然卽欲藉草啜泉頽然俟瞑亦何可得乃知古人歌商

宋文初集

卷七

五

夷履亦自其時朕耳今正欲植足豎肩斬棘吞蓬殺鍊多生溫飽之習氣雖復與造物爭銜疑于子與順天之說反又何知兩濟循環逆不終順耶敬詢老兄爲弟南指可也前於扇頭讀新詩甚覺奇峭竊以鏤刻清苦過于寒澁吾輩暮年正當激昂其氣昌大其聲不爲章句小生所窺覺返日廻瀾終非異人任耳老兄以爲何如

答連城杜令君

從來知解文詞沾泥攪絮雖復續壁藏史臺記并書

以道眼觀之猶癡癡耳去年問道青原訪奇盧阜願
受有道鉗錘更獲江山淘汰同視生平筆札無字可
存不圖道師垂喬接藹嘉其少作頓使裸人衣繡渾
池畫蛾螭矣婉矣顧丈夫出世上卽超越劫輪不則
拆還骨肉乃水陷毫毛寒濡不化猿騰馬逐漸盡乃
休不亦慎乎至謂不肖不交州府跡似有之隱則未
能也古人謂隱爲嘉遯今反以爲詭誕往聞鬼瞰高
明今見蜮叢衝泌卽曾史傳其攫金卽巢許疑
其竊屨怒濤橫漂猿鶴悲摧安得石藏而隱諸但爲
寒之初集 卷二 三

逃死之通民而已古今事異如此聊因下問及之想
當爲慨朕也

答劉晉侯

某埋頭二十餘年耳蔽目幽今接寶函始知世有龍
章鐘呂也細繹來旨卹朕以交未遍名賢足未遍山
川爲恨命意孤迥日豈在區隅項背間乎某頗有進
者董仲舒足不窺園張仲蔚門不翦蒿彼大儒高士
之胸豈不能牢籠豪傑吞吐川岩者耶又如莊周目
空天海遊極逍遙只棲漆園一席地交惟惠施一人

而陶鑄堯舜繩削百家可謂周使寡陋耶只如吾輩
臚陳萬卷應斷千秋何殊堂上人呼道堂下者或睨
目導神遊玉霄九霄之表卽五嶽四瀆猶蟻垤杯坳
耳可謂此時爲寡陋耶君高才盛年何事不可爲顧
慊慊於此惟某衰落視蔭精已銷亡每展卷逾幅首
尾不續誦時賢一言一義輒面頰氣沮縮欲入地不
但如尹之見邢泣痛其不如而已乃獎與過情誣戀
棧以箭雲躋跋驢于龍友不已甚乎桂香已謝紫氣
遂虛此中有道有神固不能預爲晤期耳

寒之初集 卷七

古

答陳崑良

臨汀僻陋風雅不芽高賢駐車想其落落也朕有二
佳士差可晤對勝與塵客酢酬謹介諸左右暇時或
辱臨之其一曰霹靂岩怪石林大氣韻蕭森徐子與
守汀時曾構讀書亭于此日一造焉哦咏其間脩朕
如書生也亭址雖湮風流可想子與去後殆將百年
而先生杖履再至山靈亦嚴于選客矣其一爲演武
場萬石錯落欹倚續斷如有位置清流前繞遠山如
面雲物踈曠尤過霹靂惜爲兵子躡藉不容吾徒錯

耻但以冷眼涉之。抱其半獲足。遠外此。更無兼山。幾語者先生交此。二士亦不往。入萬山也。

與黎楚友

造化好弄。盡反故常。其意只翻倒。棄曰不使老儒腐生。以經史識見相測耳。二十年來。事事皆朕不獨氣。候一事也。若弟則懷霜含雪。鍊就頑皮。熟看小兒嬉跳。甚無奇異。諒彼與盡力疲。終須反復。故常耳。區區小兒。不亦太勞乎。此則桃源人傳授心法。似與杞人別。一手眼兄試勘驗之。未知其異同如何也。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與彭天若

溫引年自是有道之器。弟又辱聲氣之末。一見傾倒。應是恒情。損書至以尹范之事。鄭重相擬。則非倫矣。忠宣當代鉅公。吹水噓火。大談冬夏。天下賴之。吾輩忍死荒村。埋頭噤息。如枯木寒崖。都無煥氣。溪風澗月。時相招拂。適得宜耳。寧當車馬盤桓。過而問之乎。紀頴一編。久藏篋衍。風雨晦明。時一展讀。輒有電繞雷鳴。劍戟鏘鏘。令人起去。傍徨涕泗。橫集語曰。風雨動魚龍。忠義感君子。豈不狀乎。巨擘。一叙有體。有識。

第踵其後。所謂續貂耳。紀中載傳相國事。小誤。蓋此公盡節在汀州。第向叙其就義始末。頗詳原稿。併圖網巾傳在。引年讀中。試索閱之。足證其訛也。

復魏冰叔

向讀雜體詩及勺庭叙。覺胸中眼中口中。莫不有一冰叔者。當癸甲間。精未銷。公常有振翮翠微。攬擷奇秀之思。既而風波擾寧。神辱志沮。毛羽摧頽。視翠微真在天上矣。乃荷不鄙夷教。以新論及諸大篇。盟誦之餘。直拔身唐宋以上。不復知有近代衣冠也。因知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一事一題。應有如是。機畧應有如是。鈞節應得如是。伸縮若宮商清濁之不可增損。呼吸升降之不可逆亂。古今文人。有必至之詣。造化神理。有必洩之時。直倩冰叔一實之耳。若弟輩之爲文。正如病咳而豁痰。豁時亦得少快。不知快處。正其病處。耳病不已。而愈思豁。久卽奄軀盡矣。寧復有文乎。惟尊稿梓就者。陸續寄教。卽朽老讀之。未能增長。學問猶可悅神。永年也和公萬里來。歸取名山。大川之氣。奇男子不當如是耶。遙想勺庭之間。華嵩峙太。惟有企懷而已。

與伍象新

愁坐山中耳目昏塞象示郎抄新異種種始知蒼翁
不樂安靜往往捏怪示人顧蒼翁老矣正如嬰兒好
美啼笑取予都無憑準今復伴啼強笑詐取偽予以
狎美嬰兒正是爲嬰兒所狎弄耳而世咸謂之美兒
不已惑乎莫若聽其自啼自笑聽其無憑無準可也
兄以爲狀否

答彭天若

憂患以來閉戶謝羣瞑目思過而已蕭寂之餘兩接
集之初集 卷七

良書曾一裁報兼訊引年後事非敢自差池也其後
奔營閩省途飽風霜兩足痺僵頓如稿木舊患便血
益復淋漓液枯食損氣志荒亂文字之想還諸宿世
矣先時所欲表忠扶義借孟澆壘之作幸而不死此
諾敢忘雖狀文欲其傳耳近見燕齊江北崩陷漂沒
之慘數千里百十區其中豈無忠臣孝子文章魁壘
之士乃于昏夢醉嘆中併山川人物悉返混沌安得
文字而傳之古人妄意不朽或勅礪于山或泐碑于
淵今桑滄一瞬岸谷無時高山深淵尚不自保矧能

護衛文字耶來書至以楊顧之事相欣勉過矣過矣
鐵崖玉山此是大元一代風雅結局處近代惟錢虞
山足當之但少老客婦一篇並行其胸臆耳吾輩倚
柱悲嘯正添室次室女兒豈可踴地喚天作老女不
嫁面孔耶

答黃玄對

三讀教言如與曠代人語不知身在泥濘中也海塵
雖揚情瀾未涸悼今憶往端緒茫茫昔年崩壞禮樂
意極悲酸而外人美其懼適今日風波漂撼意本定
集之初集 卷七

寧而同志傷其搖落正倒是非彼此相誦此莊生所
欲齊物左徒所爲卜居也所恨身名不擢忝及所生
遂使機杼廢章蔚蒿空老悲夫欲如范母訣滂義卻
千秋能可得乎垂示雪送一序腕篤淋漓聲血俱落
如使世界未沉頽波可返文章風動亦烏可評但滄
田改觀頭角殊形三百年來天高地厚溘同朝露矣
遠無青史上無白日而欲以車桑畏壘之事倡論薄
頑猶訓蹄角以揖拱也不孝懼其難矣

答彭中叔

願朕在望弟心儀之久矣憶引年存日以佳詩覆名
見示弟謂清微無累滿朕自得固是有道之士引年
笑而頷之弟豈不知人者乎揆愚以來

神

智荒散聲氣既踈併廢文字舊許爲九卿墓表倘未
卽死斯諾忍忘願九卿奇士引年孝悅仰之間幻
結兩世惟此頑老蟲臂蠕朕尚欲染毫結蚓描魂鑲
魄將能展兩世爲萬年耶方今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卽山碣淵碑大書深刻竟爲埃霧矣謂文字有靈爭
去日月是姑蘭時序自許冥靈耳弟未見其可也政
康之初集

卷七

五

使他口強項悍朕爲之生弔孤魂老傷少俊又不知
傾幾許血淚耳引年諒我知道兄亦諒我也

與朱息綠

遊道其難古今善遊者惟孟子可惜不逢莊子以逍
遙遊與羣器遊叅證同異徒向宋句踐喋喋耳子長
以遊故奇其文章此遊之二乘三乘今人便以爲至
境亦拙于用大也

又

洋亢養鱗殊非九萬朕息老遊談其中尺水便是天

池每笑作牙從海水湧洞間乃知悲嘯是不善移情
者也

答林能任

甲寅之變無妄頓及吾兄聞之惟有太息少讀書見
東漢人矜重名義凡門生舉主曹掾守郡于患難死
生之際不惜糜身隕命護衛所知雖鍛鍊慘毒不改
初詞如劉茂戴就周嘉周燕之徒至今千載下凜凜
生氣初以爲此事曠代希有今讀吾兄百苦吟乃知
千秋氣誼自在人心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仰慕讚

康之初集

卷七

手

歎覺垂盡之年生氣勃勃頓忘身在頽流末運中矣

答方位伯

別後一十三載沉淪苦趣無復生人之樂朕較之菜
地无妄其甘如薺矣初聞藥地難作傍徨累月莫悉
根因久之易堂傳致計音頗具頗未摧心飲痛無從
訴展時走踏荒山嘯呼窮谷數揮老淚仰問蒼蒼而
已擬他日唐突蓮國中覓遇藥地先生執袂放聲慟
哭倒地使天宮佛土搖撼震聾令破顏微笑人無處
着足乃伸此志耳懷此多年忽于今日拆讀來教驚

嗟失聲既而感從中來又添數行老淚矣最恨咫尺
溪山不獲一傾契濶千秋萬里判在目前人生不如
意事更無踰此者聊命兒子代餞數行少將遠悵以
拙集望門投擲舟輿之暇流覽及之倘有一二言可
教乞序數言爲次刻之光此生爲不朽矣臨楮依依
與日俱永希賜嗣音以紓初悵

與伍引之

春間兒子入城重承嘉惠燕名香展箋扇如接惠風
聆蘭言也老廢無似竟踈報謝再辱手書推引愧曾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濫及青蓋則弟忤作不堪矣康成之識高于馬融魏
房之業優于王通天下何處更有人師而吾兄借黎
生爲崇獎不亦過乎既又聞兄有金陵之遊甚善謾
作一詩奉送自章貢抵石頭卽當代一部史記亦卽
才人一部文稿願兄探貯錦囊他日傾篋見教可也
采石爲開平奪關奇蹟高帝從此定金陵基帝業而
子孫亦于此就俘囚是可爲流涕矣又聞鍾山材木
新伐無餘獨一老僧從洪內院乞留楓木一本旋縛
蒲共正額日香楓菴與孝陵相望拙詩結句蓋用此

天下人何限無道此者一窮老遺民惓惓念之陳說
于良友之前不亦悲乎有懷如縷恨不面宣荅結如
何

與伊哉生

憂病連年寒溫踈絕但所謂憂者皆世人所不必憂
所謂病者世人或亦不以爲病寒溫踈絕者雖世人
累牘連章日置月郵或又不親審于此也此惟自知
之知已當知之以語世人不以爲誕証則以爲狂易
矣今卽館舍極欲圖之奈世界窘促經師繁于學子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爲驚次且中何處更著鸞鳳乎言之一慨而已

與王約先 癸丑

昔與兄束髮相期嬉諧放軼意亦各有所負不圖浮
沉里巷並及白首回憶盛年如繹尋噩夢矣但世界
缺陷遂性殊難卽今酌泉茹菽偷息苟全較之朝恒
赫而夕隕戮者寧肯以此易彼乎人欲無厭秦皇漢
武更無進步遂思作仙人此愚也唐人小說載盧杞
不願爲仙人但乞爲宰相非虛杞達于秦皇漢武也
一以天子不如神仙一又以神仙不如宰相皆顛倒

于人欲而已獨米爾翁不厭每笑人須先學仙後學
識字似謂神仙易學寃難也第不識字于先學仙一
語特深信之只如一念暢足更無餘憾便已乘雲氣
騎日月俯視塵海絕出萬重可謂非仙乎假令念念
如是者卽氣塞兩間神遊八極永與人間齟齬謝矣
真仙矣故不揣爲真仙詩以爲吾兄壽願爲第引滿
一觴可也

與張昌文 丁巳

尊公寧沒何恨恨僕翻爲後死不卽附箕尾同索董

笑之初集

卷七

三

曾諸賢快叙向年歡聚耳向平云已知貴不如賤富
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凡情貪生祇爲富貴既了
知不如貧賤則生不足貪其理灼然又何以云未知
乎惟尊公天性寧澹不可澄撓但崩齋薄蝕日迫于
前亦未嘗不櫻其寧也若僕則淺衷穢介如含瓦石
法不宜住人間兼仲春之望偶爾中風口偏舌謇淚
溢目昏服藥百四十日迄無微効深歎向平言句葛
藤而以尊公返真爲樂矣馬文淵云凡人爲貴當使
可復賤僕則謂凡人爲生當使可死世間死人無數

未見其可者尊公可矣僕當在不可死之列故頑鈍
到今耶今遣兒子謁靈特進此言以告尊公庶發冥
中一嘆乎

答馬令君

方歌來暮又擁行帷寧民何辜天奪所佑其薄祐如
此松源雖僻而王荊公李忠定兩名臣皆誕生于治
署造物畱此以待大賢不爲無意也所恨者某老病
步離無緣策杖瞻芝一申緇好恐從此爲萬古之別
不禁愴然耳拙集俚陋不足詒笑大方特以踞涼面
笑之初集 卷七 三

日備見篇中聊代呈身足知驀劣如是而已

邑誌辨贖

答彭躬菴

接書知閱歷見聞益復奇曠恨井蛙片鵲不同道遙
天海間也所示廬山新城南豐諸怪異雖錄抄未有
諒亦鑿鑿傳自士君子之口豈非言妖乎第袁廢之
餘卽景慶爛然興味猶索矧茲種種妖孽何能勝此
連年拮据卒瘁宿遺未清雖戚屬不課重恩終是不
割之藤徹底檢括寢丘量形節腹諸孤尚可憫也第

不爲百草憂春雨也若諸孤稍有悟性者只此一番
風霰人世生死安危思想出反聚散盈虛之理涉世
出世一以貫之亦不必向學堂咕嚕習作臭腐文字
矣可不拜天之賜乎修誌一事乃諸高門仰體德意
珍護頑老借此佳題欲第與常事銷融痕跡耳自此
造問常道似無芥蒂此皆道氣潛蘊換芽移節人固
不知第獨知之耳其實第無此心力舊本既無一字
可存新事又無一節可採假令班馬記卑田院事寧
能雅潔耶此既一事獨恨賤體日益就衰夏秋之交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益厭飲食每頽倦中輒念山左崩陷之變其中豈無
立誠忠孝肆力文章負匡濟爲能事者乃於昏夢不
覺中田廬人物悉化異物彼蒼不仁何但芻狗萬物
而已乃知巖牆之下不無正命聖賢亦有論說未到
處惟西教無生天學念死刻刻惺惺差是受用處耳
筵屢拜惠無緣步後塵坐春風捧賜尤增躊躇耳

與彭躬菴

自兄入洪都久失教言竟歲惘惘如盲人失導也舊
賦承邑誌之任初謂最爾爾九人物鮮少踵事增華

實無難事不謂頭緒紛然幾無下手處正如修宅者
妄意換舊添新規樵易就豈知一撤舊材都爲棄物
檣棟束櫛敬頭料理乃匠手既拙物料又艱間架焚
燬寃是田舍而已且因此一事酬接如蝟多以違情
悖道之談強相聒絮山居閉門既久不知世法變怪
至此忍性承受終是渾合不來譬諸忍痛初亦嚙被
噤息久不覺發聲長噫也既念老慙餘息縱然滑似
脂轉如團鍊成此副伎倆將向何處施用仍舊踈簡
聽人指摘而已總由少習科舉之學浮氣相高中經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喪亂多所搜激久之以心如牆壁爲安身立命到老
不脫窠臼毫無進步處真慚見先生也聞和公歸自
關中果否奇男子暫萬里如竈下第直據竈觚爲萬
里不虛過一生乎

答雷六息

離居百里許不面廿餘年卽尋常驛騎闊如秦越不
已疎乎教至蹶然而起謂之反覆益恨促膝無緣莫
伸尺喙也作志一事極非本懷吾輩人物荒畧山川
湮鬱雖使子長修傳道元注經終無後輩況於膠瞽

又能換脫胞胎幻出靈奇乎龜勉就事者中有銜持
難爲尸說也垂示伍喬張拙事按喬應江人在南唐
春試第一元宗勒其文於石以爲永式旋署宣州幕
府考滿還考功郎卒於官初無避亂入閩事第答伍
象新書已詳其謬茲不具陳張拙秀才他無籍貫可
攷只據呈石霜一偈附列朱門卽以偈論亦是吾輩
見解近時衲子作此言句者多如麻豆拙卽寧人於
寧何重乎又釋省超出示尊叙始知聖水掘得殘碣
有玄沙髮塔字省超命弟更爲碑文當時心竊疑之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祖考釋門典故從未聞吾寧爲祖師過化地卽傳燈
所載云備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閩帥王公待以
師禮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按是時王審知
初王閩中所謂王公非審知卽其弟延彬爲泉州刺
史者也又考沙將示滅閩帥遣子問疾仍請密示誰
堪繼踵說法者沙曰珠子得卽慧球寂紹師也先後
並無由福入汀之事若如光嚴寺碑謂自雪峯而來
尤覺可疑備公初往豫章開元受具布衲乞履食纔
接氣常終日宴坐及雪峯謂備何不徧參去備乃云

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備非汲汲行脚可知
矣後登象骨山與峯同力締構入室吞決其時諸方
玄學有所未了必從師請益若果自雪峯而來開創
光嚴必當傾動王公遐邇崇信當時坐上豈無一二
宿德闢播道風者乃寂寂七百年諸方傳誦都無隻
字及光嚴乎或是竊法之流影冒沙裔借塔以傾聳
庸俗未可知耳懷此多疑遂閣筆不敢下若遷就成
文以示寧人亦無不可正恐釋門遷固他日檢摘吾
輩跡齒耳所欲言者非面商不罄一水脉脉如何如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何

又

山川志皆是空中樓閣較舊志覺眉目森朗姿色妍
秀終以不及目接如後代人談毛嫱西施色動津溢
終是不親切也而兄乃復賞贊之得無謾乎來教青
光棟以下水道東西便覺峙流在目俟楊圖至當痛
更前稿仙釋內新志增入卽如等近日此類不啻麻
粒恨兄未到江南一遊耳祖師反多于沙彌殊可厭
憎若如所增恐遺笑諸方寧仍舊貫爲得也正輔禪

師已採入光嚴寺註亦以隆祖偈表之但隆祖偈無半語許可只以一二套語打發而中間微旨乃諷其歸隱衆求不必束穿西關也第註光嚴時已點破于后兄他日再駁正可也懷義將軍不得事蹟恐難例入不知舊有碑文可據否幸再搜討之謝氏當以孝行人若念佛放生此是自了事非第編鄉行本旨施則當如例書之矣伍姓科目特多共已入志者第不敢刪但于註脚駁其謬未入志者第不敢錄以元紀無着落非信書也只元朝一代寧無一人在仕籍今

宋文初集

卷七

元

卽其譜所列數人入志中而另爲之例以示不敢確信之意姑存一代之獻耳又怪伍氏累世仕宦今且千年從無一詩一文傳後只有幽亭夜坐一詩幽亭二字已不佳詩又不成文理真是怪事揭管至此令人短氣

復巫亦侯

兩接手書所述令祖開邑事如築堡衛衆伐木通吳開山開道詣闕上狀坐鎮收稅俱無可疑初惟疑唐初外官無指揮使及四世守土事耳欲得尊譜及舊

序再搜索之及讀紹興一序疑乃種種無論其他卽刺史亦未可輕授唐之刺史卽今之郡守也以郡守之官而授一鎮之長卽濫爵不至此且已升鎮爲縣又改連爲寧朝廷必非以旣脫置此地者豈有二三百年不設官而令巫氏世守其土乎他官無可攷梁開平間不有縣令鍾彥儔乎其疑一由貞觀至同光歷年三百有餘而定生至志榮僅四世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僅一百二三十年耳縱定生四世皆耄耋亦無三百餘年定生曾孫尚存赴闕奏事具陳祖功之

宋文初集

卷七

三

理其疑二王序又云定生應召征李審密於武德元年去貞觀三年已十三年矣此時定生尚未詣行在何得召從征審乎又是時太宗英武天下精兵在握豈有萬里外遠調一千夫長而征巨敵者其疑三序又有清與歸皆寧鄉之語宋元符間方置清流明成化間方置歸化序旣作於熙寧七年去元符已二十餘歲去元與明又百數十年何預知汀州有清流歸化乎其疑四有是四疑卽無可疑者皆疑矣愚意紹興舊序原有來歷明初子孫祖讀書者更竄原文

務求傳信於後世不知其攷究不詳低悟正史徒詒
嗤笑耳盛族支派蕃衍兄當訪求樸陋之家先世存
留原本紀序質率者此爲信書萬愈於近代潤飾虛
妄也不狀此事爲邑志開卷第一事可鹵莽如王稷
之序乎伏祈詳稽以需後教

又

令祖事如土地二妃及伐木通吳二事必非杜撰惟
以唐初無指揮使爲疑據唐官九品上鎮有倉曹兵
曹參軍定生旣以疏報一鎮爲功則以鎮官酬之於

寒文初集

卷七

三

典禮事蹟無所不合自謂允當而尊族謂貶其官則
是以指揮如明朝四品之指揮而不知爲唐流外之
官也流外之官豈尊於品官乎此雖欲仍貫亦無不
可若以不書刺史爲嫌則是讀唐史未熟耳兄自謂
定生功蹟與尉遲敬德何如敬德纔得同州刺史耳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
於屏風坐臥觀之馬周語太宗云百姓所以治安惟
在刺史縣令唐初君臣其重視刺史如此斷不輕授
一鎮之長明矣貴族不嫌於此者總如來教所云以

百里土地人民歸附大是英雄舉動各有此兩語在
其胸中耳不思此土地人民原是唐家故物不過開
荒報籍如今首報開荒之最者耳而兄乃以寶融錢
鏐陳洪進納土歸國之事擬之何其霄壤乎卽以唐
事論太僕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
縣如兄言則無官可酬矣乃唐不聞有異旌也李密
擁衆百萬山東連城數百一旦解甲歸唐爵雖邢國
公官不過光祿卿每大朝會光祿尚且進食假使兄
待李密又將何以口之當時實建德劉黑闥劉武周

寒文初集

卷十

三

等真所謂絕世英武者皆一戰而敗高祖太宗之闕
英雄多矣而貴族乃沾沾以令祖自豪何啻遼東白
額乎且又以黃素海上相比則又謬也黃素初爲馬
前卒漸次以賄遷官此末世尋常事倘遇高祖太宗
素豈得遂其狡營乎若海寇則朝廷竭三省之餉損
十萬之師終不能得其稽顙彼雖笑天下皆婦人可
也尚可謂之么麼乎兄何論英雄么麼之倒置也幸
語貴宗只如弟所述自可傳信若里巷流聞媒妄瑣
陋之談自當據經史斷之庶不爲有識所笑耳別示

某事不料斯人捏怪至此他事尚可遷就若大典大政史冊朗狀者豈容書生顛倒如崇禎十六年實無恩與普天之下莫不知之今云是年太子親政從首輔賀逢聖之請因有覃恩青天白日何處得此妖言思宗明察多猜大臣凜凜救過不暇誰敢以太子親政上請者太子既親政將置思宗于何地非天有二日乎千載而下又一趙武靈矣至今談此尚自怪駭况當日哉且賀相於十四年再召入朝旋即乞休家居至十六年五月獻賊屠武昌賀相朝服投江死海

宋史初集 卷十

內共聞斯人云爾者豈非說鬼乎竊怪斯人目不見物手遂遮天視寧人如蟻虱牛羊無心竅亦無耳目任說生薑生樹上不得信耳不狀崇禎十五年吾寧有三孝廉入京會試十六年改會試期於八月汀州中兩進士曰吳煌甲熊興麟臘盡乃選官斯人乃謂十六年以來汀寧並無一人在京直至順治八年乃以恩綸寄丁貢士家奴豈舉人進士皆鬼物耶其蒙昧恍惚至此直當付之一笑耳又可與之辨說是非耶若書此一事則一部邑志盡是搞鬼無一可傳

信者何苦驅染烟墨供人唾罵哉

復王振子

第偃蹇就暮不自愛其餘息矻矻鑽故紙無出頭之日良可哀痛乃以文偉之精敏相譬何不倫也若邑乘之役尤是夙業糾纏勉就緒亦不得不償之債耳至于更移故面畧施鉛華亦世異人殊之常套後之視今如今視昔也所教善行一欸舊志無一事可稽但以恬淡安分謹慎敦厚年高德邵等字括之某笑謂此數言者除黃通鄒華等輩皆可舉以相贈者

寒支初集 卷七

某習聞鄉賢數輩實有惠及細民者至今父老談之津津吻外舊志皆未之詳也先賢云一介存心于物有濟今鄙薄成風矛戟滿目設鄉有一二長者支柱之猶可免流凶殘賊之慘因欲錄其篤行有蹟宗黨實食其澤者彙爲鄉行傳庶可挽回頹俗風動士大夫此愚志也若所示薦辟宜先准貢此亦有說今之言薦辟者咸謂鄉里選舉之遺意不知與三代進士之例毫不相似但相沿爲名耳以漢法論之則薦辟宜先於科目不但准貢而已以唐宋之例論之則薦

辟特取士之一科武行或止自是科貢先而薦辟後亦其時勢狀也今第所先後者因論貢有數端或年或恩或選或輪財此外又有薦辟云云耳此則文字之體宜爾今論貢一事而遺却例貢一條另出于薦辟之外則文字零碎不成片段非謂例貢宜先薦辟也若輪財二字亦效司馬遷書卜式相如等曰輪財曰以貲古人原不諱也且朝廷懸此以招海內率士以此助軍興銓曹以此用才能是亦何足諱乎科目不足盡天下之才第於篇中亦數言之矣非以此爲

寒支初集

卷七

三

皆也又承示武德王廟記文佳矣惜此題不當作文耳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非其鬼則淫祀矣無論武德王之封號無據計武侯定蜀之日吾寧筆路藍縷狐狸與居耳去之四百餘年而黃連始見于史武侯于寧何功何義而祀之豈非淫祠乎武侯有靈不欲此必矣士君子不能正俗止淫當分其過又可勒諸文章以附會其說哉他日梓是文於尊集不爲有識所量乎惟兄不我遐遺引真玷堙之末勸兄廢此文所以報兄也卽如邑中祀天妃祀五顯歲歲賽

禱甚虔今存其名亦必書數語於後以正之庶使人知民義耳若鼎革間棄諸生數君子雖一時義激自是名教攸關傳諸異代亦一佳話如某者則第之舊識也心豈忘之但自濶別以來聞其內行多缺初循諱之及丑寅間得其尊公一函頗言某忤逆狀欲第婉作數言開導之及屢訊公論衆口一詞自是第始絕交矣夫人一本垂戾則萬事瓦裂棄一諸生又何足道其父遺書尚存敝篋今可獎逆乎置勿論可就事率復仍候卒教

寒支初集

卷七

三六

復黎楚友

連晨風景蕭颯徙倚窮簷益增廓落庶幾勝友促談或堪敵此寂寂耳共如地不可縮何前示便欲奉復病德之餘筆墨堆積銷路不開遂爾稽滯邑乘一事昔年曾妄意染指今則智慮荒佚搜括維艱近又人情錯迕千谿萬徑一人之口甘辛異嗜一坐之耳喧笑殊聞雖復易牙司鼎師曠操律豈能調諧一致乎卽至人極知味審音者恐饌雜手繁亦自耳聾目塞耳倘令公再言及此幸痛辭之萬不獲已或有先施

第必辦一長牘歷陳難任之狀然不如潛消爲妙也
惟兄與衆新籌之

又

邑乘雖主裁有人保無道築顧吾寧習氣不除面面
籬壁必有以議出二三知已不與僉謀爲恨者尚煩
委曲采葑和同輿論卽不能流汗盡合亦擇善而從
以多爲貴耳

又

舊志竟是笑史若欲改作則規模章句與次第款目
寒支切集 卷七

卷七

三

無一可仍者必得一老成識時務及熟諳山川古跡
併能記憶本邑大事者商議詳悉無如前人握管自
尊坐井自大書成庶幾可觀耳

又

往年曾聞子虛先生有志稿乃唐存憶公所手定因
索得原稿閱之爲洪水泡爛大半卽其可閱者較對
今刻無以大異又于卷內檢得一手札云存憶公請
福州陳宏已山人纂修而已爲總裁當時筆削頗嚴
多有遺言竟未果梓當時稿成而不克梓况今日乎

其後陰先生因陋就簡潦草成書非其材力不及亦
勢使然也今又因陋就簡則負令君盛心矣

又

所寄山川圖知其不詳但來路分明十得八九惟所
歷山名遺落甚多併左右傳送山名十無三四如木
奇五雲近在二三十里間亦不見錄則知其佚漏多
矣故且點染成篇存其梗槩但今既定規模俟後有
精晰源委者或增或收人人皆可執筆如構室者間
架堂寢門徑曲折已有成模中間位置器具安頓花
石隨人所意而已

又

山川志問架不可移易中間缺畧及錯悞諸處隨地
改易增刪方可爲定本又邑龍所過之山何名山上
景色如何故事如何山下鄉村何名里圖何名須得
詳悉庶便點染也

又

前謂山之形勢未明者如牙梳則爲廣昌石城二縣
之界其山有十數面頂有天池白水頂則爲寧石二

縣之界其高千仞下有飛瀑頂有仙祠如此之類耳
得其形勢則書山名到此點綴一二語覺文字少
色澤若云某山過某山不爲記帳簿之例乎又孤樓
由西而南作案者舊聞尚有黃泥噴田螺髻大畚旂
山嶺雷公嶺雙飛蝶杉嶺諸山前示皆未有及須
再訪探之又邑治中鰲山馬山東西山在邑中看作
何用亦須開發數語此第所謂形勢未明者也

又

志體創自漢人如地理食貨溝洫等志皆是一篇文
案支初集原卷七

字中間條理井然此固須手筆耳若如舊人書某事
云云則是記簿帳胥吏兒童皆能之又何以志爲哉
今閱海內志卽佳者亦有此病寧又有但陋之第一
者因記山川偶言及之非謂第遂能每事作一篇文
字也

又

所謂山川枝幹未必近人能悉當親經歷一遍甚善
凡所過要緊山川當詳山之形勢若何畧注數字庶
便點綴又凡地方古蹟及山川稍稍佳勝與傳聞昔

入奇事奇蹟者不問雅俗皆當記之以備採擇如招
得一里山川多奇倘彼地有解事人當細訊之卽如
靈隱洞潭飛礫一統志皇輿攷悉載之吾輩生長此
地茫然不知源委真可笑也又雷六息所作聖水塔
院序言雷氏之先唐時有進士探花舍宅爲寺事亦
當錄其家譜以備攷證六息前有人物數行見示第
攷之非是卽書駁之仍乞頻頻詳述反覆敲駁乃見
相成雅誼

又

案支初集原卷七

初欲山川一編俟之後來既念缺畧不成書以鄙文
邑圖十得八九只山之形勢不詳無所措筆耳若水
道則向年曾查詳今但潤而文之便可錄也閱楊某
圖稿又似太詳其中如支山有不必上圖者如山川
屬壩等又不可不上圖者且邑之水口亦當提撥出
來此處亦少數句議論須者商量又承教亂離山不
由天華山來未知果確否曾訊一地師云龍白嶺嶺
來瑞金至黃竹嶺起天華山乃長汀瑞金分界處由
此至亂離山乃分入寧其言鑿鑿卽吳立東記白水

頂亦云踰虔而汀駐寧之西北語似有本今哭狀從
亂蘿起祖來路殊不分明正不知亂蘿何所自耳第
故訊地師之言作此開場話餘雖依楊圖說叙次成
篇終恐非合作也

又

學宮圖與向時大異舊時明倫堂下左右有居仁由
義齋今皆廢之乎西廡上有書器庫又有省牲所啟
聖祠前有號舍今皆廢之乎又臥碑原在倫堂之左
上面今示圖乃在啓聖之右另一亭置之原未有此

寒文初集

卷七

三

制也恐此亭是置敬一碑非臥碑也再查示之併查
敬一箴亭今置在何處又學廟之側作朱霞生祠此
人何以入學宮卽極有大功德只當入名宦何以廟
內建祠乎寧士喪心無禮義至此宜先聖之不祐也
哀哉若志有此一條將爲天下人唾殺矣

又

某前以一記附入志中第謂文字雖佳但題不當作
文恐來識者之誚未敢從命後又以一贊來又在可
商之間諸如此類甚可苦惱悔從前輕任此事也山

川意欲分爲兩篇一論通邑門路一論各里岩洞泉
潭之勝其論通邑全局者似未敢臆編故須遲遲看
秋中有與當杖策親探討之未知能如願否不狀亦
只敷衍舊聞畢局而已此間無一可商量者恐寡陋
終見笑于大方常爲悵悵

又

志稿有可塗竄處須直直指破卽或愚意偏有所主
亦不妨各出意見共相質難或從此又進一格未可
知也張名達公末後一事前輩多言其拜官卽卒遂

寒文初集

卷七

三

有疑其仰藥者又或謂其以交南夜坐之詩類于譏
訕朝廷朝廷徵之而卽死者如翁青陽鄧向榮及邑
令陳統皆有此說愚意陳統當日搜梓公遺集時必
盡見其家藏之稿中間或有此事故其書後之作盡
情發揮此一事公之後裔必以此爲諱故不肯將原
稿示人不狀狀元祭酒有名有實何事不可示人乃
爲此藏頭露尾之狀也不思公果仰藥發疽拜官卽
卒又或以詩禍而卒則人品比舊傳又高十倍何諱
之有賢明之裔正當力爲表章又可匿不示人乎幸

細心再索之

又

書院欲附學宮後者以書院是諸生講學之名例當在學宮後又邑中原有書院規制甚宏甚佳後江陵當國惡講學者遂毀天下書院院雖廢其名不可廢故欲連類附諸學宮後耳今欲附祠後則當改書院作生祠方合例蓋生祠皆在禮儀志之後謂邑人崇祀亦典禮也見任作生祠恐無是例愚意只以書院爲某令造士之所而以陰先生碑文附其後他日遷

寒支初集

卷七

望

任則改爲生祠尤爲名正言順有體有例也

答伍象新

連山祠事愚意只要提出卽招捕祠故址一語餘似可畧也斗大之邑一神而三四其祠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可已而已之典廢俱失宜矣嘉靖間查毀天下廢寺淫祠亦正經事碑文謂之厄運可乎且碑文既知祀典以勞定國則祀爲民捍災禦患則祀招捕出民湯火其爲勤勞捍禦至矣何故頓減其香火而神功渺茫僅得於傳聞者則重疊建廟而

不休何祀典獨新于招捕乎撰碑者亦闇于典禮矣卽如己丑間郭寇之變龍得雲死守之勞舉人當世祀之今父老不能舉其名而一二齊東反歸功于白馬神後豈有復出死力者哉流俗是非頗謬往往類此惟賴一二士君子主持之耳

又

寄示連山碑文事之來歷無所加于舊志只東晉二字來歷不通正統間顯蹟已詳唐世濟記中第已節采于稿但沙尤冠難以汀州推官王得仁提兵來援賊方解散得仁追賊至蓋洋復大敗之方欲搗賊巢而得仁以勞瘁死今汀州忠愛祠卽祀王公也舍得仁不誦而言神功真齊東耳第采節唐記亦聊以塞俗目非本意也神果有靈則正德間破城縣令身戮其毒以賄獲脫神此時安在哉

又

關廟志云某有所貶甚可笑初述漢朝本諡次述大明初封至明末之封尊崇至大帝天尊諸號愚謂至此極矣今清朝無稱協天大帝及天尊者此非殺其

寒支初集

卷七

望

稱乎檢摘原文不知何字爲貶也又云縱厥本朝亦不當爾則尤可笑愚之文意隱隱疑明朝尊崇太過豈有人主以協天大帝天尊封鬼神者清朝殺其稱似爲得體今只直列其事而得失自見試檢摘原文又不知何字爲厭清朝也讀書人心眼偏駁如此則何篇不可譏彈乎總付之一笑而已

又

女貞三十以外從無舉薦之例載在會典鑿鑿第前札無置撫孤一例之語惟言三十以外身家頗裕有

宋文初集

卷七

七

戶可撫尋常婦人皆能之此可舉爲貞節乎若此皆入志只做鄉二里當可成冊云云晉侯之母只提其舉節文卷潤色成文更覺精彩又提晉侯有辭旌一呈係李令判押在卷故就事入之其文已載志內今云烏有可怪也若以舉薦上府坊者藉口則第不知所謂凡舊志所載節婦並未遺却一人餘新增者或舉或未舉則皆斷不可不入者今舊志所未載渠孝子慈孫又不自通第安得有千里之目遙聯府坊乎况邑志修于順治十年此時不入志不藉口今日反

藉口耶至于府志之不足憑畧見于糾謬中志旣如此坊又可知矣總之欲就此事須至人擔當一言折衆若無識力威權主持之而以衆口雖黃衆情憎愛相抵牾惟有不梓爲得耳

又

陰宅舊志外如璫與啟貢無科分且副榜二字前代烏有恐難臆編若謝賜任北京通州知州則可笑矣宋時無北京且通州屬燕地非宋境土也其可笑如此

宋文初集

卷七

七

回詳丁方伯揭

布政司檄行府縣欲以賴某誥贈事入邑志某係秉筆之人不得不具揭到縣回詳謹揭爲舊史不可移上臺不敢欺歷訓虛妄以憑回詳事竊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據事直書用存勸戒非可捏無爲有曲筆誣人者也今據公標守備某具呈蕭憲稱明季叨有誥贈原軸遺失竊以一代恩典舊史明載事在二十年前內此咸共知奚容誣誑今蒙行查理合揭報一查某少年同父遠出本家血叔某堂叔某皆係原生

有聲庠序朋戚滿城從不聞某中明季武科旋官守
備卽叨封贈之事及今康熙八年更修舊志矣有今
呈鄉黨族戚莫不駭怪可疑者一一某稱崇禎十五
年壬午寄籍保定獲中武舉十六年癸未守備河間
按明制無數月武舉未經會試卽選守備之例縱有
奇功異績題叙決非某一人奉旨下部轉轉覆疏動
經歲月明朝輕抑武弁多有奉旨而不部覆者某獨
何神通朝奏夕可便居實任可疑者二一稱崇禎十
五年大清兵破河間文武官皆殉難癸未正月某護

案支初集

卷七

四六

銜周兵科料理殘疆力禦土賊因得叙題按崇禎十
五年清兵並未經行內地何嘗殘破河間事關國史
何敢妄言可疑者三一某稱崇禎十六年以覃恩贈
其父爲明威將軍母爲恭人按崇禎十六年闖賊已
據全洛獻賊正月破荊州黃州武昌相繼陷西北道
阻孝廉不能會試遂改三月試期于八月是時天子
憂危國祚累卵何事可沛覃恩設有覃恩溥天同遇
何私某一人況從來封贈父母如其子官豈有子初
任守備卽贈父以正四品明威之理可疑者四一某

稱崇禎十六年太子親政從首輔賀逢聖之請因有
覃恩按懷宗明察多猜大臣救過不暇誰敢以太子
親政上請若請太子親政將置懷宗何地煌煌舊史
安得有此妖言且賀逢聖于崇禎十二年罷相家居
十四年夏又與周延儒張至發再召入朝張竟不至
賀以是秋見朝旋告病歸惟周一人用事十六年五
月獻賊破武昌逢聖朝服投江死矣此海內共聞無
論舊史難移亦類白日說鬼可疑者五一某稱其父
母叨贈在崇禎十六年值十六七年汀州並無一人
寒支初集

卷七

四六

到京直至順治八年方將誥命付與貢士之僕來興
帶回遭寇劫失崇禎十五年壬午寧化新中舉人二
名丘應登雷羽上舊舉人黃六戚其他清流杭承各
有舉人于十六年癸未入京會試是年汀州又中進
士二名吳煌甲熊興麟何謂無人到京某既中武舉
復爲命官將誥命豈不知本縣本府有舉人進士在
京何故本年才將誥命付同鄉舉人進士必俟順治
八年乃付上杭貢士家奴可疑者六一某稱提訊貢
士家奴來興口供遺失誥軸按來興人奴豈知誥命

何物恩典何事但聞省鄉宦如林明勅遣人尚多卽
寧化山鄧十六年間尚有昆陽知縣李世輔兩攷正
薦例當封贈遺弟世穗入京請誥自癸未三月候至
八月亦已撰文織軸竟以冠警憂虞不敢請旨用寶
例須候至次年三月方爲用寶之期不料遂遭國變
世穗今見在舉人知縣丘應登是年在京會試今亦
見在清流李于堅是時爲南禮部郎今其子亦見在
試問是年有覃恩封贈否今舍此不訊但取証唯阿
之家奴便欲誣一代典章種種撮空曾不可以欺
若若訛筆狗之一旦上臺察究欺罔無論名節盡喪
亦且典刑莫追操筆之人誰任此咎爲此具揭須至
揭者

卷之七

七

郭巨論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
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埋之錡入地有黃金一釜
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其野志畧云
巨事繼母至孝家貧養子憂不能事謂妻曰寧傷慈
以終孝吾無恨也遂埋子又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
力養繼母婦生男恐廢養遂埋之但月人曰此妄書
耳心無惻隱非人也投兔尚先况毛裏乎况毛裏而
嬰赤無知乎吾聞諸夫子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
非孝也今也無故抱所生而殺之當其下手之時顛
冥狠戾曾毒蛇猛虎之不若誰稱之曰孝哉天地鬼
神何故以黃金錫毒蛇猛虎也昔陳仲弓爲太丘長
有劫賊殺財主至者捕之未至發所道間民有在草
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至簿曰賊大且先按討仲弓
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賈彪爲新息長城南有
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發而核吏欲
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
道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二

卷之七

七

七

君所執真司教化者根本之論也郭巨郭世通不爲
太丘新息所案討偉矣今又錫之金則是天地鬼神
之賞罰不如仲弓與彪之允審也且紀是事者尤背
事理皇天之下貧而生子者日萬萬數今日子生將
妨業廢養豈郭巨夫婦肯手持足趨晝夜奔逐罷食
失寢僅乃能營菽水耶不然何爲子生遂妨業也今
農耕女織士誦工作無日廢于世間未聞此輩皆不
孝子也必無子而後遂其孝則一孝子絕一家祀矣
孝子益多人類益絕孝非彌天塞宇之道乃夷宗滅
祀之初集

種之道也有是理乎欲免埋兒之慘當先絕男女之
媾精欲免男女之媾精當先滅女子無種類此天地
所不能也且夫吾之所子母之所孫也舍伯弄孫乃
父母怡年樂事無故而戕賊父母之愛孫其父母計
狠則可設人性者聞其孫爲已缺養故而活填黃壤
雖三牲鼎養能下咽乎不愴裂而死者幾希矣殺其
子因而殺其親是世間窮克極惡無可擬罪之人也
又可稱曰孝子哉故曰此妄書也然則何爲而備是
說意巨必孝名風著世皆信之或生兒觸犯風寒死

因瘞瘍而偶獲金世遂以瘞瘍爲埋活兒獲金爲殺
子養親之奇報野史穿鑿失理往往有是予以其乖
傷天道不可爲訓故力爲辨之如此

語極刻至極平厚雖舉陶獄不過如此爲古今
滅至性傷天倫者掃除愚妄展辨一字不得真截
蛟吹毛之筆 彭躬庵

張率柳公權論

梁張率字士簡性簡脫不以簿領繁懷尤濶畧家務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及至遂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也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柳公權善書公卿貶道巨萬多爲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盂孟一符懸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盂羽化矣竟不復詰夫君子之捐利以行義也散財以濟窮也今以行義濟窮有用之資充盜賊之囊飽饕餮之腹是遵何道歟且

宋文初集

公卿巨萬之貲中有賢者亦有匪人受匪人之惠非也溝壑賢者之惠又非也今情闇受之又情闇棄之曾君子而若是乎若爲郡而載米三千石則皆民間膏血也取之泥沙又委之泥沙漠然不以關其懷以爲身則不廉以爲名則不潔以爲心則昧黑白國家簡是吏者用人不能理財不能詰奸不能治盜賊不能直世間一恣而已謂之廉梁之蝗可也

陳重直不疑論

後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人息錢數十萬債主求迫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此與直不疑償金事畧同又陳重同舍郎有告歸迎親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袴還主共事乃顯或曰重與不疑千載高風也復之曰王道本人情此非人情勢又難繼不可爲訓也此同舍郎親爲骨肉

宋文初集

肉乎抑仁賢遭枉抑乎孤窮無告橫爲強暴所迫凌乎代償焉以伸吾仁猶可也今負息錢數十萬必非無名之責也又非有骨肉仁賢孤窮之可念也無故而代償焉何居此數十萬錢取諸宮中乎世間之顛連轉壑與高才困頓日望軫施者何限何爲憖留多藏獨濟此郎也設此事既濟他有顛沛流離父母妻子身命得此錢則生萬萬急于同舍郎者重將取宮中應之乎或不給也將營求降乞以遂心乎又無濟也不悔前此之輕施等之填溝壑乎若買金市袴屈

抑經營陳絳嘗論之矣謂其曲意以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已於汙也孟子曰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間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膏飯孟子不償館人之業屢疑之輒予竭賞何名還而不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無取焉東漢人矯激立名多嘖心詭理意爲謹譽辟舉之媒耳於是浮僞相煽流競成俗小人固敗國僞君子亦足敗國東漢之不振不盡小人之過也

君子行仁亦必精義此六蔽之不及義也能義則

文初集論

卷一

無不宜不蔽矣三論皆平康正直人情當處卽是
天理不近人情鮮不好惡東漢名人不無茲弊所
爲束手奄寺拱手盜賊國不可以救藥也

卷

季子向旻字說

季子向旻旻冠字曰允懷而曉之曰汝知旻天之仁
惻乎天之愛人如父母之愛子子事父母亦如事天
凡人終日戴天而忘天或若醉夢朕與昏暮等獨是
明發而寤則未有不與朕信爲天明者故詩曰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此言天人父子一氣鼓動貫浹而不
能離也顧二人之懷子也特甚非三年遂免云爾也
將終身焉子誠知二人之懷已痛求所以慰二人者
敢卑解其志氣棄乃躬歟敢戲豫於嗜欲墜乃命歟
敢闇做腹彊拒嚴訓以遂非比匪詭隨逐流風以喪
乃性歟蓋自服闇登危出口舉足以至斷樹殺獸無
形無聲儼若天鑒有赫焉其懷也如是人旣懷天
亦懷人詩曰予懷明德是也故君子懷德天旣懷之
必將福之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是也故君子懷
福天福綏之則百殃遼之孝經曰五刑三千罪莫大
於不孝故君子又懷刑也懷德則明懷刑則祥懷福
則昌汝其允懷於茲庶不負天之仁愍哉

采石新營記 謝宜城代操院作

大江南北之墅曰采石。翠陵京控巢和甚巨鎮也。漢晉以還天下有事。駿雄角逐。急爭斯險。明與高皇帝一旅渡江。首取采石。虎臣常遇春奮臂一呼。躍百仞之磯。翰飛雷迅。燄將奪關。遂入太平。定金陵。奄有區夏。天下已定。立營于此。蓋設險以守也。承平既久。江防弛懈。正德間。劉六劉七播亂江淮。三過采石。如入無人之境。天啓之初。齊妖煽變。亦震動江淮。始設采石江防。把總募兵三百人守之。未幾以餒餉罷去。僅

采石初集記

卷七

三

留百人備閘。今上六七年。寇逼廬。六始議添兵。八年冬。合和繼陷。與斯鎮相望。僅隔一水。添兵之議遂決。采石四營增卒千人。蕪湖四營增卒六百人。帥以守備。新命也。而武場則仍舊址。洪濤日夕衝噴。基址廣不得馳射。不及疏何以訓武。乃于望符山麓。改卜新塲。望符崇壁巖立。故開平斬將奪關處。世傳爲登牛渚磯者謬也。其麓廣潤可驟生駒。天馬南馳。魚鼓西擁。旗山東列。江水朝丁。通趨玄武堤。水邊幸出合江。流隔岸峯嵐鬱疊。如重壁。堅壁臨江。樓櫓千楫。沸濤

擊律如軍。馬路騰駭。駭雷鼓于是闢址。于某年某月。築堤周廓。鉄濠遠堤。濠外護圩。夾栽榆柳。堤上間植桃梅。坐山遍樹松楸。山半鑿石平基。爲演武廳。左隣河右濱。江屹狀雄勝。曠倍往初。登斯營也。念高皇之肇跡。仰開平之雄風。弔往豪之戰績。愴楚豫之狂烽。士氣百倍。旌旗收觀。予觀孫策規取江左。首圖牛渚。晉師逼吳。張悌失禦于此。遂一敗不支。侯景叛梁。朱异不先據此。景遂長驅以渡。隋軍臨江。樊毅亦請先備采石。其後黃巢濟此以擾中原。樊若水壘此而獻

采石初集記

卷七

三

下江南之策。自古南北爭雄。率以此爲要害。矣。顧以今天下全勢。規之守陵京而不守江。非守陵京也。守江南而不守江北。非守江南也。故昔之謀國者。或欲用荆襄以制中原。或欲用荆襄以固東南。誠以荆襄者。金陵之屬。戶江關。浦口卽綏。閩間耳。日者寇逼浦口。烽火達于白門。其蔓延唐鄧間者。兢兢惟東南繁富是利。寐不忘荆襄也。設有湖海奸人。導之虛實。長驅而下。誰禁之乎。羊祜有言。吳國惟便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其所有。還保城池。此坐斃耳。斯營也。豈徒

柳籬堂室爲愍城自老之言無殆將遠爭江漢之險
而以斯營爲控應歟綢繆桑土者夫豈可周近而忽
遠撤城垣而拒宸闕哉崇禎十二年五月記

支初集記

卷六

准提咒記

或問聖人之藏密與釋氏之秘密將無同乎予曰朕
虛能有言與汝說者卽非密也密在汝邊此善言密
者也或曰顯密圓通所扶密宗豈非誦真言與持准
提呪乎呪固有文無義乎已持諸心爲呪又宣諸口
爲言又筆諸書爲文亦既顯矣與密殊矣若設壇結
印觀想梵文徧體安布成種種像則是觀法矣顯宗
之五觀猶無像而此則有像矣抑又顯矣尤可疑者
則所闡秘密灌頂法門也玄門守中緣督斯有崑崙
泥丸諸名有透頂出神諸說釋氏自謂見性豈從因
天下手者亦復有所謂頂耶況持呪而得耳報既已
墮魔若求官稱遂獲濟貧苦王公四衆冀生愛敬則
市井之俗賜矣諸天閻羅隨請必至菩薩投藥食卽
成仙乃其符鼎丹之怪談矣密諦如是奚聖人之同
耶予曰是亦所爲同也聖人之洗心退藏於密者吉
凶與民同患也聖人而已愛吉惡凶與人同也
佛亦人而已就樂脫苦與人同也如以富貴長年四
衆無許爲鄙俗愚痴也將去範所陳富壽康寧好德

者非耶子不疑皇極之歛福錫民而疑佛之歛福錫民何耶灌頂法門即不言五事亦貌言觀聽思之事而已亦恭從明聰睿之理而已今夫與民言無極建極不如言頂之易知也與民言觀生觀神不如言觀梵文之易知也與民言若啓若翼佩朕聞聲不如言斗報之切也與民言不耕獲不菑畲修天爵不如言獲富脫貧之切也與民言邦家無怨同人通志不如言言四衆歡愛之切也與民言見堯于美見堯于熒見文于琴不如言天神臨降之切也與民言勿藥有喜

支初集

辛

與子三齡不知言授藥長生之切也就世間語言願衆生知見爲衆生方便審能專志聚誠收攝昏散靜遊福壽康寧好德之休然遊蕩平正直之路豈非聖人所願與民同者乎夫洪範之旨推本于二氣五行四時寒暑吉凶貞悔猶以爲未足原始于辰極窮精而造微因以知人生體魄氣候榮衛經絡推于四海日月出入無不同者于支所配日用所資皆是物也聖人觀形以知理觀性以知命觀其生勝配合以知陰陽用協之意以知善之即生性之即命命之可以

化氣性之可以化質性命合而爲德氣質合而爲福是故福可歛也福亦可錫也凶折憂貧惡弱亦可除也斯豈爲修治四大者乎何獨於灌頂法門而疑之蓋佛所急者煅煉慾軀清淨法界也而世所急者貪生怖死榮名富厚與無往不利也兩急而相求不得不善巧方便以誘接之故曰先以欲釣牽後令入佛智如使五濁世中三毒盡灰十纏盡燼寂光周遍洞無畦畛于世貴乎何有于富壽乎何有于世緣綢繆人鬼交接乎何有况可謂之愚俗怪誕哉故曰聖人之密在民吉中佛之密亦在民福極中世儒知卷之則退藏于密而不知放之乃退藏于密卷之則彌六合也所謂密在汝邊者如此于是或人舍朕乞據予語爲准提問記

支初集

辛

移憂帖紀事 戊戌

余鍵戶離索隔睽天日十二年矣及再丁草土鬼趣
益親憂苦焚和經變隱疾使予至此者命也夫吾友
劉佐明遙聞而獨傷之傷之思以化易之乃躡屨百
里排園堵而搗予起也曰噫其病矣造物者豈以日
月山川爲天殲性靈之具哉已而拜先人遺像躍狀
前辭曰異哉吾視紙上人卽生視塵中人乃死吾豈
惑易歟古之人以生死爲一條哀樂不能入者彼豈
亦惑易歟於是作拜像詩已而曰山居人之忘山不
亦支初集 紀 卷七 李

如山外人之得山也吾出郭半日而致屢異焉見新
巖秀特周無附麗意以一人當之矣見龍潭碧森負
蓄萬濤意又以一人當之矣暮而過龍嶽之隩宿但
月之庭境換夢遷智空目幻所當之人殊非所當之
人也於是作道中看山詩旋指庭前立石曰此與千
巖競秀者也指庭前株梅曰此與孤山爭潔者也尚
亦典型哉是閱人多矣彼則玩人人將玩彼不亦倒
乎於是作但月菴詩次之日節屆雨水也問門外溪
花如故乎此紆迴一堤使千柳濛之養萬鶯其間攬

雲澹月吟烟唱雨雖芙蓉城羽衣曲豈以易此哉於
是作課僕植柳詩去寒廬百十武有橋跨溪可憩可
眺淙淙細流漁子二三捕鮮其下笑舞移時不知何
指橋左挹瑞華岩石林森怪揮曳雲日右挹螺山擁
嵐堆碧環帶清流少焉禪室磬聲鏗于木杪幼鵬弄
舌如奏絃黃歎此溪山自唱自答音韻瞬更供千載
人詮譯不盡此橋四面交風落落相值乃如河渚先
生清不交語政以風神踈散堪與王無功靜對耳於
是作溪橋小話詩又去寒廬二三里是爲圓珖巖往

吳文初集 紀 卷七

上

予讀書處也幼子向旻探問巖者何物奴子交哂之
因乞與偕遊至則見峭壁千霄迴洞竊阻胎愕驚顧
愛與慄井所擬議名狀如夢語怪誌荒出意表劉子
喟然曰神物移人如是乎兒何用讀書但付此石導
師拔靈芽護定膽鏤其幽怪以進于渾濛視經史真
亦癩矣於是作圓珖巖詩居久之劉子別予言旋矣
散步村郊見桃李蔚然霞蒸雲爛溫風拂之味如新
茗撲鼻也乃徘徊顧歎曰美哉造物于人亦多情矣
養視滄間何獨不佳使曠懷澄慮之人曠服清和滌

除熱惱于以混迴風而靡絕壽卽廣成軒轅去人豈
遠哉何爲覆葦若性而潰漏乃形乎乃作桃李成蹊
詩嗟夫劉子之命詩則既淵且篤矣是其非流連風
物之謂其將轉機換節使樂棘之人遣釋疴膏于無
何有之鄉也其自庭而門而園而野而溪岩影過神
留聲鉤響駐如掖嬰兒使步如呼大麗使興如易聲
盲以耳目而溫萌葉以春旭也共以山徑柳堤溪橋
岩塢爲海水之汨沒蓬山之宿真而篇什爲成連方
子春也殆將移我憂也哉予乃手共詩而擊涕佇聆
笑又初集 卷七

苦欣長思而自廢也遂題之曰移憂帖

丈田苛政紀

康熙三年奉文清丈田地本邑印官首令每圖報公
正四人本邑五十一圖合報二百四名既名聞于縣
旋責取承管禮每人三兩計破民財六百一十二兩
凡公正非身家稍裕素有行止者不敢報人慮煩累
莫有願任其事者于是競相賄脫每圖准免二名每
名賂入五十兩者免計破民財五千一百兩

印官通算合邑田米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石每
石派解冊公費銀六錢共銀六千六百五十七兩每
裏又初集 卷七

圖公正不必履畝勘丈端以催督公 爲事初則月
逢十日同正供一起比較既而三六九日嚴比加刑
公正不堪其苦遇比日必買無賴子代刑每月各費
數金既苦且辱乃圖買脫本名移甲就乙換張作李
入賂八十兩百兩者許其更易共改七十餘名計耗
民財五千七百餘兩公正膏血已竭則又貪黥股戶
爲總公正一總督責四五名民益惶駭求免極力營
救每名百兩百二十兩不等乃許退閒計耗民財二
千四百兩民皆私語云萬曆初年丈田公正有司

以禮接之商論土宜肥瘠及詭匿崩陷侵占缺額之
由清丈事畢申報上司給冠帶以獎勵之蓋謂之公
則非私人也謂之正則非邪人也今乃用爲獵兔攫
鷄之鷹犬無辜而綫爲囚徒殘其肌體不啻盜
賊是何爲者耶天良泯喪禮義灰滅人之不爲禽獸
者幾希矣

嚴比公正之外又有皂快督催謂之摘差卽分錢不
完者皆摘出票差也一票未銷再票復出或月一二
差或月二三差每差或催二三十戶十數戶不等經

承視差賄之厚薄標與民戶之多寡差到各里卽民
戶極有才力者必款以二金他則倍是以五百一十
戶推之耗財亦當千數百兩矣

民戶每糧一石者分丈田二十號造冊工資二分八
釐五毫寧糧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石九斗計費民
財三百二十八兩

每糧五石造冊一百號派雇弓手算手銀六錢臨田
草冊圖存底冊共銀五錢魚鱗冊四本一兩六錢
報冊戶房禮二錢五分共二兩八錢五分寧糧一萬

一千五百九十六石九斗計費民財六千六百零九

兩

冊完解司而印官所徵公費多歸私橐司官吏不
厭所望輒將原冊駁回云不合式于是合邑從新再
造各項費用炤前僅減一半猶耗民財三千五百餘
兩

二次解冊赴司印官仍吝留公費司官復將冊駁回
合邑仍造新冊費耗如前至三次解冊到司則事延
四五載司已將本邑田地炤原額報部久矣而本邑
空糜數萬金絲毫無所益也

凡丈田弓算手及里正等臨田之日小民但耕田三
四畝者每區必插一標自署舊稅若干須銀二分謂
之標子銀耕田多者標子外復科酒食供給費必二
三錢今但以一畝費一分五釐會之本邑田二十三
萬二千一百一十八畝計費民財當三千八百四十
兩尚有增而無減也

本邑弓算初無精通者且臨田先以加稅爲主務達
合印官之意既而全冊總算溢于原額者半乃就冊

上三則消除之以求合于舊額其富民田多者悉賄冊書改止爲中改中爲下一家有費十數金者重既作輕輕或作重幸其冊報而司不行耳不狀爲邑民之害豈細故哉徒使冊書坐享數百金之賄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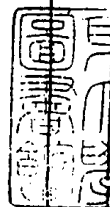
自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至康熙五年布司已解冊到部報完通省無復言清丈事者獨本邑于康熙十年春印官必欲詳司給與民戶新丈歸戶單每糧一石派油硃紙劄銀三錢共派三千三百一十七兩民戶明知布司決不允行而迫于追呼不得不納布司果

未文元集紀

以未奉部文駁回而印官所收油硃銀已一千七百餘兩矣

通計清丈一役銷削民膏約四萬數千餘兩皆事名彰彰可指數者他如公正鬻杖之費則呼搶應急惟力是視難定其數但人約月費三金一月之耗亦當數百金矣冤哉朝廷清丈田地原爲地方殘破丁口流亡或洪流衝決岸谷易位不得不相度經界則墾定租以求復舊課耳若本邑則何爲者乃蔓延七載煎沸萬命痛至此極乎朝廷興作一事竟爲墨吏噬

人之資善乎古人有言典一利不若除一害
匪人之借端生事不如庸庸守舊之爲愈也



寒支初集卷之八

墓誌 墓表 碑

仁壽山碑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曼五懷編

黎懋經先生墓誌銘

嗚呼賢者不可測若揣龍蛇之化也

子

經家其孺子繩尺如成人成人醇溫亦如孺子

齋肅如丈夫丈夫純守亦如女婦儻鉤鷄犬天倪

美爽朕躋予建德之國也世有善動筆爲文章

千載上人後之人病其誣也以予誦說懋經行則

寒支初集

卷八

一

吃不宣意徒云不可測也已懋經十二歲而孤戶寒

母弱族蒙枕側危苦猶塵草委風也蓋嘗自汙爲菜

傭遠市郭外朝出暮歸避豪射如域嚴冬單襦被雪

墮指發孤相向淚承睫不忍落也嗚乎吾讀孤兒履

霜謂悲莫如無母耳寧知有母憐孤悲亦若此極乎

此其時卽健持阪田數畝孤兒從此老農圃幸矣未

幾走長安輸貲爲衛祿省祭補惠來甲子倉大使凡

起家織固一爲下吏無名節之去卽競錐刀何惜懋

經頗引禮却嫌迂濶如儒者獄有疑輒侃侃與令爭

爲四出死罪前後令心欽懋經長者終不知懋經何

等也無何有海寇掠餉金之事縣令急不知所出以

語懋經懋經則率壯丁三百選捕之謀知賊欲登舟

亟遣五十輩裹甲裹草負背上疾走揚塵僞若避寇

者賊望見喜盡舍舟逐之所伏卒從民舍中噪而出

五十人亦反甲搏戰賊首尾潰失斬獲無算不言功

僅以嘗例授丹陽巡司已至鎮元夜忽夢有呼者曰

而忘親乎驚痛至嘔血急乞假歸則除夜果有侵其

父墓者始懋經七歲時乳母彭歿及懋經哀悲過禮每

寒支初集

卷八

二

歲時忌日誦陰市彩楮手裁其衣書姓名衣側風雨

走墓上焚楮哀號墓隣老嫗至流涕曰誰家兒爲孝

如此慮其失道也輒使人尾之云懋經既家居曲謹

馴樸不輟與里社之會其弟有綱負奇任俠嘗毀家

募兵爲破賊計懋經亦不以爲非也有綱雖豪上寡

可懋經有所戒輒長跪受杖有綱生數月而孤懋經

有教之有綱卒遺孤士式亦僅生數月懋經又育教

之分其產如已子嗚呼賢者不當如是耶予所不知

賢者懋經如習爲吏類欲操舉拙贏者顧疏節雅行

殊異乎吏也其措方擊賊類權詭謬數以此釣奇取
世資如掇也乃感夢歸養浮沉里閭善刀而藏之少
時彼懷霜雪負重忍茹非曠不羈也其弟恢郭疆界
軼諸生尺矩反心善之類潔光章智者回念兒年哭
墓夢通窀穸卽尙慈嬰孺又何也嗚呼斯豈可測者
乎懋經諱有綸長汀人生萬曆乙未卒崇禎甲申享
年五十元配張氏子三人長士弘順治甲午舉于鄉
授廣信司理遷鞏昌府同知次士毅以明經爲壽州
守皆以文章名世三士皆由監貢試州同知亦有文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名有綱士弘皆從予遊予卽不能知懋經懋經冥冥
必以予爲知之也予不可不銘銘曰

材招掄也性無朽也雕橡以燬不可樞也懷玉被褐
莫之剖也龍與蛇自周天與人相守千年萬年如其
孝如其友

明光祿寺署丞李公墓誌銘

神宗之季蓋儒禪雜云士大夫狀苦名教逃而之潤
溪無涯浚譬測景棄圭臬而耕烟種瑤以代稼食也
極流之漸則嬰赤之脂化而旃檀屑封爲妙淨乎絲
管之勞績而梵唄優伶畜尊宿乎異阱之銛湧而機
鋒炙轂爲秘諦乎非禪也又不儒嗚呼維矣自公之
爲佛氏學也蓋強力忍性爲之亦綜物周務爲之亦
循心因量爲之矣公自其先勞食善飲也及絕甘茹
淡輒四十許年少時值其生辰念離喪之痛慘不咽

寒支初集

卷八

四

也遂絕漿水竟日自此行之終其身若者澹靜靜苦
將爲禪狀乎爲儒狀乎亦自爲公耳或舉趾焉見齒
履割蹄者公足如趺也急關易之不遠百里關易之
不遠數百里關易之矣或褰裳焉見濡尾漸帷者公
頂如滅也急津梁之不遠百里津梁之不遠數百里
津梁之矣自關之上游山無絡隨者是公所存沕穆
於谿山也歲時伏臘念宗黨子婦黠狀不愉也公如
黠狀不愉也必饋遺之必歲饋遺之矣死無歸塋不
克禮者曠長恨也公如曠長恨也必瘞奠之必禮瘞

莫之矣卽問公何爲狀乎亦公自爲公耳歲小歉則殺粟價以挽市權市粟翔之公粟墮之低昂相持勢且陵遲此其權奇也歲大歉則大出廩以拔溝壑介導其情禮釋其作卽應貿貿而來者途皆黔婁之獄歟也此其溫恪也蓋前後救荒公捐粟五千餘石云嗚乎是纍纍倉箱者士大夫所盡智索能也亦卽儒禪所不遺力也天啓中年竿牘走於隼兔朝拱者如叢也以此輩鴻都勢得爲崔烈以此灌棘院勢得爲裴思謙以此助天子亦何奴勢得爲卜式以此指困

宋文初集

卷八

佐時豪勢得爲魯肅最下權勢最下之情且爲程卓陶朱公曾不爲而孳孳與貧弱爭命是何爲狀乎亦白爲公耳方是時匡廬僧愁山五臺僧守愚博山僧無異皆一時老宿公咸師友之其一見傾倒則皆以勁峭質怒故非爲文字機鋒也宜興凌官球以名進士爲宗門金湯及令於寧見公輒意合邑有利病輒車相過再三詢乃決意行之凌于寧以此多惠政也始公讀書不咕呷章句見古人高行務躬踐力行之巖壁被土震熱面令每以繩彈曲卽懸腑於唇

恨舌不給拘血傳人猶慮不殷也風氣嚴苦以爲秀鐵面再來云年二十二遊北雍與諸賢豪長者遊疆界恢廓無鄉國之岸裴少宰恭靖公所謂汀士僑胥是也蓋公學佛之始末如此公姓李諱聯春字時登別號旭陽世居寧化之泉上里父諱厚盛號東橋公早年絕意仕進晚乃補選光祿寺署丞辦鴻臚寺序班事隨侍經筵覃思得追贈東橋公如公官追贈母巫氏爲孺人孝思既展遽返初服郡邑造請公爲鄉賓者先後凡九或卻或就有司視以爲榮也詩曰鼓

宋文初集

卷八

鐘於宮譯聞於外於公信矣銘曰

絲粟不捐而自枯以禪是頑詰之通淵金鑑控珠而臚傳以儒是冠攘之先驅不痛離裏宜宗京徹屣胡裂冠之耻殲殘族黨宜率土墟莽胡倒戈之愴嗚乎各孺其親斯可訓人臣各瞻其鄉斯可囹圄疆使公輩錯天下尚無憂廟社哉

此最超脫奇變文字從平實中寫得高遠高遠中寫得深厚局量甚大不止好行其德爲善鄉里已也世以誌銘推韓歐不辨此種留我

與宋文初集卷八

明浙川知縣愚山揭公墓誌銘

崇禎己卯揭公卒于官踰年公之子詩教以狀來請曰先君子位不當才年不竟志勲勞著矣而明主不盡聞國史未及採誰爲當世中郎者勒家史彰泉壤乎於是世熊受狀而歎曰噫明之衰也士大夫以楚豫爲畏途殘疆蕪城非乙科明經之老德與觚稜方雅無潤脂身者不以補其官也於是日日覺國不啻百里而吾師揭公繕完危城勤勞死官真不媿經明行修矣乃再拜叙銘赴其塋又曰公諱春高字晉卿

寒文初集

閩之歸化人十歲通古文詞年十五提學使徐公匡岳拔諸生第一泰昌改元詔選經明行修異等者提學使譚公凡同奉詔如賓與例三試之譚公鍾俗士如仇以公文沉博環麗特應選語公曰子爲奇以撼我我固不可撼也適有臭味耳其矜許之如此公凡爲文包絡綿遠如地海含負讀者不竟端委於是五試兩雍率以奇敗崇禎己巳謁銓選試一論樂樂千言穿貫經史浩無涯涘司勲解公學夔心憐其奇畧通判第一吏尚書某以明經故抑之改州判解公爭

之不獲乃曰烏有儀鳳而棘棲者乎生姑俟之再閱庚午癸酉兩試復頽乃補湖廣沔陽州糧務州判公笑曰官無卑人則自卑耳關吏至末也尹喜爲之則佳漆園吏至瑣也莊周爲之則又佳吾敢薄州倅乎卽銚牙角破崖岸爲之判耑職有南允兩糧公除例章耗剔蠹平斛加惠貧弱州民懽舞率先期輸故督漕到漢上獨早是時流寇出沒郢襄間沔岷岷震隣公著城守三策士民賴無恐日與名諸生選勝唱和夷猶優游蕭閒如退士於是者止除按問業尊禮逾

寒文初集

于守時邑景陵兵荒海至先後受事者皆不職罷御史乃責篆抵沔令公刻日受事蓋是時寇駐京山望景城僅一舍賊決計搗吾虛公則戴星抵景諭關卒曰嚴捍而圍卽有援兵無擅啓而鎗頃之賊果詐爲某部援兵求入關關卒難之卽飛矢雨集卒不得駢洶洶欲棄關將城守公手劒阻之曰三關非吾赤子乎但力守而避其鋒若老而拂于計將自去遂援甲登陴遮禦三晝夜賊力窮乃遁公受事僅四日也於是巡按余公應桂荆西道吳公守嘿交章薦公才

俸未滿亟遷公浙川知縣景沔之民爭學留境上至擁襁帷不得行浙川數被兵火井廬廢遺聚棲託舟沿洄漢沔間計日待盡安土者十乃不能三四公至則繕城池備儲械招集流亡至二千餘艘乃簡募壯勇千人親爲訓習部分將領悉備方法人頗有關志浙雖殘疆朕微取之概不少貸公力請蠲減民以安堵時寇既克斥郢襄汝南間亂民乘間竊發如黨子口王家河等處箐林駛流扼楚豫秦晉之吭往來舟楫非數十楫不敢近公泄浙時有爲言者卽登岸

集支初集

信宿二休甲講鄉約給示以諭之行旅無恙者數月已復剽戮如故公謂若皆土著非如流寇巨測也吾前已密得其地形矣但計誘之而伏甲以攻其不備左成擒耳乃簡兵三百授計守備某督以捕官凡八口而婦二穴襄南一帶水陸悉平內外河米穀絲枲通往如歸於是郢襄汝鄧樊穀之長咸歎服爲神公益檄遠寨聚落峙糧守隘附郊米粟麥柿棗栗悉運城中無爲盜積比秋中賊果以五千騎壓境相持兩月掠無所得噪而攻城公躬率壯士出奇搗之三戰

皆捷斃其主帥號一斗粟者斬首百餘級擒俘得是賊潰竄捷聞上特嘉公績命與紀錄加服俸一級仍視浙川事公素羸弱益勞苦行間比賊平而疾作遂有歸田之請御史楊公繩武都御史常公道大皆以公爲襄南保障重違其請公疾遂篤乃曰死無所恨但恨代置無人當塗閭復襄南終當陷賊耳語終不張獻忠擁三萬衆詐受撫于襄之穀城因索餉要會諸邑令于楚豫境上與公同會者南陽判相柏內鄉

集支初集

令郢州守與監紀某也獻忠因請曰聞浙川公善壬課吾將取進退焉公一笑而起從容拂几爲發一數曰是爲建冲之課旺相逢冲吉而不叶休囚犯破凶亦無危去邪守正利往無咎獻忠曰何謂正何謂邪公曰臣忠子孝救世安民者正也弑父與君殘民殄物者邪也正占則凶或反吉邪占則吉反爲凶獻忠曰吉何又吉吉何又凶乎公曰衛家占驗原本于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吉凶在數轉移在人因引南蒯敬姜諸事條辨縷說歷歷有徵坐聽皆聳獻

忠遽問曰狀則吾爲君子乎小人乎公曰將軍失言將軍有救世安民之才願自擬小人乎凡人一念救世卽正一念殃民卽邪意念起滅惟鬼神與將軍自知之耳又何問乎於是獻忠掀髯而笑曰浙川公固善言吾將諦思之耳庚辰獻忠破襄陽公櫬適過此獻忠戒所部曰此浙川令歸輜也是亦佳士可令魂無家乎因遣卒護送至郢云先是理院熊文燦納獻忠賄以受降撫叛爲已任公私語所知曰賊勢披猖情非窮乏無故而開城宅盜罄地產助之恣所欲爲理院與王革何足惜天下事不知所究竟耳當此時欲以計數辦賊者公也而天不假以年欲以藥殺獻賊者穀城令阮之鈿也懼文燦之怒而止阮竟爲賊所害中言獻賊有可擒之狀者光化令老儒也賊生致麾下以厲詞雄辨釋而竟以賄參此外無敢指言賊名者旣而撫局敗文燦誅楊嗣昌代天下遂破裂不可爲公所爲含恨不瞑也哀哉公天性嗜飲樽中不空狀意寄沉寔終不及酒對酒敲讀輒悠狀遺世與坐客縱談抽繹接搢屣無窮持盃刻許或不下

咽客每不堪去在浙時與賊相拒逾兩月每夜浮白讀書燭焚熒微曙黎明則斡理軍務兼舉錢穀訟獄但于樓櫓間隨車所止流目決判無不確當者故將領訛異謂爲天人性旣少臥尤厭梁肉或累日不沾粒以故體益羸常著高陽七引以自見蓋託亦仕亦隱醉鄉酒國之意云居官寬坦務挫威名蒲鞭示警罔罔常虛無尺縑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清風蕭朕沒至不能備飲使士民戀如父母國賊數爲佳士嗚乎此非吏尚書所抑爲明經不得與郡判者乎其功効可見者已如此世之俊才淹沒不竟用如公者又豈少哉公學不揣家自陰陽方術之言無不汎濶源得其要領所著斐如文集若干卷心易知來易象指歸春秋指歸春秋訂訛各十數卷蛾術篇二十卷古今災異壬課斗數女士閒紀詩林韵譜數十卷皆未行世生于萬曆辛巳卒崇禎己卯三月年五十九大父諱鶴以明經爲湖廣零陵同知清介有聲居家肅若朝廷諸孫咸憚之每見公卽頓解也父喬嵩少爲隸未仕早卒母楊孺人元配黃孺人淑慧絕倫公

藉爲園中良友以天啓七年卒公自爲傳繼配吳猶人無出男子四人長詩教以明經爲永安學訓次書教禮教樂教皆習儒崇禎庚辰九月葬公于城東三十里上吳之堵山銘曰

驅僞爲將楚捕麀譬以織婢代奴耕飲徒沃臍猶井瓶藏水滿懷經牽傾先生反之奇而正剪鯨靜若行籌觥孟底過師寂無聲破碎萬卷等泥羹便便之腹蟠甲兵馴狼帖虎靖猙猙徒讀故書古所輕不負風雅惟先生恨不疆吏肯書淫高陽之客浪著名必若寒之初集卷八

先生醉而醒安得人人盡如醒

寧化縣知縣徐公墓誌銘

嗚呼明之不祀也以大盜擾腹心而撫叛者速其禍也大盜山小盜之積而小盜由守令之玩也觀於寧化之事益信寧化於閩爲僻陋崇禎寅卯間閩波未沸遂有悍民李流名黃畱民等黨爲剽掠者流名始與石城溫氏爭市利相仇殺十計人溫氏急則分控撫按御史檄郡邑捕流名甚急流名亦控御史相銜持實無赴理意邑令以發難自隣又頗納流名賄任其逸押不爲慮崇禎十三年而楚鄖西徐公始知寧化縣所奉上官文檄半皆嚴緝流名者初循故事勾攝之流名久仰前令以爲易與也意甚悖慢公乃不謀上官大發民壯往捕之流名遽稱戈相向郡守金公聞之不善也遣司理宋公按視寧宋單騎詣流名之巢誘說百端誓保無他挾之入郡自理郡守庭鞠之果從末賊解送嶺北道陳公士奇陳公嘉可理能定變竟亦長繫流名而其弟李簡及黃畱民等皆釋不問公聞而拊膺曰寧化禍自此始矣既而李簡等果集黨責餉于諸鄉恣剽慘四鄉苦掠者控縣無虛

日公乃曰吾今知所以緝賊矣遂重懸賞格以疑構
簡黨令曰鄉民能擒一賊者官給賞錢若干仍與罪
人貨產賊黨能自擒一賊者釋其罪賞如格不數日
簡等所見親戚族黨皆猜若圖已爲利者前後狼顧
左右潰離公所捐貲不四百金而李簡及諸鄉之首
亂者皆縛致庭下公皆以沈命法治之寧民歡聲殷
地是時城中鼠盜縱橫夜卡數發卽重垣峻柵腹壁
交房無得免者中產之家張燈達曙臥無帖席公笑
曰此曹與李簡相倡和所謂鐘應銅山也乃講習鄉

案之初集

卷八

五

約數進者老曲詢民間疾苦卽密察所爲盜主者久
之得主名搜捕巨窩二三輩贓物狼藉皆爲籍識每
朔望詣各坊講聖諭畢揖其一行表異者而去真盜
于庭吏披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潰落觀者咋
舌汗下因朝邑人而告之曰邑多狐鼠令具得主名
令不欲窮治風告不改乃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坊
巷相傳股栗屏息自是高枕熟寐幾有拾金拂塵之
風矣公又言寧亂形見而城堞卑圯卽有不虞難爲
保障且廩虛械窳何恃而効守寧故有壽寧龍門二

橋壽寧爲外城咽喉龍門則筦束流之鎗舊費不
貲適皆毀公因進者老而問之曰吾欲增舊城復二
橋爲寧百年計公等能爲令分此勞乎衆欣呼如沸
曰此寧民身家事敢以煩使君於是羸者舉財誦者
輸力三役並興而民不告病不踰年而工悉竣人以
爲神蓋公之佚道使民而衆志傾服如此三年邑大
治崇禎壬午當奏績竟以不善事上官考功議降調
寧民恫戀之如失怙恃也公既去而黃畱民始歸省
墓鷹眼泉聲猶雄視其族族人拉殺之有司不爲竟

案之初集

卷八

五

其獄畱民之于通始倡亂以較正斗斛稟益貧富爲
名薄民禽獸歸之乃連絡數十鄉爲長關僉其豪者
曰千總總各爲部通有急則傳千總千總傳所部不
一日而千百人集矣事關有司者皆取斷於通今擁
孤城而已舊時豆穀薪炭之輸城者通悉遏之大戶
田穀之在鄉者通悉截輸之不如額又困苦邑民之
質食四鄉者城鄉仇構不可解至丙戌六月通遂襲
破邑城殺族矜掠巨室以萬萬計時金璫于華玉以
少司馬鎮漳南提兵來撫通乘其懈縛華玉而歸裸

辱署縣朱璵而縱之士民晝夜磨城守莫不咨嗟太
息曰徐公在此鼠子能爾乎蓋有泣下者公向謂寧
化禍始于此至是言乃驗時公避江楚之亂僑居閩
中當事以公治寧有舊績乃加公職方再調知寧化
甫一月而隆武駕陷汀州悉入清版矣公遂謝事居
民間以詩酒自廢而黃通猶負隅不服清朝方分兵
畧地仍以撫局糜通而通驚驚如初也嗚呼國家律
令嚴備本以防寬濫故賊必據駐伏法而駐入捕胥
手雖真盜化爲烏有不肖有司往往借律縱盜即廉

宋文初集

卷八

七

能者僅能羈爾使長繫而已廉能有司不多見而巨
盜多爲耳目者必釀小偷爲接濟至釋獄滋蔓無已
遂至聚刃盡剽出沒谿峒役不能制不得已動兵徵
餉移文中請遷延歲月兵之害又甚於賊涓涓不絕
遂成江河其法莫如使鄉民自除盜族治其族黨治
其黨族黨共治其鄉以輿論爲耻據以父子兄弟爲
捕胥不肖有司無所借以濫出而亦無長繫中駁接
濟養奸之弊徐公以此法鼓用鄉人家自爲戰跡其
出沒而雞母之較官兵建進利害相去百倍當事智

不及違反以公建上官節制下其考迫賊聚嚴邑倖
天吏延及革代再撫再勦至借兵江賴僅乃勝之而
無辜毫倪糜爛溝壑已不忍言矣嗚呼元之亡也以
招安明之連亡也以撫叛即寧化李流名黃通一事
觀之天下亂亡之機銓曹陟黜之謬可爲永鑒矣吾
於徐公重有感也公諱日隆字泊如號蒲水世爲江
右金谿人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東谷之族族世
有顯人而學憲徐龍崗於公服屬尤近父雲谷公客
遊楚之郎西因家焉母顧孺人舉二子公其仲也公

寒支初集

卷八

六

少有大志以聖賢自命不爲科舉得失形喜愠于色
崇禎收元始以明經應詔而顧孺人與雲谷先後卒
公痛毀踰禮初無宦意既郎西重寇流徙失所乃謁
選就寧令非其志也公內明外坦文弱如處子而見
義必爲則勇踰賁育嚴氣嶄然不爲譏譽所挫撼卒
以此躋于宦好接引文士分若墳笈而語不及私卽
雅淡泊狀亦無忍以私于者先時捐俸購盜三百餘
兩寧民爭輸金爲償公麾之不得乃申明上官以供
楚餉佐勦師征行時間有賄錢卽市硝黃積倉穀迨

鼎革之後寧數用兵。賴其用焉。退廢家居。蕭然不能給。僮僕內人刺繡文製果蔬。貿升斗爲供。蓋公之居官廉苦益信。而有徵矣。己丑六月疾革。謂子之駒曰。寧民念我是亦吾之桐鄉也。吾魂魄安此不復思耶矣。遂卒。享年僅五十有二。沒後寧民爲置墓田以奉公。蒸嘗某年某月日崇其冢於某山。成公志也。元配鍾孺人生一子。卽之駒。好學能文。寧令何公爲之卜居授室。撫恤勤至。駒遂安爲寧人。蓋賢令之風義幽感無間于存沒如此。女子四人。二適楚鄖之某某。寒之初集。卷八。九。

二適寧化諸生某某公沒之十年之駒始以公事狀示世。熊曰先人于子有一日之知子之誌先人也。卽不事狀猶信也。其無辭予傷往昔樊吏之無法致循良淹抑而蜂蠆餘毒傳染遂將二十年也。故詳公治盜一事以告後之牧民者。非獨誌公已也。銘曰。

養虎災身馴臬逆親兩葉憚除柯斧是尋撫賊求治覆元喪明天下盡疆犁若田場民則嘉穀盜乃稗稂官如田叟芸穢扶良嘉種化霧晦原化荒田叟則咎匪天是殃惟公治寧非種力鋤亡不育虺威不披株

黨靖其黨都治其都以刑以兵匪棘匪舒嗟彼肉食驕子案賊始則觸乳終爲強敵墮城慘吏咨悔何及追念我公孺悲老泣東桑畏壘朱邑桐鄉口碑崇冢載蒸載嘗我銘其石千秋永彰

明貴州鎮遠府知府李公墓誌銘

公聞之寧化人崇禎戊辰改元以明經應恩詔甲戌
選貴州銅仁縣知縣已卯遷雲南昆陽州知州癸未
遷廣東南雄府同知再遷貴州鎮遠府知府未蒞任
卒嗚呼明社之蕪也則制科阮雄駿而用人之例也
銓例由明經爲今至于守非豪有力則甚材而積露
者雖豪且材猶不數也雖甚材猶不得盡其材非殘
破委之卽遑方彈丸度不展肘足者耳是資格之爲
駿雄殘繫也卽如銅山僻處山中轄屬十鄉丁不滿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千流寓新民十居其七胥人多亡命舞文作奸不可
稽而苗夷密通時出剽掠民無得耕耨者自公令之
訓練追捕苗乃十出無一二利昆陽之瘠亦復如銅
崇禎五年城破于夷新城寥落不及一市且冊籍既
燬實田或報災傷幸免虛田或作實田併追里甲坐
困不投豪紳卽亡境外公爲釐絕產剔隱占免故丁
諮虛糧哀益額課於是居者寧止逝者復業昆之人
以爲絕而復甦也當是時普婦萬氏倡逆合全滇兵
力制一女子而未足普去昆州三百里岌乎震隣而

蕃甸諸夷逼處州境蠢然思亂公內嚴守禦外示威
信夷竟就撫孤城以安及遷南雄頗爲內地則癸未
之冬矣甲申三月北都淪陷乙酉五月南都再覆天
下洵洵義師草竊毛起如蠅而嶺南尤劇於是盜賊
披猖者惟公是禦藩王流寓者惟公是護軍需徵檄
如霆者惟公咄嗟是辦位貳于守而名譽乃遠逾守
七月唐藩正位閩中改元隆武丙戌朝議移蹕贛州
三月二十四而破吉安四月十五而薄贛嶺北
郡縣空虛無人獨問部楊廷麟總督萬公元吉兵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道彭公期生推官吳公國球三四人者與孤城生死
道路轟聞謂贛已不守且突至梅關者公時奉檄
監兵五千迎駕聞皮警則仗劍出關徑率所統兵援
虔至南康間道入圍城以策千萬公萬公少爲名進
士風岸鬼狀見公外儻蕩語又危諤不善也所畫策
壯萬憚于舉奇詘不用他所論多左公辭去旋以功
擢公鎮遠知府嗚呼萬公固賢者乃科名芥於昨卽
國士山左而勿睥睨之移賢如此哉七月公解監紀
還粵將蒞黔九月晦駕陷于汀州十月而賴破時公

已抵靈山縣頗聞閩地盡失粵西擁去桂藩敗元永
曆欲間走南寧詣行在值土寇颺發遂及於難嗚呼
命往仇才大用不竟可悲也夫先是二月間召用故
相何苦嚮及陳公秋濤道出南雄何問公曰君閩人
也閩遂贊中興乎公曰可也■非劉石之雄其臣亦
無粘沒喝幹離不之謀勇兵雖勁皆遼土燕齊之入
驅而從狄邇則左良玉劉澤清之降卒耳何詎不相
勝乎何相曰朕則東晉南宋乎公曰未也東晉自承
嘉後諸胡相承百年未定故王導謝安乘其閒暇得

宋文公集

卷八

三

賓賢禮士修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駕賀循紀瞻
輩與劉石爭雄長今■併引弓爲一家耽耽志江南
耳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收創之條則有韓岳諸
將力戰而禦之宗李趙張諸相彌縫補苴之故金人
屈就和議而宋以苟安今皆不朕而踟躕閩中駕馭
不遠卽欲爲南宋豈易言哉何相曰朕則駐蹕乎公
曰是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不據武關
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湖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材退
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况八閩澤國無瞿劬之

險乎何相曰魯藩逼近金衛將無梗乎公曰是乃所
爲中興之藉也恨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凡兵
勢有分合彼合則亦利合彼分則亦利分今■以合
力取山陝而以分兵寇江南蓋襲晉隋之故智晉以
二十萬取吳而出師道六隋以五十萬取陳而出師
道八塗分則敵多也■既分中國諸鎮之叛兵入
越入江楚吾不能分道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疆
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竇融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
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張良曰君王能與

寒食初集

卷八

四

共天下可上致也於是捐齊予韓信捐楚予彭越既
併天下而兩王之地終歸于漢矣今舉朝不思遠屏
腥氛而聚談服屬魯國是其所謂倒也獨魯國君臣
聞于大計恃江上一師以爭衣帶而不知徽■耽耽
綴嚴州以謀其後今不能遏徽出之衝絕衢歸之路
使之遠犯江山而震撼閩關是爲前拒虎而左右背
迎狼矣公又言相國卽入閩兩龍夾日天動雲移薄
海瞻之顧雨熱愜愜其可協乎苞官苴將其可汰乎
宿衛兵不滿萬兩關兵不滿三萬建寧汀邵鋒可縫

乎能使天子擢甲冑履行伍盡錐平世文貌行草昧
開創事乎冠賈岳韓相國意誰屬乎卽大駕駐虔胸
背單危一萬督撫可支天乎楚督招降之卒指鳴指
息可出湖迎駕乎蜀黔滇廣苗狼之兵可調集乎皆
曰未可知也於是陳公旋軫而何猶趣駕臨岐執公
手言曰所見天下士多矣深識時務無如君者比觀
至尊首當召君以匡吾不逮也及陛見所引薦二十
餘人皆故吏姻婭無公名者嗚乎邦之殄也則用者
不才而才者不用也公少時常自言所志誠得專制

寒文初集

卷八

三

千里毋結胸臆當使狼狐絕踪桑麻被野其言竟不
售僅以黑子州邑薄試鷄刀及際事會將顯光氣而
奔其利器縻以閒曹使失淵之鱗坐困豫且英雄所
爲流血也公凡剗斷糾紛無風霜電霆之跡而卻解
窾開如所無事今昆銅間遇剖決明了者輒詫曰何
許李寧化蓋謂公也熊嘗以謂公治事如御兵務爲
不可敗者是矣性孝友事繼母謝懼如生母撫異母
弟妹篤如胞弟妹十年遷吏垂橐入粵比得俸餘輒
散族戚之乏者哀訃至日無老壯皆歔涕曰天乎夢

夢爾乎公少爲名諸生葛水鑑先生會較閩士嘗首
拔公朱公未孩時備兵漳南以公文頌錄學宮用戎
多士士論無異同者丁卯中閩闈副榜癸酉北闈再
中副榜奢與多材而齋與一第造物固不可測矣所
學自天官地里日者醫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穿貫
逸幅頽朕而中肅括雖遇僕隸必有禮焉其他政績
敏異傳述者類稗說家言真勿論撮其大者如此公
諱世輔字左宜亦號我持父諱芳春累贈南雄府同
知生母夏氏累贈宜人祖諱厚仁始爲風雅之言斐

寒文初集

卷八

三

朕文士也以貲補浙江開化馬金鎮巡司其先皆力
田起家不詳所自徙元配吳氏累封宜人妻朱氏生
男子一人日鄴公生于萬曆丁亥卒于再丁亥四月
十九日以圖月還柩葬于里之赤土崗而從弟世熊
揮涕爲之銘曰

錦也不可帽稻也不可蓋鬼科高第不可鞭冠而笞
桑發土雍穢干莫不如鐵鎡鍼育起廢孔孟不如盧
醫嗟時之惘惘懷石極溺而鬱肉救饑糜千石於貴
竹儼善人於載尸繫五馬於漁溪則不如處囊之錐

使傾崖屈掛河之懸章繁束控鼎之肢人亡邦瘁鳴
呼噫嘻

寒文初集

卷八

七

鄧秀才顯卿墓誌銘

嗚呼潛怨弗泄湧而號咷情爲劇悲矣時之遷也蓋
有美號咷如舞歌者圍堵披襟潸衣覆肝事爲細碎
矣時之遷也蓋有躋蝸廬於華軒登傲絕於袞冕者
年未中壽溘然就化使里巷罷歌宗黨泣涕致爲酸
楚矣致之反也嘿然而笑以爲登蓬涉閭曾不如速
朽之還真也若是言者何也以予所聞鄧君生十六
歲而失怙又踰年而失兄二嫠一孤相弔也鄧君恭
順其嫂也倫於母又泣諭其室人曰吾親嫂如兄若

寒支初集

卷八

七

視嫂如母嫂氏安而家惟爾虔歎而室惟爾辜矣久
之柏舟載沉將屆別淑鄧君則撫心號哭如初喪兄
時也度不可挽則避居別墅足絕城市者一年自傷
薄德不能安凱風也嗚呼方鄧君時以女二其夫極
人寰之詬而家有毀節痛逾於剖心曾幾何日而生
夫無以庇婦孺父無以育女漆室之葵蹊爲塵女貞
之幹摧爲薪雖拘江爲淚不給揮也而市啞巷瘠愴
息無聞者回念鄧君曼聲放涕決濤崩陵雖奏鈞天
震洞庭有暢美于斯者乎予又聞鄧君所居東莊去

城十許里族游息其間時從耕釣盤礴取飲曠朕自
道也顧性成清飾獨坐一軒縑緇秩秩被服明潔望
望西塵如坐塗也嘗言陳仲舉蕪蕪宮庭大言掃除
天下寃以踈濶敗死王半山豕食盧衣不近人情竟
亂天下晉室人士放浪形骸終致胡醜提華誠不忍
以犬羊之軀加父母之膚雖警蟬蜩刺日曜吾寧自
整吾躬也嗚呼鄧君願自清綽行意耳曾幾何日而
豺虎蹀交堂寢雅服裂從褻被欲問喬松美蔭考槃
其下緩紳垂帶即隔世事矣假設鄧君久視迄今猶
寒支初集 卷八

未中壽也而鄧君願割朕解殍於十年之前卒之日
闔族之人泣朕流涕日以吾宗之愆也昏旦舉火微
君誰與歸乎歲時洗腆微君誰取助乎以吾君之孝
也每執杯捲口不輟泣鬼神胡不遂憐恭子登之耄
耄乎朕而鄧君則竟死矣假設久視迄今滄桑幻於
頭角岸谷起於裳襦欲號咷乎石闕窰口也欲高蹈
乎簾蔓塞地也欲潔躬乎腥氛澹淖猶水漸魚也使
鄧君由今而生則不如由昔而死造物者權衡斯二
以報雅人之天矣君諱應康字顯卿聞之清流人祖

諱向榮年三十成進士官某州守生子六應忠爲萬
曆癸卯舉人于嘉爲監利尉即君父也君生而警敏
有文顧以數奇不第徵自愜愜生萬曆丙戌卒崇禎
己卯卒之十年始扞塋於汀之羊角峒君長子之楷
以狀索銘於余余離憂之人言黯不華惟幽靈蕭散
必爽朕愜意表之談也銘曰

浣心揮血沸如洪泉濯貞齡孝澹地浴天山川瘠瘠
于今幾年追賚哀音雨冥雷填震彼韓鬢雲瑟破絃
嗚呼使石能言亦輟朕哉戊子年十月某日撰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丘秀才環生墓誌銘

蕭艾之隕嚴霜道行勿顧芝萎蘭燒則過者弔之以
丘生珠翠玉削表裏名家乃負意不舒贈塞以殉悲
夫後揚反沈後笑反哢數之傾也無爲問夢夢矣丘
生少壯守純寡營於物冲朕有孺子之容日手一編
搜錄接要鈎畫楚楚護玩將永年也釋卷廓朕衿帶
蕭遠茲同學所稱曠無累者惟丘生獨也負篋而出
或十數里近亦數里遠且千里宗一先生之言不憾
於毀譽返舍克朕孺順而已曾不知稽較笑爲何

集之初集

卷八

三

事此學士之年父母昆季猶嬰兒育之蓋宗黨所稱
曠無累者亦惟丘生獨也所作制義不爲風沸水沸
魚龍悲鳴之狀而空習演迤引人洞阻蓋類其爲人
外示宕伏而繩矩曉朕介不可易又類其爲人也行
年二十九始補郡諸生不以爲遲暮旋兩躋場屋亦
不爲阨憫其始終推致如此無何崇弘之末玄黃變
色而生始憎朕改度矣茹鮮如饑也御縑如寒也如
貧賁百千而徵者載堂也如甚慚恨於天下之人無
以自容也於是潤絕交遊蓋有三數年不通問者先

嘗築小園列圖史環竹樹日涉成趣及是間朕如望
空谷也亦竟鬱鬱寢疾已矣悲夫天地幽閉摯殺移
人使憂陷焚和債朕而道盡予哀夫士之負意不遭
時慰賢沈屯以天天年者屢矣又何郵失於丘生
諱時行字環生寧化縣泉下里人也生萬曆甲辰辛
甲午元配李氏無出妾賴氏生子鳳鳴甫三月而生
卒生於予有及門之雅傷其幽抑不揚無以自開也
遂爲銘曰

寒之初集

卷八

三

寒暑易庸雖千歲之憂仍曠嬰孺之慮嗚呼人天相
須故百年之業而論三月之孤嗚呼爾之刈兮芽乃
蘇龍脫淵兮鳳始雛嗚呼

丘君可行墓誌銘

關寧化東北之鄉曰泉上下其地風物開美素封子弟多遊南北兩雍習京華風氣遂有通俠慕交遊以自表異者其學文之士好議論執臆見短長人物仕亦有爲郡邑之長者他或挾貲爲郎邀恩贈里咸榮之大明萬泰間俗益華侈事聲伎以喬標爲耻陵遲而衰詭併侵凌卽許其德鋤亦幾近之矣願乃有潛定有恒不遷於俗若可行丘君者君少習舉業伯兄季弟早遊庠有聲君獨屢試輒蹶遂以貲例就吏部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試得上考爲縣尉行就選矣是爲崇禎之庚午東兵蹙遼關抵燕京督師袁崇煥以緩援磔西市君喟然長歎曰鄙生長蒿蓬何知世事至此金紫沙虫化不及瞬吾敢貪一命之榮耶吾其歸矣或詫曰曩不累重入都乎誰爲償此君謝之曰老父在堂卽破千金賀菽水所獲不既多乎遂不謁選襍被而歸自此臥一丘終其身不談名利事也性至孝每侍食二人必躬必親牀榻幃几身自灑掃日率家人問安寢室以爲常友愛伯兄惟意是從垂老益篤季弟早卒撫遺

寒支初集

卷八

四

孤如子長而後使復其所里俗奢宴而靳分財君獨削衣貶食精于稽較卽通有無於內外親曰此吾節當所餘也子弟之與賓與者卽有乏貸君皆稱量應之亦未嘗舉爲責里俗矜長喜爭意嚮少戾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爲嗣喝君獨恂恂善退情恕理道不忍以牙角煩有司東阡北陌與田康園叟相爾汝歡洽如家人至猾魁虎吏耽耽弱肉呼吸能爲人患禍者君亦平日昵之未嘗割冷附炎預祈免不必朕之戚也君沒而鄉之人聚語曰可行善父母善兄弟富而不驕貴而有體柔忍不亢而亦不隨於乎此豈非一鄉之善士乎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吾鄉本俗敦龐若周官所謂族墳墓聯兄弟師儒朋友與州黨之相矧相質者迄君尚有典型焉而末俗莫之倣且與爲忤也蓋俗之弊也有絕菽水廢琴瑟而釀筵美優以圖須臾權吸者見君之計入量出舉羸補拙卽軒幃而誹曰郭有聲貌鬼貌甲面遺貨高氣勢而鉗塞徵責者于君句索不狀欲卽曰是攝膝固錫者緩急無所賴行見負匱揭篋而趨耳其黨局高

贊謬爲貧陋捐一錢如可易死卽尺布斗粟不逮周
親者陽爲義聲卽曰饒益如君等曷不罄帑而博施
也或修飾一衿奴伺長令俸沾餘瀝囁嚅得進一言
卽炫詡井閭如勢能吹嘘水焰者詐括苞路窮力盡
氣而不止有談君向時擲重貲棄一官如委土者卽
曰是骨性傭保不任吏非高致也或盟結匪族衛什
爲豪而凌壓所生螫射親串有稱君孝友睦姻之風
者卽曰是矯僞虛文狙賮之別名也至于攻剽作奸
雖笞撻徒死交跡不以屬于心有談懇愿奉吏法如

宋文初集

卷八

三

君者卽曰是寔蠢計無復之耳非賢也嗚呼以善人
爲不善卽善者或尤而效之於是厭薄庸行而險隘
相傾親串之往來如披棘世之危亂豈但一鄉已哉
曾子固之傳洪渥也曰古今豪杰士傳論人行義不
列于史者往往務樵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
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
世狀攷之中庸或過矣予之誌君也特舉君中庸之
待人人所能效者而俗或忽而不述嗚呼此古道日
墜而未俗不可爲理也君諱應達可行其字君孫文

蔚之言曰撥名言徽行盡附一人以炫來世者是欺
先人也蔚不敢予故不習爲文飾者撫實而誌之用
慰其孝思併以告鄉之人焉銘曰
師詔三行民安六俗如水斯坊如帛斯幅凡今之人
以淫爲福有物有恒惟君也獨謹行惟庸詒孫以穀
持此天常莫彼陵谷

宋文初集

卷八

三

秀才李居仲墓誌銘

嗚呼薪火接狀死者有不盡之生識浪漂遷習傷居仲之生有未盡之年也居仲少也材輕貴重氣曠意嗜奇每談排紛振困出險運奇之事則忻狀就之及談賦山銘器練都研京者則又忻狀就之也每閱金石銘識恨世無辨服匿識銅益者又恨歐公之集古錄趙氏之金石錄佚漏不傳博採勤搜既似與古爲徒矣及讀墮珥遺簪鬋送客與夫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行周秦少游之佚事輒徘徊色動婉孌結纏如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將一往不悔也夫才多則情多情多則擾多擾多而憂之者至矣喜怒哀樂和伐於性斧豈不悲哉郭璞曰吾受命有本眼用之恒恐不盡何憂酒色爲患乎其言窮促悽傷蓋慮禍如惓耳此信陵所爲御婦飲醇文子所爲使祝宗祈死也若夫聰明少俊禍變未嬰乃藉口景純託於放達以極意爲任運不已悞乎稽康有言精神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君不可二神豈可分居仲虛靈幾何旣美朱家郭解之節俠復艷楊馬李杜之詩文旣貪張華沈約永叔誠甫之博古復

慕陳遵淳髡之酒豪與馬融謝安之女樂絲竹萬欲章章叢鏑一生雖金石猶挺解也况精神之清貴者乎予少同居仲並有酒失晚更禍亂旨藁遂絕頑鈍不化頓至於今向使居仲稍經憂患節智聰明返真無期亦復頑鈍如予耳所謂命有本眼用恐不盡者在於今言之豈爲過乎居仲初諱世安後籍諸生易名復膺始就邑童試拔第一旣爲諸生十年而卒夫爲諸生則未盡其才養生則又未盡其年也故舉其槩而傷之亦使多才多情者共傷之也因茹涕爲銘

寒支初集

卷八

三

風雅雲烟過眼非真筆硯波濤乃陷佳人族庖以更刀受折劒光以一用失神三十年後依狀有未發之

硯誰知生者之無死而死者之卽生乎

文閭肆而中正以議論爲生若規若惜誌文又創

一格

彭躬菴

明崇王府教授李公墓誌銘

夫齒舌柔剛非必齒而舌吉茲韋緩急何遽韋慶而茲殃乎蓋任天者道所歸作偽者物必敗也吾信之於教授公矣教授天性勁遂喜怒徑露人所囁嚅憚發者教授或銜吻批豁之受者卽沮憤不恤也宗老或讓之曰吳與包荒淑身之寶國子盡言處父好直哲人所議也教授曰據事據理通物恆情若軫輻胸喉如含瓦石不泰荼苦乎且如揉觚作園飾恨爲愧卽日與虺蜮相酢酢是豈吉祥善事哉宗老亦無以難也顧性非陰重事過不留雖遭唐突者諒其無他或更謂述之以爲古誼也嘗讀書見投火怒蠅之事啞朕笑曰世乃有勁急逾乃公者乎及閱王藍田傳至堪何復讓足當自止語拍案起口達人暢曉不當爾耶吾益謝狡獪兒與我周旋矣蓋其自喻如此今夫枉輶笑植柴棚經世之士奉爲機用久矣朕鏃鋒相注鱗甲銜持卒未有不顛蹶摧傷者傳咸不云乎不悔酒色之殺人而逆畏作直以致禍自古以直致禍者取亢厲爲聲不由忠允安有慘慘爲忠益而

當見疾乎故繇教授之質率合傳公之雅論足知任天之道而履吉之貞矣教授諱世宏字偉伯由諸生應隆武二年恩貢是時薦辟多門或以清華餌公者卽復之曰困諸生久聊解發繫耳洪濤蕩嶽豈坦懷任物者所駐足耶得爲藩王典儀等員可矣乃授崇藩教授旣而閩關不守遂委職家居今稱教授者從其志也教授卒之十年庚子改葬于某山子某愴狀請誌予曰是固後死者之責也敢不銘銘曰

石生自堅蘭生自芳堅芳相易妖乃敗常鐘不凌缶

寒支初集 卷八

早

臨不敗焉物各任性放於逍遙遂性之道物莫能傷安傷不傷此其萬年之幽藏乎

明教論覺非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世字字伯啓晚稱覺非明光祿寺署丞諱聯
春之子贈光祿署丞諱厚盛之孫先生天性仁愿而
肅括勿從羣兒嬉弄風範特殊每望聞長老聲色輒
驚省戒佻脫者不聽卽翻狀遠離之故里兒浮華靡
誕之習莫能遷誘者端志問學擇師慎交遊自其始
冠已疑朕有長德之稱憶少時嘗與同學昆明譙會
請各言所志或願端鎮一方得遷黜所屬吏一意與
民休息今桑麻鷄犬蕃滋靜治或願得出入天子禁

寒之初集

卷八

四

闕敎陳得失隆天下大利病令喬澤下於民或又願
讀書中秘稽當代文獻闕謬續成史記先生獨嘿朕
咸迫使言則笑曰不能如諸君高自期許願得爲教
官耳衆譁哄堂闕曰老頭巾本色也先生曰誠朕天
下之治亂本乎人材人材之賢否由學校學校之董
率在師儒夫今之撫按臺省與官吏館者非素所蓄
積優爲是官也值際會爲之耳卒所稱材者亦未能
如公等所擬之効也愚以爲誠得程明道胡安國者
與後學講求格君保民之道熟體而致用之庶幾不

以人國僥倖耳於是諸昆朋悉屈伏其言仍爲譴曰
教官言是先生亦笑置之也其後南渡不振隆武立
閩中先生以恩貢例授沙縣教諭意謂天下卽大亂
冀幸遇一二通材商榷戡亂致理之術少有補于世
乃未任而閩事敗卒莫展所學湮鬱廢居老矣悲夫
始先生嘗屈于小試輒棄家入金鏡山折節師事朱
仲生仲生得姚江之學超朕神悟縱橫攝放妙有機
用閱學人所撰文字輒知心術純詭事業成廢間及
福祥怗悔事皆驗自號相文道人先生既久事仲生

寒之初集

卷八

四

復延至家塾侍學者二年仲生遂遊羅浮不復返是
時閩中曾異撰以文雄海內先生又遠迎致家塾師
事之爲梓其制義行于世異撰以此名益噪登賢書
異撰亦言先生慎密祥和有道之器也及鼎革之後
鄉里歲中寇禍寇退則兵尾之藉口搜勦連染無辜
瓜蔓誅求先生痛之往往大出貲周旋至帥乃斂戢
爪牙而去鄉人脫湯火免攫噬多不知所由來旣而
疫癘大作先生益惻朕大購藥餌遇疾者施之手自
處方無間朝夕亦隨施輒効或神其術先生曰無術

也凡陰陽升降寒暑感變驗諸吾身足矣吾惟心誠求之故不中不遠也先是署丞公好行其德數百里之溪橋嶺路與夫儒宮梵刹瘞死渡涉皆有勤施先生皆踵行而恢擴之修舉墜廢孳孳無勑日先人遺績不敢湮也而棄施之惠尤溥卒之日道路嗟悼如失司命焉慨自庠序聘舉之法壞無復講致賢養民之學士皆啓義而斷于利仕者深刻掊歛致饑寒困賸之衆相驅從賊而血廟社處者蠅營蟻噉苟克私橐卽賈怨齎盜併身家而俱燼焉嗚呼可哀也而先

哭文初集

卷八

聖

生數捐私財衛桑梓扶天札補君相施濟所不及與造物水旱之偏卽不博施于天下亦可俯仰無愧矣乎賢士大夫得志于時與失職家居者多矣其克已濟人推心置物爲先生所爲者庸有乎否乎又何愁歎怨詛之聲之繁也先生生萬曆辛丑十月之癸酉以康熙十一年十月之辛未微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一凡身後所宜行者籍記無遺卽宅兆規制亦圖錄惟謹後皆遵行之其精詳委順亦學力靜定之徵也總弟世熊因次其行已之大端藏于墓後之人承懿

德而光大之先生尚無幽悔矣乎因灑涕而爲銘
孰育國材錯布萬方邑仁其邑鄉仁其鄉仁壽綿結
亘爲金湯雖踰千禩仍發厥祥天澤不濡乃疏缺滄
苟有濡濡亦天大資仁人用心何疆何界不竟厥施
阨于事會太息哲萎使我心痂

哭文初集

卷八

四

香河縣知縣丘公墓誌銘

聞之洪濤奔而缺滄徙礫霜繁則萌蘖枯時值華代
辟榛棘崩摧而胎卵殲覆蓋高傾流頽氣勢迫使朕
也吾故讀丘君事狀三歎於斯民無祿逢慈惠之長
而施設不可竟也君諱應登字小魯別號澹公閩之
寧化人明季舉于鄉仕清爲順天府香河縣知縣香
河去京師二百里大清之法畿甸近地悉圈賜八旗
勲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
則按閭地頃畝食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

寒支初集

卷八

五

赴兵部驗名給行帳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彷彿府
兵之制而優卹倍之蓋詳于強兵而畧于養民漢民
雖羽敝勢無暇矧育及之於是漢人慮于庄頭疲于
夫役尤困于租食知香河者束手莫爲計也凡庄頭
多漢人悍猾者克之羶氛翕熱慮無不庄頭者僅存
漢人八百一十二丁又皆零替失業苟活貸食于庄
頭及償貸失期則收捕拷掠五毒參至斃人如蟻蟻
長令懾庄頭之威或反利其賄更袒助之由是漢人
命益輕弱益甚丘君視事未幾滄狀長歎曰長此未

已漢有子遺乎乃過召庄頭漚酒與約曰天子以香
河委我邑有大利害得旦夕上聞今香民數死非命
非天子意也若能聽長令約束甚善不朕長令不惜
一官爲小民請命矣庄頭頗奪氣各拱立曰謹奉教
自此爪牙大戢久之隣邑武清劉馬諸姓祖庄數百
間庄頭據占已十年有司莫敢問聞香河廉平有異
各訴部請下香河質成部檄阿大人會勘之阿意袒
庄頭君復棘棘辨曲直議既上部以君爲允盡逐庄
頭而諸姓各返故居一時歡呼沸地每食必祝曰香

寒支初集

卷八

四

河吾天也自是漢人頗恃以自立而香河夫役特繁
以邑地濱河歲必築堤岸坎淺汎抱糧艘拽皇木或
又協濟兵船八百餘丁肩無息替舊時樹基淺之在
永清紅廟淺之在武清者又責香民協役君特開越
界調丁非法也侃侃爭之力雖忤總督部堂不爲撓
遂歲免香夫千數百名民力雖少蘇而收租之苦如
故蓋香河食地悉圈官撥延慶保安地令香民自取
租爲贍凡地一畝折色二錢或一錢五分二分不等
畝取二分爲國課香去延安七八百里口外土瘠人

頑租不時輸取之不啻乞貸甚且毆辱終訟主客無寧日方香民貸食庄頭時各指租人以債連既租人不償庄頭自遣人出口監收之稊穗無遺者民固失租卽官亦無從得課矣長令病之屆期亦自遣役出口監收新課卽折色低雜不究問歲賠民課以爲常君始請于兩院歲限三八月爲徵期輸者不得以迫征爲解取者亦得漸取以續命官民便之遂定爲制其後康熙二年朝議順天七十二州縣輪派丁夫伺養御馬君獨憂之曰民疲奔命勿論卽孽斃交割蔓累無紀急書上當道曰按年輪派割青每役及瓜乃代人情久棄妻孥必厯內顧愁迫無聊急惟逃亡耳且離鄉寓遠飲食非時卽酷日淫霖無望更踐饑罷怨憤鬱蒸疫厲勢不死亡不已非朝廷仁民而愛物之意也莫若量派州縣助役錢以增工值草束則給商招買割青則就地雇募雇土者則食宿便卽力用而踐代有人增工值則應募多身雖執勞俯仰有賴終歲就役忘其役也書上而部堂稱善卽如議願行之七十二州縣之民交相讚頌官評卓異亦食無

異詞適河間巡撫韓某者新至其書役君鄉人也韓謂役曰香河名譽籍籍能成其名者我也役以告君責君二百金爲贄君笑曰香河勺水僅濡唇耳安得沮如乎且名之成敗天也如天何哉役慚甚則釣誘以怒韓撫款劾君撫拾無所得至謂大行在殯本官私署曳朱鞋飲醇酒時傳以爲笑事下易州道韓公輿據款研質士民萬口呼冤洵欲叩關爲君死韓公拍案咨嗟曰有令如是而遭蜚射銓曹揚激安稽乎吾能解官以徇賢不能殺人以媚人也覆揭雪君奉命旨還君香河吏民扶携叫謹爲賀曰天復我君也方君聽勘時以霸州判周某視香篆判細人也度勘吏無完璧輒非禮遇君及是忤忱爲恭曰微公誰爲天下長者公恬然如故交相值也判視篆凡五月盜偵其橐一夕盡劫之功令最嚴盜案君爲掩諱已半載部檄核前事判怖無所指卑辭厚幣求解于君君却幣而曲護之事竟寢前令姜某以錢糧虛出羈京邸君復爲墊解給結姜遂得補授邑丞事聞遠近以爲古人所無有也嗚呼升墜人所時有達人落阱

不一引手反擠之又下石者比比是也大賢值此如
觸虛舟足矣又更推暹羅挽報之以德不已甚乎假
令判與君易地則判立納吾陷矣又令君與姜易地
姜能然灰乎天下人賢不肖相去區絕與夫怨直德
虧匪意所及如此是可爲感歎也君既復視事自以
無罪蒙誦義不受羈縻決意告休滿漢人百計挽阻
卽上官無忍爲申奏者淹留一載章凡二十上乃獲
予告凡香武之士與吏氓及旁州縣之慕誦名德者
皆悼卹曰後將奈何蓋有涕泣者嗚呼得志澤民古

寒支初集

卷八

兒

人惟其時耳君乃於驚擾猛噬時探其牙吻奪傷殘
而姬乳之冀壯長而蕃嗣息則何異滔天蕩嶽既洩
溝渚以治平時入大凝寒門束緼火以召陽和而甦
僵凍乎朕且畢誠竭慮豈悌著聲名將成矣竟有物
敗之君遂介朕引嫌絕意當世知阨運未銷而漢黎
含哺未有日也此吾所爲三歎也君歸而囊篋蕭然
杜門謝客或拈韻送懷或與老友手談竟日而已少
爲名諸生工制舉義清綺濯濯氣調聲逸啓頑乙戌
間僞經僞子僞大家風偃海內君獨用我法不改而

從時迄崇禎壬午乃舉于鄉年已近艾入仕歎其遲
暮而益服其守正也制義餘力溢爲歌詩冲秀絕塵
論者推置儲王章孟間世謂知言生平孝友順祥渥
和御物不爲崖岸斬絕而皂白薰蕕胸次井井性既
澹泊初無沾染以康熙癸丑某月微疾靜臥六日自
起易簀端坐而逝生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
有九太翁諱某號某諡朗有倫鑒以順治十八年覃
恩誥贈如君官贈公有子七人獨奇愛君常建屋令
石工砌雨坪東西置兩坎工問故贈公曰他日五郎

寒支初集

卷八

卒

可豎旗竿于此耳至壬午而驗贈公未及見君每舉
爲恨也某少君七歲中年以詩文相切劘知君特許
老廢後死君之子以石上文見委某不敢辭因舉其
大者誌于石其他則鄉里口碑能詳之無事瑣及矣
遂爲銘曰

日有昃中祚興替遺黎蕩析逢天憐驚猛乘之恣攫
噬咫尺帝畿數狐魅櫛梳蟻蝨解鉗鈇觸雲膚寸湛
膏雨匪翳剛馬匪柔轡寒蟻暑絺服無數七十邇縣
亘千里祝公秉鈞獎羣吏庶幾萬物盡吐氣奈何天

未欲平治頓有貪人能敗類謠詠娥眉謂淫嬖風不可縛影難繫上帝鑒之永終譽古道進禮退必義肯受羈縻澗素志嗚乎賢隱天地閉以此銘章備史記

伍公珮墓誌銘

人子之欲不朽其親也視力所至而勉爲圖雖身去名揚猶不自足也或又託諸名賢而能文章者揚幽懿以耀來茲蓋自是文章之權與鍾鼎爭重矣迨文章沿流而名實錯迕遂有聲位赫寰區而幽人或不欲舉其名文采耀四裔而隱德之士反怒狀以爲媿者於是伍子承鼎承雋以其父公珮之墓石謀于窮老之李生其意以爲邀碩公鉅卿之文以動觀聽不若遺民窮老之言樸而可敬也蓋孝子之不忍沒其親者至伍子而意益紆思益苦跡若荀簡而義甚悠長也惜乎伍子之欲不沒其親者在名位文章之表谷改陵移之外而予之爲文乃帛菽羹酒之恒檢襟括步之細旣無以塞伍子之望而孝子之意又不可以不文辭也乃爲叙其狀曰伍君諱玄玉字公珮唐御史中丞正己公之裔而太學君爾待之長子也公珮生七日而母雷卒育於繼母黃終其身母于各相忘于非所出爾待君性通俠而任臆中所不叩面輒嫚罵禮法士多諱之公珮每微伺口過卽造請謝罪

深自引慝務得人之歡心乃已終爾待之身卒無失
色于宗黨者以公珮之故也公珮幼席豐膳及娶於
王益饒資裝顧澹若無物構書樓于城之北郭集二
三同志吟誦其中茹苦食淡蕭然若旅人真不知世
間何物美好者及際鼎革仲弟偶觸禁網遂落其家
爾待欲析產而難為低昂公珮自予以寢丘之田西
益之宅推予平恕初無裒益于是爾待君輟狀以為
人所難能也為諸生三十年未嘗譴訶一細氓亦未
嘗自扶一臧獲有義斯窮急貸金數載而貧死一旦

寒文初集

卷八

七

斯見持本繼來償詰所由來則嫂之身資也公珮恒
狀失聲曰曷不豫謀我而令至此遽毀券而還其鏹
悒悒不自得其隱德多類此嗚呼讀伍君之事狀斯
可謂孝矣古之孝者以愛親故不敢惡於人以敬親
故不敢慢於人於是在醜不爭惡言不出口忿言不
及身公珮殆於身之矣且古孝者以不敢毀傷其體
膚因不敢毀傷於徒役併不敢毀傷于草木禽獸公
珮又殆於身之矣此其醇澹幽貞豈欲侈張其身後
遺名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宜乎伍子承鼎之

類其父也誠不欲以榮華之言碑版其幽行惟是布
菽羹酒之談述其父之孝猶其王父王母之樂厥子
也述其父之友猶其仲叔季叔之信厥兄也述其父
之溫良與其行無怨惡謹身節用者猶其宗黨僚隸
之吟思故舊也日月常新子孫似續庶幾永舉云爾
嗚乎人子之欲不沒其親也設意紆苦而取義深長
如此此之謂孝子之親不沒也不狀文章而已伍子
不師事彭躬菴乎躬菴為南州故老向與子同學于
石齋黃先生先生稱為卓然古人者錢虞山又稱其
寒文初集

卷八

七

文以為昌明閭閻去元和未遠者也伍子不以墓石
請其師而獨以屬于予亦曰家人談家事探先人之
隱志云爾予之徇其請也其可哉遂為銘曰
千歲之人兮善事父母萬年之珉兮質言無莠

謝盛甫墓誌銘

嗚呼人豪之伸屈豈不以時哉漢之興也鼓刀屠狗
販糴之徒莫不附驥榮名澤流孫子宋之亡也以姜
才張順之材武而無救於喪敗他則張惟孝龍伯可
之智畧而沉淪阨毫無庸于世吾是以感歎于謝
君盛甫也君生而早孤既壯不矜細行好馳馬擊刺
去崖岸虎視井閭已娶有子生產蕭然人言籍籍營
量之君笑曰是斗筭者亦騷人耶乃盡廢餘產變貨
爲生不四五 years 累致千金乃購巨材汎于瓜步一再

寒支初集

卷八

墓

往還賈輒三倍歸置隣邑石城田百頃皆鬻自豪矜
勢宦者石民駭之是年徵租于石果爲宦奴所持勾
邑捕令市儈百衆環守君庄俟旦幾殆乃聞道馳介
歸中夕一呼而客集者二百餘疾赴關縛宦奴捕役
歸邑令而自鳴上官得理豪大沮喪詫爲神蓋與司
馬家陰散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者同一機畧惜乎
其小用之耳君益大措置汎宅而儒于瓜所運木牌
首尾互脚蔽江極望泊則橫亘如山烟火鬱然疑村
落所過輪關稅至千金有奇每牌役丁壯三四十人

合三百許衆陰以兵法部勒之藉其力分辦致高貴
以巨賈雄長江湖間者十年方寓瓜時有羣儔合擊
孤賈窘甚君旁觀不平直前搏拳儔東西披靡如稿
摧牆壞也賈因免于難初不識賈誰姓名也人以是
服君勇誦義俠如沸焉及崇禎癸未君知天下將亂
謂亂必自瓜揚始乃浮家返里門向之籍籍短長君
者媿恨無所容反諛頌君材豪不世出也甲申果國
變是夏寧有長關之亂邑令于公華玉家京口時耳
君名甚悉及是延君爲爪士蒐治土寇寇輒息匪焚

寒支初集

卷八

墓

其巢而返乙酉閏中擁太隆武以于公分司漳南舟
寇犯清流門西郭檄君率義勇往援寇聞風撤圍踰
入歸化復踰之未至歸三十里而寇宵潰于公疏上
君功授守備衙既而于公晉少司馬值隆武有移蹕
虔粵之議于公率舊將所部迎駕于延平既陛見顧
盼雄偉赫動左右上賜銀牌一面左授君御營都司
命還汀戒徒以俟適贛州圍急御史姚公既奉旨調
君援贛冢宰郭公維經復請旨撤君還汀方此時形
勢勢蹙而朝無成算旦令夕移君無所展其材旋感

風痺不能治軍事未兩月而閩事變上蒙塵于江君
歎曰吾不獲死所矣俄大清貝勒署君名令繳納明
劄赴軍前調用君喟然曰吾雖武人頗識大義誰能
更爲他姓鷹盧乎乃大行賂至三千金乃免旣而副
將高守貴駐防寧化兵不措餉寄食宿于民間君家
所寓騎兵特猱猱挾三妻二十婢僕隸大宅家人
早暮上食惟謹毋數見不鮮凡盟會醺誕之筵縫刺
鍛冶之工悉取辦居停少不當意拔劍擊柱聲如乳
虎家人股栗無人色君從枕上腐齲嚼齒曰向值吾

從時提擲鼠于若敗葉卽搥胸離首無恨也旣已無可如何又分派守城堞者九每堞一人一火寒暑無輟口計糜數金踰歲而破者數千餘兩君旣失勢臥病破產奉驕卒朕猶忼爽自豪嘗檢篋中遠近逋貸之券千餘兩當空焚之曰是物總歸于盡耳何必皆我物乎戊子歲大饑斗米一金君猶減食出穀以飼餓者其豁達不以窘困失常度又如此君性質坦與人交無委曲恒面刺人過遇事果決自裁亦鮮踈隘當鬱鬱無聊時聞悍卒叱咤聲輒呼曰郭冢宰悞我

若當日聽往虔州復與楊萬諸公同畢事吾今在碧
霄中唾笑龔隄奴矣嗚呼以君之心計材勇誠得與
韓彭李郭相周旋恢廓其識畧卽當一面無難乃僅
干掇鄉邑少見光氣卒病阨不振爲馬卒偃兒所簡
玩求如惟孝伯可之逃棄人間亦不可得豈不傷哉
君名祥昌盛甫其字亦號吉人君之次子憲斌尚友
急義與予爲忘年交以予悉君生平命爲志不敢辭

集坐役三千指如隸潛署死士散人間部勒賓客皆
兵志昔人以此圖伯王君小用之代耕織曾屈山君
逐兔狐空使仗飛備七萃螭鱗失勢制鯢鰭耳尚生
風火出鼻劍精鏖地芒不銷拔地冲霄視厥裔

墓表

明雲南永昌府通判劉公墓表

崇禎九年丙子烏程溫相公當國易虛總理以熊文燦改三秦洪總督以督餉遼是歲寇益劇闖賊入西川天子慨朕念吏治剗弊人材委頓急開辟召之科於是劉君奉詔至闕下有司不深惟天子求材至意以舉主賂賂爲上下劉君方雅自負無爲與援者就試竟得縣丞陞雲南永昌府通判旋值燕京陷乙酉丙戌南都覆浙闖賊諸大臣擁去永曆于肇慶撫有

渠文初集表

卷八

墓

粵西雲貴川湖地丁亥東粵不守公知國事無濟自縊永昌糧署臨絕題幅布自序曰後死罪臣劉廷標閩之上杭人早孤赤貧服先嚴遺訓守婦母懿言儼於二十人中九舉秋闈三副鄉榜崇禎庚辰由徵辟試永嘉丞用三院特薦轉判永昌甲申秋署府篆是臘接先皇帝哀詔已分一死猶謂尚有社稷人民勉爲守土庶犬馬殘喘猶存或精衛泥丸堪効不虞天禾厭亂覆亡可需赤社將傾難面父老於隆中素練自裁敬從先帝于地下諒無當於脫節聊不昧其初

渠文初集表

卷八

墓

心云爾復爲詩四章有三載偷生慚後死今亡猶是大明臣之句嗚呼公可謂不辱身不辱國不辱師與友矣當賊羯交訌委城屈節之吏所在見告荆襄之陷持斧之使夾侍而先馬此非當世所重爲甲科者耶卽先帝所特簡者釋褐四年驟而相守郡九載拔而相甚有降席執手灑翰賜觴倚爲方召者值甲申之變囚首賊庭輸餒乞命幾倖須臾之生後此則反噬倒戈蒙面仇王者簡不勝書矣而公以遼遠孤臣四郊未壘倘視陰怡堂或邀容福卽投閒引退不失見幾乃聞腥若免寶躬如璧心奉大明二字上還祖宗視彼平時以丞爲替答臨難卽辱爲奴隸無媿者相去豈但霄壤哉先是淮督朱公未孩與贛州兵使章公帖梅交章舉公公歎曰觀聽望深毀謗布流昔之責處士者備矣忍如伯況王良爲勝友所唾絕乎吾其辭矣既而吏持詔書到門促迫上道曰明旨不得玩也已試得縣佐公笑曰皇皇明詔豈爲天下關一承故傲古玄纁備禮乎士何足慢慢朝延耳因拂衣歸朱公未孩遺書曰當路以天下賢士戲是以

人國戲也君胡不破崖岸爲之就塵中轉輪垓上旋
馬使知天下有不可戲之士乎於是公乃就選得浙
江永嘉丞永嘉故潤邑書役以丞爲窟穴者至四十
餘輩公絕不問隸人市井事蕭然文史自娛庭中虛
無人惟郡邑碑版及條上利樊之文咸以煩公而已
永嘉有四十七八都者民殷而梗逋國課至巨萬令
之嚴急者或親徵之至則挈家東西避退則梗逋如
初公奉膝襪被入其鄉與四民狎處逢士則與論經
史逢農則與占雨晴逢賈則與商什一逢童稚則與

寒之初集

卷八

六

習磬折說章句印項肩常談關極理致紆回開發必
歸於忠上奉法安親保身乃已於是鄉之人傾心悅
服以爲慈母良師誰忍相負也不踰月而輸積逋六
千金自治永嘉者所未見也三院以公廉而能故未
期而薦遷永昌判抵任剔革黷弊殆盡旋署永昌府
事及先帝哀詔至一慟幾絕哭臨已密以腰經絰龍
亭側門役覺之急呼公長子之謙救釋自是不坐公
堂不受民詞錢糧悉委郡屬或奉上牒當鞠者一以
溫語辟陳利害血誠動物兩造至涕泣平去未嘗擬

茲緩頭如是者四年郡稱爲老佛丁亥秋永曆攝
遷至再公頃觀文武無能枝柱半壁者每拊心自矢
一死猶慮其子之謙之哀阻也則好謂之曰南北道
斷與若終爲漁人矣蓋往騰陽網婦爲嗣續計乎之
諒乃奉命行行後公遂亡時丁亥九月三日也郡人
悲思之爲太祀城中夢見靈鶴云公字起霞別號存
玉天性至孝事母楊孺人以舌耕佐養視聽形聲備
極怡婉少宗姚江之學晚乃亟稱管登之先生語曰
心宗不印合於應世之儀象者皆狂儒門不究極於

寒之初集

卷八

七

出世之因果者皆僞公諷咀其言以爲儒釋合諦無
精於此故消融名相破除貪執渾然如木孩之嬰其
見幾洞決了無疑滯蓋宿學所至非臨時取辦也公
應務精沉初無聲色旣而緣分理解確愜機宜尤長
於論事援古据今端木井朕每述當代畸人異績及
長德細行則引伸霏雋累如貫珠歷歷可數要其點
綴敲提必以忠孝仁義爲究竟故其所成就如此公
旣就義有司烈公死狀疏請恩卹永曆詔授公子之
謙保山學正以獎忠亂之謙以制辭已丑冬授謙趙

州學正三遷戶部主事己亥三月清師破雲南執之
謙索賂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漱滇南杯水耳安得
賂復逼令薙髮之謙曰死即死耳禿頭鬼可見吾父
乎遂遭炮烙死謙之死距公死十有三年翟湯歎
嗟父子曰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斯之謂與前清師渡
江望風斃歟一矢不遺惟朱公未孩守金華頓刃兩
月金華破朱公闔門自燼嬰亦無遺合觀劉公父子
舉主門生賢父肖子把臂地下正可軒肩一嘯也嗚
呼先帝尚亦有臣哉

寒支初集

卷八

壹

父不但爲忠臣爲純臣子不但爲孝子爲烈士吏
不但爲良吏爲能吏儒不但爲賢儒爲通儒邊遠
散員父子世節令非寒支爲之表揚誰復知上杭
滇末有如許人如許官乎吾故謂國朝忠義史不
勝書于劉公父子益信而寒支扶植世教之苦心
直筆亦如水之比地無不周回潤澤也矣 彭躬

雷孝廉墓表

嗚呼明孝廉雷君之墓君諱羽上字扶九崇禎壬午
舉于鄉卒之二月去所生甲寅僅四十一年君天性
寡可風岸孤峭外弗弗若無能而一往淵渟難爲崖
浹既簡酬接庭戶蕭閒及遇變櫟蹶張矜氣借軀之
徒亦周旋之恐失如有所用之者居家孝友雍肅醇
若嬰孺至于形義正容鬼嶽拔地視賁育猶婦女也
晚交世能不締而親葢臭味之表別有淪浹君連化
而基未死非某誰當表君者乎初某于君僑人中一

寒支初集

卷八

壹

揖而已丙戌夏邑有黃通之亂襲邑城殺族幹馬
室漳南兵巡道于華玉提兵駐郭外議勸撫未決通
乘懈擄執華玉磔辱署令朱墀而縱之士民追蹙
城守君在城頭遙就予揖曰時事云何予曰鼠子何
能爲一能令撲之去燼矣君曰非此謂也問天下事
耳予默朕久之曰女叔寬有言支天所壞不亦難乎
君亦舉成語以復曰親疾雖不可爲寧可冀勿藥耶
予蓋不能答也八月清師入閩關隆武棄延平走汀
州清人以四百騎彈駕垂及矣君慨朕太息曰三百

卒禮文秦武求一丁斐凌統無有也豈不哀哉因泣
朕久之遂同其隱于泉上之陽遲山是山萬嶂廻阻
晨曦不交人間亭午光始射簷故曰陽遲也其時冬
雷震號雨雪雜下茅屋三間上漏下濕寒燈不熒燼
隕如涕兩人擁絮不寐午夜有懣聲若噫者予問悔
此寂寂乎君揚聲曰曷爲朕思欲穿天穴地填海移
山未得頭緒耳其後每夜危對談寂籟沉雙眸炯注
洞燭寰外度其熱血炎霄雄思溢地富有靈電繞床
神靈環集似可鞭石以就愚梁亦可推騰日魄于海
寒支初集卷八

立

底雖想構紆險而苦誠可哀非予不聞囑之聞解之
也君自此託疾謝公車斷葦蕘披衲如釋子願治壬
辰詔責天下孝廉不會試者以叛論於是君之尊人
老矣或謂君曰保身有爲保親有後子盍行諸君乃
強就試仍以疾不成篇罷歸所過敗營降壘頽關圯
堞莫不仰天心摧俯地足跡如失羣之鳥反巡故鄉
翔回鳴號而繼以躑躅也嗚呼悲矣亦竟鬱鬱寢疾
死矣始君常同甲某乙某走李忠定祠徘徊瞻拜伏
地哭不能起慮選者之及也茹涕而返道上人見淚

絲漬面以爲上冢悼亡不知其故也每論當世人品
必曰見危致命者上也歷險從生死生無二者次也
屏家室遊窮荒聊明素志者又次也若浮沉閭閻參
創血軀去屈辱從時者一間耳方戊巳間江閩義師
割據省郡東南大震或問若人有濟否君歎曰子不
聞蕭湛之言乎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與博
徒傭奴謀之太見荆棘生庭戶耳已而漸次敗殄悉
如君言子悲其衡慮幽山欲大展其未竟勢格事阻
灑涕荒祠與臯羽西臺之慟水雲城隅之泣恰裂何
寒支初集卷八

立

異乃至絕甘茹苦託跡緇流擊殺焚和慰譬而死肯
之啣刃拜阼陽瘡匿盲亦易地皆朕矣悲夫君伯氏
六息之言曰家第著作未就慮淹抑千秋斯言過矣
大牛半頽志于子陵馬宏比節于子卿牢宏事伏國
書名彰千祀斯於著述何有哉方正學責廖鏞曰讀
書幾年不識一是字成祖亦議學士王述不識一難
字蓋謂殉難之難也元世祖以提舉授蕭剡剡不受
而灌園史氏謂元祚百年惟蕭剡識字豈廖鏞王達
與蒙古一代人才皆不能著書滿車軸文如杵乎蓋

必如吾扶九者斯可謂之讀書識字耳予故大書之以表其墓後之志士貞人必有過斯而延佇太息不能去者矣後死友人李世熊書

此文全是寫生精神志氣彷彿躍出楮上俱從想像得之筆補造化孝廉千載不死矣未及著述一段尤爲文人良砭一切文墨失却柱杖矣 彭躬菴

寒文初集表

卷八

宅

明四川行都司率衛經歷賴公墓表

嗚呼士不據要津藉雄職欲需魄力暨其膏霖者猶硤确希芴悉蹄涔擬河潤也以汲長孺之賢不親禁關無以澹河內之災以范堯夫之義不啗城名州無以動封樁之粟悲夫仁賢沈下僚約胸臆卽哦松美厄頽朕自放無譏矣賴道寄曰否否古者尚賢能畜賤者是爲貴能保卑者是爲尊賤相伏則恃有能貴者卑相安則恃有能尊者蓋大賢庸而百職靜也今者尚貴禍屬朝釋暮儼如神非標性命卽揚風雅有寒支初集表

文

爲兩賜菽麥談者軒唇而睨曰不文下吏乃降體貌就差者漏汜勝計朕之書猶之習也於是豆釜之智或贍於鍾鼎蓋賢吏無卑卑吏亦易賢耳此若言者有指乎道寄潛朕曰先君子有言年富况鐘當代之名賢也一起訓導輯散饑民十數萬而爲名尚書一起吏椽踞諸重賦數十萬而爲名郡守予愕貽曰稱是者恒也奚談之悲乎道寄茹涕曰噫吾父也父少習舉子業每試輒蹶棄爲布政司吏就銓部試占第三人會銓曹不戒文牘盡災父牘特踴朕存遂除直

隸藩陽中屯經歷久之瀛水災淤流收桑柘比歲大
饑路殍相枕當路委官餉糧粥而饑民攘攘不序賑
噪踴死者以國量委官相繼罷最後乃徹父撫之設
方授餉無滯無譁殍者瘞以蓋孔者贍以錢饑民蘇
輯莫不歡踊者當路下其法任丘諸縣活民以數萬
計予歎曰才哉是富鄭公所以拯河朔陳文惠所以
甦壽州也道寄曰未也父告當路引朱元晦之言曰
百策賑濟不如一講水利至賑濟而傷裂無似矣今
夫瀛流淤退既洩無道卽黃海爲傾將不繼飽也乃
寒之初集 卷八 充

國瀛地庫高折其紆直度可疏瀉條上便宜郡守馮
公報可遂以開河之役屬父父下令有田者出丁夫
如畝數億不費帑而民未病役比昔而功告竣隰平
流清會於大河是歲大有秋瀛民相慶以爲萬世利
也碣頌之曰瀛之瀾瀾天膏飫於糜瀾之洋洋地毛
甘以香瀛之滴滴公哺兄無啼瀛之陽湯公嗣承以
昌予急誦曰是夏忠靖所以灑吳浙之泛而周文襄
所爲築捍海塘也朝廷未負人何以待是乎道寄曰
固也父蒞衛八載以繼母丘憂去服釋再補四川行

都司寧番衛蓋在萬里邊夷間矣居二載禁民誑借
夷財撫叛有成績大吏叙題未得請遂病卒於官悲
夫予憇狀曰人固有胸彼大吏亦皆披書誦古見前
人卓異事踴狀心歡非眊蒼素者何有目試賢勞令
淹抑死不一援手者乎道寄曰有之方父撫饑民時
憲副葉公手書褒美至方之員半千蒞寧番時按察
使蔡公守愚亟稱其茂異及父歿不能歸至爲請勘
合給路糧而布政使邵公思啓並褒其事爰返首丘
此非世所謂恩知乎賢盈萬吻續歛一棺所爲沸心
寒之初集 卷八 充

流血也予乃愴狀歎曰世變之亟也陵遲自神宗之
季其時天下豐豫輩上尊優務爲寬大循資遷化一
簿吏足權天下矣能者無以能劣者無以劣也夫賢
否霧塞則名節摧頽門壁詭隨而姦貪競競遂有累
代綸扉閭戶金紫賣宗社逃死而甘斃辱者傷哉孰
貴之遂以沒賢也則亡國之風也吾且聞之活萬人
者後必達公已矣其季子道寄驚才歎絕十吏縉書
將大其緒而壯年受侮皓首做矜貧病兩奇挫其華
頽天之報施果何如耶豈蒼朕徒大者亦如漢獻魏

髦久失阿柄耶審狀則積氣將墜善淫均盡矣而今
有破節毀名鷹撮盧擊繩繩世其焰者又遵何德耶
嗚呼卑官之不可升也賢者之不可爲也吾無以爲
公解矣公諱天祚字任宇閩之寧化人羣後四十年
道寄之友李世熊始拜公墓而表之以銘曰
活萬人奚不潤一身也濟萬頃奚不償五鼎也利百
年奚不名一錢也祝萬口奚爲屈五斗也天収其聲
而予表其坐巨衝失平而使予定其正傾乎

明監紀推官吳公墓表

嗚呼此贛州監紀推官吳君求寧之墓監紀故楊公
廷麟所薦士也始南都陷南昌迎降楊公由清江抵
贛起義龍江一戰吉安旋復義聲大振隆武召公詣
行在面對吳君夙以文章風節傾慕公意公必由汀
入閩輒遠相迎謁久之楊公不至吳君遂入贛謁公
公固好士遽接待之坐談時事吳君陳說備條理中
名實楊公歎曰變故以來功名之士莫不樹頤頤而
齒牙頤頤凌厲以示可用君獨不狀即乃後鳴言必
衷文初集表卷八
中窾窾歸于懷忠抱義竭人回天吾所求於天下士
者惟神志堅定萬馬疾馳中能駐足者耳君非其人
歟既而樞督萬公元吉以新命駐贛至吉安勅止楊
公入直令專辦江楚事因疏薦吳君智勇深沉可肩
大事而監紀推官之命下是時吉安再陷敵急攻贛
吳君拜命遂襍被趨虔客或尼之曰古人見險則止
危邦可入乎君歎曰士死知己楊公知我可相負耶
既見楊公公鼓掌曰吾固知君不我遐棄也縛者已
見君之心矣於是棄城分守悉力巡督目不交睫者

累月間出奇襲戰多捷度稍稍有起色無何大駕臨
於汀遠近援絕敵悉銳率度客又說君曰及此微行
尚可出險圖濟也君正色曰既以身許人臨危而去
之大豈不食吾餘矣去城半武非吾死所也因扶病
登陣督禦益力身當砲衝彈貫左膊自知不可爲謂
左右曰爲我謝楊公某死無以報天子願公努力遂
卒同事曩瘞之是日贛州破楊公萬公咸死蓋丙戌
十月初四也凡文武將佐及鄉紳孝秀無一屈節者
蓋忠誠之感人如此永曆更名贛郡曰忠誠府有以

案末初集

卷八

宣

哉嘗論守度之役義不可去而忍未就義者或負方
召之望以視師至度或自布衣爰左以修行宮至度
卒皆見危遠引棄簡書如委芥報以國士視如腹心
徒虛語耳若義可以去而不忍不就義者則監紀吳
君與御史姚公奇胤兵科楊公文薦是也姚楊客郵
經贛無城守責惟日擊楊萬矢死捍城愴然涕歎曰
誰非王臣忍楊萬獨爲君子吾止此不懷歸矣城陷
遂死監紀初以一命卽不應詔故處士耳昔者空坑
之敗謝杞許由脫難逕肥不殉死文山後世未失爲

義士監紀徒以張堪一言鏤骨不泯委命君師就死
如伯本共忠誠根柢植性槎枒肺腑楊公蓋一見得
之嗚呼公可謂知人得士矣乎若事之不濟則天也
吾悲夫陸沉滄海而佚詩書弊金紫淪濯國恩者等
鼎社爲荆弓鄭璧列君父子燕秦凡楚護惜血軀卽
引溷穢而無悔聞監紀之風者其尚可仰面伸眉于
天日下乎吾故表之以勵世焉監紀諱世安求寧其
字閔汀之歸化人監紀年未三十而交予蓋恂怒如
處子及其成就乃兒狎風霆蟻視責育視世之齒類
寒末初集

卷八

宣

凌厲者奚啻霄壤哉益以是服楊公善相士也謹著
其大者他詳內誌不備書

古城陣亡士卒碑

崇禎十七年閏賊陷燕京至尊義殉社稷四海裂心
勤王之旅彌溢天地蓋弱矜愿黎人人奮談兵革矣
民訛構煽奸宄颺舉閩中自是苦盜也先是與泉之
亂賊斬數千五代以來所未見餘孽漂入漳州旋及
萬人撫軍張公肯堂提師捕之賊復旁擾汀境而粵
寇閩王總者亦出沒虔州部漸逼臨汀郡邑告急撫
軍乃遣兵五百援之督以把總林深鄭雄傅玉麟未
抵汀二日賊已陷汀之古城鎮鎮去郡五十里爲汀
寨支初集

卷八

墓

領交衛行賈奔轅賊突破之殺戮千人武聚嬰兒巨
甕中注以沸湯伺其宛轉糜爛驅童子數十閉岑樓
中縱火焚之觀其跳踴烟焰中以爲笑樂孕婦則剖
腹中兒射男女中否母子蠕動逾時乃斃他慘酷類
此報至汀閩城如掉而援兵適至時十月十八日也
林深與鄭雄皆果戰不服傳餐徑趨古城誓破賊後
會食也至觀音舖墮賊伏中左山右澗賊首尾擊之
我兵急據山側不可去殊死戰賊四舉火蓬枯風迅
揚燎緒山鋒無所施殲者三百一十二人林深鄭雄

死之傅玉麟潰圍逸免賊死者亦二百餘人始賊輕
官兵及是知其敢戰也遂逸退虔州境汀郡安堵者
死士三百諸人之力也是役也以輕敵失嚮敗汀人
傷之羅生世儒乃捐貲募人歛死士遺骸火如浮屠
法聚瘞于汀之羅漢嶺表之以碑而祀以哀曲猶楚
人之禮國殤也詞曰

屯雲黑兮風楚心揚旗兮氣抱鼓死無讓兮躍前奚
取道兮先路鋒折兮弦絕怒擲顛兮骸碎裂山憤吼
兮谷鳴驚霆烈兮崩列缺崖傾巖兮穢蕪祝融赫兮
寒支初集

墓

無釣地地踣跳兮三光枯銀肝胆兮一炬日寒兮月
岩南風兮霜雨鬼之雄兮終古

關廟碑

儒者之言曰天下地上皆大氣舉之願自有文字以來卒無能狀氣者孟子獨狀之曰浩朕浩朕又不可狀也則申之曰至大曰至剛曰直養曰塞天地曰配道義浩朕之理亦恍朕昭著矣常欲舉一人一事以實之曰大且剛何若直養塞天地何若配道義何若使浩然有其形有其人與事凡含氣之倫氣迎而感則得儀型之尸祝之若書籍之有圖學者因按圖而識義也上下古今乃特寫一浩然剛大之圖以懸示宋文初集

于天下其在大漢之關壯繆乎去今千五百年矣上自明王誼辟公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婦女孺童以及蠻方鬼國暴猛賊戾之雄但稱號名莫不震驚欽奉廟祀惟虔真覺瀾漫宇宙咸有壯繆威神充塞其間者可謂之至大無倫矣至剛不息矣曰精忠貫日曰重義如山可謂之配道與義矣故曰壯繆者浩然之氣之圖也是氣也在漢為蘇子卿在晉為嵇侍中在唐為顏常山為張睢陽在宋為岳少保為文文山朕而數公者青史耀之正氣未必曉學士大夫誦

之而村媼稚子未必知壯繆獨不朕於是侯不已而王王不已而帝帝不已而聖或者曰古無以聖奉人者惟伯益于神堯孟子于伯夷尹惠子貢于仲尼耳故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今之聖壯繆也得無謂其護前乎聖遂可背漢先帝之詔歟予謂不朕絕倫逸草亦孟氏所謂出類拔萃也孔明既以許壯繆矣在洪範則言睿作聖解者曰通萬物也以神之呼吸萬靈轉旋二氣亦何媿于粹乎哉又曰古無以帝封人者惟神宗于止繆耳壯繆于昭思若兄弟

寒之初集

卷

至祠人廣生則侍立終日豈忍儼朕與耶烈帝哉予又謂不朕論法德合天地曰帝以神之包絡羣生欽祥禳告豈不德合天地歟吾嘗讀玉海之編謂上帝亦以億世修積而漸加朕則古來忠臣義烈之賢雖浩氣流行千載一口至于扶王濟世除魅錫福使兆姓呼必應而額必聞蓋亦有累世修積非人世所得較勘者其由賢而聖由侯而帝廟食人間迥異往傑理自確朕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則浩然之氣雖鬼神亦以直養而朕益信孟氏之言為古今第一義也

因德陳所見以爲帝廟記併叙建廟緣起云

宋文初集

卷八

五

同社祭曾弗人

曾子弗人死之十九日其同社友董養河等願狀見

曾子不死也死矣乎死矣於是促節數聲而招之

歸來曾子黯黯迷鄉子未我筮天圖往來錯符星緯

準推律音晷正差歲經絡循環腑臟燥濕天漢江河

分別八際兩緯貞雜輝夢響契割席疾驅往焉取質

歸來曾子詒爾巨衛堂上司樂曇老守關蒙莊爲僧

沐左馬瘍浴經子芥縮唐宋箏鼓昭明鞞竟圯名山

仆千秋旆歸來曾子許爾剛詩風規雅尺梁選優冠

宋文初集

卷八

五

唐聲敗革天才樂天羣吹李白東野鬼才賀也踟躕

杜甫老狂魏曹抗伯放言連行進退三百歸來曾子

無升於天積氣將墜牢如絲懸毫帝初荒滋艾鋤荃

虎豹司關言必談談張爾諱舌帝豈謂朕夢夢醉蒼

胡不舍旃歸來曾子仙不可侶仙人狡獪離合三五

援龍附黃美金顏賈說劒食威讚女太嫵主通神奸

慮杞林甫汙濁靈官生羞與伍歸來曾子鬼不可隣

窮鄉黍肉縹緲來親俟巫諛蠅喋舌摧唇于龜于厠

以薦以禋婦媼孺慄見喜見嗔擊胡珍點厲竟無神

翩跹拂衣蓋莫如人歸來曾子無涉神山胥濤沸鬱
怨不得開騷魂浩蕩莫往莫還中道要子寫恨淋漓
蘭言一合異水同瀾千秋萬歲不化厥頑歸來歸來
紡投之堂機絲未涇孺髮已霜五十四載永焰火涼
粘不易桂玉不易糠粃不厲發刃不挫肱天既知之
子胡排闥歸來歸來葉珠之社刀脊劍鋒鋒鋒相射
天道張弓子勿放下終古鬼雄屈宋司馬餘鬼細碎
車驅備賈恨子此言不自定價人罵一聲子聾我啞
嗚呼哀哉崇禎甲申年正月二十二日

寒文初集卷八

八

祭包又涵

維年月日新城秀才又涵包先生客死于寧化泉上
檀河精舍其友人李某偕男某既爲位哭之今值七
日謹以清酒庶饁致奠于靈前侑以辭曰嗚呼同志
爲友義無隔于死生厭世而仙數何論乎修短惟君
靈稟蕭曲轍及溫泉因論易而定交遂遺子而從學
時更十載敬猶一朝柰何歲阨龍蛇一旦病纏魔豎
青衫一領不分塲屋生埋白眼千秋甘向檀河寂瞑
信矣夜移丹室誰不萍等妻兒文字光芒杜李寧辭
寒文初集卷八

八

旅觀風流湖海蘇米豈卜家山况聲氣應求情非野
哭惟師生父子禮重心喪靈覺相依下泉原如覲面
因緣未了他生應復同堂嗚呼尚饗

建龍門橋祭江文 代邑令

叨膺簡命撫蒞斯土青峙碧流聽余署部良允道氣
山川能語位置攸宜如偏與伍瞻彼百泉浩超孤嶼
合派西東宜隆砥柱一夫當關萬雄解腰臂彼份人
鎖鑰三輔咨爾士民僉曰利普爾蓋爲山于江之滸
畧約橫秋仇夷坐觀蒼蒼萬年百靈氤聚獨惟令辰
庀材起武江神協余降甘風雨不日成之惟神余許
尚饗

寒支初集卷之九

傳 雜文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向旻元懷編撰

李孝子傳

李孝子者名明賢閩之建寧人父友餘
子邑之龍龜山夢身遊孔廟廡下一賢人出拜之友
銓答拜喜而寤閱年生孝子字曰賢誌所夢也孝子
生而端嚴謹怒端如斷山無妄語笑無妄視聽擇地
置足尤閑避燕私少讀小學至司道先生坐如泥塑
靜無妄狀驚省自取小帶束兩版十餘日遂終身危
坐無箕股其銳于遷改如此母氏患痢百醫罔効憶
庾黔婁嘗糞甜苦知病差劇事遽取糞私嘗之早夜
頓顙哀籲北辰二以身代數日母病良已強飯善步
踰非以他疾卒孝子一慟而絕移晷乃蘇已數慟數
絕血枯骨立其父流涕慰之曰母死父存可令父哭
妻父哭子乎孝子伏地拭涕曰不敢乃停母柩巷背
山樞前一几一草苦朝夕上食已拊膺哀號悲動四
隣多爲分泣者自是絕葷血數粒而食或以少肉進

之即日念不及食非故相觸也時父老多病孝子侍
榻前或徹夜不寐出必刻晷而還旋繞左右者踰十
載及父沒孝子病勞加慟遂嘔血不止其友唁之曰
悲哉子之爲父死也雖狀毀不滅性孝之經耳且逝
者有知忍死其子乎孝子轉轉強爲起就室傍作小
堂停父柩廬寢其內將終身歲時伏臘必涕泣竟日
遇二人誕忌卽勺水不入口每御一膳一茗必虛設
兩位終身如一日焉諸生鄉老白上其事有司咸異
之各鑄扁爲獎孝子報狀而泚汗津津決背曰人子
戀慕所生卽鳥獸亦同此情必此是旌世寧皆梟獍
豺虎耶因掩束其扁而匿跡不肯入縣治或聞人有
指名相稱譽者孝子急掩耳走惡不忍聞也忽一日
微疾于藥侍顧謂藥曰接取文書來藥愕狀問何書
孝子曰但接取何問也因仰空懽笑曰何勞乃爾遂
歿生平懲窒嚴苦如法吏之凜科條誦聖賢關切
語卽牆壁座牖標識殆遍早夜所作必矢白于神明
狀設誓曰敢欺鬼神幽極無赦並與三光靈電起臥
周旋至于臨財一衷於義周急不以清約爲解鄉黨

風之往往曠銷怨釋多傳誦其事和誘勉者跡其重
規疊矩崖壁截朕逍遙委順寧沒如歸不謂之孝子
得乎世無真孝子豈復有真儒哉予故傳李君以告
世之學聖賢者

黃槐開傳

閩之寧化有天寶山人者少讀其律陶詩一卷涵澹
隱映以爲山之人也久乃知其姓黃名槐開字子虛
山人其別號云山人生而亮拔有志節以文行知名
萬曆甲午舉于鄉連躋南宮乃謁選授山東青州推
官單車視事苦寂如寒士狀胸臆洞豁所聽斷能悉
兩造意或不比于法卽上官持之公必出之再三自
寬狀乃已郡有吳生更新者其內兄以賍盜發詭辭
寄裕生家生不知也生之族仇乘此構陷生誣伏矣

公至察其在土釋之謂所仇曰鬼子工射人行亦射
于鬼矣不旬日仇者狂呼而僵青人神之未幾視青
州府篆帑有美金踰萬吏以嘗公公瞋目視之吏惶
恐請死竟冊報循環已署益都及暮矣賸餞僮九十
餘兩悉易田養士嘗查盤至萊蕪財豪王某者以競
繼產訟萊之廣文羅某者公戚好也受豪餌爲遊說
約得請則萬金輸公而賄羅十一公不可羅至屈膝
請公岸朕太息曰人固難知此所謂君不知故人也
羅忤忤而罷青有郡王商河者驕鸞侮郡邑吏嘗奎

遇紳士之貳已者執而笞之幾斃公竟遽治從奴不
少貸無何青大饑安丘之民變劫邑帑公往鎮之邑
乃靖及是人相食公鞠其一二事掩袂大哭聲徹閭
閻無不法下者遂移文御史臺其畧曰青于山東猶
水源也源竭則衆壑皆枯青愆則齊右俱困今青饑
極矣昔聞道殣相望易子析骸斯極痛耳今父子相
食夫婦相食姑媳相食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膾且以
人心味爲美小兒味爲尤美矣市鬻人肉斤錢六文
醃肉貯甕以備時需矣或割人頭煑炙而吮膾或餓

寒文初集傳

方

五

大方仆而叢割去盡矣或磔剥未盡眼睜睜猶視人
者矣聞詞禁之即日我不食人人將食我梟獍寒空
天地晝晦嗟此青齊一鬼國矣此鄭監門所不能圖
而史冊所僅有也前此猶冀春草滋萌民命更續今
春光已半寸草不芽白膠西至青蝗齧麥盡無望有
秋即使纖苗綴土採青盜挖挺死何擇敢必無安丘
之續乎青事去而天下事隨之矣念之寒心忍緩援
手耶文既上御史卽其言條上封事天子休朕軫念
大發金粟十數萬爲賑於是他郡皆設粥廠公獨持

議曰粥廠之設非便有四萬衆待哺薪水是先令鶴
形仆頓樵採運汲督役維艱一也奔走萬衆喧填二
廠必蒸疾疫且強者攘臂弱者喪履顛擠蹈藉使母
失弱子夫失餒妻遂有待哺數日終不沾粒者意本
求生翻造其死二也城郭之民旅集旅散餘慘或可
分甘荒村遠市匍匐而來露宿而俟枯唇未濡饑眼
已斷何一堂赤子而隔若越秦三也且大禱之際十
九空置銀米輾轉化于胥役之手如肉委餓狼萬無
存理雖明察之長莫別其弊四也今惟計口多寡散
寒文初集傳

九

六

給銀粟檢發易市奸胥歛手使城鄉均惠倪毛同忤
不亦可乎於是諸買買來者滿郊圻賑不給則復請
于郡守出罰錢數百緡縉於南郡以濟之所存活以
百萬計誦聲沸朕名與益起旋以卓異徵而讒忌者
起矣先是益都令盧亮臣者狂易無檢公條其狀報
御史罷之安丘太常卿馬某者家居折節交公餽贈
稠渥悉弗納及以熟鮮饋則婉謝之曰單車就暑費
無欲清者拜賜以飽蠅蚋隕墮明德不忍爲馬謂絕
已甚也殊恨之適馬有愛甥觀叔產逐叔遺腹子而

竄繼之累訟郡臬以馬故咸宜甥至是御史委公質
厥成則盡更宿案給產還叔子而罪竄繼者馬怒遂
不解會馬方起用而天子所遣賑使過庭訓者馬固
同年生過之弟與盧令復同年進士比周構訐謂天
子賑饑他郡設粥廠而青獨否利爲侵漁公既廉介
著聲難厚誣則以浮躁劾而召用之旨遂寢紳民憤
悅幾叩關廉使陳公亦曰所劾事不實且巡按龔屯
三使者薦墨方新寧一人之身乍賢乍否耶但自理
吾從中左右之可白也公喟然曰仰面實慚顧亦
寒支初集 傳 九 七

卷石踈花孤對移晨有談向日宦蹟者則曰影過不
留誰能憶此雖家人叩之不答也每手一編從老農
課量箕畢或相流陟丘欣欣忘歸老尤耽癖書籍年
近大耋猶作細楷搜錄異聞盈積几案詩宗大厝開
元不墮近人纖情之習文嚴謹似曾南豐所著有在
齊草落花鴈字詩錢神紀心經述天寶山人集生平
慕陶靖節之爲人作律陶纂一卷取陶詩離散而僂
偶之卽起陶先生自讀之不辨也嘗言淵明讀書不
求甚解而予殊慮冥搜務求精入淵明田悉種秫無
夕不飲而予所學甚踈賢聖莫辨淵明意能消物雖
庵却梁肉而刺史相忘予道不偶時率意茹淡而讒
謗隨之奚取異軌者而同志爲惟此忘懷得失就曠
捐煩流連景事歡暢于詩庶幾有之耳因自爲天寶
山人傳其自贊曰處士有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
山觀人稽行似聞五柳之風矣其寄託孤遠如此
論曰古今談救災者必首富彥國先生之阻設粥廠
蓋祖彥國之法而變通之博濟已驗乃彥國以此入
相天子而先生遂遭讒以歸豈九卿御史俱未讀宋

書耶祖護一匪人至奪萬姓之母逐朝廷廉幹吏上欺天子而無憚甚哉阿黨之不忠也神宗之季門黨大豎相訾與國終始此其厲階矣先生擬託淵明若豫知義熙永初之事者且解組于萬曆丁巳明年東方兵起登萊叛師旋應之不三十年而鼎祚移所謂青事去而天下事隨之知幾哉予是以感痛而傳先生也

羅宜明傳

羅明祖字宜明閩之永安人宋儒羅從彥之後也父天長以易學名家學者稱爲紫巖先生晚舉宜明穎異絕倫甫能言卽受周易老莊既孤依母某氏每挾冊侍夜續家貧膏燭不繼向古廟燈火就讀率膏盡爲度所讀書多經生所不甚急者意取經世通務而已天啓辛酉鍾伯敬督學閩中拔宜明冠諸生謂閩文豐肉蠶氣獨宜明骨法水稜若三百里太白山負雪崔嵬也丁卯秋試閩士各輯纂時文晝夜誦諷聲撼比屋宜明方靜對先後天卦圖點注周禮或曰子不就舉耶宜明日將以此應舉也或哂之旣而舉于鄉辛未成進士同榜楊廷麟吳偉業咸推重之初除華亭令華亭布貨灌天下牙僧如櫛籠市利歲輸長令例萬金宜明至則盡除之勒碣以示後人邑仕宦連門黨饒氣魄遙制朝柄籍長吏適課如山不可問而是時舊新預三征併催功令尤急于蘇松宜明督責自貴勢始下令曰誰爲平原君者某卽田部吏也於是貴勢家咸懼戢無敢梗者飛謀釣誘思陰擠之

矣乘宜明內艱歸遂以上海通賦移之華亭詔停金
俸半年起復乃調令繁昌繁昌倚南北之衝舊無城
郭流寇數睥睨之直指某因有築城之議宣明上揭
日繁蕞爾不當一鎮居民未足千家山水四集一河
中潰城實不便或者因山爲關因關爲城天造地設
庶幾事半功倍耳直指不謂狀益微與役既作百堵
忽又有選鄉兵赴營訓練之令宣明再上揭曰鄉兵
初爲各固其圉耳若赴營訓練則與家戰人守之說
相背適示民以不信夫鄉兵之不可與營兵共居猶

寒之初集

卷九

二

燥濕水火之殊性也繁之往蕪山徑七十里民將曰
吾奈何以鄉兵爲戍兵非獨不附營兵而已且與兵
大役也城工又大役也僅此生齒忽使操畚鍤忽使
制干戈是猶左執俶而右又捫虎也畏死者逃亡好
亂者蠱衆肘腋之變直須時耳詩曰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其聲酸狀今猶愴耳可不鑒哉於是兵使史某
者大怒值城工將竣示意于一二獷民譁撓羣役因
謗謗于直指直指頓下令罷工始者督令平地爲山
既中飛言卽復摧數仞爲平地地下吏任勞任怨究又

任罪吏其可爲乎前此和州之變居民駭散宣明一
騎自隨躬歷編戶輯撫之標其赤丁教以什伍置器
守禦百姓始有固志及流寇方大春南渡率鄉兵襲
之斬獲過當奉旨紀錄至是以築城誥謫浙江布
政司照磨旋署蕭山令一月間捍塘五百丈蕭民去
水患增歲食誦聲大作會中官某經蕭當道屈膝宣
明獨謝病不通謁中官伎之甚銓曹以宣明補襄陽
令喪自崇禎甲戌至是寇亂六載或爲宣明憂之乘
蕭山攀轡塞道欲藉此尼其行宣明獨不可曰急病

寒之初集

卷九

二

讓夷脩輩猶爾况君國乎乃不俟文憑晝夜逆水行
五千餘里未抵任而理院熊文燦已以違限劾奉
旨降級矣蓋是時張獻忠已破穀城賄文燦求撫文
燦慮撫局不終多劾屬官爲卸罪地宣明歎曰寇禍
半天下吾非能選鋒束馬極討窮追而困蹙之也胡
一旦俛首就撫乎昔者李察罕奮身討賊百戰百勝
田豐王士真窮窘乞降之殘寇也卒圖察罕而殲之
今帥非察罕降寇豈但田王乃連城而居襄漢間土
地奉之物力資之使生養休息布置所欲爲當事宴

朕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烏知所終乎未幾獻賊果
叛詔逮文燦死西市閣部楊嗣昌出爲督師兵駐襄
陽者數萬日餉千金呼索轟朕牙爪怒張僅免脫巾
爲倖他兵之集鄖陽以扼賊衝者慮官餉不繼欲設
法招商使平直販運於是監軍閣部並檄下襄陽宣
明條上其議口山深而禽獸往水滙而魚鱉多樊城
卽襄之深山滙水也往日商不招而輻輳今商裝足
而不前者以昔之樊藪商而今之樊藪兵也納商旅
于兵營猶驅犬羊而就虎囿耳卽不朕以官招商商

實文初集

卷九

五

憚兵而因憚官莫若以牙招商官任牙而聽牙自爲
輪轉也議上而中貴大怒嗣昌因刻朕上聞曰襄陽
令專城不駐兵且運餉違誤無軍法詔降級聽撫按
寃問撫按知宜明無他而一時奉嗣昌旨者以計典
罷之羈襄待勘宜明謂人口獻賊去耶襄數百里而
藏兵于隔江之樊城是爲善藏乎且兵又招兵曠閒
踰時化爲响馬凡公車朝覲被掠者日日見告南鄧
之間道無燕雀矣當事曾不爲意而以屬吏商畧之
空談指爲拒兵之實罪何以服天下乎獨襄藩素重

宜明及是召居藩邸侍講世子而嗣昌亦出師夷陵
宜明旣解任數頓蹙語家人曰襄陽必敗吾不能混
泥而死須預爲出城計因力辭藩邸僦居城隅教僮
拔茅織練削竹爲箕而已庚辰二月三日久雨倏晴
夜若有告宜明者曰是其西陸中也詣彼當有異次
日宜明果詣陸中舟行不二十里風雨總至遂泊江
塘迨曉聞遠近奔號曰賊破襄國主遇難矣急回陸
口則岸有呼渡者視之宜明僕妾也相顧愕朕不能
語但飲泣趨武昌寓門人家咸以宜明前知若有神

寒文初集

卷九

五

翼也時嗣昌戰艦尚出夷陵襄報至始知獻賊由蜀
奔楚取巴東間道走常陽假嗣昌差使郵符內約其
提塘吳國璽遂破襄也嗣昌旋師荊州謁荆王閉門
不納登城謂之曰曷不朔襄王乎嗣昌慚憤歸沙市
曰進吾尸于王足償襄禍矣遂縊死先是嗣昌之出
也議加勦餉三百萬練餉七百三十萬襄陽一邑新
加練餉六千五百四十餘兩催督以戶科給事宜明
頓足曰是不盡驅天下爲盜不止乃具文詳上官曰
襄中寇禍六載或舉族盡隕鋒鏑或僅存數丁車自

棗陽至東津北自唐縣至淩河西北自鄧州至呂堰
人民十不存一田地十荒八九南自宜城至襄陽西
自穀城至襄陽人民十存一二田地十種三四才遺
殘黎復疲困于夫馬徭役里排追呼今夏飛蝗蔽天
禾苗如埽唐白滾諸河洪漲數丈麥粟宅廬漂沒無
餘塞堡崩圯者四十七座饑寒迫爲土寇良善甘從
逆黨勢有由狀方冀皇上盡捐五年錢糧稍活餘黎
殘喘俾流民聞風復業抽荒納稅今更額外苛增民
必死亡逃散不則盡驅爲盜賊已耳襄民不足恤豈

定文初集傳

卷九

七

襄藩相爲休戚之民亦不足恤耶奉行徒爲虛文重
派必有實禍卽叅處一縣令豈足回天怒塞民怨哉
文上而上官特虛文批答之後嗣昌之代文燦復踵
文燦故智宣明乃擬岳飛上秦檜書意以諷止撫局
旣而撫勦失宜又設爲奕喻曰昔之禦寇者如已不
善奕而又鄙賊爲不足奕者也今之禦寇則輸一局
而求再局者也日者明詔大布則不惜奕之非耦而
認爲對局矣所不知者勝者耳夫勝者者非一著勝
而勝一著之謂也又非勝一著而救一著之謂也一

著救則全局俱救耳今流寇之腹甚大而我徘徊于
四角間何處尋其斷頭而搏之乎則莫如不下爲高
也非不下也乃下而不下者也若應攻不攻誤用和
著不應殺又殺却走錯者不幾蒲盤俱錯乎以人國
奕者亦可寒心哉或問究竟如何宣明曰國家急于
滅賊而所用者非急于討賊之人譬庸醫誤人旣知
其庸而逐之矣逐之不早而代置之人又庸醫所轉
託以遮救其敗局者無惑乎病口深而良醫望之却
走也夫調兵二十餘萬情勢格呼吸不來本兵旣

集文初集傳

卷九

七

不能用而求之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賊之頭
日頭日又與無賴之偵帥比而遙制朝命不敢處分
呼糧索犒則奴隸守令尾賊而行卽東西相遙其僞
冒頭目而稱降者輒以冠袍重賞媚悅之賊搜賞而
去去不復來轉轉玩弄曾無懲悔何怪乎兵不叛而
爲賊乎國家不能于有限土田中下補苴扶羸之方
惟會計加派以糜悍兵而緝狡賊賊滅無時加派無
已一獻未滅又生一獻是爲代冠譬斬刈婦于傾蕩
家計耳又譬以毒藥攻頑病疹愈癩藥愈毒而大命

益促也夫聚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握天下之柄滅
賊之具殫矣而滅賊之莫無聞猶博者傾囊倒篋大
呼盡氣僥倖一擲而償宿負一擲不勝而身家燼矣
豈不危哉既而嗣昌與尸悉如宣明言蓋當時議兵
食者自加派召募及請禁旅外無他策宣明獨曰罷
加派以收人心一策也散客兵以靖地方二策也堅
壁清野固守要地大赦天下如終貢固聽其流徙乘
懈而擊之三策也共此民也在民則弱從賊即強朕
則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辦賊久矣與其加派以養
寒吏初集傳卷九

無益之兵不若以郡邑應有之輪供聽郡邑應有之
民兵自爲戰守之愈也蓋宣明之本論如此又嘗夜
出巡城見客兵占民居拆門戶相壓熟寢弓馬各自
一處謂是不明營法即不明陣法不明陣法即不明
戰法衆可土盡耳又訝當事行兵不預計糧料兵到
三數日前乃飛檄索餉雖曰餉實金也而兵不需用
金必索食于縣縣支旦夕耳無坐糧也必移行糧爲
坐糧迨糧盡矣不齎糧而齎金前途食乏則去就自
爲計無戰而敗矣乃作井田問三篇師律師中九圖

謂師六畫即活井田也大畧謂井無格于西北東南
猶八陣不分于平原山谷田有弧有箕有梯有圭有
勾股皆井一方之變化而出其奇以田制賦餉何從
加以賦治兵兵何必召無往非井也田之方員曲直
廉隅驢括于正井偏井之中陣法之什伍偏正錯綜
爲握奇積卒八門五花之數則井法陣法不券而符
矣以趙克國之聰明老于行趨而後悟屯田之即井
田知屯法即井法則知屯田即井田也今不知井何
由知屯何由知管與陣與戰乎瑣瑣而議召募搜括

寒吏初集傳卷九

六

節省採鑄以救其末末可救歟或曰流寇禍亟矣予
言如梁肉理疾耳宣明曰固也行吾之策收流民即
是殺流賊行今之策則驅民爲賊而又乞賊之殺賊
也凡宣明始終持論悉與時忤而所值上官皆苟且
庸躁褊臆忌功之人故賊謀具違而禍謫隨之又暨
躬嚴潔蒞襄陽年從不呈身中貴以此益遭猜訾及
寓藩邸知國且丘墟凡宵旦星雲鷄烏鳴噪之異數
條上災變冀有感動王不覺悟以及于難隆中之遊
幸以身免世謂宣明洞曉風角疑或朕也尤遠于曆

箕嘗以西人截三百六十而棄五度四分之一及郭
守敬判爲四分度之一而割爲四二五俱非是乃作
日圖衍太初曆衍又好談青島之學謂狐首經可與
丹經相表裏羅經則旨本三易理絡二藏數通曆律
乃爲鍼賦形氣賦罷官家居著易全引詮皇極經世
作九卦圖衍苦齋蕭朕曾無愠色或談及國事則輒
朕改容繼以流涕嘗左握箕局右握曆書極意苦思
數仰歎瞑目問朕若長逝者久之撫膺而起曰天竟
未朕亂乎家人固問之曰後當知耳未幾竟卒年僅
幾支初集傳卷九
四十有四有集三十卷已行世子三人某某皆讀父
書爲名士

贊曰世傳宣明好房奉輅璞之學每言上造值咸之
上予值剝之初而卒不竟其說獨于預免褒禍微露
前知及著史旁一編端摘晉梁間事若以太清建興
占甲乙之變者究所持論則以寬卹民財收拾人心
爲救亂之本枝柱權貴置禍福于度外確乎醇儒非
術數士所幾也又數言天下未嘗無才亦無不可治
之亂蓋隱朕以治平之畧自許矣既坎壈失職不幸

早世功業不見于天下特其議論側儻切于時務猶
可得而想見者余故詳紀之俾後世有所稱述焉
大文字指畫當日情形利弊調度方畧皆透切可
措實用天下何地無才但用違其時耳爲之嗚咽
朕賴此寫生亦足不朽矣 彭躬菴
只將其人議論詳紀而本末自見亦列傳之一體
也雖一人一方之事因以推見天下治亂興亡之
故故知此文關係不小 魏冰叔

寒支初集傳卷九

磨和尚紀畧

磨和尚閩人也俗姓吳或稱禪亦或稱儒與人言必依忠孝敬鬼神訟內過而已問談文字取河洛奇偶爲印謂之五宗訣云人謂和尚不談禪而談文和尚釋之曰吾此所談孔孟謂之知言菩薩謂之觀音耳庸非禪乎聞者莫朕得也和尚少爲諸生矩步懷方寡嗜欲嘗居生母憂服闋郊居友人以妓勝之坐愼七夕終不亂時以爲石腸云性獨喜琴每漏息星爛獨鼓一再行迫朕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也於書喜笑之初集傳卷九

孫吳獲苻同舍生成讓之曰是於制義猶棘敗績也輒應口不辭孫吳何知制義則益嗜之源而陰符握奇又源而河圖洛書離合偏伍幾乎風雲鳥蛇之在握也夜或見夢曰書生奚庸此胡不以是談八比乎則蓮朕寤檢鄉會試先正程墨諦視之懔朕興曰是千流萬派者宗于五而已五非懷准鉤備規軸若述求履之憲也鬼神推盈適善而止作者不自知我今獨知之耳何言乎宗之五也今夫五十爲土靈中維虛也一六爲水靈二七爲火靈老陰順而少陽逆也

三八爲木神四九爲金神少陰順而老陽逆也一順一逆者陰陽之定位也凡文竅由水火二靈而發者必從老陰少陽之位矣文竅由木金二靈而發者必從少陰老陽之位矣文竅由土靈而發者必從中虛之位矣舉一題而陰陽大極無極之義備也舉一文而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位錯也此之謂五宗也或獻疑曰是其肢骸之人而均炭銅之冶矣鐘銚共模西竈並體新莽之威斗馬鈞之指南矣奸者售奸巧者獵巧宗其弊數也哉和尚曰不也人知制義寒之初集傳卷九

之爲八偶而不知爲一奇十偶也知卦之止于八而不知聖人之學易則五十也十五而圖書全五宗而八比盡題一而文五也五而五之即二十有五也細通於輝夢顯微於響契此京壘管郭所未窮而又虞宗之弊也哉於是爲行墨士拆縷言之二三日而寐若興七日而渙朕解矣即又爲童稚子拆縷言之亦七日而渙朕解矣和尚曰吾非能移人情者是陽復之候鬼神者告之耳凡和尚所稱引多鬼神臨格事若囑之即龍呼之即雷者初以和尚神道設教耳久

之知和尚孝通神明實有之也蓋和尚之父以扶義
俶儻落其家和尚不忍父之瘁也勉勉有無燈營修
繼每值乏絕輒有禽魚葷乳幻來意外助其承歡嫡
母偶失明和尚鷄鳴漱盥晝夜無疲七日而重翳如
掃及母疾垂革和尚哀切告天願減齡益母一夕而
沈疴頓失增壽八齡故曰義於人者祥其神和尚每
稱神蓋以此始和尚悟五宗特舉示其長兄長兄急
止之曰洩鬼神之秘不祥大人將無窮乎和尚曰吾
憫夫學子賓賓劇心諮齒猶惻惻無所之多士亨即
寒之初集傳卷九

卷九

三

吾窮無恨遂以此教行閩粵間其長兄旋登崇禎癸
未榜爲揭陽令甲乙間兩都陷揭陽君憂憤死于官
閩中土寇颺起破永定和尚之家義不辱賊一門八
婦同夕自經賊義而禮殯之和尚於是慨朕曰男死
忠婦死節天之玉我至矣吾復何求于世哉遂祝髮
爲僧遨遊湖海間自稱廢和尚云

賴道寄傳

賴道寄字惟中閩之寧化人幼有志節岸狀異凡兒
父天祚初爲藩陽衛中屯經歷再移四川行都司寧
番衛卒于官寧番去家萬七千餘里值番夷叛喪滯
不還踰年計始至道寄一慟幾絕已甦謀迎喪宗老
哀道寄年少又道阻夷亂欲尼其行道寄益慟絕遂
變產得百金留其半以贍二母輕裝重趂披棘入寧
番而棄已罄矣國家之制凡官於邊夷者存則加俸
一級沒則請檄傳喪道寄於是謁布政使鄧公思啓
宋之初集傳卷九

卷九

四

按察使蔡公守愚軍衰綴絡胥露衣表二公愴歎久
之少進與語辭吐清華特爲加禮再叩所業文異日
投一編奇采煥爛兩公驚歎曰是足倒三峽之流矣
時成都有富宦羅一元者老無子慕道寄雅才欲以
愛女妻之邀蔡鄧兩公贊其可道寄艱阻口棄喪者
無天婚喪者無後此覆載所不容而羅君獨容之得
無不祥乎兩公媿服其言益相引重乃爲資振助其
歸浹歲扶柩返毀瘠幾人脂矣道寄天性篤摯而嫡
母余特奇嚴道寄慮生母黃之失意于余也竭力承

惟先意將迎余亦忘道寄之非已出他日黃稍忤余
道寄輒長跪奉杖代母受責余雖嚴急亦持道寄涕
淚簌下也是時道寄年將艾矣其孝謹如此兩兄不
治生所分產罄于狹斜負責不償道寄輒罄已產償
之無幾微見顏色及兩兄繼沒孤皆襁褓道寄又撫
之如已子宗黨稱之無間言與人交始淡穆不可得
親久之亦不可得踈對先達名貴無降色對等夷庸
碌亦無慢色故或以爲狂生或以爲長者生平無造
次之容凡以利害窘狎告者道寄輒漫應曰是何難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告者愕其迂緩也已而條分絲析卻開理解竟亦如
所云性喜劇談塗聽頃屑事纔出道寄口鋪叙斐然
如讀虞初夷堅欣爽聞見也其爲文涵負生蓄移瞬
盈楮若百川灌河兩涯無涘道寄既自負高才思有
所試于盤錯往往遇事策奇攬仇思快揮金不惜久
之連躡鎖闥家益衰落旋值甲申乙酉之變哀憤抽
裂悉發爲詩其于兩京淪陷將相屈辱宮闈傾夷及
反戈噬主之事灑血抒懷竟無忌諱每一詩成反覆
悲吟繼以涕泣泣已復吟兩致百里山中入共讀之

苦戚傷生奇病交作竟鬱鬱死嗚呼其可哀也已尋
觀謝舉羽之于亡宋也西臺之記冬青之引紀人則
曰甲乙紀年則曰大羊隱語噫暗如環鏃攢鋒慮轉
觸卽碎者及元之亡也詩人王原吉戴叔良王子讓
之徒歌黍離麥秀之章詠剩水殘山之句激昂慷慨
赴壘債張雖庾中北遁後猶有宣光綸旅之望發摠
指斥曾無鯁避夫以元之翹暴國祚短促未嘗有
仁義禮樂淪貫於儒生而一時草莽文士感傷社屋
飲泣賦詩硤硤崢嶸千載如見蓋君臣大義鑄于人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心如此況于三百年深仁重禮漸漬高厚道寄又性
篤倫義負志蘊奇掩抑未舒一旦三光崩墜慷慨天
懷其詩如急峽園靈驚颺拔石固亦自朕之致耳予
故爲之傳使後世知忠孝大倫全于草莽彼鬼科隲
仕而慚負君親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文章非扶植世教感發人心竟可無作如此完人
得茲傳聞揚生氣凜烈百世之後聞風興起足感
頑懦此寒支以文字爲功德不減春鐸晨鐘也

魏冰叔

傅相公傳畧

公諱冠字別號寄菴江西進賢人也初名元範
中萬曆丙午科鄉試第二名後易今名中天啓壬戌
進士傳臚第二人歷官十一任拜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崇禎己卯累疏乞休詔許馳驛歸里家居
者六年弘光乙酉夏清兵渡江三鎮叛降江西淪潰
闔之餘孽王得仁者領清兵突入進賢據在公宅掘
取積藏凡數世誥命賜物蕩然一空殺公嫡孫傅鼎
乾掘公祖墓燬家廟公潛入閩中時唐藩正位福州
寒支初集 卷九 七

收元隆武間公至差官存問累詔趨公授事隆武二
年丙戌三月手詔公督師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撫
事宜賜尚方劔便宜行事師臨邵武前軍抵建昌界
而餉已告匱後軍逗遛不前遠聞警報輒撤營歸公
知事不可爲十二疏乞罷適泰寧薦舉職方江隨者
以進身岐路思去名自重疏論公擁兵糜餉玩敵擾
民公辭解兵柄遂益力詔杖江隨許公謝事還山因
寄寓泰寧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壬人也初以閩部名
擊曲執弟子贊丙戌九月清兵分道由江西入邵武

泰寧公復避泰之分水村卽亨龍庄居也亨龍同子
養源私計公常握重兵清人索公必連居停不如自
首乃免于是清帥果索公養源遽造公告急曰江隨
父子白清帥必生得公矣源家百口公是視耳公信
之蓋江隨前有爲公受杖事養源因此中公公迄
死不悟爲亨龍所賣也但曰一死報國吾事已畢鼠
子嚙肉所得幾何徑自投繯養源跪抱公曰公不生
見清帥者江氏百口立碎矣旋指庄客輩曰卽此族
何辜忍令爲血池乎於是庄客數十人競縛公就輿
寒支初集 卷九 元

既抵帳大帥李成棟親解縛延公上座相勞苦執
禮甚恭間進曰公大臣也釋留當取令旨非成棟所
尚願清法難令特嚴異令以逆論倘委曲相從者成
棟保公無他此後攀鱗曳尾惟公之便公詫歎曰自
冠裳以來曾有髡頭宰相否居久之成棟復進曰公
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但稍加鍬掩衆目卽當婉曲報
聞耳公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進也
吾鄉無髡頭宰相但有斷頭宰相耳成棟自是不復
言狀事之甚謹夜宿溪頭公私起欲投淵爲守者所

覺而止宿石牛關搶頭似死守者復阻之遂護衛至汀州起居飲食成棟必備成棟既率兵入東粵汀州鎮將李發復衛公如初一日對奕局罷發閱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願清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公欣欣起曰早畢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向西拜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慚見先人地下當是時發之部卒皆涕落無忍加刃于公者雖賞之不從也惟汀州太守李友蘭家丁二人受賞而施刃焉公遂授首函寄汀獄蓋丙戌十一月二十寒支初集傳卷九

元

一日也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無不茹涕者家人傳國貞等負公骸權塋于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司公之蕃墓相望公首在田者時或無故動搖其地凜如霜雪不寒而慄丁亥五月間忽吐白光中夜如旦數見夢于獄囚之冤濫百獄囚祈卜皆奇驗牲醴拜奠遂無虛暑已丑三月公之子來乞骸歸塋得請始合身首而更歛之竟體皆作黃金色異香遠聞舊衣二領棄墓側者風雨經年帛色如故行道傷之咸指曰此相衣也無忍動者冬十二月寧化丘賴敷生

弔公故墓見遺衣儼然被襲而歸每示人曰此經水王風日歷歲不能敗者是亦有神也蓋有歎且泣者初分水就執之日公歎曰負國重恩永慚泉下柰何柰何因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所頓足處崩陷十數丈悲夫氣可搖山岳而不能格門下之泉後天之不勝人也久矣夫

論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况君死社稷臣得獨生乎又况秉國鈞式百僚與君同心德之臣乎甲申之變自范吳橋外如陳如方魏如李王等或露蹠賊寒支初集傳卷九

辛

庭哀呼婉轉或輪貽所活緩戮須臾更有天子賜坐親奉餽餼酒尚溫而降旗旋豎者論道經邦之席遂爲囊羞納垢之區此前代所絕無談之猶腥齒也及黃漳浦藏碧于甯都傳進賢濺血于汀水楊清江沉骨于章貢瞿虞山碎齒于桂林三台再耀兩曜稍輝三百年輔臣報國僅僅如此若夫貴陽柯安冕頭搖尾轉瞬刳屠嗚呼當其身傍日月榮備藻龍一旦受釐承唾不知人間羞耻爲何事其視君父至情膠漆不屬又何怪狄慶之鋤袁閭毅之族李乎么麼江

氏予奚責之矣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画網巾先生傳

画網巾先生者名位鄉里皆不可稽初同二僕潛跡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觀變衣冠儼然久之聲影漸露光澤防將吳鎮者聞其岸異因掩捕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訊其里居姓名默不答鳳鳴偉其狀戒部卒曰謹事之去而網巾無以惑衆足矣先生既索網巾無有盟櫛畢謂二僕曰得筆墨否爲我画網巾額上僕問故先生曰衣冠本歷代舊制網巾則大明創制也卽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爲先生画網巾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画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画軍中譁笑之共呼之曰画網巾云是時適有四大營之亂四營者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也自盛始爲王得仁裨將得仁據江西反正後敗死自盛亾入山糾召殘卒及賊之無賴者衆逾萬人借義聲曰恢復一時名德如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顧攻取無策徒鳥徙江閩界所經地毛如洗飛走皆盡流毒諸村落者二年庚寅夏清大吏始檄江閩合剿之於是江兵駐建昌四營屯邵武之禾坪閩提督楊名高率兵

至邵與左路總兵王之綱分道掩擊之四營潰池鳳
鳴因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楊名高楊羈縻欲生之
見画網巾歷錄狀笑置不問也先生既就檻車至泰
寧楊猶欲論降之先生因謂楊曰吾舊識王之綱就
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詣之綱之綱愕狀先生曰固不
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窮詰里籍姓字殊苦先
生乃喟狀曰吾忠未報國畱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
畱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畱姓名則辱身若曹呼
我画網巾吾卽此姓此名矣之綱因抗聲謂之曰天

寒支初集 傳 卷九

三三

下大定一夫強死何濟且改制易服歷代已狀難髮
奚傷作此怪鬼爲先生傾唾曰何許癡物網巾且不
忍去况髮乎死矣無多談語侵之綱益厲之綱怒曰
明公填溝壑者莫名數也庸渠皆俊物乎遂令先斬
其二僕遙巡間羣卒捧之二僕叱曰吾豈怯死者顧
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
奴得埽除地下矣乃欣狀受戮之綱復好謂先生曰
若豈有所負乎不狀義死亦佳何堅自晦也先生曰
吾何負負明耳一籌不抒束手就盡去婢妾無幾又

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古今之隨例就義者故恥不自
述也檢袖中有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
向劄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挺狀受刃
于泰寧之杉津泰人聚觀之所画網巾猶斑斑額上
也泰之諸生謝韓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松窠山題
曰画網巾先生之墓歲時謁奠如家儀嗚呼當楊王
既追破四營執獲羈縻多有文秀儼毅顧盼輝偉絕
無羈縻愁狀者豈亦先生之流歟別營有投降者當
就邵武聽撫行至朱口一魁獨不肯前伸頸就其黨

寒支初集 傳 卷九

三三

索死曰吾熟思累日終不能俯仰若寧死汝手其黨
難之卽奮袂裂眦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汝
其黨乃揮涕刃之瘞骨而去傅鼎銓揭重熙流散被
獲先後不屈死張自盛後就俘于瀘溪山中嗚呼聚
旅如林繁有節俠顧顛蹶同盡如是也夫

論曰運變極流遂有意表奇節如画網巾者往鄭所
南作鐵函經事至隱秘矣逮明崇禎戊寅間寺僧浚
井忽得之按其歲月已三百五十六年而所南之名
始大著于天下其鬼神緘之而鬼神啟之安知百千

年後鬼神不以画網巾姓字告人乎夫懸幽忠於天
 日河山之外豈慮千百年後真有鬼神者爲書各位
 誌家世乎李綱曰靖康之難內惟李若水外惟霍安
 國死節顯著狀則死義患不顯著耳蒙古破鉤州金
 將陳和尚俟殺掠已定乃自出言曰我忠孝軍總領
 陳和尚也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
 庶有諒我者先生豈負國者哉若古之江上丈人漢
 濱老父等皆慮爲世之儀的近世如補鍋匠葛衣翁
 等又皆慮名爲崇先生既就死矣豈復刑禍是避乎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空坑之敗趙時賞身冒姓文逗遛追騎以脫主帥意
 欲有爲也先生則誰爲乎卽其言曰惡夫計無復之
 因死賀名者夫張許文謝誰非計無復之者而論者
 惑于黜陟陣俘之言夫越石就以王輅投囊中智所
 笑以先生意致沉遠詞吐嚴危度世有孫曹尚廻翔
 睨之張洪慨豎小人豈足附託哉二僕從先生於孤
 窮危蹶之時歷年彌恪此文丞相所不能得於余元
 慶者交画網巾恬殉故主結纓納肝已優爲之人固
 不可以常情度哉

先子初集原周棟園先生欲爲選刻未幾先生
 作古人正悼恨問釋人殺移其梓語錄之費爲
 成其事時康熙已酉數載先子家遭多故未遑
 校閱遽以草稿付梓茲壬午權謀翻刻乃得先
 子政本篇首數語皆刪去末或段數行行
 數字今悉從改本不肖男子權記

寒支初集傳

卷九

三

丞丞傳

丞如衡字宗岷寧化人少籍諸生不得志復遊太學歲乙酉七月隆武卽位福州如衡循資補南海丞丙戌九月隆武陷于汀十月兩粵總督丁魁楚擁太桂藩於肇慶改元永曆故相何吾騶聞相蘇觀生有二志潛歸東粵十一月復擁太唐藩于廣州改元紹武於是東西相札清帥李成棟以臘月十五襲廣州奪門而入修紹武及蘇觀生等何吾騶等盡投誠南海丞丞如衡獨微服奔肇慶告急因扈從永曆出奔以

寒支初集

傳

卷九

无

丁亥正月朔抵梧州隨命如衡署蒼梧令事而永曆復奔桂林成棟旋下肇慶正月二十九送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迎降梧屬官悉稽首上郡邑印及尺籍恐後丞丞獨持印不與曰天子以此屬我身常殉之胡可委人再三諭不屈乃遇害時丁亥之二月也嗚呼宰輔尊逼天子巡撫節制省會擲委城社輕如稿籜區區一丞乃以死爭徑寸方文之策不亦愚而可悲哉雖朕昔之高踞黃閣建牙開府百司奔走屏氣歛息儼事天神俯視邑丞不啻蟻螳乃今委體輸誠

殺練戟劒之下見馬卒叱呼如霆震山摧也顧此一丞者平日睨虎水視鼎鑊丞則天神而已真不逮蟻蝨矣豈不哀哉宋之亡也夏貴以開帥輪降而家僮洪福叱貴如奴隸金之入越州也安撫李鄴以城降而衛士唐琦唾鄴曰吾月給石米不忍背主汝享國厚恩舉城授人豈人類乎世之不如僮卒與貴鄴等者何限又何論宰輔巡撫哉陳客曰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卽小人福琦固君子貴鄴豈但小人已乎丞丞不願與貴鄴同生將與福琦等同不死矣丞

寒支初集

傳

卷九

无

有子曰學展丞死時尚幼聞喪以後神色慘淡語言恍惚嘗惘惘如失既長從一老蒼頭習頌寄丞者徒步數千里詣粵覓父骸客骸多不可別識則鑊膚血侵之多流去最後一骸血到他沒再試再朕乃號哭髮負而返自題所居曰存義意謂王哀廢蓼莪已則不能耳其言曰河山雖改哀卹巉朕誰能廢之嗟夫世之廢蓼莪久矣或母事仇而恬爲子或父受辱而恬爲隸其說書史習文章者且引稽侍中山巨源之論爲美談又安知蓼莪何物哉我存則丞丞存矣可

以傳矣

李氏曰吾嘗一再見如衡偉幹豐下寡言論心知其爲長者及聞狗節事言者不一邵武黃甲葵以明經爲廣州通判如衡卽其屬吏廣州初破與如衡同趣如衡赴肇慶而甲葵走問道全髮歸故里丁亥八月過予山居言如衡誠愨重節操爲督學林佳鼎所知薦于總督丁魁楚委署海豐化州欽州邑民皆愛之廣州市賈多倭官濫益私壓遇霖潦官衙如涉當道委南海丞查拆其要者衆賈願輸千金乞仍舊貫如

寒支初集

卷九

七

衡拒之以官衙爲溪壑民患非細是可賄免耶竟下令如初衆賈急則移千金賂當道而拆屋之令遂寢廣人皆笑如衡爲愚甲葵獨心媿不如也歐陽子曰唐之亡也其臣存者皆庸懦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不朕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夫庸懦險猾今所謂明哲而不愚者也悲夫

本傳只書一二事殉難始末餘俱以議論典故襯證映發生氣勃然較孟子齊人行道乞人之嘖蹴更爲痛切孟子之所謂耻春秋之所謂懼近浪丈

人之所謂怨怒俱從痿痺頑皮厚肉人下鍼寒支則以朱亥四十斤鐵椎擊殺之矣固自爽快 彭躬菴

寒支初集

卷九

七

伍任先傳

伍就湯字任先閩之寧化人幼有至性四歲失恃依後母丘丘性下嚴少得其歡者湯雖幼獨能婉轉適其意長而益恭丘竟忘湯非已出也父廷祚老年臥疾湯自扶掖躬滌浣不肯委僕隸三歲終無倦色雖嚴霜冽霰夜恒四五起愁悴至骨去家人顧不憂廷祚反憂湯也及父卒哀毀幾滅性久之病乃起兄禮旋亦疾篤湯既友愛異恒及是具疏額天願以身代其言曰兄生而繼父吾父不死也吾死而從父吾猶寒艾初集傳卷九

不死也吾願足矣兄竟卒乃撫訓兄子不啻所生比長而析產惟兄子意是適而自取其餘壯年不得志于科舉頗治計倪家言顧性寬裕不能苛責耻爲詡詡好德之言而兄義必赴黜陟而已嘗有故人子告急遽傾囊應之無何是人疾革數數以負湯爲言湯聞而歎曰是子貧而無卑下之色今奈何以身外長物令雅士資恨乎急持券造榻前焚之其人三歎而瞑里有貧而鬻子者初不知名及納券湯愕然曰是其祖非業師某耶實有潛德頓不振如是亟招來家

以身算界之而返其券且慰之曰暫持此爲生計而家世醇善終不慮淪落也凡湯之隱約推誠惟恐傷物類如此方閩中立隆武開例准貢湯遂就例曰吾志不求仕宦嘗美卜式對漢武之言心儀之而婉無其才今此亦效卜公萬分之一耳未幾鼎革湯每擁書危坐惘然竟日足不踰閫者累年每引龐公言誠子若孫曰鴻鵠巢於高林葬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夕得所息趨舍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所棲息而已此固高致尚有進於此者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

寒艾初集傳卷九

望

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今以讀書爲巢穴而聲名富貴爲之餌豈不殆哉語無他及者遂卒跡湯之本末原性情歸仁恕而究於遠勢匿名跡崩朕不可奪可謂仁而勇矣

雜文

客說趙武靈王

至父既刼服騎射踰年伐中山却林胡樓煩幾千里築長城東抵燕山西極秦韓之塞志滿意遂反於晉陽蓋有佚色客說至父曰夫有振古之見者必多先世之功抱函牛之具者不墮咫尺之型自古聖人能料天下者固不爲天下所料也當王胡服之初庶姓駭耳公族異視智謀之士窮揣極摩而迷其所治一旦滅中山權其奇奪其所擅用其所以刻畧胡翟若

笑天初集

卷九

四

探囊倒篋出人背而投之予鉦狀後視者矐目稽者垂唇誦非常之業而服大王之功臣謂此時騎策大麓掃除板極目馳騁東盡東胡西垂榆中反登太行之上臨眺四域大王之志必有未竟者夫中山伏齊之翼時芟吾莖而踰吾郡不足以擠吾垣土狀必抱爲不釋之仇一舉而墟之暴秦之於三晉也上郡之途皆其怨鬼矣生者未長死者未塋蒼頭之士不哭其兄則哭其祖豈分先俞皆我狗馬之場也又固嘿不一念乎夫盡胡之利而僅得胡之土是賈華夏

之名而爲胡所貨也王何以胡爲也王所欲權於胡者以胡爲之用也胡習水草就便利輕矢強弩超距躍馬來若聚鳥去若脫兔以散人而人不聚以間人而人不居以殺五償七而不懼貪易餌也仇易動也愚易訐也狀不敢以時睥睨吾邊者則大王之賢短其所長而虛其所實也今王不惜一縣之費以要其戎醜得其腹心則蜂蜚皆可爲膚髮狀後從親韓魏修睦盟荆夫以大趙之勁降心戢志與三國相從三國莫不德燕齊莫不賓觀釁而動一志而合隆冬十月渭水絕流秦必東偏大王乃南致於魏約卷行酸棗之衆徑趨胡不七日而至韓資糧道我資羽翼倏忽之間號召樓煩統以大兵趨以引導結以金錢子女躡雲中九原而下疾如雷霆響如雷石則挺關不塞榆中不守莽狀若入無人之境矣非無人也支於東則漏於北百年不侵之胡固秦所不料也卽不狀亦必喪其倉廩財穀之半以輸於胡胡貪其利必數擾其邊秦計其邊必事於胡事於胡不並力大創之不可而我始得以乘其斃矣夫報不世之仇天下

寒支初集

卷九

五

之所快志也收已亡之利天下之厚實也委狐貉而
楚封豕長蛇天下之奇舉也成伯王之業天下之榮
名偉行也而王實始基之語曰有基無壞王尚忍壞
之也築墟於首山之頂取金於棠谿之底鼓鑄經年
劔成而鑿之不用則何以劔爲哉刳服騎射王之鼓
鑄有年矣而以胡爲無用之劔也先王將沒顧而命
曰我死子必登臺而望之及見北代之俗甚美而遂
伐之今王亦登太行而望之乎王父曰善震古者不
謀於衆擅世者不分其功功分不同不可以伯獨斷
案支初集 卷九

吳

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屈原既放投於江南其徒宋玉景差侍前慰屈子自
夫至德不諧俗聖人不偶世世非狹至德而愚聖人
也水澄則鑒鬚眉準平則削登科及其撓也琬琰可
爲無鹽而隈陵可爲唐堯王之撓有日矣請澄削之
乎屈子曰噫何見之晚也黃河之流折數萬里以爲
波濤則不一瞬以索炤帆檣無見焉鈎鐵之爲槩亦
若是矣雖朕今不以醉無醒而寐無明有間從王於
章華之臺騁雲夢澤潏之外王曰壯哉外翰羽而內
儲胥其倚與寡人易此也宋玉前辭曰臣越鄙未識
王之爲樂也夫王之廐亦有良駒乎王之帑亦有利
剛乎王之筭亦有文帛乎王之檢楨亦有玖瑰異貝
乎王曰皆旣之矣急趙之難通燕之好則冀北之駿
吾國也南平百粵東接勾吳則步景莫干吾輶也清
河之輪三川之入不少文穀若夫珍錯之貝與折舟
漪皆吾土之毛核也吾旣之矣亦無極矣宋玉曰以
臣所見則皆無有也夫山子騰黃之御也不過千里
有馬焉秦之庭樞之間塵不及飛曉不及響倏忽而

案支初集 卷九

思

馳天下之向則空王之底矣銀鋸干莫之割也不過
玉石有劍焉懸之筵几之上而分六合朝九宇則空
王之帑矣執錦珍錯之耀也不過奇裘有文帛攻貝
焉置之宗廟之中卿雲覆朱草生百姓寒消先王耻
雪則空王之笥積矣此數者皆臣之常見而王所無
有也則王又誰與樂此哉王曰夫寡人亦不之接耳
其接而屏之也宋玉曰噫天下之接而屏者素矣夜
光之輕明珠也蠅點之輕白璧也犬吠則曾史爲盜
夫疑則柳下爲奸人之目無心而耳有情也雖賢王

天衣初集

卷九

九

所不明也我先王靈武之罪下氏也三役而三則之
卒剖其重寶而希於世今王之賢孰與靈武左右之
明降於樂正何怪乎不接而屏之耶王頹然額濕徐
曰今天荆山之內陽潛之外可重購乎宋玉泣朕曰
卽在是矣北望而涕南顧而拊潛朕若不勝舉首曰
嗟哉先王之卒捨此也其不朕者駕良駟則慕武關
之西矣携利劍則斫雍州之關矣衣大帛珮璜珩則
昭耀于千古矣卒捨之而竟以結也猶且擲于陽潛
山澤之間飽之風露席之卉莽以遺其後人其視後

人爲何如也於是昭雅鼓瑟景差爲之歌歌曰白雲
黯兮西飛江湖浩蕩兮渺微一言阻兮萬民悲滿湘
遊兮不歸美人兮何獨違歌罷淚集左右皆泣王亦
愴然曰得非三閭大夫歟宋玉前賀曰夫王亦可爲
明矣百姓之目有萬耳有萬以寶屈平也而王一耳
日稽之百姓之疑數年思數年以寶屈平也而王頃
刻收之王亦可爲賢矣夫以大楚之富而王之賢明
猶不免乎辱親喪地者則非平之故耶平之寶售則
秦之貨沒平之寶沒則我爲秦所賣矣平亦何罪於

寒支初集

卷九

九

王也臣之里人娶婦甚達舅且渡河挽之曰春水漲
篋以濟也濟而死其姑則咎之曰爾誑之哉生濟而
死讖之也遂逐之嗟夫秦虎狼也不可以信願王勿
往斯爲愛先王爲怨先王乎衆口銷金積毀削骨使
五臣譖伯禹岳牧愬重華則龍門有枯骨河濱有遺
骸矣其爲賢明之世也哉王有慚色曰吾思之矣旣
而令尹至鮑朕作色顧謂宋玉曰先生且休矣人謂
先生夸而今果夸也謂先生好佞而今果好佞也先
好色而今果好色也謂先生好佞而今果好佞也先

生休矣無謀吾事於是宋玉去庭始無人矣

寒支初集

卷九

季

子順辨性

趙荀况既爲理學與關士處詭夫交食主之所令暴臣之所引語遂以其耳目設爲心腹宜言曰入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詢於荀况曰夫先生明王道飾禮樂去擊振之說無種之學以闢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狀曰性惡似有所壞也荀卿曰是非况之言也目還以明耳還以聽心還以混沌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音色愈艷聲愈淫則好愈篤聖人曰此謂絳間此謂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絳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稱聲韻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聽矣則掩其聰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咆哮也今天孩兒之目觸汗穢則損其明聞震號則損其聰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艷色者則情之所及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齧爲氣牛性以任而躑躅爲氣人有情物

有氣皆佐性而爲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卽情而爲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禹湯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爲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朕也性之所弱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夫儀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儀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携搏黍焉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埴埴工人雕斲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員準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矣子順曰夫性方者不員性曲者不直其不讓代而讓代也聖人不能強其心而塞其口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埴木也匠人不匠上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修者爲梁屈者爲斗薄者爲櫨皆無惡也惡之生不於蟻蝶則於風雨也蜻蜓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慕長而敬兄視高而仰見人之笑色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爲惡也荀卿曰夫聖人所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粱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

寒支初集

卷九

三

奪所嗜則其善惡必與聖相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爲淫夫妻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非其本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爲性猶以行爲身也怒而角鬪喜而相狎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陵其巔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於身食藜藿則距於口惡事苦心惡言距口人必修禮義而導其廉耻者所以爲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愚之人不忍置已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朕喜言盜跖則號朕怒夫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詬之者何也直性所動也物柔而夷山陵而折無情之故耳情性所維雖死馬必問其故毀卵必詢其因易於行仁也走險之夫惕朕而恐平陸安步焉豈好惡哉荀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爲卒朕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於曠而魚之於水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焉平常之於倉卒亦得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顛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處性之本質也如

寒支初集

卷九

三

水性安流遇阻則激激其波非性之故狀也而孟
軻曰今人乍見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
夫俗累之溺人也百轉而不回也爾絲之素不百日
其染而被之也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是染常而素暫
也一日色落而微見本體人生而不見於習則惟見
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是黃帝神
農之治矣故黃帝神農之民率性而亡性有情而無
情食無濃薄衣無驕采處無麗罔若螽斯羣處千百
而不爭今之赤子燥髮則見白刃五歲而戲矛鏑少

美文初集

卷九

五

遊於市則見搏鬪器喧其長亦狀則習之所使也荀
卿曰亦狹哉吾子之言也夫天皇始生而濛洞亂世
魍魎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棄顓頊
不亂則不困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
白刃而有椎竿黃帝無矛鏑而造白刃困人性而代
其所治也又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
聲而窮其音有四肢則窮其造作踣踈快便逸縱搏
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則兄弟相敵矣
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母矣道無朋友矣耕讓畔行讓

集文初集

卷九

五

路不起于胥庭也亂唱而治應之亂斷而治續之亂
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
善而非其性也拘孿赤子不及於門及其長也不辨
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呼牛爲馬呼
馬爲牛呼菽爲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爲
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終大泉始清而終濁人
生而始少也非母懷不安非父食不甘教則易聽喝
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卜其長而習禮見義而遷
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搗長而尋丈長
而千霄枝葉萬億皆有本性故禮義節目皆體之數
在少則少在長則長彙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溢
及於見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
生於所性性居於清虛之宇無目而能視無耳而能
聽無手足而能持行耳目手足可謂性之器不可謂
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性之惡惡於多習不惡於
混濁也荀卿曰狀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天空谷之民
不辨書詩不踰禮樂不分嫁娶或坐之邇都文几之衆
上則人爭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狀移通都文几之衆

空谷千年則亦如是而已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政之治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則强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行而求性人亦無性矣乎子順曰此以生爲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有安莫而無戀處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寧若惻隱若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以至寧治性而非以治生也治性無

寒之初集

卷九

五

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齊哲異常人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又使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道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辱其筋骨則莫敢爲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戰死若丘陵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能變大且遷盜賊教誨頤蒙也使人皆率性而善則天不生舜禹生湯武周旦尼丘也天生舜禹湯武周旦尼丘所以異之耳朕則數聖者猶

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望周旦師父尼丘師孺子今日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哉子順曰堯禹君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埴而成器爲甕爲磚爲盂爲器不同而無異土珣珣而成形爲鳥獸爲梁斗爲耳目口鼻手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爲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桀紂滿世盜跖過野矣桀紂盜跖之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擢其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責惡性以爲禹亦不聽

寒之初集

卷九

五

之道矣是何言之相盤也荀子曰夫仁義者僞也人皆好僞聖以僞而徙惡故謂善僞也善僞者可參於天地故以政教僞風雨而賞罰僞雷電號令僞日星肅殺僞霜露君臣僞天澤僞者人爲也人之所爲亦莫不便故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縣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朕非其本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唱性善之說

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鑿乎子順不答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哇去善理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盡爲秦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鑿乎子順不答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哇去善理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盡爲秦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此篇竟可入性理足見寒支先生源頭本領學問世徒以高才博學相之相去遠矣近世儒者似不能說到涇陽殿後更無人料理及此退之原道亦只說得郭廓大畧未必若是盡精入微但看原性便見底裏矣○尤難在爲荀卿發難不如此欺誦不得如此透快具見性體函蓋萬有不特辨于無礙也

彭躬菴

魯仲連不帝秦

語人曰秦不可帝十人而九應也語人曰秦胡不可
帝十人而九然也夫秦胡不可帝也弑共王乎奪九
鼎乎奴隸而干其主乎彘逃而宰中國乎田篡姜三
國篡晉楚猾夏而燕留殘秦胡不可帝也強而弱食
小而大吞六國所同律也使齊楚趙魏稍稍肆志能
不朽朕而自號乎夫仲連所惜者非名也勢也仲連
曰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
行天子之事以號令于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能
安朕而已乎今以童子共處年位一也而責之使拜
必拂朕去矣仲連亦童子之智也夫秦所不可帝者
二德涼而毒厚也國怨而民殘也天下所不可帝秦
者二履錫于二周而辱生于自弱也使對垣衍曰六
國固有帝矣剖我土者我治者也開我府者我藏者
也剝我食我者我仇讎之也周鼎猶在不敢二心以
傷秦文穆之靈若秦肆其文德以庇諸同列也敢不
率事其剖吾土而上侈之也是下封上也六國愚亦

不聞命矣故曰秦不可帝也論其勢匪秦莫帝矣則
胡不可帝也

胡服

王父胡服肥義便之公子成曰變古之教易今之俗
迷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願王圖之聽其言惇惇乎
慈行也趙章之變竟圖王宮餓死其王言亦無繫哉
肥義不識華髮之分則迷嫡庶之誼吾何怪焉朕亦
王父之能臣也論者曰自古無左衽之王亦無尸俘
之君有奇事必有奇禍誦經持鉢亦胡服之謂也而
死正一轍可怪哉

寒支初集

卷九

三

滅彘山

聞之智氏利彘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
彘由斬岸堙谷以納其師而彘由滅後百年秦用以
伐蜀也鑄牛十二聲云糞金而蜀亡亦如之嗟哉利
欲昏心而苟瑤之巧也祖此者豈獨秦哉後此奸雄
用以陰攘天下亦率如此夫疊嶂層崖攢峯劒閣深
谿絕險巨木塞道周廻百里必有一隙有目者能闕
有足者能窮人心之藏于蟻伏也雖離婁之明所不
察公輸之徒所不攻也卒受侵剋爲他人之營壘者
寒支初集 卷九 三
則先探而迷之故也先探而迷必入其阱雖賢者莫
之援矣故賢者之守心固若重關堅若環壁無所出
亦無所入不以小利爲大失兢兢乎恐方寸地之非
吾有也而況天下乎天下之亡於大鐘方車金牛也
數矣而夙山驚靈猶且輩出亦哀哉雖朕夙山死而
智伯隨之愚人之以自愚也詐人之以自詐也楚有
思牛者生致之不可毒死而飽之既飽亦尸僵矣夫
非利之兩斃乎人胡不以此語奸雄也

韓非

與巧之處接明比肩智者能愚辨者能訥修者能狂
潔者能穢故色之狂人愚人訥人穢人也人而知人
而功名之爲好色則人不知也韓非窮困之時著書
數十卷以矯天下之弊約理亂之旨今讀說難之篇
其於規避推測可謂明矣朕一覽姚賈而戮於秦非
哲前而昏於後也非臨鏡而不見其背也則功名之
故也人之心體涼則生炎則死故火無明而水內炤
焉火生于心手足耳目皆爲燥潰狂人之發也不知
寒之初集
卷九
三
其身貴其宿諾茫朕無應故無智無辨無修無潔焚
以待燼韓非之謂也夫韓非者不死于鼎鑊死于湯
火矣

讀河上公

尺霧蔽山勺水萬里稿者以生仆者以起倏忽之間
卷舒無際我知之矣兀兀乎穴守而曠處也混濁以
清混雪以塵膏取於天地而白爲屈伸我知之矣迨
乎雲暘水涸岸赤山童裂土以龜海天相絕而游之
蜥蜴模之芻土乃有曳尾於漆洳倚笑於山陰脫殼
解齒吞吐蜃氣顧世而長噓者則我不知之矣夫老
聃之於孔子我亦未之知也

寒之初集

卷九

百

陰符

世有爲陰符者穰苴王翦之流也三代以上有史而無書有論答而無家言嘗見墳典諸編皆藉古語錯以已意旁出史家而尊七聖之名若素問丹書其信猶篤而愈亂真狀皆稷道要以尸聖人至陰符之策則余未見其可也陰符駁而不純以干戈爲仁義宣神聖之所嘿洩天地之所厭爲戰爭指擊之符璽亦未哉補遂有戰涿鹿有戰三苗有戰章顧昆吾有戰皆不著之書以滋亂亦不忍言之事也德未明而言

寒文初集

卷九

至

德事未明而紀事戰慮不明乎哉天地之數陰常不見故人不見其背居不及瀚海爲陰符者亦不明天地矣此必非呂望之書也

蘇厲責樓緩

虞卿旣之齊遇蘇厲於大蘇子曰長平新破而謀士越郊國無安席乎子胡行也虞卿曰不朕秦疲於趙趙未疲秦也而秦索六城焉六城不必亡也朕長平之士皆飽於憤欲借力於兄弟余不憚此從耳蘇子曰秦使知之乎曰未也異者樓緩自秦至開此說者必歲入六城也已屏於王矣今亦且去蘇子曰噫甚哉哆口之誑也微吾子亦莫之理矣乃爲書以致孟常屬之謁焉踰邢丘而樓緩過且至蘇厲俟之樓緩

寒文初集

卷九

至

曰聞之先生天下之偉敏也夫物有雕華刻帶而披妻直乎曰無之有懸巢若葦凌飄而嚆者乎曰無之有疆策蹇驢坐致千里者乎曰無之朕則功不堅於弱邦樂不生於愁土其憑藉之勢朕也今先生以卓越之才雄駿之辨披于雍嶠之地懸于函渭之關策百萬貔貅以驟于天下則功軼陶衛名流九壤矣是先賢季子所竭蹶咨且而未効者也乃舍所美而入其所悲髮踈面黯而不得卿相竊謂先生失計也夫白起破韓魏仆犀武取石首間離探討周梁若出其

袖先生說一售而滄茶師終沒其將趙爲秦驅以難於齊趙無後矣先生解其紛而秦計敗夫天下之可與共事者無出於秦矣秦之所事亦魏周齊趙耳而先生皆逆之使天下焚尸瘞首茹痛數十載者皆先生之徒之過也戰不若和死不若貧故君子不逆天下之勢而逞其毒子順曰死病無良醫醫桑癭者參苓有不庸也長平之事先生聞之乎夫坑卒四十萬降餘之逸戮也割和以六城彊秦之廉取也去不以倦來不以食而趙固靳此彈丸不亦疑天下而生秦

宋王初集

卷九

七

心乎而虞卿之徒猶主爲是也必東走齊割所愛而取償於我此亦先生之智矣蘇厲按劍而起曰夫孺子亦何知哉飯菽飲粟者享之燭燭而弗糗也與人處者交之豺狼百端而不近也秦固天下之獨悍也食而無飢嗥而來而索講于天下非息天下也乘人之寢而咬其所不見也使孟賁寢覺左韃右椎則秦必死于野矣朕天下莫有難秦者則天下志分而秦志一也秦不弱天下不康秦不亡天下不息焚尸暴骨非六國之故也割地之後秦無毒乎西輪之盡秦

無毒乎六國漸滅天下帝秦秦無毒乎秦之與世爲仇也雖十六國而不填也當夫仆犀武取石首蘭離之際則周必危周危則梁必拔梁拔則山東之氣喪子謂此時之憐可延乎夫救然者於其臂救伐指者於其踵救亡旦暮者於其踰月以子所言則死人恐不速炙人恐不痛也見虎於牙見鷄于尾見梟于喙見蜴于額莫不叱憤而去者謂其藉毒物以爲威資凶性以爲利耳柰何其爭處之也故縱不可解橫不可成齊趙歡深秦亦無說也獸逸於關而左羅右

宋王初集

卷九

三

網兄弟俱噪雖猶慮可以制猛虎豈必聯楚繫燕率六驅五疊紫欣飛於商阪峭蠅之際哉天下之概秦則右臂而趙左臂也左誠不敵右右令左引銳銀十指無恙右能遽勝乎韓魏齊楚亦趙之銳銀也長平之禍則齊趙俱踈之過也乘踈而勝是謂微因踈而負是爲愚故曰秦有微勝天下有愚負微愚相守若冥目而進箸入壑而得珠也子猶竊竊焉爲刈地之談將盡塗天下之日盡罄天下之耳盡縱天下之煩盡鑿天下之肺肝而後莫之阻乎不肤地有盡而求無

厭以有盡給無厭雖庸人而慮之矣子章辭說者
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此古今之使計也奸得
者必死於鬪好馮者必死於水好取者必死於毒
智伯勝韓魏攻晉陽卒死鑿臺之上疾夫是假於南
國卒死三江之浦微勝固不祥之事也衍鞅竭力白
起百戰秦之將相此二人耳而皆醜死貪地殃民攘
降為功非造物之所從矣於是樓子色戰不辭而去
蘇厲亦不入秦觀西周以歸

寒支初集卷之十

奏疏 募疏 引

寧化李世能元仲著 男向旻

夜郎孤忠疏

爲褒卹孤忠敦屬風節事臣聞天下非

疆蹙迫之爲憂而人情頽獎偷生忍耻之可畏何則

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恢擴之策獨衣冠鄙

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河孤師抗敵

寒支初集

卷之十

奏疏

募疏

引

夜郎孤忠疏

爲褒卹孤忠敦屬風節事臣聞天下非

疆蹙迫之爲憂而人情頽獎偷生忍耻之可畏何則

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恢擴之策獨衣冠鄙

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河孤師抗敵

義無反顧身陷

營絕粒就死史冊所

於今爲烈

竊意朝野震悼慕義無窮而百僚歛衽寂無彰聞臣

以爲人情頽獎不知死義爲榮矣 陛下更不顯拔

孤忠形汁偷鄙恐日月逾邁頽靡相沿無復有言褒

華請纓之事者 陛下卽撫有兩夏亦用何道以勸

激臣民乎且臣所私憂猶未止此今士大夫旣無有

頌輔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構輔臣之短

以熒日月之炤一則曰輔臣情不知兵迂愚自用一

則曰輔臣失律輕生無補於國夫兵何容易管夷吾

諸葛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廣園車不結

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視死如歸者臣不如王子

成甫陳壽則云應變將畧非諸葛所長街亭之挫弟

子與尸而當時後世不以此病管葛者亦諒其人素

所蓄積而已矣假令有孫贖吳起穰苴王翦之徒而

狡詭退託中懷二心 陛下胡用此知兵者爲哉若

夫全軀而降竄與捐軀而慷慨均於國無益也 陛

下與其降竄而全軀者乎抑寧與慷慨而捐軀者乎

況輔臣之捐生不在孤師失律之日亦在離 朝去

寒支初集

卷之十

奏疏

募疏

引

夜郎孤忠疏

爲褒卹孤忠敦屬風節事臣聞天下非

疆蹙迫之爲憂而人情頽獎偷生忍耻之可畏何則

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恢擴之策獨衣冠鄙

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河孤師抗敵

義無反顧身陷

營絕粒就死史冊所

於今爲烈

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後果如其所料李綱始出爲

宣撫司自謂高宗曰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是行無復

還理使行後無譏沮賈餉之憂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朝議不堅臣度不能有爲卽須求代罷去以

全君臣之義及綱事阻乞休高宗亦遣种師道代還

臣讀史至此歎李綱之言不啻爲輔臣言之也幸而

不死則爲李綱仲淹不幸而死則爲輔臣而已矣方

綱出爲宣撫求馬兵以壯軍容其言曰昔封常清出

師軍容不整幽薊人輕而叛之臣今出師安知無規
臣者乎先臣楊一清始以故相行邊旌旗戈甲照耀
原野將士爲之動色今輔臣驅市人而戰數不滿二
千量形不足於孺節腹不足於食孤危蕭瑟待指無
援徒恃忠信爲餽糧仁義爲干櫓此實難矣蓋自史
冊以來未有大臣視師部署單薄如此者雖使孫吳
董此以抗狂鋒臣知纖鉞薄枉可立碎也故曰輔臣
辭 朝之日是其畢命之日也若謂輔臣破冒國帑
徒損威靈則尤不可昔西夏之變韓琦師出環慶不
幾而初集 卷十
協廊延遂有好水川之敗士卒招魂哭震野琦掩
泣駐馬縮不能前但上章引罪而已韓公之威名不
因此遂損也紹興之初張浚合關陝之兵三十餘萬
一旦盡覆符離之敗國家宿積兵財掃地無餘及其
卒也孝宗震悼輟朝諡曰忠獻良以士馬破傷可生
聚而復寶臣殄喪不可倉卒而求宋之君臣則猶識
大體也今輔臣所損無魏公萬分之一而未享韓張
之榮名兼得巡遠之節烈原草初嘗身名遂燼臣實
傷之夫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晉人以爲宋

未可伐仲尼曰善哉覲國乎輔臣蓋節清風播聞夷
裔何但陽門之介夫四方蠢動窺伺 國靈多於晉
人之覲宋而同官等越人之視朋舊無子罕之哀臣
恐天下有以量 朝廷矣死敵者不褒則是降北者
無罰也名臣過難而士夫不加哀則具臣喪節而士
夫不爲辱也安知醜 無人不以發棠振落輕笑朝
士乎今無論輔臣塗腦疆場餘風凜烈不可湮泯卽
使壽考令終猶當俎豆千禩何者輔臣學宗天道以
易詩春秋爲符參兩掛樸窮變極順以易本日而主
寒文初集 卷一
乃春秋主九而追日詩主六而追月乘除交會而千
歲之日至百世之成敗六律之益損九州百骸之竅
絡方員盈縮瞭如指掌蓋自孔孟以來絕學僅見非
復焦京管郭之徒太玄潛虛之書所能通測其源流
其書如易洞幾易象正不有絕代通才闡釋厥義臣
疑此學遂將不傳若以星緯風角之技探其端倪則
猶問日而捫燭矣今 陛下于占雲候氣之言前席
而商至叢括人天之學則表章缺狀 陛下憑弔前
古忠烈之士則感泣欷歔親見執義盡節之臣則褒

卹不及臣以陛下徇名而失實賤目而貴耳矣夫
陛下於輔臣元首股肱疾痛相關況於死喪昔五校
之戰賈復創傷光武驚惶至以子女婚姻許其腹孕
於是天下歸之輔臣郭田不傾兩孤方斲二僅提抱
誠宜特錫廟謚寵其遺胤使遠近慕義奮激以就功
名不厭者墮豪傑之心塞報禮之路遠邇光武之仁
近爲規國者所笑臣雖微賤敢代扶朝賢之口爲
國家昭布義聲惟陛下垂察

通政司鄭鳳來駁云輔臣失陷未有確報何可逆

寒支初集

卷十

五

料無卹典宜靜俟論定他日封進可也按輔臣盡
節於是已閱月矣猶云卹報未確舉朝暗啞嗚乎
人心之死久矣國欲不亡得乎

乞免廷試疏

奏爲天語崇隆朽材匪類歷陳薦舉之非人乞免
廷試以塞倖竇事隆武元年七月內輔臣黃道周都
察院臣何楷題臣文學優裕堪爲文翰散員奉旨
部覆旋遇覃恩超貢臣以病篤在籍未能赴部奉
旨察奏今七月初五日禮部侍郎曹學佺覆奏臣
異才博學尚志辭榮奉聖旨李世熊宿學奇才高
志不應科舉非朕所望還著該府縣官催趨前來
廷試朕將優用該部知道欽此臣奉旨顛悸背汗
寒支初集

卷十

本

流踵臣髫年在泮九蹟場屋鰥鳬之技敗露盡矣非
有秘緝潛德遲久俟冷乃彰也院臣于臣爲布衣之
友輔臣于臣爲晚年之師均以詩文酬酢徵及經史
波瀾竟言見採遂薦薦是以時文之才爲經世之
具也至于部臣曹學佺臣幼誦其文終未識面不過
熟臣虛名揣爲實學而已陛下徇三臣之過舉意
僮僮爲異才是恃薦舉爲得鳥之羅也臣愚以爲薦
舉匪人臣其一矣由臣例之滔滔皆是也敢爲陛
下歷陳之可乎陛下登極恩詔一欵每縣舉真才

三人臣謂天下中人多而異才寡鄧馮冠買天下無
二三也况一邑乎若鄉曲愿人無裨緩急何取每縣
三人克斥仕路哉自臣所見郡邑舉士蓋有目不識
六籍而冒以宏博之科夢未見七書而獎以孫吳之
畧者學官以頽墮之年識趣卑汙士子以蠅蟻之情
資廩走賣其整身方潔骨氣水稜守令聞名而不識
面者雖老死牖下無緣登薦刻也如是則舉者不才
才者不舉臣以為郡邑薦舉可廢矣至于藩王閭部
院寺臺省監司方面各有薦士非瑣瑣姻婭則純綉
與之初集
子弟也非昧目素封則走空神棍也今仕籍中自
欽授特簡外文臣如試主事試中書司務博士試推
官通判知縣不下數百人武臣如總副叅遊都司守
備不下數千人此千數百人為臣陛下撫流民核軍
實者誰乎為臣陛下靖山海清畿甸者誰乎是千數
百人如虛無人也紛紛差遣徒耀飾與馬煩苦驛辛
大字名刺投謁姻隣誇炫市里而已自奉命以迄復
命逐逐塵途者臣不知所行何事也亦苟完套格耳
原若輩之始進也酬薦主有例酬部覆有例千數百

人非數十萬賂不濟也狀則是朝廷失數十萬金
錢之實而得千數百無用之蠹也虧損國靈孰逾此
乎且非徒損國靈也又壞人心為士者習見故所等
夷猥瑣庸闊胸不能知古今成敗口不能道當世利
弊一旦冠蓋赫狀易如反掌於是富者由徑納賂貧
者建言上策盡棄本業而蠶朕有撥拾軒冕之恩蓋
自是士不安為士矣為民者習見屠酷僕隸訟師優
幸遊手失業之徒手不挽強股不跨鞍目不識丁一
旦被服金紫頭角頓異以為錦繡猶欽礎也亦各盡
寒之初集
棄本業而蠶朕有攘竊節鉞之意蓋自是民不安為
民矣士不安為士則士不可治也民不安為民則民
不可理也下犯上賤陵貴利破義良心泯喪蕩檢踰
閑則此枝官為之偏也且非徒壞中人心又以絕
豪傑之路夫鯢鯢所餌蛟龍不染其綸賜焉所嗜鷄
鷄不嚇其臭尾瑣者冒進而破毀廉隅俊偉者必徊
翔而護持方雅也不識廉隅雖狗實容身以為榮自
負方雅卽一歲九遷以為辱也昔者崔浩欲屈駐亭
為中郎亭曰桃簡已為司徒何足以此煩國士夫國

士之不忍俯全世士也雖以崔浩之材陸彥齊猶羞與伍也臣安知丘隴之下無泥塗軒冕之士乎夫圭璧所以寶者爲採之甚艱售之甚鉅也若圭璧與瓦礫同致無爲寶圭璧矣軒冕所以榮者爲責任甚重大賢材甚稀貴也令軒冕與腐屣同擢無爲榮軒冕矣今陛下有網絡英雄之思而諸臣爲杜拒英雄之事則薦舉之名爲奸貪藉口也牛驥同皂朱粉雜糅微使奇士策杖攀附翼麟猶以敝冠招由光蹠財享曾史也他不具論臣舉其大者永寧王招降閭總屢

宋文和集

卷十

九

立戰功及糧匱援絕身陷臣營生死之義備矣陛下追念前勲錫以茅土誓如山河足瞑忠魂至其逃將潰卒如謝林舒林各保首領鼠竄偷生自去年除夜主臣相失至今二三月尚不知藩王存亡何似臣謂此數人者皆永寧之僇人也軍法隊長戰沒通伍皆斬况失封疆陷王將尚敢哆口談恢復偃朕自叙其功乎陛下卽委曲使過貸其誅夷必俟少立微功乃許官職朕亦及其身而已今乃呼朋引類每潰將一疏輒題叙多人此何爲乎且題叙之人果

係同患同仇猶可言也今所援引者非無賴之青襟卽市井之錢虜宿昔無澤袍之誼因緣藉使鬼之錢指鳧指鴻妄榮聖聰不加考課徑叙清華臣以爲貴罰倒置斯爲極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不與而賜錢千萬以威主爲子乞郎而不得以逃將爲市奸乞清華而得之何古人名器之重而今獨輕乎如謂假章服之虛榮爲招徠之實策臣愚以爲懸棧而來者必非駿馬鑽穴而從者必無佳士卽使人才甚乏邊疆甚迫當旁求耿介特立廉幹有識之士而

宋文和集

卷十

用之奈何使誘張無信進身不端者連苞引孽種其苞苴以穢明廷乎臣又舉其大者古者三公不備惟其人高皇帝罷設丞相閣臣不得稱相也仁宣之代猶與卿並自天順之隆而相端萌矣嘉靖入紹歸政內閣三輔鼎承百辟風偃蓋自是儼然宰相矣今猶昔也朕卒未有綸扉之地得叅十數席者今陛下龍飛一轍而內閣已三十人後此萬年無疆兩京光復時會方來英賢踵出枚卜殆將踰于今者是一代之間宰輔幾百人也書之史冊將爲駭怪未王

者設官上法乾象今三台六星上相次相四星卽位
十五星亦王官所取儀矣幸輔下天子一等幸輔尊
而後天子益尊若以調燮陰陽之司下同錢穀刑獄
之瑣則三台斗柄亦已陵遲矣何以爲巍巍帝座乎
田千秋一言取相而夷狄以爲笑譏公孫弘曲學阿
世而淮南北之蒙落蓋相臣之難稱任久矣是以公
孫賀涕泣不受詔李鄴引疾不視事誠知責任重大
受祿易誣也今陛下聖神文武贊協殊難而諸臣
受爵不疑如有一德朕卒未進于古方召張吉之流
寒天初集

爲陛下歌江漢常武者是草茅所竊疑也臣聞敷
陳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聖帝明王磨勵天下
之善物也明試言功則僥倖車服者息輕褻車服則
誕慢言功者來臣無遠引盛隆魏武亦近古之豪也
功如荀彧封不過亭侯愛如倉舒贈不過別部司馬
永嘉之末遷王導輔國將軍導曰今天官混雜朝野
頽毀導不能崇峻山海而開道亂流謹送還鼓蓋加
崇之物元帝從之陶侃既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
殿侃固讓曰羣醜雖芟大敵未殄有如仗國威靈集

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曹彬已下江南宋祖曰本授卿
使相但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惟賜錢五十萬假設
今有荀彧王導陶侃曹彬者陛下當以何官酬之
乎鄧禹杖策從龍最先諸傑天下粗定乃封高密馬
援邀遊二帝側足輕重及米圖山谷勸帝伐蜀猶未
拜將軍也假設今從龍以飛者勲如高密越疆而歸
者智擬伏波陛下又以何官寵之乎李泌有言以
官賞功有二患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夫官以賞
功尚猶有患况於一籌莫發尺土未恢而幸輔連肩
寒天初集

侯伯接踵他日有折衝千里之爾郭克復兩京之郭
李不知陛下又何以待之是又草茅所竊疑也臣
聞人主之職務在知人而已任各當材雖不親細務
大功可成用違其器雖銜石程書無益于治也夫治
國猶治家朕主一家者必有亞旅疆以耕以責奴織
以責婢而後一家之事集主天下者必有心腹股肱
內參機密外馭禍亂而後天下之業成今爲陛下
心腹者有乎爲陛下股肱者有乎相不敢望管葛
庶幾王導謝安李綱趙鼎之倚將不敢言韓岳庶幾

劉琦孟珙之輩臣賤微狂瞽何敢輕量天下士但觀
登黜人材區畫戰守之間未知于前人何如耳將借
才異代歟抑知人其艱歟宋儒有言邊帥之材卽不
可得當于縉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
士卽仗節死義之臣斯兩言者亦觀人之要論矣臣
觀諸他途營進負鼎翹關者必在苒僉人非骨鯁魁
壘之端士也諸論持兩端應機不斷視蔭拱默者必
蓄縮憤夫非駿雄制變之實臣也若夫頭角誇誕類
於剛武銳口縱橫類于智畧撫膺灑泣類于忠誠而
推測星緯妄談吉凶搖惑視聽者又類于神明不測
臣觀諸險躁浮游性無歸鑰語無歸宿者悞天下蒼
生必是人而易於聳動人主亦是人也臣願陛下
之慎簡之也今綱目用人如用藥必知其術業可以
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知其術業而姑
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今臣自
知駑劣迂疎無濟緩急而薦臣者以爲可用陛下
亦信爲可用是不知臣之術業不能已病也臣故妄
意陛下必開網羅濫賜名爵皆以過信臣者過信

天下之將相紳衿也故敢不避斧鉞連類妄言之伏
乞免臣廷試長擯草莽臣帶索茹草甘同鼎鑊若冒
視嗜進顛蹶隨之生與營苟同汗沒不可見輔臣道
周於地下惟陛下許臣幽棲永塞倖竇
邸報以七月十日至疏拜于七月二十日託大行
熊君緯復命差官同時封進計此疏到日駕行
倥傯繼而聞疆盡陷卽大行踪跡亦莫知所屆也

募疏

募構高寮橋疏

高寮舊有與梁爲明溪白蓮之孔道山流蕩憾崩圯
多年行者病之辛丑之夏有喜上人者矢願利濟募
構瓦梁以復舊蹟余嘉乃志頌贊其成頌曰

有大願船渡脫大千有方便法津連賴連白度度人
萬法乃圓儒者援世心惻口咨匹夫煩冤曰已溺之
圖厥萬安易此一危善無巨細有濟是期表立影移
鞭驅右走雌蜺半斜背龍欲吼扶楯天行盤根地厚

樂支初

卷一

支

支

席過輿徒宵起稚考刊往無咎功德實有

募建普光叢林疏

寧邑之泉上去烟村三四里怪壁懸巖之下有招提
焉山環若圃萬石削玉不知何代字巖曰圃珖義若
璠圃云爾昔人弔奇倒曰圃珖也招提負巖而構取
釋氏義更曰普光巖此則因利立名非名巖之義也
明季以來廊殿摧蕪僧徒寥散雖龍象未泣而信者
先哀謂此山玲瓏切笑蘊石爲胎安得倒傾天河蕩
滌浮滓盡露本面當發靈祥乎丁未之春乃有釋人
嶽從衆信攀留來住茲山人嶽固木陳恣公之上座

樂支初

卷一

支

也恣公座屈萬乘聲點如雷而師則杖衲蕭然行雲
流水供僅茶羹臥惟藟杆食取接氣衣或捉襟執具
塗茨曾不告勛視師之忘形利衆覺世之慳執增痴
試聽暮鼓晨鐘警朕邯鄲是夢卽今殘山剩水知他
漢晉何年獨此蒼壁受雲桂崖飄馥美武夷之茶洞
尚有典型憶匡山之石門居朕具體固知應真之窟
好結淨業之緣名園天造何必搜磐固之支苗甲第
幻成笑彼僊符離之兵卒不須捨宅風流遂踵二王
隨意揮金廣大頓同孤獨塵沙劫內諸佛共此證明

嘗寂光中上善必爲印可矣

吳文初

岩頂僧募田疏

已酉之夏予探討靈隱洞舊蹟遂由洞而陟岩頂見萬石森列變相悉備愕然曰此石林也屈原乃曰焉有石林豈非楚僖乎禪老惟一笑曰山僧始來此山猶望茅葦狐兔驕人十年鋤闢山面始見向令爾日策杖前來恐居士仍是屈原見解也予曰朕此故骨山應住肉人但少自朕經書自朕飲食耳惟公四顧而哂曰大藏五車斛斗籩簞無處非是居士都不著眼何也予曰經書且置試將白石爛煮爲吾午供吾

吳文初

十

太

遂爲白石仙人不亦可乎惟公曰某甲不是此家數吾法以乞食託鉢飯已洗鉢平等無異若遇菩薩宰官廣行檀度捐助磽确令僧自耘鋤日中一食當與萬石敷坐共聽水鳥樹林閒說無生話矣予問惟公曰吾聞僧爲世植福之田而世安有爲僧之田者且十六惡律儀經營產業其一也田不爲累歟惟公曰不朕佛以法住法以僧住僧以食住無食則無僧也無僧則無法與佛也無佛法則人天眼滅從冥入冥未有不顛墜險惡坑者故曰四事供養食供居先人

不得食則口廢辨慧身廢威儀漸廢性命以食施是以慧辨施以身命安穩施以色相威儀施也若以田施則世世得食諸檀護將獲世世長壽多力世世莊嚴安穩世世通達慧辨也此之謂僧爲世檀福田也又何累乎予乃讚歎曰是法希有願爲唱導其上人急持此疏視知佛法者倘遇蕪子瞻輩欲以淨水注怪石作供者則應之曰請俟佛印再來公等共作白石仙人可也

募修延祥嶺路疏

只此一條路任爾奔走天涯莫不欲到家者倘有勇猛精進男子雖山從面起雲傍蹄生定須不肯頓足一直到家乃已其或憚怯咀峻弛轡半途又或行半九十難前跬步一遇暴霖苦雪猛獸毒蛇悍賊獷兵病渴忍饑隕失身命良可哀憫于是有老婆切心稍捐贏餘引掖前導爲之剷除廉石堙塞泥濘令疲怯衆生循途安穩漸次歸宿如是神通謂之超山越海可也遂爲說偈曰從無浩海與崇山只在握衣舉足寒文初集 卷一 七

開須信階天如履坦家家有路透長安

引

讀吳允庵觀過格引言

李其曰易簡者鬼神也而世幽悞之險怪者衆庶也而世玩習之此惑也何也凡人引息舉食晝夜夢覺以至經緯文武明察天地皆鬼神也故曰易簡若夫父子天性而忽有梟獍君臣天定而忽有賊逆夫婦兄弟琴瑟壘篴也而忽有矛戟此違性背道不可意測也故曰險怪狀則人與鬼神判狀二乎非也鬼神之失正者曰妖孽人之反常者亦妖孽也含妖孽而

集之初集

卷一

卷一

廿一

言正且常者則二人乃神祇之至共主即天帝之靈好合爲陰陽之耦夫以孝子之告慈親良臣之乞明主貞夫之唱順婦有無可通也飲食可共也疾痛可分壽命亦可移也是有微乎何爲其無也能彛薛瓊世所謂孝也或以兩錢畢塋或以種銀膽家斯爲異矣他如杜孝查道胤邊陸政之徒或千里寄魚而妻得或臨河祝釣而鰥投或鯉來躍舟或魚湧孝泉故曰有無可通飲食可共也顧析李茂李虛已等皆以母日失明哀祈勤祇光復如初王薦張旺舅額天代

集之初集

卷一

卷一

廿一

母減年益父或神語錫齡或痼疾自瘳故曰疾痛可分壽命可移也此猶曰書傳所記千萬之一二非耳而日之也獨不見吾友吳允庵乎允庵生母早逝家亦中落事嫡母熊黽勉有無燮營營於時則有金鱗蕃至萬頭青魚自育廢沼隣鷄遺卵于空園二鴨生子累數百禽魚助乏菽水特克適母目忽告名醫告謝允庵乃鷄鳴漱祇晝夜無疲舌鋒所及覺如割紙七日而重翳頓開及母年七十有五疾垂革矣允庵當夜焚疏告天願減己三齡益母一齡及曉而六脈平復起立如常壽竟八十有二故允庵學易之年快狀自足自稱七十老人蓋謂神許三齡易一壽限當除二十一歲也夫人即疑鬼神必當信允庵人即疑允庵必當信前哲與周孔周公之言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孔子曰我祭則受福今謂周公能而武王望夷未必能謂孔子能而曾閔諸賢未必能則是以疑望與曾閔者疑允庵與前哲也今謂姬旦之事神懇于巫祝之倭鬼仲尼之祭福文于老婦之婦寵則是信巫祝老婦者信允庵併信望與曾閔與前

哲也二者之妄則猶肢體之猜精氣耳目之疑心腹而已獨不聞允辟之論文乎允睿之言曰太極剖爲河圖衍爲八卦流爲五行蘊爲五常五十爲土靈中維虛也一六爲水靈二七爲火靈老陰順而少陽逆也三八爲木神四九爲金神少陰順而老陽逆也一順一逆陰陽定位人心文竅由水火二靈而來者則用老陰少陽法也竅由木金二靈而來者則用少陰老陽法也竅由土靈來者則用中虛法也蓋千變萬化而不出五宗由斯而談人心之役用鬼神也久矣

案之初集

卷一

奚但感召呼應之云乎則有難者曰揭陽君之早折一門姑婦之同難方是時也鬼神烏在哉嗚乎鬼神之盛於是爲至矣揭陽君之天蓋全乎其爲一姓之臣也使展以月日不蒙垢辱宗卽激烈覆祀矣若夫城陷之日義不辱賊一門六婦同夕自經此非鬼神盛德能名義兩全如是乎且夫天之成人也恒恕人之求人也必苛劉殷身仕國讐位極太保二女四孫咸薦鹵席名義榮矣方其孝也天尚假以白鳩巢庭鬼栗輪籬之事王祥事魏則爵爲侯仕晉又爵爲公

風節盡矣方其孝也亦有幻致水鱗突徠黃雀之事況于百行醇備如吾允睿者乎若乃曾母啗指子與墮臂古今信之而博辨之王克偏疑其妄張志寬母苦卽心痛神明通之而頑薄之縣令反怒其妖蓋甚矣天易通而人難悟也故曰鬼神至易簡而人者險怪也吾取正于允睿而已矣

案之初集

卷十

古

重建西峯寺引

人莫惜于屑髮今難令威于離首人莫痛于妻孥今
居門輕于刳豕人莫戀于田園金玉今夷寇迷于拂
壘雖有臨沮邵生之痛士孫景卿之癖語以山頽海
覆骨化形銷安所貯其魂魄哉於是等髮膚于枯腐
例愛戚以風花齊金玉于塵溷則騎遊雲霧出入虛
空香塗騶虎無復殊視此理瞭然亦開悟矣卽不
朕者消息盈虛學子常談錦繡故賊劫之因霜霰爲
花虜之本往者來地爐者燃基卽此西峯寺者前此
不戒星火遂變烟埃今倘興衰一錢積成寶所以此
推之廬宇蕩卽更興生產虧卽更盈山河壞卽更造
日月晦卽更明破貪除吝因脫離煩苦之筏亦蘊釀
太平之理也

初集卷十

五

旅夜十悽小引

秋道人非鄉國之人也何所非家者乃有旅夜十悽
之韻若鬱聲窮岫悲瑟落日何哉道人豈以家爲旅
歟夫草棲之塵風颺之花天下誰非旅人者匪但旅
也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天下亦皆夜之人矣今懷遠
勢物漏盡不休熙熙之儔不啻以旅爲家以昏爲旦
也假令逝波不迴故性盡汨不將反悽爲歡易啼爲
笑哉道人引氣提呼從酒酣夢熟之餘發其辛臭使
讀者茹滯而思投袂以起惘然知前此之久連而失
日也於是暢望舊都息其燭火旅者以家夜者以日
其悽也斯道人所爲樂也歟

初集卷十

六

朱繡菴二旅詩引

萬物無常寓者馬影空潭不足喻其迅移也况于形
寓羈旅據爲愁戚乎緯書乃言仲尼筮命得旅而歎
泣無聊鄙哉是或枯苓失路者所託意耳自古僊王
鵬泣逋帝雨鈴后逃虞思王傭史敷至于玄德就曹
越石投段以世眼閱之時亦上震三靈下愴萬姓者
詩人悽怛之詞所由作也狀而盃酒局棋遂銷三古
前薪後燭冥去無涯此莊生致慨于藏山仲尼興喟
于逝水本無田海何謂滄桑而麻姑云三見海塵不
亦悖乎狀則繡菴二旅之什將謂百代之過客歟抑
卽萬世之安土歟

螺山禪室小引

先輩築羅星爲龍山下關緊徑三級環植嘉木三十
年來喬幹參天遮蔽雲日兵燹之後遊情尋斧漸致
蕭疎今冬省山偶陟其巔覺林青染人面而皆碧杳
如萬山中隔絕塵界者因全慧雲禪友徘徊不能去
意欲構數椽於中級緣以短垣稍蒔時花使慧道人
團坐其間爲萬木主人頂級構一小亭周攬山秀下
級亦構一亭俯瞰溪光時有鐘磬餘鏗浮於木末隔
水笙簧來自松際雖泥滓之腸鼓盪其中意當宿狀
喪我也至于盛夏三伏驕陽匿影節雲遮月臥戴絨
天茗對亭上錯以清談卽熱客聞此亦涎流津溢况
于性託幽適者乎余居堡中夫螺山僅數百武每望
蒼翠輒浣塵容門杜交稀終當以此爲漢陰德公耳
於是命慧道人募勸而余言其端如此

盧僧三空募糧引

僧三空來自匡廬欲募糧千石以供萬僧索一言於某謂其能爲微妙因緣之言勸侑觀者懽喜破吝某啞狀而笑曰烏勸諸勸農夫乎汗土粒茶十九困匱鮮寧子婦者西北萬里蕭條耨鋤化爲鱗血枝官愆卒坐食東南雖變草木爲耕徒勢不給飽也無望減米分食事矣勸商賈乎往國家承平江湖關津坦如戶閭竭智勇逐奇利徒手累千金曳穀連騎揮賞如土者有之今關隴三加于昔關吏十峻于昔旅戒塗

初集引卷十

元

矣崔苻哨聚布駐如郵十金在握遂有性命之憂瓜期不返心目惛惛婦子想魂此欲割厥錙銖是搯吭而索血耳勸素封乎加派之令月盛日新百畝之田會除雜科水旱僅易粟而食與貧人正等長令催徵迫如燠灼終期弗應計無如何也千金之子如雀棲蒼虎吏鷁于上虺民羅于下仰憚俯睨啄粟不肥一遭攫網則毛血灑地矣寧能探篋中之藏與不知誰人乎最所不能勸者卽能爲微妙因緣之言如某等輩士束髮爲應舉之文掩取富貴若捕鼠伺蟬惟

恐不撮食根蒂帶牢不可鋤一旦錢穀在手譬饑狸饑虎餐不時餐弱民縮腹裂膚轉壑乞盡長令猶有施施高堂鞭箠痛楚昏旦不休者此能責以利人濟物事乎無已勸盜賊耳若坐閒游手持鉄徑寸平家祖父櫛沐風雨僅有長物若轉瞬得之大盜則屠州邑戮大吏舟汎而輦輸捐餘贏太倉粒耳且多行不義慮有冥報藉此布施因緣湔洗作過罪惡宜當悲淚投誠翻狀破吝也是盜賊之爲菩薩津梁也香厨之爲賊路尾閭也相逢世上大半有人是可勸也上

初集引卷十

三

人持此疏視之廬山之粟其如丘陵哉崇禎癸未二月書

因募引描寫盡一世幾幾郭俠圖本矣寓言規諷笑哭以之而歸根于盜賊尚是癸末年文字不一年而廟社空矣天下豈少幾先之士惜未有信之者耳 鄭牧仲

救喪小言引代

聞之國僑之沒家不克塋國人哀之丈夫捐袂佩婦人投珠玉其子卻謝自負土而塋邢山國人因輦金玉沉于河僑之仁而潔也子之孝而狷也鄭民之義而慤也千載無二焉胡先生宦蹟不詳而歿不成塋踰于僑矣顧流離汀邸旅櫬無歸此非先生之畏塋也誰効漆洧投金玉者無論嫠孤子綬負土莫能卽令覓諸卓爾厲原涉王戎之節安所得南陽之賻涼州之贈稱先志而辭讓之哉悲夫某所爲愴懷投袂

又集引

卷十

三

代控于當世之仁人也夫續經叩門資以舉糧四十萬三喪淺土付以麥舟五百斛古今義槩傳誦到今胡先生問關抵汀與郡守鎮將萍跡偶遭義非膠漆一旦給錢幾萬襄其後事亦當世所希觀也所悲蛇龍未靖田海初翻婦子飄零立見就堅哀往悼存諒必引手或減雀鼠之耗已潤羈拏或分緇衲之蔭足遮儒戶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叩千樹而掇一葉綴爲濃陰蹶四海而沒滴泉釀爲膏雨使遺孀如歸若敖不似其之匍匐者如此何能烏巾攔鄣據

地膝行若吾閭陳烈者之爲乎

集引

卷一

三

募修義塚火化引

枯蘿綠冷千日之醉不醒杯土黃閉百年之陶未化
萍蓬東郭偶泛泛以相依霞炤北邙臥纍纍而誰起
蓬蒿蒲眼勿問賢愚燐燐渾身豈區新故所憐瓦垣
半圯飛窮蝴蝶易辭風雨之飄搖若非火地雙歸啼
斷鷓鴣孰剪春秋之點澹擬張敞墳普受諸曹譬燕
雀相賀無非大厦之成如魚鱉無知亦以深淵爲樂
爾等曩昔異姓弟舅好友燈謎猜殘似長枕大衾之
交息到底一家骨肉彼此鏡臺打破何同室共穴之

集引卷一

三

堪嫌人寧論南北東西縱遺五丁今去難開殊路事
且忘升沉得失試探七政古來時脫定盤致莫高於
飲酒賦詩却歎生司空遜其伴侶約固狂於解醒載
鍾還笑老劉伶費雨隄防雖做茶毘之規絕勝京觀
之築從茲明月拜狐無復戴骷髏而變相庶幾深苔
走蟻不必爭脰臂以營宮悟萬塵之皆空或早覓萬
齡桃核信一絲之不掛漫緩尋五色蓮花何處前身
與後身灰劫未殘若個是本來面目至於一物一切
物冶爐齊出我輩皆同體肝腸

密行募建千佛閣引

密公之建千佛閣蓋燬而復新于兵燹艱鮮之餘其
運輸輾輻若夾相匪人焉者或乃問予曰古佛應世
綿歷無算蓋聞同姓字者二萬佛賢劫千如來暨于
釋迦乃紀七佛今奚不七之奚不萬之二萬之億千
萬之而千云乎予曰狀密公以一願攝受百千願以
一力攝受百千力以一手眼攝受百千手眼當密公
念適起而百千檀信之念應之山水草木應之火土
瓦石應之香花音樂應之八穀五金應之布帛絲絮

集引卷十

三

鉛華丹碧應之飛走潛蟄天龍神鬼應之臂之拔一
髮而百骸九竅萬千毫孔莫不知注一勺而江淮河
海溪澗沼沚之味莫不全奚而佛不千奚而佛不萬
且億萬也或曰狀則是一佛耳一佛之爲千佛一閣
之爲千閣歟予曰狀閣今無建閣昔無燬建亦無寓
是閣燬亦無無寓是閣即微塵無不有是閣即大地
無不具是閣即盡寧陽撮土等大千佛上此閣無廣
無隘即盡十方檀施傾彌天寶藏此閣無益無虧閣
寓佛乎佛寓閣乎佛閣寓密公乎或曰狀則無閣耳

無閣是爲閣乎無佛是爲佛乎予曰狀謂有佛乎則
有佛有不佛有閣有不閣謂無佛乎則無佛無不有
佛無閣無不有閣謂一佛而千閣可謂千佛而一閣
可謂千佛而千閣可謂一佛而一閣可謂佛住閣則
非佛可謂閣住佛則非閣可謂住閣卽不住閣住佛
卽不住佛可謂佛住非閣住謂閣住非佛住可謂有
千佛閣卽不有密公謂有密公卽不有千佛閣可

銘

夢溪塔銘

有引

夢溪塔者避亂禪賢之所建也崇禎之季西北雲擾
而閭波尚靜杖錫披榛望闔至止猶澄什之滯山西
林遠之萍江左也旣而四天閭塞三界崩離沙虫易
其彪虎猿鶴幻其冠裳於是羽遁極莽鱗驚窮泉六
七高緇攜手而入清流之夢溪矣諸賢太息溪名卽
狀植杖以爲塵嶽不醒情瀾皆覓淥洄是王僕之因
湯洋卽蕉鹿之境歎逝不必朝見周不必暮相蝶不
必憮觀濠不必寤渌池不必明黑水不必薺也旋以
二僧溢逝鑪冶自龔表塔示宗齊其泡電嗟夫川無
端月雪豈留鴻施眼施頭殉猛殉薦蘊大應無塔不
應有若有塔者是一夢塔矣卽夢溪醒可矣不醒可
矣塔與諸賢夢可矣無夢可矣諸賢者廬州是岸楊
州藻鑑自博山天童來者也金陵白雪錢塘善生自
杭州真寂院來者也富陽慈風自雲棲來吉安我靜
亦自博山來者也南昌公胤仁和應化則先諸賢而
逝者也今塔則遷于夢溪之東谿龍吟室之左畔也

他日東流復西龍象供役卽諸賢之靈也夫銘曰
儒營馬鬣仙企圓蓬佛剪爪髮累塔而封豈不忘骸
亦各其宗臂不飼虎戶乃流蠹舟或徙堅林不繫風
蕙蘭沐蕉瞬華而腐裸跪河山陰陽鑽斧糜爛黎蒸
日月驚鵩輓彭走殤飛車神舫亦有豪力堙海駕鼉
怵如蠅蟻覆汙鼎燕帝顧馬骼何潔何類蕭蕭冬青
聊以永年乃有俊頑儼批鑽紙史錢詩銘性亦靈疇
遮須乞王少微願死蚓閔蟲羣原鬼無鬼我參溪言
琅狀非寐三光黯沒哀鳴如涕號蒼不聰絮訴乃鑿
式瞻塔靈梯樵厲揭無覺無昏非生非昧水流花開
天空雲霽

綠端硯銘

面作兩月相啣窪者受水平者受墨細潤而堅
扣之鏗朕真綠玉也崇禎丙子余得於莆田鄭
氏寶之垂二十年老晦無文傷此硯之不時也
感而銘之曰

日也淪淵籠月於烟兩九合璧何時朕慎勿黑光交
盜爲妖愆毀爾曜靈棲九玄居朕化碧炤千年

小綠端研銘

硯縱五寸橫三寸堅潤宜墨崇禎壬午余應郭
宮詹之招携歷閩署踰歲而歸索硯亡矣悞而
追銘之

予不耻人役惟爾田是食予翻朕歸田爾棄予如擲
豈華慕乘軒而管遽割席

古鏡銘

爾閱人多矣瞻雲巖電何妍不辨今也不朕一人之
身朝哲而暮僊或易買爾之故頭或換陶穀之鬼眼

默石圖銘

西國有牛山產大鷹鶴所忌也鶴西徙必經是
山輒銜小石窒口慮妄鳴而招鷹也西士曰世
險萬于牛山人毒萬于鷹爪何爲謹謹朕犯險
櫻壽乎默亦斯人之石矣陳星符圖此蓋老氏
守中詩人捫舌之義也顧西士之喻曰言如鳥
飛默翦其羽胸爲言溝默塞其漏夫不飛之羽
將憊不流之溝將潰義類偏舉不可不通其意

也乃爲銘曰

用默止譁如石室口鳥智可師聊拔莠垢人亦有言
鶴鳴聞天螟棲蚊曉如雷砢磳破山裂石夔贖贖狀
水鳥樹林熾狀說法問三聖人笑不能答莊周荒唐
厄曼不嗑蓋曰合喙鳴鳴喙合

西約銘

陽翟賈子以多金販集諸文士作奇書懸金不
能易一字此文人販賣之始也其後君平賣卜
相如賣賦退之賣誌沿爲雅事矣或謂卜流也
案初集銘卷一

誣賦流也淫誌流也詔今勸楊生賣西將無流
乎或曰不也楊生所圖壯繆百十像勸忠義也
所圖飛走喬樞教茂對養慈祥也其他山林阜
壤足移哀樂烟雲供養可永天年如是固錄取
者亦與與者亦取二者忤悅咸獲贏餘賣西云
爾乎於是寒支道人贊歎希有爲作銘曰

灑墨如雨萬法熾狀掬智慧水沆良眸智濟忠義源
蕩悻獷愆炎雲烟汁清帝朝咽指爪屈伸銷作業錢
鬻卽是施售亦無捐居無棟宅食非種田語明眼人

好結因緣

紫端研銘

羅素夫以紫端研見贈小而經經莫予類也遂
拜而銘之銘曰

若磨頂而利人爾能若礪齒而炭是吞爾矜若蒙面
處汙頑老而僕臣爾憎墨墨其氛無焚爾明爾亦丹
厥心

石巢銘

圓珙之左兩壁危懸夾徑而東石壘臺焉縛菲
蹲其頂若飛者之有巢也而壁肩巍欽翼其中
自爲氣勢殆將伸舉乎銘曰

可以無語維吾與汝筮將隣汝地天並許匪謀居安
匪憂風雨窺蒼潛泉伏習危岨萬勿垂足雲霄一羽
但月菴銘

謝謏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
月吾屏共風但月而已因爲銘曰

八卦之始萬物之靈其名曰易晝夜維新天生涓滴
江海下涇石人關口穉苗比隣孤陽伏地田失四唇

芄芄黃茂十百相承孰孰之兔走而遼延壬幹無首
寅支生嬰三十一紀私掩厥腥二七偏舉獨火下蒸
左藏黃白錫以嘉祥

笑
初集
卷一

四

贊

香水禪子象贊

舒手出香掌中流水古人神通遊戲而已或聞空香
伴釣臭耳水觀投磔不病而瘡着水與香何異溺矢
咄原一微塵說華藏海試問道師是與不是

朱繡菴象贊

沿水扁舟麗人在側

匪必陸沉奚窵水是跋渺彼碧沆將漂紅塵漫滅睂
鬚聊樂綦巾或曰滄海橫流于何安處登大願船爲
津梁主不朕則洋洋樂泌而評較子姜不朕則世莫

笑
初集
卷一

四

莊語而奉辰女爲景行不朕則之子綸繩以刺怨曠
信陵近婦而意愴傷此則吾意之所極非九淵之可
量

謝元一象贊

謝精堪與有著書能圖竹石

談何必驚四筵而能使山川自語力何必變崖谷而
能使風水相乳身不必翔九州而能使格墨傅羽筆
不必搥五嶽而能使竹石起舞此夫以天海寄雙瞳
對其蒼鰓而但覺媚嫵也

施生象贊

執管臨模

茂毫則爾其力千鈞不忍陷水况可陷文瘞之太矜
擲之太傲匪傲匪矜相視而笑是有旂常亦有原田
龍章嶺未各用其天點畫未濡燦狀萬有非卷盡破
而頽有神卽墨磨人而聿役手

徐叔亨象贊

昔吾見公戟髯電瞳喘若簫韶文曾虎龍今吾見翁
兀如孤松負使霜雪拏攫雨風每肅裳而入裸若揮
絃而送鴻鸕狎啄鳳之驚懷卷救日之弓記不必臺
而慟書不必井而封毫楮是其千櫓謳吟卽其球鍾

寒支初集卷十

里

雖使虎頭命筆可能貌其始終乎

蔡偉玉象贊

將爲縫掖之觀而別豎天竺之垣將爲嵇阮箕踞而
適得緇衲同趣既倚樹據梧而瞑復臥世跨羽而仙
蓋吸道俗爲茗粥而操尼曇如炙穀誠左宜而右有
匪束食而西宿

謝耀甫象贊

匹友謝耀甫不治書史饒有幹才至修持大節
則治書史者盡媿遜之或以孫賓石周簡老輩

相擬耀甫未受也倘以其材馳逐勢物卽馴狎
猛鷲無難晚乃築園西郊外與僮奴雜作非力
不食或撼以風波者輒談笑置之其拔塵不降
尋如此因展其遺象而贊之

或曰此漢濱之老父胡精悍之色見睂宇或曰此峴
南之龐公胡吳頭出火耳生風或曰此劇孟與季心
胡霑塗體足搢搢抱甕而不停或曰是真老圃以計
倪少伯之書治園壘或曰是真老農以暇起穰苴之
道課傭僮噫嘻魚懸鰓鮓龜催桑殄鼎鐘貯慚藿糲

寒支初集卷十

里

餘甘華閭園尋環堵臥福世之飭嗜刀竈蒙面而婢
膝者何不過郭西而問耀甫之遺蹟乎

楊生象贊

何必厭樊中此鴻安可籠何必桓九淵擾龍如守宮
爾殆以寸毫易一國片楮藐萬鍾五侯爲鷗鳥金馬
卽牆東徒觀其引盃據石意匠沉雄是將型埏萬象
雕鏤虛空卽有長康之手點其毛頰烏能通爾意之
所窮乎

伊無功象贊 三則

見無功二十年未之見也今見無功矣豈我見哉而見我耳而可無言我自嘔血我之見也夫

贊曰

見華不瘦茹糠乃肥此君其庶幾望之如酖卽之也醒雙眼幾時青顏狀以止飄狀欲征天下之路將無平穿爾鐵鴈從曦明何當息影舍衛城

再贊曰

此非伊無功我知其骨嶙脊鐵神如鋒而今緯且豐我意其黯淡涼悻不可寫而今赫如赫我意其危冠

寒之初集

卷十

聖

正襟軒狀舉而今恍如杵我意其不運僥卽種蕪非狀則入裸而服胡以酒解醒以塗附塗易儒而通易曇而狐任指砂兒誰知雌鳥峭緊芒鞋何之乎

重贊

許座玉山突狀而出也不指天也不指地也不析肉也不施臂也不微微笑也不努目悲不醉亦不醒不覺亦不寐不倚亦不豎不行亦不悲咄元是伊無功作啞復裝聾帶瘡夾醋頰生紅火色騰上賣賊踪脫爾僧伽禪掖縫莫令絲絲縛黑風捉得真駐還主翁

誰證佐賦李熊

廖鼎卿象贊精岐黃者

萬日芒芒而君見垣一方人貌谿壑而君砭其膏盲彼之深瑕隱隱諱而不陽者且可離立于君之旁矣乎

李默齋小象凡有經函如意外有茗爐

誰歟道者叩之無言子休合喙維摩寂狀滄雲英英畜於崇山遇其浮灑百物生焉如意自橫莫測揮指譬經在函諸義咸備就函說經說起何處有大解人

寒之初集

卷一

聖

拈無字句譬湯在鉗待嘗待注有滿腹人若不知味不飲上池還尋舌底夫何言哉千載笑視稱曰默齋此其第二

王玉鉉象贊

敗敗如春不以繁艷累其神瀟瀟似秋不以淒寒損其幽混諸帝壓若鱗漸浩漭而桓于大淵真之泉丘若雲駐大壑而乘清颺於是繫瓢不濡釋杖以休念天地之悠悠聊遣放乎牢愁

劉晉侯據石圖贊

仰問默然浩浩其天俯交者人糾如繼繩確乎靜固
惟石則朕含睇審之可以無言何必巖巖何必他山
醉卽栗里醒卽平泉礪齒似激袍拜太顛弛冠緩帶
遺放喧短問子曷故盤桓不前山矸石爛長夜漫漫
不逢堯舜與石周旋

周生象贊

天風鼓松如沸湯茗鱸乍喧疑松颺湯煮車聲繞羊
腸松飛懸瀑擺雷硯靜者停披耳自商響泉風木誰
主張竊口緘口擁縹緗中有金石間笙簧引茗澆胸
書傳香檮枿支天萬丈芒周生據几意涼涼問渠胡
爲如望洋

古佛贊

雷震六供古佛一尊高可逾尺銅烝淨盡時發
異光晃耀心目瞻者欣歎因作頌曰

是此頑金不謂佛已範作佛不謂金出土入火幻金
性焰非天升泥非沈香塗一炷滄卽桑金胡存今佛
朗亡我生百年事千載身前身後目煌煌若云此尊
長于我成毀須臾供弄播若云我後于此尊範工未

生我亦存身金身色身无石虚空莫豎指一隻

黃律君象贊

是黃律君易行儒而貌髡豈上律戒律令而無分孔
固有戒迦亦稱文律師縛人盤花就屈有大尊師開
雲縱翼亦樂聖而逃禪亦歌商而鼓瑟亦舞斑而娛
萱亦臥雲而抱膝於是獨行則行援止則止倘朕若
翔凝朕若峙蓋天之遺民而非人之君子

李直侯象贊

此非真鴻胡乘莽眇而御冷風將無病虎外儼蕩而
神肅武武疑湫陰而文陽其名乃湧筆視爲波濤而
灑風雅爲烟雲文特驪屑而鼓鞀以依若劇季分其
唾洩而朱郭散其鱗鬣俠將躁喧而澹漠於玄於是
神仙狎爲僕隸而丹經棄爲蹄筌玄旣不尸以爲天
師水無窮處雲無起時懸南北之兩冥去六息而一
吹視鵬怒與鳩笑曾相去之無咫尺拊髀猖狂而遊
大方相者猶擬議乎故紙

逸菴小象贊

聊此寬博何行之踽踽而來也遲遲疑非塊朕之模

將無審而桓魋爾奚不解裳就裸奚不偏袒如繻爾
奚不高柴滅鬚端木沒眉奚爲黥狀而憶天際之人
而芒狀如望四國之來豈不飛而不蟄或一醒而一
寢雖季咸與三藏日覲而不能窺者乎

關壯繆画像頌

作此圖者蓋取天台智者乘爐受戒後事所謂
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也既瞻禮已因作頌
曰

天大將軍氣塞霄海祗帶三光信攝人鬼胡能狀哉

寒支初集

卷一

男

正直而已吐舌如胸洞胸如矢雨箭風鏃率爾唾涕
泡幻華顛豁脫生死不受五戒居狀佛子誰何導師
貫珠以詒循環穀轉念茲在茲以慨繫驥以棄止啼
囚拏龍虎美此木鷄耳風臭火陶蔽簾帷盍舍申珠
尋舊刀劒橫斫香花截斷絲線伸手自在未來過見
阿彌佉佛非捨非念

葉進之象贊

觀夫梅情鶴骨疑亦孤山之逋松風岩電卽非不戰
而癰蓋騷雅飄其襟帶而圖史役爲輪輿隱默是其

鐘鼓吟嘯歡于笙竽聚澹泊乃逾乎梁繡積溫謹遂
威于鉞缺何必金門之非白社而塵界之非精廬世
之口覲而難圖者其在斯人矣乎

寒支初集

卷一

三

題

題賴鼎臣像

文文山浩氣橫塞於生死禍福成敗利鈍宜脫
朕無滯碍者顧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
如王金斗蕭吳齋彭叔炎蕭才夫輩皆與論難
酬答不一而足亦可怪矣豈文山生流極之運
其時人物雜榛忠邪殃慶顛倒昏亂是必有命
焉司之即望賢豪傑莫爲力歟朕則文山有爲
言之也今賴君鼎臣讀儒書工舉業亦兼王誦
樂支初集題卷五
等之技而又生喪亂之世其言奇中駭俗如文
山所謂白顧秘書百失一二者惜乎賴君不遇
文山而遇予不得如王金斗輩附文山以不朽
也予既淺淺莫能推測其源流抉發其奧藏則
仍取文山之旨題其象而歸之

昔范鎮言命何所爲風花飄拂隨其所之簾帳茵溷
豈有所司文山亦云理浩無涯譬萬松竹受氣同時
榮枯長短曲直參差遭斧做雪了朕不齊予觀濁世
猛鷲騰馳居易蒙難行險乃夷豈造命者特秦封稀

累疑不決還詢伏羲八卦五行河圖所孳惠逆吉凶
惟貞斯宜知命俟致甘石何知言依忠孝君平可師
往質文山鼎臣勿疑

題丘因之象

童子美影不知爲影美也狂夫侮象不知爲像侮也
下里玩翁不知爲翁玩也故曰天下沈濁不可莊語
塊立磨隨還麗旋羽豪傑或笑之而莊生所獨許蓋
真人無相而世善匪所譽也

題關壯繆象

宋遺民王斗山有子介翁精于画斗山誠之曰作人
須作烈士画花必画梅花梅花烈士也此圖以梅
配壯繆蓋卽斗山意中事耳懸此以風立懦頌枝柱
崩裂竟是首陽柴市諸公一篇外傳不當作繪事觀
也

題羅漢画卷

向在吳中王敬仲家觀渡海羅漢圖是摹李龍眠作
者元美先生家藏也觀諸阿羅漢及龍君龍子女從
官與護法諸神遊戲神通與威猛肅靖怪倨儼奇之

狀種種呼出變動無踪想見真本神異當過于此今
此卷精秀絕倫而神變少遜豈僧德正僧梵隆高
常輩舉本耶又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画之關紐
透入書中今卷尾九字殊無楷法摹者亦自露其面
面矣要之精潤秀逸斷非近代佳手所能措一筆也

題節孝錄

葉女淨明十五之齡兩髦溢逝乃奔喪成禮以死許
之及髦塋姑亡一縵絕肱嗚乎悲矣夫晏不死光則
日非其親驅管不死糾亦日將爲國亡王魏不死

寒支初集

卷一

五

成卽曰君臣未定繫籍聖賢同聲是之淨明故未結
禍猶葉之婉息也雖春風御輪藉辭未至賢者莫或
非之故廢絕生情浩朕同穴方其奔喪之日以迄畢
命之辰乃如積冬無春重陰不旦三光黯慘世必無
生乃可耳若其刺血書經殘肌禱母至性自天非由
禮教草芝虫龍豈莎蝦所類哉

題永嘉集畧註

名字無性禪豈有宗法性無知立豈屬覺是擬心卽
喪出身無路者也永嘉以此建立十門用心無用不

免瞪目發勞而中峯以此標示畧註指人具眼亦是
對唐說金耳若有出林獅子豈甘逐塊韓盧已耶雖
朕中峯偶爾拈他一劍饒來現已無口卽假名津筏
亦無不可如入永嘉章句便墮靈覺宗律辨之可不
早哉不辨卽入地獄如箭辨之則立斬葛藤直向如
來頂上行矣

題天羽姪小影

曹景宗云昔在酒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拓弓弦
作勢礮聲箭如俄鵲叫平澤中逐麋射之飲血食胃

寒支初集

卷一

五

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樂此不知老至此真武夫本
色談之爽颯震動心脾若李昌夔在荊州出獵大修
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千人皆錦綺繡襖則妖
恣不道矣乃文人評菰輒有名姬駿馬之目或擬之
良馬走坂又擬之美女舞竿蓋言巧詭雄快亦文字
之一體云爾吾獨愛李于鱗末年家居焚其冠帶跡
不入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
行數匝而復以爲常因想見其高居白雪樓眺華不
注揖鮑山目不見有世上人快矣快矣吾姪某年少

有俊才今作此圖臂鷹牽犬挾名姬駿馬踏驟平蕪
託興艷麗豪快問卽此是無言句文字一篇耳固非
景宗昌夔輩所喻也倘他年名成業就或遂以于鱗
事實之此則老夫所心賞而幾幾欲目見之也

書後

長恨草書後

僕本恨人讀巫子亦侯長恨草則首疾心摧如在苦
塊中呼蒼槍泉不欲生時也僕誠恨當竟吾生而止
巫子則有異其家兩世孤矣以一雛延如綫者將四
五十年凡世間墳荒華夢琴瑟宴樂之事家悉罔聞
知殆如重陰之不但積霞之無覓也卽幸而節母壽
百年巫子且擁爐垂魚鳴鐘食鼎流水游龍詫其侍
從我知其念至卹朕終不釋恨也況事有大謬不朕
矣之初集
者節母曾不及期頤而逝巫子卽剖血作書百骸皆
口知不能道其沈痛之萬一況於詩乎况詩僅三十
章乎卽使三十章者引之爲億萬百千章又卽三十
章之一字拆爲億千百萬字又知不能道其沈痛之
萬一也卽使巫子百年生竟于載下之孝子孤兒薄
海內外之文人騷客西風刻水鏤魂鐫夢之筆聚禮
而引繹其三十章者事同情同恨同而於巫子之恨
未分分萬一者自此天地閉日月枯點畫聲音滅庶
幾哉恨其遂已乎願終古無泯滅聲音點畫時巫子

之恨正長矣僕固非恨人也

徐叔亨畫卷書後

評佳山水者必曰如畫評佳畫者復曰逼真山水豈非眼識顛倒妄生比擬耶叔亨偶作此卷評者必曰逼似文休承是則非休承非叔亨併非山水矣豈非顛倒耶所南之蘭不附寸土聖予之馬騰于兒背適是時作是畫亦是其人云爾將壞之天界竭之地山河國土都無附著叔亨豈以寸管爭據此一丘耶當是座國之外別有香林不可作臨摹觀也

周元亮詩卷書後

聞樸園在聚貽讒忌豎壘患且不測而樸園卿孟灑翰酬接嘯吟落落如平時今讀此卷雖聲情掩抑而怨誹都忘若飄瓦來觸猶心無忤者所謂生死一條非耶陽明云人惟當利害經憂危遭屈辱憤怒不平者到此能不憤怒惶惑失措者到此能不惶惑此是凡人得力處亦是用力處爲學經世一以貫之矣樸園豈得力於憂辱時哉當是用力殊耳魏元思不改客於免死劉安世不動色于豪判豈遭憂辱者盡能

朕哉

又

三復此卷頗獲四益一知立言之體凡哀而不傷斯謂怨誹不亂是爲雅此詩哀矣怨矣乃如秋風颭肌頓滌煩肯無論懽怨譁寂各有登山臨水送歸遠行之意何傷與亂乎一得弭怨之道鬼彈蜚矢雖曰潛伏朕亦綠影而至耳此詩唱歎餘音繞縈如縷日使仇嫉讀之正如林島杳冥海波瀕洞移換宿情自悔張弧注矢全無質的不覺斂手釋劍矣一增師友之重往觀顛沛流離卽父母兄弟或智計無成而望環牆瑕分憂茹痛惟師友特篤今見周黎終始之文生離託付之重益信同心之言聽于神鬼豈但全蘭云爾乎一悟生死無常之理凡人以無益之悲憤憂莫致之命不知榮辱死生幻逾瞬轉雖有大力豈能留持昔之板倒鬚蒼聲嘶溺下謬迷顛倒自樸園觀之乃可曝朕一笑也

書乞米帖後

寺既無買印山之深公何處得松花數畝門縱有解

玉帶之坡老幾時分怪石一瓢榻下月招影明徒憐
饒鶴簷邊雲傳香冷未見邛花難煮白水于孤鐫空
爾折脚願施紅珠之幾粒且莫搔頭

書陳秋菴勉子詩後

黃山谷云讀淵明責子詩想見徜徉戲謔可觀也此
非深知淵明者人即踈曠豈以子諶哉其詩曰天運
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天運于子何與蓋社改鼎移之
會惟當瘞筆焚楮棄朱鐙名耳父子同志微已言表
固非千載後人所可喻也今讀秋菴此篇流離飄旅
之感覽之愴然天運既如此矣乃簡就委蛇以希曼
倩原本忠信以革豚魚子長之轍難從王孫之問可
念忠孝存心龍蛇任化聖賢樞紐畧盡于此此意須
千載人共喻之也小建以爲何如

影語

鍋

地奠其位天垂其象覆于東方生于西方成于南方
養于北方封于中央木生在下金生在內土生在下
永生在上火生四方或造其廬晝日三接炎涼濕燥
之鄉仰有高崖度同棧道之戰戰俯惟深谷決踰黃
河之汪汪時而霞蒸雲起時而日入霧藏時而岸升
浪迴時而浪湧濤狂細鱗處士既悔作書之無及無
易公子復悲行路之難堪

扇風

天地何高四方盡俯既高且深窾通海濤月駕欲升
輿輪快舉短櫓常搖輕舫不渡珠浦金淵分流瀉注
斗轉潮生沙胡蚌舞旁有真人手揮無語倚探方壺
寶鏡無數淘金如雷決珠如雨雖無木牛流馬之神
自有解慍阜財之補

米礪

一心五體皈依佛子欄橋周迴淨土之域四大弟子
荷擔簋位結跏趺坐卽從座起黃金塑身白玉礪齒

面滿月如聲吼獅比豎起脊梁涵渾不地一手旋天
一手盡地常轉法輪口宣密旨銘肩罪業布沙彌滿
頂受記攝受人天應供爲事竹鉢常
日中可俟隨施隨受隨施慈受不離意施不斷
當願衆生大利益耳

李元仲先生著

寒支二集

藏檀河精舍

寒文集序

往予讀宋遺民錄潛然不知涕

甲申秋予以訪舊至閩與李但

君允懷遇延至檀河精舍屬以

前後兩集午夜一燈煌煌雞鳴不已未嘗

有稍倦怠之意若是者何也蓋欽其人而

非徒以詩文已也允懷又以二集序見命

寒文集序

嗟夫予何以序先生哉先生嘗自謂文凡

三變少時不蹈繩檢好為馳騁無涯涘之

文已又一變為沉深宵渺之文方是時世

未嘗讀繁露太玄黃管王郭諸書則莫不

以某文為妖妄後又變為縱橫曲折之文

間取唐宋大家叙事議論之法行其臆見

自謂淋漓適志矣此雖為應制言而今古

之文皆一理也即是亦可以知其詩古矣

辭之大畧矣先生少獨好管韓莊屈書其

文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蓋楚馮公之圖

云爾可不謂天下一人知己哉自予論之

寒文集大概文勝於詩也雖然論文有不

以人廢言者有因其人而益重其文者人

如先生祇詳道其文而不表著其人可乎

寒文集序

夫當承平無事君子小人或無以辨及時

窮世亂有名則人而實不如禽獸者矣何

以明其然也諸如供奉擊賊鸚鵡問安吉

了觸地白鵬蹈海豈非天下之大忠臣義

士耶以視長樂之十主李家之世脩平仲

之道學夢炎之鼎元不霄壤相懸絕哉惟

有忠武出師睢陽為厲萬里此文山壯

希西稱人於千古而後可無愧奈何徒以
交論而不一辨其人哉但身先生與浙山
易位人物失倫欲哭則不敢欲泣則無婦
人欲死則二毫在堂相依為命當爾之時
如失路之兒喪巢之鳥徬徨惻惻視畫如
昏固宜其自謂久處幽篁不見天日矣嗚
呼所南心史埋井幾何年翠羽空山墮淚

寒文集序

三

全無數以此論人而其人固可知以此論
文而其文亦愈見矣在昔有宋既亡兩河
民數十年後談及故主無不泣下則凡讀
聖賢書者又當何如哉南州彭躬庵之貽
先生詩曰何期老壽偏逢此長使吾徒淚
不收傷哉言也故凡讀寒文集者無徒以
文為也夫亦審視其文心何在而已矣歲

在甲申九月二十九日江左王之績懋公
氏題於檀河精舍

寒文集序

四

寒支三集目錄

卷首

寒支歲紀

卷之一 古今詩

善哉行

戰城南

代淮南王

古歌

上邪

寒支二集目錄

奔三女

淮陰侯

漢謠 四首

武侯

猛虎行

射虎行

縱虎吟

高才

松

千頃雲看雨

鷓鴣行

冬舟

舟入虎丘

吳母羅孺人六十

養馬山城隈

庚寅夏四月大水書事

暮秋感懷 三首

門有弓劍客

寒支二集目錄

天窗岩

美人臨流

舟次值丹儀女士命觴中宵言別

七夕客茶陽

九日懷人

立秋

保安道中

病姬 二首

過野水登眺江樓偶讀鄭太白題壁時報冠誓

吏民泄泄因和鄭韻意各有極也

二首

寒夜懷人次劉佐明韻

四首

羅石岩

二首

古相思

二首

子夜曲

放生頌

秋夜琴

紅樹

廳書

寒文二集

達磨洞

蓮公塔

江行

三首

露坐

晚秋集某竹樓

月泊

風雨行京口道中

卜居

山夜

水麓寺

霽眺

偶作

讀書

望玉女峯

二首

某出山北上

山房

和陶

示門士

寒文二集

無題

陳星符自杉陽過訪荅其新韻

寄鄒某偁

野步感事

飲友人宅上招伎不至分得郎字

聞銅山先生殉節

烈女伊氏兵至避邑東龍水坊爲遊騎所獲躍

身入水騎度不可得以掬刺之水中

聞說馬上悍婦

晚菊

秋柳

九日懷人

代友悼亡 二首

青丘山

張景微道人

憶荔支

挽張離俗道人

簡伊哉生

寒食二集目

秋夜看月偶有所懷

蒼峽秋泊

謝用周卒于天啟乙丑時予年二十有四今六

十九歲矣其令孫某持用周遺像見示愴然如

生同社黃孺子黃陟瞻丘德長雷震夷先後淪

亡向之哭用周者予又哭四子矣餘此老頑癩

贅於世人欲久不死者何也因爲感逝一篇書

其像後

寄魏和公五十

贈劉季英

贈天影山僧學訓

徐叔穎以林較書詩箋見詒次韻

靜菴重趺特過草廬快談竟日喜劇有作

九如圖

滕王閣

別方位伯一十三年丁巳哭接手札驚喜失聲

再誦新詩意尤淒婉感憶藥地先生不覺老淚

沈瀾次韻一章以當麗血

寒食二集目

卷之二 序 記 說 引

曾弗人四書論世序

北山草序

啼魂集序

送謝學師北上序

八閩考卷序

狗馬紀序

刑法志序

談諧傳序

王令君德政詩序

機訓圖序

節婦陳氏機訓圖後序

家譜後序

伊有一五十壽序

伍君某甫六十壽序

謝太翁壽序

邑丞周公壽序

總戎某公壽序

羅君某甫六十壽序

李母張孺人九十又一壽序

王母黃太君八十壽序

華林禪院碑記

福善說

劉母節孝錄引

僧某募建祇園引

募誦華嚴經小引

僧某募月楹小引

卷之三

答顧膠山書

答溫伯芳書

答雷幼韞書

答伍引之書

答巫亦侯書

答陰元徵書

答黃司衡書

答雷吉又書

答譙復先書

與蔡幼石書

答鄭牧仲書

答葉慧生書

答官公璧書

答薛依南書

卷之四

答賴惟中

答劉佐明

又

答鄒文虎

又

與雷扶九

答蔡方山

答伍君曉

與林孟遷

答張若鑑

答徐叔亨

寒食二集目

答伊哉生

又

與吳天池

答伍象新

又

答張而堅

答某

答丘黃玉

答友

與徐上襄

答潘湘友

與潘湘友

答陰列白

又

與林日盛

與黎槐曾

又

答黎槐曾

寒食二集目

又

又

又

又

答馬學師

又

答葉慧生

與魏和公

答魏和公

又

士

啟 銘三則 贊三則

又

十一

答葉慧生

又

又

又

又

答王振子

又

又

又

寒支二集

五

又

與伍引之

又

又

與朱靜菴

又

又

答施天乳

答謝用弼

已上簡畢

代郭宮詹助餉啟

答某令公請修邑誌啟

答王總戎啟

復王約先劉儀世賀生辰啟

答祝令公賀生辰啟

答馬學師賀生辰啟

答某遣子賀生辰啟

答王約先賀八十壽啟

請魏令公啟

寒支二集

六

答通庠求壽文啟

答門州鄆太守啟

答張令公啟

請釋人嶽住圖琬啟

答甯令公啟

答丘非枝啟

無墨齋銘

枕銘

澹庵銘

吳焉文道像贊

甘樾齋像贊

彭子安小影指掌圖贊

卷之六

傳 墓表 墓誌 祭文

鄭雲錦傳

兵部尚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畧

郭宮詹傳畧

宋文二集

楊大司馬傳畧

張玄著傳

貴州威清道僉事黃際飛傳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李公家傳

丘明大傳

明秀才李右宜傳畧

明孝廉涂虞卿墓表

翰林院檢討林君墓誌

承德郎兵部司務林公墓誌

祭先妣唐孺人文

祭先考文

祭外姑伍孺人文

祭彭躬菴文

宋文二集

士

李寒支先生歲紀 自丙戌以前係先君自書丙戌以後係不肖男子權敘錄

後係不肖男子權敘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壬寅九月二十日辰時生于泉

上里龍鄉祖居當彌月母夢偉丈夫躡高履軒然

而來急叩寢戶驚寤而產以為祥也父恬菴公命

名曰世熊

丙午五歲就塾

辛亥十歲塾師以手中扇命作破題予破云舒之風

動四方卷之退藏于密

庚辰十五歲應童子試知府饒公

拔第一名

丁巳十六歲宗師岳公

歲考取入縣學始冠

戊午十七歲應省試時黃石齋先生名噪甚予往謁

之手錄其開牘以還先生目予曰妙年為志下問

如此令人愧畏也是年從師歸化揭于門先生

春高始學為小論及讀諸子六朝三唐文

已未十八歲從師晉江張熙伯先生

少予二歲

泰昌元年庚申十九歲仍師晉江張先生始讀唐宜

之選鐘山集及先輩歸胡方孟旋徐子卿陳大士

艾千子諸公制義于是始變為沉深峭刻之文然

讀書不多詞不達意張師每裁之 十二月譚凡

同先生較汀士拔予二等批其卷云筆之能開者

惜其落粗蔓耳蓋張師造予為豪暢之文未得其

門而落粗蔓亦洞垣之見也

天啟元年辛酉二十歲始為塾師 七月應省試與

化司理銅梁余冀望先生

采支茂紀

奇見抑於大主考先生署予卷云將子無怒秋以

為期竟袖予卷而出亦不置副榜居副榜者為黃

文煥何楷得雋者為何望海王家彥駱天閑裴養

清皆一時之俊也遂落第歸舟次評註離騷二卷

是歲長男口饒生

壬戌二十一歲始謁兄余先生于常思嶺公作書介

予于汀司理冠公葵衷

書時父為無賴誣訟賴冠公得自感之不忘是年

父產盡落無力購書始從友人處借讀孫月峯所

許左傳茅鹿門所評八大家因悟古文之法又讀沈無回詩經說通眼光始溢傳注之外更觸類旁求于制義始解湯霍林評選程墨之妙

癸亥二十二歲館于鄰鄉丘坊受業四人始編史漢未卒業九月遊莆田謁茶先生先生留寓梅峯寺時徐二俞爲蒲士主盟先生介予入社與諸士角義予時爲諸子與博之言蒲士咸以爲怪先生復介予寓郭朗山家與郭邦堯同業互有資益邦堯制義端談法脉予端出入于史短長相攻正得

笑文集

卷三

三

劉平于時最同志者有朱馮仲泰補余希之光黃

若木光周方叔嬰徐羽鼎龍方益祚祖林公

祐賀周孺皇昭朗山家多藏書始肆閱漢魏叢

書及經史編年予時嗜讀管子朗山勉予熟讀史

記心甚感之十一月余先生丁外艱歸遺書荐予

于揭陽令何金陽望臘月返舍是歲次男日堂

生

甲子二十三歲二月始遊揭陽蓋余先生憫予貧

不欲負先生推解之意也值何令往粵省予寓揭

陽二十日何甫歸而汀中教士之檄來矣相晤不

十日卽辭何返汀是年督學使爲周玉臺先生從

訓拔予第四食餼批予文云大有筋兩惜火候未

到亦服其知言是時陳弓甫士始爲予叙制義

詒書贈儀遂爲永好何玄子楷亦臧刻義來教

八月不第歸兄弟分獎予從伯父借屋一區方廣

六尺一厨備燬而已予于夜分入寢手注大學億

中庸語錄詩經集說

乙丑二十四歲館于丘坊仁和碧從遊者五人是

笑文集

卷四

四

冬祖母翁孺人卒予董喪事

丙寅二十五歲三月艾千子來寧化訪江令公士

登遂與予定交四月遊金陵識俞仲茅彥俞伯

彭鏞胡長白宗艾子魏客皆有詩文酬答

丁卯二十六歲長汀黎振三有從予受業館于吾

鄉圖珖岩七月科試王帶如先生崇拔予第三

是年始交陳道掌元曾弗人吳陳昌基肇曾

陳仲謀燕董叔會養八月落第歸始晤何

玄子於汀州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七歲 正月往省選貢見落黎

振三爲刻聞文集是年留弗人自三山來館于從

兄伯啟家倡和無間頗極文字之樂予文亦覺少

變弗人能嘆以爲一時喻亮 九月寇警弗人歸

三山

己巳二十八歲 二月黎振三延予館于汀之郭外

三月遊潮陽訪江令公江時爲潮州判湖中交

蔡人鏡 廷銓 大埔交吳海如 瀚 吳澗十洲吳士儀

鴻 上杭交劉霞起 廷標 溫星郎 夢良 丘克九 衍箕

宋文獻紀 卷首 五

楊有其岸 九月盡乃返汀就試督學何宗元先生

萬化 拔予第一特加器賞 十月同伍夢符遊紫

金山

庚午二十九歲 二月往省讀書與省士結藥珠社

交遊日廣孫鳳林先生 昌裔 顧予寓館驚謂曰吾

以元仲幡然老宿不謂少年如許何文與年之懸

也 八月予不第社中聯捷者爲董德受 謙吉 蔡

子威 秋卿

辛未三十歲館于本鄉泉上子弟從遊者數人 四

月山寇發家避歸化城中是年始通書于越

諸名士

壬申三十一歲 正月何宗元先生臨汀歲考復拔

予第一更加器賞試榜揭後因謂長汀薛令曰此

生不但文字奇變卽其品骨亦卓絕不凡往歲讀

書會城吾欲渠一面竟不可得其高潔如此隨遣

官召晤促談竟晷雅知予固窮也爲設處四五百金

見贈感念知己沒齒不忘試後館于順昌之漠源

受業者七人黎振三與姪媿曾皆從焉 十月予

宋文獻紀 卷首 六

從順昌往濟關訪何玄子值玄子正缺國課猶倒

篋見贈往返間獨泛西湖累日不謁一名士張天

生吳靜腑等聞之而怒謂予踞涼不近情且目無

餘子也

癸酉三十二歲還自閩門始知黎振三于去冬病故

予哭之慟爲文遙祭之 八月不第歸是年交陳

石丈 鍾璜 余賡之 麟 葉白生 甲 方章發 錄

甲戌三十三歲 八月督學陶公 承說 較汀士文取

清淺置予二等試後遊上杭金山宿山寺三日返

汀州與京口談長益對寓半月極詩酒之歡長益
為郡守宜公繼良之表姪才氣通敏好為詩時有
淵冷之致予時為徐司理所中幾危賴宜公力持
不敗予復上書求援于方伯中書門紹芳飛檄于
黃郡丞色中從中控制之司理毒不得洩而止
九月在省值工科林震亨之子林奇珍殺妻龔氏
龔即狀元用卿之孫女也向因姑病龔割股療疾
賢孝有聲三學青衿主持公論而民變遂起毀林
宅為孝婦祠蓋奇珍窮兇極暴衆借此洩忿也予

笑文集

卷一

一

過洞為題一聯云切年兵解空糜股前世香燒想
斷頭後幾為工科所陷賴學憲陶公不行事乃寢
乙亥三十四歲 正月苦疔瘡候服涼劑元氣下陷
病遂日增臥床三越月至四月乃愈 七月往省
應拔貢見黜遂復遊蕭寓余希之廢之文來閣與
二余甚傾倒又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鄭蜚虹
時鄭與撫臺鄒不合鄒為兵部鄭猶而羅髮予作
春秋涉錄序以譏之是年始交吳倫之楚甲倫之
方冠予決其必捷

丙子三十五歲受知於唐司理錫藩蓋陸方伯之淵
嘗見予制義而游揚於唐也司理嚴冷孤立行意
獨待予破格是年科試陶公仍拔予第一讀賞有
加 八月應省試闈中七義極協意然竟不售始
交董崇相先生應舉王穀子廷璧
丁丑三十六歲林工科大發夙忿友人皆為予危已
竟免 自序抗談齋制義梓行
戊寅三十七歲 正月學憲吳公之屏試汀士謁聖
口值予講學而時習章學節稱善賞格三倍于他

笑文集

卷一

一

士遂拔第一 十月吳公檄汀士赴延平彙試復
拔第一 十一月予從杉關過建昌謁何宗元先
生時何為湖東道值正乞休解裝贈予數十金是
年交徐燕嘉鴻昭武交張道益謙張孟常世經鄭東里僑
己卯三十八歲 正月從建昌順流入宣城訪余虞
之舟過撫州宿艾千子家抵宣城適曾弗人先至
寓梅無猶天逸閣予寓迎春寺宣城君大為二客
增聲價一時名士風靡遊况甚佳為治重裝而歸

予從大平抵金陵再晤何玄子因識趙退之

吳越返閩應試予見落弗人得雋是年交麻孟璠

三街 徐乾若 律時 梅昶三 顏庭生 紹庭 沈開大

北昌 游洲父 陳昌望 儼 冬納側室賴氏

庚辰三十九歲受知于司理宋公 應星 七月入虔

州面陳弓甫為寧化徐令 日隆 引愆事旋得釋蓋

弓甫時為嶺北道欲叅處徐令故也 九月受知

于馮密菴叅憲 之圖 九日延予孟酒論文擊節稱

快途次移書贈金殊感其謙下

笑支歲紀 卷十 九

辛巳四十歲 二月入泉州漳州再晤馮密菴先生

王毅子新交呂而德 士坊 何祖述 子乃郎 七月

學憲郭正夫 之奇 較汀士拔予第一

壬午四十一歲 三月朱司理招予入署代閱生童

試卷十日乃畢出署值郭公再較汀士復拔予第

一 十月郭公延予閱下南四郡歲考卷備極勞

瘁

癸未四十二歲 四月初一閱卷畢出自泉州署遂

辭歸 是冬入省候郭正夫先生寓省卒歲獲交

鄭牧仲 郊嘉興陳獻可 求候黃石齋先生

予定交于芝山寺

甲申四十三歲 五月始知 烈皇殉難纂國變錄

旋聞南都擁立弘光八月郭學憲請開中原生就

建寧府選貢予抵建而郭與張撫軍肯堂交訐不

視事遂停選貢 九月郭先生報選官詹選潮州

予仍留建郡始交莆中林君若 昂霄 宋紫生 棟建

州許聖之 嘉祥 楊用先 益 十月黃石齋先生以

吏部起用差官敦趨至建予始執贄及門極見器

笑支歲紀 卷十 十

許遂從先生遊武夷四宿山中同遊者為林守一

達經 洪尊光 京榜 林君若鄭牧仲陳英子 和先

生詩十二章而歸

乙酉四十四歲 正月再赴省選貢督學李長伯素

嗜庸瑣之文抑予不錄 二月由三山往潮州候

郭正夫先生過莆中晤陳季琳先生 立藻 交方八

公 鄒祖西黃慎夫時吳愉之為揭陽令為予治

裝就南國子科舉予不聽歸途過永定值汀州寇

警淹留永定十日愉之尊人吳允序弟吳上生為

地主獲交陳仙墩鈞奏既抵家遇吾邑寇警俟寇退乃買舟山建溪遂聞南都再陷潰兵塞道不可行乃移舟趨三山時六月十二日也七月初一隆武立福州黃石齋先生入內閣疏薦授予中翰予不赴只上書謝黃先生八月復以予名附勸進箋准貢予亦不赴學院投結時石齋先生提師駐廣信編錢神志

丙戌四十五歲正月入建寧府聞撫州廣信俱陷黃石齋先生殉難為茲遙哭之士大夫曾無哀嘆

宋文茂記

卷首

二

者即先生同年執友如蔣公德璟亦無一疏表白予乃為褒恤孤忠疏上之為通政司鄭鳳來所抑不達三月杉關再警隆武移蹕延津予鬱鬱而

歸絕口不言時事

六月

開科予不應科舉旋奉旨准予恩貢郡邑催

赴廷試予為乞免廷試疏上之時寧化有長馬之變亂民率眾入城劫掠八十餘家七月初四兵部侍郎于公華王提兵來寧不聽予言初七日輕身出撫

為亂民捉去毆辱幾斃羈中沙三日予在城措餉千餘金散亂民之黨而歸于公十二日予同丘孝

廉應登至中沙面諭長關克黨漸散八月二十

六日隆武駕突至清流二十七日入汀州是日聯駕陷予與雷扶九灑泣別遂入山

丙戌以前先君自書歲紀歷歷可攷入山以後遂不復書然身雖肥遯不入城市凡設險禦暴綢繆桑梓者亦備極苦心即一邑利害當事或移書諮決或造廬面商凡濟人利物事不一而足不肖權生也晚先君六十以前事不獲詳知今姑就所親聞者聊述其槩于後

宋文茂記

卷首

三

貢以廢疾辭遂祝髮名寒知郡守李公友蘭鎮將

于承綬又命諸生郝某章某賁書幣延先君入郡

許待以殊禮仍以痼疾力辭作狗馬史記

戊子四十七歲時三載絕跡城市邑人造謗謂先君

明室舊人觀望不出鎮將高守貴命諸生賴時見

賁書招先君入城一忌邑謗先君以書拒之

己丑四十八歲二月丁母唐氏憂

庚寅四十九歲九月不肖男向旻生後更名子權

辛卯五十歲是春建昌四營潰賊分頭剽掠有黃鵬

胤者道出泉上時鄉未築堡先君率族人詣泥灘
祖周視先君園館徘徊不去有卒摘園中二橘胤
立鞭之因駐馬園側視卒盡去而後殿行
壬辰五十一歲 四月修族譜梓成 七月粵寇至
泉上隣鄉土賊羣起附之盡焚民屋火及先君住
廬其魁劉大勝者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
劉撤營後土賊乃悉殿之 九月率族人起工築
堡濬濠避寇

癸巳五十二歲是冬築堡濬濠成聚族人居之
寒文歲記

卷首

七

甲午五十三歲時鄭成功騷動海上連年用兵濱海
千里烟火蕭然因擬劉督院與海上書
丙申五十五歲會稽林豹文景壽過訪先君留寓半
載時權稗年無知但恍惚記其狀貌稍長請問先
君方知此公文章經術色色超異更兼拳勇多技
能行千里不費糧異人也是年作圓網巾先生傳
丁酉五十六歲 四月丁父怙菴公憂未幾沾疴疾
踰期方愈
己亥五十八歲 南昌彭躬菴先生諱士型僑寓寧

都始通書問答書載初集中

辛丑六十歲 七月作劉霞起先生墓表先生殉節

滇南備載初集表內 先君自書紀夢云辛丑六月

初五夜夢見上杭故友丘克九如久別歡相見

者其鬚眉鬱然風致彌灑倍于生時予訝曰君

長于某十餘歲那得俊韻如四十許人豈有內

委耶克九但笑而不答遂見故友劉霞起顏貌

豐逸衣冠修整亦倍于生時向予連十數揖歎

容藹然竟無他語醒後自思豈衰廢之年將有

寒文歲記

卷首

古

佳事二君特遠來相告耶及六月廿八霞起亦

耶无怠忽從上杭至舍爲霞起乞墓銘蓋无怠

發程之日霞起之神已先至矣異哉豈萬里忠

魂猶向老書生索陳言圖不朽耶抑老生之文

真可質鬼神名後世耶須他日再夢霞起細詢

之耳

康熙元年壬寅六十一歲 初夏彭躬菴先生始過

訪先君與易堂諸先生通聲氣交

癸卯六十二歲 南康義士查生人球陷大刑事屬

廣信黎司理易堂魏和公先生禮特過泉上索書
解援先君立發書附去然事在他司理竟無益
臨溪關沼結茅額曰檀河精舍

甲辰六十三歲 邑令何公鳳勸借長男日饒不

遂以畫語誣申撫按勸郡獄賴司理徐公開遠

力雪其誣乙巳二月領文往省結案至羅漢灘遭

溺歸柩返塋

乙巳六十四歲 二月携不肖男子權由虔吉入青

原山訪愚者大師促談半月順流下南昌時廣信

寒支歲紀

卷首

五

司理黎魏曾值季在省延先君入官署越月乃買

舟泛鄱湖遊廬山徧歷諸勝最後登五老峯各賦

詩紀遊悉載初集內 仲冬旋里

庚戌六十九歲 邑令章公諱國造廬以方外禮見

八月建宗祠於村溪之上流以貲置輟工 梓寒

支初集

辛亥七十歲 易堂程山各贈詩文為壽

壬子七十一歲 二月元配丘氏卒

甲寅七十三歲 三月閩藩變叛募民為兵土寇四

起城鄉路絕乃聯結數十鄉為保民會禁從軍
導寇殘害本境部署嚴格寇不敢犯他鄉多無統
紀紛紛應募從賊死者不啻數千人獨泉上一里
得免 十月邑令魏公守德造廬為籌畫弭盜方

畧

乙卯七十四歲 正月閩藩令諭汀邵道孟公熊臣

云今有寧化縣原徵聘翰林李某士紳多稱其賢

爾可致請起送前來以憑優用於是令丞教諭釋

踵門自春徂冬先君以老病力辭不起

寒支歲紀

卷首

六

丙辰七十五歲 督族起工補建宗祠

丁巳七十六歲 二月中風口眼喎斜醫治屢月无

效至八月始平復 冬建宗祠成 始舉行冬祭

禮

戊午七十七歲 邑令王公之佐單騎造廬是秋有

黃氏之亂公力請上官移兵捕勦頻賁書商酌

機宜先君隨事條答輿論勦寇形勢甚悉 冬督

族人修歷世祖墓

辛酉八十歲 九月二十日生辰諸君子躋堂稱觴

遠而燕吳浙豫近而閩廣或緘寄報詞或傳驛來

祝梓壽言彙稿

壬戌八十一歲 重修族譜梓成

甲子八十三歲 常事請修寧化縣志是秋梓成

丙寅八十五歲 孟秋偶沾微疾秋盡疾篤呼謂不

肖 日吾年四十已勘破生死今踰大耋死何所

畏遂端坐而瞑時九月二十八日也 不肖權媿

讀父書撫茲歲紀手澤徒深感痛因將丙戌以

來至丙寅四十年紀畧附書于後丁卯年正月

家史歲紀 參看

不肖男 子權 百拜謹識

寒支三集卷之一

詩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子權允懷編次

善談行

樽酒不空吾樂融融山高水深心淡目空苦不求脫
樂不求豐嗟哉世途荆棘蒙叢涕淚莊語諧笑其中
孤竹柳下時去時從首尾互用毋動其胸

戰城南

戰城南死河北河魚上食饑鳥遁爲魚謂鳥莫競微

寒支二集

卷一

一

軀城東新戰鬪屍屍枕籍盡肥腴飛騎出沒殘兵計
謀敵踪今暫遠功賞可屍求屍莫守泣免鱗閉腐口
願鳥相食先自首首蒙賊名安可朽生負國恩死爲
人冒功兵言何傷屍心不同

代淮南王

淮南王立小山八公相見盡童顏不願大藩願大年
八公左右語丹玄語丹玄指僊經天地人文不可明
陰陽百六妬虛清紫房彩女色如神朝朝暮暮倚君
身倚君身結君臂爲雲爲雨從君至西日難升秋難

夏金風颼颼吹長夜

古歌

古今蕩蕩入相思古不休今不休我生其間何日自
孫轉眼白頭蛇鬼神千秋蟲暮入耳霜鴻朝入視蹀
躑步郊原愁坐不能起

上邪

上邪心相怡兮相知指天戒別離日朝沉月不爲偶
春斗西橫箕北走雲風朽乃與君分首

奔三女

寒支二集

卷一

二

游涇奔三女征戎獲四狼厥父旣堂厥子何傷人亦
有言內荒外荒有一於此未不亾胡然鳥翼之裔卒
歸馬息之鄉

淮陰侯

爭同橫死五百獨祠越頭一臣嗟爾淮陰三族徒聞
跼六信信雉烹走狗母哺王孫生死恩讐兩婦人

漢詠

祖龍壁歸秦鹿奔蹄沐猴錦西逝驢泣北吁嗟赤蛇
居馬上得

其二

采龍既成生彘可食溝鴻反飛江鳥墜翊吁嗟鬼死
不令狗匿

其三

商山四鴻同哺雉穀矧翼既成彘首旋禿吁嗟鵠孟
反令雛哭

其四

雉也彘人輝耳剔目犬也崇王機腋反觸吁嗟蒼龍
久提夢腹

寒天二集詩 卷一

武侯

漢賊有定名出師表大義君臣喪亂心知已死生志
雪涕出形庭白羽揮車騎軍聲破五原此事著天地
桓桓蜀虎言羞叱土龍字桑株沒餘財止顧隆中意

猛虎行

君不見猱猱山上虎白日在道傍腥風出林若薊葉
公然值我於康莊欸段不及避長鬚不及從舉鞭麾
猛虎虎亦前欽容俛首帖耳如狹偷之蒙茸爾豈無
搏人之爪噬人之牙不能當關禦胡馬踰垣夜半窺

瘼瑕得獵飽欲死失瑕餓且嗟人人采燕藿安用春
霧遮爾應自慚媿遠避麒麟車

射虎行

黃雲落深山淡荒蹊幾載行人斷山中虎老久不驅
虎有兒孫據山隅城南少年治弓矢鐵幹鵬翎決穉
米銀鈎雙偃綠韞底約伴大踏空山裏虎過風生十
里寒少年曠弩向虎看一箭弦鳴白額倒乳虎以次
相摧發盡捲班皮剔鬚爪嚼肉醉酒回邯鄲陰沙盡
晦榛林兩虎向食人絕人侶哀艸茫茫任爾爲城南

寒天二集詩 卷一

豈謂無周處

縱虎吟

北山有虎張其齒山下羣公心甚喜利得衣糧歸自
已更將飛矢助人死山空數載無生草冤魂啼叫衝
參昴碧血模糊化石言狐奔鬼出山西道蒼天白日
昏成塵人皆謂虎公謂麟此公意欲奉虎走不知身
亦在虎口慎莫班班頌虎仁虎下山時行食君此君
終是虎之俚

高才

高才落走狗奄屈戴兜鑒餓馬臥槽間瘦妻泣床頭
禮資有貢獻上官日不休市曹實辨戟冬雪典衣裘
斗糧具小飯供奉門下騶祇承但唯唯聲氣未出喉
烈風燥胡馬踐踏郊畿頭名城盡墮壞人血平河流
尋常司馬臺猶以資格籌悲歌望天子猛士何年酬
松

何山不種松何松不磊礪獨此雙石虬寒雲日相裹
披鱗剖胸臆排傲無汝我譬彼猶龍人髮頭依佛火
振洛海潮音爲說松因果予懷步遲遲向爾焚香坐

吳三二集詩卷一

五

昂哉風雨心匪勞訴坎珂三月試新茶濤聲入鐺鐵

千頃雲看雨

雨從西山來雲從太湖起生雨生雲風滿樓青天之
色如沉水古木千章共一聲電光裂入瓦縫明閣鈴
語急片時澁落葉欲代雷轟轟斜雨橫侵紵衣濕山
頭有屋不如笠坐看捲雨過湖南還我青天只呼吸
我纔到山山卽知銀蛇石虎爭深奇泉真添香更添
雪石邊如曲復如吹遊人寂寂斷雲冷歌吹不明知
是誰祇應山下貞孃出風雨開時來乞詩

鷓鴣行

鷓鴣眼最明羣行啄秋水得鮮蒲腹不敢食吐向漁
人何從從官家今日戒私取爾若爲吏當稱旨江流
歲歲網如茶何處着汝雙眸子

冬舟

霜吹徐徐來沿舟入蘋蓼好山迢遞青一鏡照飛鳥
白鳥差池寒野菱天寒水落陰葭穢澹雲到地無纖
影紅樹圍村知幾層

舟入虎丘

寒支二集詩卷一

六

破曉過吳門不泊良有意欲及清晨光入山發山寐
舟行二里餘人烟雜遝翠陵峭立平楚塔影落無地
迴舸畫橋東及門恐容易沿溪竹樹幽舟遠山背出
綠陰濃到天小鳥一聲墜巖之從此登晴雲洗高樹
吳母羅孺人六十

岩樵初榮蘭枝茁玉霄琳房駐寶月幔亭西幄奏宸
雲綠華新解玉條脫世間甲子如擲梭立看瀛塵西
桃發招搖指子會良辰叶蟄宮中居太乙靈簫掩
何從客采鸞甲帳偕琴瑟佳兒華法授書顛好爲真

人題記跋

養馬山城隈

山城廡廡駭馬肥井兒牧馬馬嘶饒馬饒鞭撻閭井
兒兒食食馬馬不嘶騎蹄蹤蹊蹊偏郊郭雲錦障泥黃
金絡將軍按牧別羣毛不聞關門冠燔灼仔餘燬子
呼關下馬卒怒噴擲磚瓦飛矢入筵不驕賄不問傷
人只問馬嗚呼嗚呼關外人重墻一隔非我民

庚寅夏四月大水書事

淫雨霽雨書冥冥鷓鴣卷舌黃陵垌雷老怒號驅六
寒支二集詩卷一

七

丁馮夷擊鼓駕雲耕龍女鞭羊行耕耕縮鼻高額掠
牙青久抱月姊離畢星九壘昏迷百魅形碎裂萬年
禹貢經桃花竹箭洞不局萬馬紛歷臨臯亭寒粟族
肌支風霆身等鷗鷯褪片翎墮滅山摧秋葉零萬井
耄倪如浮萍升屋柄木眸煢煢壯子護饒爺草嬰相
俛爲命空丁寧魂飄不復返黃庭禁烟直到絕鴻汀
約莫重更耳玲可知是支祁威暫停捫胸定魄俾再
生河山蕩蕩接高旻一空羅綺洗頽腥

暮秋感懷

采菊未盈握秋霜滿我懷菊有霜之潔霜香與菊偕
采之將誰遺美人采一漣霜菊結同時美人結同心
願以歲寒質輸此迴洞音

二

中夜步庭除焚香又剪燭幽淨出蘭室秋飈發微馥
因之念美人含情在空谷我欲携朱絃就君理哀曲
可思不可見喟然傷遐燭

三

杖屨東郭門達望高崗岑高岑百里外菴菴千山林
寒支二集詩卷一

八

嚴風西北來砉然變子衿古樹難存葉霜刀割水陰
玄雲布四野白日忽西沉安得魯陽子揮戈慰我心

門有弓劒客

門有弓劒客言是侯門兒披衣出迎客相見顏色怡
客言籍井州幼爲侯氏厮近撥侍愛將寢食不相離
威能令之竊笑能令之悲客詞云未畢主人奉壽厄
鞠躬再告客茲會良亦奇荆妻昨發夢黑龍盤門楫
三物盟千古出妻獻子宜緇吉設高會刑牛與割雞
兄弟三十六意氣甘如飴黃金賤糞土酒肉擬瀉坻

主人類首拜門戶託支持古來重結納日埽舍人墀
孟佐千載士折節是吾師

天窓岩

封天制壤誰所司石魄激蕩貪險奇雷雨翻空止復
馳欲墜不墜懸孤疑漾漾樓臺無準規仙鬼峨峨張
羽儀或乘赤豹從文狸秋士搥筆戰嶽峙叱之不起
頑無知飛光走怪出新詩

美人臨流 林則行題

楊柳渺於絲花飛烟際遲有懷難致語臨水散相思

集文二集

卷一

九

絕世矜孤影遺香染靜漪可怜風漾漾叠叠如娥眉
舟次值月儀女士命觴中宵言別

青外微帆烟外人溪花如粲弄晴新斜陽對倒荒村
酒野棹遲來秋水神一縷聲香傾左右三星明滅照
風塵可怜載道萋萋草綠到天涯望未勻

七夕客茶陽

孤城寥廓夜悠悠虫語江聲喧更幽檢點月痕三邊
鵲悲涼客影對牽牛五年兒女違佳序幾葉梧桐伴
孟秋天外抱愁風露下不堪凄切自登樓

九日懷人

雲飛木落見秋哀痛飲豪吟不可裁此酒應饒高士
墓短歌自勸菊花盃伊人一水霜葭渺九日千年壘
地來天外寄愁真未盡何時知己共登臺

立秋

何須秋信催長恨但了春愁鬢已斑酷筆彈文成老
吏降心借俗習時艱古今舊事評論盡三十行年壯
暮間應有風塵搖落者白衣閒殺臥深山

保安道中

集文二集

卷一

十

策蹇凌寒酒旆明解裝貧是一儒生罷人草食忙程
驛同舍虛恭叙姓名稜角盡刪頭似性茅柴三合醉
難成如何擾擾紅塵夢不省荒鷄非惡聲

病姬

榴花細雨漲新紅幅幅溪烟掛閣東淡殺玉人欹短
榻三絃孤枕一簾風

二

不堪風過竹扉開樹响溪鳴斷續來午夢驚回人寂
寂臥看戲蝶掠爐灰

過軒水登眺江樓偶讀鄭太白題壁時報冠警

吏民泄泄因和鄭韻意各有極也

一園青杳杳萬岫缺如圓寒炤淹長浦羈雲送遠天
狂生心罔極要路席難前太息乘風者孤棹棹扁船

二

川漸分嶼影汗漫失斜圓冬緒枯如木人情夢似天
埋憂無地下濺淚每風前欲擊中流檝誰當佐刺船

寒夜懷人次劉佐明韻

萬家汨汨沉烟裏月光烟光無彼此獨影寒立支天

寒夜二集詩

卷一

二

風隔山微聞落松子

二

猿聲暗出寒雲裏雲下烟高相彼此烟去雲來山復

川瑤華何所貽君子

三

壓床孤夢飛霜裏不寐不醒誰似此離魂逐夜擬飄
蓬同心那得如梔子

四

邁邁流年悲鏡裏天涯淪落同如此琵琶響斷燕歌

關雙淚一聲河蒲子

羅石岩

石錯天趾羅天一丘絮雲牽裾日月同浮
大輿不矩天徧石伍松霞畔烟肉翩翩舞

古相思

春江有香草孤艇觸其藥故人不取聞氣息乃相似

二

畏向夢中見抱寒不忍眠分明殘炤裏魂又到伊邊

子夜曲

寒夜二集詩

卷一

三

心是耶所爲當時不如此今朝顛倒儂從郎索心死

放生頌

一

烏墜虛弓人泣邊河人惟遺教生之孔多或縱於天
或逝於淵脫死爲夢寄生爲意人亦有言具官司馬
爲王用師騰戈於漠剪厥鯨鯢借劒於庭克鏡殄夷
以矢破鏡以牙殄穢宜其死者治厥生者邪臣在事
退歸司馬精尸羅行開此檀林檀林既開維高維深
惻彼諸生無罪受殘不佞而誅以儆以燔捐其長材
贖之小年人亦何容計來保往盡三際斷系身於物

即恐懼想雨雨啾啾敢怨庖廚百凡君子無獎刀俎

以道冥塗

秋夜琴

浣慮閱秋宵靜籟無起止簷露月上永枯桐發幽理
我心湛中邊不爲音聲使步月如步琴隔簾如隔水
滑澁化霜華無絃操絕指兼葭炤此音暗香暉彼美
無榮起素商臨風報君予

狂樹

雲霞回互山水趨高天萬樹醉秋腴陰晴衆壑爭一
寒文二集詩卷一

午爽氣如披蕭湘圖丹楓紫柏不知數平林松葉青
相扶須臾眼中亂朱碧倒却赤縣翻蒼梧霏霏灼灼
無邊隅前指青峯黛若姝我思擊碎千珊瑚放入巴
陵一片湖琉璃淨浸霜枝癭紅潑秋冬濕不枯桃花
何必專其都

雁書

意老相殷勤致意在杯春縑綃先自託竹素淡中人
猗鬚笑典策丘索小埃塵山禽薄委宛酣呼再獵新
出逢太乙老羅馬稱王臣舉杖輕擊之化氣白如蘋

叱馭向扶桑羲和相見親爲借金烏鳥展翻善保珍

送瘠洞

絕壁孤雲自往還江濤風起洞門開五燈謎目閉文
字一宿空岩手痛刪

蓮公塔

日月燈光何處求英雄禮塔淚雙流龍媒去後長圖
駿不道蓮公是比丘

江行

輕烟過來沙際涼月因之上舟何處簫聲隔岸雲邊
寒文二集詩卷一

竹裏注樓

野寺鐘聲欲濕香林木葉初乾放船且趁殘月烟水
何村不寒

江風三里五里明月前灣後灣瑟瑟霜聲到枕湘天
夜染秋山

露坐

醉臥素馨花下不知花香髮香好風吹我夢墮落時
只在伊傍

晚秋集某竹樓

散花天剩得亭臺一日清尊長辨才簫鼓滿山秋亦
舞隔林黃葉過溪來

月泊

月薄不寒水烟勻竟入沙豈無清思發感此故人還
樹杪數聲鴈蘆邊幾寸花未明今夜夢何處碧雲遮

風雨行京口道中

風蒲榆錢路溟濛色四圍春深難怨雨遊薄自憐歸
芳草迷雲幙梨花餞雪衣淒淒江上客悔不老柴扉

卜居

寒支二集詩

卷一

主

明月丁當自語白雲鷄犬不譁一席水簾山色紫薇
花裏人家

山夜

山居自然寂所懷良夜多天高澹星漢月轉碍藤蘿
禮磬青峯隔敲門黃葉過床頭尊酒在拔劍與誰歌

水麓寺

偶然踏春草欣到芳樹間獨步得孤寺絕塵如萬山
天分鷗鷺碧村受水雲環若與漁樵熟吾當老此灣

霽眺

翳翳天無悶瞰翔風解嚴僧爲丘壑靜鳩作雨晴占
割冗山如劍痊塵水逾砒郊行剛半日已不識涼炎

偶作

性與人同耳法惟我用之作人全木色玩世半頑皮
百不堪因懶三千絕得衰明知身病疾未忍付庸醫

讀書

玄黃龜坼日家戶縱橫時掩脅惟王者連栖奪帝師
蘇君危掛印魯仲棄長綬出處計不早流風安可追

望玉女峯

寒支二集詩

卷一

主

顧影啾啾可自知天寒袖薄日斜時倦蠶子夜鬆金
勝支石澄潭掠玉綵莫笑莫愁沙畔立如圓如繡意
中披鏡臺淨炤秋姿老不與朝雲送冷思

非霧非花鏡影香伊人洞阻在中央孤書拜月偷紅
粉豹闕翻雲倒綠裳淨水明霞誰比色淒風亂壑總
牽腸藥珠滴盡當年侶散處江湖伴海棠

共出山北

青山真勝友出谷便孤朋馬足邊雲擾旄頭刺雪騰
弄狙終怒菓養鼠自摧簾赤黑彌天地誰懸日月燈

山房

夏壑埋雲帶春田隔水根巢棲輕絕跡野藥傷為劑
酌酒招山桂吟騷起暮猿僧徒虛講席荷揮事西籬

和陶

曠士小天壤所志豈一隅克終孤危間行止恥半途
遙憐千載人俱為耳目驅情性多所違才智多所餘
懷安吾未敢躁競亦難居

示門士

青衫荷葉守齊盟不信牛函入鼎烹險語近來刪我
寒文二集詩卷一

法狂談今漸遜門生虛名熱耳如蠅聞小試先人與
鷺爭遙睇九關皆虎豹舌存無處說縱橫

無題

芙蓉去歲殘秋浦楊柳今春挽碧波春雨秋風催日
夜士悲女怨積山河艷心翻出離魂譜才子判從薄
命科三載懷書難滅字人間愁聽惱儂歌

陳星符自杉陽過訪荅其新韻

定澗何處識珠胎赤手探驪幾自猜面冷可堪承捧
喝渣頑空復費鱗鉗索離久矣人疑聖狂斐居然老

未裁五載逃虛苦沒徑為君初剪楊梅葉

寄鄒某偁

蘆花兩岸逸秋風倒嶽傾湫縛活龍四五百條華柳
巷就中一箇肯當熊

野步感事

酒為病多權禁絕詩綠意澁懶雖黃閨來世事頭將
雪看到中原劍已霜霍氏侯封歸蟻穴梁家戶闢綴
蜂房迎秋禾黍驚殘夢野思茫茫萬點蒼

飲友人宅上招伎不至分得郎字

寒文二集詩卷一

酸臘徵歌扇底芳珠簾風細博山香春歸瑋珥宜佳
燕旭趲臙脂合倩粧草色未杼釧羽翠柳條先學鉏
金黃蓬萊不肯移仙仗流水吹花賺阮郎

聞銅山先生殉節

正是天家震業時先生苦志厲貞師炊塵空鼓三軍
勇飲血幽求二帝知世不可為無好手死雖何濟見
男兒慢亭仙掌應揮淚似悔場駒未繫維

烈女伊氏兵至避邑東龍水坊為遊騎所獲躍

身入水騎度不可得以剗刺之水巾

兩髦爲特怨顏紅玉藥何嘗碎鐵驄泊冰一腔堪注
骨鯨沙半私且埋躬綱常盡裂文章手節義孤存粉
黛中寄語龍門編世傳兒家香閣有高風元末伊氏女爲賊所
獲亦死節南
惡署池中

聞說馬上俘婦

人似明珠馬似龍
纓鞭遙指杏花中
市邊帘舞香迴
酒騎後胡催驟
入風颺單半枝金
杏粉垂裙一派石
榴紅漢家画史今
如在再揚明妃控
玉驄

晚菊
徐浦水韻

寒文二集詩卷一
九

荒徑寒花伴苦吟
停香矜影一籬陰
秋過素節更生
藥古有士女秋期者上冬猶未相從使謂之日菊已枯矣秋期云何女戲日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
日菊更生盡
冷謝歡場買笑金
驕客迫時餐夕落
仙娥臨月沒丹心
曹元亮性愛菊無種不備忽黃菊心生紅子大若櫻桃隣女問少夫來香
竟摘食之忽
陶公已逝康生老
獨與風霜耐到今
承風食去

秋柳

數株瑟瑟俯溪流
夾植寒堤古木秋
衣上翠花非故
錦屑間黛色織新
愁多情每作徐娘
夢瘦影徒牽河
朔舟亦有鶯聲能
悅耳恨無年少載
柑遊

九日懷人

酷雨長宵悵溯洄
伊人遠在露葭隈
爲誰溪漲連舂
去無恙秋山壓帽
來蛟子入鉤鮮賣
市繁陰滿地怯
登臺待歌尹氏文
峯曲吹落深村杞
菊杯

代友悼亡

巫染湘拋逸致幽
自憐金粉託名流
十年心緒花間
露一夕仙蹤水上
漚儻是朝雲辭玉
局只如樊素別
江州香消翡翠寒
生幙地老天荒何
日休

二

寒文二集詩卷一
千

得力金剛半偈功
驀然回首鏡鸞空
縱教藥鑄長顏
頰何似花拈一笑
紅佛性到頭圓寂
去太陰或是煉
形工西陵松柏青
無了誰識三生石
上容

青坵山

等閒杖履破嶙峋
箕踞危顛咳唾新
澗水低聲邀枕
漱崖花懸笑傲樵
薪雲閒無意飛成
雨草媚多情釀
作春野老率真忘
磬折乍如土世避
秦人

張景微道人

赤松上下隨風雨
曉得張良適所歡
此日人間煨鴨

篆有時客至頂龜冠却惟語月幽泉細不火咽霞雪
粉寒五老霧中望遠在何須三洞覓靈官

憶荔支

薰風吹遍驛亭芳漸覺枝枝歷繡囊霧縠織來金粟
點水花釀就水晶漿趙家姊妹連紅袖楊氏諸姨鬪
翠裳不到海濱今十載題詩染指似親嘗

挽張離俗道人 有引

道人字景微少服儒業志圖用世偶因失路遁于
酒人俠伎呼盧生涯蕩盡乃入山學道廿年得辟

聖賢集詩 卷一

七

綴法庫寅辛卯間爲三山施憲使所迎禮不樂辭
歸隱于李山從學者百十輩道甚有驗道人嘗行
伐毛洗髓之法行時肌膚消削如枯腊閱數日又
豐腴如初今春收號離俗至七月七日化去蓋先
示門人以上昇之日也詩以挽之

惟問先生何處歸天台王屋訪茅妃人間別鳳爾丹
訣天上騎鯨入紫微佛到涅槃方究竟仙終蜕骨始
能飛他年莫化遼東鶴髮然千秋是與非

簡伊哉生

聞師飛錫返妙義欲深窮貝葉珠林月寒花正謝
北丘衣乍解萊子絲重紫老畏天時熱難會空窮
四一秋夜看月偶有所懷

蒼快秋伯

連峯曉肅秋聲驕雲下烟高霽喧濤山奔水駛互澄
撓冷暉濯人灼纖毫松聲半渡風遮蕭深鎖奇夢依
沈寥

吳文二集詩

卷一

七

謝用周卒于天啟乙丑時予年二十有四今六
十九歲矣其令孫某持用周遺像見示愴然如
生同社黃孺子黃陟瞻丘德長雷震粵先後淪
亾向之哭用周者予又哭四子矣餘此老頑癩
贅于世人欲久不死者何也因爲感逝一篇書
其像後

四十五年間如雲烟變滅展卷忽覩君愴然若初別
相對雖無言精神轉親切怪君別尋時最少年長孫
如何今見君君少予裝替乃知逝者存存者且漸衰

彭殤徒爾名死生互朝映昔友盛文詞哀章寫心血

傳筆真描神清冷通冰雪黃鶴子為紫竹霖清漢

聯紫竹林北山汨玉屑雷震有更憶髯丘遲落花

紛點綴覽罷悲風生森然鬼成列後人痛後人頑老

猶遺子嗟我虫臂如豈復任掀揭負昔成言晚歲

知相結墮落昏塵中何能表先哲

壽魏和公五十

宿志慕名山夢常赴華嶽仰窺萬丈穿飛羽前後卻

靈風忽鼓腋欻然雲在屨了知天可開茫茫俯太壑

寒更二集詩卷一

黃河塞外來東溟點一勺讀君詠嶽詩愴恍如夢靈

往曾渡閩海荒荒絕圻圻日星澹欲傾水雄天力弱

歸來嘲九龍前言未為謔載誦渡海歌浩氣何旁礴

乾坤本混成攬收亦盈握仰思大造勞兩戒勤踈淪

萬象費數陳葦置僅數着嶽不能五增海不能五鑿

鼓鑄一代材簡汰殊落落位置海嶽間顯晦相參錯

君今五十春憂勞天所託上下四千祀徒步萬里畧

歷險探逸人搜奇周咨度思補滲漏網漸起文明鑰

悠悠萬古心酬天不忍薄耐俟時流安日升燭火撲

時平瞠正方後生仰先覺

贈劉季英

天末幽忠四十年劉君霞起別子應詔在崇禎戊寅今四十餘年每傳遺蹟

輒潛狀霞起長君無咎間闕入夢勤三揖辛丑六月

語即次君先發就義于洪連并都無一凄切書銘累百言

萬里歸來驚少息無咎在洪生季英最少立談傾倒

盡珠璣季英高談每驚獨坐世家風節雲霄迥偃蹇西華何足

憐

贈天影山僧學訓

道人赤脚騰江漢截流拋筏閒到岸尻輪偶爾駐荒

山豹菟剷跡鼯鼯竄神除壇址鬼輸材淨翦昔翳金

碧煥此山幻得天影名爾取廉纖作公案道人開口

呼蒼天蒼天形影誰能判廿年休影遞天山離婁烟

題皆止觀若將文采印虛空定捏虛空為梗段吾聞

鬼工射影亦傷人炎影神工除病患果然影亦不離

天仰面茫茫誰是伴是影非影又非天試往報恩咨

央斷學訓乃報恩玉琳法嗣

徐叔穎以林較書詩楚見詒次韻

昔年踈放滯秦淮，狂客飄零酒百盃。
向客秦淮以詩薇露名章輕過眼，
文相質者衆草衣新韻媿繁懷。
時得王修微宛在篇讀之自愧屈不三山再見金荃集，一代仍推錦字才。
天上祇憐香艷種，梓楠摧後蕙蘭培。

靜菴重跼特過草廬快談竟日喜劇有作
正韻
昔年壇坫委灰塵，愚谷蕭然剩鮮民。
空有月泉過急客，媿無汝社慰停雲。
愁經薄海風濤裏，苦愛孤巖宿宿人。
今日傾談花露唾，寒崖枯樹盡如春。

九如圖

不知大地幾萬里，點點嶽嶽何迤邐。
海外更有蓬與壺，靈風引却不可跂。
沐浴光華百寶生，兩丸跳擲如奔駛。
北山乃有老愚公，三夫運畚平高崧。
更有小鳥鳴啁啾，瘠口唧泥填渤海。
東河妄國土無二，雁鴉鳴之國常矇矓。
吳剛揚斧不自量，欲仆靈柯何愚惑。
聖人已嘆堯水淺，伊洛三川竭非悞。
飛峯走尋史，恒書報國怪松改，瓊瑋惟有真人不思議。
叶世間無物得如之，無輪無切無過見。
法象臚列咸取儀，識得真如別無如。
儒生空說九如詩，只今十月桃映菊，主母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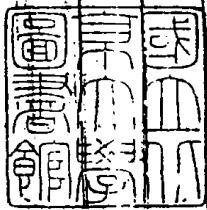
春回谷千歲松，醪堪助歡共挽青牛莫渡關。

滕王閣

遠水逢山意渺然，白頭倚檻問青天。
眼前風物都如昨，輪與王童是少年。

別方位伯一十三年丁巳突接手札驚喜失聲
再誦新詩意尤婆娑感憶藥地先生不覺老淚
洸瀾大韻一章以當灑血

衍圖空數伏軒年，夢夢難分海與田。
初未破山羞斫地，口如唧唧忍呼天。
墨流盡飲浮山源，藥煮誰遊廬頂泉。
半世緇衣白髮死，寒枝掛淚雙懸。



寒支上集卷之二

序記說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曾弗人四書論世序

曾子曰子之論文者何哉吾曰今之人是垂新願

于古人而以古人之矛攻古人之盾彼此格然不能

相蒙因而依似之爲文焉不崇朝而盈尺幅哀衆妙

以備攻而爲不破之業易有是乎且吾生也晚不及

爲作者忽而讀古人書肅然聞乎其容慨然聞乎其

嘆息嗟焉而古人是則以爲吾之文也俄焉而已在

是則以爲古之八也感忠孝則繼以痛哭憤姦回欲

徇以生死此一瞬間吾身乎知古人之事而非吾之

事也此如事過而憶事前之爲怍怍動心哀樂難禁

豈二人哉百年之後讀吾文者如其人之文吾安知

其人之非卽吾也曾子曰子之謂吾爲文者何哉吾

曰今之人不可不讀子文矣今之人似其爲文而不

必如其人子之文似其爲子而無不合於其文且使

吾爲子之文吾不能以吾讀子文則亦如吾文也以

子文而爲班馬韓蘇文子不樂今吾讀班馬韓蘇文

則亦如子文也子與吾按古今成敗必瞿然退以身

處詳其然不然之細對聖賢道理疑似之言則務爲

別白刻畫以求合乎經世之大可以利用安身而止

因而推極一物乃至禽魚草木之微觸類致義者所

未形子又設爲古人不必有之事而始之終之有倫

有脊使吾爲不必有之人以應之則猶護痛救餒之

不可以已而後通其方是故子之好文也甚于今人

子之學古人之言也反不如今人之似而要以子所

確然之志而寫古人意有所爲而難直致之辭我有

以知似者之頗謬而不似者之似之也日子非徇人

以辭者而能使吾讀子之文如已文讀古人之文如

子文子之靈也我之懷也則知文者同心之聲而不

得已之鳴也吾見子含毫畫指擬議深苦欲合欲離

如得其情沸然氣從空來塞乎戶牖引而伸之斷斷

如也于以明已心而見古今之同異若符節針芥之

不爽也夫人不能以冥冥決事而欲與古人稱知己

其讀子文也必矣吾奈何論子之爲文哉以此

北山草序

古詩之亾久矣而近世猶稱詩詩其不亾矣乎近人之論曰格力穩稱聲調鏗諧卽真詩矣然余讀相鼠投兔巷伯茗華之篇促調急音其細已甚而繁霜日食板蕩召旻之作靡不痛激發厲心憂首疾假令先師不編必在近世氣格聲調之繩矣離騷體裁放恣聲繁旨雜沈折往復詞不勝情而馬遷以爲足兼國風與小雅嗚呼益詩人發憤而有作所從來矣余與雷子震夷同籍諸生二十八年元更四聖所見天災

物怪吏焚民窮權璫黨錮之禍盜賊之變紛然

結胸茁軋不平草莽閒放搔首狂歌或以爲山鳴谷嘯風淒雨苦霆鞭電走不可卒讀而震夷獨善爲清夷淡渺之音高者近陶次亦幾于王儲章孟雖復感時刺世之談僅如灌芸宴飲之事可謂溫秀而文與余騷楚背道矣前輩謂莊騷兩家文無首尾由其哀樂過人余謂莊生嘲謔天地訕侮聖賢其胸中欲哭欲泣憫世嫉俗哀乃甚于離騷耳又何樂之有震夷矢音靜好安知非壘塊萬狀無可何如而後力摧稜

角託諸嬉笑以寫無聊其悲激乃甚于余者乎余雖淺躁猶不失相鼠巷伯板蕩召旻之義卽不諧合今人詩詩豈余亾也哉震夷豈不知余而使余序其詩者哉

啼魂集序

靜菴大師爲藥地首坐標所著曰啼魂集函以示愚
叟叟譯之曰聰明遠行路難云杜鵑言是古帝魂聲
音哀苦鳴不息衆生變化非常理口不能言心惴惴
杜子美因之曰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于蒼穹
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教學傳遺風夫一羽悲而不
億蜀人延及後世咸爲徬徨起立是必有魂焉馮之
抑蜀人忠義種性漸摩舊德一旦聞聲激發不禁悽
愴屏營寤寐失恒邪今夫興亡成敗新故奮發絕續

寒山集序

五

存沒變化至迅矣所不能變者忠義種性耳枝決不
能捐本流決不能絕源恩義既篤而情想纏綿於是
服勤盡瘁卽蹈水火捐身命猶不惜也况于標膺太
息歎歎涕洟之細乎假令種性迷罔指南爲北聞哭
爲歌雖絕雍門之絃枯包胥之血猶不能下田文之
涕激秦師之仇也安在空山幽夜曉曉小羽足驚心
而動魄哉今將啓薄海之賸彈爲鍾期之善聽反天
下之狂歌蕩舞沉而謹囂爲親臣之扳號順乎之擗
踴非剖胸探心易置其識藏不可靜菴將不能矣魂

啼亦奚爲乎靜菴曰非此謂也吾教當然耳魂禽所

呼非歸去好乎古者謂厭世爲歸人佛言三界旅泊
諸宛轉六道皆弱喪不歸之人是也行不知歸失家
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今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
慈仁所大悲而哀憫者將以移山竭海之願力發穿
雲裂石之哀音世豈少蜀人能無憬然旋轍舍鬼國
而西土之歸乎韓娥一髯客耳曼聲過逆旅而老幼
悲愁不能下食朝雲一老嫗耳吹篴而乞叛羌逐流
涕投戈此世法也其靈感已如此若夫陳思聞天樂

寒山集

卷之二

六

悽惋焉而傳之因流梵音于中土今寒更皎月氣停
燈靜聞西土讚誦之吟莫不情抱空豁怖淚交零緊
那羅王奏樂須彌峴峨大迦葉乃如小兒戲舞不自
定持聲聞度世不可思議吾有志而未逮焉而子比
于西臺朱味之號東周禾黍之泣所謂知其一莫知
其他矣叟乃喟然歎曰下土之人情根糾結但以蜀
鳥類延秋之烏何知空外之音唱者乃迦陵哉

送謝學師北上序

三山謝用弼先生以孝廉教諭寧化士廣而儉文而裁易而不可陵陶煦踰期士心飛躍會先生上公車諸生維繫不可離訣不忍各爲詩歌以識傾慕禱望歧思詞旨綿篤自來弟子之悅服其師至于此極矣某老吃不能詩乃陳說菁莪四章以美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也其言我何也長可爲耆通德于神明益長則供醴升臯于郊廟材美如是或桎抑其性則不樂抑縱

集卷二

弛其情則無儀惟濬淪慧靈使暢于四支警醒幽獨令符于繩矩則樂且有儀矣先生之訓士如是詩再言心喜何也人材之自成以戒懼君子之成人以悅喜若汨潤我然無令枯寂而已或前彼之使濯濯離垢或涉灑之令欣欣向榮喜氣迎人親于胞乳云胡不喜先生之愛士又如之詩三言百朋何也天下之蠱人者貨賄而已近則陷身遠且敗國是無故中無以勝賄故墮于賄也設左馮右翼互相麗澤則忠孝友義重于身命萬鍾猶敝屣耳何但百朋哉先生之

錫士又如之詩四言楊舟何也才莫不任事舟莫不載物若汎汎無繫任其浮沉則棄舟耳君子達材則祿盈其量量滿而休才稱其職竭才而休雖以之犯危濤周四極可也雅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豈不休哉先生之造士又如之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君聖而人文聚卽進先生而掌成均教育天下之英材又進而秉國鈞掄拔天下之雄駿雖高逸隱淪踴躍傾服十世用之而不盡將子孫黎民實嘉賴之若此可爲天子大臣矣諸生之鼓歌是其秀也乎

卷二

人

八閩考卷序

爲丁巳年作

天下之治莫大于教化。教化莫先于文章。文章近取諸性情，遠且察于天地。天高不可測也，智者以其文測之；地亦不可測也，智者即于其鬱積磅礴，斷奔伏者測之。人則萃天地之精，其靈巧雕鐫，怪變幽險，構架傾摧，浩渺冥寂，難測倍天地，獨其根心勃發，條布爲文詞。若鬼神推盪而出者，則貞淫幽古智者能一覽得之。誠欲操文以設教，非就文之根柢而燭之，亦無以測難測之人矣。數千年來文

卷之二

九

體之變至八比義而極，卽有如潮如海之才，欲窮四子之奧，于八偶二虛之中，未有若合符節者。方其翕心咽氣，靜昭儼思，審辨理欲于毫芒，蓋亦反躬著己之事，非盡好名干進事也。故文之難定，亦至八比義而極。譬其形爲人，億萬其面，無有同者，非鑒于精神色澤，詞氣丰骨之表，則億萬之鄙雅莫判矣。定式爲篇，亦億萬其文，無有同者，寧可以字句脊腹節段糾整較其優劣邪善乎？督學丁公之論文也曰：文無平奇澹，各因其性之所近，取其本色而已。此兩言者，

人心世運所取準也。列子曰：目有色者，有色色者，本色之非世色也；世必有本色之人，而後識本色之文。其非市招媒合而目成焉，必也邪？夫人弛鉛華衣，放水雜諸夫人而旅進，尹夫人遙睇而低頭泣下，自痛其不如也。斯可謂真知本色者。豈錦綺珠翠所能眩靡，曼佳麗所得偶哉？故爲本色者，取類則難爲詞矣。擬之曰：清曰靈，其庶幾乎清如嚴霜，早旭之肅而溫也；如千山戴月之潔而艷，碧流泯泯之動而靜也；靈如奇洞之玲瓏峭幻，而無斧鑿痕，如銅山之幽貫霜鐘不

卷之二

一

呼而自應也。如莊周之夢蝶，無分而有分；列子之御風，然善而免于行也。果事皆近于天，而文似之，則亦人中天也。否則，旨標雋異，力洗陳言，求清而益濁矣。誕漫支離，自命卓詭，求靈益笨矣。則是本色之仇賊，直標之曰偽與陋而已。夫偽則未有不陋者，世不知其陋，妄意以爲華，是以益陋而猶以爲本色也。辨發于心術而禍應于國家，往者明之末造，以狐禪僞理，學驕慢，僞風節，矯飾僞清廉，及萬曆之丙辰，遂科場而僞會元，天下兵戰之禍，實始于是歲，可不爲永登哉！

又進而于其偽經偽子昏翳霧塞流傳于房書於是
闢禍酷烈 炮而復燃 又極于癸甲

文乃如丹經梵咒讖讖些紛苗蘊崇莫可
芸鋤憂時之士早有 淪胥及溺之嗟蓋本
色盡亡而國祚終矣今 公乃挈本色兩言

以救世其反躬著已省疚洗心之別名乎朱元晦曰
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舍此無可入告者此朱
子之本色也司馬公忠信正直孚于田夫野老孺子
婦人此司馬之本色也諸葛公淡泊寧靜內無餘帛

外無囊財此諸葛之本色也以本色而事上則靖其
爾位不板援以植黨以本色而馭下則日用飲食自
編德于羣黎天下之衡文者不過數公率由是旨以
立教行之三數年道德可一風俗可同猛厲纖趨可
返而孝慈忠義美哉德教沛然溢于四海此所謂文
章教化萬世無弊者也

狗馬紀序

嗚呼人物雜糅紀化紛錯將歸過於天地歟始者天
靈岳經靈書玉斧鬼電出入遂將整齊庶物也而頤
羸三舌駸首鱗身乃至馬踉蹌首龍體蛇軀是不
足何人於禽獸殊名雜質歟於是達士起而爲說曰
天者萬物之總名堯舜者世事之名其視天則非天
也堯舜則非人也禽獸則非禽獸也故曰青寧生程
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機萬物皆出入於機是天
地生人與物之雜也故歸罪之也而儒者猶奉六籍

以繩削之尊帝王以董正之曾不知四海之下毛身
玄領羽民尾濮者有之馬首狗驕豕喙狗頭者有之
流鬼野又厭火落利者有之狗馬之國半天下欲以
十五國風畫疆正界而尊帝王此爭之未必勝者也
嗚呼人有時而狗馬庸成季子儀馬而生子是也狗
馬有時而人狼鹿胎蒙古盤瓠裔蠻是也陽子居
曰衛疾疆梁物倣疏明人若此比明王乎老子曰虎
豹之文來田執簫之狗來籍如是者比明王乎襄城
小童曰治天下者奚以異于治馬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余悲夫彊疾疏明學道不勸之明王効乃出狗與馬下也所爲俯仰蒼黃而爲狗馬作紀也

宋文二集

卷之二

三

談諧傳序

箕子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當哭以歌乎士已驕也破涕爲笑乎不造適也無已則諧談焉而已夫靈談鬼笑少俊莫不移情而木石之腸聞而駭走諧胡可恃乎且莫狎者狗也而國狗之臭無不噬也莫調者馬也而拊之不時則缺齧碎胸盡忘所愛也古椽轡訕謔二千石者四十餘年一朝而敗于趙廣漢魏武侯厭汝商之說縱橫而樂徐無鬼之談狗馬諧胡可恃乎語亦烏可莊乎諧之曰狗非犬白狗黑也馬有卵孤狗未嘗有母也羽旋磨隧連往無傷時則溜澀爽舌離狗馬人而三時則膈調萬物株狗馬人而一一者何也與爲崩蹶與爲妖孽與爲嬰兒與無町畦於是狐援許伯罷其吽號鵠模磨衢拭其洩涕出水振衣粲然一笑而天下無可如何也嗚呼子革轉楚靈如僚九佛澄仰季龍爲鷗鳥古之人乎於此諧已

王令君德政錄 卷之七 佐政錄
救天下必俟傑誠之士必本聖賢之誠之
之斷物時有缺完惟誠所保艾萬無遺傷也往朱熙
寧間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士多投劾去獨康節先生
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投劾而去何益嗚呼此聖賢之誠也有此志以救
世世其治安矣乎三韓王君今吾寧化在藩變初定
之後閩亂亟矣不但照寧新法也蓋寧原有黃氏長
關之亂後稍擒馘與魁擢用販命者一人縱舍其族
黨遷延至甲寅之際溺灰更燃君既泣寧黃孽猶鉤
連部黨跋扈鄉里有不從者圍而屠之死者二百餘
人俘婦女殆盡君聞而痛心疾首毅然請兵以誅勦
爲任會汀鎮恩退賊胆益張而海氛孔熾督府方厚
陣相持移師之請難于移山君特以指畫精明情詞
痛徹督爲心動頓調三鎮趨寧下邳未幾適同安告
急三鎮復奉調援同君乃斷割繫輪按止三帥曰長
令當以官爭去留不忍示弱以驕賊乃飛書返檄聲
淚俱落不啻秦庭之泣也督府鑒其誠一聽君所調

度遂部率鄉兵躬爲鄉導促賊壘而分突之賊急則
盡棄其衆夜率其黨竄踰賴石賊久資練石令及是
指賊入江投誠江撫納之且發符護賊還寧使招集
舊部以成一族君因昌言于大吏曰溥天王土非列
國分疆之比閩賊卽江賊也若閩賊入江便當宥死
江賊入浙又應偷生是亂臣賊子終無死法一王斬
決之律將加于誰乎必以法外宥過將招不庭則自
江納之必自江役之若名寄江籍而身返寧集閩之
文武何須臨之乎大吏建君言由是賊計窮黨散免
窟燬而四鄰高枕矣又是時漳師十萬日餉千斛上
游飛輓底于寧洋汀州屬邑各撥運夫濟之以次遞
漳寧距寧洋四百里計運夫五百月一踐更募費當
二千兩休罷未有期君念疲民重役勢且流亡不憚
進功令以免夫上請詔允酸痛督府憐而許之寧民
如解倒懸也其他萬不獲貸者公猶權變通移多方
哀益較之他邑無慮減半嗚呼恩勤保赤瘠口曉音
幾俸上官之轉圜其惠豈但寬一分之賜已哉且夫
聚兵數千騷擾萬狀殫殲斗邑不啻如狼剿羊也而

君聯客帥如臂指用客旅如義從市井安肅若不知
供億何事弓仗何物者自兵興以來所無有也至于
三征並用下民其咨而寧之士庶慙頌遞作如忘勞
愆君何以得此哉非但理明事決不爲利害撓由其
積誠洞徹上不格于權位下感孚于豚魚也非吾所
謂以聖賢之誠行俊傑之畧者耶昔元次山爲道州
刺史其自序曰道州舊四萬戶半不勝賦稅到官未
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限者罪至
貶削若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
應命罪戾必又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
已竊歎道州之事何其似今日事也然靜以安人所
見惟君而已又讀次山謝表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
以制暴亂無文德以救疲弊不清潔以身率下不變
通以救時需則亂將作矣又曰方今兵革未寧賦歛
未息流亡轉甚而侵刻日多實不宜使貧賤凡弱之
類以賄貨權勢爲長官竊觀次山所論吏弊民窮勸
天子以精擇長吏又似千載以上豫爲今日言也同
時杜甫以閒放小臣苦心憂國讀元詩而志之曰當

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知民疾苦得結輩
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
安可待矣旨哉言也夫物氣不吐卽鬱爲疹疫蒸爲
妖孽幻爲狐魚天下多事不可勝救矣今見寧民休
漢發爲歌詩累盈卷軸豈非吐氣之效哉余因感而
叙之

機訓圖序

代

從母陳氏適從父周諱

生子朝鼎甫期而寡鼎

長而有文與某特厚

某嘗過鼎遇持画卷方藏

弄某曰佳画何不示我而祕爲就展視之一婦背機

坐手執書卷容微愁悴凜然霜氣也旁一幼女載

續機下膝前端立一孺子婦注視之孺子若喃喃有

所訴者某訝曰此

豈仇氏訓子圖邪幼女

何爲者

鼎乃愴然太息曰兄與鼎齒相次長但知鼎孤兒耳

美

卷之二

十九

寧知孤鰥危苦萬狀乎

此蓋舅氏圖

此教鼎沒世無忘也坐者鼎之母幼女孺子則

姊與鼎也始鼎父貧而讀書不自給遂好廢舉與

時轉貨賃嘗與族兄某有隙兄之父暴歿吾寧薄俗

但值坎喪必藉以誣怨家肆搶掠父時聞變瞿狀曰

兄素悍戾得無移禍及我乎急以所貯貨約值三百

餘金寄鄰之楊某家旋果掠及一罄所有父惶急夜

竄虔州將以控冤憂怖成疾竟沒于虔計突至母一

勸昏絕鼎在懷抱墮驚叫失聲且不救母甦顧鼎

奄奄驚悔曰吾過矣過矣吾有子在何可成也吾

歟則子女皆歿吾夫乃真歿矣天不滅周氏存藐諸

庶可續匹人遂忍痛節哀百計護孤以返客喪稍徵

理前貨楊已豫假父札云久取入贖矣明知其欺侮

不復究詰也盡鬻田宅還父柩營葬畢僅餘石田二

三畝賃一廛以居血指坐機以供餽粥族有伯叔某

某同外氏某狼狽爲利謀奪母志內布妯娌誘說百

端外張強暴以怵劫之謀已就迫迫需時矣母聞而

痛哭日不輟聲悲感行路舅氏有厚者聞而省之及

美 集 卷之二

三

戶聞如也慮有變排闥窺之母已就縊矣急救之天

幸未絕久更甦聞者莫不唾罵伯叔豺狼也自此中

外憚肅絕意竄奪鼎得延息以就外傳習句讀母

尚未讀書狀尋數行墨按字令朗誦稍齟齬詰責再

三蒙師知母敏慧授書必純熟復母日以爲常稍長

有知識母乃言父昔年卽冤客歿內對雅逼求歿復

活之慘母子抱哭幾不欲生及鼎稍通文義母又

諭曰聞古人有言不爲宰相卽願爲良醫謂濟人治

躬此道兼之耳汝貧病多疾胡不兼學醫乎鼎因

學醫今者繁籍膠庠一事不就而母已從先人地下矣讀書無以顯二親學醫又不能愈母疾哀哉昊天烝身曷報所爲執圖心碎不忍寓目也言已悲咽涕沱不可止某乃正告之曰古之人有如此者吾聞之矣未嘗不臨文嗟悼也若夫家難突來琴絃夜絕夫既死于異壤貨又沒于鄰里託生一機一杼耳欲支往鴟梟風雨取于毀室之變雖強力男子不能憤決一歎卽歎耳倖而不死天蓋哀大節而有孤也天之培孤篤矣哉孤能師母之定力持危卽寄命託孤之

陳氏機訓圖後序

北

君子師母之矢歟回天卽不移不屈之丈夫以此報母亦可矣于其勉乎哉謹

題其

圖曰機訓圖庶後世知吾家有女師也

節婦陳氏機訓圖後序

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此言貞之難也非謂貞不可也若苦而能貞斯甘之矣猶曰說以行險云爾聖人豈謂習坎之不可哉今讀陳節婦事狀益知苦節之道矣陳始觀閩西巢穴蕩然所天逃禍遠征愁悴野處是時哀至情竭舍命何難乃收魂約痛爲其尤難者黽勉哺雛且力還旅櫬追魂歸千里而身不名一錢矣大梁鴻客葬羸博離鄉君子許之而節婦獨言其不可備其幽志慕在同穴矣乃頽風恐懼子室漂搖鳩媒佻巧旣焚聽于中而梟眼睢眦又撓敗于外雖復呼蒼管泉慮難办斬髮養而節婦竟完初志者守貞固有道也譬守城焉備周而肅謐不示人以隙而已今夫男女合離之變隙孔針芒塗室難丁縫漏祇如檢括失入索還故貨事最尋常不知貨卽一隙也饘粥淒涼形見貧薄 不知貧亦一隙也又或訴枉求伸聲容接于戚里 不知聲容又一隙也節婦盡反之頓棄重貲惘惘離徒徒以筐杵爲錢鐻床泉當新畬機畔寵觚卽其獨立之庭與

三遷之宅乃至飲淚哽于吞嚥或提耳茶于九胆鳴
乎苦趣備矣以此閉心自慎舉目如重淵巨浸念絕
津航意續影見嬰外惟鬼神共見共聞之耳寧復有
隙可乘耶在世所指爲茶蓼荆棘雪窖沸鑊寧不敢
近者節婦政如茶飯寢息耳外生契闊幽明離聚不
過一念一瞬事也安在苦節不可貞乎此道不明而
避苦就甘隨流廻轉此則坳垣可登崩城招寇旣無
墮阱還尸之烈盡忘僞覓喚即之羞於是叔孫五姓
長樂十主猾種流傳率以苦節不可貞爲聖人之寶
寒支二集 卷之二 三

訓矣豈不哀哉

宋諸後序

吾譜之作蓋由憂患作也自傷不辰逢天竄怒兵寇
旋抽殃及胎卵目擊鄰鄉益有珠玉閭媛旣辱職而
隕命投淵憤婦反救拂而獻兵他如富貴家室武弁
庠生或竄死而失骸或櫻鋒而破產此皆鄉無統紀
防患不早之禍也吾宗雖邀天倖免罹此辱然身歷
湯火痛定思痛矣至于虎冠嚼血創手脯人率土皆
然何惜吾里慄慄此衷雖集木臨淵慮或不免况敢
縱佚敗行乎近歲滇閩之變剝僇縱橫几筵肘腋簇
伏牙爪倘半籠無術立遭攫捽斯豈持鑰鑰篋壘戶
匿牀之智所能免哉吾哀夫孽風毒氣鼓煽薰蒸使
斯人覺性良知昏迷改易數百年來遂見有桑梓平
交無故而蕩焚于寇者又見有愛妾憤子一旦手刃
生父者此一族一隅羅刹叢立意壞器世間當有大
災燔燬爲飛塵然後漸次澄定耶生平嫉惡憤俗到
此氣力都盡寒惟標心每聞凶暴所加不啻身罹痛
楚苦心營救惟力是視此則悲憫天性不足語人默
惟呼蒼也嗟夫天下之治亂仁與不仁而已仁之至

寒支二集 卷之二

四

思及禽獸草木況于族黨不仁之至毒加君父親戚
況于鄉邦然亂臣賊于世固指爲不仁矣若邵高自
封卽骨肉痛癢不爲意世未嘗目以不仁也吾以爲
見小利故小不仁若見大利將大不仁矣自古持祿
貪榮騎危難下遂至禍國墜宗者此皆小不仁所積
也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天下之亂初豈滔天
之惡哉吾願讀斯譜者釋吾愛患之旨平恕推心量
力濟物漸挽爭奪爲和平使天下推吾宗爲仁里不
亦休乎若夫譜李氏而冠以龍鄉者熊自崇禎壬申

寒之二集序

三

連歲入會城晤建寧李又玄于林君澹若家又玄爲
戶部李泰階先生之子博學能文時酒間突問熊曰
君于忠定公支派遠近予媿不能言吾祖漫應之曰
非也敝宗系出江西耳又玄沉吟久之曰恐卽是邵
武前代邵武曾屬撫州亦得稱江西也予益媿不能
荅因請又玄道其詳又玄乃言唐時有宗室官于建
州卒遂家焉及宋太平興國間析建州置邵武軍遂
爲邵武人族居八龍鄉慶親里神宗熙寧間忠定公
之祖始徙居無錫忠定拜相後流離遷謫復居邵武

宗支離散在在有人或徙汀州之寧化或徙福州之
長樂或徙邵武之綏安綏安卽玄祖也玄與君將無
同乎予時以妄附名賢爲恥又媿寡陋不識其先遂
塞默不敢究詰及壬辰修譜甚恨此事值寇警阻道
無緣再訊今又玄墓木拱矣追憶前語嘗歷訊汀寧
李姓無有舉邵武來歷者然則徙寧化者非吾祖所
自出而誰乎今稱龍鄉誌其地以無忘其源不敢妄
承他人以自誣也後賢其永識之哉壬戌陽月雲孫

世熊謹序

寒之二集序

卷二

三

伊有一五十壽序

某四十年不望見城闕也里少俊無識面者惟老友
數人常過臨輒問當世之行誼卓越文章淹雅者幾
人莫不道伊君有一之賢謂其孳孳爲善惟曰不足
也爲子有終身之慕爲弟則翕樂如孺子酬世則質
直上義薄嗜慾而勵廉恥巍然爲長德學道則以周
程朱張爲宗身體太極西銘之旨旁及天經地志緝
繹成書欲貫通其義以施用于世由是根理要以制
文無世俗膚淺詭僻之語他若古文詩律工之而不
自爲名也其賢如此今子服承家學年勝冠而遂舉
于鄉伊君亦以行修經明當歲薦恒生稽古之榮行
及之矣今年適五十初度去平津應詔時尚不及十
載未知施設所竟也羣彥欲奉觴爲祝而難其詞質
諸叟何以侑之某聞而喟然嘆曰子與有言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猶下之矣榮于桓譚車馬之
蕃乎平津逢世無論已請言樂善之効善者人之性
而人者天地之心倘天不生善人則天心無所託而
將亂失其正于是有薄蝕隕裂震動崩陷水旱癘疫

卷二

三

卷二

三

誅傷天札之病卽飛走花實多幻爲妖孽而反成若
之恒人不行善事則天性滅於是犯亂典而順子貞
臣折卽風雷不能警凶暴三光無以燭魑魅趨利捍
綱而躑躅盈天下矣家習者城旦之書市復詭妖姪
之冊世遂謂詩禮發塚文學與逆悖相半是不知善
性以失學敗不以好學敗也譬嘉穀狀孝弟其萌芽
懲忿窒慾爲耘鋤學問思辨以膏雨之文章暢茂則
秀矣經理世務乃其實也狀後邦民飽而積貯爲大
命嘉種之利用始竟今稿其萌芽復雜以根莠致種
絕食阻居困卒荒亂不可救藥此于嘉種奚罪哉且
夫古人往矣獨其書在耳邪慧破經以矯誣古人古
人能正之乎易疇幽贊神明固也以術智穿穴之卽
有揣摩飛鉗陰符奇遁諸漏矣黃老理亦淺遠不
善學之卽有刑名殘忍慘礪少恩之弊周官之名法
精詳善矣川之非道卽煩苛騷屑指亂天下而有餘
世好言天學天日高遠故亦可求也舍其故而假經
設誼依託象類則天經亦夏侯壯孟京房李尋輩之
刑書而已世好規地險莫整齊于禹貢及商之正域

四海周之日闔百里辨方正位綱維諸夏截如也故
唐季之賢謂祖宗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
下收河北苟失此不省而以張騫鑿空都實窮源米
清張瑄爲海運君子不樂道之矣故曰邪學不熄者
由經不正也不明乎經者由不明乎善也明善而天
下之理得矣舜君所以獨賢于學士者則以根抵于
不學慮之良乃存養于敬靜誠正之旨昔漢武招文
學數百獨仲舒以賢良對策帝所制冊超然淵遠有
損益百代之懷意世必有奇才異能可副其指者仲

文二集

卷二

元

舒三冊三對矣文近萬言亦未能一一條貫如帝所
期擬也始僅言任德不任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繼則言守令民之師帥不宜上德而
以奸爲市使貧窮冤苦終乃言高位厚祿乘富貴之
資力迫蹙細民致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
卽不避命尚避罪乎公儀子家罷織而園拔葵故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詳仲舒之意但謂清心寡慾則君
德清明天察廉潔以風庶司守令承流以甦疾苦則
三代之治不難致其言雖不盡副帝所期狀所言抑

黜百家立官學校州郡舉茂才孝廉與今制明經之
旨同帝皆舉行之至于正誼明道之言則宋儒且推
仲舒以升孔堂矣今伊君卽以賢良入對亦何必一
一逢上意哉惟本平生誠正之學以推原仲舒技時
之意高伯夷公綽之風標公儀孟獻之節使仁言采
納施于有政則百官正而萬民正民躋仁壽而無鄙
天於是天休臻降徵物遂生豈非善人拯世之大効
哉語曰善人爲邦百年非謂善人必秉鈞百年也其
教百年其澤百年其歌頌亦百年是無疆之休不可

文二集

卷二

三

以年歲計者也以此贊伊君之上計卽以此卜其大
年不益信而有徵乎若但言天道福善則世俗語矣
於是諸君咸頓首以爲善頌也

伍君某甫六十壽序

邑先輩伍任先生孝友慈諒士也向修邑乘曾爲之立傳其季公某以高才生應恩選已授縣佐不樂就官惟戀戀二人膝下懼一日失養卽三事萬鐘莫贖也久之居憂毀瘠幾滅性竭力襄大事每逢小節必借兒孫上冢肅奠涕隕漣漣徬徨不能歸僕從代其悽惋今六十年初終如一日其他贈卹同人友愛兄姪無改任先公之道令子某暨諸孫彬彬大雅允由家訓伍氏可謂世孝矣自天祐之矣諸同人謀所以祝伍君壽者余謂祝孝子壽非祝孝子也乃爲天下祝耳浮文非所誦也質言之而已世盡人子誰不悲慕其親者及寒暑改節事境移情截然如兩世人者有之故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余于大舜見之自有虞至孟氏千八九百年矣而終身慕親者獨舉舜則知悠悠今古純孝難繼也況于淳古氣漓愛敬之良昏惑散亂于腥濁之世於是以虧體辱身之人爲噬弱攫羶之吏致犯亂接踵旋撲旋熾非蔓抄填獄所能平則不孝弟之流毒極此矣往三代之隆將寄以

民祉者率取諸孝友令德之人爲其慈祥豈弟不忍

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耳其著于雅詩者四牡扶杜慰勞臣必曰將父母憂父母棠棣翁兄弟而孔子贊之曰順父母天保祈福祿必衷之曰孝享先王六月誦武功必終之曰張仲孝友故序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南陔白華實綰轂于師臣賓友將帥賢士禮物豐備之間以爲孝養缺則廉耻廢君臣何由交朋友兄弟何由序陰陽萬物何由得理而遂性福祿何由迓命將出師何由功於是小雅盡廢而諸夏衰矣蓋孝道之關於家國天下其重大若此今孝德如伍君乃悶然不樂于仕宦苟舍伍君之道亦無用仕宦爲者誠得伍君輩參錯天下施于有政此泮然漣漣者卽沐浴萬姓之膏雨而蕩滌災患之清淵矣乎是何也仁孝中和源流長遠彰神明格鳥獸化強暴無所不通者此也徐仲車自痛其母耳吳縣造其廬而歎曰想見鬼神中夜爲君分泣溱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吳隱之兄弟憂慟路人咸爲落淚時與韓康伯爲鄰韓母聞二吳之慟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哲哉韓
母知平治天下非孝子不能也猶曰人而賢達者程
堅亦自痛母耳檻中有馬但聞堅哭輒輟而淚出
猶曰畜而狎習者袁鳴廬墓卿哀發聲猛虎咆哮而
至既見則搖尾俯聽哭已卽去當哭必來陰玄之哀
臨道有溪龍山虎助其悲號久之鬼神亦助其哭莫
幽于鬼而呼之在側莫暴于虎而侮人若哭他如烏
獸聞號各濡水而撲塋火盜賊聞名咸歛兵以避孝
廬吏不勝紀矣只此點淚而幽明靈蠢貫爲一體故

曰今古兒啼從無異聲蓋彌天極地悉一母之子也
卽父母往矣念至血流此淚卽父母耳人各有不沒
之父母無刻不在人心目靈性無殊必當淪浹薰蒸
聯繫不解時則風融氣沁人皆樂生而不厭春酒介
壽熙熙遍于窮簷經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者非由此道歟不然父子痞隔如呼吸不交頤無刺
痛覲面皆如錫偶卽斬刈蹴挫之何惜宜乎牛羊使
民而罔卹也自此真宰泮換筋絡斬離崩裂見于地
妖愆象于天非有至德要道懼世界之不可持也余

故謂舍伍君之道卽仕宦無庸也夫惟孝子在于世
間善氣所迎如春風之鼓百昌春膏之滲朽壤優游
溫養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漸可不用天下
由此安而國祚悠永矣是故人無不祝孝子之久
視無疆者非祝孝子也乃爲天下祝也吾之誦禱伍
君者以此併以告當世之韓康伯無令此輩人終不
樂仕宦焉諸同人同聲而颺之可乎

謝太翁壽序

嘗讀韓昌黎示子詩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其又一章亦較量公相犁鋤寒飢名譽間竊怪昌黎勉子力學者不過爲安居膳服交遊光寵而已向時書上宰相汲汲行道憂天下之志無復道及因歎科舉俗學卽賢如昌黎猶不能諱其陋也况其下乎吾聞下游諸郡比屋誦讀非必講性命窮經史究治平王伯之略徒以八比五百言膏梁此囊文繡此棄父母或耐凍餒而需子成名子

卷之二

三

亦腹心攘臂肝日而望速蜚然名或成矣而親不待又或窮老盡氣名竟不成而親亦竟不待蓋俗學之貪世榮而輕孝養如此此卒魚所以接踵于世而曾閔爲絕德也今歲庚申三山孝廉謝君用淵來論吾寧庠余觀其人玉削珠琴表裏通儔文簡而質和足必服習仁義漸摩成德之效也久之乃知其太翁錦峰先生蓋曾閔之流亞而夏仲御郭原平庶足差肩耳先生少攻舉業卽有聲黨塾孝廉蔣君垣霸州守李公筠仙徵時嘗共研席互相推許以其材擬拾一

第祿食大官亦闔士恒情一旦以父產中落兄弟坐

而康眾致父勤鞠育鬱鬱無歡先生熱念祿養未可期卽得第度不能攫腥歛穢以父腹爲唐園也遂決意捐筆硯嗣股肱奔走服買以營菽水如是者有年父欲爲受室先生謝不可曰諸弟固未能也且禮成而財匱諸弟餒矣遲又幾年度財足婚五弟且可餬入口乃以次通媒妁焉先生年已三十矣連年婚禮六舉盈門爛然僮令節佳辰洗腆用饒兄弟濟濟壽其父妯娌雍雍壽其母天倪融藹洋溢庭闈聞者嗟

卷之二

三

歎以爲人世吉祥無踰此家者及兄弟分居友愛彌篤向暮必聚處言笑酌通有無貧無常主一食之甘必頒分其之鄉里崇慕卽小念必就先生取平焉不曰季路之諾不可負則曰毋使陳太丘聞知或里有大役先生必出賞佐工里人爭相讓曰吾儕勞力宜爾公何爲者竟不受其敬愛之至此李筠仙每向人言吾碌碌一官媿不及錦峰之萬一於是縉紳相傳目曰孝義謝家云嗟夫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陸象先言之矣况卑卑科舉俗學乎推先生之教卽明發而

致中和掩戶而觀位育稼穡洵榮于鼎鐘土鼓實銓
于金玉也夏仲御采稻星行或勸之仕頽顏以謝曰
汗隆之際自當耦耕沮溺何能降辱州郡之間郭原
平至性養親非已力不供傭作受直然後舉爨此蓋
奉立親爲神明寶自躬如圭璧慮大烹未必爲白華
而明水自可享上帝云爾故曰孝始事親終于立身
王休徵劉長盛名德誦于天下及遭多難黯汶容身
遂乃縻糈于二姓薦女于國警人壽幾何而幽悔沒
齒乎吾以爲河涌鮮鱗不如仲御之拘蟻海濱鬼輸

東坡二集序

卷之二

三

籬粟不若原平之束帶暑芸也謂其事親同始而立
身異終也若先生則始終無間矣乎或曰謝君炳蔚
其文行將翱翔天路膏雨寰中叩浦之大其浚靡涯
天之償先生亦優矣余曰未也天之生賢者甚難也
或萬里百年而一人若科名則十室三年蔚然千數
百矣奚云償哉夫惟蘊蓄祥和灌漬于諸有情性者
揚之爲聲顯于四海紀之爲典被于歌絃庶幾哉風
流百世之下誦先生如曾閔焉則先生之萬年無疆
日力之而自償之久矣係壯田科場眩于時譽致二

親朋朋望失意而終老慙三光無地可入今仰高
風惟有北面肅拜屢言以告天下爲人子者逮時承
歡毋徂俗學而抱幽悔是亦先生不匱之錫也

東坡二集序

卷之二

三

邑丞周公壽序

代

天下有大年備足於本性而人不之取所取者惟多
歷寒暑勤動早夜而已此其費支于糜啖纖無與于
天行之健幾同保毛於一治有進于是者求之導中
引督遠帥安期謂黃金可成丹砂可就海上仙人可
立致此五利公孫卿襲世主者其說既不售事且中
敗即又不若糜根淹時者之計核也夫蟪蛄朝菌春
秋晦朔之不知類下殤耳置勿論苟年五百而頑冥
擁腫液備閱八十猶旦暮其鬱確蕭條于深山窮谷
寒之二集序卷二

三元

中直與游氣混沌等何大年之足羨乎毋亦有不物
不仙不支于甲子洋溢于中國歌頌于與人風留于
百世如詩人之歌豈第而彌性咏樂只而萬壽者乎
則邑侯周公實其人矣公蓋關中才子也以忠厚世
其家稽古準今聲聞滿天下遇恩拔貢大廷試禮部
謁選得寧丞寧之爲邑千年矣宋割十四爲清流明
又割十一爲歸化今雖編爾猶古遺壤也以僻在閩
之東偏風樵朴而近憲實徑露而善下無吳越博通
詳雅之致易亂也亦易治譬石涇焉母擾之卽淳淨

耳明季以來謂文弱寡効濟之以中韓中韓未易言
也沿流施奮遂有挺鹿走驚棄耒耜而弄赤白丸者
數十年不靖自公儒者木周岐仁厚之遺發洙泗立
達之緒矢冰檠而去其矯躬道學而去其迂適啊冠
橫掠血肉隣鄉長令以負隅之虎縱之將擇人而食
力任捕勦時軍事旁午拮据維艱而公佐以敏勤輪
輓接濟如輻輳穀已而鯨宮沼狐窟埋馬歸弓弛赫
赫之名無心獨擅勞而能謙君子哉乃簿書迎刃惟
擁對萬卷以自怡哦松則聲出金石角韻則卷錯幾

寒之二集序卷二

四

珠真若烟雲生其官舍而山水繞于階除者雖遊人
放士不肅聞于此也嘗慨溧水風流渺不可卽由公
觀之千年東野爲不孤矣士大夫之能文章潔行誼
者必倒屣迎之蓋氣類合也卽有不合者正客悟物
初無冰炭之嫌其介而能和又如此賢聲徹于大吏
值延津首邑缺印務特以公攝之携輿竿舟以往數
月而大治比其反也橐不名一錢佳句滿錦囊而已
延民祖道者如見異人傳說者如聞異事公不自爲
異也自行其素而已再署清流謚靜亦如是蓋自世

士艷于勲名雕飾文緣以躡取清華不甚以蒼生爲命錢刀爲最考鑽鑿堦高座一命而超顯要者多矣逐肥射膏表裏挾持以爲市天下自是紛紛也公獨以仁義爲必可行詩書爲必有用以清淨代法律父母兼師保何必傳儒林已空漢魏之壘何必襲龔黃已踞循吏之頗真詩人所謂豈弟而彌性樂只而萬壽者豈效當然哉蓋理自然也古至人之爲壽者專氣致柔希言自然而人莫知其極後古之賢者效之導引屈伸不傷人亦不傷神凡皆豈弟樂只之意也

樂支二集序

卷二

四

近古之爲壽者助之以金石戕之以交接鍊精而擗隨夫山是道以壽天下猶厲鍼砭奠五壽而決筋節也其去豈樂益遠去危亡益促矣而公獨澹漠扶携嬰赤偕于胥臺若不知天下何物爲華要者卽令一日執權矩陶育天下豈復煽凄栗之風發咆哮之響變北日之德音哉其故以雅詩之前壽豈者爲公萬年之證也

總戎某公壽序

將軍鎮閩之西南蓋歷二期今茲覽揆始艾于時彤弓在縣列戟在御闢人在戶謁者在庭和門開軍樂闕謁者入白曰良月令朔東嶽降神篤生將軍以植中夏今茲諸公卿使者若賓客道郡諸司若諸將材官各具嘏詞幸得爲將軍壽其命聞人進之將軍再三辭謂邀鎮重肩旦夜思所未逮辨應以當卒然其進言壽且公卿之言習賓客之言誇有司諸將之言詎雅文轡龍虎無裨時務也其緩言壽謁者再進曰

樂支二集序

卷二

四

部下有遺民如絳縣之老者頗識古今通術又善頌禱請微厥言以進可乎將軍許之爰述遺老之言曰豪杰間世而生每於貞元之交際其發謀極慮亦遂與陰陽盈縮之數相稽范少伯曰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地節事者與人此言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豪杰因而成之將軍則幾是矣何謂與天陽節務盡陰節務盈先而及之則怠是曰陰蔽後而先之則迎是曰陽察不怠不迎究數而止以合天節今夫雷雨動盈草木蕃變蹶而趨時者役

于氣也聖智則不然優游靜固握奇而處錚故曰善
師者不陣先勝而後戰將軍不疲國力以趨不必然
之利而蓄必有功之圖可不謂持盈乎何謂與地汀
之遶于閩也南通交廣西北連章貢崇山複嶺進可
戰而退可守也顧瘠陋甚輓鹽于潮陽仰粟于瑞石
項謀國者欲踵宋代敷鹽法盡敷閩鹽而罷潮將一
復之曰禁潮鹽以焚瑞石猶禁瑞石粟以焚臨汀既
失潮鹽之原權又絕汀民之粟食是舉一利而失兩
利也其仍舊便由是米鹽互灌商旅胥通不以敵隣
相貳虞蓋威以警之信以堅之惠以貫之羊叔子所
以偪伏強吳也瘠能肥之陋能闢之險能夷之管敬
仲所爲輕重筭乘也於定傾乎何有若人事則尤彰
著矣日者雲揚風起鱗羽躍飛雖棧鋤棘矜勃有倣
色或優之而蘊火燎原或激之而壑川崩潰將軍獨
謂甚衆者甚弱優故弱也甚競者甚誦躁故誦也簡
衆以整之馴躁以服之於是田間之螟螣化爲爪牙
邑子之釜區平輪芻糈至若饗必盡于食租身不專
其上賜繕完資器飽騰士馬而鈴閣靜閑閩市肅輯

若罔知有兵者蓋智博則周通器遠斯閒暇雖彈瑟
聲鐘飲博投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迅也此之謂節事
于人符節于天故曰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先後者
天人相變之陰陽古所謂天人者非歟請驗之以天
日還月匡盈縮有常退以爲進柔以爲剛奉若時行
與日月齊光請再驗之以地容畜萬有發揚百昌芝
醴涌茁蛇龍歸藏九淵靡際德合無疆請三驗之以
人策力羣屈但詐威御旗飄景風劍揮甘雨百辟永
式巍巍上柱是三義者五百貞元之交間世之豪所
僅有也謁者陳詞已諸賓客使者諸有司諸將材官
各捧觴而進曰此天上神靈教老人代宣三祝也將
軍其無辭將軍乃引觴而肅對曰余不敏凜然懼失
道敢不奉告三言者以副老人之意乎因各稽首稱
無疆而退

羅君某甫六十壽序

自古奇峻沉毅之士皆有攝服羣力之才乘時勢而用之至于張弛藏發裁決于神智不爲運會所撼移此惟根抵忠孝至情獨往者能之而非功名之士所幾也吾俯仰今古于漢季得一人焉曰田疇次則魯肅則更哀而已疇以劉虞之故舉族入涼無山蒸而歸之者至五千家因立殺盜諍訟之條婚嫁學校之禮威信服于邊北嘗忿烏丸多殺其冠蓋會曹公奉詔北征因導之出盧龍登白狼遂以烏丸蕩

東文二集

卷二

四五

平塞北既而力卻侯封以賣盧龍塞爲恥此其志遠矣魯肅見天下已亂大斂財貨賑貧獎納奇士得邾邑懷心一旦攜老弱將輕俠數百人南就周瑜及見孫權首陳王畧遂連劉破曹開廓大計肅之夙志無一不售者其始之用鄉人絕追騎與疇同也魯之用孫與田之用曹亦同也其究竟則微有異耳若庾袞生長盛門獨甘窮約躬稼給父作菰蔞母及賊掠陽翟率衆保于禹山修戰守之備賊數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尤畏其整遂各卻退其經營部署慈嚴互

東文二集

卷二

四六

用與田疇魯肅無不同者乃出于恂恂孝友隱約清淨之士則尤不可測矣當吾世又得一人焉曰羅君某與三子參論之可乎君少嘗從事戎幕通敏見重于當事非心所好輒謝去之返居舊里值兵火之後田廬荒毀井巷蕭然君躬先率作勤講藝植令山林疆畝悉無閒曠於是流亡返集不逾年而烟火千家遂扶植瘠羸賑給婚喪子弟尤貧者各授以事而食之使習勤而不爲素食待舉火者數十宅暇則訓習技擊連爲保甲儼然有干城之望鄰賊不敢窺其近

山靜銷南暴皆君所優爲也疇之敝屣侯封衮之輝
脫貴盛亦君所優爲也所不遇者獨孟德仲謀之雄
偉知人善任之明哲而已周瑜有言丈夫遇知己之
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知言行計從禍福共
之雖有蘇張能移間之乎此可爲魯肅與近世功名
之士言耳田疇則不然方其盡規于孟德不可謂不
知己乃一議封爵輒矢誠拒命泣涕橫流時人不知
但以子文辭祿胥臣逃賞高之不知其爲故主之仇
志義不立沒有餘慙其幽忠苦志千載而下想見之

也庾袞直亮士耳一拜不輕許人而陳準特讚之曰
君登朝卽社稷之臣臨大節則責育不能奪夫蕭然
寡人期以社稷臣而不讓豈非以孝友至性屹如山
嶽必能枝拄天極耶今君非有劉虞之怨也然而欽
錫卷懷湛于九淵負大有爲之才而不爲毋亦有屈
從不舒如疇之終身不忍變者耶斯固未可恒情測
也若夫五十而慕不以華衣易斑衣之樂視人世之
鳴鐘食鼎車水馬龍如噩夢之未覺事會倘來執節
不奪者微斯人吾誰與歸自古仁人志士孤懷獨行

寄託遼渺須千載後有心論世者推測而得其一二
類如斯矣奇士幽衷上符千古下俟萬年豈可以旦
暮功名士之意識量度其修短延促哉吾故以三子
參論羅君視千古猶旦暮也因序其言以爲壽

李母張孺人九十又一壽序

近年閩周櫟園

某

藏弄集見李君化舒所爲古文詞卓然大家意嘗憚之後兒子晤化舒于會城述其言備經史行有繩尺真所謂千里一賢也由此歲相問聞乃知其家有母師云母張姓少歸于李君幼誠卽教授少岳公之子以孝友聞于時初少岳以明經應歲薦當北上母夫人年甚高幼誠欲侍父行慮祖母無承懼者少岳公之配亦賢母也贊之曰兒婦張賢甚勤敏而小心老姑甚宜之爾孝無加于彼也但侍翁行吾亦可無憂耳祖母聞之亦曰婦言是幼誠喜躍如釋重負獨姒婦各歎然默愧不如母母益退讓謹畏隨事委曲商諸姒婦久之婉順莫不如母者夫至難齊者婦性也乃中外尊卑翕然惟一人是安此其天和淪灌融異膜爲同心非至誠能之乎至於內則精詳卽絜粒刀尺大至承祭禮賓背躬自挈提門內無或違訓者幼誠君多賴之及幼誠厭世母嘗立化舒兄弟訓之曰汝父性奇嚴吾嘗以和易濟之汝輩幸有成立者則

卷之二 真序

卷之二

史

史之二 真序

卷之二

史

嚴之効也夫人惇廉繩矩如被轅之駒無能致遠願嚴本有道汝父整躬齋肅耳乃天性渾厚無有及之者嘗中夜經行戶外適偷兒竊隣家物出見汝父長跽乞隱覆汝父曰吾實未見汝作何事斷不妄言汝事也歸爲吾道之終不肯道其人又嘗戶外拾遺金云適見戴某久立此必其物也持物送還其人驚喜過望願以半酬汝父笑曰若欲酬卽不還汝矣其存心如此願兒勤効之也若其愉婉于親無間于兄弟與先世之長言細語關於倫常風教者嘗娓娓述之迨叙七八十年間事賢往俗遷令人欣慨交集莫不可師可成者雖等先儒語錄可也今年九十有一矣神明不衰初無怠倦如四五十時歲值祭祀必親主中饋薦餘之棗栗脯餌非奉賓客不以褻用也其孝誠若將終身焉蓋吾讀易而後知母於坤德殆性之矣夫坤以厚德載物固也世所謂厚者同流俗俗爲愿而已於物何濟乎故孔子曰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求孤不孤而後含萬物而致養焉物不恃曠莽之域以養其形而恃有嚴凝之氣以持其命也母所謂

嚴而厚者乃坤二所謂直方而大也若夫敬義不立而精神刑散流爲險薄而不知往必傷人來亦見傷於人幸或爲人所包荒不幸卽爲人所蹈藉世安得有長者哉近就一家論之父母愛之喜而不怠情宜然也孔子亦曰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謂家庭之譽難諧耳母獨不然不以庭幃之嘉譽爲喜而以奴婢之愧歎爲畏務釋人之隱愧而泯己之譽名誠知譽之必將爲咎也此坤四所爲括囊也蓋敬畏于夙夜者其慧慮必精明慧慮精明者其識益弘大

宋文二集

卷二

五

然則非嚴密必不能收攝萬有而造于弘大非弘大又何能役養萬物而承天乎董子曰地出雲爲雨作氣爲風莫曰地風地雨也皆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而功歸于天此謂代有終也猶母之訓子不自爲訓也必曰此汝父汝祖之緒言懿範也允蹈于茲雖賢聖可至云爾大周公之訓嗣王也陳詩則咏后稷公劉豈父文王之精勤篤厚以爲法作無逸則援殷周四王之不敢怠荒寬綽厥心以爲戒是則臣道也妻道也卽地道所以承天也推諸詩書所稱亦卒無

踰嚴厚兩言者愚故謂母備坤德也古之揚婦德者太姒則擬之于聖邑姜則以並五臣嘗疑當代臣子揚母徽或過不然則實有異能奇行非書史所傳耶抑卽庸行而造極耶若母之賢亦尋常日用人所與知與能者耳乃檢其節目則典型如師保想其風規則祥和如春臺無人不可有是境與是事無人不慕當是境行是事乃人人卒不能行者豈非常之風烈可能而中庸不可能耶夫變化至乾道而極矣而夫子惟本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母之勉勉于庸行

宋文二集

卷二

五

者乃坤之所以進于乾也坤之言無疆者三矣而母皆闇合焉无疆之視期頤則旦暮耳不可以世曆計矣化舒循母訓而與時不息焉合多賢之惟心以奉觴又奚事世詞之祝禱而以世曆紀年哉

王母黃太君八十壽序

周詩二南表王化之成所咏歌多女子尋常事惟伐
枚伐肆之女乃昌言王室如燬終不解其桑梓之戚
若義無逃于天地者始知婦人而被服大義非王化
之淪洽不至此流而衰也猶有監門憂衛漆室嘆魯
葵綈恤周次室傷民哀民生之蹙痛王澤之微皆婉
變而負忠義君子之節所謂寤嘆京周沒世不忘者
也吾習聞其語矣今且見其人爲王職方振子之母
黃太君太君生萬曆之壬寅亦宇山太和之會也及

寒文二集序

卷二

五

歸于太學王君琴瑟靜好宴愉勿形世所稱賢婦者
太君備有之及年少稱未成人束身慈淨訓植諸孤
世所誦賢母者太君又備有之若夫懷忠激義言婉
典謨則士大夫所絕無亦監門漆室諸女所僅有矣
明白南渡迄丁戊之際猛鷲攫故以婦新振子固以
故官罹史議迫告太君曰是將破吾家何以將母太
君夷然論之曰是當然耳天子以天下爲家吾家固
天子之家也假令鐘簫更易成旅猶存故室無恙天
下未云失也今閭閻蕩析粵髦淪胥此真失天下矣

吾安得家乎竟破產而阨解迨今數十年太君壽終
于矣振子時誦母訓耿耿不寐也偉哉慈訓從古未
有爲是言者其謂天室失簪共一家猶曰至尊一介
同一體耳肝膽可捐于筐篚何有門族可湛于田宅
何有哉此則三百年仁厚所蘊鬱一旦挾喧聲而發
響以呼寤天下之臣民不啻雷霆起大地之蟄也吾
悲夫人之闇斯義也非一朝一夕矣始朝廷以四域九
土分宅天下之有幹有年若亞旅疆以共勤焉而開
百室久之制科以浮文費即以粟鑑章弁以債貨賈

寒文二集序

卷二

五

販以機點各穿穴朝廷之豐壤弋獵其脂腴咸謂智
計善巧自力創垂竟不知戴履者誰天地踐食者誰
土毛辰極天顏逆旅越秦也民社封疆楚弓鄭璧也
紫宮朱邸穹廬沙漠也社移邑改東阡南陌也既破
天子之家而又新造誰氏之家不亦眞冥可哀哉小
武有言賢者宜盡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旬
奴可滅岳飛亦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平
矣此亦太君意中事終未若所言之痛切也惟西京
之賦則曰閭閻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

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蓄念懷舊前王不忌千載而下班氏知之太君知之而有官君子乃不知於是北庭有鍛鍊輸金之辱南渡有歛賄焚身之羞洪濤蕩嶽梁及丘垤殷鑒不遠可無戒哉元之將亡也倪元鎮盡斥貨產散畀知交時笑其狂未幾以興而大家悉以供剽掠始嘆元鎮爲前知明之興也江南巨室多徙以實淥猶之朝歌多士周遷以入洛秦代巨姓漢徙以實淥寶鼎一淪輦輦同覆從古以然矣獨太君以清淨智慧灼見國家之源委時節因緣而吐

實文二集序

卷二

五

緒言其神直與二祖十宗相綿絡於昭臨鑒貞元循環曹檜既終還于幽雅孔子所謂知百世也斯可以陵谷升沉草木榮謝之恒測其受命本限哉吾以此卜太君無疆矣或曰有徵乎余曰奚其無張蒼事秦桓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至唐永淳以彼倖年猶若是太君之過其曆也又何疑乎擬于起謝曰身廢親辱貼寧及此余曰不然君不貪振興之世榮何至負潘母不附李杜之浮名何至傷范母不矯介山之憤隱何至問介母恪守先虛靜俟天定白華

鮮葩無間晨夕休哉景福之介矣而余以耄及周餘升堂而祝嘏思有以達太君之志乃歌亨魚懷音之詩展黍苗陰雨之什以鄙人亦生先代之壬寅少沐膏雨壯習亨魚肄業及此耄未忍忘此志必太君所許也卽太君三際壬寅歌工仍引二詩以爲侑必將曰此昔年耄客所稱引何久而如故婉而多風乎則鄙老之誠達矣於是太君傳教曰王方平云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我聞有命耳客言三際壬寅將無同乎惟追叙我生之初迢然陳刼桑海歷然曹檜

實文二集序

卷二

五

卒章覺怍怍于懷耳感客誠志敬拜好音於時同聞慈教者莫不徘徊色動油然而有忠義惻怛自古在昔之懷焉遂綴鄙老之言以爲序

華林禪院碑記

柳子厚云浮圖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又曰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儒生談佛無精于此世謂韓昌黎闢佛乃其言曰釋氏外形骸以理自勝韓豈不知佛者耶吾謂佛以無遺有天地皆幻迹凡人醜郁貪戀受享飛揚高勝之氣與智解才幹安排趨避論辨模擬悉歸無所用儒則卽有是無至墮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恩親不爲冤眷屬不爲累世界不爲火宅憂患天下以萬物爲一身綜理周密安土

宋文二集記

卷二

敦仁無入不自得補有憾而參之卽天地鬼神亦奉若不疑悖此其異也弘嘉而後儒學僞而釋教益盛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歸如流水近四十年劫火燃煎渴思清冷士有志操養廉恥者益遁入禪門爲高寄朱元晦所謂彼中有人是也今觀省超昇公益信公當丙戌之秋運際極流閩版始更喟然世間無常猛截葛藤依惠光老宿脫白旣出虔州桃江就受大戒者曰金峯禪師旋下金陵天界叅覺浪老人老人器許之公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復叅雲門百愚禪師發

明大事終不自背最後謁文水獨立和尚下語頗契從前碍胸渙然氷釋銜口說傷驚動長老先是不涉文字及此數行俱下義學傍通甲辰歸省親墓寧陽邑長堅請住聖水開堂聖水頽圯百年一旦法施雲湧鬱爲寶坊公則一瓢掛壁孤杖扶身仗緣偶住飄然北禮五臺矣其擺落逍遙蓋丹稜浩之遺風也梓里學人企慕法乳如子戀慈適西北喪亂錫返臨汀學人蹣屨追扳迎慰故里偶過村郊見隙地曠莽愛其時平峯繞林木蔥蒨遂捐衣鉢思創數椽爲接待

宋文二集記

卷二

計乃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貸堂舍廊廡金容寶像未期而翼翼巍巍額曰華林四衆瞻仰于是二利並施禪淨雙提系請欽集幾踰千指不圖比閭州地湧出香界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粗人所不能見今知福地洞天去人間不遠矣故曰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戒以爲戶惠以爲脯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其華林之謂乎婉某老泪章句空冒儒名遇戲卽可惡遇動而愈亂未能推一以適萬混萬以歸一若世界料理民物爲繼絕興滅安全危區之事若儒者中庸之教卽記此以嚴釋教之盛疑儒學之僞云爾

福善說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甲寅三月間藩叛變分剽募民爲兵士寇蜂起防兵駐邑者洶洶索餉藉名爲剽掠而狙挾隙者導防將發難于陰宅搜括盡其藏不啻烈焚洪漂也或告余而太息曰天道無知詭譎失理陰生列白事親孝撫弟仁接友恭脫人于辟不居功施人以惠不言德不邀福而禍逮之天胡而惠而吉逆乎余復之曰子言善未蒙福就流俗論耳天道則不然君子敬天而不恃立命而不徼惜財而不歛慮患而不懼今夫天巍

魏蕩蕩若堯之爲君而已雖有四獄百擗九官十二

牧分理句要荒服而其雖蠻苗行暴一隅堯不能一

豫救之也蕩蕩上帝亦若是則已福善禍淫猶曰

事理當然耳譬良農深耕易耨嘉種豐茂者理也必非有物焉默助以豐茂也情農之荒落亦理也又豈有物焉陰培之以荒落哉然良農時遇水旱情農時享豐亨將謂天福情而禍勤乎夫天一生人天之事謝矣人自爲政耳天命人以仁人自當仁人亦自能仁甚且殺身以成仁天命人以義人自當義人亦自

能義甚且舍生而取義易所謂各正性命是已孟氏宗之故曰莫非命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吾則曰嚴牆亦正命桎梏亦正命龍逢比干之忠申生伯壽之孝夫豈不知嚴牆之不可立而桎梏之不可就歟可謂之非盡其道歟故又曰修身以立命又曰行法以俟命大忠大孝大禮大信所爲法也法由是行命由是立也不能立命而曰俟命此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云爾是委而去之矣復何所俟乎惟法在則命在命在雖天地覆墜不與之

東坡全集 卷二

三

遺也命立故也此道不明世遂有勉強修行而以厚殖榮名責報於冥漠若操券索債者此杞柳桮棬之學而仁義之禍也仁義非鍵護貨財之囊捍避克暴之甲亦明矣然有時可以召風雷役河伯驅鬼神爲長年三老莫爲而爲神靈又不可誣也方叛弁之變吾聞列白僅以身免五日而返舍克徒導亂者慮其報復矚列白之歸操斧踰垣而入室思甘心焉忽電雷迅霹靂人斧落失措鼠竄傳告其黨以爲神列白知而避難三山暮泊永安舍舟恬寢黎明發棹明舟

赴中流離夜泊已十里後舟至者喧言夜半有羣鬼
覓一舟無有自相噬嚙謂同黨洩謀而私脫之列白
聞而吐舌竊慶更生也久之三山返棹溯九龍之三
懸流千尺踰崖拽舟者離河百十丈已濟矣忽絕絕
舟漂如霄隕地廉石齒齒值之無不盡粉崖上喪
魄驚號踴躍欲絕而漂舟折旋石罅如有物支拄竟
流平而止瀧中百衆譁譟仰呼曰天佑吉人也天之
福善豈尋常思議所及乎蓋盜賊之不能殺人惡溪
之不能溺人久矣往者秦檜之陰賊必不能殺張德
矣又二集卷二

遠胡邦衡章惇之狠戾佐以豪判之凶殘終不能殺
劉元城雖海之不測亦不能覆范忠宣蘇文忠而況
于么麼之亂卒能掃除德門之糞土而不能攘奪其
仁義詩書無恙門第如初羣孽且殄絕無遺類天福
陰氏未怠也子胡以太息爲或又獻疑曰天固難測
耳近者山左玄州萬灶陷沒呼吸未交而千命塵土
其間豈無忠孝貞義文章材武靜修理性之士哉天
胡驅納諸巖墻之下而慘逾桎梏乎則吾既言之矣
巖墻亦正桎梏亦正也易不云乎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惟聖人能之以進爲正無間退也以存爲
正又計亡乎雖聖人固有喪亡之時必無失其正之
時耳孔子所謂正者子思傳之曰居易子與傳之曰
行法括之曰俟命而已是故君子備潛亢之德乘時
而見于世際運數之極立萬世之命此則身命事耳
若夫橫逆之沴來貨賄之傾散猶風雨驟至煙霧昏
睛不竟日霽矣聖賢豈以此問天乎且夫貨賄之在
世間阜耗消長日久萬狀天雖聰明不能籍其銖兩
也猶五穀粒食蒸民其升沒流貯之數天能籍其升

斗哉故貨賄於人若流泉沙磧跡相濡染而理無膠
附惟身之於命若北辰有極而隨方拱之繩度縮竄
妖孽景慶闇煥不恒而極終無移易立此以俟之而
已此之謂敬天而不恃立命而不微卽患至而無懼
也列白遇坎而心亨健行而不息敬天之學自此當
益進天之所善非人所盡知則天之所福又豈婦女
備僮所謂福哉于是或人舍然恨聞天道之晚也

劉母節孝錄引

忠貞仁孝之性人生而有之惟君子增益以學修斯能盡其性矣若婦人女子不學而闇合于道者亦有之然難言之矣何者其倫以人合也身既爲他人之身遂舍己親而事人之親根本之愛薄矣名案假禮以綜結禮亦有限平家市恩以移情恩亦有窮故婦節難也婦孝則尤難今夫婦年不二十而寡弱值矣覩其志者且準以三十年今但以月日準之此日沒月生暑焦寒冰以至雨晦風淒語喧笑雜一息而意

癸亥二集引

卷二

起緒牽觸境而耳濡目染遷變萬端雖一日之淹不常月且不啻年如是而遙數三四十年的如隔世渺漠不知爲何代誰能旦暮百年者又譬則牙身襍被指萬里絕塞以爲歸何必問極天鳥道里不勝記低此蒸嵐風雪漸石蔓藪乃至郵盡天荒雞犬絕聲之地與夫異言難服氣色獷莽不可接待之人他則豺虎賊盜河陸傾顛意外殊遭談之已神銷色死縮趾而退何論半九十也况能携扶老幼顛頓于悠悠之歲年乎艱哉少發之多歷年所其愴悽斷誠有如

所譬者昔人擬之涉川無梁凌虛折翼似矣猶未盡其荼也今觀劉母笄年喪天至翁姑沒齒殆四十許年乃其自言曰婦人夫死撫兒自是本分何與他人事而聞諸有司是蓋不知人間節孝爲何名亦不知新舊改火爲何事意謂天生一婦必與一夫有夫必有子有夫子必有翁姑天實連屬之人安得諉謝之晨興夕寐但了已事猶渴饑不得不營飲食肌體不得不襲衣裳一日失食則憂性命一時失衣則慚見三光誰能諉爲分外事者順天安分此之謂性之也

癸亥二集引

卷二

二

夫忠臣孝子與貞烈婦世亦不乏矣或屈勉于名義或奮決于一朝或觀感效慕于同志凡皆以忠孝節義標爲出類拔萃之名賢者愛之不肖者亦媿其不如史冊書之以爲稀有倘以此事爲本分事即比屋皆可忠孝矣昔者吳元中幼孤母孀居三十年吳娶妻伍氏既成恩後爲語及姑事曰何以謝姑徒可得報于子與媳耳語隨泣下伍感其意合志營養雖貧不缺美供姑疾伍亟禱神割股以藥進姑愈伍亦無所苦事微聞于外伍恚恨曰事何可聞于人吾甚艱

有此名也伍可謂至性矣然感於其夫之誠若劉母之畏名與伍同併無有感之者生而有之耳以道論卽所謂性善而人可堯舜無思勉而誠者是也以事蹟論卽所謂不可及之愚不計成敗利鈍盡瘁至死而後已幽囚四載義盡仁至而無媿者是也斯皆學問所不至得於天者全也而劉母獨闇與之合余故樂誦之以媿世之獵採浮譽且矯飾事狀而竄竊聲名者

僧某募建祇園引

學道人非痛除習氣截斷緣決無成就此非大智不悟非大勇不堅也吾鄉某上人少任氣使酒借軀報仇里中側目長老痛折之不爲悛及遭乙丙之亂所見王侯僊腐甲第丘墟喟然于人命漚花眷屬泡影乃一旦祝髮斷葦薤粥咀飢危堅脊梁體不帖席者十餘年每編茅茨款接雲水冀求開導諸方有安止者輒撤席讓之如是者三矣今遂有祇園之建意將大豎法幢弘開寶所瀝竭心血食遘機緣余觀上人斬割夙習絲無掛戀惟以弘納儔子證明大事爲急可謂智而勇矣使其主持世法必當芥棄鼎鍾肉視狼虎萬無奔逐勢物墮名失節之事三世諸佛不過世上有血性男子耳若夫舟壑密徒薤露易稀不俟高傾曲平早已淒然流涕追惟昔賢捨宅允爲拔世高風吾願血性男子共成上人雅志寧可錮戀腐質坐爲智勇人所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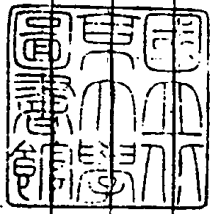
募誦華嚴經小引

六祖有言經有何過豈障 念諸祖又謂經誦
部曹溪半句亾於是有從劫至劫不釋卷從日至夜
無非念者卽演偈曰茫茫水綠與山青住字思家解
喚人啼到血流終不悔這廻歸去覓知音

卷之二 月 二 冬 三

龍基月根小引

虎驟龍驤衲子山來意氣山堆海積維摩本有家風
茲要飯籬邊現成受用須從庫藏內盡底掀翻大餬
餅信手拈來鐵饅頭和盤托出任是橫吞直咬自然
飽足知恩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子惟允

答顧膠山書

丙辰

某久處幽篁不見天日自分與海內巨

通氣之日矣晚歲寄耳目于易堂諸君子因得讀先

生方隅紀要八序疎朕如讀管敬仲水地度地之書

又如與忠武景畧輩披胸談當世之務每恨不得讀

公書拜牀下析探所疑不圖今者僂朕患札于老

寒支二集

卷三

顧朕望洋不啻視聆咳唾也至于借漢服秦因齊定

周兩言者三十年來寐寤忘之先生所謂一定之理

是也顧有疑者敬仲才矣猶曰辭辨不如臨朋聚粟

不如甯戚鼓三軍不如王子成父決獄訟不如賓胥

無使敬仲無是數子者齊又可用哉留侯運籌決策

智矣乃漢楚相拒軍無見糧數失亡衆獨蕭何從關

中運食補伍復約法令立廟社建宮室儼定帝基而

韓信徇趙脅燕定齊推楚得天下大半黥彭曹樊之

徒悉英銳果戰當者皆靡假令漢無蕭韓諸公者留

侯卽掉三寸舌誰供指揮乎今如欲用漢用齊此轍

疑未可更也先生謂無一成之轍朕乎否邪自堂先

生語弔云此行當作撒手文字弔復之曰撒手文字

原不易作陳大士作制義每篇必有兩在子皆精義

妙論不審公精義枉子謂何恐未便得撒手也今既

數月尚未得要領而某獨臥困牖下雖造物特以老

疾成就其拙覺此處亦微有把柄耳不知先生以爲

何如

寒支二集

卷三

二

答溫伯芳書

喪亂以來聲氣澗絕展覽教言所臚舉舊德悉就凋零循省廻環如在鬼國夜臺握手涕談也詩云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豈不怆歟聲氣之盛極于復社其人多以矜名負氣披露稜爽取忌于時致執政以爲俗弊由士必當以社亂天下欲披根治之及南中再造社獄遂與社首赴西市天下洶洶以名士爲諱謂東澈之禍再見于今旣而鼎移社改其執節殉義與挫廉同窮者率亦皆復社之人由此觀之聲氣亦何負

寒文二集

卷三

三

于國家乎今日風濟竅虛刁調還寂此事置弗道矣顧有馳書爾足求朽腐于荒僻寂寞之鄉如兄與賢季者此何爲者邪必非尋常聲氣如向日邀名買譽之謂也夫舍名譽必道德矣進聲氣必性命矣以千秋久大之事而商諸朽腐不振之人將無舛乎所欽賢季風氣遙濶迴出塵表坐對三日令人意消家學源流備見典型何期暮年獲此益友古人于朋友之交一則曰神聽和平一則曰神聽介福是豈桃瓊杵臼之說所得參論哉彼氏有言十方塵囂歸銷隕

信如魑魅公行天常盡毀欲不銷隕得乎適有一二大人主持名教提淪性靈卽蹄迹交徧之區必有精微往來之路於是聲連氣絡蟠結不解乃成無壞世界覺彼氏銷隕之說爲荒唐耳今此器界非銷隕之日乎正賴吾輩精神磐固終當勝之必非語言文字所能爭衡也每觀賢季惘然沉苦輒增淒冽蓋家有壯弟曾遭此變今亦付之天定河上之歌不云乎驚翔之鳥相隨而集誰不愛所近而悲所思乎想弟與昆季隱痛幽憂石闕室口時神已聽之矣神倘無靈者則是器界銷隕之說又驗也故不敢信也

寒文二集

卷三

四

答雷勿輶書

僕朽廢多年矣前歲中風幾死雖殘喘苟延絕無生趣况能仰肩軒齒談文章事乎向者文軸見投初不審爲誰氏既知爲左青之令嗣哭地歡喜遠受讀之讀之且竟則益喜芳非流溢隱映几席慶吾左友爲不沒也則作數日喜因憶先朝甲戌乙亥間僕始爲詩如狐鳴鳥噪不擇聲調嘗爲三山作者徐典公所笑僕心知其然而不能折節就其教猶以險拔自矜此恨至今耿耿也是時左青不言詩朕恒覽僕

五

作至新警語亦微笑哦之每酒半微醺則把僕臂呼僕字曰李某極有詩意但未及作耳後數數言之僕述左青語告同輩曰吾甚怖其言或口何怖也僕謂意之一字九天九地萬事萬理無不貫者若傾倒而出孰能當之可無畏乎未幾國變僕返故山不及見左青之詩成矣悲夫今見足下文筆幽秀氣調聲逸緒墨之外尚有烟雲繚繞此真可謂詩意矣豈左青醞畜之意至今乃發洩歟昔人云意行無車馬驚忽畧九州是則意之所屆無可等倫竊怪足下心力

集卷三

六

餘閒乃有翠華詩乘之編則何不編唐詩乘宋元詩乘明與近日十五國詩乘蓋詩至今日而大備矣又怪足下檢訊天集則何不檢吳越江楚秦齊近日諸名集譬破山之劍不用之以采環寶而用之斬荆榛吾虞劍之失神矣趙貞古先生有言古公欲大周業必遷岐山之下陶朱欲富其積必宅于陶爲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士欲追古哲而邁流俗取才畜德又當何如苟足不出于百里且不接一勝流抱數冊故書假朕自大日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秋水乎此固非爲足下道朕事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今讀足下序二子篇云始則拔藤攬葛繼則披苔洗翠扳攬藤葛柳賀之而曰宛朕披洗苔翠則柳賀之本色立見矣此與徐青藤判絳州園記同一快辣但裁其毒蘆而已又跋六其卷云廢彼多多撤藩易幟柳賀又更有立脚處邪僕謂足下具此一副心眼雖衡量千古不失銖黍豈宜共流波汨沒故進此闕遠之言以終左友極多詩意之一案耳

蓬至氣衰握管都無意緒偶得恩理又不能窮藁源
委暢所欲言聊且應副如貧戶輸雜科求免督責而
已承下問夫里二布事周禮載師以廛里伍國中
之地廛里卽國中布居稅屋地曰廛猶言環堵邑居曰
里二十五家也古者一夫宅五畝其半在邑謂之夫
里一夫所居也當世市廛有稅民居亦有稅市廛之
廛授商賈所居也不廛之廛不稅其地錢也廛無夫
里之廛邑中民居也不征所居之稅謂免其門攤也

此孟文甚明顯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使出里
居之布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使出一夫有家
者之征也乃原注云夫征者一夫百畝之稅家征者
一家力役之征夫無職事者但無技藝不能奔走趨
事帶耳而以此重征困之民可聊生乎其注里布云
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且引左傳魯人買之百兩
一布此魯人以幣錦賂齊師乃錦也細民安得有此
著爲罰令乎此皆周禮所無而注疏家穿鑿至此也
賦注亦云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泉及宋儒又刪

去泉字後遂疑爲布帛之布此則後儒又穿鑿注疏
也不知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用
布卽泉與錢通泉言流不竭布言布散也廛人掌歛
布歛布等而入泉府凡五布皆泉也非布縷之征也
通典曰太昊以來卽有錢高陽氏謂之金高辛氏謂
之貨陶唐氏謂之錢商周謂之布齊莒謂之刀王莽
乃作刀布皆錢也又承問布帛多寡規例此於經書
無所攷周禮典絲典泉主爲布帛者亦無其制惟內
宰條內有出其度量淳制一語注謂淳作純幅廣曰

純匹長曰制按古布帛廣四咫八寸曰咫當三尺二
寸也制長丈八尺若罰二十五家之布當四十五丈
以今布例之當近百丈矣此卽秦政商鞅不捨克至
此况周盛時乎口率門攤分解字義似得竊意一廛
居耳三征之外旣征以口率又責以門攤戰國雖殘
虐髮不至于此且何以別于商賈之不耕而食者乎
大全亦載或問當時問何忌重朱子曰此亦未可攷
旣不可攷便不當引入集注以惑後學此亦朱子之
失也若氓與氓字同義周禮遂人以田里安氓土著

之民自有田宅何必以田安之今作歸附之民正與周禮合耳但周禮煩碎苛刻實不可治天下王畿千里設官至十萬人推之列國將盡人不足爲官溪山窮谷雞犬不寧矣後人耳食益穿鑿附會奉爲聖書王安石用十之一二而天下已騷然效可槩觀矣孟夫子所以謂不如無書也

答巫亦侯書

承論今遠祖事向年三數手札論不啻詳不意貴宗尚未了然謂唐初寧令久缺名俗有土知縣之稱此齊東也設鎮設縣自當設官但本地荒陋無紀載者耳如蒙古一代將及百年寧化無一達魯花赤與縣尹之名豈是時亦有土知縣耶又如汀州設郡已百五十六年今汀志只樊晃陳劍兩刺史豈他皆土知府耶皆有官而失紀也攷吾邑與建寧壤地連接同稱爲黃連今吾邑有黃連岡而建寧有黃連溪可驗

也吾邑已升縣而建寧復改爲永安鎮故邵武志載唐謝望爲黃連鎮將屯兵于寨上官泊亦爲鎮將拒賊戰死鎮且設將縣獨不設官乎今以令祖爲守土之官則黃連鎮將謝望等駐于何地乎此皆圖志明載必不可泯滅者豈可以吾邑荒忽無徵頓掩塞他邑之耳目哉拙稿所書授以一職者蓋含吐隱約之辭不必有証據也凡史家修飾語言跡通關目務爲可信其法皆然故曰文勝質則史今拙稿敘述今祖數行文字只借李子通一語另出杆軸與貴譜關目

相去遠甚此亦作史之法矣今于開卷封域叙明事跡于丘墓內注明遷葬于土地祠注其靈異于人而三四互見孝子慈孫所以表揚祖德至矣極矣無復加矣余必欲書神策指揮使則全與史書背謬唐官制自三省九寺五監六軍十六衛以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校尉巨才階爲武散官至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補國至游擊十將軍爲散號將軍以加武士之無職事者並無所謂指揮使若以此官加今祖則巫氏

寒文二集

卷三

十一

自帝制而非唐官矣五季以來始見此官名至宋則有殿前都指揮使爲從二品殿前副都指揮使爲正四品都指揮副都指揮爲正五品若借宋官加之恐初授官無正五品之例卽據今所鋪張事跡開土四隅尚不及百里非有城郭府庫攻戰驅除之績朝廷何故遽以五品官命之據唐史太宗著令文武官四百四十三謂房玄齡口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拔出身等夷只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同坐食也觀於此言貞觀承繼之間豈有以品

官濫錫編氓之事乎且加神策二字更不可解唐制十二衛神策八軍將軍六十人大類今日之八旗今祖非從龍奔走禦侮明矣何緣而隸神策何緣另置一官曰神策指揮使哉兄謂書此庶免後疑某謂書此不但疑將有唾詈及操筆者矣蓋歷代官制朗載史籍如馬端臨之文獻通攷王伯厚之玉海本朝章本清之圖書編皆臚列分明非僻與不可稽者稍披正史皆能徵之某何敢以臆瞽欺天下人哉貴譜修于明初時無淹雅通務之士商正是非但據里巷流

寒文二集

卷三

十二

傳之語書于家冊如紹興一序紙繆百出見笑識者此可奉爲信書傳示通都乎愚意只書唐巫公定生墓讀名閱共事跡自當想其學卓不羣傳誦無數若妄加以非制之官本欲榮其先而有識檢摘其謬併其他真實懿跡皆指爲子虛無足矣豈非求榮而反喪其真乎愚以爲萬萬不可也在兄讀書好古之孫子則尤不可也饒舌可厭俯亮愚率不宣

答陰元微書

某不知今世之文也而足下以其有駸馬之智欲問
途焉是猶南適而北其轅也某少時誤有慧聲不蹈
繩檢好爲馳騁無涯涘之文長老命某日子文如失
教之駒一往輒蹏矣遂一變爲沉深宵渺之文方是
時世未嘗讀繁露太玄黃潛王郭諸書則莫不以某
文爲妖妄者及乙丑間經子之言遍天下而某所爲
沉深宵渺者則已與腐不可再陳矣則又變爲縱橫
曲折之文間取唐宋大家叙事議論之法行其臆見

東坡全集卷三

十三

自謂淋漓適志然乃三徙其業屢見損于主司蓋至
今伎窮而不敢復論天下之文也今之衡文者動以
孔孟朱程繩天下之軼才矣由某論之則爲挾天子
以令諸侯凡以孔孟朱程不可得而世未嘗不懈乎
其名而服其義之正也夫談理則無精于宋儒之語
錄論事則無精于漢宋之策議今世之文涉語錄則
以爲腐涉策畧則以爲粗然則舍是二者而旁繫于
事理之間其傳之後世抑又何所用之哉某嘗謂八
比之業其引情伸志痛快一家之言者上矣次惟明

切爽劉取適于時若足下以爲道之所存如柳子所
謂文以明道者則非某所能知也某髫時既讀左語
國策之文又讀制科墨莛輒難其師曰今古之文一
也篇必限以比比又限以八者何也師無以應則謂
科目取人國制應爾然則八比者其日暮之塗羹而
止啼之黃藥也明矣往客白門以文贊俞仲茅先生
先生署其尾云合三代漢魏六朝經子詞賦而爲制
舉義者此文是也雖然人壽幾何一第能消幾許書
乎予時心鄙其言自後所見朝士大夫持論輒復如
此而某以我法再四忤時迄今乃敢伸其議曰八比
斷非道之所存也今足下之文方將驅駕時髦奔軼
老宿某竊以爲明切爽劉便已冠進賢而顯名當世
驚希濶遠無爲也此鄙陋庸碌之談本不足塵清聽
顧先輩往往以是告某某亦不敢爲足下隱無謂某
屢不遭時故爲希世度務貶損其學之言而置之勿
聽也

東坡全集卷三

十四

答黃司衡書 甲寅

詳讀來教義正而志堅旨大而思苦忠憤之氣噴礴
盈楮似繼夜待旦欲嘗試而未由者傷哉士之抱負
異殊如蘊火積薪之下又儲萬石油以佐之一旦微
風噓盪卽咸陽三月不足廢其烈烈矣惜乎僕衰颯
若枯木倚崖無能揚此燎耳意惟令先君精靈不昧
藉足下爲傳火之薪乎不然水火自制之說與夫陰
水盡于旺土陽火麗于旺木天道幽玄非鬼神誰爲
通之往南陽真人帝以識書決事使丁建武之世發
土中火側之占足下之踴足雲臺豈足道哉僕儒生
也不習機緯獨以爲占識書不如識時勢觀時勢不
若審人材若足下所云今時則易然矣乃今者趨時
赴功獨起于窮邊極海風馳雲擾已逾一期而中原
豪傑寂無響應者此勢與昔殊也漢末人材不歸曹
則歸劉不則歸孫壽春荆蜀也忽焉則不能收人
材之效也乃知無世無材亦無地無材獨孫曹輩遇
合爲難耳五季卑卑誠不足述就目前衡較之思得
如楊行密徐知誥錢鏐王建者而用之亦自落落難

遇也天之生材又何其僅僅哉徒使公孫衛遘幅如
木偶蕭寅謀大事于博徒斯馬拔所爲大笑蕭湛所
爲痛悲也若足下所云興復之旗于今四舉則又誤
矣弘隆永曆一家嗣續不得謂之舉義近日滇閩之
事則非有后緡之胤可奉長沙中山之孫曾是誰是
戴也僞檄僞論紛紛傳布皆刺草人兔園冊譖酸腐
逆臭徒供唾笑卽或發難之初假託明朝不過邯鄲
之解子與西平之號文伯而已又不然則傀儡假制
明神之故智而已方是時也夏廉卽收其料之於儘
衆將安歸仲華卽羸糧徒步趾將何向諸葛卽豫規
鼎割從誰爲魚水哉望足下肅其天羽擇木而翔令
先君既默啟其靈卽悠悠蒼天豈忍負志士繼夜待
旦之忠憤哉僕衰矣日月甚長事會方始恐蓬水清
淺老眼不及見耳願足下敬勉之僕誠不能執鞭步
塵也披臆率復

答雷吉父書

忽拜來章

宛見故

人婉麗多風進于前矣唐人律絕皆被管絃每名章一出輒爲優人譜入新聲流聞宮禁今人但謂詩以陶冶性靈標舉典會輒置音調不講其實性靈典會未必相關而比字串句呼之如擊土鼓何論絃管卽自吐喉唇如粘泥絮可謂之陶冶標舉乎尊句則宛狀唐音矣蓋性實近之不似僕輩只如說書紀事無唱嘆餘音也落花經石田伯虎徵明諸公百十首之

後麗情幽恨發洩無餘今乃謝披啓振更見新秀且不更一韻可謂奇矣若前引後跋超上一乘謂之抹倒元白可也鴈字唱自楚人海內和者百家比物連類穿穴蒼藁更無復可著手而兄標意象外增曰水中真可謂鴈過長空影留寒水非復刻舟守株人所能步其塵僕卽舉此題作詩家三昧須天下人共領畧之耳白燕自時大本珠簾玉剪之句爲鉞崖擊賞而袁景文以月明雪滿奪其幟遂有袁白燕之稱今讀塞外老年歸定遠梅花拂水清相况亦未可讓景

文也凡此皆有意抗行前哲者故詳及之他作各有光風轉蕙秋波脫葉之致讚之不勝讚也獨恨老年倦于執管不能作蠅頭詮注逐篇細論遂以原稿納篋惟恕衰憊不以爲罪他年尊齒如僕時應知酬應文字之難諒僕非敢率倨耳

答譙復先書

僕不揣陋劣以小著災未伸笑天下且浮道眼屏辱月場高談過爲推獎慙不能堪也尋繹再四中感知己之言不敢不復僕性孤善感雖朋儕雜沓歌笑繁會意有獨愴嗒然若喪往往往酬應錯迕噫嘆失恒間作文字政如竹樹遇崖巖戰鬪覆壓迸拆縫罅而出欬傾憔悴無復條理刈采賞棄都由人耳敢曉曉問世求爲可知乎况知已又實難也梅聖俞作詩獨許歐公爲知音歐公亦自以舉世之知聖俞者真已若

宋文二集

卷三

一九

也及問聖俞最得意句則皆非歐所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人本意也僕之本意即僕不能自道之兄特舍文而察行就行察文十得八九矣此僕所謂知己之言也惜乎高談太早世固未必信僕亦不敢承使僕身後論定或檢遺編而追遡其人取大作以爲徵鄙文遂當顯乎要之屬過影留霄高秀散妄談及此乃似癡人說夢耳仰屋吮毫然髭嘔血又復災梨費楮供人覆覩究無絲毫著落可不謂大哀乎惟兄好我正須哀我耳即有高談得無賴耶

與蔡幼石書

頃者高軒來過獲聞漳浦先師後事及蔡夫人居止徬徨悽動便已神往梁山念某放誕半生不知世間有不可學之絕學與不可攀躋之至人後讀漳浦之書爽然自失因折節師之始知學問人品中間相懸不啻階天也媿悔罔極則已晚矣蓋某師事漳浦最在海內諸賢之後由三山追隨至武夷侍談三十晝夜而已時長公諱鹿者方十有四齡日月踰邁假令今卽相值彼此不能辨識何人矣未幾思文擁立閩

寒文二集

卷三

三

中先師援拔多士顧舍風昔在門之高足首及初學之某某踧踖負慚堅不奉詔先師復心韙之所謂知弟子莫師若也無何天地閉哲人萎桑梓判爲異域上不能如穀甫負骨還漳次不能如朱景招魂表屈某之慚負在三無可比數然感念師恩迫在尋常辟咤之上但見先師同學之士卽事之如師卽見先師邦族之人亦敬愛如友蓋道義淪貫若性有之今見先生典型儼然風徽如在又知先師遺胤零替不蕃五中摧痛如不欲生焉喜隣庠咫尺時聞教言藉此

少通聲氣今又有別調之事慨然自詫豈良朋音問
造物亦多方阻之耶竊以先生學政卓異無論其他
即攷正先賢名號勤課生徒制業此皆近日師儒所
不講者可謂先識其大矣愚嘗謂天下之治亂視人
才之盛衰人才成就在學校學校修墜在官師由先
生之條訓以率士假之歲年卽胡程二夫子不難再
見也而今日姑舍是欲以蹶張浮靡之輩冒禮義干
櫛之任知天之未欲治平矣或者斯道未卽墜地上
天生材不虛吾輩聚會機緣別有所司是其所旦晚
所視也

答鄭牧仲書

吾青春別吾牧仲其時意滋濃正聚離殊未在意豈
知大地平沉劃如隔世一別遂永別乎痛矣痛矣追
維定交之始察牧仲卓然自命真不特文而與愚亦
不自菲薄竊有先吾着鞭之恐奈何四十年來憂患
坎塲精氣銷亡僅存皮骨每接尊札循環瞻覽以月
以歲卽一點一畫想像笑貌聲音每當霖雨洩洩連
雪封徑屋長空嘿嘿都無昏曉念意中數次者此時
縈息縈孤活活爲小兒埋沒不覺熱淚迸流傷斯人
寒文二集書卷三
無如氣運何也惟牧仲遊息讀書著就易學史統儼
爲一代大儒天地覆墜此業不毀非器界變革所能
沉埋若其傷時唾血徒作楚四面孔政如鵲啼猿笑
雖極酸楚聞者或亦愴心然過耳遂已焉以此語言
流播世間何益豈足供牧仲一笑哉不意今壬戌六
月傳到尊函惠教大序一篇驚喜過望仰空肅揖乃
敢展讀讀已人扶再拜因指示兒輩曰開口數言非
叙事也劈頭一棒大夢始覺泰生之痛在其前五不
忘痛在天下耳次引先師疏舉中秘中秘奚爲哉此

一棒是棒殺如來手段先師不得不受不但某逸逖
卽牧仲亦心避之此則現身說法不向如來行處行
也再提神宗中年富康康寧爲漢唐僅見之時慨嘆
周京猶云於戲前王云爾旋舉王忠端並論此則扶
痿人頓足代瘖子發聲達不辱國窮不辱身非前王
教澤不至此終以千百年後知有明荒遠孤窮不少
立節之士自三十年壬寅以迄異世周不過曆矣乎
率爾命筆而忠貞篤厚之旨流溢四布非牧仲固不
能作非某亦不知領受寡陋一生惟四十歲以前識
宋文二集書卷三

十三

一鄭牧仲七十歲以前識一南州彭躬菴天假發
目見牧仲爲壽序躬菴爲生壙誌奉此二文遊行九
京亦朗如白晝此生爲不徒矣

答葉慧生書

舊自鴟劉肆虐繼招族寇益熱益深寧民幾無生路
臘盡奔竄搜噬之禍慘不忍聞開歲有以吾兄流離
寒餒之狀爲弟言者弟喉哽心痛但未放聲長號耳
維時東列特甚家人方進鑪火繼以蔬粥觸念吾兄
與弟均耳弟何當溫飽宴佚如是舉筋骸然頓爲輟
食同體共痛莫知其由也欲寄數行問慰乃亂初道
梗鴻羽絕飛忽忽二月弟遂中風口目喎斜語言蹇
澁承示云講求內經陰陽之秘良然但醫人詮說病
源參合內經理義瞭白病如可掇而去也奈何藥至
百劑霍然無期八月以來口眼稍稍復故九月初旬
方得出戶一望高爰如夢初醒然意思頹落不復振
拔如恒至十一月中舌畔作痛仍碍話言下唇怠緩
時自流涎頗又似病初作時遣訊故醫只以藥力未
到爲辭依方治之如水投水初無清渾故質而已固
知集霞既微六花可俟時氣已然豈人力可挽乎心
所不釋然者惟大集久襲篋笥未及細論今業勤索
不得不畧言其槩益嘗讀大集而嘆嘆已復讀讀已

宋文二集書卷三

十四

又嘆如是冉二者嘆有才如此而未盡其才非才不能盡也域于地與人不知已才之可盡而姑歸于此也寧人寡陋既無可助高深而方隅陋僻遠隔通都罕無先哲宗匠學有本源者爲剖悉疑義開擴其隱見惟取古人遺文與近代時製涉其波瀾歎其芳艷遂謂天下文章盡于此由當代以邇千載上人文章亦盡于此吾哀如是亦所以已矣如大集中躋竟陵于馬班訛資治爲蛇足又何怪乎王元美當代作者視同時震川遵巖應德諸君子不啻齊晉於邾莒也

笑文二集 書 卷三 三

及元美末年爲震川贊乃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晚而自傷蓋傷震川之不可及也夫元美自知其遜震川而兄乃宗鍾而桃馬則是兄之識不逮元美矣今閱大集篇篇有異致節節有異語每欲加以丹鉛便覺篇有溢行行有溢句句有溢字字有溢華嘗語所知曰葉君文如郭汾陽之兵部曲壁壘非不壯盛若經李臨淮號令指揮當更耳日收觀耳大約病在好奇未免蹈昔人猗曉虬戶之譏因好奇而掇新探仄采擷繁蕪以至不潔先輩謂本諸太史以

求其潔知太史之所以潔則知大文之所以不及太史矣病次率爾欲以潔字爲規未知當否夫言而無當第不過狂瞽無識耳未爲罪也若畜意不言又僞爲諛佞効近人交譽之俗狀諒慧生必以爲俗人不足與交矣况以千古文章俯而相商乎走筆至此涎溢日晡不能快傾積鬱殊爲恨恨統希鑒涵

答官公璧書

僕年二十一遊莆二十六遊吳以制義就質諸名宿
莆人大怪之吳中則可者半怪者亦半及甲乙房書
行則海內奸怪者多矣僕視之皆山奔喙餘藩也其
中以年少試官負魁奇之聲者俯視諸生不啻百尺
樓于地上也意頗抑掄之至丁卯不第枯落無聊乃
粹制義以問世自序曰聞文憤怨之篇則于是始也
以視曾子弗人讀之而歎曰悲哉何氣味之似屈原
韓愈也屈原非其遇也韓愈乃晚達名遂山斗子亦
足矣何棲棲爲久之淪落不偶老矣南州彭躬菴讀
其文則曰發之變體繁婉曾則曰小雅之誹怨怨也
屈也騷之變體也其源一也僕所不敢辭夫人戴父
母之恩勤稍有顧慮臨窮時名誤其親旦夕祝望擬
振家聲充不能成一事以副所期今日穿意沮鬱懣
以終斯其人可無怨乎甚乃河山易位人物失倫欲
哭則不敢欲泣則近婦人欲死則二老在堂相依爲
命當爾之時如失路之兒喪巢之鳥徬徨惴惴視晝
如昏忽見狗馬與人周旋如可語者遂以人道待之

爲作史記焉誠不自知其哀切而瘼惻也適有以鄧
秀才事狀乞誌者沉吟一過不覺筆墨皆淚聲韻皆
啼淚竟可浴而啼竟可徹泉也亦天下極悲矣足下
謂事狀不佳不足作誌誤也傷歎死醮二夫世所謂
不佳也就僕意推之誠得走空山陟絕嶺呼天噴血
傾洩無萬士女之冤濫於是整冠束躬不汗以死人
問吉祥善事有逾此者乎同時存此志者惟雷扶九
一人比其沒也固表之曰明孝廉某之墓書其卒則
沒年而紀月逆追其所生之年蓋變例紆阻其文不
得謂之簡要婉曾謂存扶九是也僕一篇之中傍側
隱見僅昭應一明字實不忍以人視之耳足下謂
仕今不書年代謂之存扶九猶可誤矣既仕其朝誰
敢不書其年代後之仕今則前之人喪矣又可謂曰
存乎若謂隱淪死于異代不以書年代而遂淪滅又
誤矣陶淵明死于宋乃紀年以甲子故加之曰晉處
士謝皋羽死于元乃紀年以羊大故加之曰宋遺民
楊子雲生于漢則加之曰莽大夫凡此皆操筆之家
起死人爲生人視生人如死人也如此則爲存如此

則爲公云爾他所數正悉服精明惟崇獎他篇用
歎閱左國韓柳之法施于學堂俚下之文是猶以鳳
樓瑤館之制作營度菲簷田舍也慙媿不任矣且近
則萬里遠在百年世安有降心習讀費光陰以察裨
言如足下之好文者將不慮公羊之誦乎以足下癡
痴畧述生平病痛發舒于文者如此昔有道人梵唄
餘音特爲淒苦識者知爲再來人僕多生淒苦未了
復以今世足之亦未可知也記曰亂世之音怨以怨
亡國之音哀以思怨怒哀思備有也或遂指爲亂亡
宋文二集 卷三 三
之音此則天實爲之非僕所能爲也

答薛依南書 丙寅

追憶立社之年獲侍盤鋌之側迺如威音前事矣當
時與弟年相上下者皆已乘雲遊霧拔脫腥塵而弟
獨耄且不死醃漬溷廁耳目濡染率皆盲風晦雨蜀
鳥峽猿時或哀吟獨嘯都如嚙夢卽返問不能自解
况復舉似他人所謂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可哀也已
每念昔日同壘諸賢莫不上凌買馬平視歐曾乃喪
亂以來文彩黯然聲氣寂若曾不聞有哀楚之騷憫
周之什哀江南與辨亡之賦流傳於中土令人憤張
宋文二集 卷三 三
激發者豈俟百年而遙乃見精光耶不然何泯泯也
誠不意垂死之年忽讀南函之書披尋往復驚喜失
聲如離魂突返如大魘頓興慶文章未墜領袖有人
吾道爲不孤矣書凡表忠貞揚節烈剖名賢之隱行
搜往哲之奇踪莫不啼笑如生鬚髯儼若能使人生
漸媿堅志力不忍自墮于匪類文字之權至此爲重
且大矣尤喜其刊削繁蕪翦鉅鋒落落敷行中神
理脩足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昔賢謂本諸太
史以求其潔潔字誠不易到依南惟性有之故似之

耳錢虞山當代作者本朝不得屈居其次然不敢以
潔許之近日汪茗文反唇虞山或亦以潔繩之茗文
推崇震川位以韓歐汪之規歸誠亦具體若虞山之
神氣磅礴半籠萬有恐茗文遇之人馬辟易敢相敵
乎文人相輕習氣殊可厭耳他如寧都魏冰叔三吳
咸以爲永叔再來南州彭躬菴氣魄似又過之依南
他日閱其集當必有針芥之合第毫矣不足語文嚮
有小刻行世太早醜不可收此旣一恨又恨西山斜
日光影無幾恐不及見全集之成當必有壓卷大篇
不僅以應酬問世已也倘獲續編幸當如何

寒支二集卷之四

簡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子權允懷編次

答賴惟中 乙酉正月

弟此行孟浪畧見前札如使天不阨我國南自十人何吝紙尾不厠賤名豈必南雍乃叨天倖若欲小草結局滿地荆榛智勇坐困區區明經將欲何爲中智以下想不爲此但以犬馬之性不能忍辱念一老諸生號爲讀書有本末卽不能脫離羈縻何至老僉父

寒支二集 卷四

一

倨坐呼名奴隸相待乎聊脫牢籠返動畎澮而已乃來論以事業相勉則不審時勢之談也今物望諸君子驅除殆盡而樂禍占風者又持首尾兩端將來之變殆不忍言卽科日一途未必爲不變之局若不辜有呂望中公之年卽身見後來亂處矣每歌尚寐無咍便嘆詩人實獲我心也若云事會之來正未有極天下英雄不知誰爲使君者第安所措躬哉願兄毋談時事可也臨書黯狀

答劉佐明 乙酉時閏中開科

時事焦沸如釜魚省中泄泄仍作承平之景下南赴試者不啻螻蟻之就羶卽此一段情事爲水可滔天爲火可劫灰勢不至人類漸滅不足以盡此變耳前教有司馬之憂此甚不必氣運中人隨在合轍卽造化且爲氣運所使無如之何況于我輩耶今觸耳觸目皆是亦無所用其愁耳若輩偶有錯跌亦是偶然非禍福之正理也如以爲正則不勝其不正矣

又

前聞又付子虛弟早已料之矣此日真無可如何惟

寒支二集 卷四

二

有沈醉暫可解憂奈此物入唇先憂何今于無可奈何中尋一活路究竟惟讀發書差可度日耳今歲延一蒙師訓兒頗通易象每日與談一卦亦覺遲遲之日借此銷磨恨不與兄相面耳連日有微霜陰盛遂至于此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讀書至此又不覺廢卷而起終是無可奈何也

答鄒文虎 已丑時祝髮入山

少時以儒

理和合宗暫頭頭皆是頃方知毫無着處觸樹吞象
轉入黑漆漆地未審何緣捐脫晦堂謂草堂曰汝見
世間猶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
六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舉無不中今是第捕鼠時
也轉瞬移足便敗所守七月間還家省墓子姪舊在
門下者或携杯茗見過稱說詩文愕無可對急急還
山仍作獅子面孔而已接示知宋公虛懷曠識於弟
有知己之言又於宗門立脚堅穩正好闡揚大事苦
第方在黑漆地中無可發明昔子聰喜接高明士
案文二集 卷四 三
大大開懷論議便穿得諸儒鼻孔此是古人六通四
闢手段正不可學張無盡譏晦堂曰到來只見住山
翁司馬溫公接候顯華嚴見其行李遶索馬歸曰已
見華嚴矣士大夫如此眼光如此辣手豈是容易見
得並待透出金圈弄却栗蓬他時方與宋公踢翻溺
器也住明近狀何如別此君四載仍作詩翁酒徒第
謂夜叉不避醉漢當與劉阮殺風景閑老不喜吟哦
杜李也須聽勘臘月三十日轉盼即到能有關心力
作如許閑事乎見時再以弟意鞭策之如何

又
不孝如枯木倚崖無復煖氣大聲一喝使黍谷回暄
此家君吹律法也因知十方塵國悉是情想構成會
當銷隕時寒煖更着何處寧當就枯崖問消息乎垂
示鴻製爛熳窮賅雖未能名其器然知飲其實也譬
之簪荷天棘飲其妙香超然天際此香於十方塵國
外別有種性欲從兄尋厥根蒂不向天上下地訊開
落耳兄能信此言否佇承棒喝拔此孤魔
案文二集 卷四 四
與雷扶九 庚寅
祝髮以來頗研內典然文字結習十未去一向所拈
束頭頭是禪者今更加牆壁不可入乃知此道中聰
明智解一毫不得力也承問西學同異西學之粹者
與吾儒何殊所說天堂地獄畱此影跡供人彈射解
者無可辨亦不必辨至其推步測算制器尚象扶情
搜隱中國所未有將來與經典並垂也偶涉獵一月
粗得頭緒此於性命大事絕無干涉待死之人習此
何爲但崇造化見許爲人人倫中有此一學問而

茫然不測其涯頗爲負愧故聊爾問津終不談之也
七八歲學儒至五十歲全無所得今復舍此而學佛
學仙便謂淹淹無碍此欺人自欺耳可以欺兄乎

答蔡方山 壬寅二月

乙酉分裾條踰十有八年辭氣隔如重泉桑梓盡爲
絕壤同時師友凋零殆盡每舉首東向但有潸然時
訊道路知吾兄險阻歷嘗百折不回之狀自非命世
駿雄何以堪此使世界若無兄等枝拄天維人類之
憾久矣媿弟埋首荒山而搔頭履尾時亦戒心每邀

卷二集

卷四

五

天偉墳墓無恙今桑榆既迫蒲柳易零不知此生尚
得望見天日中展屏潤否若遂胸臆約結泯泯長逝
幽靈不散誓必再來人間舒吐宿憤終不如鄭所南
作書投井

也來示所云惟日俟之氣壹

動志人定勝天當事從前之失或卽是今日之師

惟敬勉之克就厥終

天下不敢謂秦無人足弟所向若而祝也茫茫萬緒
付之莽蒼 合毫黠塞不知所云

答伍君曉

驟讀素書追惟舊雅如何忍忘每聞高致清風輒爲
神往自恨埋頭下里無緣把臂叩擊鐘鐺乃楊巨源
軒渠優吻點綴墳庸頓使無發渾沌宛是出色峨眉
以此搖移神聽至欲藍輿越陌携釀就傾安得此高
興之談爲陳巧人大生氣色乎雖剡溪閑寂已如飲
醇千斛矣何快如之劉霞起遂成就到此其公郎屬
以石上之文縮不敢任顧霞起舊交零謝殆盡家益
寒落力不能幣謁巨公邀其撰述自非窮賤故交如
其者爲霞起畧關生平後無復爲之者矣

卷二集

卷四

六

與林孟迂

今孫至舍述兄有歸歟之思黯然久之

年老思鄉生人恒致遠公灑然出世猶

戀戀鴈門至別創西林以傲新豐况吾輩多情用世
者耶但古來高士往往輕去其鄉如唐之李杜宋之
蘇米皆終于流寓後于所生卒山川互相援引爲重
兄何不爲寧化增一寓賢豈慮後代修莆寧誌者相

諍不休耶意外淹留固所願也未敢請耳

答張若鑑

以徵明書子昂書爲質

金山邂逅便已七年若事會不諧一生纔得七回相見耳星河遼渺豈足喻乎最恨七年間不素淑人肯以方剛盛年遽爾騎箕而第獨頑然不化道不修而名益浮老已至而傷益多安知不素淑人不于逍遙帝鄉時憫咲弟之淹窘耶而足下乃侈談古稀侑以法書名畫遂令閨室發輝幽洞噴色挹太史高風仰媿其人覽承旨妙蹟微傷其遇尋玩累日頓忘衰老

宋文二集簡

卷四

二

閒妙香者得其烟初娛名花者嚙其氣秀足矣敢據爲篋中之藏耶謹歸東壁仍實寶藏何時晤談面致三陌

答徐叔亨

息交以來意緒窘澁每欲通訊吮毫輒輟者屢矣念與叔亨復欲何言乎所聞不可道所見不可道所傳聞不可道惟閒結鬱替而已意吾叔亨欲有所披示時情事定當如是則不孝與叔亨意往神來無日不相面語也安在情毫驛騎始通彼我乎來書以所南

相况謂筆落憤隨某則安敢即所南未足當也埋

智井與埋諸血坎何異鳥在其爲憤耶王季重云欲

嘆則氣短欲罵則惡語有限欲哭則近婦人今所苦

者亦欲憤未由耳審能憤者雖懸國門可也何爲幽

蔽智井

乎某以爲天下無健者直淹淹

如泉下人不知吾叔亨所命曰憤者何也

復伊哉生

時伊已爲僧

自違杖錫何刻不相矧驗省卻筆舌益覺親切皮毛

之論相晤爲煩故不復寒溫也來示山樞評語以此

宋文二集簡

卷四

八

詩人尚是門外漢不惜婆舌強絮數言其實他人兩

字煞是斬截子亦他人也曳衣馳馬亦他人也如此

便當一刀兩斷何必添出他人可爲自身自身可爲

他人增長許多葛藤既云我身爲他人他人爲我身

如何頭上又著得疑字此疑字直是平地起骨堆騎

驢覓驢也要之吾輩多在理窟中討生活縱饒快口

利舌何關精進從上相屬謂說尺不如行寸又云知

之一字衆禍之門正謂此耳吾兄子狀孤往自是超

乘而上若弟爲逆境櫻拂雖痛自忍克終鬱愴不怠

此之不化而高詔勝妙是豈踴翻溺器境界邪而兄以無盡見許一言不智矣若得聚首數時洗臙相對當更得頭緒耳佳集尚未卒讀只論史數引已是千百年眼終當貽穢其頂不令佛頭清淨也

又

六十年虛度如醯雞在甕酸醃中作活良可哀痛兄乃輕擲妙墨雕飾腐朽似傷慈矣朕捧覽迴環亦得小悟意謂萬竅怒號山川改色獨此蒼虬橫空盤硬排弄妥帖真司馬公所謂萬馬疾馳中能駐足者也

寒文二集 卷四 元

若從此向上儒者之不動仙家之逆還禪門之入定消息亦可參耳兄殆以妙染說法立拔甕雞乎謹懸此幅爲人天眼目不敢作繪事奇觀也

與吳天池

今歲有看花之約初聞甚喜既又宿諾徒令龍鍾老朽對孤芳絕艷慚愧不堪耳因嘆此花不託植名園傾動豪俊乃掩抑下里寂寞殘春所謂幽谷佳人零落依草木可勝恨乎正感憶間忽接手書兼拜法鐫筆法古雅展玩無斁相別未幾卽此一事便精進至

此耶此道理義甚廣未可以一藝容易言之首須精究字學不爲俗書所惑次則配偶奇確不得以似亂真大抵字學精則自無奇而不確之病次則筆法蒼老寧拙無妍寧樸無巧斯爲貴耳愚強作解事所見如是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答伍象新

古人德業成就多在強仕之年兄今正磨勵器識鍛鍊智勇之時不宜作老罷語如弟等視蔭奄奄也又造化愛人多現如許奇事奇跡開發世人耳目不須學紙上經濟只此酬酢接話塗說巷議間便有無數竅隙供人办解恨弟老廢無用不能收拾大地驚諧爲負蒼蒼提命耳

又

炎蒸作毒度日如歲杜少陵云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覺少陵煩鬱異人非長風萬里無能披解如弟細人勺泉片石間刁調餘響時一及之便誇義皇上人不能妄作御風破浪想矣香梨五十顆奉爲渴吟之助當朱光徹地時試啜數片不必哀家之爽已登

上品物貴值時安在必佳事事肯然敝鄉之梨亦其一也

答張而堅

昔人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雖壽百年如殤子每諷此言感魄繫之今足下特憫曲轅之頑質惓惓以言不得發志不得舒爲幾死之散人三太息焉真可謂形表之鑒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不然乎拜此賜也踰于鍾鼎若夫轉盼海塵須俟年少仙人試其狡獪弟不能待千金懸市世安得有陽翟大賈易秦如宋文二集 卷四 十一

答某

惠書既挹謙光益媿推獎世無橋叔夜景真自當高臥百尺樓耳邛恨矩鄖康成舊同鄉里而恨矩躡屣千里遠從孫松以爲登山入海探玉探珠意各不同邛非西家之夫鄭亦非東家之丘也足下妙年奇意當遠追恨矩何爲景真自隘乎讀尊狀知盛德之後世有偉人僕愧中郎不能光有道之神耳承命敦以僕卽不文安敢重辭但目下正苦煩囑俟高秋涼至

便當吮毫應教也

答丘黃玉

老病枯落意絕斐然矣重委以香河之石筆研情緒膠漆不上顧里有大賢後死不能表揚萬一用爲深耻因蒙面遣筆雖結轡不文聊記實信後而已孫文融有言王元美文非不佳但事出元美之口輒疑非真從無如此評元美者非解人不能喻也譚友夏誌鍾伯敬謂伯敬居官務求實用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其人真可大用僅以詩文爲

宋文二集 卷四

三

時師法可惜也愚親見伯敬爲閩學使聞喪減裂名檢蕩然中焉功以沒所謂實用實忠實孝如是已乎說文士但說文士本色何嘗不佳今必說其能經世又能作佛此文融所謂不真之尤者不可使解人寓目也愚之誌香河但可謂之不文耳決不能謂之不真也或扶拂而存之或冀草土以別俟作者唯命

答友

論詩好訛貶前輩自占勝場是近人習氣中郎伯敬皆訛七子其實有得失學王李之失板滯而庸劣學

鍾之失則邪僻而已勢亦必至于庸劣庸腐二字鍾譚所甚避然必至于此者以其端禁使事全以語助點綴成文便謂神奇又每於山水魚鳥草木依附名理務作深遠不覺吻落學究至于推字轉筋務生務澁以避熟徑古詩間有如此實未嘗有佳者輒云不必解而妙此語悞人不小自三百篇以至三唐何篇不可解者不可解則鬼語而已豈復爲詩乎後生輩其雲霧三尺童子皆可言詩斐然操管睥睨騷壇矣豈不惜哉

與徐上襄

老憊口甚既厭應酬尤畏簡牘任人譴責一味頑皮似亦討便宜一法也向讀尊公詩草自有真樸之味耐人留連但明季迄今詩文克棟莫不珠聯璧合唯璨奪眸欲以大羹左酒與之頡頏難爲識者矣當俟萬紫千紅搖落之後更以秋菊寒梅淡氣疎香傲視世艷不尤掩勝乎故以原稿歸求什龔郭老或未死再爲讚叙可也

答潘湘友

人生石電舟整夜移可謂迅矣乃有及門同席之友四十年始通一札如今日者茫茫感嘆如熟夢初醒如魂離再返欲笑不能欲哭不可驚定之餘究竟一涕而已念黎振三棄世已三十六年其精靈蘊結轉身持世都未可知而僕猶頑滓不化既自痛尤自恥也乙酉曾見振三遺孤至今未通一字丙戌入山遂謝朋戚前歲策杖匡山道出南州值能人於寓署坐談纔十日耳他卽予南近在隣鄉丁亥到今言笑逸然追憶振三與兄同時同氣之賢三四十年的合僅僅如此又何殊兄在數千里外乎今倘駒賁荒山話數十年升沉怪幻之事則是數千里之人反親于鄉隣之人也今生師友定是夙世因緣此日晤言竟如再生萍聚舟山密移初無新故向時涕嘆又爲有道所笑矣息馭翠華非阻河漢想不遐棄慰此調飢也

與潘湘友

別後四十年昨歲忽晤如再來人憶宿生事桑海歷歷冥渺現前悲喜無可爲喻乃信宿遂別又如夢際僅逢醒來孤坐至今惺惺追尋猶疑非真也人生頃

刻便是千年四十載與二三宿有何分別而吾輩陷
在情種認爲聚離劃爲暫久不亦悲乎今年欲觀浙
湖便入金陵訪周櫟園意謂再晤有期乃人事糾纏
行李未果不知此願得竟遂否今春聞某就吳門聽
勸宦海風濤談之怖悸又不如吾輩相忘眠食耳

答陰列白

高軒過後日伍塵土雖缺陷世界開口固難而枯落
殘齡生趣尤少政如逆旅孤客鷄鳴草食戒旦卽行

寒山集卷四

五

無復畱戀卽舍意緒窘淺如此尚暇談撰述與五鹿
闕舌鋒耶惟頑老歷變旣多觀場爛熟視人間火熱
水寒龍戰虎爭不過市兒謹收任其唾罵揪撲少時
還復故恒矣以此差得受用前承示欲某畧叙遇變
緣由愚謂此事不必序徒亂人意耳惟當放眼開胸
作日月天海觀將過去現在通盤打算足知大變卽
是大常特爲大根器人鍛鍊膽智之藉遂不揣爲利
命說一篇此某晚年徵有所見之言政以呈諸翁當
不河漢其說也若謂故爲曠達聊解失意如柳子厚

賀災書則非矣彼以利達誘世愚以聖賢仙佛自擬
卑高相去豈但天淵已乎知翁自有別鑒卅率復啟

又丙寅

年來衰頹大異曠昔所命芟改舊作推諉到今方能
成稿就正稿中面目雖更大旨無異當日若將甲寅
頗未纖悉備載體似小說不可入文若將本人生平
以己意斷制之聊成篇章而已賢者處末世非大神
力不能定大變故非大胸次不能容大世界非大眼

寒山集卷四

二六

光不能見大利害閭閻識量卑瑣言論鄙俚故抉畫
疆界少豁人耳目又見鄉里善士習談果報如投桃
報李抱布貿絲與造物爲市然先賢作功過格誘人
爲善意何嘗不佳恐流傳失真責望非分善心與惡
心無異矣故咸欲置之不論也第少壯狂妄學無歸
宿四十以後稍知鍛鍊心性旣經憂患益堅確不移
自以心如墻壁庶幾可以入道叅稽聖訓無復可疑
灼然以行法俟命爲立身制世之究竟蓋生平學識
僅見到此不敢自欺以欺翁也翁所不嫌於前篇者

當爲沾沾洗發耗財一事仍是怪貪種子恐來世俗之譏不知淵清虛空傾施寶藏毫不動心者此惟佛能之若世俗所謂口不言錢舉却阿堵者皆僞爲高雅耳愛惜物產自是天地間正經道理但不當癡癡耳是何足引嫌乎又承教以建祠小引中蜀道梗塞四字當易之蓋宋高南渡惟中原梗塞兵賦全賴蜀中未嘗梗塞也若尊譜所列陰后事則全誤矣后爲南陽新野人七歲失父立后之後乃追爵諡父陰陸爲宣思哀侯弟陰祈爲宣義恭侯以弟陰就嗣哀侯

後此在後漢皇后紀鑿鑿可據者安得如尊譜之杜撰乎至云陰鄉侯舉孝廉加爵尚書令及封姪蟾騎

七

都尉尤爲不經他如夔豫州如應天府治中成都府同知官名郡名皆杜撰又如訓寧化轉汀教授宋時無訓導之官亦無訓轉教授之制又宋高時去金元構兵尚七八十年南渡錢塘時安得有金元構兵事特奏名便是特奏名何以又曰鄉進士宋進士無卽授縣尹之制况特奏名乎此皆必當芟削者卽已授梓亦當毀板另鐫恐後世子孫好古者追尋其失不

但悔媿已之祖非類亦恨前人之孟浪詒羞所關非細也

與林日盛

別檢討君四十年竟不知就義年月

頃讀事狀乃噉然而哭

已更喜檢討之死勝愚老之生不啻萬倍也墓志本不忍執筆及見通志合傳又不忍不執筆其後死恐更無闡幽者宋至端宗國祚一綫文山三日宰相斗當代後世不改其稱卽景炎祥興朗載史冊豈有乾

坤半壁于紀元名爵刊削務盡古今豈有國社未遷百官萬姓預奉他姓正朔之理今人作此伎倆四端盡沒立見劫火洞然灰掃器界另造人物乃有天日耳又如通志引石齋先生詩尤可笑先師詩云董公宗連董漢橋近體朗秀如笙簫此句乃贊漢橋詩也今摘此句以詠檢討乃綴曰芬芳婉嫵鐫鐫鳴雨之

董詩不可綴林詩既曰如笙簫又曰鐫鐫鳴雨言之中六字贅聲調豈石齋先師亦空踈累墜如今人卽原詩芬芳輝耀改爲婉嫵原詩婉嫵每出珠翠外劍

氣恰與琴書平芬芳言氣輝耀言色珍鳴言聲婉嫵
句則言色非俗色飭氣句則言和非和原詩句句
有針線有意義今混合胡塗文理已難通矣何以志
爲哉故特撮先師詩爲檢討吐氣文之佳惡大手自
裁之不敢置喙也

與黎婉曾

人不可以無年今日乃獲見萬里捧綸承歡壽母其
爲暢遂何可言狀憶章江解袂後風波漂撼六七周
星如失航之舟四顧無援聽其飄蕩適至淺渚而定

元之二集

卷四

二

耳雖免覆沒舟無復可用也其憂窘如此詩曰維憂
用老僕既老矣憂又攻之不加其老乎輒自爲解曰
詩人以憂促年吾當以憂延年是所謂維憂用老也
乃憂未釋而病繼之十年以來幾於喪則者一中風
移口目者再背纏綿四五月乃起自念死無所恨但
少數行好文字護送還山耳生平所愛惟易堂二三
君併門下時皆在千里萬里外無從相聞今接來函
如促膝語前恨頓解矣此有年之効亦憂患之効也
以憂引年以年得親親知交嘉慶併釋身後恨事數

百里外捧觴逢祝太夫人因舉餘瀝自慶知門下同
此歡暢也

又庚申

諸生郡試旋者獲就有道莫不克然自得人人自以
得見茂叔先生各吟風弄月而歸也門下可謂大有
造于多士矣吾汀文章鬱塞既數百年近方芽茁長
養使暢茂參天者非門下誰肩此責乎僕少頗志學
壯返時趨老竟淪落久無傳世之想但壯年偶有小
作不敢自信嘗擬託巨公名字流傳莆漳間遂亦有

元之二集

卷四

三

信爲真者僕聞而竊笑之已卯寓白門戲作數詩隱
其名字書之未幾竟有易名書爲已作轉贈他人甚
有刻作社集者白訝此物果可行世乎是後始安有
災木之想婉恨時不自釋詩尤不當行往曾與徐興
公論詩不合僕謂之曰公等乃詩人之詩僕自作秀
才詩耳今見櫟園與門下諸公詩香風秀韻縈繚心
脾真可謂詩人之詩矣益自覺形穢况可行世乎既
又念如韓昌黎誦述樊宗師不啻口出今所傳絳記
殊未厭人意穆伯長世無傳文而歐陽公推爲古文

之宗誠得門下輩爲韓歐使僕附樊穆之列不亦休乎

答黎槐曾 甲子

僕老至頽情不任鞭策恒恐末路爲有道所薄日以就就往彭躬菴存日手書歲三四至雖尋常敘述必有數語搔摩痛痒輒加省惕良友云以悠忽自遂敢保不墮落乎卽如邑志一事向年亦躬菴慙患爲之當時逆料此書決不行世率臆編纂不知忌諱書成

寒支二集 卷四

十一

以質躬菴數日詒一札云先生久隱鬱陶隨事發洩離騷孤憤時見筆端哭世罵世交有之世人不解其哭但憾其罵雖救世苦心惕號痛喝誰則亮之祇以爲怨耳其後書果不行束之高閣無道及者舊年縣索前書爲通志底稿獨委幕客及禮房書役覓纂成冊徑解省投大總裁僕知而急購原稿閱之爲之短氣嘆寧之鄙陋終無洗刷時矣追憶躬菴又一札云三閱志書悲嘆流連不能已已兩牛之鼎用以烹雞鼎已不勝屈仰食之者不辨其器又不知其味乃欲

安加鹽豉潤入蠅蚩不得則攘臂并欲碎其鼎此天地所爲憤怒也當時不解蠅蚩之入何指今見所纂之冊或用新志可節者不節或用舊志宜存者不存又有非新非舊竟用書辦手筆此豈但蠅蚩已乎真令人笑哭不得耳緣此諸生紛紛乞梓新志致當事以此請教於門下當事謂弘隆年號及秉鈞盡節事悉不得書竊以天子在北號令尚未到南土在今日當事不知有明不知四十年前此地臣民猶然未入版圖也今但以明季二字易去年號似亦渾淪無跡

寒支二集 卷四

十二

他如影響嫌疑在筆門圭竇之人伏首殘書數卷足未歷通都交不通翰苑深文隱諱何由盡知此須門下細檢紕漏可耳又昔年以寧士寡陋成習白章句比耦外以人事物理爲俗學於是每事一題不憚瑣爲詮訓少器學人耳目令通世務而已愚衷迂闊寧士亦多亮之實則當代入作當代志簡切而該貫不溢不漏更爲難得也祈門下撥半月之煩其繁冗當裁者徑裁之拙朴當改者徑改之毋謂一日之長遜避隱忍姑存爲後人彈射則非愚所望也

又甲子

所求更定志稿以篇章有繁蕪處欲得淨省數筆如張伯添書六經閣十五字朱元晦改正程集誤謬方不負此日機會若通志諸公刪置現在文字似亦愛人以德如前之修郡志者附入已詩十數篇但一觸目慨爲面報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僕所以敢于奮筆艸率志者以寧志下俚隨人皆可據勝不必言無佛處稱尊也郡志雖遠勝于寧然可強處亦不少無論其他只八景十景所標之題以示通人

集之二集

卷四

十三

無不絕倒當門下之世忍不滴削此穢乎似不得引昌黎修史之戒坐委諸後人也天爲此地生一人自當爲此地了一事陳子昂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此亦門下今日之事矣幸審念之

又

檢閱所標摘志稿無不允當悉如所指芟汰之覺言簡而意未嘗不盡北都之聲頓成踧越矣文之不可廢討論如此因思陶泉明高懷坦蕩不可涯際詩如淡口輕風薰人自醉朱元晦獨謂其帶性負氣然惟

朱先生叅勘到此他人未之識也若僕之躁淺何必朱先生行道之人指而目之矣當時親見狼虎爭狎咀嚼弱肉不覺痛心疾首涕泣而道匪但欲人知之且欲天知之惟已則如醉不自知耳若使今日遣毫意思定安閒于昔也春秋之法主人讀其詞不知己之有罪少誦其語老忘其誠慚悔何及猶賴門下之救正之也

集之二集

卷四

十四

又

追憶向年在會城始侍石齋先生坐客詢及楊武陵事先生酬答時事如漢唐宋人事全不干涉自己使人是非了然共惜武陵之材以不善用人而敗後見其長公方十四歲既通名後因知其身此人曰龐曰藥曰應曰應咸相訝異無敢請問者久之某請曰世兄之名各冠以鹿他日聯翩爲明王嘉賓乎先生正容曰不然與鹿豕遊耳各怪其言不敢竟問及將登

車諸生各有眷戀之色先生曰諸君何用惆悵不半
截當與諸君會于榕城矣時甲申十一月也當時只
謂到京即告致耳不料一如所言他數事類此不盡
述然其詞氣蘊藉儘人思味視僕輩躁率何啻淵霄
至其與先帝廷辨一事只據邸抄所傳明主不應重
怒至此竊意當時必有深中忌諱者攫其逆鱗遂必
欲殺之即伸救者皆杖戍無貸也頃聞鄭牧仲有文
明公傳稿投記室不知于此事有發明否渴欲讀之
以証所聞倘鄭傳可傳當附述數事于末以補傳中
所未足亦及門之義當如此耳祈發原稿見示渴望
渴望

又

接得文明公傳肅拜展讀四五回間目又讀之嘆先
生當代第一人不得當代第一手爲傳門下士據拾
遺事雖極推崇尚多可增損如壬申出都一疏關係
十七年大業何可不錄當時人主以猜察防持天下
文網如茶無敢撻麟者獨先生每疏必有數言切中
膏肓使病者默爲悚沮愚謂當隨事摘錄數言以見

宋文二集

卷四

宋文二集

卷四

陳善貴難引君當道之學皆大賢家法非近世文士
弄筆墨者所能也又如鄭荃陽事雖亦申引頭緒尚
未抉出烏程本謀乃爲擠錢牧齋與先生不憚下此
狠手使文章腹隅之士乞一刀畢命不可得豈不痛
哉又被逮在江右却有司縉紳贈遺累千金兩僕負
襍被一敝篋貯抄易數卷紙數軸筆墨硯三事抵淮
就陸使官旂廝養莫不感動羅拜呼曰聖人聖人詔
獄後移西曹投一部揭至今讀之令人感泣此皆不
可不書者唐藩入閩賀鄭鴻達擁駕先生歸白禹陵
道適值之不得不共事入閩後爲鄭所抑不得不出
關此事亦當點明若謂洞璣爲隱諱之書學者切不
必與則貞圖象正皆隱諱也又須觀乎似當存其書
俟後世子雲不必着議論於本傳可也贊語尤未盡
善先生文字關於國事者無過于解遼環本治原法
九篇言言與時相抵牾言言爲人主藥石似當於贊
中闡發之今皆不書似一缺也有此數端未慊老懷
所爲發嘆耳僕垂死志消萬不能習孟堅老皮毛追
子長之塵跡捧傳涕零付之永悼而已文丞相傳已

列宋史由元而明代有續作牧仲此傳其首篇也後
來作者決不乏人未知此生得更讀之否耳

答馬學師

追念壯年久僑三山前輩如崇相能始于長諸先生
熟聆緒論頗知文學源流同席如叔會弗人守一諸
君子左右劇切間以談諧與吳越江楚諸名彥互爲
泰音於時年日清壯安意事會可乘臂饑鷹睨平蕪
怒馬臨峻坂思得一當以畢所懷不意玄黃改色埋
跡荒陬自視髮影猶疑爲鬼如是二三十年老至毫

卷四

七

及不啻東郊老馬毛暗皮乾而烏啄其瘡也豈不悲
哉頃接丰儀凄然如寤覺故交歌嘯前哲風流宛在
當前數十年塵上面目淘浣過半莊生云見似人者
而喜況真入乎信哉言矣但索居頽落不復時坐春
風作其生氣是爲恨事耳承示欲以邑誌商梓極感
盛心但慮此時兵餉頻煩瘡痍未起令公方苦催科
豈能分及斯事又中間長吏新政微有諷勸恐亦非
有司所樂聞卽有同志賞心亦須刪汰十二未可艸
艸災梨也臨楮無任瞻注

又

先生此行使寧岸黯然無色自是山川淺薄不能養
畜雲龍不似玉華靈異頓解召致嘉賓奇蹟商人相
得益章此後定當幻出靈異畱傳佳話也往者閩中
詩人林子羽明初亦訓將樂嘗遊玉華藉草酣臥夢
感瑤華洞仙讚誦其詩畱連漉翰至有題葉報荅之
異今先生因子羽鄉人論將亦復同 將無瑤華洞
主久待唱和耶固知漢聲佳句早入霞天集中想像
及此弟已神遊含雲玉標間矣繫駒不能歌麗無路
悵望如玉何以爲情臨楮黯塞不宣

卷四

二八

承特錫服詞盛誦再四乃如萬斛明珠傾瀉陸離陸
爛窮諸措拾不盡昔惟南華鴻烈流峙回五日月避
隱絕人登遐庶幾似之卽劉復愚孫可之未足道也
況近代于鱗子威輩乎獨惜朽土不任此雕污耳但
于千流萬派中吸常滴水口無爲所不爲響如發省
之鐘痛如扣脛之杖拜受命提不敢不勉亦不敢不
任何圖暮年頓享千秋青蠅弔客之恨自是做古人

矣

與魏和公

憶在雨雪中分袂意色慘淡噤不忍言既而讀白水
途中之詩私謂天哀志氣人事必有濟已而不然古
之貫虹蝕日徒虛語耳既思丈夫舉事自篤其意而
已所鑒于天與翹知于人何異吾和公豈爲此較量
哉每與人談折節投贖事咨嗟太息以爲古今僅見
世徒說進履結褵視此不易易乎後當有如司馬太
史者描寫生氣照耀千載某雖老猶能私筆逸事載
之
宋文二集 卷四 元

答魏和公

甲寅

前聞遨遊隴蜀間觀占風氣想當落落第則從影表
測圭臬知其欹斜耳與賴生傾倒畧盡七八知先生
自有定衡也四顧寥寥登高丘而望遠潄咏曹孟
德詩曰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寥
寥欲就之奈不可卽何賴生云先生嘗有乘桴高興

近覓得徐福之徒此月內當采長生之藥計四十五日
可得要領爾時當百計通聞不負賴生之屬也

又

近探陰生得知道體全健盡脫舊病頓覺周身踈暢
如痞隔突消也自念目前老友僅二三人躬存日
每接一函必有摩切之語自幸不爲良友所棄決不
至暮途顛隕今惟和公一人在望卽不接談而儀刑
未遑不敢以老自菲薄今聞天佑勿藥云胡不喜乎
若兒子仰陟道山不獲面承提訓是自薄德寡緣然

宋文二集 卷四

三

親見德門雍肅童穉端雅又觀刺天奇峯離絕塵土
盡汰宿氛遂勝讀書十年不可謂不幸也至謂第以
內外事悉付兒子殊未能然人各自有事父子不能
相貸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事可相貸卽非自強矣
不强則息矣孔子云發憤忘食乃忘憂忘老此自強
不息之影子也人無敢謂及孔子者決不敢謂不能
發憤發憤卽自強自強卽中立不倚而大定矣卽先
生所謂不了而了矣了不了且不可言況可以日明
夜晦餘燼復煇爲喻乎愚持此見覺天行悠遠萬古

又癸亥

旦暮參同黃庭真外道耳先生試勘之以爲有當否
開函讀人天之論以文陸爲勝天開聲震贖扶出忠
孝根抵若胡先生所云引而不發尤蘊藉可思安得
此長者之言乎竊以定之一言古人以此爲入手第
一步而今真之不講或遂以強力忍詬當之不則以
心如牆壁勝之夫忍詬降于權詭牆壁類于木石皆
非定義此不可不講也今江河不返風波萬狀吾輩
又日暮途遠天之試人亦屢矣順之乎逆之乎勝之
乎願先生尚有以教我也石屋之約能邀天幸否倘
不以老而舍我則山靈之藉榮多矣望之望之

與魏和公 乙丑

仲春聞行李向東粵遙想千里知交久離重晤人生
樂事無逾此者客懷佳暢無俟問也數月以來時勤
遠問秋仲遂知駕已返山更悉道體清健與向年萬
里歸來與致無異不覺歡喜異常與客特進一觴以
頊齡相較先生適如方中之日正此光華甚可愛惜
云胡其不喜也凡人神氣有限祇如鄙質襟頑向亦

集卷二 庚子 卷四

數遭危疾自備定力足以勝之魔亦竟不能挽今歲
入夏以來形骸初無所苦但龜勉整頓無復向時主
張堅確之力此固先集之霞矣行年及耄絲毛無益
于世存留淹速如纖艸微蟲任時消落何足齒論但
得先生久視世間爲朽人點綴末路無與艸蟲同腐
則至幸矣往躬菴存日每一教至中必有警策數言
痛癢刺骨讀之如青天聞雷震悚起立徬徨自省今
耳無靈警誠恐奄忽墮落爲賢哲所損絕願先生時
以雷音震之也生平喜讀未見書今九月偶得姚羹
湖呂谷詩注中有二十餘條發前人所未發真如昌
谷自述者爲之拍案起舞體頓輕舉食亦有味生意
道復津津所最抱歉者未讀左傳經世誠得聞所未
聞狂喜定當過于昌谷注也幸擇其中爲勺庭所最
得意者乞賢子姪學文之餘代錄數通見教將藉以
移易魂魄添益飲食則是先生錫我以餘齡矣積懷
難罄臨紙缺然不宣

答湯惕菴 乙卯

先生潯洙泗之源豎嶧鄒之壁蓋風在百世而非一

代之人也某每言世祚興亡人材枯苑各自其時至于忠孝真純徹蒼入黃綿絡無間必非岸谷所能遷移雲霧所能埋餉今三十年來風雨如晦昏旦莫分而先生以碩果獨存此非其明驗耶惟是草昧之初人矜韋韜不知忠定再造朝廷惟在體勘誠明武侯分峙漢鼎究竟得力澹靜天下事豈鹵莽矜誇之徒所能了哉先生不出而位置坤乾沐浴兩曜更誰望乎若某徒切戴日之誠初無補天之技况幽愁接晷精已銷亡尚敢言整頓廓清之事耶惟俟國手除疴

寒文二集 簡

卷四

三

世登仁壽爾時偃臥桑陰長暝無恨矣

答湯若人

向詢愚者和尚近世英絕領袖記交籍者幾何當卽知足下服承家學淵源長遠且有八面應敵之材無何家難促歸無緣一造玄亭問奇字至今如有所失乃者接瑤函讀尊著洵愚者之知人也所論郎官微員無從設施不若長吏一官尚沛膏雨又謂鉗束手口先在犖駁親任之臣輕進覆餗則不若養拙山林之善偉哉言乎居職蹇躬與出處大義開口道破足

下卽不出而謀國其所措置作用亦已和盤託出矣某不能如足下獨病洞透至于審已度世大指相符自喜金利言蘭不刺謬于賢者也若徵辟之事則某知之矣往者明季多難詔下旁求上急在經濟之才可徵皆帖括之技應非所求官不稱事今日弓招得無類是欺者某則尤有異三十年不字老嫗久絕吉士之求一旦赫馬御輪宛如懷春之女纈面塗膏覽鏡當自揆矣况旁觀者乎聊舉此事以發一笑耳

首夏答張道羽

乙卯

寒文二集 簡

卷四

三

首夏朱賓老來自會城出手示讀之揚詡大業允育陽氣色勃勃逼人置書喟然太息弟束髮便食君餽如是者二十三年金以百計者當三矣清夜自思朝廷費此金錢案養血軀將作何用一朝社改曾莫省憶此傭奴賤娼所不忍也而士人獨忍之可乎時於室之西偏額曰但月菴居之及遭亡子之難爲怨家所舉幾至覆宗今果改步弟卽仕何妨但恐負但月一銘耳且時已逾邁雖無儀立一僮僕之喪于長鬣富都虎頭燕頤之羣供人憎厭何無恥也乃徵傲

叠至不得已遣季兒陳情求寢前命乞兄進而教之可也

答張昌文 丙辰

遠承垂示且喜且媿歎人不可無年弟以就木餘息乃得角巾戴髮伸肘見祖宗于地下豈非天幸乃前此如大魘不醒與死趣無異今撼而覺之開眼了見世間物事與老懷又都不相關轉思作一美夢或得少樂又似人可以無年矣人寢養痼種種惹厭不必稽彥回乃取憎謂也豚子童騃其蹉跎固宜仰祈大君子訓誡之策其末路足矣至于升雲墮淵雖有哲圖莫逃定命吾輩但有行法俟命之學決無從俗趨避之理敢併質諸尊翁不知耄談有當否

答駱總戎

旌旄式盛草茅易色及聆玄唾覺劒佩之中咸載烟霞之氣藉稱綸羽名士今見其人矣至若畱心民瘼虛懷采菲視一方事爲天下事思以一身衛億萬身即當世賢有司未或勵此志也愚嘗謂文臣于撫字中必有不怒而威之鈇鉞則簿書錢穀便是干城武

宋文公集 卷四

三五

宋文公集 卷四

三五

臣於訓練中悉本以救焚拯溺之意即斧斨缺破何殊豈邪乎所以然者文武之設總以爲民也若親民之吏而仇其民救民之帥而棄其民欲天下之治平萬不可得矣欲四民之安靜必先察其疾苦欲知民疾苦必旁采輿論又取證於各里公直之耆耆於是鋤根莠以植嘉苗驅豺虎以蕃家畜富庶禮樂立可興也倘以事權不一施展維艱則隨地因時善巧方便於物必有所濟萬民仰之將恃榮戟爲幟幟開鼓角如笙簫矣自古迄今未有萬民誦戴而大功不就大名不彰者也此道惟將軍志之可不力踐之乎率敢不宣

答李化舒

僕年與時馳遂成枯落保守殘缺竟不知天海浩浩有無數不可思議不可談說事諸葛公所謂碌碌滯於俗永窳凡庸者也近年兒子外遊稍親有道側聞高論一二深嘆細心讀書澄懷遇物天下將無不成之務媿僕荒老無後可鞭柱此同志同鄉也乃蒙崇飾朽腐錫以高文如吹送微塵躋諸霄漢曾不虞其

隕墜耶但尊旨乃在挽回運世思得整頓乾坤之手如龐馬徐葛一流人且以薄頑淹漬久當遷變不覺發爲高雅秀拔之文特不宜降屈元直孔明與凡庸同日語耳龐公有言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而已推轂忠武託于昭烈以巢穴處忠武龐馬之棲宿亦得矣吾輩悲守窮廬飲啄腥穢乃如旅客無歸安得巢穴而棲宿諸又何言鹿門乎輒誦高文增此感嘆稽遲報謝懇矜耄憤不宣

又乙丑

手教到後忽忽寒暑而報敢杳然絕物之罪不足數矣緣入夏以來神思昏惰損食耽眠雖無痛苦而不寐不惺行坐失常平生不樂閒怠一旦頽滯不振苦反踰于恒人自念久臥塵趣行將捐謝一切亦理宜然乃秋盡稍稍復常冬來更理殘書因檢閱賢母事狀嘆造物篤厚足下遂至此極入待期頤之慈出育英才之士金石歌聲琴瑟鏗爾雖卿相鐘鼎不與易此况世味之濃羶乎回念小人有母曾不能望古稀且永訣之辰值天與傾覆之際吳寇驛騷轉徙巖谷

倉皇大事毫不中心老至追惟啜泣何及每元旦展拜遺容淚隨軸下慮家人以爲不祥掩抑摧傷而已及將卷襲原篋徘徊瞻顧欲收而輟者三明知牽戀無益惘然踟躕誠不知其何心也今見足下奉觴之樂又詳讀事狀如先賢遺訓義味深長愈繹愈有自媿白頭讀書徒矯飾名義若至誠篤行欲一言一行踵及賢母自省缺然恨世無班馬歐蘇使揚厲幽芳令神氣溢流傾動寰宇徒使賓賓學子詮識義類猶童蒙之誦說經師十僅得一二耳不慚呈稿將以微

寒文二集簡

未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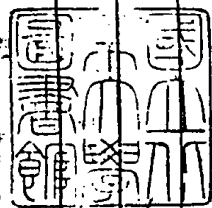
六

竹絨褥以致投几設席誠膝衣敢附瞻依膝下義調夷夷著遠代執醬執饋之忱物雖微薄意殊真切諒不以涼簟而唾棄之也

答詹

其老至耄及百念俱灰及聞見危致命殺身成仁之事未嘗不心目開明淚血俱湧也向年讀芳烈紀畧起立徬徨累晷太息者竟日蓋神靈噴薄震悚氣類自應如斯耳當時亦欲爲作小傳以俟將來惜原紀叙次無法大者如不奉正朔不直書明官每次遷秩

亦不書朝命使讀者頭緒惛然又御祭之文無一警語可採歎當日行在荒涼竟無一文人在側耶夫今日之志狀卽他日之國史一事未當便詒笑大方非如視殿贈答之文可任意議論取悅時目已也閣筆至今每用悒悒今承大命正爾躊躇適杭川劉霞起之孫歸自滇南辱過寒廬此君妙年博雅周通世務于承曆顛末川黔黔談之歷歷如在目前討論連日頗得要領藉此可以起草報命矣柳州狀太尉逸事得自起卒考校之昌黎書中丞傳後乃在元和之後名以久而益彰事詩而益著雖柳韓千古之文亦太尉張許之靈附之發洩也某何敢望韓柳先中丞則今日之段張事以人傳亦何必韓柳乎



寒支二集卷之五

簡 飲 銘 贊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 子 權 允 懷 編次

與彭躬菴

萬升二所字字警切日常誦誦不啻自誦也草野成性關鑊不牢荒邨簡僻稀聞摩切之言非鑽故紙即偶木石見世法拘牽歟如仇怨往閱鵬冠之言謂賢人于亂世心雖不悅弗敢不舉事業雖不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弗敢不從以為此長好教為耳烏得

寒支二集簡 卷五

賢今讀教言前崖後谷如驚翔之鳥上僑鵬鵠下配網羅覺鵬冠之言正為今日發耳雖朕不肯老矣憂苦熱和即晶晶白日無殊泉壤恐今生未了之願再求終必了之此願堅牢遂可旦暮輪劫紛紛世法又當冷風付之矣

又

長途風雨念先生為弟故飄搖五內如指貴彪為天

此葉科圖配補

下解綢不憚西行先生以一二

手至性篤誼不尤難乎

弟有爽德哉何相量之淺也弟廿年

必不為戰燭怒螳之事即非通識想能信之况道義

相成肝膽相燭如先生者乎所慮危

漂必無坐俟淪胥為明哲所笑寒裳遠引亦螻蟻就

噪之恒情萬一有是雖鼠伏蟬縮必疑為蛟變螭騰

彼此貳虞便成矛盾此當為弟措置安穩令得曝背

辛簪舍館華賓乃可耳龍虎爭戰轉瞬為冷風何

必道眼乃知幻妄弟雖愚意何為以綿絲計棘林珠

玉投燒冶乎

又

前示大鷲里耳蓋此間有僧三月中曾誦岳陽樓記

能為解說頗異俗傳故知先生顧曲之誤也再示乃

瞭朕矣郭林宗夜觀乾象書察人事便悟支天何必

萬寶常聽太常樂乃知雅變乎先生且將通鑑細評

畢此大業再痛飲讀騷過江南聽李龜年歌紅豆秋

枝未晚也弟向年以宋鑑燕弱欲將一代正史外史

參核繁簡削而文之庶歸人心眼編至哲宗而變亂
遂劇轉徙未休洪水流寇更番迭作不但草稿散亡
卽敎篋故書咸殉河伯每一念及永歎而已所示五
倫主性一書極欲速成之第于此書向頗留心倘得
因仍大編補逸拾遺助成一集所裨世教不小愚意
謂愈于訛評列史也

又

來書爲瞎盲人寫炤又爲不得不瘖不得不盲人討
得受用昏塞中恃此壯往真無疆之惠矣向聞羣吠

天文二集

卷五

二

南廬竊歎先生精堪輿豈不辨方向者乃惜瘖一輩
此曾不疑可謂有靈性乎又歎先生于寧行雲流水
耳乃踞蹠下揚宿灰務使雲昏水垢信信者之勞如
此第生長此地七十年其爲竈灰蒙蔽者萬萬倍于
先生矣此可以言語文字相辨釋乎正當付之一笑
耳

又

聞道山突有寇變惶駭逾時神不怡者累日二任何
人委身禦賊全護師友哀晚所絕無僅有也往讀良

朋永歎之詩每爲短氣今得二任遂可蔑視古人矣
雖自天佑吉亦見先生平日知人擇交精誠布匝天
斯助順耳遷居轉運自費經營但木到渠成亦何在
豫爲算乎飲酒詩各自沉鬱悲壯使人徬徨起舞老
教書一章尤覺蒼朕稍詮釋之竟是一代遺民錄矣
但以泉上涓流次諸天峯星渚得無忸乎不知千秋
之後作何位置耳

又

舊許以今正過敬廬且喜且悵恨無縮日法耳既在

天文二集

卷五

四

困疾中甚慮此約不復能踐幸而不死駕亦未果來
豈天假殘息必當再見先生邪家兄伯敬纔長某一
歲舊十月已棄人間某衰于伯啓豈能長存且寒門
自高曾以來長年不及六十次不及四十惟先父得
七十六耳某無先父之隱德輒踰古稀二年過叨天
錫矣以此願見先生迫于得奇命也不知天竟償此
願否祝之祝之今象新來書知于載生子喜無可喻
傳語家人共爲歡悅凡文章德業可與造物爭權獨
此事須聽天翁主張今自天佑之云胡不喜恨山陰

間之無緣與湯餅會一舒顏面耳外又領叔子刻集
添此一快是夜半愁頓銷每讀叔子文便覺真氣貫
人如搔癢拊痛通體掣動自愧從前讀書齒牙入
門格物工夫毫不得力鵲突到老豈非恨事前歲周
櫟園欲選刻拙集因魏曾抄本多淆謬尚書來索原
稿及郵稿人歸言櫟園已作古人悼恨間有方外人
爲成其志遂以拙文災木旣念文統大振于唐自韓
柳外支分派別各自流傳雖卑瑣如符載等輩當時
已竊大名近世選家亦搜其陋作何知百年後無一
寒支二集 卷五 五

二輩選及鄙文者乎以此自解或不爲作家所笑倘
先生行旅之暇爲草序數行他日附大集如紹述得
昌黎推與至今人猶以不盡見其文爲恨也畱意留
意

又 躬菴冰叔各撰十壽序見贈

拜讀尊序婉感交至忠定何易得擬但列第與泉州
判若蒼素流分涇渭此則第所可受也敢不拜乎至
其局陣奇針綫奇穿插點綴奇文之能事畢矣乃文
有冰叔一篇于前後世人思索不到處拈出一確狀

實有之事又探出本人願無處告訴者隱隱即難
始讀之而狂斗大笑以爲實狀既而系歎太息以爲
無是也已又以爲何必無是則又大笑是夕也倏拍
案起舞條揮涕沾襟條又微吟長嘯膏火屢續幾不
成寐乃援筆書曰家祭無忘告老公吾不復咏此詩
矣蓋生平一切不如意事胸中蕩然無復有存者其
快至此洵兩先生之移我情也往見邦士先生文遠
妙之思每出本題蹊蹊外不知于冰叔之後更能幻
出一奇否誌請之不取必也園中書附去三兩第舊
寒支二集 卷五 五

交盡登鬼錄最相契惟曾弗人林守一弗人沒時有
千金之產前過其地宅已屬他人長郎依外家爲蒙
師離會城三十里竟不得一面守一亦漳浦所薦士
官五經博士城陷時奔祖家長樂投海而死前亦過
其宅與人指一瓦礫坪曰此是也爲之灑涕又東街
陳尚書之孫富甲閩省凡東街大廈悉屬陳姓宅中
複道曲臺涼閣別院幾擬宮禁今皆爲馬廐兵房第
向借寓其園館前訊其主人已寄居人廡下瓶無儲
粟衣不蔽體葉文忠公賜第亦在東街今亦爲兵宅

近時鮮天怒馬奴婢族羣蒿棟連雲者大半衙門用
事之人及新朝二三仕宦而已故家百無一二也最
可傷如孫鳳林舊爲浙江督學有知人之鑒居家禮
賢下士澤及鄉里所居宅在光祿坊前後際街濠將
一里其中水石結構宛如仙館前訊之則他人入室
矣三子流落絕無接枝盛德之報一旦至此天道又
何知乎聊舉一二事其可感愴者已如此他可知矣
肯原惡耗使人心膽墮地悲逆吉兩到此都無可言
天人之變遂極于此哀哉哀哉

集卷二

卷五

七

又乙卯

接教喜無可喻喜乃公真實好賢虛懷承教但可惜
好題目作者又好主意只苦學儉筆流不能曲折如
意頗夾雜時俗阻碍真氣不得一瀉千里誠得韓蘇
手筆就彼題意另出機軸問架大篇真堪推倒一世
也先生倘有意捉刀乎李義山云點竄堯典舜典字
塗改清廟生民詩二典豈可點竄雅頌何得塗改只
是借他鱸炭烹煉自丹耳不知此鱸炭有相付否也
先生云決意作撒手文字愚謂撒手文字亦不能脫

轡銜放膽小心原是兼行陳大士作八比文字至數
千篇可謂撒手朕每篇必暗伏兩枉子精義奇論匪
人所到諒先生亦必有兩枉子精義未審可徵示其
端否倘遂結構成篇第當負囊磨盾以供揮灑何云
一臂之助乎郡旋願再教之劉某屢向人言欲弟到
汀相面此甚可笑年已近耄旦夕就木世間聲色名
利毫無所用僕僕六百里謁氣勢人意欲何爲身非
老特寸藤牽鼻即來尺筆逐後即去奔名走利者猶
笑之况負節之士乎倘見間道及幸善謝之足見玉

集卷二

卷五

八

我于成也

又庚申

丙辰之秋自建寧惠教後杳無音耗者四年矣兒子
于是年十月來歸聚首惘然如醉未醒特念先生飄
泊風濤躡蹻豺虎蹙蹙誰向設身億測不得頭緒腸
一日九迴不足喻也及丁巳春舊疾復作口目喎斜
如前久藥不愈自念生世無裨死何足惜獨未得先
生與子載動定一旦惘惘就瞑魂魄亦焚焚靡寧也
未幾遂聞東房之變摧心裂肝弟特東南聲氣中千

百人之二耳一人如此天下可知况胞乳乎感此念
喬梓益甚雖金精之茶不忍啜也但覺有物噎裏似
與此茶不相宜耳舊臘聞駕已返山子載亦遇賢主
人如擣之胸一旦就降喜可知也開春便約象新諸
子端人來候特欲詳聞年來遇合與親歷時局之變
不知餘生尚有開口之日否東房之難弟訪之最詳
然終不敢以一言啗叔季二君良以此事言之無益
且此痛非言說可解每一函至輒增一番抽慟而已
不若聽日月推遷久久銷釋爲得也今私論之天下
寒支二集 卷五 乙
人不可輕視天下事不可易嘗以東房之才慧通敏
得毋輕視天下人易視天下事遂錯跌至此耶每美
子哉有用世之材今親見此案又可增長幾許識見
矣東房之沒但識字人莫不惋悼然有謂其可以無
死者若與士則造物特奪其人世垂成之名而成就
以死孝之名此先師所謂死可矣非謂可以死也但
吾黨不幸而值此時見此人成此名耳舉筆至此惟
有潸然外茶值併小瓶隨便舊茗發來今日啜金精
茶方覺有味耳臨楮不宣

又辛酉九月

于務到舍如降自天賤辰何足言藉此定兩世之交
異地同堂親逾骨肉人生之快更無過此者晤語三
日便欲言歸第語之云子承尊公之命跋涉數百里
來視其老友親見吾衰頽如此旦晚風燭相俟數晨
忽怙告歸於心忍乎忍則歸矣遂勉爲畱止旣言笑
漸洽兒輩亦意氣相投益復依依不能捨又知和公
且至畱與同行遂淹滯一月此天假之緣賤辰第一
得意事也割先生膝下數時之娛爲第終生之快不
寒支二集 卷五 十
亦可乎子務執子姪禮甚恭訊以世事亦通豁無滯
蓋佳器也不似弟諸孫如山鹿野麋不可馴狎金鎖
相形殊足慙歎耳損惠兩扇製芥真覺仁風來自天
外且慰載渴之懷先生以高麗扇外茶見惠惟親見猶龍不及青
牛徐甲况尹喜乎忠武何能寄託惟苟全性命一語
竊取其義而已先生又以朱板關尹百拜榮施服之
無敦非一謝所能罄也別論知子載學問成立既不
失已又可成務先生可以優游山崖坐觀塵海麗馬
經濟付託有人不復自己嘔血也幸甚幸甚夏秋詩

書後文皆已細讀書後只數語擷置鄙文餘皆意表之論簡雋有味吟之再三其旨愈長大抵近作益復奇變叙事精雅風韻得左國子長神髓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語惟先生有之拙集二部呈教生平不解規繩率意妄作向人強說即曰世言韓柳歐蘇都不言管韓莊列此數家者亦據所見傾瀉而出無法即有法耳此膏肓之疾也晚有所見欲更輟爲之則已遲矣狀廉耻自存終不敢以行世雖灾木猶積薪也乞著筆塗抹或有數篇可問世者細爲標出即當

集文二集

卷五

二

如教計流覽之徧不過一月十一月中當端人領還併呈鄙狀乞作生誌以畢此生之願八十老翁需此瞑日未了之志俟諸來生言及于此不勝愴痛惟先生知之所規諭季兒語語金石永奉爲家訓但渠天性頗近友于斗粟尺布誠不詒讖結友一節關於識量果能遵奉指車保身用世無不宜之矣外致綿綢一端頗宜著體小衣溫煖似勝吳統亦效親切之義惟鑒其意可也欲言者千言不了子務當詳一二紙盡悵狀

又

務姪別後朋戚尚有題來者遠近欸爾牽連幾兩月內外周旋竟不能以事實呈覽又中有痛心一二事每一念及神骨酸緩不能執筆欲遂隱譚又非所以告知已緣此遷延諒未即死尚可遲月日奉裁也某生平幽志苦節無處告人今捧尊評拙稿發覆披咎不啻觀火假令死而能言猶當大噫浩嘯呼曰知必況于聰明未滅氣息尚存能不徬徨踴躍震悚自雄乎他所簡汰又皆學堂書本邨塾八比伎倆經明眼

集文二集

卷五

三

拈出便可付之祖龍惟李賀詩解序常時意有所非冀斯人讀而不欲自存情緒急率音調靡弱倘先生暇日畧爲節汰懈緩或可存錄否此則俟之他日矣統須全稿塗竟遶得百數十紙如尊教云某集文選仍借導評庶易開人眼光也今來三冊手澤儼狀永留家藏後世子孫識字者知先人志行如此爲先哲賞鑒如此培植書種觀感十世其惠豈有涯哉季兒讀書不得趣味故筆頭不開展精彩不煥爛僅能酬酢世法至于敬重父執至誠悅服似有天性從此販

依師友誠不墮落每承告誡未嘗不喜見顏色庶爲可教耳泉上嗜茶前無此風當是吾兩老精神往來藉此物爲吹息憶前別務姪時私語之曰吾衰頽如此萬無越境造訪之事賢昆三人以兩人侍老翁歲得一人來敝鄉聚首一兩月便如吾見老翁吾之憂喜健疾耳而目之歸告老翁卽十牘無此親切也不知此願得否儻得以茶事歲告面三郎君願亦足矣此意固非鍾徐所同也某某天資敏捷誠所稱昂若心不虛爭不沉著若不猛自烹煉恐終不成材某筆

集文二集簡

卷五

亦清楚外雖陽慕賢哲爲名中殊自滿不降此則寧人通病往往有始英爽而終蹇拙者蓋風氣限之也非經大冶陶鑄慮失故步耳貴使遠來接湖縐丹砂之惠忸縮不可當雞皮醜老豈任文統又恐虛尊賜惟對之敬惜而已謝字不足盡也

又 癸亥五月

舊冬讀教後竟踈問間時值孤孫天沒頗難爲懷此子于六孫中恭謹力用不失世農之風薄祚撫此便足承祀各言其子誰能不傷因感人生迅速更當垂

盡之年萬不能已者亦遂已之矣最所關切惟先生一人臘月陰生歸自翠微急探冠石近况知楚客未返甚爲鬱鬱既又聞駕出南豐會壘秋水先生竊復私喜謂三百里輿行不以爲疲或者溫泉之約尚可續也今正湯蘭谷至敝鄉乃知務姪已歸客况亦不落寞則又竊喜特載姪雖主人越情羈絆但離晨昏數載安得忽置故山豈先生別有指授可以安遊子之心令得棲遲異地耶今四月終旬有吉州僧至談間云道體違和特到南豐覓醫初甚駭詫既思卽有

集文二集簡

卷五

四

大苦決不越三百里外求醫詎安不足信且常畏近年著作事理貫融無微不至真是精神滿腹滯氣環流而精光隱映又非凶射四溢洩而不收之忠法當後社未艾寧復有後艱乎某馬齒已先十年雖筋力驚緩整頓不前而心血未灰此志不懈所許壘志早夜盼此以證生平某志非先生自作必不能于時人譏議之外特出幽鑒若他年使文章之士爲之九原有知未必首肯也卽前自述數行向真人嘔心血傾倒而出不容思索欲得此稿付之兒子爲他日行狀

底本或可檢出與擴志同來乎文紙計刀可以磨稿
大集宜作速整齊之此是長生之藥餘皆石電之光
耳心目惛惛時在冠石柰縮地無術何語不竭意惟
神鑒之

與彭子載

憶子載寓寧化之年僕方在憂患之際欲迎致山居
定兩世之盟未能也當時便聞奇氣卓爾今讀大篇
手眼全別雖推譽過情而事理淵源經史融液今古
縫合都無邊際語曰後生可畏非謂僕等輩畏之謂
寒之二集 卷五 一五

前此杜李韓蘇輩自畏後生耳若僕等輩何人不可
畏豈必後生于願子載衍暢家學凌御前古終其可
畏之責當不俟僕之掄揚矣

答彭子載 乙卯

接又五月札既喜有意外之舉旋恨不能促膝細談
出關把柄作何收放今得來示苑結悵益甚于前
以所欲問者千萬所欲言者亦千萬也遠方事勢遙
度誠難若內方利弊燦如燭炤儘得藉足下所聞質
僕所見徹底商酌或亦少有所助奈僻阻此盈盈都

付默默老懷悶悶惟有浩歎此事如奇迹波濤未有
棲泊安得吾老友數君而晤數宵整倒夙志將此事
交付後來大于即拋舍漏舟長笑如舡子和尚亦甘
心矣行旌囿囿有懷莫罄如何如何

又乙卯

接足下臨發所教能不拖泥帶水否九月以來聞見
無佳感愴益甚賤體日就委頓初則寒熱無分似瘧
非瘧時醫謂是外感端以逐邪為務不知元氣既虛
驅除其外適以銷鑠其內也今遂淹淹不振慮不可
寒之二集 卷五 一六

藥又苦囊橐空虛侵著莫致即欲治內亦無其貲和
扁束手為之嘆息而已足下有志救時須察症治之
莫若僕之自誤可也

又甲子

丙秋執袂今遂九載而精神灌注實一日耳老廢不
足道獨子載八九年間歷險阻經憂患凡策力攻取
中邊縮殺機事得失之由莫不日識其所以然從此
鍛鍊德慧舉而措諸治平裕如矣况可營菽水承親
歡本仁孝之心得簡練揣摩之學他日之所屆又安

可量乎若夫終天之痛則天也非人爲之來教云轅
駒檻跌展轉摧殘思及老親變憂爲喜此洗心瀝血
語可告皇天而質鬼神非至性人不能解此苦趣特
令人轉思劉先王耳急迫需材孰踰先王先王不忍
元直方寸之亂而撫軍膜視子載血淚之傾人生斯
世雖仁人孝子捨地呼天不獲自致一大事非但子
載慟卽路人亦代爲子載慟豈非天乎但愚每當痛
念時輒展視恥躬遺集一二篇覺鬚眉肝胆勃勃相
逼全不似去世之人恥躬故未嘗死也未嘗死何爲

寒文二集 卷五

一

痛之倘刻集成天下人皆見恥躬之不死則子載之
痛當少衰矣恥躬之詩言外諷咀皆有生氣不當如
鍾譚閬詩法摘取言句矜賞之不着圈點可也昔人
問毛詩何句最佳此典到孟浪語毛詩可以句賞乎
愚言如此想有同然者事狀就日便祈賜教將擬議
爲志未敢輒任生擴志未忍續完每欲舉筆五中裂
然益傷恥躬有知己之言不得其落筆更洗發之耳
古人有言君之知我勝我自知此所爲傷心也

與某少司馬 甲寅

先生勞苦行間爲下邑造命蓋天以先生惠下邑也
愚竊以潢池弄兵初無遠志所急十斛麥中人產耳
燎之未揚不過文告一通三老數輩就陳利害而狂
談熄矣乃郡邑因循積累猜嫌漸至揭竿城鄉矜氣
而爭一勝至假龍虎之威神下治狐狙鰕鱗之跳躍
不亦甚乎傾河灌燒灰滅何疑惟是點猶善連巨憝
密爲淵藪盤根莫斬芽蘖旋生且田廬悉毀和稅盡
荒城鄉竝困亂艾無期此亦後事之憂矣寧人氣決
謀踈長慮者鮮或又聞識自遂難進忠言斟酌羣策

寒文二集 卷五

一八

斷自老猷而已某筋頰智衰執鞭未能借筋無策真
所謂愛莫助之也特遣兒子問道趨謁拙集聊以爲
費某壯用科場中經喪亂晚年側身天地憂讒畏訕
何處更有文字偶值方外之交采付棗梨誠不自揣
望稽門而投草伏冀戎馬之餘少賜流覽或惠數言
弁諸卷首使後世讀先生文者知世間有不肖如許
人幸矣幸矣區區願望實在于此狀不敢必矣

又

某鱗羽推頰飛躍無力徒辱翹車之招終媿據鞍之

用至乎心諸與灰猶冀其狀此則天性所鍾沒焉後
已如往者旌指梁山岡諭廟算淺衷相度頗以輕率
爲疑既聞所圖不遂忡忡憂心踰歲未降今接手示
知主人獨鑒豁觀念德不忘誠曠世之知遇也夫二
陵之戰秦穆不以罪孟明回溪之失光武不以疎馮
異英雄大畧王伯同符今豈誣哉且軍志有之善敗
不忘前之錯著卽後之勝算梁山亦先生之拘邑宜
陽也正爲異時美談耳鄧高密戰功不高于馮岑吳
寇等獨以震動關河懷赴如歸光武特推爲元功官

寒支二集

卷五

一五

之司徒詔以五教在寬此意故非馮岑吳寇輩所及
也班史謂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斯亦何嘗不可
闕乎主人之待先生意當若此願更集思廣益贊修
內政進簡丈人周囑闢外力反建武葛陽之覆轍卽
天下不足定矣昭烈曰事會之來正未有極若能應
于後者此亦未足恨也惟先生圖之

又乙卯

某少誤信書以天下事數著可了今老矣知其不狀
嘗讀越絕書句踐帶甲士萬人耳其訓聚方畧亦人

意中事也幸沼強吳征上國魯衛宋鄭皆執玉來朝
今甲士十倍句踐乃如逆水行舟篙師盡氣殫力不
離故處書可信乎古者命士有贊立纁蒲輪使者先
導遠如樊英周黨近若吳與弼皆降抑至尊曲成高
志今方輻輳楮使郡邑胥吏指名追呼一再不應至
欲以伍伯市魁排闥驗察有無疾苦雖捕繫囚隸不
辱于此夫王公躬漢后明帝之風而有司改爲蜀述
喬玄之戾士棲苕茹蕨何所不得寧死耳可辱乎此
書史所稀見也頃某現奉符檄端員督催郡帥偵其

寒支二集

卷五

三

行期遽截留爲標官兵符都置勿問顧此甚細事今
欲解環歸壁則勢如拔山往觀李晟之取回鑒余玠
之取王夔捷若承蜩暇同捫強此書故在又可信哉
某自九月以來形神離散殊不自支意緒愴感筆不
能罄聊噴口血洩憤而已

答某
丙辰

久知還旆隨欲通問以貴鄰荆棘過者惟懼遂憚遣
一介昨辱使臨甚慰所望嘆時事顛覆禍變日新蓋
自汀漳一開傾福以紓漳孤吳以紓敵一子錯著全

局盡翻乃營救邊角得不償失矣誰生厲階梗至此
乎愚始以天下大勢數者可守

今

廟算反是意似據闔爲基關海爲戶耳與昔人爭關
中長安爲萬世基者迹同而指異也其用師以因利
乘便虛喝恫誘爲機祕不必遺鐵破斧而版圖坐收
得尺則尺得寸即寸策士所謂大巧雄駿或謂之大
拙人各有志烏可同也若足下握兵有年名迹顯著
寒乞二集簡 卷上 三

且族近帷幄不出而謀國豈能坐而保宗應招而來
又復何疑某某則與足下異渠一書生耳運籌折衝
均非所任棄繻割席下已躁乎承問傾軀伏祈覽照
答官公璧

承教如純灰濯腸風濁既捐新緒乍引喉間喀喀亦
有欲吐者不得不盡傾耳大約作詩一道以清新爲
體磨練爲用博稽窮討爲盡變佳篇有其體矣所未
足者用與變而已但取古今作者之詩與已作比類
參觀淺深厚薄絲毫畢見工拙老稚上口卽知自此

日異月新水盡山窮途徑忽豁古人亦不難到也鍾
譚詩入手殊便但失其深靈染其膚貧墮於纖鄙終
不成家是亦詩家所深戒邪以時尚所趨偶爾道及
非敢妄議先輩也

又

老作在家驛使送往接來疲勑不可耐當是多生爲
行脚僧慣喫廿方常住今須一一償債以此供者受
音覲爲等閒兩無辭謝造化佚人以老于某爲虛語
矣但生性好文不因疲老而罷向受尊者便已覺得
寒乞二集簡 卷上 三

大畧如燕名香采其初烟對新花燦其隱秀溫養喜
神而已老來觀書悉是此意不但讀尊者如是也就
中細論之尺牘風致逼近蘇黃語錄機鋒快利近代
惟袁公安類之此爲集中第一詩文次之駢語當別
論借筆一篇足知鼎味恨精力衰竭萬不能如壯年
穴穿林討據几丹黃作蠅頭詮註也祭聖歎文旣佳
但官窳哥窳原是兩窳今連用官哥卽不得言窳一
此雖小誤亦當檢點併復

又

僕嘗言金聖歎解唐人詩多有出唐人意之上者此聖歎自有之詩而唐人于千載下坐享佳名也今閱足下所評鄙文僕初意不及此此亦足下自有之文僕倖得享其佳耳所謂不虞之譽非邪竊意文章佳惡雖有定價若行世通厄似別有機緣楊雄潛雅之材漢代稱爲絕構遇蘇子瞻則姍爲淺陋蘇子瞻自代文豪遇朱元晦則摘剝無完膚僕之譏議固不足煩巨公之彈射又安得後代人盡如足下之嗜痴抑亦任其通厄而已昨見黎槐曾評本多可與足下

寒文二集

卷五

三

同而點拔或異乃知此事如選色或以睂目或以容色或以丰神甚乃有癖眇倡者或賦之則曰惜也多此一目僕安知百年後無癖眇倡者乎則此番災木亦未爲無益也率復以奉一笑

又

拙文偶爾嘔血不敢謂佳經賢橋梓刻畫亦自覺佳頓忘其醜譬村婦施裝初不自誇偶有賞鑒家一時失眼不覺流盼後又一人附和之此婦竟自誇絕麗矣可爲一笑也至又擬之名花與彩盆不敢當政如

縉袍陳粟除飛仙外雖賈萊亦御之云爾癡選杜者此僕狂瞽語弗論其他如伯敬自負具眼其選杜只拔其輕清細巧與已同調者其他感時憂國悲天憫人無數經術盡皆汰去豈非癡乎承下詢併復

答葉慧生

頑齡糜粟不自意至此生性多感善憤遇事不平幾恥獨生雖極歡洽之場忽忽念至恚然如搗此皆傷性累道失延年之理譬龍門之桐鬱結輪菌倚峯臨溪根澹澹流半死半生且感靈激震歷四五十十年世

寒文二集

卷五

四

無琴準不解斲爲琴使扶疎之根存至今日老兄因懸擬師堂之操伯牙之歌天下人不知其悲也而幾死之桐神理未昧獨遙聞聲而躑躅怔忡立地欲陷此亦天下之至悲淒狀難以告人者也豈非天存此槁桐以感發奇懷者高文藏山以傳其人乎計尊集爲第作者三皆當冠集此篇自今人不能以前如冠切雲鬼昂軒豁瞻視不凡獨不喜白雲香水等語點綴藻綺翻減古色意謂南山采芝人不必攬拈草花耳至不收則惜以後則字字玄珠突出雲將一奇

尤不可思議金火仁智之論則玄改秘義非復書冊
中所有可謂扶陰陽之藏矣合全篇讀之益覺東銘
一段可商譬周孔制作之堂豈詩餘元曲可雜其中
乎又如迅志彈脫魔盤蔚跂藻旭等字皆僻意作奇
實亦無奇歸震川爲人作序有云苟得一二安庸人
爲之巨子意指王李輩也元美聞而笑曰安誠有之
庸則未敢開命震川復之曰惟庸故安未有安而不
庸者此語真好奇人頂門針也老兄細味之則僻病
當減半矣此爲尊集大槩言之非謂惠錫新篇也若
于所商數言畧爲洗刷以答老眸亦弟生日悲慙沒
後喧赫之藉矣

又甲寅

首夏迄今盜起如毛山谷窮盡羽毛不到之處盜種
滋蔓無已其乘乘挾策率車服賈之人如魚遊沸鼎
轉瞬待盡得在沼天幸矣况江湖平其苦心綢繆正
詭互用爲數里耕桑地護薪木離壁居鄉一日聊作
鄉間一日事少答上天生其于此鄉之意而已
若以上室王官谷相方不聞袁生園堵設棘爲藩司

空隱谷列戟而守地盡瘁至此徒爲新聖所笑耳某
舊以垂盡之年事不建乃檢殘篇什梓存題家塾
俟後有采風者知寧化亦有操筆學文之入百年之
內或不泯泯而已既而賞塲工輟今春遇亂竟已雖
借重大篇爲冠終未敢以行世復不自量于大文微
有點竄代斲血指殊可嗤笑某之意以爲葉生自佳
何爲盤旋漆園吏足下降辱矣欲使葉生自爲葉生
之文不令漆園踞葉生之座此某敬愛之愚悃不識
有當葉生否尚有疑者齊諧莊之寓言也世無其書
安得有注往在青原與愚者和尚夜談及齊諧事愚
者曰卽今列子是也愚者博窮四庫言必有本今列
子具在又誰爲注者恐愚者亦臆說也意欲畧更之
而難爲發端尤難爲立柱遂仍以行世終慮不合世
眼也

又

雷勿輟過茅齋細訊與居益切晷露之感至于倚窗
寄傲循簷索笑落落在事及影隻立之致勿輟卽不
備言弟亦閑通達賜時在左右不必接膝交襟狀後

歌風雨喜既見也第于兄只添得飽芋栗擁爐絮耳
他寥寂歎歎固無不同也乃尋逸念至損清玩以豁
老懷一旦移冷祖之珍錫下逮窮簷先賢風韻前代
典型紹映几席敢不拜賜獨恨意氣衰落情懷寒慙
無能消受琳琅耳但有封識尊面傳示子孫使後世
知此屏所由來當爲一時佳話也

又丁巳

向以潔字奉益來教似不嫌狀兄益以清寒緊峭爲
潔與縱橫浩渾異趣耳遂謂潔不足以盡史公記曰
寒天二集 卷五 七

潔靜精微易教也靜精微而冠以潔可謂潔不足盡
易邪前賢之贊先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蒸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此非潔乎亦可謂潔不足以盡先師
乎朕則本諸太史以求其潔者正于縱橫幻變中見
其潔耳柳子看潔是一樣是柳子見地兄看潔是一
樣是兄見地古今人各有所見不必其同朕不可不
究其不同也引伸其說殆不可了恨力倦筆澁不能
放手整書耳終望兄之卒教之也

又

人生溫飽亦是尋常亦有溫而恥溫飽而恥飽者此
恥從何處生頃聞高風乃發此犬慙愧耳當添艾炭
未審兄何以教之敬致不腆以供一醉不令舊艾竊
人此味惟兄知之切勿爲外人道可耳

答王振子

大西人問年壽每以見在者爲無有如賤辰七十則
云已無七十矣此語凄痛足發淡省某少汨沒科場
旣放浪詩酒中經喪亂老歷憂患回省向時有用光
陰真若萬斛明珠委棄滄海無所有矣豈不悲哉
寒天二集 卷五 六

餘息苟延茫如癡子而吾兄歆之百年誘以三立是
猶指卓鄭之困爲已極目波斯之篋爲已珍徒足貽
笑耳倘天假殘齡兄鞭其後自此有一物得將去者
是所以報兄也致恐此日可惜終歸無有何以有此
七十何以遂無七十願兄明賜南指可也臨楮慙朕

又 甲寅

某埋頭三十年幾爲豺虎所攫若狐鼠侵陵蠅蟻嗜
噉則不勝數矣爾時若人自太彼獸自獸忍死謹避
之卽已今則不朕獸襲人形儼狀人也既已逼人遂

大暢其獸性避將安往哉吾兄頗有下喬入谷之思
且擬散鄉爲樂土過矣譬諸湯湯初沸一二處耳倘
薪焰不停沸竟徧鼎矣今撤薪未也豈可指未沸之
處爲冷淵哉且江河日下盜賊亦不及前卽有鄭公
之鄉姜童之里難免黃巾赤眉之蹂躪也敝鄉之免
禍者倖耳元次山曰豈能制敵哉蓋蒙其哀憐而
已此可爲涕嘆也

又

其半生壯誕不自意更養長年此非吉祥善事也蓋
造物罰其不德令久作牛馬羈絡世間世眼不察但
見其目視口言足行腰俯便謂全體健壯豈知其銷
沮頹墮淹淹不振之痛乎前教便欲作答每一吮毫
輒復閣筆蓋暮氣衰索若或使之兄後至某年當信
其言不謬也蒙再諭勉書前詩應命向年作此頗句
句有意人事世迹備見其中今卽更作無以增此故
仍書之又承教以某某誌銘如讀歐王集文快不可
喻欲商者惟銘語單書立後一事人沒十數年乃立
繼此近代之禮古無是也况銘以銘功德今尚銘非

禮之禮失輕重矣愚謂殯歛之爲是何如何如一

又辛酉

展讀大文如身受鍼灸酸痛所及津汗浹流顧謂見
輩吾何堪此若沒世之後暨數行墓側則九原戴光
耳彭躬卷欲爲某作序某復之曰生平蘊結毫毛不
展泯沒就盡目豈甘瞑誠得勝友數言洗發幽隱豫
作墓志俾某生得見之持此快朕自信他日翱翔虛
空不須再輪塵網復受苦惱了未了之債矣倘一瞋
不視卽有韓歐之文爲章天漢某安能見之哉此肝
膈之言今復爲兄道之若以大文登華軸懸草堂以
誇賓客無論颯顏頭縮亦豈苟全性命忍死遺民之
本色哉若別諭欸賓過後有垂淨慈則亦有說某幼
爲先慈溺愛十歲習文先慈喜甚輒長筵謝所師旣
聞文字且通則益喜敬禮所師尤甚其後每歲必冠
其曹則私延先兄左宜面試之不謬於是每文會酒
殺聲潔異恒歷年無懈某旣受室每舉以戒諸婦謂
人家不重師敬友文學安得進聲名安得起自此世
習爲恒久而某亦厭之嘗以諭家人內人輒云先姑

遺訓不應墜自我輩其言似正遂復聽之至若某之
自奉日惟白米兩合肉不及三兩他豆醬而已自以
心無貪著以世財奉世客宜若無罪狀今蒙提示名
理灼然何必佛典要自儒風敢不回向以副婆心尊
稿游夏莫贊想亦同人所共誦也

又辛酉九月答賀誕

嘗讀史見唐穆宗誕日羣臣欲舉賀宰相韋綬抗言
于朝謂古無賀誕之禮事宜罷穆宗從之近世震川
先生屢言古無賀生辰者不知起何人狀震川所作

卷之二集簡

卷五

三

壽文且數十篇終不能免俗也特其言頗裁而有體
今則濫矣遠則飛仙佛祖近則聖賢卿相備舉而加
尋常之人稱者忘其受者不爲慙率天下而昏夢
其衷可乎哉卽如賤誕尋常耳乃蒙諸公備加描画
擬一人卽媿其人擬一事卽媿其事正不知青天白
日下何以冥而日也他未論鮮不以礪溪相擬者古
今無兩呂望童稚亦知之正使某才如呂望遇如呂
望亦不願爲呂望也呂望生長六七聖賢之代一旦
釣奇秉鉞鷹揚蹈厲發人所不忍下之手懸共主之

頭而竿之其以爲鷹鵬萬不如鸞鳳矣豈非可恥之
端乎陸放翁牢騷就沒每誦其詩輒爲哽咽辱賜
太文惟俟他年家祭日見孫披誦之媿既莫省歎未
可知此則存沒並戴矣

與伍引之辛酉

向年讀手書衡較當代作者指不多屈恍惚有曹孟
德天下英雄惟使君之意昨侍談笑則真氣撲人竟
是吾輩素心耳杜子美云真氣驚戶牖乃知英雄賢
聖各有真氣在人領取之而已狀于美又見欺于蘇
軾之二集簡卷五
三
渙渙本險陂之流于美乃日之曰靜者擬之爲麗公
且謂別去之明日書篋几席之外殷殷留金石聲然
則其謂思雷出皆飛揚跋扈之假氣也以假氣爲真
氣子美不失卻一眼乎僕生平無一長惟不能作僞
見真人而傾倒蓋草木臭味自朕耳不如兄所擬之
懸也殘書數種極欲就正但卷帙既煩點注錯互未
便郵致蔡中郎云吾家書籍應與王粲兄庶幾王粲
矣世無中郎當于誰受書乎鄭重此意益令人踧踖
不安也

師讀來焚曉底春去烟兒盛年胡志天下事指顧可
了乃倦條如無聊者何也霧縠霄羽不耐全塵固宜
脫取所教機關謝課兼開府參軍之勝良欣若虞山
梅村弟則未敢輕議之虞山太篇排比綿亘穿貫幾
幾似杜才雖自當包括諸家梅邨古風歌行流麗頓
挫悲壯淋漓如翻江倒海變眩無窮雖起盛唐諸公
未肯辟舍今以牡丹目之得無貌相乎若玉阮亭曾
讀其漁洋山人集當與樸園並驅爭先時譽頓盛非
寒文二集 卷五 詩

過情也陳伯機所刻國雅集亦極推之近代風雅日
新月盛益綠明季鬱懣之氣克塞霄淵到此時不得
不舒發如久雨驟日濕霧未消精光突射炫睛燦面
亦自狀之理也侯朝宗集亦自南州見之其詩多述
明季事內自宮禁外迄邊方靡不言有典則固一時
之史也承下問妮妮言其畧如此

又

承以尊公壽言見發祇承敢任益復來教委拆真懇
仁孝蒸山紙上弟亦人子感觸往事倍覺惻然憶先

父五十時僅得曾弗人二詩厥然忘食及六十時賤
有孫子長陳季琳馮密菴諸先輩贈言又益以韓晉
之崔五竺諸奇士之作他遠如吳越之賢亦陸續來
致時雖貧賤意克然雖萬鐘不啻也及七十之辰則
鼎革後之辛卯聲氣阻隔兵寇槍攘避亂山居以瓦
盆濁酒率婦子上壽黯然自傷吞淚強笑今念之猶
悔有生也既拜大命此時亦乾坤翻覆聲氣鬱塞之
時吾鄉又寡能言者士可以發舒孝思者弟復以不
文爲辭使兄亦如弟有辛卯之恨兄又何取與弟友
寒文二集 卷五 詩

乎以是整頓病軀勉就祝章久已成稿逡巡不能上
真綠往年書一長卷甫輟筆而兩目竟耗醫治兩月
乃痊因此一落毫一疑畏捱至五日乃畢雖損汗佳
縑亦推兄不匱之錫而已來儀轉附爲筐篋之賀惟
俯鑒愚誠可也

與朱靜菴

甲寅

連晨晤語匪夢想所及可謂希有之事矣假令弟先
朝露亦不爲天顧安得此冠裳晉接坐談天寶事乎
人不可無年信矣信矣但日懸甚博世事未知終始

蓬水清淺恐老眼終不及見前胎頗洩其端未免基
緒三山之行似亦可已少讀書見三國人物磊落發
快文武各自成家以五季卑卑無足道今乃更思楊
行密錢鏐王建等欲與之把臂面灰更不可得豈造
物生材特怪于此時邪兄耳目飛長或有意外奇造
當急以相示又勝于昨者斗室晤語也

又乙卯

首夏聞貴鄉之變驚痛不可言喻後得示悉流離傾
覆之苦愴惻累月如身受屠割至八月復得嗣音知

寒文二集簡

卷五

三

宦况淒涼似覺向時山居飲泉茹蕨之爲適也向徵
召之事承示云乃公已洞悉衰老束之高閣乃曹司
奉行初令必令郡邑胥吏指名追呼如捕囚隸縛繫
蒲輪之典幾爲封刃賁醢之事耻辱至此士可受乎
望兄無惜齒牙述弟衰憊失聰不堪顧問之狀所謂
君始之君終之也

又甲子

別後靡日不思使者突臨喜出望外及讀來函乃愴
歎無已幾不成寐尊恙益得自躁鬱不平不關風寒

可感夫陰陽失和則水火反逆升降不循故道表爲
蠱腫宜矣竊怪公學道多年必有拔輪超劫手段卽
不狀泰然遺放可山莊子休下乎若復煩碎牽復與
世俗何異亦奚貴學道哉古人得道者多于顛沛流
離之際或蕭條寂寞之中此境皆公所徧歷豈皆錯
過未管理會邪今者疾疾及身正當猛提慧劍斬斷
葛藤病魔自當退避徒向枯草朽株乞活無益也愚
言非誣願垂聽之對使愴然懸懸無盡未審何日慰
此調飢千萬珍重

寒文二集簡

卷五

三

答施天孔

甲子

兩讀手書稽遲未報以蘊鬱之懷難於猝達非數行
寒溫可了復蒙發下修志遺議益恨昔年不承明誨
陷于葦簪今獲補放蓋天幸也如天寶奇勝只註得
于虛先生讀書處一語今以尊詩小引撮作小記補
入殊覺山川生色微有疑者沁心泉銘雖佳然名尚
未確沁字相沿作滲浸義用今按沁本水名又昌黎
詩註云北人以物探水曰沁今銘云存彼兩心孤存
一水此則施子之字學非本義也須如王荊公另作

字說頗示學人乃不犯駁耳若專詩多未敢錄亦微
有說如雲谷詩生玉大於田似譬喻失理神魂朗月
然亦欠老氣班石詩文人泥玉女似用名士悅傾城
意原題風韻殊甚今作泥滓沾滯解便不雅沁心詩
和雪同梅嚼梅花嚼雪已香冷到極處又可添以泉
水耶且既和又同亦覺砌累若留雲帶鶴又覺泉太
多事安在心與心和識耶東山菴詩松風立迴谿似
用見語點鐵然見語長字妙以溪回遠故風隨之而
長也立字則費解矣虬松詩言其古可也飾之曰鶴

集
卷五

七

七

算過于文矣若天門待開又加松以非分之任松可
受乎凡皆理有所碍者特檢商之大抵專詩好奇好
使學問牽強屈學問以就韻不肯拚捨學問以從情
遂少清俊飄然之致東坡之論詩曰字字覓奇險節
節累枝葉咬嚼二十年轉更無交涉此好奇者對症
之藥某嘗言世徒知昌谷之怪鬼不知其本于性地
高爽靈潔自然吐出如許奇幻如霜重鼓寒聲不起
云云非真有血性人不解道夢天詩遙望齊州九點
烟一泓海水杯中瀉恰恰是夢天上謠云天河夜

轉漂迴星銀浦流雲學水聲呼龍畔烟種瑤艸恰恰
是天上謠浩歌一首句句可浩歌感賦五首實實可
諷感猛虎行之鬼怪日出行之峭曲却又一氣流轉
全無棘澁若苦畫短一篇以吾不識三字直貫到底
唯見二字止于四句縱橫佚蕩目無人天至于刻畫
精工扶人識藏幽眇如美人梳頭及秦宮詩真是毫
髮畢炤不留餘地他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酒酣喝月
使倒行桃花亂落如紅雨酒不到劉伶墳上土石破
天驚逗秋雨其筆情兀傲皆加本數等至于東家蝴蝶

寒支二集

卷五

三

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意謂少年情踪似蝶今
日歸矣安得不轉而西乎此則醞藉溫雅真入風人
之室矣本其性地無塵隨境觸發不山章句襲取宜
其光怪炤映千古若但解作玉輪軋露濕團光宮城
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又岑光晃穀襍謚謚
厭夏光晦澁吃寒常用桃菊被除之不服况奉爲天
上作賦人乎後代聰慧之士拾其爪甲遺其情性飲
毒遂多弟壯年已墮此塹爲三山徐典公所笑當時
不能虛心承教更反唇譏之垂老知悞僅能十除三

四以此近年都不作詩自知不及古人徒勞糊墨無益也詔曰同病相怜故不憚破口以求正予兄以兄之才學少操機牙便赴正鵠不知芻蕘可采否令祖二狀本原文詮次爲小傳補入志稿繳致魏曾矣并復

答謝用弼

世間最無惡者無如選舉一事足下之不及格第輩之失鑒衡正不足怪也陸贄初爲考官以不遷怒二句命題策士無一稱意者韓愈亦黜不錄次年主試

宋文二集

卷五

三

復用前題韓錄舊文一字不易贊大奇之自謂莫及歐陽修知貢舉劉幾初爲險語歐痛抹之後爲御試考官幾易名爲輝其卷大見稱賞唱名之日歐爲愕狀歐陸尚爾他人可知記小說一事尤爲可笑裴元質舉進士夜夢一狗從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復夢神人解之曰狗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字豎也有擊爲登第也已果狀前輩評之曰科場遇合洵猶射矣童子矯矢或以連鴻狂夫安發時一破的如狗不與箭期而箭或與狗值此神人所

以譴裴生而笑綠衣之續尾也狀則但有箭在愁不遇狗乎足下笑而坐俟之可矣

宋文二集

卷五

四

代郭宮詹助餉啟 中十二月

聞之子文毀家紓國仲尼急許其忠卜式謂美者出財從此可滅子文僅蠻國之臣卜式非禮樂之士被遷投袂磊落可觀方今國仇未誅司農告乏乃擁封營窟疾呼罔聞心竊恥之自惟一官茹檠膏不潤唇僅餘肝膽可塗奚有羽毛足恤謹將祖父遺產變措千金聊括針頭之鐵擬助饗士一醪譬精衛啣泥欲塞滄波之漏鸛鵲濕羽以救雪山之焚事無濟於涓埃烏自竭其愚憫禽猶矢志人敢不如某敬附

寒支二集

四

闕卜之風身爲士民之倡集寸木以資大厦會滴水少益長江誼當共切捐糜毋致貽愛君父謹啟

答某令公請修邑誌啟

希惟某官頡頏天瑞儀羽周行翼附八公之辰塵副萬夫之望崆峒矗立秀吸千峯琴峽湯洋清淳萬派暫爲操割立成愛人易使之風一試烹鮮何有天下國家之理行將浣滌山川煥其幽艷甄陶人物幻出靈奇慶寧民之得天堦帝心之簡在某圭華之失給雕其技情同病鶴惜羽毛而避人心愛倦雲逐曉岩而偃菴何期荊州之况忽速園堵之中許以言語之長委諸纂修之任聞命失措撫臆猶慙况學誌瑣滿

寒支二集

四

文物荒陋雖加粉黛無益委妍昔史遷選材且因詩書左國之舊僅乃成家若後代拙手更襲酒肉簿帳之談豈堪行世惟是國僑爲命草創不棄裨謹楊億修文條摘付諸弟子引繩而佐匠石溉釜以助烹魚過鱸步而求錡釜錢鑄難逃柳子之訕成屋室而爲庠模構榑倘遂昌黎之願龜勉遵命謄錄是司謹啟

答王總戎啟

恭惟某麾下敦說儒風羽綸名士容民畜衆宜信圭
采服之封止殺銷兵堪干城腹心之寄細柳之秋風
乍肅大樹之穠蔭方榮竊以新羅最舊舊宅山都崇
嶺箐林延袤遠乎四境回隄復徑參錯接于三邦山
數之咀塞不窮鼠蛇之窟穴難淨昔時荒僻見官府
而驚啼今更衝疲玩鈇鉞如蒲葦是以開府建牙重
自宋元之末造必也賣力買犢須得地水之師貞今
見旌旗改煥共觀裘帶綬輕臥藥鼓於無聲運孫吳
宋文二集 卷五 四三

于消掌立見崔苻氛靜行使薄海烽銷某自魏庸老
莫効爰驅早習雕虫而名埋塲屋晚如縮蠅而景迫
西山捫蝨雄談氣早懾于景畧彈箏濁酒狂敢擬乎
元忠乃辱郇函端勞遽使垂憐枯槁更惠蒙茶惟有
浣滌肺腸淳注九里之潤更當漱滌牙齒發揚衛老
之敬謹拜德音無任神悚

復王約先劉侯世賀生辰啟

弟與兩君壯同袍澤老隔參辰雖途修百里渺逾三
山乃知仙人桑海之嘆卽在世間膠漆之時魏弟馬
齒嫩增每長鳴而伏櫪鷄鳴失舞望鞭後而需人甚
矣吾衰于焉初度達勤寵問特損豐儀夙夜懼然忝
所生敢當華祝日月逝矣不我與但有悔心無緣借
回日之戈尚欲遂從雲之願拜而三陌感且五中

答祝令公賀生辰啟

某馬齒屢加徒侈言乎伏櫪鷄盟已結頗自信于忘
宋文二集 卷五 四四

機但去日之苦多覺失晨之難補回思懸弧之旦將
在四方豈有過隙之年復能三立豐儀下及寵問有
加屈符竹之尊嚴飾桑蓬以華袞甘棠遠蔭誠樂地
天之寬我蔚可哀終負餅壘之恥志雖勤于返日老
何救于忝生捧誦瓊瑤益增慚悚

答馬學師賀生辰啟

某老及智衰息存神懈每值懸弧之旦輒抱維壘之
羞爲相爲郎古人減頂貪榮實非所願衣白衣布高
士逢時畱蹟難企其人秋菊夕冷嚼雌驪干苦口木

揮無隱承林喝以頑皮望絳帳而趨辟後堂盟薇香
而捧誦佳句出入懷袖但有清風瞻眺樹雲何時暮
酒肅布謝個曷勝心馳

答某造子賀生辰啟

菊英夕落僅植霜枝楓樹初凋空泣玉露渺虫臂之
待化魂馬齒之徒增回憶懸弧迅如過隙乾坤落落
判膚髮為殊形天地悠悠錡保毛於一冶壽而多辱
彭不如殤茲惟某官權以授溺智特識時萬馬疾馳
之中仍能駐足四面張羅之地幡然奮飛時某自楚軍脫歸
案吏二集啟卷五

豎

卷龍虎之新鈴管天山為圍圃其新闢若居頗險峻烟霞縹緲
想畫裏之簷楹禽鹿嚶吟疑雲間之鷄犬臥舍田于
地下仰湖海之樓高曩謬附齊晉之盟豈頓料滄桑
之改冉冉老至嘆一事之無成滾滾江流哀百年之
若夢何意三秋荏苒輒承兩度問存既濫施錦字為
褒復驚見蘭芽共茁千里卜龍驤之種五色詫鳳凰
之毛慚此蔚蒨叨茲采擷已失晨而思補冀返日以
邀天肅佈謝悰仰塵明鑒

答王約先賀八十壽啟

第半蟬一世倥傯窮齡不知造化何心苦爾微虫之
臂古人八寸為相八十為耶顏覺食癯可鄙前賢尤
日衣白九日衣布又媿高雅難攀乃辱瓊施更聆珠
璣追惟夙好不勝傷懷晨設黍涼倒送逮四更麴
酒澆寒觥等復添三雅壯年浪飲王宅自晨徹夜又挾三妓佐觴細數清
狂迢遶陳刼假令時清日朗尚擬寒裳以就漢陰若
使天醉夜漫終當結願以踐生石矣敬拜多珍附呈
俾刻暇祈披展聊當晤言

請魏令公啟

案吏二集啟卷五

豎

伏以雙鳬作鳥渺天路以回翔一鶴隨羣望溫泉而
至止果然父母孔邇快得瞻依誰云芹曝非甘不堪
貢獻恭迎雲馭屈降茅齋雖無絲竹管絃之清音薄
有烟樹風條之野致借閒半日密炙二天念某卅年
屈蠖無由登言偃之堂一旦高軒儼然過李賀之宅
伏賜俞允可勝懽榮

答通庠求壽文啟

謝學師尊公七十庠友公啟求文故答之

其壯不如人老更絕物說難孤憤付往事于長吁離
騷九歌俟後人之論定苦海一輪固已笑罵由人綽

語十行安得藥石生我豈敢操斤代大匠之斲惟常
閉戶讀聖書今謝先生用湖學洛學之規條表
胡公程公之道德諸君既皆吟弄風月自當追邇本
源紫陽祥發于喬年蔡氏經傳于元定國家方將議
俎豆學堂豈可緩春觴某愧無憂王之音誼切斷金
之好人扶再拜老病所難而時製新腔兒童共唱容
撰巴人之調用和春鳥之鳴附璧多儀銘丹九頓

寒支二集 卷五

鳴

答汀州鄆太守啟

恭惟閣下天寶珠璣人尊鼎彝道如龍首既望遠而
居高水湛鄆江爰灑仁而止義星芒色正雪調聲希
一變虎豹之文直接夔龍之武公如山海誰能補其
高深士至歲寒或一觀其枝柱乃垂喬而接萬且屈
漢而從池天地爲爐每曲成乎萬物山澤藏垢無求
備于一人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一鳧豈繫多少
之數況于下走萬無足稱束髮操觚大人輒稱其可
教嘔肝得句故老或謂其能言矣意功名驚心歲月

寒支二集 卷五

與

紛紛逐鹿人皆假道以濟師瓊瑣雕虫走亦逢場而
作戲發矢將穿楊葉及的輒老乘舟已迫蓬萊爲風
引去一燈夜雪九戰秋風中臂鼠肝久任大鈞之運
不苓鷄壘敢累藥籠之收惟當閉門讀來世之書擊
壤咏太平之化何期朶雲飛集頓使華寶芳菲自婉
守立反勞于墨九子入夢王勃應詫有神三臺偶登
上龍喜增多識至若仁言溫瑜扶纖何藉齊統冬日
長此負暄肯易蜀錦幣謹璧歸心焉誠服外呈拙集
兩部便是苦海一箱

枯摘荒疎時供宴笑雖無解頤之韻特有賁飯之資臨敗懷仄

答張令公啟乙卯

某牢愁一生偃蹇就孫今幸會際風雲奈何辰當霞
雪馬雖存伏檻之志鳴已斷摩霄之羽自傷命不猶
人頗疑天有棄物何期隕獲倏得瞻依邦有大賢之
君其忝過家舊好老幸未死喜若更生惟是屈鼎烹
雞辱鸞棲枳程材非準輿論是疑在某私心實爲公
慶凡惠澤逮下惟守令最親故前哲每辭清華願領
民牧既洞一邑之劇煩便悉天下之利病雖時事孔
棘而勞苦難支但一介存心過物尚有所濟況賢者
寒支二集啟卷五 四九

寒支二集啟卷五

四九

盡力折法何足爲苛某益爲百里慶福星非但以二
人有私覆也乃樞謁未遑瑤華先及輝煌篚篚光爛
衡茅謹彰尊賜之榮慮蹈不恭之罪九頓以謝三陌
拜嘉嗣容披吐更瀝悃誠肅啟

請釋人獄任圖琬啟

伏以世尊有密旨信手直投金襴衣仙人現彩雲觀
面莫遮紅羅扇蓋奪人須奪境生處熟頓教熟處生
惟出世始出家王中賓請個賓中主伏惟某和尚座
下花傳祖室樹蔭童峯吞吳越於胸中轉溪山於脚
下一點水墨任他畫也畫不就描也描不成千尺草
鞋豈日間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卽此用離此用我
將謂是個人纔恁麼不恁麼從來疑着這漢若非穿
透鼻孔誰謂已見華嚴茲者敝地荒藍圖琬舊號巖
寒支二集啟卷五 五

寒支二集啟卷五

五

瞻

皆壁脊壁待點頭倡爲叢林由是未生前消息謀從
結制實開第一會因緣幸逢隻羣渡于石船五燈光
乎蓮座所祈獅王出窟野狐亦待翻身龍象當筵水
拈也歸拽鼻不搖鈴不打鼓人人五逆聞雷未舉拂
未豎拳處處一標見月便是蓋天蓋地無非入佛入
魔某等萍寓塵寰生浮幻泡自愧兩嚙之未習敢祈
三笑之重新胡餅再拈何妨呷些汁下香梨飽喫也
須還我渣來如是我聞最初事畢伏惟鑒納臨楮翹

答寧令公啟 原任石城再任率化

伏以雷雨滿盈天啟建侯之利江淮風動時需關國
之材九州方會平車書百里何驚於七咤恭惟某官
眉宇天人萃羣麟鳳齊侯得戚著南山白石之歌衛
國有命正湛露彤弓之賦乘水馬石方揮斧以成風
翠華蛟湖再鳴絃而送日直使高陵蔣沈自失歷敷
卽有齊國子奇亦慚英妙鼓牛刀而失笑披麟閣以
蹴登念其壯不如人老真棄物昔值遷鼎既掩戸而
却弓招晚際歌風徒洗眸而看鹿走何期朽老驟辱
榮施昔仲舉下車而孔融先肅濟臺守重而言偃推
高彼皆德義宜昭故爲時賢膺炙如某不才曷任斯
寵抱嬰拔薤覺喻指之猶煩懸榻子旌見昔賢之不
遠方馳神於戟衛將獻曝於堦墀蕭函鳴謝瞻企實
勞謹啟

答丘非枝啟 時五十初度

某五十無聞百年如天離騷滿眼泣對菊英棒喝臨
頭空參栢子時已僧服焚香讀易傷翼垂於明夷搔首問
天怪烏號之蹕日雉雀未化滄田已隸造物不知何
心微虫猶存此臂前非莫贖後死多慚辱賜華言載
驚俚耳敬裁荒牘特代摺衣

無墨齋銘

麗經雜史遮人眸子繡虎髯龍佛頭遺矢霞文千章
蝶翅五色誰施青丹一紙雪白破碎萬卷筆無點塵
妙手空空海外仙人

枕銘

不慕遊仙無煩警夜時愛涼風臥北窓下

澹庵銘

維高維深淵浮霄籙鑑心濯塵不沾世味雲霞紛敷
太空不繫誰能如之還吾本質無畔無歇居易以俟

吳文二集

卷五

三

靜若得意行所無事是日澹泊足以明志

吳馬文遺像贊

馬文貌奇醜

馬文與吾齊年焉文墓木已拱而吾頑確不化
未嘗自以爲生也今展遺像仍是涼燈促坐持
盃對傾酒盡分寢相視而笑時也然則向所云
死者固非焉矣因援筆而贊之曰

莫不駭其形惟天葆其真咳吐春花縈指爪灑烟雲
卽之如淡水久之如飲醇入蓮社則遠公置酒吟月
泉則晞髮爲羣貌猶遺土停水爲神故曰似蓮花不
若樗擁腫美姜肱不若施覺願主合以此中分魯衛

寒文二集

卷五

五

靈以此悅無服至人無相難以目論昔者吾友今也

絕倫

甘健齋像贊

書不存章句圖不着點畫先生靜對之悠然而觀化
史無處說起極蹟存乎卦整齊百代文所識兼小大
潛確不可拔在田因時舍乾乾與偕行棲遲蓬蒿下
方今豎講壇索癢吹毛髮峻壘衛門墻先生則不暇
彭子安小影指掌圖

怪此少年欲廢口耳惟眼望洋其西四隅以指語掌

莫喻其旨是有璣璿亦有山海叶反掌王齊治國如
示掌荅指言義當如是吾老失聰袖手旁視竦肩雀
躍觀其揮指

寒支集卷之六

傳墓表墓誌

寧化李世熊元仲著 男子權允懷編次

鄭雲錦傳

鄭雲錦字子素號介山莆之涵江西陵人以明經起家歷任靈山合浦知縣東粵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復委署廣西太平府左州知州丁酉十二月再復南寧廣國公賀九義又委署南寧府橫州知州戊戌正月十五日橫州被雲錦被獲羈送至潯陽作馬上吟曰

寒支集

卷六

一

昨朝刺史出見客騎馬城頭點軍冊今夜穹廬作楚囚不信雄心旋落魄鼎微帳外獨徘徊依依斜傍霜華白笳吹候動惹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迥矜扶我上馬行簇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橫抹斷城腰慘淡烟雲天蹙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棲禽驚振翅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腸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藉猶喜人人不掛眉各向兒雄叱叱朝廷養養三百

年

軍乃點國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縈環馬足遲美

然一派寒光碧鳥聲主下鉗黃昏斜陽落浦荒村僻此宵夢醒何處也瀟瀟風雨穿古驛旋轅車置端州獄欲降之雲錦終不可既服鳩不效遂復絕食作從西山義士遊詩曰虎豹山之獸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饑過七晨鬚眉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數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武留十九年沙漠嘴雪與吞氈又不見常山舌罵賊聲不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胆似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去不復還

寒支集

卷六

二

惟有青青薇蕨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蕃我踞山巔拜孤竹不如烟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栗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四日粟不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曉來曾把髮梳梳整冠理衣行髮鑠作詩遂向壁間書七日八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庭從陟降渣滓委道傍任教肌肉啄為鳥到底何曾足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乃七日後竟不死已亥臘月同事張黃三友皆就刑雲錦復以文弱免如是三年吏民咸勸其難髮雲錦曰吾

辦死久矣所未即死者留一日髣髴即頂一日君恩
爲一日南冠之楚囚卽爲一日明廷之臣子耳及就
刑之日飲酒談笑如平時神色毫無變易觀者莫不
悚歎焉獄中所著有廣恨賦獄賦縲絏者說題獄神
像并贊雜吟雜論共一卷皆悲憤激烈錚錚可誦付
其戚友朱祖誥云祖誥字爾錫亦事永曆署思恩同
知

兵部尚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畧

張公同敞號別山江陵人由任子補錦衣改中書舍
人甲申難作攜其身所懸牙牌南奔夫人許氏亦攜
文忠公神主自荊州來咸會江西服先帝喪三年執
弟子禮事清江楊伯祥先生行餞以詩有荆門帆斷
三湘雨漢口船回十里風之句閩粵事起累官至侍
讀學士崎嶇苗獠谿洞間遷播無常君臣鞍馬以宵
人柄政正直多誹故也已丑夏五始假節鉞護軍出
永衡攻失利帥滇黔師扼守全州十一月北軍下
桂林勲帥所部鳥獸散城闕然矣敵自靈川回過江
東不入寓涸水而西過留守瞿式耜署曰事迫矣公
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旣失身將
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敵當共之遂與式
耜飲家人泣請出危城號召諸勲再圖恢復式耜揮
去不顧厥明皆就縛詣清定南王孔有德帳下有先
德百方開說欲生之敵笑曰
相公當事見輩求爲馬前奴不可得豈有作尚書崩
角稽首者乎嚼齒詆不已面被捶青腫右臂骨折乃
與式耜同羈管阿思哈哈番秘圖四十日

飲笑自如夜分放聲大哭聲動復笑庚寅閏十一月十七日殺于城北風洞山王絕命辭云破碎山河休載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他悲壯慷慨具在幽囚倡和篇其手錄自敘云折臂後凡三十餘日忽此日右手微動左臂不可伸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敢煩畱守師寄雪公道公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也未署明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陵文忠公嫡孫同政時有挽之者誓死難忘稱枉國臨刑真不愧門風蓋實錄也辛卯七月中呬喇何一卒死越二日甦語主者曰彼亦大有世界余行行被一邏者執赴一殿榻渾金字官詹司馬謁見時高座人大類風洞山下所殺張同敞厲聲曰汝陽稱未盡來年是月當與彼曹同來卒固老于管者隻字從未經自其異如此先是二公既盡節僧性因上書有德曰故督師瞿公總督張公皆山僧友也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乎王卽山

僧亦盛有痛惜未滿公哉朕聞遺骸未殯必痛感甚自古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復發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祖之于劉仁噲是也明太祖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矣復立祠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聖人體殺共極褒倫者邪山僧嘗私論之哀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幸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从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勛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竝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如其不爾亦當許山僧領屍隨緣葬葬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朕必滅其家復復藉其肢體而後快邪山僧以生交情不忍嘿嘿亦以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書上未報而吳江義士楊碩甫痛哭收其

屍具衣冠併殮瘞于北門之園拾二公四中與性因
唱和詩授翟公孫昌文遺屬性因序且跋之曰浩氣
吟性因卽金堡也官給諫以劾馬吉翔龐天壽等上
爲馬龐所焚惑遂下堡等於獄籍其贓僅銀八兩是
夏編戍清浪以道梗養痾茅坪招提遂削髮爲僧凡
四月北兵陷桂張自序云詩寄道公者卽金道隱也
今讀其書忠義辭勃不必言至謂袁國忠臣與開國
功臣皆受命于天同柱乾坤者萬世此言亦乾坤之
砥柱矣惜乎此爲鄧高密郭汾陽曹武惠徐中山輩
言可耳
今猶奏咸韶以樂海鳥也獨
哀夫永曆是時搖落如秋籜一道隱不能容頓爲摧
闕折桂至此其卒擠隕于奸逆也豈無故乎

鄭公傳略

郭公之奇字仲常一字正夫揭陽人年二十三中崇
禎戊辰進士館選庶吉士在中秘六年忤輔臣溫體
仁左遷禮部主事丙子嘗主試中州棲遲郎署凡八
載乃遷編建提學副使正色寒鋌嚴塞徑竇科歲兩
巡無一倖進者時海上鄭芝龍已晉都督久擅海洋
之利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憐撫按炙手爲熟子鄭
森卽未成功尚爲諸生壬午以遺才就鄉試自泉入福郵
轉館舍皆有潤備發及入棘闈監臨交遺小吏詣號
索文二卷傳卷六
舍致寒溫預選同舍生代爲起草珍果佳殺絡繹傳
送森竟日飲噉而已漏下便已出闈傳呼歸館舍其
赫奕如此公獨落落不相知報謁之外絕無通問癸
未二月歲試下游森籍南安學意欲餽于庠兩院三
司咸爲緩頰予時在公幕中一夕坐談忽出一卷相
示曰子閱之是當置何等間竟復公曰文儘通暢此
地多材應得二等耳公笑置之曰此鄭黃虹之子也
兩臺欲得食餽子意云何予言以鄭之氣力欲他途
進身何所不得今沾沾以廩生爲榮意良佳且朝廷

不惜以一品官廢其父其子頗能文餐餼何傷公直
色以不然命官是朝趙華衛文是學趙華銓曹泥瀝
失在朝廷衛文頗僻罪在學道吾不能任罪也且于
意在調停耳他日居官決不可習此伎倆夫人埋沒
正性與世周旋計事不可爲也叨天梓何嘗無厚福
少蹉跌卽下流爲萬世所惡矣慎之慎之予唯唯受
誨竟以三等置鄭森公初與撫軍張肯堂善特薦公
爲經入兩師端卓絕倫旣而肯堂鄉人莫遠爲福州
倅署郡事時奉旨全給諸生廩銀遠假學道行票仍
實文二集 卷六 九

半徵廩銀入官諸生告發公以事屬違旨關身名節
提究經承肯堂力庇鄉人頓與公忤捏事出疏糾公
巡按陸清源獨不直撫亦特疏糾肯堂闕爲一閤甲
申十月中朝以公兩推京堂舊屬詞林特擢公官詹
公離閩任旋告疾家居未幾思文駐天興芝龍握朝
枋肯堂晉冢宰各挾隙比周以阨公公終不詣朝旣
闕陷漳湖並沒公職入肇慶入梧入桂入南寧孫可
望逼駕脅封親王以閣輔嚴起恒執阻陰遣所部殺
起恒公自念有用之身委于豺狼無益遂行趣入交

趾及永曆駕陷交人導清師執公赴粵西粵西兩司
郡縣多公門下士多方曲譬公皆正色距之飲酒賦
詩而已就義之日慷慨從容面無改色時壬寅八月
十九日也莆田薛生英舒親見之公生平知交落落
所重惟黃公道周徐公汧所愛惟潮陽謝解元宗瑄
及余小子所著有宛在堂集行世子天楨選貢有文
名

宋文二集 卷六 十

楊大司馬傳略

楊公畏知字介夫陳倉人崇禎丙子陝西解元歷官戶部郎督餉真定遷川北巡道乞告補金澹攝洱海巡道篆乙酉八月元謀土酋畢奎攻破楚雄畏知駐洱海九月征南將軍沐天波勦平酋十二月凱旋頒賞沙定州衷甲入謝亂作沐國公奔雄畏知迎入城沙酋追至與戰稍北沐國公復奔永昌首圍雄急畏知伴具牛酒犒酋貴以大義沙酋解去畏知卽固壘積糗以待沙酋攻下蒙大畏知遮擊廣通縛

卷之二集傳

卷六

二

殺首衆沙酋忿甚悉衆趨雄力攻不克逾年復作木城壕塹三道攻四十餘日適北兵襲破西蜀張獻忠誅死獻忠義子孫可旺等奔黔聞滇亂襲滇羣酋夜遁追至昆明獲酋黨張國用等磔之沐國公盡屬畏知軍調練各土司扼守諸隘丁亥可旺入滇西畏知陣獅子口迎擊身中三矢被執不屈可旺宿重畏知未卽加害語畏知曰身願扶明借相從事耳畏知睜視曰必如吾三約毋焚殺毋淫掠奉明天子制旨毋更背叛可旺許之自是滇賴稍安令人如永昌迎歸

卷之二集傳

卷六

七

沐國公永昌同知劉廷標推官王運開聞可旺兵入大理各持印綬北拜自縊死楚雄舉人杜永楨題西城樓曰滿城毛角不識君臣大義千秋電火難灰亂賊惡名亦自縊死畏知聞而歎恨曰吾明決魄三君將來多卻一番磨折矣及可旺議創朝天門冕服翠輦如帝制畏知力規止之而黃屋終不可奪明年戊子大獲沙酋于阿迷州是歲爲二年永曆命畢總戎登雲齋賜畏知副都御史印勅臣年巳丑春畏知如東粵行在名爲可旺請冊冷實備陳滇事述勞之賜擢少司馬可旺欲挾封親藩朝議不可金堡疏特激切竟封可旺平遼王拜畏知大司馬提督川湖雲貴軍務冬十二月畏知銜命至滇可旺薄郡工拒命不受四年庚寅春駕幸西粵可旺發兵迎蹕南寧有武康伯胡執恭詐請空頭勅數道來滇聯絡遂私賸秦王二字擅封可旺甘爲賊臣竟不復朝可旺不軌之心愈熾適北兵逼西粵屬相國嚴起恒扈駕巡滇可旺設衛江舟中使人擠恒墮水死禮部尚書郭之奇以遁免上爲廢食三日辛卯二月畏知之南

寧行在可旺復屬畏知畏知晝夜兼行密聞逆狀上始爲備雷畏知拜東閣大學士可旺怒畏知洩其謀遣使令縛畏知回滇止欲執其使人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辟之止揮涕爲別手賜金章鵠忠貞直諫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上京臣卽瞑目破執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畏知熏神廟調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傑候事可旺可旺生男僉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揚州副使龔葵亦善希可

寒之二集傳

卷六

十三

旺旨啟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滇民尤受其毒畏知皆與之忤乘此構畏知可旺呼畏知詰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耶畏知正色侃侃曰爲大明宰相而死不愈于從亂賊而生乎可旺恚甚令杖之畏知曰朝廷大臣誰敢輕辱有死而已遂加害滇人無不驚惶流涕者初嚴閣輔于橫州舟中過青山愛之歎曰滿目猙獰願骸骨歸此及溺死尸逆流至青山虎爲負出遂葬其地至今人稱虎墳云

張玄著傳

漳州諸生張某後易名明振號玄著鄭成功據廈門玄著糾義旅佐之整練百千人爲一鎮嘗率衆過舟山入江抵金山題詩大書寺壁而返如入無人之境己亥之役成功大敗于金陵諸鎮星散玄著飄泊江浙間語所部曰失此機會諸君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乃作絕命詩曰載誠縱橫二十年誰知國運偶于闕桐江空繫嚴陵釣震澤難逢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本是孤臣事不望千秋青史傳又曰國公家破獨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欲丹心借一支他日素車江浙路怒濤何必盡鴟夷書數紙付所部擲筆投江而死

寒之二集傳

卷六

十四

貴州歲清道僉事黃際飛傳

黃應運字際飛聞名歸化人父京選官光祿寺署應運其次子也崇禎甲戌就童試邑令楊鼎用奇其才拔第一丙子拔貢入北京國子監肄業期滿已卯移送南國子應天府鄉試不第壬午又赴閩省鄉試不第既連丁內外艱隆武二年丙戌揚鼎甲已官雲貴部院易名鼎和入閩中行在面陳恢復方略怪應運久滯經生題應運監紀推官攜之入黔委運管貴陽府刑務丁亥永曆改元值思州藍苗作亂實授運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勦撫叛苗思州孤懸一隅同官爲運寒心問和謂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努力爲之顯身揚名在此行也適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黔中兵餉大半仰給平越平越之餉又取于黃平涇潭運遂由思州提兵抵黃平苗解圍去都御史郭承汾以平苗功題運平越知府加叅議銜苗亂既平而孫可旺由黔入滇復以運攝威清遣事駐安順府以備孫運置家口于平越已輕騎赴安順復蜀鎮已解兵遺乏糧掠食遵義一帶居民苦之詣黔請救

僉議祔非叛者掠食救假耳今當給以糧料假之名爵撫而用之尚可藉以禦衆入川之寇然四顧無賊使有咸謂敵給莫如應運應運遂離安順以姚某理威清事可旺聞應運離城潛發李定國襲安順據之傳諭曰官民無恐惟取黃兵道冊籍耳時王祥已受撫應運歸途始聞報徑上安順見李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于安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耶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夫本色勿怪也應運又曰恨安順險阻耳若謂可屯駐車騎何不具疏啓聞天子請此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彈丸爲牧地天子方懸高爵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遠曰正欲與貴道商之運知其心動又難之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地方隨得隨失何耶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恒不足論也應運遠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隨人得睥睨之聲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神威統率黑虎掃蕩不庭而開風義從者必絡繹奏助天非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

今將軍含萬世不朽之事業不爲而不王不霸傳金
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於此喜色見眉宇曰貴道言是
卽當與平東謀之平東者獻忠義子四人皆稱王平
東係可旺安西卒定國撫南劉文進定北艾有能也
應運曰平東在滇南未可期應運當捧盤致與將軍
束牲載書耳定國許之乃歃血誓協扶明無二心也
定國反正之誠實始于此可旺聞之不善也惡應運
且忌安西矣值太師波雄奉詔出師下辰州援楚檄
應運赴軍前提調運需應運遂返平越可旺率衆自

寒文二集傳卷之六

抵貴陽遣馮雙禮襲平越論之曰必得黃兵道將而
訊之寇至或謂運曰賊鋒銳甚當避之另爲圖運曰
全省軍需在此吾可資盜糧乎遂盡焚其糧坐以待
賊執送貴陽可旺詰之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
九五尊我何爲不舞蹈乎應運曰平東悞矣平東不
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運爲天子命官卽僚官耳何
拜爲可旺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于冊封何有爾在
焉下誰命爾當者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矣叛
天子則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可旺怒發鬚貴陽

獄不數日郭御史及姚劉諸總兵皆被執同羈者中
人可旺猶惜應運才可用使張襲衛蕭鳳等再三諭
降應運語益厲乃出諸獄面詰之曰降乎死乎應運
曰降亂賊生如死也死王臣死亦生也諸人遂皆謂
賊求死可旺大怒曰爾願死不與爾良死乃縛運等
委地驅劣馬數十蹴踏死籍其家口陳尸四門以怖
不顧已者時庚寅九月朔日也定國聞運死忿怒可
旺有是亦不受可旺節制矣平虜將軍許盡忠引學
而嘆曰御犬饑狼逐人卽噬何分賢惡吾肉喂犬狼

寒文二集傳卷之六

丈

何益遂陽順可旺因行賂于張護衛說可旺曰大王
將建大業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不如
收瘞之盡忠乃收瘞于貴陽南郊之毛家庵依山大
石下列塋六棺各枕以新瓦瓦上硃書鄉貫名爵塋
畢盡忠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矣癸巳冬運之書記
吳允誠歸自平越運子培問始得計痛絕匍匐入黔
問開苗獠路洞間過訪故老獲見庶母某氏庶母弟
培聲備知殉難之由又歷月訪獲許盡忠指導收瘞
之地培叩叩頭流血自恨無以報盡忠乃同庶母弟

扶輿萬里來歸時辛丑之春也盡忠事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

李世熊曰吳允誠歸化柳楊人有女掠于流賊後歸詩人朱敬則為妾允誠歸訪女為敬則談黔事甚悉敬則知熊好紀錄時事遂扶允誠相過出其自黔歸閩炤身一幅序應運歷官遇難妻孥離散源委歷然尾署永曆六年十一月鈴以平越衛司官方印朱色燦然里人乃知應運歷顯官立奇節又能感化定國為忠臣此皆不可泯滅者予故為之傳以傳于後

寒之二集傳

卷之六

五

世知忠義無負于人也

羅山開兵部職方司直學士公家傳公少自家傳父命以嗣其從父幼既穎慧且骨鯁性成始就科傳舉師以執竿舉命對策以拔劍斬蛇應之塾師駭異歎其非凡人每讀書見忠孝節義事即拍案起舞見奸佞詭誕輒指裂其名嘗言讀書須身體聖賢之行無徒言聖賢之言也天啓甲子始登賢書監勵初志家訓累策皆念祖貽穀守身尊生源本先儒法語世世奉行無弊者當即與國變出臨鋒起北航此堪

寒之二集傳

卷之六

三

朝廷兵寡餉匱當事議募鄉兵以圖戰守魯歎曰四鄉皆寇出沒之藪召募之兵慮即寇也即非寇其兄弟嫻親慮亦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謂當在城大戶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無瑕可攻寇當潛寢耳乃上書于撫軍張育堂其略曰治病者未進藥石先調臟腑獵獸者未加擊刺先布網羅臟腑固而後藥石有効網羅設而後擊刺無虛寇即病與獸也兵則藥石擊刺也民則臟腑網羅也欲剿寇必使民有固志欲固志必先有守禦欲

守禦必先築砦堡何也鄉民吝戀身家必難易移難
時圍集易聞警驚潰亦易圍集適爲累年若鄉砦四
布家累悉有憑依耕芸不廢而寇至悉清其野寇掠
無所得且疑設伏扼隘進退狼顧不必交鋒而氣已
消沮過半矣然後以大兵夾剿之譬網羅設而擊刺
隨獸即奔突安往乎不然崇山複谷所在皆是深入
則虞墮伏中持久則運饋難繼我往賊去我法賊來
逸勞致致便皆在賊且賊害如梳兵害如櫛生趣既
窮民盡爲賊矣即今賊起雖年節民靖已亥變始而
人皆避賊一變而貪者通賊再變而從賊矣近則富
民亦不得不通賊矣蓋無守禦而圖倖免既脅于賊
又虐于兵勢不與賊合一不已也往綏寇初發事變
類此既而禍延宗社可不畏哉夫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聽民自爲締約不可得也董勸責在上耳宜令鄉
之大戶各歸立寨不立寨者以通賊論賊來量力戰
守有備牛酒金銀媚賊贖屋者以接濟論奸民從賊
者聽寨長公結與衆棄之官罰難者以縱賊論官兵
所至不許入砦強入砦者以擄掠論如此極力施行

卷之二 集傳

卷之六

三

不出期月可保太平百年也書此張撫軍稱善論是
令舉行而城中富民慮拔其毛交曰謂公張皇多
事及乙酉之夏江南江右皆陷公謂公謂公
誅茅縛屋于福員山將躬耕以老而蜚語謂公
高臥山中爲鄉大戶之倡使邑城單薄示賊以暇耳
公解之曰魯之歸山其故不難知也天降大難皇帝
崩公名公碩卿多塗肝腦脅食莫聞仗節不能蹈
海不能容與衣冠顏老厚矣故不敢與縉紳伍而甘
爲鹿豕羣也家本世農備歷艱辛艱草之外原無
奢求幸而遊費序 濫賢書實出望外今當喪亂
反其初服分固應耳老氏云知足不殆不辱二
也人生不滿百魯年五十又四彼氏有言三界譬如
火宅一眨眼光落地茫然不辨如救頭然故傍松倚
石攝有還寂未度三災之苦三也家徒壁立未能免
俗亦事干謁而食指日繁不給糊口從前妄想祿仕
救貧今仕既不可耕復不能何道存濟故挈家農圃
自食其力古人謂逸則思淫勞則思善也且君子
語默出處各有時幾魯之愚憫盡于與民效死四字

卷之二 集傳

卷之六

三

今四顧茫然誰同效死者時幾可出矣冬官指施而
如括義無咎也而議城守余鄙人學業術僅
見到此以營堡六事行于邊塞則爲屯田古將有地
網之說行于郊野則爲農兵先賢有政本之書如有
用我將首陳至尊以佐大計若以此見謂則諸公道
不同耳若夫光武中興桐江有子陵之釣昭烈扶炎
南陽有諸葛之耕山居非聖朝所禁也奈何以此禁
魯乎於是自題草廬曰采薇深處聯句曰風搖彼黍
聲如訴雨漬山薇淚不乾又曰時事浮雲留不住我
寒文二集 卷之六 三

心匪石確難移

乙酉七月店藩正位閩中閣部曾櫻舊與公莫

遊書相識曰發不恤緯匹婦猶知之志士仁人乃

宴宴居息見溺不援耶公乃幡然改曰偷息窮山以
戚遺君父非義也遂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簡忠誠
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謂
救時者復巧通方士耳夫復巧通方乃改而鬻身之
別名破滅太國則有餘矣耶謂救時臣愚以爲天下
無無才之人但心存誠僞耳心誠則大才可用小

亦可必用認爲則亦不害及乎天好善及我君顧驗
僞亦無難難者凡處必操使安肯操持而可微聽
欲自炫護短惟恐人知者僞人也受職而塞塞進躬
奏對而侃侃不固助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
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僞在入主乃持其衡而也一日
加守令之權以練士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
他守令不兼兵也若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寇束手
惟有逃其難其然亦非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
放而軍統衆而遂失失漢則郡國兵兵領于天子唐
寒文二集 卷之六 四

則諸道府兵領于刺史臣愚謂宜慎擇守令假以兵
權省召募而簡料土兵古者五家爲比比五爲閭閭
四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伍五爲兩兩四爲卒此
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卽將之所以
治兵也守令治民但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百人之
集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大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
集以民食繕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
昔句踐以生聚教訓殲夫差先武以春陵子弟殲羣
邑小如馮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

以戰鬪狼狽得強富本計也。只以不計其始而遂
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去地不可爲道。雖然天
所爲者皆及于地而地物無一不暴于天。中無障隔
者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僞與萬物之求暴
于天無以異。乃止澤不于民民制不達于君者則
中間之隔之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極監臨未必知
知未必言其有猶鼠而側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永絕
矣。臣愚謂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不爲禁制而
遂抑者誅或時引見耆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吏奸無

寒之二集

卷之六

三

可藏而貪暴之威可輯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
否亦得。守令之賢否得則舉刺之得失亦得。故詢事
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
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文武成康
稱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
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官有
爲民忠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者耆老赴
京奏聞以憑聖問高帝豈樂民之以下詢哉不得
已也。宋太祖用劉漢超守邊借民財不償民怒于宋

祖宋祖使而慰遣之使人諭漢超還富民錢且曰不
足于用何不以告朕也。夫田間匹夫得訟天子之重
臣而又不傷其心此時君臣朝野相通氣象何如。安
得不基數百年休嘉之業哉。願陛下力復祖制以宋
祖之意通之可也。一曰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
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承平既久侵沒難問。然按籍
履畝大半可稽法當清覈故田簡汰衛軍漸復祖制
有官屯民屯兵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今
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閒粒粟者此也。今寇蹂躪
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

寒之二集

卷之六

三

人董其事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
此皆可計歲責効者不然變通爲屯練之法合計一
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于坊坊
統于屯練之官陰以兵法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
屬有技有試有董勸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
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
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而不煩抽丁貨事因
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
中密察才力出羣者於是貴介得以撫用健兒單寒

得雇募于殷富卽睚眦可化爲同澤同袍萬無一失
于強寇何有乎此則隨時隨地可施行者否則補助
借助于上似無賴而薄廉恥于官則訓貪婪而廢國
法于民則歛怨愁而生意外之變可爲憂危者此也
一曰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
謂直指錢塘臣愚以爲魯國畫江而守文武不憚征
繕宜下溫詔卽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興信
越光武委河西以興寶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于漢
今狂分道以寇江南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

宋之二長傳卷之六

三

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
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挾荆湖南控閩
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咫尺矣不然則急駐
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
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
財露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闢百里之洪謨矣
一曰奮乾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主視創
業尤艱創業之君臣同起十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
共事者大半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

見凶危輒生退阻臣嘗恨宋高有李綱爲之相岳韓
爲之將卒奄奄不振者本其苟且偷安之私牢伏于
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牽制之也光武起自
舂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度委任得人究
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滹沱歷瀆危阨而不阻及其
拔邯鄲擊銅馬徇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險艱有以
鼓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待邊
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鑿齒秉鉞者文也其飢渴同
甘苦自夷于士卒者實也禮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

宋之二長傳卷之六

二

也分痛癢同禍福自偶于庶僚偏裨者實也臣願陛
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效死天下歸心南北不混
一者未之有也疏入上大嘉悅謂魯畱心世務乃有
用之才召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上移蹕建水時三
閣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至之兵隨到隨遣不計
去畱其稱扈駕者或新募而未成旅稱迎駕者又鞭
長不及腹一路告警輒空營赴之不思他警俛至何
恃無恐公切危之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銳聽其逍
遙逐隊漫無總理兵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兵

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上然之而卒不能執其要及六月魯藩棄浙公特奏言藩籬已撤溫麻邵建處處皆假卽重兵阨險猶慮不濟况關兵撤返安海四境蕩無鎖鑰人情泮渙忠義灰心去闕當如避焚挾網別任格人以共濟大業涕泣而道若隕墜不能俟日者上以疏語指斥要人畱中不下會汀報流寇遽攻杭永公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鎮嶠襟喉務令呼吸相應陛下果卽東幸臣當執戈前驅捐軀爲衛上嘉歎之曰爾慮深矣

宋史二集傳

卷之六

二

僖魯於當貴催人也諸賊愕然曰何故公曰夫乎早晚入粵東諸君部勒一軍增其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踰他營一等抵粵便當敘功粵地繁富十倍閩中諸君食國餉佩將印豈非當貴逼人乎諸賊聞然合聲曰甚善私相傳告莫不願扈駕立功者公因顧左右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且曰天子幸以魯監紀諸君從此爲一家人矣諸賊益喜安插遂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卽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既編伍有緒而杭民丁其苦者憤有煩言謂此聊管小偷耳若臨以大兵猶驅羣羊而搏猛虎乃自詒伊慙也公叱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護鄉里耶蓋某棄其親父而謀爲有子之富民繼子者也時爲八月之晦公戴星還汀未至而報汀陷駕已蒙塵矣

宋史二集傳

卷之六

手

公痛哭還杭

杭公耳語曰當全公入福州山議後事公信之拭涕與語約夜中出城及期遂之但以賊鑰相付公知其

意亦止不行九月四日具勒遣吏入杭諭薙髮歸順
更至公家唱以高爵復怵以利害公艱然叱曰速去
無汗吾耳

公

歎曰吾始以二祖列宗恩育羣黎三百年卽犬馬宜
識主况人乎吾不當死降城中遂負印勒返福員山
丁某聞之昌言于衆曰大清 兵至 拒命者屠
其城李宦入山必率所 撫之賊以抗王師滿城血
肉肯易李宦數莖頭髮耶杭人亦有然其說者遂率
黨迎擁公還城嚴衛之意欲獻其勒爲功自洩私恨
寒支三集 卷之六 三

也公正色諭之曰我自行意關若何事此豈狂國人
人浴矢不許一人潔身耶

吾儼然七尺忍從犬豕共圜牢哉因椎心
大哭血淚迸落久之聲氣不續絕吭而死時九月五
日也杭人始有咨嗟太息鬱陶不自堪者諸生鄒嘉
善聞之而輟食自縊也

李世熊曰職方初隱福員早知天命不又指孤嶼爲
首陽訴黍淚薇志何悲而決也旣感激曾輔一言慷
慨出山由其蘊鬱經術思一表暴于季世誓操不死

之藥進腸胃已絕之人晚矣余故備錄其封事庶幾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職方猶不死也至離闔痛哭之
疏讀者恨奸逆之漏誅尤慰柔闇之自陷嗚呼天
厭明怨天足矣君胡慰焉余故略而不傳亦職方之
志也而論者以職方入山圖返墜日則不知入城回
死入山亦死早暮間耳主於文山何與丁某 速職方
生祭之炎午自鈞名耳於文山何與丁某 速職方
以成其仁職方自成仁耳於丁某何與僅哉鄒生特
援溺則而從首陽遊此又誰速之耶屈原曰孰期去
寒支三集 卷之六 三

斯得兩男子汀遂有兩男子哉

丘義字明大寧化丘坊人父萬斛輕貨結客凡藝文
方術皆納之又勤購書籍積卷盈萬義少而慧敏讀
書致行俱下汎覽無佚整牙如盤誥碎澁如月令內
則皆成誦如流水亦嘗嬉遊諸客間觀所作劇卽絃
奕醫卜星相之類皆闇解大意顧非意所好也習舉
子業又敏辯折其蒙師蒙師嘗媿遜之族有諸生丘
根者默而好深沉之思又好參禪一日爲義講學而
時習章義喟然曰是可師也遂服事根終身根嘗從

遊于熊義因以謁交熊熊長義二十年愛其風調羹
板引爲忘年交及補弟子員學益淵博議論英發抽
繹不窮熊竟把臂並行不復齒年矣未幾國變隆武
建天興彙較閩士義謂熊曰此時以八比進身譬操
蘆葦代犁鋤墾闢無日矣熊曰然旣天興覆大清遣
學使試汀士義執意不往父詰之則曰世代旣變人
心亦變卽文字亦變以前文應全試徒取黜辱無益
也父曰不謂通令功令嚴耳義乃就試試題曰志其
所哀矜而辟焉義之文曰當可哀可矜之世必無不

哀不矜之人世有辟于哀矜之人必世有不勝哀矜
之事也今夫無怙無恃哀之至也乃至宗廟丘墟興
社遷改哀又過之詩所謂哀惘中國具贅卒荒是也
更取父母之遺體而毀傷之取聖王之冠裳而滅裂
之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哉鰥寡孤獨矜之至也
乃至天潢溝壑宮壺泥塗矜百倍之詩所謂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抑末矣更取匹耦而穢亂之夫鰥而妻
不寡取耄倪而僕隸之父獨而子不孤哀哉倬彼吳
天寧不我矜哉乃哀未畢也和悅猶之髡鉗之不

爲辱呼感之不爲憤卽屠門覆祀不敢仇也矜未畢
也而安樂繼之謂他人父而忘其孤謂他人夫而忘
其寡他人不予不妻而奴婢之不悔其也此之謂失
其本心故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吾哀夫當
哀而不知哀者又哀夫已不自哀而反哀他人之哀
者又哀夫已不哀而反禁人之哀者又哀夫恣胸行
臆擠人于可哀可矜而自爲暢快者又哀夫助虐相
陷陷萬家于可哀可矜而僅奉赤心禮樂者蓋至此
而荼毒攢心無天可訴徒飲痛啣恤而區區非之其

所哀矜而辟乎督學閔公閱牘而判曰愛必如此祿
必應試除名免貴榜揭而諸生譁然謂名士特黜事
必有異搜索原卷讀之爭相傳寫汙爲紙貴義以罷
諸生而名益噪云先是乙酉間田仰率潰兵問道走
寧之泉上下居民駭竄義妻謝氏遇騎卒目其艷欲
擁之上馬謝據地痛罵騎取佩刀刺之不殊也謝竟
投林援柯自縊死順治間邑令鄒某徵其事下教有
勁節凌霄碧蓋淪地松到天而不屈蘭無人而自馨
語欲爲請旌義力却之其詞略曰昔聞且亦全姑脫
寒衣二集傳卷之六

則掩戶披書無他酬接于四人皆課讀經史敏而通
務特不許其應試或訊其故則曰讀書所以立身應
試則鬻其身矣吾雖貧不願鬻其子也或怪其言不
究問嘗自題壁曰久懸松胆辭春媚獨愛楊花感雪
恩年僅五十而卒嗚乎人愛春陽而義嫌其媚雪摧
萬物而義誦之曰恩京京落落斯其爲義也歟
李世熊曰義文條暢浩汗長于辨難至其自序磊砢
不減司馬報任安也然卒以詭激之文自褫其矜爲
快烈婦宜旌而不以爲榮令子宜用世而若挽其身
寒衣二集傳卷之六

似滿目塗炭思蟬脫另建世界者志不遂而頓死不
亦悲乎

明秀才李右宜傳畧

君諱世炳字右宜少而羸秀孤緒冥往想構至精萬曆己酉學使熊公尚文檄汀屬邑每錄送童生精通三場者八人將拔其尤者送省試郡太守以第一薦君熊公卽置君第一先是寧化無以儒童入闈者有之自君始壬子閩省大水鎮院皆沒膝君苦病幾殆不克終七義然自錄廢卷時哦之嘆曰此當歷元自惜哉廢矣及榜首高崇穀卷出意格與君一轍而雅秀遜之同社乃爲之慨然自是君以病廢惟處者十

寒支二集

卷六

三

餘載天啟丁卯乃據鞍顧盼示必捷秋戰罷益自喜負陳公仲謀閱其閭牘以爲孤遠幽迥似石齋先生也然竟不售崇禎己巳九月寢疾初時股間塊如癰腐醫遂以爲瘻之藥甫進君曰誤矣數十年調攝敗此一劑矣已而汗溢如珠再召醫視之君曰無庸數止是耳遠堅不服藥靜臥十許日乃卒病中丁了皆生寄死歸之言終不及後事但曰好語大兄無悲我悲則寢矣蓋伯兄左宜時遊金華不及訣也君性渾淳無可澄撓家庭間淪濯天倪冥無形跡又多病絕

交寂居調息兀然不勝衣至於平朱陸之諍斷老釋之殊雖賁育之勇申商之刻無以奪也生平不治生產土木形骸不知世間何物美好及病鑽四子齊嘖風雅如傾國買笑沒海探驪色漁錢癖未足以喻每枯坐嗒然類筋肉駑緩振之不起者及握管浮思跋幽蹊險務餌出淵魚弋下霄鳥翕心發氣不云疲也嘗言君不爲詩而有詩情不談禪而有禪意不登臨而峙清流碧見於眉宇惜乎一病糾纏蘊竒地下其卒也吾友曾子異撰誄之而湯生奇節爲之傳伯兄

寒支二集

卷六

三

左宜爲之譜皆不錄別舉其畧如此

明孝廉余虞卿墓表

余君名伯榮字虞卿閬中之鎮海人鎮海之東有文山抗溟渤表霄漢余君之廬在焉今學者亦稱文山先生云父一榛萬曆甲辰進士官通政司左通政初令金壇與顧奉常遊爲東林院主時論詆訶東林者必首及公辛亥奏最改吏曹羣小已仄目給事姚宗文附和錢金并以公爲道學黨人黨人之目自此始公謂黨禍已兆不可不剪其芽乃爲三疏直剖湯宣臧指蹤諸奸狀讀其疏者至爲手顫跪入留中烹廟

塞支二集

卷之六

七

初趙公南星秉銓起公南考功復與總憲王永光左所黜吏石三畏何早輩皆黃緣走瑄門弄機穀公時已轉左通政既而高總憲彈霍維華維華亦竄身於珥與諸失職者謀翻醖趙太宰以破格爲失職者所擬公知奸醜必熾決意引病去未幾而縱騎四出正直駢死公亦以是見訓於天下戒心待罪病鬱鬱不起虞卿左右就養愉色以入令辛而出六年如一日也服除擢官彭亨較十二學諸生以虞卿冠多士郡守曹荃十一試復冠其同學勉虞卿曰天子手剪巨

璫追念舊勛尊公不及柄川仲尊公未竟之志是在君矣南州徐世溥亦致書虞卿曰昔歐陽公與蘇子瞻皆以黨人之難嬖躓不盡其用叔黨叔弼僅能守父訓文墨自娛范文正之子乃爲忠宜奕世紹耀典冊今忠宜之事則在虞卿矣崇禎壬午虞卿舉于鄉以詩經冠劉九一房衆賀劉公爲國家得人天下傳誦其闡牘以爲闡材之奇盡于此時仲弟仲吉亦以廷杖遣戍特詔釋歸虞卿抱弟而哭謂吾以拮括濫附賢書而弟以身命立名節于千載吾不及弟萬萬

塞支二集

卷之六

四

矣仲吉謝曰士所當爲未止此見其勉之於是虞卿相視而笑也仲吉字德生始石齋先生闢壇講學里閭士無不北面者獨虞卿仲吉執通家子弟禮及石齋述詔獄廷杖幾不測伸救者皆杖戍仲吉以太學生擢經義萬里上書北闕謂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問只知君親雖言常過慙而志實忠純昔唐宗恨魏徵面折至欲殺而終不忍漢武惡汲黯直諍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才德全備之臣臣非爲道

周惜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上大怒予杖下獄獄吏希旨拷掠究主使仲吉曰孤生輕萬里死爲大賢自寬此事豈容主使必欲誣供可剖吾肝呈至尊驗之以明道周之無罪語微聞于上頗爲動心其剛烈如此及是同處卿戚執贄石齋先生之門旋丁繼母張宜人喪虞卿弗克上公車以其年葬通政公及宜人併葬五服之在殯者又以其年斥橐金市鎮海衛地三百畝葬鄉之無主貧無壠者杜門吟誦

惟宗戚困阨閭里大利樊輿單赤

寒友二集

卷之六

聖

惻苦無告者卽侃侃詳之必得當乃已無何甲申變作虞卿與仲吉謀舉勤王師爲當道格止乙酉思文駐蹕天興詔徵虞卿虞卿私語仲弟曰天下大勢已去上不急駐劄南動四方勤王之師以圖進取乃退守閩中羈旅溫鐸之手乾符廣明之事不遠矣吾何望哉謝不往丙戌九月閩事壞石齋先生殉難于畱都仲吉恫憤無疾而卒虞卿棲止文山之陽屏居窮年不與人間燕會慶弔曰吾有君有師之喪也每談天寶事輒繼以泣乃蒐羅放失傳聞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治亂所由撰述成書其大者畱史授命錄畱史者言遼事授命錄則傳二都殉節諸君子一篇三致意焉其略曰崇禎甲申乾坤崩裂天子殉國一時朝紳魚貫稽首出就寇廷蓋自石勒侯景而降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于斯者時在內閣變決志者二十人在外鼓綏死職者四人草萊就義者一人嗚呼國家二百七十年歲具馬幣聘名士所以畜士大夫者道其設遜志而後僅見此數君子耶然方之漢宋爲烈矣漢長安之亂士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

寒友二集

卷之六

聖

周步孔融楊脩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汴都之亂士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傳張叔夜三人耳何巢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嗟此數君子者學不同師義歸一致其以興頑立懦呼寤人心不爲淺鮮矣夫忠者人之所甚慕也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有所甚惡則甚慕亦爲之奪矣自管仲魏徵之說出而馮道繼之其創至今不息也朝市已移瞻烏集屋非日將以有爲則曰願得一當歲月遷流鷹化爲鳩鴛化爲鼠而不遑自救嗚呼李德林畱夢

炎子孫而在應以面殺牀蓋言祖宗事矣乙酉之變
天子棄其母大臣棄其君吏棄其疆民棄其髮乾坤
一大奇辱也竟此寂寂獨無爲唐之舞馬諸伶抑掄
地下乎劉黃諸公向中朝所指爲黨人者不忍視其
國之亡嘯狡童之歌作辨亡之賦也皎哉與日月爭
光矣若夫處于層陰不掛朝籍柴市止水羞肩齊驅
是亦貴于皋禹壽于彭鏗也未幾生母蔡孺人卒孝
廉哭絕復甦曰老母已終偷生何益嘔血支床無意
人間世矣既而里門被屠所著詩文三十卷纂輯百
寒支二集 卷之六 三

穆戮疽于侯覽魯公爭座于朝恩其終也子弟悉合
平黃巾禁鑰竟開于薰子其始也以一隅騷天下位
募加派歲彌以甚其終也騷天下而亂天下膚剝腹
潰大命以傾夫宦官宵壬四陰類也相因而至易
重垢復春秋嚴五夏詳哉其言之矣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吾於光熹以來是非終始瞭若觀火今其書悉
火于兵豈天之無意乎何其有天禍人刑也他日舉
三十年事疑以傳疑僞以傳僞舜纂尹誅幾何不爲
東野之語汲之冢也嗟夫司馬氏之傳也以有遷也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四

班氏之成也以有固也孺子豈其人乎今二書之脫
於灰燼也非文字之靈實諸賢之藉以不朽也李泰
伯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藉手
見古人矣孺子識之五月至浦城浦城長吏喜得孝
廉爲諸生師凡所以條教程度者甚備署其門口西
山修明大學千秋平治歸書記河汾教授生徒一代
將相出師門美哉其設科之意也乃壬子正月晦得
微疾五月八日疾遂篤問後事不出一語但曰只此
便是太極端坐而逝距生年戊申計六十五年常言

寧以無欺爲本道以及物爲大良背周天之學老而
彌篤夜無昏睡臨終蓋其驗云浦城令徐公哭之曰
士不幸當橫流板蕩之世欲全身震竊之間蓋亦難
矣余觀閩漳水旱盜賊嚴刑厚歛人不銀鎗繫卽鳥
獸散欲求潯陽一片土沒齒猷澮稱鄉里逸民豈可
得哉而史稱鼎革之際遺老故臣菰稂種菊弋釣自
娛抑何優游閒適也悲夫余處卿廿五年不窺城闌
竟爲苛城累吏容死則亦南安叟雪菴僧之流亞也
孝廉和裕無吟域貴賤賢愚油然而是是非邪正
判若白黑稟不可奪兄弟親若一人雖薇蕨必共甘
之至于樂人之善憂人之急常若不及則天性然也
在浦城授學僅六月病而邑士以身禱者二十餘人
亦至誠及物之一端矣文章峭厲明潔出入史漢詩
在郊島王孟間而尤工於尺牘既核于事又嫻于辭
繁簡因人暄涼異趣可千金享之矣生平寡交游自
石齋先生外神交不能數人皆學行卓越矯矯風義
者視其友亦足知其人矣孝廉自言父子兄弟欲以
文章節義挽回天下信矣乎子四人明禮願學明雅

明典而明禮尤工于文以己未六月葬于鎮海衛北
山伏虎之原嗟夫林宗野哭於人亡思肖沉書于省
井讀孝廉之遺文而追慕其風節九原如可作也微
斯人誰與歸乎

翰林院檢討林君墓誌

嗚呼吾友林守一不幸際板蕩陸沉之秋使蘭馨桂馥之文汨汨千璫鐵劍光星芒之氣掩沒于霧霧沒三十七年無表其大節但以爲排章儷句之老書生者可哀也已世態居九龍之上流去三山千里交守一二十年或歲一晤或間歲一晤晤必累月日各證所得失同學十數人稱最知心者曾弗人異撰張道羽翰林守一達經而已守一慷慨好談當世之務尤好以古事驗時變往復相詰辨至抵牾不可通或抵

塞文二集

卷之六

四

几拍案驚撼僥倖欲爲解開不知爲爭論古今人是非也或聞朝廷柄用格人理兵戎有緒輒舉勝浩浩引同坐共傾不爾持耳沾灌不爲恕人言某事機勢阻格試設身理之未卽疏通則閤扉擁被仰思徹旦日舉此爲談柄如中疴瘕結消釋乃已已卯之秋客有言孫高陽合門殉城虛象昇橫屍賊陣者守一日光閃閃射四壁曳袖巡簷如將赴難者已而歌騷曰已矣哉國無人句未終而雨淚沈瀾不任聲也嗚呼如斯人者目覩君師辱慘惟有覆面九淵萬世不視

而已又肯于天日下交臂匪族哉今日追憶其盤盤呼憤欣哭雜出之狀如理昔夢憶三生事不覺涕泗之橫集也尚忍誌吾守一哉然熊死無能誌守一者故遂誌之謹按林自下邳徙三山之河口又遷長樂坑田數傳至瓊田公諱世章登嘉靖乙丑科進士官工部郎中子懷瓊公諱裕陽萬曆丙子舉人歷官雲南臨安府知府守一其次子也母陳恭人數產不育及姪守一臨安公薨金甲神持金印印恭人肩土者二印腹上者一旣誕守一聰敏殊恒七歲能爲詩句

塞文二集

卷之六

四

多奇秀臨安公奇愛之十四補弟子員後每試輒冠軍所同志切劇者惟董養河黃文煥周之夔曾異撰數子而已此數子海內所指爲雄駿絕倫萬人敵者也然守一竟蹶于棘圍及兩都淪失唐藩正位閩中收元隆武時黃公石齋當國薦辟所知五士熊亦澐列其中惟守一辭不獲補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尋兼司經局正字翰林院五經博士旣又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復轉翰林院檢討纂脩國史有脩脩威宗實錄之命未幾隆武移蹕幸虔至汀而陷守一披緇入山

棲止臨安公之墓側除夜賦詩曰已拚身與汨羅遊
不謂殘年托此丘何處角聲吹世換一龕燈影覺生
浮渺然杜曲對如夢日月斜川望更幽回首玉堂人
散後墟中商陸總添愁蓋已決意從彭咸之所居矣
至戊子正月忽戒裝促駕淞下淞下者崇相先生所
築以禦海寇即守一所共擘畫處也罷遣從者竟赴
海死族千口友奔救無及且撈屍不得越宿見夢曰
吾已歸澳中矣伺之果然乃收殮之悲夫一死以謝
夫濡染藉口將以有爲者陳屍則明白莊命以
塞纖夫浮海行遜之疑是固然矣吾以徘徊墓側再
展廬墓之哀歸魄淞下不忘立雪之志蓋其誠結君
親義篤師友至此而心始安志始遂耳此故非人所
知也方天興草創勲鎮跋扈而官方雜亂欽餉煩煩
守一條陳八事力爲調辦先後補贖數十上皆人所
不敢言雖屢蒙溫旨而施行寂然于是政府坐困自
請行遯乘鉞鑿齒而出熊管以私書上師相諍之以
副本授守一守一復書曰指畫洞透雖米石猶當震
悚但師相以爲難持于老革不若盡瘁于封疆庶幾

寒之二集

卷之二

四

看肝胆天下共見之耳夫知不可爲而必爲之人固
有志非熊所及也且又特疏欲罷已職以授熊以爲
百鷺一鶚昔人所歎今印綬繁若而國士蕭條譬騁
絕域而棄驛驢擗天室而捐榷梓也復私書相招曰
國之將隕葵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紫跋涉匹婦猶執
此義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君子顧如此乎其虛
懷推舉竭誠圖國不忍言天不可支爲此將伯之呼
也至于居憂泣血幾至毀性廬墓終喪盡謝世法陳
恭人所遺書及戒性錢歲一開視輒長號不止蓋天
性然也其事崇相先生時有啓助先生愛之甚及疾
革委以狀誌乃瞑爲治喪累月然後治任李諸生請
于當事建祠學宮傍祀之迨石齋先生盡節金陵守
一自請出使覓其齒髮或難之守一曰若得營厝三
尺使忠魂時望孝陵吾即殉師無復遺憾而內閣蔣
德璟黃景昉力尼之且聞南都已有門士收其遺體
者乃止遂爲開喪于西湖二周祠朝士赴弔哀經臨
哭三日改服心喪其始終于師友如此若其詩文絕
出一時賢學郭正夫先生序其文曰乍披如川紆谷

寒之二集

卷之二

五

復水立壁翻已而鸞歌鳳舞龍見鳥瀾評其詩曰高
潔則峽生日月卷浮冰雪奇激則瘦蛟舞波秋雨石
裂今揣此聲容蓋非人間所得安置惟湘夷鼓瑟馮
夷起舞差足供奉之耳石齋先生則尤激賞其詩在
漳酬唱數十篇先生嘗曰守一竅倚高秀每與共研
輒思焚筆又曰奇思警句卓然韻象之表凡詩至情
理盡處纔有着手情理之至才調雙收了無唐宋遠
際非守一不窺其涯畧也乃作長歌五百言贈之歷
敘閩中作者乃曰于中最喜林守一玉軫嶧桐細金

寒文二集

卷之六

五

奉守一爲詩多新聲芬芳燁耀鏗鏘婉嫵妙出珠
翠上劍氣恰與琴書平至其末則曰陟彼高丘眺遠
海手搗明沙洗塊磊與君上下高駝迴卧然若華炤
千載此則屈子之追遊拙思也又口定心廣志澹中
央離立經嶽表四方微言副咏生清商蛟龍踞視鸞
鳳翔此卽屈子之懷沙悲回風也終之曰風雷唵歎
神不傷夷夔歛跡棲幽房區區諸子安敢當蓋了知
彭咸遺則惟守一克當之其所謂夷夔歛跡者則皆
平塘篙師靡吳捫胸者也先生豈無故而發此微言

哉今者銅山委蛻于雷都揭陽遺髮于粵嶠上下高
駝表在四方亦宛在中央鸞鳳不定翔于高丘蛟螭
不定踞于遠海吾呼守一應聲來至將以先生之詩
銘守一以爲師弟相知夙已目成斯固非世俗所能
知又何怪以排章儼句之老生相日哉守一元配陳
繻人某之女繼韓孺人某之女側室連氏男子三長
某邑諸生娶某氏次某早卒三某今任某官娶某氏
皆連出孫子三某邑諸生娶某氏某娶某氏皆某出
某某俱幼皆某出孫女四一適某某出三幼皆某出

寒文二集

卷之六

五

曾孫某某出曾孫女三二某出一某出皆幼銘曰
松下疎島今澹澹枯空素濤拍穴今如摧洪鍾穿魚
龍今千竅浸日月今雨瞳絕氛埃今驚霧傳咳嘯今
雷風定心志今恬漠吐正氣今從容不戴天今寥廓
不履地今岬嶸蕩器界今睨雪返蟠螭今玄同

承德郎兵部司務林公墓誌

林君守衡諱逢平閩之長樂人其先自下邳遷閩之瓊河徙居杭川數傳至瓊山公諱世章登嘉靖乙丑科進士官工部郎中沒祀鄉賢子懷瓊公諱裕陽萬曆丙子科舉人官雲南臨安府知府沒復祀鄉賢臨安公三子長逢年饒于庠早卒次逢經字守一三郎守衡也兄弟切劘相師友以文雄一時時鍾伯敬督學閩中以閩文色不附骨欲以清遼森秀救之而守衡見拔繼督學葛屺瞻又以閩文理不勝辭欲救以寒支二集卷之六 臺

淨勁高亮而守衡試復高等或訝其工于逢時守衡曰不然文惟明理耳理徹則神清神清則骨立骨立則色正吾竊其似而已時人服其語謙而論精也守衡下書無不讀而粥粥若無能有孝廉著春秋臆說音多新異共歎賞之守衡獨曰書誠佳勦說耳非端家作也或怪之曰子薄孝廉耳守衡曰何敢然吾實有所見但性不强記忘所由來耳他日偶多士宴集李生某在坐守衡出書相視曰請閱而評之李生閱數十版曰此書不掩爲已作則佳矣守衡曰何故李

生曰此皆宋黃氏日抄耳他則季彭山郝仲與說也守衡視諸子而笑曰吾向言如何其淹雅而有持擇如此性本冲和而繩尺斬然不踰當羣論紛呶中一言折衷莫不欣服者所謂衆不失寡言逾見默惟其有之矣仲兄守一性剛急意所欲言必剖瀝務盡亦不嫌面謫人過故四方知名士傾慕守一者未嘗不樂就守衡也已卯秋閩中建大社八郡人士悉集西湖之荷亭二林領袖之從守衡問難者數十人從守一談笑者十數人而已守一笑曰此吾不及家弟處

寒支二集卷之六

語

也蓋以伯淳伊川事相擬聞者咸以爲然初董侍郎崇相家居講學談文特器重二林侍郎沒執贊黃公石齋之門復器重之及黃公駐天興將秉鉞出關引守衡爲兵部司務守衡辭不欲就黃公曰知不足辱君但仕版列賢俊之名殊添本朝氣色耳未幾國變司務離居遠鄉謝絕人事鬱鬱寢疾絕食者四閱月惟葉孺人扶掖起居躬滌廁踰夙夜無懈卒齋志以沒戊子某月某日與仲兄守一殉義先後纔數日也年四十 歲悲夫孺人爲尚寶葉公成學女相國文

忠公之孫幼習詩書辨大義歸司務日逮事翁姑雞
鳴盥漱問安必謹樂區滯澹左右惟勤伯兄逢年無
子遺孤女三人孺人撫之如已出課以女紅及內則
列女傳逮笄罄簪珥分嫁之無闕禮尤爲人所難性
特嗜文史常言陶養性情莫善于詩因揀唐詩雅正
者千百課季子鼎復以林初文娥眉篇口授孫女諷
之爲說其大意謂此才士不得志託爲怨女之詞然
恩意之篤性情之正皆可觀可感也此詩援引繁博
雖學士未盡了而孺人詮釋無遺義其淹貫若此然
寒支二集 卷之六 五

非其大者丙丁間其母兄葉君益苞感居海濱每有
小朝廷之歎孺人正之曰非也綱目書帝在房州豈
小帝耶嗚呼世不明此義久矣今且刊削南渡之建
炎況紀景炎祥興乎又安知房州何義哉假令孺人
而在更舉何義以正之哉悲夫世盡男子獨少一婦
人何哉孺人生于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去司務
之卒十 矣今合塋于某原子三人長某今任某官
娶某氏次某邑庠生早卒三某今任某官娶某氏孫
子三人某某官某出某太學生某尚幼皆某出世熊

別司務四十年追記昔年意氣相感懽洽無間一旦
山河非故迢如往刻執筆爲誌潸然不知涕之何從
也遂爲銘曰

文求正宗吾愛葛鍾如金導玉鼓官應官嘉氣盛鼓
朱草從風學宗周孔吾敬黃董廉幹表仁致命見勇
漸清英又異苗同種經師人師先後騎箕身死舌亡
八天共悲詩書暗啞乃有令妻辨晰義名表如日星
帝在房州片語雷霆呼震聾聵晚死哉生哀哉餘子
是知天咫尺正統未湮豫剪其祀我奉闕訓以續國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五
敢告幽靈萬年視此

祭先妣唐孺人文

嗚呼不孝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少期鼎牲壯而不能
具菽水是不如死也哀哉壯期振輿晚而不能弛負
載是不如死也哀哉晚期澄清少伸一日之養須臾
而風木不常辱淪黃壤是不如死也哀哉不孝欲生
而慚負三光胡以生也不孝欲死而慚負幽靈胡以
死也使不孝死而吾母生不孝不惜一死使速不孝
再生之死少延吾母今日之生不孝不惜再死無如
造物不仁司命聾聵額不應而呼不靈也哀哉吾母
既已乘霧騎雲翔翔碧落胡不急語司命曰兒不孝
無庸於人世吾常置之膝下則不孝辭塵就土之日
乃破涕爲笑之日也吾母其忍棄恨不孝而不顧乎
嗚呼哀哉

案文二集

卷二

三

祭先考文

嗚呼天下有老失期望鬱替而逝如吾父者乎父期
熊爲龍而熊曾不如蚓也父期熊爲麟鳳而熊曾不
如豕鴟也父期熊爲泰山滄海而熊曾不如丘垤與
蹄涔也父期熊爲日星雲漢而熊曾不如熠螢與糞
壤也哀哉吾父所以縱濁醪混鹿豕蕭條偃蹇英爽
銷落以龍馬之精神而竟不得與喬鏗比壽者此皆
熊頑劣無狀乖違父訓之所致也雖復剖心瀝血亦
何以贖不孝而表父慈哉呼槍天地天地亦厭之矣
况于啜泣又何及矣嗚呼哀哉

案文二集

祭文

天

祭外姑伍孺人文

某之婿於丘門也茹荼日甚婦姓貪貴固常耳外母顧諒某曰有婿如此則憂貧乎某牢落無聊不治生產家室爲郵婦姓愛謹曲安瓊甌又恒耳外母顧期某曰吾婿材足致青雲顛倒任意常聽所爲勿檢桮也若乃信耳糊口初敬久玩凡人皆然婦姓又甚而某束髮學文垂二十載五見放于有司數譏笑于鄉里母顧爲大言曰丈夫遇合有時吾婿終不滯風塵里中小兒嬉狎無爲也至于承訣之際某以應選試

寒支二集

卷六

五

祭彭躬菴文

歲癸亥四月之下浣聞吾老友躬菴彭先生寢疾迫欲探候值屆午節郵民憚遠行訂以十五日遣發忽十三之夜夢與先生坐談云凡事須以理斷俗說初五十四廿三謂之月忌此何理也先生信之否某曰不信先生曰朕有意思人白應爾覺而診之曰吾郵發十五明乃十四也夢奚爲來邪竟改十四遣行豈料郵人入山之日卽先生去世之日乎廿一接訃書五內皆裂哭不成聲旋設位中堂呼號痛絕或勸某寒支二集

祭

卷六

幸

窘辱周旋護從出維楊痛哭以別金吾官卒莫不感
悚歎息當此時達生之名震動南服未幾兩都覆江
右亂遷播不相聞至己亥有持書自寧都來投者始
知旅寓易堂之躬巷卽前所聞之達生也書言某與
足下同師漳浦漳浦讀天下書一覽不遺獨未學軍
旅竟以此敗足下與其同爲其弟子當勉思未逮今
及漳浦死已後徒後死而不及漳浦則漳浦死猶有
恨嗚呼先生以聞名不識面之人一旦責以任重道
遠之事其所以期待某者豈世俗僞交所知哉憶在

寒文二集

卷六

六

車于先生不遠數百里稅止草廬劇談十晝夜太息
有明不祀病由學士大夫之虛僞夫學術僞則聲氣
名節忠義隱退莫不僞世不胥魑魅不止志士須互
相切劘修真學術結真朋友講真實時務令如五穀
可療飢布絮可禦寒庶幾天運可回而民禍可息也
某以涇涇小人有昧共言稍出風著相証十九間合
以是交久而益密及東南變起先生書來曰是當作
撒手文字矣某復之曰陳大士作制菀數千可謂撒
手狀每篇必伏兩柱于精義前後點綴遂成奇文先

生兩柱子精義可得聞否先生無以復而罷狀嘗轍
環數千里旅食三數年或曰何爲棲櫟不遑寧處先
生曰吾所期接代人未遇也此人何易得遇哉自是
斷音問者倏五年某乃如盲人失杖偃偃無歸其時
風霾開塞以綿續披荆虞其轆葛豫作書真山中俟
之旨殊沈痛比先生還山覽之亦涕淚不止報書曰
世間尚畱我輩深情篤論噓天地瘳枯之氣不易索
解人也旋遺長牘纍纍四千言凡行程風土人物文
字所遇時人奇人妖妄人言論幹濟自觀觀物決擇

寒文二集

卷六

六

談諧無所不備覺先生心血洋溢克塞于空虛某以
神識混合其中若大地九萬里指顧而盡如是恩德
何以酬報先生哉且將拙集逐首批注不日鐵骨冰
心置生死度外則曰無念不在民瘼遇事輒痛心疾
首幾折條分若得行志不知若何澆潤至引堯夫謂
天下人無福伯淳亦無福以相况嗚呼某何敢擬伯
淳顧先生非妄語者或自有見也于某所論性命則
曰精微透闢惜用之于禪尚爲生死根本輪迴所泥
聖賢不必離知意識而知意識皆其流行變化之妙

夫焉有所倚某言此處竿頭更難進步不得將文字作話柄須實實勘驗始得恐到不流行不變化時又須走向空寂一路夫焉無倚哉先生尚未爲某剖決也至論文則曰世獨以誌銘稱韓歐未辨寒支此種留我與寒支共賞某亦言世盡言古文若先生角觝記藥格及與方素伯書置之左國史漢韓歐間不知次于何等古文固無定位定法也先生自一位耳先生于某無苟同究竟則無不同辛酉先生爲春興詩中見懷一章曰八十翁從土室頭潺湲和血寫離憂

寒支二集

卷六

三

嗚呼某之心血非先生誰見之次曰我爲薪與君傳火世挾河須友作舟嗚乎薪今盡矣火安傳乎舟已移矣河安濟哉又次曰帶汁屢經咄葛亮借叢偏只誤田疇自今咄者無暇咄誤者從其誤矣結曰何期老壽偏逢此長使吾徒淚不收嗚乎老矣又且後死直須日瞑乃淚收耳政恐兒孫讀此淚亦不收也天下人讀之淚亦不收也豈不哀哉前賤生八十先生欲錫以佳文某急止之曰壽不足辱文也但得一壙志及吾生見之藉以瞑目足矣他日使文章士爲之

九原有知未必首肯也先生許之特徵事實某以生平本未拙集備見獨書家居細碎事相聞先生復之曰字字至性凝成丹血炤耀楮上又如嚮大火聚令人膚臙竝熟忽又如裸立風雪中齒噤肌栗不可耐朕皆本于自朕無毛髮勉強難採之迹百世下讀之猶生涕淚誰能于此外更有文字既又云先生苦心苦節果不可少某一篇文字要當奮厲鄙誠別出村軸以報知己嗚乎豈料先生頓宿此諾邪今捧讀絕筆但得冒頭數行全未叙事但云先生續成可也又

寒支二集

卷六

四

云萬古之別豈不痛心未了事俱屬先生嗚乎痛哉某何能續先生之筆又何能了先生之事惟當彙集教言晨夕晤對負痛以盡餘年而已正檢遺牘又見數語云某未死之勝友惟元仲與和公景范三人時過心膈如螻蟻惟恐少有贏缺乃今景范遠千里某遠數百里和公比鄰而又他出三人遂無一執手訣別者存沒均痛中訴向誰若子載子務之遠離尤非情理所擬及痛又可盡言哉嗚乎素車白馬竟幾昔人念季兒向旻先生注脊如子每一札至多方獎

誘誠勵進退遮奪備極苦誠至謂兩家子弟同鄉同
命須令合進擬曰猶兒尚隔一膜今輒爾赴喪諒先
生必盼睽之也故詳述定交以來往復知君之言聊
以疏洩涕洟開導鬱懣聞香建酒侑此絮言先生其
享之哉

太白山人榭葉集五卷南遊草一卷

〔清〕李柏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太白山人樹葉集敘

寶劍將出豐城而斗間有氣集
珠將出洛浦而水邊生光良玉
將出崑山而石土吐英賢人未
士將出於妙澤而毫澤少小璧
起脊梁露齒頭角吾友

李先生束髮受學嘗步觀九原
顧墟墓累累嘆曰百年後化為
荒烟蔓草學者當爲身後計欲
爲身後計當別有正學若頗首
芸窗營營科目不見源本之謂
章句名利之學由是竊讀小學

見古人嘉言懿行豁然悟曰道
在是矣遂盡燒所讀帖括潛讀
古書家赤貧膏火不給或升高
照月或焚香燭字至雞鳴方寢
師禁毋學古恆得一齋簡殘編
枕中弗令師見會童子試先
生志在山林避不就或日暮投
古廟坐達旦不寐或深入智井
三日夜或潛走曠野危坐連宵
不歸或亡於外西渡沂水南
入雲棧東登首陽祥夷齊墓其
兄臨之曰塾師朴曰汝學古人

吾兄令汝學今人也先生曰願學古人再朴曰學古人乎學今人乎先生曰願學古人又朴曰汝還欲學古人乎先生曰凡學古人數間而辭不變由是遠近之人見其踪跡太奇語言汗漫或曰

清序三

鬼物憑胸或曰病狂喪心或曰愚騷下賤祿命不豐訛笑百出先生皆不顧也後奉孀母命舉博士弟子累試高等母均憤然棄冠服法服結廬太白山讀書學道麤糲食藍縷衣山僧

蒲僊道人擇冠人以為陋而先生安之如故也深山之中每遇一古木一怪石則必曰可悟文章每遇松風澗響則必曰可悟文章每遇板頭啼鳥水面落花則必曰可悟文章張旭看劍悟書伯牙入海

悟琴皆此類也故先生為文多時之山水清音不作人間絲竹矣或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先生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欲知先生者當於先生之人求之不當於先生之文求之衡山如少府素衣

先生者以書招去先生挾一驪
奴篋書過潯陽涉江夏浣洞在
浚滿湘發江北之雲宿江南之
夢夢裏屈原於湘郢哭賈誼於長
沙渴民侯於隆中瞻岫嶺於衡
嶽醉帝子於蒼梧吊湘君於南
浦懷子房於石埭想黃綺於商山
講韜畧于襄陽議戰守於函關
此一遊也收盡東南之勝是以有湘
中妙歸而移家澤南入雲驛有
威振襄城有義登漢王之臺尋
與子之躊眺五雲之宮躡念佛

之茗椀簞簞幽谷之竹釣河
西穴之魚此一遊也收盡西南
之勝是以有漢南州昔史遷之
文以周覽而奇蘇軾之文以累
讀而奇先生破萬卷行萬里而
文益奇又不止太白山中所聞
見者或問先生於文為左國與
史漢與唐宋八大家與先生曰
我學八家我居何等先生不為
八家而自成一家言此如劍出
豐城珠出洛浦玉出崑山在當
時已騰其氣耀其光吐其英今

入五都之市光怪者不啻若照
 乘家光古色者不啻若欬器
 若壽夢鼎珍錯者不啻若代賦
 絲象若琤琕篠簜愚賈過市而
 不顧焉智賈入其肆而物色焉
 富賈不惜千萬金羅致之而懷
 寶者弗售焉何也先生冰徒以
 文為宝也先生之文道之菁華
 溢而為詩為字文之糟粕余故
 序其人因及其文使人知形先
 生之文不若求先生之人然則
 賢先生之人傳先生之文者

清序

六

衡州司馬茹公
 鄧之大夫駱公也兩公均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

同學弟蕭震生敬題



清序

七

太白山人榭葉集叙

往余初入關中與頻陽李
子亮太史揚榭關中隱逸載
及太白山人始知有吾人矣而
未得其詳也已兩行鄒周

原進諸學官弟子諮詢文
獻頗得其詳矣而未見其人也
嗣奉

御書之後獲至橫渠屏驕過訪見
其為中草服如野鶴閒雲所居

容膝僅敷風雨而圖書萬卷

四壁縱橫進歌草蟲退詠白駒
於是見其人矣而猶未窺其深也
遲之又久始得其榭葉集讀之
不禁撫卷歎曰若山人者庶幾古

隱君子之流乎夫君子埒草木
以盡天下之色鼓雷霆以盡天下之
聲闡幽隱以盡天下之蘊互日月交
山川錯鳥獸以盡天下之變其志
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

質以實其志綱者其言果以斷其
志直且廉者其言坦易以揚厲山
人庶幾古隱君子之流乎抑又聞
山人嘗大雪中直走太白山巔萬壑
冰霜晶瑩四射狂飈散髮高卧

其中一片清寒沁入肺腑故作為詩
文無復人間烟火氣異日者益
將鞭靈輶馳霹靂乘朔風擊
白日摩皓月觀天地之倚附振
陰陽之屈伸於是山人齊精能

之變化而不可物色矣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仲

冬淝水同學弟許孫奎題



序

間嘗披覽輿圖吁衡史冊見夫鄒魯多大
學吳越多俊髦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而
轍函梁豫間往往多幽人隱君子焉心竊
嚮往者久之及攬轡入 京華茲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嚴師重道一時鴻儒碩彥師

濟盈廷煌々乎文明之盛洵足媲美唐虞而
軼三代哉尤復雲漢作人拔尤羅致謂
當代固多夔龍周召之才而山林不乏巢
許皓光之輩由是徵書四出徧選名賢而
雪木李先生其最著者也乃 先生於予
旌下賁之時矯々自好僊卧恬如 先生

簡

殆高尚其志者歟歲辛未余奉

簡命來牧茲土郡為 先生桑梓地余留往
恆殷入境即以得見 先生為幸 先生
秉先幾之哲避荒漢上與余願適相左今
春歸自漢南不以余為余鄙詎相遇從盤
桓匝旬日仰天耳熱掀髯劇譚十五國之
貞淫正變千百年之治亂興衰靡不刺々
言之燎如指掌更出其所為詩古文詞數
萬言皆能堅立鐵脊自成錦織不屑一拾
人牙慧而奇思偉論則一空前後作者嘆
乎於山見太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
深於人得見太尉而後可以無憾今余之

獲與先生遊也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後
之學者讀先生之文章景先生之芳
躅想太白峯頭常有雲烟繚繞鬼怪百出
風雨飛來雷電交作之狀然後知先生
之浩落襟懷與天地為笑與雷霆為侶與
山川草木鹿豕禽魚為居遊者共有千古

笑而余亦藉以慰嚮往之初心矣是為序
皆

康熙三十有四年歲次乙亥夏六月上澣
之吉鄂州駱文謨



太白山人樹葉集敘

京家居時聞同里子德李先生曰關
中三李余行季素以虛聲聞於人自
問恒多過情之耻行伯中孚李先生
行仲雪木李先生學業文章誠足羽
翼六經發矇振聵自此親炙之望拳
拳服膺庚午冬叨膺

簡命職任郿庠雪木李先生桑梓郿邑

食祿於郿睹青之願酬矣甫至境聞
先生因秦地大飢遷於漢南自恨腐
草朽木之質終非教澤所得加也乙
亥春暮先生以拜掃旋里邑侯
駱簡菴先生聞而招之館於南禪寺
啓先生之篋出先生之文以命

布告海內時京幸得侍側焉接其道
 範聆其講論所謂羽翼六經發矇振
 聵子德先生之言不虛也乃欣然曰
 自今以始京見先生得見先生之文
 章海內之士見先生之文章如見先
 生矣人人見先生先生提命之功豈
 淺眇哉

頤陽弟王于京頓首拜



槲葉集敘

山中之紙採幽岩之肥綠
 澁心血之餘瀝積久盈篋
 遂爲集名

太白山人李柏自識

序

大



太白山人樹葉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白燕賦

論

劉向

大旨篇

過笑河論

得宋商均

文武同源

人無不足

過留侯子房張先生祠

又贈醫者

月蝕

花之聖人

洋縣人物論

元氣

呂夷簡

漁田

後勸學篇

夸父逐日

贈醫者

用權

得失篇

用人

不如狗尾

過鴻門論

瑞王故宮

操舟

駁王維與魏居士書

過華清論

聖王德用

有聲不鳴

前勸學篇

卷之二

敘

遊鳳都東湖序

為梅侯種柳敘

河門朱山人詩集敘

一笑集敘

勸學通錄敘

為蕭長青號柳菴敘

永思錄敘

送愁休和尚敘

奇樹齋詩集敘

午夜鐘敘

壽廣文牛先生德微敘

贈馮大將軍敘

說

說天字

松友名鶴說

後蜘蛛說

說蜂

教恭說

贈商山一叟養老敘

商山集敘

遊研齋遊記敘

遊宛在亭敘

哭子頌編敘

麟山十二詩敘

愁休和尚語錄敘

愁休禪師敲空通響集敘

粵遊神後敘

漢江樞歌敘

壽盤錫劉先生敘

可以集敘

易名說

答無卧雲亢龍說

忍齋說

戰馬說

於陵仲子

見山堂誌	虞仲翔知己說
王天運肩勃律說	岑國說
運山樓說	亦山說
陶貞白靈寶真靈位業圖說	智永筆簾說
啟書說	青門隱客朱麗潭三癖說
替驢說	
記	
重脩太白廟記	初建少白山真武殿記
潭谷河上堰水利碑記	代邑集作
重脩太白廟碑記	重脩吾老洞廟碑記
書記	淡園記
蕭氏宗圖記	湘莊記
蒲園記	重脩大興善寺大佛殿
嚴樂齋記	草菴記
傳	
明漢中府瑞王夫人劉妃傳	趙錫姬傳
關西三貞女傳	荷節婦傳
康孝子焦烈婦傳	張烈婦傳
書奇孝格天傳	杜義繼母傳
敗	

仲貞張公淡園跋	跋蕉窗戲戰後
回春圖跋	重刻於陵子跋
卷之三	
解	
升水石辭	
解	為秦人太白山求福解
壽天解	萬味珍壽解
語錄	貧賤
語錄	
雜著	
續功過格	癸酉元日記事
月梅	當仁不讓於師
豫防	山雉
鳩巢	所見
防微	無才
文字	新難
擬山中開義館教授	虎
銅鐵	與友人議辟地
柴閭	

謝

獅子

知人難

日月眼

耕

國

前題奉飲上流園

後題奉飲上流園

題錄叔寶源秋園

武

武

獨前將軍像讚

文仲子懷夢節

白山任先生像讚

商山子吳德微牛先生像讚

溫

溫嶺老長像讚中父主勳贊主人仲貞張先生

鳳

先朝儲將像讚

明家文儒讚

最新劉亮像讚

仙人圖讚

波陽清快李驥吾讚

銘

杖

觀

且閑亭銘

請梅侯開渠埋啓

上鳳翔府尹楊公啓

代

祭文

祭堯客黃浮庵先生

祭行樂老人明微張公

書

橫渠先生十七代孫茂才張君翰庭哀詞

與馮海鵬先生書

寄茹明府紫庭

寄修明府

與英石書

與家徵君中孚先生

新朝世

寄靜齋

答蕭鄒巷孝廉

辭脩志與洋縣邵大夫

再辭脩志書

與張大將軍幼南

復張大將軍幼南

與蕭鄒巷及蒼二弟書

太白山中寄友人杜浮門

寄趙子初

寄戴東叔

寄張希石

寄韓公

再寄茹公

寄全九梅

寄輝玉

寄謝老

寄張薑公

寄輪垣

寄趙靜齋

復茹公

答劉孟長先生

復茹公

答李三劍客

寄蕭臥雲

謝弟侯曉奏

答王周復先生送犬

寄康孟諒

寄張子餘秋元

寄曉海陽

寄波陽梁侯李顯吾

借梧桐

寄牛先生

使人雙起

寄永叔先生

寄振牛楊老

寄牛商山

寄華川僑隱王將軍

與焦卧雲書

勸焦潛飛積粟書

寄楚客黃老人書

寄康甥

寄潘老

寄茹侯

寄朱弟仁侯

寄梁布衣費人

辭富平邑侯郭公

寄張明微

寄茹司馬

寄升軒齊

答郭親

寄抗霜德

寄休侯將軍弟

復張子餘內翰

與慈休和尚書

與東微君會亭先生書

寄西雲

寄雲和

寄焦卧雲

寄蕭東始

寄門人公九博

為焦卧雲告叔夜之變

松友制名

既

重修周公廟募緣疏

重修岐山文廟疏

重修蜀前將軍廟募緣疏

重修鍾呂坪募緣疏

重修里重脩五瘟廟募緣疏

備如定水陸募緣疏

重修鳳泉山菩薩殿募緣疏

創建夢海寺募緣疏

公聰續言

日喻

土也貧

戰兢歌

有感十四

前題

古意

有為

安貧

人無棄

言箴

勸學

慎牛

窮語

卜居

卷之四

五言古

五言古

五言古

五言古

漢宮鐘

碑

白山有喬木

嘲室

梅竹隱

說忍字

嘲秦穆

火鼠

賤上

感時

童子耕

觀中山

獨夜

咏巢許

丹穴

太白中峯坐月

南山行

古別離

穆公集

蜀前將軍廟碑

立秋前一夕登南莊趙氏

或問樂亦在其中矣義醺醉不吟為賦短章適喻

季元常先生有嶠泉阻雨之什同蕭雪山即席次之

鏡

太白山樵者

太白山雪月

壬戌九月過岐茹明府署中邂逅諸友為十日飲于

將還山詩以別之

田園吟

古意

東湖

劍琴

咏史

丙辰夏日宿吳道士土洞

宿石壁

鳥夜啼

有感

鑒山開渠贈梅明府品章

見月

懷故友屈二成寢

雜吟

訪李記室

庚申元日

問鏡中人

鏡中入答

冬日王青門至自寧王村辱弁詩序日午送歸竹雪

山趙秀玉猥自田間枉訪文談至夕既歸詩以歌

之即東三子

郊牛

雜吟

隱者不可富

孤矢

定情篇

伐木

工品

火鼠

有感

愁

自言

已已五日哭屈子

絕句

獨坐

應酬

文人

甲子端陽日哭屈子

七言古

老人

太白山月歌

愛松篇

書五丈原武侯廟碑陰

明月篇贈溫母唐節婦

逍遙吟

磻溪行

栢宮

知我吟

題劉侍御安劉先生表忠錄後

老牛篇

韓淮陰掛甲樹有引

望夫山有引

夢終南劍客趙靜齋

此間樂

丁巳冬月王青門寄紫荆山人承叔表子詩索敘喜也賦此答之

在頴山子德大弟宅喜晤子頴宋隱君歌以贈之

踏雪行

古柏行

鷗鷺歌

古松行

南莊古意

葦竹行

冬日馮別駕邀飲見羽扇縣壁卽席賦短歌志感

西山行

大鳴歌贈蕭一弟靈山

登太白山東望長安

代內贈郭貞姬

贈琴琴老人李頌吾

又贈琴琴老人 居陵陽

雜詩

本

燕南花

喬松篇爲商山牛先生

長沙弔屈子

賀喬行壽仲貞張祚

彈劍行

六十四

題周在豐松鶴圖

太白山房

題杜海門

漁父辭

荊岡落花吟

壬申五日新還漢上哭子

磨墨

生孫有引

題松堂坐語圖

五日哭屈子

鞍門戟

紫柏山次趙文肅公韻

清明

晚張伯欽

除父歌

少年行

四育

短歌行

立身

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偶成

三首

愛山

礧溪

讀孝友傳詩 有引

六言

知止吟

讀父詞

崔府臣汴河舟

長安秋夕

七言絕

訪隱

礧溪

漢故都

黃帝陵

幽居

慶

劉文靖墓

奕花

題未央宮

聞哭

漁父詞

昭陽殿

山居

山行

蒼山外人問家在何處

山中見月

新衣二絕

踏雪曲

渭水秋月

五丈西風

楓葉

秋閨

暮吟

登鄆邑大觀樓

鴈字四絕

旅夜秋

聞蟋蟀

早梅

乙丑

懷太白山房

乙丑

別竹

乙丑

別竹

乙丑

聞山月

乙丑

秋閨

宮之夜市

聞夜聞笛

阿那曲

二月同月谷趙山

賦二絕

未央宮朱草

即雪

哭先妣

池邊

曉發郭令公舊第

客室

山居

韓信亭

見月

楊雄識字

題楚客廬中明墨竹圖

太白山房二首

聞蟬

太白山

聞蟬

太白山

聞蟬

敗花

飲馬長城窟行

望五丈原有感

故園

登太白山

秋日送趙居士遊隴西

有感

山中

山中

潼關南城望大河有感

潼關南城望大河有感

避世

病中

聞笛

漢中

友人文學張子招飲宛在亭賞紅梅

壬申春最陽客舍有懷

憶故園

題武侯廟

庚午入山

雪洞晚烟

松下

溪水

食箴

入少白山

咏梅四首

同馬峰別茹司馬遊衡嶽時用雪雨月登山次日暮

里閒寄得觀海月下山陰窺如

程公塚

乙巳秋聞隴西有警思與室家

南遙憶山居

樂事故有此賦

對雪

卷之五

七言律

潼關

五丈原弔忠武侯二首

和李子德寄鄂撫軍南安詩二首

白下板祠尋東溪洞天二首

崑泉春望

鴈字

秋興

過文學楊獻章渭上別墅

秋思

登太白山

鳳泉別墅

岐陽郡蕭長公祠見蕭一壁間留題卽依韻次之

贈道人任長年

四嘯山

秋日曲江對酒

登吾老洞

四驚山用前韻

割耳莊竹林

登郭邑大觀樓

咸陽

有感

中南山

登興善寺太師閣

登慈恩寺浮屠

自岐徂渭阻舟

觀子咸滿子老人

山村火花二首

鸛鷀

鍾呂坪

延秋門外梁園有懷

秋日送趙居士遊隴西

長安

清湫

扶風

次慈和尚韻

山中

又韓韓先生招飲籬下種菊一畦卽席賦之

梁園柳堂

又過梁園

梁園卽事

春晝

戊午三月開西園黃鸝有感

江上

洋州黃氏園林

樂城觀火山

拜將臺

登華嚴絕頂

思不單

春日遊吾老洞偶成東有邵張子七二曲趙子一風

索來韻

山房咏懷八首

咏梅

岑園

題蘭若寺

咏松

釣臺

已未秋故園蜀前將軍廟前古柏爲風雨所撼詩以

哀之

贈八仙庵道士任長年

馬塔

和月泉吟

荀明府新遷別駕因卜居河東

岳武穆

咏蘭和鄒明府韻

洋州	定軍山謁武侯廟
故園古柏	謝焦卧雲送鶴
松隱鶴友	山中盜警
古漢荳	岐陽秋
夜泊渭川望秦漢故都幸然成興	
謁武侯廟	題門人全九擲壁間釣臺
五言絕	
漁閩	秋思
聞砧	看劍
嶺泉春雪	挑燈
念別離	太白積雪
漢上秋思	潮橋新柳
無題	蟋蟀
早梅	梵剎鐘月
登大鴈塔絕頂	秋日再至鳳泉道逢騎牛
古別離	丁卯少白山七月十五夜
梅	古別離
送劉洽漁出函谷	與客別大荆雪洲
雜咏	鏡中見白髮
無題	五臺

寓洋城	問柳巷
古別離	長楊宮
聞蟬	古別離
尚友五首	曲江
嫁長女寒梅	三友咏
牧羊三首	漢大儒關西夫子之墓
山中	鳳嶺
竹孫	六十四
梅花	哭待興
閑吟	棧閣
洋州五日哭屈子	題王孝子盧墓壁間
馬	山中
農談	個書
啼竹	幼子鶴齡
幼孫衡州	咏梅
崇禎備將五首	
五言律	
已未春抄青門朱千仞招飲卽席得空宇	
五陵	聞蟬
乙丑孟夏寓蒲園曉聽黃鵠有感	

浩然之氣

山村曉發

登說經堂

鍾呂坪

春日獨酌洛泉山

送馮別駕之湘南

松葉露

少白山房

安分

仙遊寺

秋步同牛高山先生簡無自適王中丞受園分韻

泊渭川

客趙氏中南別墅

春日客恒州偶憶昔年卧雪太白悠然有感

送陳十百

湖南

早月華

早春

新集

目錄

五

長安早天

送馮別駕之湘南

秋抄遊洛泉山既贈惠處士舍貞

山中

草堂坐月

春抄經慈一別墅

與蕭雲山一泛舟

鳳泉印事

正月十一日夜宿靜光寺值大雪

題孫羽士山堂

磻溪

山居電竹

癸亥初夏有都立洲里子獨進張子泊第十一馬子

月第八招飲狀服即登西城野眺

通有繁

丁未仲夏同牛德符京湖分韻

贈諸者十人

鳳泉山日既

腐儒二首

曉度梁園

五丈原和太復山人韻

秦大平德英堂

九壩寺

戊申客南趙一書樓值春雪

鳳山利

大白山

和孫太初退宿一庵韻

即事

通陳舍道次韻弟韓淮陰

新集

目錄

五

元日試筆

柏子樹

遷於漢

雙以詩又松友覺而書之

用唐宮女結句憶松友

遊新寮

九壩寺

西岩雪洞

再登鍾呂坪

答人

即事

西遷

十月見

有懷

又短句

天河

華峪行

行洛維

寓恒州

天王家	長商陽	大青	魚父辭	家常吟	關耕者	樓城歌	咏古	觀節度使先生	某根	晚出北門行	蒼龍嶺觀碑	六則錄	南遊草	遊西谷四論	道瞻城	南召	南陽卧正崗武侯廟
明紀	大青	魚父辭	家常吟	關耕者	樓城歌	咏古	觀節度使先生	某根	晚出北門行	蒼龍嶺觀碑	六則錄	南遊草	遊西谷四論	道瞻城	南召	南陽卧正崗武侯廟	

流賊張獻忠破襄陽	祭屈賈兩先生文	荆王創建護國寺	蕭應拾梓	南遊草詩	函谷關	所見	舟行尋江上釣磯	順明長沙太守忠烈廟江門先生墓碑	閑鐘	五言律	王維	通湘庭	七言律	泛舟湘江	同馬峯	七言古	湘江月	贈田二駢賓	長沙明屈子	洞庭
流賊張獻忠破襄陽	祭屈賈兩先生文	荆王創建護國寺	蕭應拾梓	南遊草詩	函谷關	所見	舟行尋江上釣磯	順明長沙太守忠烈廟江門先生墓碑	閑鐘	五言律	王維	通湘庭	七言律	泛舟湘江	同馬峯	七言古	湘江月	贈田二駢賓	長沙明屈子	洞庭

衡峯望日歌東 紫庭茹司馬

七言絕

衡麓道上

郭侯書屋

望日蒼見海氛晦暝須臾清霽

祝融峯

衡峯印雪

嶽頂泉

水柱

湘上除夕

湘東懷太白山房

望日蒼

衡峯書懷

舟中

楚江秋和崔唐隱韻

漢水

陽春

延湖應思岳丈題壁功

衡峯

衡麓

衡嶺三閣書懷

衡麓

湘澤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一

賦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白燕賦

太極渾以涵三分陰陽判於鴻濛渾字初以潛品兮清乎
學而淵空淵出海乘扶搖兮鸞鶴遊於島遙知鸞鶴之爲
大鳥兮洵鳳雛產於兒巢之中智哉鸞鶴家於漢東遺卵
舉商人夢誕公闕不長雲頭異采翁乘春秋以去來兮啣
泥之花之最擇求巢以高桐兮狎主人於鏡檻臨玉京以
終節兮繫紹爾之詩封同君子之忘機兮類佳人之殊
不解人以玲瓏兮尊不割雲而象桐兮分鴻濛以大小兮
岐生殺以雌雄時脫脫其巧舌兮咸退服而紫霄胡乃彩
毛一變縹素不同飛出鳥衣之巷巢乎瑤華之宮傍珠樹
而翩翩依瓊筵而颺颺慕羅浮之淡粧舞霓裳之肅穆托
月魄而難缺兮孕靈霓而不融得皓鶴之一體兮曳縞衣
而上冲造虛空以不巢兮脫埃煉其奚蒙粉黛兮三千對
之而金釵失色烟花兮八百近之而胭脂退紅鳳凰原頭
掠斷青山空登鸞鶴谷日點破綠水重開君何以如此
特變采於馬樞之高風至若翡翠以文章致羅孔雀以錦
尾受璽黃雀啄粟兮來公子之金丸烏鳥止屋兮墜玉珥

之雅巧斯皆昧於出處之義暗於幾先之聰故吾獨含章
而抱貞兮永希志於實焉止幽人之几素兮三十年忘其

論

太白山人

劉向

愛人之子州吁弑衛桓公石厚與焉其父石碏使其宰孺
宰有殺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
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劉向漢之宗親也成帝元舅大將軍
王鳳事政兄弟七人封侯向知其將篡也與洪範五行志
載上封事言王氏將不利於劉氏可謂忠矣獨其處子欽
君子有遺議焉欽附王氏有石厚黨呼為君之罪向無石
厚大義滅親之舉此所謂當斷不斷祇養奸也或曰厚
黨呼弑君其惡已著確得而殺之欽附王氏王未代漢欽
罪未彰向惡得而殺之曰成帝河平間詔欽與向同校書
天祿向數上封事而欽無一言及王氏其志可見也且其
善書持論每與向友向存即不尊家學向物能保守其家
法手爲向計者燕石適庭問欽國事爲劉則忠爲王則賊
縱欲鳴欽權在我也孰得而掩之金曰休屠降奴也其
子弄兒與宮人戲日卿即殺弄兒楊越曰愧無日碑先見
之明不謂向之物若好學或降太乙曰殺桑春秋而反無
日碑先見之明也

其君天若假向一十三年親見王氏之篡漢而不殺附莽
之劉欽則趙盾不討之罪向何逃焉和矣老晉侯問嗣
曰午也可春秋不以爲比藉曰欽賢向必不能自舉以不
殺欽知之也然則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子忠吾君當如
美之舉午子欺吾君當如碏之殺厚慎無如劉向忠於漢
室而不殺附王莽之子欽也

夸父逐日論

愚哉夸父之以逐日而渴死也夸父非無心也夸父不以
心逐而以身逐身未死而心先死未有心死而身不死者
也天人一也天之日天之心也天之心人之心也以人心
逐天心以心逐心也以心逐心何不及之有萬古此天
萬古此人心也是一非二無須與離一人逐之一人不逐
天下萬世人人逐之人人不死夸父死夸父之不善逐日
也古之善逐日者曰自強不息曰不顯亦臨曰學有緝熙
于光明曰念茲在茲曰惜寸陰曰惜分陰不行跬步不出
門庭我欲逐日即及日矣夸父用身不用心心死身能存
乎所以愈逐愈遠而渴死嶠谷也非日疾而夸父逐也心
不至也

大寶篇

或問之曰瑚璉干將可以爲寶與曰寶也隋之珠和之璧可以爲寶與曰寶也幾之字虎頭盡可以爲寶與曰寶也日易之名何曰寒蟬一翼螳螂一服客驚曰吾所言寶者公量牛馬城稱珠玉萬家之邑五都之市不能易者也今日表蟬之翼螳螂之腹無乃稱物非平與曰平甚客起曰彼曰曰是數寶者天下之至寶也子賤之天壤之間更有何寶曰有寶於此其大則括囊天地而空無一物其小則如珠如璧能寓全體其重則億萬島嶼難移尺寸其輕則嬰兒肩之如不知也其發也則雷霆海潮之音不能振其

海量珠貝積崑崙高金玉億萬庫亦不能易也客驚曰是寶也誠其有之曰三代以前帝王之寶有之韋布之賤亦有之三代以後韋布有之帝王時或亡之矣曰有名與無名乎民無能名焉無能名者帝王之大寶也曰有是大寶無以守之盜斯奪之矣必也河山設險以守其遠金城湯池以守其近期門羽林以守其內則無盜吾寶者曰恃此守寶乃喪寶也昔者聖帝明王之守寶也竟以欽明安安舜以恭己無爲禹以惜寸陰湯以聖敬日躋文以經武武以敬勝義勝其操存人人殊而歸於主敬則一也客然久之忽與然謝曰吾今而知帝王之道在守寶守寶之學在主敬

贈醫者

儒者得志爲宰相不得志爲隱相孫思邈即其人也思邈隱太白山以醫術濟世其贈贈友皆一時名士其論疾疴則以天地日月雷霆雲霞草木山川爲喻蓋言王道也由是知醫之爲術小壽一國大壽天下微程子曰我亦有丹君知否用時靈藥壽斯民吾鄉某子居太白山下私淑思邈方一方矣知曰得志爲宰相不得志爲隱相孫思邈即其人也思邈

通贊河論

壬申四月四日于雪後吳河見石碑大書曰肅相國忠肅
肅侯韓信至此追者何窮信也信從高帝入漢中坐法當
斬呼應公曰主上不欲取天下耶奈何殺壯士耶公奇其
貌壯其言言于上上拜用也信亡士無何迫之漢王以
爲何亡也如失左右手何至殺信曰若亡何也曰臣不亡
則亡者亡者誰也曰韓信曰請將亡者多矣不迫迫信誰
也曰請將易得譬如信者國士無雙大王欲長王漢中無
事于信如欲取天下非信無可計者漢王因築壇拜爲
大將于是出陳倉定三秦渡黃河斷龍且勇拔王豹破趙
下燕破齊擒羽信功也肅何可謂能知人矣能以人棄
君矣及信之死也肅曰何物信人賢歸室難作以爲何死
信也子曰不義曰信歸王墓良足足以爲良促信死也
子曰不或曰信出入功高信主信自取死也子曰不或
曰與帝論將多多益善帝忌信死也子曰不或曰與韓通
謀合人告變信以死也子曰不或曰馬則信志信死不
出此子謂舉不足以死信而信竟死信誰死耶曰呂嬃死
信也呂嬃乃高帝之妻高帝之姨呂嬃之妹雖淫如婦人
也與出同母性必惡信信曾謂會稽迎曰大王乃肯臨
臣信韓曰生乃與會等爲伍其相也故慢呂嬃必知之

知必恨恨必誤人情也天下豈有姊爲皇后夫爲大將既
拜迎客而殺焉折辱不恨入骨髓謾忍辱者乎况雖爲
臣祿陰欲殺漢以爲請將易伏惟信才高難制其欲殺信
非一日矣而漢又趙之雠火也漢風斯然之矣
故曰呂嬃死信也雠之殺信也皆曰舍人告信反也嗚呼
韓信智將也才將也自定三秦以至滅項用兵如神孫子
所謂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惟信爲然即欲反漢
何事陳勝即與布謀舍人何從知之予以爲舍人即雠陰
市腹心人也故一告變即使何給信信入即斬古者刑有
八議一曰議功信即有罪其功當議罪不可赦因待高帝
可也其不待高帝恐帝議功赦信也何以知信不反也信
臨刑曰悔不聽刺微之言當信破趙下齊之日微知高帝
爲人可與其患難而不可共安樂往說信曰相君之背
不可言此時兵權在信一納微言三分天下誰能制之信
曰漢待我厚不恐背之信不反漢明矣豈有天下已定茅
土已錫乃與陳輪反乎然而史氏作信傳以爲信反則又
何也曰史氏爲尊者諱不著信反則漢有枉殺功臣之過
矣然則信死無罪乎曰有罪罪在不諫老子也老子曰功
成各遂身退天之道信之功成矣各遂身退矣而不退天
道也當項王死後信若上書告歸田里辭其王爵歸其兵

稱亦如子房從赤松子高帝必不畏其能高帝不棄
則要不得讓雖不得殺故曰信是有罪罪在不諫老子也

用權

程子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亦常人之大用也蓋聖人用
權可以濟世常人用權可以濟身康熙七年二月鹿洲
山有泉逐虎溫泉男子兌氏者為虎所攫兌氏懼喪世
十虎口虎得臂不及頭項殺者亦至兌氏獲生李柏曰
兌氏者可以行權矣臂與命孰重安與危孰重安則一
匪輕也危則一臂可舍也此權道也經帶也權變也變
通帶之謂而經以濟經之謂也雖參仁要也知
之山仁豈得也知而後為仁中條亦有此意以
有五條終之龍管之水仁星宿海也知黃海有
海以爲源而後有黃河黃河之流故曰惟仁者為能守
惟智者為能用權何也仁者樂山山主靜靜與經合智
樂水水主動動與權應仁知有相成之術經權則並用
時雖然不可不辨也有深仁者必有大智用權而權
內有私智者先之以小仁用權而權在經外權在經內
兩端而辨其也誅獨夫而非執也權在經外假周公而
室與也託文王而漢祚斬也蓋湯武是經用權功在天下
進行萬世曹莽叛經任權利歸一家賊在天下此用權

以之辨也夫豈無專經樂權者乎曰有之屢生中條
信子與陸機中之樣不惟棄權並棄經矣

丹朱商均

危宗以天下傳舜禹先傳禹之詳矣至以朱均為不肖亦
情有所中人百金之產其父一旦舉而讓之他人而子不
爭非人情矣况天下耶朱均果不肖也當居攝之以
其父意不在我勢必私交諸侯大臣以爲黨援雖不即
祖洛之後亦必不安是以揖讓啟干戈也而朱也均也
安之也傳曰知人則智又曰人臣不自知免爵傳賢知人
也且知子也朱均退守自知也且知人也故傳者不
而史者安乎後也且朱均之廢雖有後也朱均之廢
是舜禹之德人之所知也朱均之廢舜禹之德
之所不及知也免爵有傳天下之量舜禹有受天下
而朱也均也荷非其量人爲天子我中侯服其能
丹朱商均終身安之無一怨言非如免爵禹之量不足
宋之也以此論朱均非不肖也乎與氏以爲不肖蓋
不肖免爵耳後世所以不肖爲不肖者不肖者
生之誤也

得失篇

春秋戰國之世諸侯戰伐攻取皆有欲得天下之心

雄矣惜乎其未諱於得失之數也周之興也封建千八百國其衰也五霸迭為盟主如霍陽樊鄧襄竟滑濮上邲上諸小國吞并殆盡其心皆欲得天下也而孔子生於其時則修道德而已矣戰國七雄交同今日斬首二十萬明日坑卒四十萬其心皆欲得天下也而孟子生於其時則談仁義而已矣然孔孟血食萬年五霸七雄子孫為霸為王耶失耶果雄屬耶蓋五霸七雄之術可以致天下亂天可以侯王而爭一時之天下孔孟之道則生天下治天下以匹夫而教萬世之天下以德以力用心不同故得失亦異也讀而論之堯舜揖讓相禪巢由耕于箕下光武中興漢

室子陵釣於富春商村酒池肉林而伯夷則採西山蕨秦政虎吞六國而仲連則辭趙國之封曹瞞擒天子令侯竊竊神鼎而幼安獨坐遼東之榻皆無欲得天下之心也自後世觀之堯舜光武功滿乾坤巢由子陵節高日月蓋堯舜以焦勞治天下而巢由之在山中不越康祖得焉世開天下也光武以憂勤治天下而子陵之在江上不事王侯得萬世高尙天下也此六人者帝王與匹夫中分而立有得而無失者也商幸天下稱暴秦政天下稱彊曹魏天下稱賊暴彊殘賊俱失天下而伯夷以不食周粟得萬世清天下也仲連以不肯帝秦得萬世貞天下也幼安以

不仕魏吳得萬世節義廉耻天下也此六人者帝王與匹夫此則俱得彼則俱失者也蓋七雄之殺人類射而五霸之用術如曹均欲以戰伐攻取得天下旋踵即亡惟孔孟以道德仁義教天下傳萬世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及天之所覆地之所履日月所照無不感其德凡有血氣者莫不慕此孔孟之天下也即堯舜伯有誕焉况下焉者乎或曰如子所言湯武征誅得耶失耶曰不湯武得志則君天下孔孟不得志則師天下世無湯武則桀紂之雪不幾世無孔孟則五霸七雄之罪不著君也師也其得一也或曰湯武不得志則如何曰如孔孟

文武同源

自河圖洛書出而宏微因之以成八卦箕子因之以陳六韜卦書文德之祖而亦武備之源故六韜莫先於易陳宏即書外并田衣冠制度雖於黃帝然不五十二戰則文治不成故曰歸治以文者亂亂以武自周秦兩漢以來凡聖賢豪傑功名震世之人未有不習武德而無武備者也故周公之制禮作樂文也而東山之役則以武太公之鷹揚牧豎也而義勝之策則以文至如管子著書立言文章鉅公而內軍之術遂制天下諸侯不敢窺周者數十年他如武侯之抱膝隆中高吟二桃儼然少年隱養生也而

自開闢來未聞人如堯舜儼死者或有之命也安之而已
客焉然笑曰我國至足也向謂不足未聞君子之達道也

不如狗尾

華歆字子魚漢平原高唐人也少與管幼安爲友歸來過
金幼安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冠蓋過歆每趨視幼安知
其不能守節遂制席孫伯符客地江東歆幅巾奉迎伯符
待以上賓曹操徵歆代荀彧爲尚書令曹征孫權表歆爲
軍師曹建魏圖以歆爲御史大夫曹王即王位拜歆爲相
國封安樂鄉侯曹丕篡漢改歆爲司徒按漢獻帝伏皇后
以曹操既殺董貴妃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曹官操殘虐之

狀令密圖之事泄操大怒使御史大夫鄭康持節收歆
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歆勒兵入漢皇后宮收漢皇
后璽皇后閉戶藏壁中華歆壞戶發壁就尋漢皇后出時
漢獻帝在外殿引慮于坐皇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與漢天
子訣曰不能復相活耶漢天子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
謂卿曰天下事有是耶歆將漢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
二皇子曰敵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蓋曹操之罪
罪在欺君弑殺之罪罪同弑君漢丞相孔明曰漢賊不兩
立賊者何曹操也歆爲操用亦賊也陳壽三國志盛稱歆
少品德望實賊臣也實賊臣壽可知也觀署曰歆與北海

郭原宿寧俱遊學時號三人爲一龍歆龍頭原龍腹寧龍
尾按寧遭逢漢室之亂高踞遼東不仕濁世而精龍尾原
爲曹臣而精龍腹歆爲漢人輔曹欺漢天子弑漢皇后篡
漢天下而稱龍頭白山李伯讀史至此評曰以予觀華歆
爲人苟不如狗尾也况龍頭哉

過曹侯子房張先生祠

壬申十月初九自洋州將如南鄭過樂城東郭見道旁石
碑大書曰漢曹侯張子房辟穀處李子曰大哉曹侯其德
能乎其善學老子者乎神龍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有能
無能物能人能轟雷擊電而號令鬼神能霖雨六合而
給若曹侯者其有龍之德也夫秦并天下韓國爲墟關東
豪傑盡遷五陵曹侯以少年布衣壯如婦人好女一似柔
弱怯懦無能爲者乃東謁魯海君得力士狙擊始皇轉滅
沙中何其勇邪老子曰大勇若怯曹侯有之如皇大索天
下十日不得即走夫曰智哉曹侯善藏其用老子曰大智
若愚曹侯有之及其遊圯橋三進履于黄石先生折其少
年英氣而教以謙謙然後授以素書老子曰欲先人則以
其身後之曹侯有之漢王至峽關曹侯曰秦將屠者子可
噉以利既而以兵襲之老子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曹侯
有之項王入關欲擊漢子房教漢王謝罪鴻門奉脫漢王

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留侯有之韓信請假王高帝欲不許侯曰寧能禁信自王不若封之帝曰大丈夫當為真王何以假為老子曰欲上人則以其言下之留侯有之鴻溝中分之約漢帝許之留侯不從老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留侯有之及擒羽烏江天下大定侯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布衣之榮于良足矣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留侯有之故後世以辟穀相傳云嗟乎千古將相成功難保身亦不易大夫種功成矣而身不退李受身不退李受身受烏喙之誅子胥功成矣而身不退李賜劍之劍韓淮陰與子房比有事漢功成名遂而身不退

過鴻門論

嗚呼天人之際微矣哉傳曰王者不死王者非不死天之所子故不死也故天以湯武為子桀紂不能殺天以秦王子建成元吉不能殺天以黥儉為子周主不能殺即如楚漢鴻門之會天實為之矣說者曰項羽不聽增謀致失

沛公項伯以身翼蔽能衛沛公樊會擁盾入軍門能脫沛公此論人而不論天者也當楚漢對壘時楚營氣不吉漢營氣結為龍文天意有定屬矣豈羽背關擊漢項伯夜告子房天啟項伯告也沛公謝罪鴻門范增數目羽羽不聽天啟羽不聽也當此之時若天不子漢使羽逞其叱咤之性無敵之勇席前成席何藉項莊舞劍山亦可拔豈懼樊會擁盾故沛公之脫鴻門天也非人也當秦皇帝埋金鑲豐沛地兆天子氣矣醉斬白蛇鬼物不能害天子矣呂公相為貴人陵母稱其長者人知其為天子矣五星聚于東井天垂天子象矣是天於鴻門未會之先已駕視沛公如子矣豈羽射中其胸而捫足安之困于榮陽而紀信代之困于白登而閼氏解之迫于柏人而心動覺之是天于鴻門既會之後愈駕視沛公如子矣而謂一宴頃刻盡出人謀吾知其不然也後世光武謹厚布衣也中興之初王莽起兵八十餘萬軍中談兵法者六十三家驅虎豹熊羆以為外障而昆陽之戰弱卒數千人作雷雨大破莽賊昭烈孤窮宗親也帝資良弼伐曹討孫紹漢正統蓋天為沛公向加意于數百年之子孫如此其篤而謂鴻門宴上濟于伯之蔽劍會之擁盾此皆不知天者也或者曰天命既在沛公焉又生羽予曰天生羽蓋深為沛公也譬之醫家

谷同良一遇沉痾之病互用烏雄南星之屬秦篆百二河
山神百萬虎狼之兵摧破不易天生羽使先為沛公擊
耳千載而下冷其背其欲心則為罪魁論其為漢驅除則
為功首鉅鹿之役一戰破秦天下諸侯勝行轉門不敢仰
視羽之勇已謂橫河海百古今一人矣然羽不惟有過人
之勇且有過人之量其不烹太公不殺呂氏大有君人之
度而鴻溝中分之約漢即背之所以徐筆洞有有成敗無
是非之說所可惜者羽之坑降新安殺秦民焚燒阿房
秦民皆怨沛公不取子女玉帛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皆
喜民之所喜天必與之民之所怨天必亡之楚亡漢興

秦之十論

緊天意亦關人心故曰天人之際微矣哉

又照醫者

醫和醫緩皆秦人也顧名於晉左氏稱為良醫今某某生
於秦醫術雖與豈今之和氏緩氏耶雖然拜射衛中右目
拜曰吾志則左也終身不敢言射養由基百步射楊葉百
發百中人曰教以善忘謂一發不中則前功廢矣吾子山
良醫而進世醫當游藝於拜與由基之間乎

瑞王故宮

考古經史堯茅茨土著禹宮室土階其不可尚已始皇
阿房徒費一州漢高城秦殿不遠秦瓦上得天下不事

詩書蕭何吏才不知王道故建未央宮以壯麗嘆天下
三正者蓋言之謂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西漢開國奢邪
儉邪後世王者創業艱難及再傳之后子孫驕逸幾欲壞
宮而瑤其臺矣無論其主即藩封諸侯宮室侈靡廣大
仙宮月殿未足擬其巨麗也予為秦人少見秦王廢宮及
走長沙衡州見荆襄諸王府遺基想其建置所費皆百萬
費也泊入漢中過瑞王遺宮一望瓦礫殘城自甲申至今
五十年府城內外百萬人家其墻壁階砌道路坑塹園
樊龔佛剎道觀官衙吏舍皆瑞府材木瓦甍也他可知矣
江文通曰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斷兮丘隴平郁離子曰

秦之十論

昔之龍樓鳳閣今之荒烟蔓草也嗟乎帝皇王伯興廢不
常竭百姓數百萬家之產經營數十年終歸於荒烟蔓草
及不如茅茨土階之為愈也

月蝕

癸酉十二月十六日酉時月食淮南子曰麒麟閣而日月
食天官家言曰天在上月天在下有地地影臨隔其間
輪入地影故食之需言日蝕變大月蝕變小余初見月
食亦無光半輪黑時蝕已竟夜月色朦朧全無精華李
子曰以廣寒清虛之宮九天空明之氣七寶合成八萬二
千戶修治者一時薄蝕則終夜慘淡人心方寸地耳七

萬事往來交攻盡壘崩頽七竅茅塞終身薄蝕於名利是
非之海而莫知登岸也不亦悲乎

操舟

牛南遊衡嶽自襄陽登舟過洞庭瀟湘辛未三月北還
道荆州至襄陽皆舟行自樊鄧入內鄉而涉至藍田皆
山行五月抵鄧七月以荒旱多盜進地以用壬申三月
進地漢中自陳寶入雲棧至棗口皆山行而涉一月五月
東達於洋歷褒城南鄧城固仍舟行李子曰操舟有大道
今始知之深者淺者過也急者緩者浪也寬者隘者濶也
開者合者峽也險者夷者濶也曲者直者勢也疾者徐者

集

卷之十

七

風也卑者高者雄也明明揚於上者晚也脈脈轉於下者
蛇也撐持前後者楫也鼓盪左右者槳也屹然獨立者舵
也率然長挽者簣也毅然擲重一舟恃以爲動靜行止者
將軍也知深淺酌緩急量隘寬者開合度險夷較曲直者
余疾審高卑權執能運槳用定應隨用將軍者水師也水
師者知行水之道者也必聰慧而心敏慎小心剛毅之人
固志水性勇取壯心情五宜之用運智力於風濤波浪之
間然後可以稱水師也江河湖海而無水師者安能安
然無虞皆以淺爲深以急爲緩以直爲寬以合爲開以
險爲夷以曲爲直以疾爲徐以高爲卑孰能無準俾榮失

操機機傾而不懼將軍棄而不用以此操舟雖安必危
已說深如淺視濶如急視寬如隘視開如合視夷如險
直如曲視徐如疾視卑如高用材中度任器咸宜風浪
至而顧爲防之波濤將覆而先爲備之以此操舟雖危
安故曰操舟有大道書曰子臨光成如朽索之馭六馬水
師操舟亦如之

花之聖人

周茂叔曰菊花之隱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牡丹菖
蕕貴者也淵明愛菊茂叔愛蓮世人多愛牡丹李子曰
不敢爾牡丹不如菊蓮即以富貴隱逸君子辨之孔子
不義而富貴者賤之我輩浮屠雖慕富貴也猶當不
貴不如賤魯仲連曰與其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
肆志焉李太白曰勸名富貴難貴在貴永亦應而貴
嶠曰富貴榮華有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方峻峰曰富
貴於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由此觀之牡丹之富貴
恃乎世人愛富貴於花之富貴者亦多愛蓮者何人
不以彼易此故陶愛菊而周愛蓮也然則愛菊者何人
林和靖張功甫高太素宋廣平固聖之徒皆愛梅者
未至也李子曰梅花之聖人也誠曰愛有方以隱逸
蓮比之君子可謂至矣子以梅爲聖人過矣李太白

愧天下之名國勝國萬花爛熳過盡韶華一旦時移是去
夏日烈斯河幾矣秋風起斯掃落矣惟梅也萬國獨霜而
獨傲霜四海雨雪而獨凌雪將向之所謂燁燁灼灼欣欣
向榮者即一葉不保而梅獨噴香舒英於水雲寒冽之際
骨何勁而質何剛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嘗謂忠臣義士
則西蜀之任永東海之仲連也擬之節婦烈女則令女之
孤貞陶嬰之高潔也彼以爲清友奇友世外佳人堅樓鐵
殊肯唐突慢侮不知梅者也昔武王克商天下諸侯朝周
者八百國伯夷獨歌採薇孔子以爲古賢人孟子以爲
之清梅之清夷之清也何也天下皆冬而梅無冬與天
梅周而夷無周同一清也清之至聖人之道也故曰梅
之聖人者也以視隱逸之菊君子之達又進而上之矣
夫牡丹富貴世人固多愛者君子則存而不論也

教王維與魏居士書

魏康云魏縷狂顧迥思長林而憶豐草王維曰長林豐草
豈與官署門闕有異乎淵明不束帶見督郵歸隱田園即
門乞食王維曰曾一慚不忍而終身慚乎白山李柏岡之
勃然怒曰王維壞名教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易曰高尙其事不事王侯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嚴子陵曰士故有志志山林志廟廟因乎時也時可利見

洋烟霞而依日月時可潛隱棄軒冕而友鹿豕山林廟
其事異其地遠故巢由與華夔不同道而夷齊與且尙不
同跡而維則曰長林豐草不與官署門闕則是楊雄之高
閑不異子陵之釣臺或曰維臣莽隱於仕也維隱於仕莽
隱於莽可乎依阿立王氏之朝不得託諸金馬遊世白衣
山人也且洞明晉人也志在爲晉恥食宋祿維則曰乞食
中門一慚不忍而終身慚是教天下後世上大夫盡喪廉
恥昧出處如馮道之行始爲通儒從其道則魏之華歆
或惡爲通儒遂變之士而漢之德公幼安盡爲執拗木強
之人矣惡乎可惡乎可

洋縣人物論

人居天地八萬四千里之中最軒以上如荒史澤史秩史
循軌丘索所紀太乙天祿所談書經盡信矣唐虞之際夏
商姬周之盛其見於書詩方策所歌詠紀載者如元凱
變鳴房伊陟臧徵昂之倫周召畢散疏附後先之類其
本交休風令人於千載之下猶夢寐見之矣嗚呼之矣上
下一德相需之嚴誓之於人君心也臣耳目股肱也豈有
心君不信耳目股肱乎春秋以來漢唐南宋之季始魚水
而終冰炭比比然也或元勳而忌以名高或懿親而疎以
倚嫌孝子也而申生以國峰魏太子以說詛誣忠臣也

而子胥有錫鐘之賜淮陰有鐘室之難武穆有莫須之誅
池如康上也而疑以竊金節女也而訊其欲嫁義士也而
何以益名覆餘肅志何代無之即高如范滂而身圖三水
賢如君實而名魁黨人正如退之而八千是貶忠如萊公
而萬里是遷此皆古今天下所稱大儒名臣也猶遭謫致
毀況中材耶嗚乎微顯闡幽至人所尚不有至德求仁三
仁之論則夷齊微箕比干泰伯文王之心其何以大著於
天下後世乎洋邑僻在山南雖最爾巖邑然山水明秀龍
蟠虎踞為播茲歸隱之鄉楊雅聞友之所以故唐宋以來
宦海名賢著前而為公卿才人遊軒輊歌而勒金石飽
報機科登賢齊聽講天子之學館黼黻帶礪之替代有其人
印窮簞陋巷之中達菲圭寶之案不乏竭力甘鹿茹菽水
霜者焉且也林泉擅奔源之幽魚鳥分武夷之產是以歷
世高蹈者時匿姓字而來漁來樵焉其最異者老莊真人
之子古皇先生之徒率視此為東土天竺北方頗鄉賣藥
市土醫活枯相誦經山中聲達長沙彼教何盛而吾道何
衰要亦吾黨引類人刻鵠而歸之言范高妙目為異端文
近清虛指為邪說累已配享廟庭因一字之失而奪其血
食故曰為佛老聖英雄者暴君佞臣經生禮法之士也則
有甚者以諸葛武侯之學問經濟猶曰天民未粹以岳武

穆之智勇忠義簡口性貪愛厭殺如斯之論則為善於後
世者誰矣吾論人物於一善不遺一才必錄者有以哉有
以哉

過華清論

上下可以皮相女不必以色取娛母無鹽宿瘤孟光孔明
之交許允之婦醜女也皆有淑德妹嫫媧已矣如西施夏
姬飛燕美女也皆有德德蓋有德無色可以為帝妃王后
隨上賢相之配有色無德殺身亡國亂天下唐李三郎幸
子婦而納之祝曰願世世生為夫婦是華清於亂山變
溫泉為禍水馬嵬坡下六軍駐馬太真縊死三郎生前尚
不認係妾子况他生乎配妻妖姬亂人國家誠不如願有
德者之為帝王妃后名士賢配之流芳女史也故曰賢女
不必以色取猶名士之不可以皮相也

元氣

有渾渾噩噩實實真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捫之而無物辨之而無色無色而色天下之色無聲而聲天下之聲無形而形天下之形無物而物天下之物者元氣是也古人知元氣之當養也朕兆未萌而疑其神波流未行而滯其源源滯可以達四海神疑可以貞萬化大本立達道行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應也若縱恣於隱微而歸之於剛見放蕩於幽獨而拂之於廣衆自敗之道也數仞之墻崩於蟻穴百里之堤壞於鼠竇夫不戒星火者原可燎也不防繩解者木必斷也不絕水滴者石將穿也是以君子有防微杜漸之學也戊辰七月予買河東大牛身高三尺頭長丈二雖不及南華犇牛垂天之雲視秦牛大若一犛犛也形狀既偉毛色亦美性駛而馴予愛之不啻支遊之於馬故予來選田間騎牛背牛卧揚圓坐牛膺呼為牛蒲圓牛噉芰四倍常牛辛未大旱七月盜起予還墟鳳翔之西房村野無青草力不能飯牛羸瘦骨立筋力困憊寬長卧死牛走臘月其元氣消耗蓋自四五月時也嗚乎天下事有傷元氣而漸至不可救者比比然也一牛云乎哉易曰履霜堅冰至漸也詩曰聲允彼沬飛維維小之可為大也書曰予臨兆庶如朽索之馭六馬敬也

敬則造化生心慎小則大亂不生杜漸則事見幾先虞自危微情一以致地平天成用是道也後世因循苟且不問舊章故宦寺熾而漢衰清談起而晉弱藩鎮強而唐微將日盛而明亡皆不知培元氣振紀綱輕根本而重末務也

樞王德用

宋景祐三年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實元二年五月罷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言者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德用知隨州家人皆懼德用言笑舉止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甚矣仁宗之猜忌可蓋也藝祖事周為點檢世祖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檢作天子張永德為都點檢乃命藝祖代之夫天意實在世祖去一都點檢乃用一天子點檢人謀不足以厚天也明矣德用如有天命仁宗能去之耶夫以狀貌去之狀貌為足以定人哉諷明公牛哀子羽醜惡皆有大德點之乳籍之臆卓之臆皆如聖人何其暴也晏嬰田文皆短小顯名於諸侯春秋名公卿有禿者眇者跛者僕者蕭何叔子一笑能使齊國苦兵防風身橫九畝戮於禹智伯美鬚長大擒於趙崔季圭貌如天神北使英雄之目乃在貌後捉刀之人盧杞藍面欽若癭瘤能為奸於唐宋狀貌類

足以定人耶夫奸如欽若而具宗信任不疑忠如德用而仁宗反生猜忌謂之何哉假如大臣有舜禹之狀貌亦去使不得有臣如舜禹乎有成湯文武周公之狀貌亦去使不得有臣如成湯文武周公乎乃區區猜疑狀貌而德用使不知相密院是誠何心哉其後因乾元節上海德用立班遠使見之驚曰黑王相公復起耶仁宗又拜極儀夫遠使稱黑王臣以其狀貌耶前以狀貌而罷之後以狀貌而起之進退靡常具有不可解者故曰仁宗之猜忌可羞也

呂夷簡

宋真宗問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子皆不可用趙鼎簡宰相才也白山李昉曰呂夷簡非宰相才也宰相者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此之謂宰相夷簡在仁宗朝平章政事進用多出其門范仲淹上百官圖比夷簡於張禹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雖問君臣引用朋黨以是落職余靖亦以殊畝賜修省以上書教仲淹貶於外其後王曾蔡齊亦以夷簡阻且陷富弼使笑丹欲致死地故保河上并論夷簡曰黜忠古廢道乘而易制者升為腹心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觀其逐孔道輔貶仲淹陷富弼則保河之言深切

夷簡之罪余謂夷簡大罪在於謀廢郭后而致之暴卒則廢大冢宰於歲終會宮中百司費獨王后世子不會蓋以郭后母儀天下十年且太后立者無可廢之罪仁宗奸內家法不正故尚楊二美人恃寵驕恣尚於帝前以語侵后后怒批其頰帝自起救誤中其項非有心也夷簡執友肉侍閔文應教帝以爪痕示夷簡夷簡以前並罷私恨遂勸帝以光武廢郭后事且先勸有司勿受章諫章奏而一時中丞諫官如道輔仲淹等十人皆以救后貶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事君后猶父母父逐母可乎夷簡對以漢唐后自故事嗚呼夷簡為大臣不以調護國事君獨以漢唐薄德為法不與忠臣義士為友而獨與廢安官寺為黨豈宰相之所為乎故夷簡非宰相才也后廢居瑤華宮余之甥以樂府后和答之辭其懷恨帝悔遣人召召后后辭曰若再召見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后不愧坤道如君有小疾帝遣內侍問文應挾登診視后遂暴卒說者以為應文恐后復立故毒之焉知夷簡非主母者也仲淹劾夷簡文帝不加誅止京嶺南焉知非夷簡密為之地也善乎道輔之言曰大臣事君如母夷簡為宰相黨廢安官寺傾搖母后以致中毒暴卒律以春秋趙盾弑君之法史臣有責

為聖賢也不尤念於
 夫也茲勝楚之大盛也
 家也徐願漢之樓人
 蘭屯軍也王心齋游
 改通運善卒為忠臣
 則於聖賢之能勉凡
 勝為然處人好學
 故仲卿雖為儒者直
 亡身不悔難人也自
 聖賢之學以自足
 於水其勝如木之波
 與華山水之氣感而
 遊放人其于勝也於
 儒服儒冠行非聖賢
 為勝勝山水而變化
 欲辨勝書之言不敢

而左右是源粹面益
 而左是源粹面益背
 而左是源粹面益背
 而左是源粹面益背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二

叙

太白山人筆

遊鳳郡東湖序

當其未有天地之始吾不知山川于何寄也當其未有山川之始吾不知鳳城于何寄也當其未有鳳城之始吾不知東湖于何寄也然則天地山川之始寂然蕭然已耳無城也無湖也無城而忽有城無湖而忽有湖且以一郡之城一湖之水寄于天地寄于山川其猶曠野無花而忽有花空山無木而忽有木邪而我之來遊于湖也誰使然也

新集卷之二

卷之二

花在曠野木在空山湖在鳳城俱無情者也然曠野有花而蜂自遊之空山有木而鳥自遊之鳳城有湖而我自遊之是此花此木此湖本無情也而忽若有情非此花此木此湖之有情而實生于遊之者之有情之多情也蜂遊于花是有情蜂鳥遊于木是有情鳥而且栩栩翩翩焉而且嚶嚶嘒嘒焉斯又蜂鳥之多情也而我之遊于湖也筆焉果焉詩焉賦焉月歌而風騷焉則是我之有情我之多情不且與曠野之蜂空山之鳥不能忘情于一花一木者同一遊戲于天地間邪彼天地者豈得不一為拘攝而聽其恣情遊戲焉甚矣天地之無情也孰知天地者最寬之父

母而我者最愛戲遊之小兒也父母之于小兒一飽之後聽其遊于東隣西隣而未嘗區區拘攝也天地之于蜂鳥成形之後聽其遊于平原曠野南山北山而亦未嘗區區拘攝也然天地父母雖不為之拘攝亦必為之收拾日落天暝無不歸家之小兒日落天暝無不歸宿之蜂鳥其歸家也其歸宿也是即所以收拾之也然而且有一大收拾之惟焉自有天地山川以來吾不知其幾何年矣自有鳳城東湖以來吾不問其幾何年矣但覺古之人有先我而遊者何其不少待我邪後之人有繼我而遊者何其不及見我邪而一思之古人之不待我猶我之不待後人也後

新集卷之二

卷之二

二

人之不及見我猶我之不及見古人也古人之何往是必天地大父母于日落天暝之時一大收拾使歸于家而不聽其長久遊戲于外也以天地父母之收拾古人可必將來于日落天暝之時亦收拾我又必將來于日落天暝之時亦收拾後人使之各各歸家而不聽其長久遊戲于外面此城此湖固如故也而古人後人與我之各各歸家也其亦蜂鳥之各有所歸宿邪其亦過去之蜂鳥不少待現在之蜂鳥而現在之蜂鳥不少待未來之蜂鳥而此花此木固如故也雖然吾又安知天地之不如此城此湖收拾去也詩曰高岸為谷高岸既變為谷吾安知此湖之不變

爲山形則是異日之天地亦能收拾此湖歸去凡湖上之遊入遊人之筆果詩賦月歌風蕭同歸于盡不且與春老花落蜂蝶斷影山寒水脫禽鳥無聲者同一千古悲涼邪而我今日之遊于湖真大夢也既爲大夢則凡湖上之筆是謂夢筆湖上之鳥是謂夢鳥湖上之筆墨詩賦歌月歌風是謂夢筆夢鳥夢吟詩作賦夢歌于月下蕭于風前也吾又安知湖上之蜂鳥非夢遊湖上乎夢遊湖上而夢中見湖夢中見湖上之我空自拈筆弄墨空自吟詩作賦空自嘯歌風月是我夢蜂鳥蜂鳥亦夢我而我與此蜂鳥同在夢中遊也然千萬年後之蜂鳥未必非今日與鳥之我而千萬年前之我未必非今日夢我之蜂鳥是我化蜂鳥蜂鳥亦化我而我與此蜂鳥又在化中遊也嗚呼化中化卽是夢遊于夢中夢卽是化是古往今來世界皆幻夢也皆幻化也古人隨化而往後人隨化而來古以方才出身後後人又來入夢而我于中間以古人視我則我爲隨化入夢忽焉而來之人以後人視我則我爲隨化出夢忽焉而往之人以忽焉而來忽焉而往之人又忽焉而爲此遊則亦幻遊而已矣既爲幻遊則凡遊時見蜂鳥鳥之腹中亦幻人而已矣以幻人而爲幻遊則亦無益之甚也則我亦幻人而已矣以幻人而爲幻遊則亦無益之甚也

然而非無益也世界萬丈淤泥也湖水空中湛露也湖邊不染道心也作古夢者覺而快樂作南夢者覺而疑懼吾欲挹彼空中露洗我蓮花心不使榮於淤泥以待天地大父母收拾歸去則我之古夢大覺長享快樂永絕疑懼如是之遊獲大利益

附商山一叟養老叙

商之州學食飯三十人叟家祇從兄弟食飯十五人增廣附學三十餘人題名雁塔者六人宴客開者一人可謂盛矣叟以數奇不與公車而僅以明經起家五任廣文不具論其仕宦衡衡學者圖在泰晉周三國之衡明末登騰仰關而攻之官兵據關而守之益城之殺凡兩見與學宮荒涼博士俸無升斗之粟甲寅兵興官軍頓城中西征將士往來絡繹卽一畦苗苗入於戰馬之腹而廣文盤中餽不憐一校一簞焉此杜少陵所謂衆無託官獨吟飯不足者也叟之窮可謂至矣有楚客黃老人者年八十去家三千里久客秦關變開而遇之事以師禮生徒有愧受者叟以所饒養老人東來升粟老人未食叟不食居酒樓者老人未毀叟不毀霜日雪月老人未衣叟不衣蓋八年如一也昔者信陵君爲侯生引車卒獲刎頸之報侯生戰國相國之流其所知交如朱亥張乃市井被刀之人尙報德

陸老人荆南舊家不樂仕進在易之乾又則潛龍勿用
也在詩之國風則泌水樂飲者也他日報覺常不與世
客矣自王侯不掛客而後平原孟嘗春申信陵四公子
以好客聞於天下食客營三千人而鴟鳴狗盜跋扈權
之者亦其選衣食制屢半出公家之祿半出私門之費
親馮驩討債于薛可知矣由此觀之西公子各養三千
易而要在今日養一人難也何也窮之至也唐之鄭康
馬潛曜之叔而協律郎璣之祖也明皇愛其才置廣文館
以處焉博士食約自守杜少陵贈以詩曰才名三貴後
衣案無幾其七言詩曰蕭索衰頹歷盡官廣文先生傳

為梅侯理柳叙

天下有佳木焉若於太極華外澹澹湛以甘露涵潤
若木之元氣也仁以為規義以為鈞禮以為節信以

若木之天性也積寸而尺積尺而尋積尋而已至於千
者木之長養也老者舊其養少者蔭其牧男得蔭而
得蔭而嫩木之廣庇也雷出穴而四海震風生寂而萬
動木之號令也日月升而天下明柳發榮而川岳煥亦
光華也鳳凰巢其上麒麟遊其下木之頑解也蟻蟻不
留嚴霜不能落堊火不能燒秋風不能落木之堅剛也
性不施刃而明堂以為棟虞姁不運斤而宗廟以為梁
班不執削而社稷倚以安木之本領也凡東海之扶桑
南之嘉林西方之若木龍門之孤桐皆楠桐之材也南
之大椿金仙之菩提皆方外之交也至如柳樹之類
王莽墳中之特對之曾立萬葉是木也柳樹之類
柳為三槐得時而駕之義也為五柳為五柳為五柳
道也是木也亦有春秋焉五百年為春五百年為秋
湯武建春之盛而有其土故師其土而種之伊尹與
春之盛而有其主故佐其主而種之仲尼子與建柳
既無其土又無其主不得不借萬世之土而種之是木
又能隨時變化而易其名召與種於南國化而為柳
種於東魯化而為杏潘岳種於河陽化而為桃李沈
建德化為栗桑然而李也栗也則又分於柳也柳也
於魯杏者也然則先生之種柳於柳也其甚南國之

東魯之杏而寄意於柳也乎其間河陽建德之風隨時變
化而易之以柳也乎柳之成也老者於斯蔭其養少者於
斯陰其教男得蔭而安於耕女得蔭而安於織士得蔭而
安於學商得蔭而安於市其始也種於一邑其終也徧於
天下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將日之曰此非叔夜之柳則
之柳而悔侯之柳也

草賦集敘

謂山水非詩耶古人賦何以登高作詩何以臨流咏也詩
山水盡詩耶又何爲言志道性情也蓋性情不可見而託
詩以見詩不能直言而託山水以爲言此其事極博而道

卷之十

山水

七

至微也學憲泥水生州諸先生則得其道之至微者矣所
著華嶽集道性情之書也然不直言性情而託之乎山水
生平足跡所至見名山大川而詩之見寸山尺水亦不遺
焉人知一家之書數萬言也而不知祇山水一物人知祇
山水數千篇也而不知祇道性情人知性情好惡美刺
多端也而不知一本於道是道也至精至微而古今之人
品類別焉益南鄭之與山林地異而興也先生身在廟
廊情耽山水蓋于道之至精至微者有得也故足跡所至
見山非山山即詩見水非水水即詩人見先生之詩非直
見詩實見山水非見山水實見性情或曰知子所言山也

非山水也非水詩也非詩諸問其說栢應之曰如何可說
將說其耳觀山色目聽水聲聞見俱融不滯形跡却明明
是山是水將說其見山吟山見水吟水詩成千卷却空無
一字將說其終日登山而忘乎山終日臨水而忘乎水終
日吟詩而忘乎詩却夢須誰斷心血誰乾何曾忘得先生
三衣都不知也然予雖不說詩而詩說盡於此

人詩集敘

陰爲過客而我以一身寄于其間朝槿而
也雖然因我有身斯有眼有耳有口有心
耳生聞眼生見因根生塵不易了也眼自

卷之十

人詩

八

耳自無塵聞塵障耳口自無塵言塵障口
法法在塵外亦有塵中若以塵外之見了塵中眼塵外
之聞了塵中耳塵外之言了塵中口塵外之思了塵中心
則莫如詩我嘗眼見君子之行則歡喜心不了也必口之
爲詩以了我歡喜君子之心我嘗耳聞小人之行則怒罵
心不了也必口之爲詩以了我怒罵小人之行則怒罵
機蟬蛸之身而寄于逆旅過客之間又有幾番歡喜幾番
怒罵則我聞見愈多塵障愈深而惟詩可以了之故詩爲
了塵法也此其道也

于青門種瓜于青門行年六十有四惟瓜是務瓜田之外
眼無所見耳無所聞口無所言心無所思無思而偶有思
詩了摩思無言而偶有言詩了摩言無見無聞而偶有所
見偶有所聞詩了摩取詩了摩耳此一了俱了者也巳未
月余過青門謁山人於瓜田山人出詩若干卷請余爲
叙余曰山人之詩了山人者也若叙則又不了矣山人笑
曰了不叙非了我又了了矣各飲一斗別去

遊軒齋遊記敘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忠孝節烈之人存之也忠
孝節烈何以至今不死耶以文人才子之筆生之也長安

集卷之二敘

九

自漢唐來現意奇行之人不可勝數使無文人才子之筆
以發明之將古之所謂現意奇行者沒於天地亦猶草木
蟲魚之腐於山川矣青門韓子又韓溪爲此懼巳未三月
偕子遊長安城南過古名賢邑里祠墓慷慨流連爲予指
示曰某某者某某曰某某某某者某某者何代之代林鈞潛
笠雲水焉某某者某某者某某者某某者何代之代林鈞潛
何時之調懷舞劍焉長言之不足謂哭之謂哭之不足又
吟咏之要以今日之筆墨詩賦生千古之忠孝節烈因以
存千古之天地山川也嗟乎慨前賢于既往歷終古之茫
茫而文人才子生於其間使其蕩精神于風花付倫紀於

蔓草則是忠孝節烈之人天地山川生之而文人才子死
之也今幸矣青門有韓子矣韓子有筆墨詞賦矣凡塊意
奇行之人已往者至今不死將來者咸而復興矣此天地
所以不老乎

一笑集敘

一笑云者一見必笑也蕭同叔子笑列卿笑其禿也眇也
平原君美人笑客笑其跛也若不禿不眇不跛又何笑耶
余不能文而謬爲文不敢使人見一見必笑如紫雲不可
以開紅粉而藍面不可以對佳人雖然于將非銓而農人
得之刈禾奉毛不驚而庭家以之輓磨人雖目昏未有不

集卷之二敘

十

知牛之毛人雖至愚未有不辨鴉之羽海大鳥止魯東門
則以爲神而祀之麟遊魯郊則以爲天而傷之牛鴉常見
而麟大鳥不多覩也然麟不以人不識而牛其毛大鳥不
以人不知而鴉其羽吾之文不以人不識而不編諸集其
集也則禿者眇者跛者也又何恤蕭同叔子美人一笑哉

遊宛在亭敘

癸酉人日北郭老人文靜張子邀遊宛在亭亭在洋州北
郊竹柳園中余登其亭怡然曰大矣哉張子曰吾園不滿
二畝水一泓石一卷竹柳桃杏數十株耳何爲大余曰小
大無定位領見趣何如耳簡文遊華林曰會心處不在遠

人能會心遠近大小皆可寄吾遊也故黃帝華胥則以夢
爲遊也少文山水則以畫爲遊也王績醉鄉陸羽茶經則
以酒爲遊若爲遊也陳季卿登靈瀛則以集爲遊也徐青
陽遊性地則以天爲遊也故古之善遊者即近見遠即小
見大見小則無往不小太華亦卷石也渤海亦涓滴也見
大則無往不大雖一泓碧水而有四瀆七澤之雄一峯小
山而有三島五嶽之奇張子曰子所言惟有道達觀者能
之吾何人哉余曰人無聖凡顧自致何如耳生人之初東
海西海南海北海均人也無聖否無賢穉渾渾而壘壘而
無惡無善故聖賢無名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亦

集

卷之二

主

人也人可則天天非大而人非小也人非小則人皆可具
達觀矣達觀古今可以修時刻而促萬紀達觀大小可以
巨芥子而恥崑崙故曰欽之不盈一掬放之可彌六合故
則亦若是矣張子曰古之大國如梁國辟疆平泉獨樂或
數十里數百里視吾國猶大鵬之于螻蟻余曰否陶淵明
曰審容膝之易安苟能容膝即可安也况茲園日月星辰
臨其上風雷雨露生其中名都大邑在其旁高山長江環
其外彼之園亦若是焉已矣西方給孤黃金布滿八十頃
苑唐汗漫反不若容膝易安者約而易爲也故曰易備而
天下之理得矣吾自束髮力築一園不忤不叛不愉不登

不終日而成園在混沌方寸之丘玲瓏七竅之堅以天
星以地爲基以四海爲池塘以五嶽爲牆壁以日月爲燈
燭以飛潛動植爲園中鳥獸垂木以東西南北父老子弟
爲園中往來遊客二亥不能步其廷豪傑輪不能造其物
衆視辟疆給孤則芥子也彼園爲芥子則子園可作崑崙
觀矣故曰小大無定位張子嗚然曰自吾有茲園吾小吾
固客亦從而小之未有人吾園者也子以爲大大以天乎
曰然地有窮而天無盡也

勤學通錄敘

集

卷之二

主

窮天下且萬世第一等事豈非學耶貴爲天子此學最爲
匹夫此學智如聖賢此學愚如凡民亦此學凡民能學雖
不至天子之貴而可以及聖賢之品故天下萬世惟學爲
第一等事也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學也所謂吾道一
以貫之也凡出處隱見吉凶動靜皆學也所謂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故人須學也學須勤也不學非人不
勤非學故語拙古今勤學之人輒爲一書以勸天下人人
皆學人人皆勤學以求入于聖賢之域云爾

哭子類編敘

哭子者何有邵張淡菴哭其子伯欽也哭伯欽何孝而好
學哉天淡菴哭之如頓足哭子泣血知其無可奈何付

一哭耳吾黨亦哭之哀親祭錄葉爲一卷類曰哭子類
傳哭也傳哭者何傳其子之可哭耳

爲蕭長青號柳巷敘

蕭何以柳名也蕭子蓋奇意於柳也其奇意于柳何也
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蕭子之奇意于柳
也乃蕭子之奇意于陶也鄭少師種七松于里第自號
松處士傳曰使異代可封五柳先生蓋鄭之奇意于松也
鄭奇意于松即奇意于柳以奇其奇意于陶之意也然則
蕭子之奇意于柳也即謂之奇意于松可也諸子之奇意
于陶也即謂之奇意于柳可也何也奇柳亦奇奇松亦
奇陶亦奇奇鄭亦奇地也則奇人也均之以人奇我
然則蕭子之奇意于柳也即謂之以鄭奇蕭可也謂之以
奇蕭可也謂之以蕭奇蕭可也知蕭子者遂以柳巷號也

雙山古詩叙

夏五郭公闢文也而職經因之學郭郭者昔何謂不傳
山詩題初自前人雖大夫賦詩十二章屬子和子勉讀
顧舊題未盡不取原易郭郭比夏五郭公亦學步郭郭者

承恩錄敘

爲例公者贈也而厚黨野確無子也爲劉氏者向也而

市井向無子也談之子遷也洵之子賦也底談史者遷
亦有子也傳洵文者賦也洵有子也說者謂鳳也有毛
亦鳳也麟也有角角亦麟也吾鄉雲門蕭先生泛槎蘇海
父也孝廉君發生數世文江子也子將葬父手撰行狀並
擬志錄表墓諸作蓋先生實錄也哭父招魂諸什蓋家廟
樂章也頌口承恩錄言孝思也孝思承父恩苦也文思
孝思承也遷思談也賦思洵也厚也散也獨非人之子也
耶何弗思也忠孝大于文史確也忠向也忠稍有厚而無
子向有歎而無子父子不相似也談也史而洵也文談之
子遷也洵之子賦也似也先生子慶生文如先生而持論
過之喜不慕慶生能傳先生文而慕其能爲先生子也
之毛也麟之角也吾不慕慶生能爲先生子而慕先生之
爲慶生父也毛生于鳳而角生于麟也

悲休和尚語錄敘

白雲禪師題下透隱偈爲受尋光紙上鑽不能透出我
多難忽於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浪翻太陽空輝師
存例一覽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
伴又向枯椿暫處尋此足證西來人義不立文字後世
有從語言文字求無生消息皆緣光贈眼枯椿尋覓者也
既無文字然宗門代有語錄則又何也蓋不覺洞口桃

難遊源上秦人不升空中橋杖難見廣寒嫦娥不持牧婦
書信難入洞庭龍宮不因引路火光難得阿婆焦叔初學
之士屏棄文字因斷緣絕四顧傍徨何路可通耶若止難
竟難見難入難得其害猶淺若予一錯未免黑風吹紅
飄飄鬼國于讀書太白山中見長安豪婦劉氏子採藥
山南南岳雲途路錯走避至山身潤陽進香少婦踏翻危
石送至墮胎墮離岐山幸與妻俱走難失路不返此三
人若只緣一步錯走一腳難離避至母子夫妻大相失散
為平危險生物有萬歷恒沙劫始得為人為人最親無過
母子夫妻然此步少錯避至子棄其母妻拋其夫母其

新集

卷之五

五

子骨肉離析如風火散故曰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
百年身誠可憫也誠可懼也此愁休禪師所以憂後世于
孫失脚迷路不能領悟實大義而權以語言說無字法

送愁休和尚敘

語云英雄回首即神仙天生英雄豈輕回首回首云者此
必英雄不得志于時者之辭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故世有時而風后力牧得以展其才世
有文王而免且虞揚得以宣其用雲龍風虎會合一時蓋
千百年而一見者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三川竭而伯

陽去杜鵑鳴而堯夫隱此又英雄回首之驗歟又有生逢
帝王時可有為而終必去者蓋以器與時違道與世異不
得不去陶淵明曰樂父許由皇者之佐也而生于帝代伯
夷叔齊帝者之師也而准于王時猶且飲水糲水乳鹿西
山况後世于千陵遇光武而釣老富存徐飭避太祖而
遜終身良有以也至如幼安膝穿木榻元亮情寄楚葉
中片氣落口不能自言手不能自寫一段傷心可泣鬼
神一掣長哭可聞千載此器中有所為不得已而回首作
隱論者也然單豹嚴君平飲而虎食其外牛飲而車馬
而益殺其身此又隱士不可為矣于是後世懷抱英雄

新集

卷之五

五

者托而逃禪或宰官而披緇學佛或將軍而沿門持鉢
此蓋不得已而同首作諸佛眷屬者也以予所見愁休上
人若殆所謂英雄回首托而逃禪者乎師生長我輩悲禪
金粟飛錫五陵歲戊午予訪師于熾煌禪院雙日炯炯
如洪鐘與之談禪學則源溯象山派分東越談經濟則石
補青天洞浴白日談文章則水傾三峽星煥一天談禪則
舌分廣長之辯口吐青蓮之香予不覺爽然曰自栖遯山
林四十年來所接方外瓢笠高朋未有英雄若此者也以
如此之才而身著壞衣手握錫杖上則帝古皇之臣下如
來之佐下亦不失蒲團管樂衲衣良平而乃以空門老也

此可以觀世變矣昔人謂康石者言此觀無益世道者卽
有學成德立以來身兼譚壽壽生種之教口說過現未三
世之法苦悔無邊愁航度聲彼岸火宅廣大法雨應爲恰
仄無論良馬見鞭影而千里馬蹄暫小馴莫不受銜勒範
其馳驅昔郭南道人脩鍊獨脚通朝山中宰相師之遺可
謂空門宰相也外人也俗者兼言之悲隱者曰捲秀風千萬
整大亦風才秀耳果爾則修德者師之風不可挽矣請
以一言述時曰朝庭嚴禁道實氣龍在洞洞出玉光勒師
滿庭青雲并萬象塵空落羽衣

虎看雖亦驚事亦才創與普寺慈休禪師遇太白山林
 特所著敲空鐘響度集諸律卷傳予敘之予曰空可敲乎
 師曰不可觀之韻藻則則敲之實實與律不能打摩不
 能剖大不能挽水不能離華敲敲空鍾乎何處着敲故爲
 不可敲也然則本亦不可敲乎曰可敲鐘也鼓也篋也木
 然也皆造物也鼓之新聲其未敲也官官與汝客無關
 確然一敲小鼓小應大鼓大應勢滿天地響振山林迴
 明和神聽郊天而祭地吟嘯而醒宗風鳳儀而麒麟遊
 空中之響所致也故寧可敲也予聞師言悚然曰空之時
 義大矣哉三教聖人皆以爲無所柄者是故孔子曰空寂

如也空無知也老子曰空無所空空無物也佛曰萬法歸空空無法也無法而與諸大菩薩阿羅漢一切比丘比丘尼千二百人或說四十二章或說圓覺或說妙法蓮花所說皆法也有說卽不空也然因問有說說已卽空亦猶有敲卽響響絕卽空孔子請六經說曾論老子說道德皆因敲有響響絕卽空執以爲空空能生響空不空也以爲不空敲罷響絕不空空也空不空不空空是一是二執辯之耶師豎拂子笑曰究竟是谁又笑曰究竟非空天空空是倏然而雷震震山空空耳倏然而萬木鳴木之鳴孰敲之風颭敲之也雷之震孰敲之陰陽敲之也倏然而雷止風

陶無意爲詩而詩獨至余謂陶詩非至也有陶之節而詩

斯至也不然情如摩詰少氣骨矣余友承叔袁子願學陶
先生者也好讀書陶之學清融陶之體真率陶之品高尚
陶之節而詩詞則陶之文也先正有言晉無文章止有歸
去來辭陶之歸去來為懷難折耳承叔高臥紫雲山數十
年壽陶也後世有操波而詩者不以詩盡陶先生而承
叔豈盡於詩耶

夢遊詩後叙

庚戌春友人終南杜子聞東南山水之勝將游吳越所
謂鄞中平高唐雲氣蒼蒼山醉堯酒水清至子柳游
於柳柳州遺跡而歸也白山李柏往送之為唱陽關一曲

夢遊詩

卷之二十一

五

杜子曰嗟萬里北客奚堪此煙波江上日暮時乎余曰不
肯友白先生泛舟文江誕登于岸吾子以不羈之才生長
文獻之家蓋不啻孟堅之有叔皮也誠能縱一葉以自如
凌萬頃之茫然收天地灝渺之氣藏之胸中吐為奇書斯
亦天下之至樂也况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又為君家
少陵歌咏者乎杜子馬首遙東自是目斷天涯徒溪春山
暮雲之恨今年辛亥五月杜子使使召余曰來客歸矣隨
至曲津橋舍出粵遊州示余受之卒業見其洵湧澎湃涵
太虛而撼岳陽者曾是瀟湘雲夢之曲也見其嗟哦杖屨
雙虹霓而挂南斗者曾是衡陽蒼梧之吟也至于過長沙

哭屈子感深怨極悠悠沅湘流不盡也渡龍城弔伏波慨
慨悲歌蕭蕭秋風吹不去也他如草木雲鳥之什投蒲湘
篴響行瑤林欄目皆玉其大者如屈子之忠伏波之動湘
湘衡柱之勝皆天下奇也古今遊人凡幾未必好古如吾
子耳今也墨湧千江之浪筆流五嶽之雲波瀾孤臣之血
可謂少陵有孫友白有子而江上煙波真不足使客愁已

午夜鐘聲

石令人古茶令人淡梅令人貞蓮令人清此無聲動物者
也聞鐘鳴悟道聽琴竹參禪聆杜鵑啼治亂此有聲而
無情者之動物也飛土運六歌之而孝思生麥新稷聽吟

夢遊詩

卷之二十一

五

之而忠憤黃鸝紫燕咏之而節烈振此有聲有情者之
動物也古人知聲之易動物也於是陽春白雪絲竹
琴瑟刺商引羽雜短怨排之聲其言近其旨遠要以補百家
之所不足而助六經之所不及蓋以聲為教也汪直作威
福公卿大臣相為結舌一酒掃微賤之門丑口吐謔詞身
作酒態足以回萬乘而有餘然則刺諷刺之關于聲教
也大矣耶陽孟太和少年諱劍術長而隱奕酒日擊時事
感慨牢騷然而哭之不可罵之不敢哭之或無淚忍之或
無詞煩勞管城託于傳奇哭哭怒罵委之古人是欲以聲
教天下後世也然八音之數金為首金聲之洪鐘為大書

咸而自題其額曰午夜鐘聲以大聲自鳴也唐人老詩曰
鐘聲到客船吾不知船何泊客何人公辨鐘聲有
鐘聞知其說者可以讀午夜鐘聲蓋古往今來夜半時鐘
聲也鐘聲到船則客怪矣夜半客怪鳥鳴鐘聲山寂寂
以此景色誰復能寐則長夜漫漫可以待且無要非俗
鐘不足驚客夢也

漢江懷歌敘

以六十二歲之老農南客漢上食漢江魚飲漢江水泛舟
鼓櫓而為歌歌曰漢有老叟釣於江口漢水清潤魚
鼓櫓而為歌歌曰漢有老叟釣於江口漢水清潤魚
鼓櫓而為歌歌曰漢有老叟釣於江口漢水清潤魚

壽劉文牛先生德敘

古稱南山多隱君子而德徵先生則世居商山者也其太
翁史華先生雅志高尚却掃一切獨與東陽禪師數相往
還至樂所學淵明之興遠公也一日告辭以彼荆楚
曰汝與我相有緣何得在此公亦未信後以明經謁選
變流令于告遊襄陽三月日與空山老禪定虎三昧如
晴窗生丑才于德徵先生實三從之友才不才不
可謂三食神仙字矣奈疎懶吟吟七言而七言吟吟

第士論情之後起家太學考授廣文初任河州次歸
蜀次鳳翔進陽所望鳳翔蜀士以力行為考課以實
滿漢樂育之效徵於人文走馬所駕相繼而起而且才
辭賦典選登然如河之積石曳湖麟之仁壽醴泉郡之
水太白鳳凰之卑靈卷阿太華黃河皆天下奇也足跡所
至徧按輿囊書曰家在商山深處兩世薄宦率近名勝之
區不可期不遇矣而且雅好名賢於麟得陽初刻于於鳳
得永叔表于此皆讀書樂道養性林泉有商山東黃太
之風焉先生一見結為金蘭茶館詩歌樂與晨夕蓋不
九老之會香山而希美之在洛社矣昔范宜子侯世康
為不朽而種叔則以為立德立功立言乃不朽耳若
者進士弘多是期立德著述富美是謂立言德官立而
亦在中穆叔三不朽先生萃之疾春王正月而先生
之辰欲祈詩為壽詩不成聲姑取先生之所為不朽
以壽先生云

壽劉先生敘

有虞氏命夔典樂教胥子周官有保氏師氏漢宋有琴
可樂近世設國子孫酒教胥子於內府壺古師氏教於
國適意太學大堂俊秀 先王廣教胥之義而取於
國計也六堂俊秀受業祭酒歲月既深學優而德稱

爲師儒分教天下郡國鄉邦俊秀賢關國脉胥此焉係故
先王重之每幸學親發策題 御案講書每遇大禮祭酒
率諸生朝賀雖民間子弟得蒙 天子之燕饗其鄉國民
間俊秀貢入太學所用米肉椒油腐粉醬菜果餌之類衣
服衾褥水陸道途之費悉關支戶部其升堂會講會饌三
次不情則處膳夫以極刑其所讀五經子史百家之書悉
頒自 御府其科出學 先王命丞相往國子學考校會
御史臺精選命翰林院考選命吏部嚴加考試中者方送
陞考取中選用方任天下郡邑師儒之仕其設南廡井廡
也亦取西周豐鎬鎬廟遺意今之二曲昔之周南畿內地
去豐鎬辟應教舍耳官師政教不無今昔之異某翁劉也
先生實從六堂俊秀 陞試選中分教天下郡國鄉邦
鐸二曲嘗曰道不可師而有其各教不修舉而居其職我
其疎曠也哉於是身先諸生每講背課藝堂上習射澤宮
考鐘伐鼓揖讓登降俱從太學成規使多士肄習之日就
月將鐘磬成器有不知時雨之化矣某月某日先生初度
邑多士欲賦詩介眉壽予聞而告之三祝詞無庸新聲也
邑之外巖巖高者終南山也古人有以南山致祝者其詩
曰如南山之壽子亦曰如南山之壽蓋以山爲壽卽以詩
爲壽而已

關馬大將軍敘

孫子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也岳武穆曰仁信知勇嚴五字
缺一不可不可爲將雖然仁信要焉將有仁信而復濟之以知
勇嚴謂之賢將將有知勇嚴而不本於仁信謂之才將才
將易求賢將難得漢唐而後三秦名將非一人矣求其成
大功立大名誦詞徧於當時姓字香於後世則惟漢之班
定遠唐之郭汾陽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爲最著者仁信
之道盡而濟之以知勇嚴也今馬大將軍其慕古賢將之
風而興起者乎大將軍前功不具論姑論其駐節寶鷄者
國家以秦州平涼之後既畢念寶鷄爲三秦重地南對雲
棧西接秦隴北延扶峽東連斜峪黑水嶺嶺中敵人竄
踞視雲棧爲進退雲棧震憾則三秦爲之搖動於是特簡
大將軍帥師鎮之凡秦隴以東黑水以西綠旗諸將咸受
節制大將軍既至寶鷄爰下令於軍曰民以養兵兵以衛
民衛民而反害民非兵也自今以往敢有奪民資物蹂民
田苗者按軍法又下令於民曰我來雖治兵實撫百姓也
爾百姓之飢寒我飢寒之也爾百姓之疾苦我疾苦之也
自今以往凡有利害悉陳毋隱我盡一分之心爾百姓即
受一分之福矣於是寶鷄百姓日陳情於大將軍一如家
人子弟日陳情於父兄之前而大將軍之待百姓一如待

其家人子弟也是以寶錫雖當南北用武之地而三五
來士安於學農安於墾工安於肆商旅安於市者皆皆太
將軍仁信撫字之恩有以及之也而且以撫寶錫者西
秦隴北訖以岐東漸而下嚴令節制諸將不敢縱兵
虐民即或大將軍射獵山澤或以沐浴入會省百姓程
雖與以爲他將欲避去及聞是大將軍咸相慶曰我將
奈何豈不爲爭持臺乘迎拜馬首大將軍以溫言勸令
業百姓皆首謝而去白山李柏濟身草茅萬事忘懷
不忘有愛民之心耳每曳杖出聞見道上人必殷勤致
曰方今多事之秋尚有士安於學者乎必曰寶錫尚有
聚於塾者乎必曰寶錫尚有工安於肆者乎安於市者
曰寶錫何以致此則曰馮大將軍推仁信之心以廣之
也諸聞之加手於田日秦中多名將率以知勇宣威遠
求其仁信者最明馭兵者其性漢定遠府汾陽宋將
范數人皆已今馮大將軍躬行仁信其空谷足音絕無
僅有者然其人有言事者難成易敗者難立易廢
伏願大將軍仁信而益求其仁信者又濟之以
知勇之功名所就當與郭韓范等無異矣至於將
之妙籌畫之奇則有紀功之者在故不及

山陰集

卷八

可以者何可以樂也何樂乎而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飢不可樂而云樂飢蓋中有所樂而見泌之洋洋雖飢亦
樂也古之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食者有併日而食
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采薇茹芝者有肩輪者有咬菜根
者有一食長生者有餐氈嘗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
動於外抱節仗義不忘溝壑者之所樂也若等閒之人
遇窮約者嗟涕泫泫戚戚愁怨故曰人當六極之時不惟
朋黨絕亦且骨肉棄置不惟顏色慚沮亦且神情憔悴
天性超曠之士歷勞愁而者青遺阮仰而高歌蓋境愈
窮愈曠時益艱操益劇也故曰蘧水曲肱樂在其中
飲不敗其樂後世有一日三餐菜粥數對天賜清
亦能尋孔顏之樂者也予九歲孤 母寡兄幼爲孤
前午蕭條四壁飢寒四十餘年至五十三賴族僕業庭
公有邵豪士卧雲焦子均有資給衣食粗足者八年耳
午荒早遠地岐陽日惟菜粥兩餐壬申三月避地漢中亦
日惟菜粥兩餐而已自信性能安貧且好讀書好與客談
山林好看劍好吟詩作文好澗園靜坐好臨水把釣故
日樂有餘而未嘗有戚戚不足之意所不足者好飲無酒
然漢南山水亦自醉人雖非泌之洋洋可以樂而忘飢
漢山蒼蒼漢水泱泱亦可以醉而忘憂也

袁平張少文詩集序

三百篇於世者也故見鳥吟鳥見獸吟獸見草木吟草
木見忠臣孝子吟忠臣孝子見方人思婦思婦思婦思婦
此化生物無心而成感出於天然自然自然物之色而色之
因物之聲而聲之因聲與色而韻之此三百篇所以為大
下萬世詩祖也至唐以詩取士而海內學士人人能詩至
人人能詩而天下遂無詩何也詩須變而變之琢之斧之
鑿之十稜也非為詩也鑿混沌者七竅生而混沌死有唐
人下唐之詩而三百篇之矣古友少交張子心知其故不
法唐而法三百故生平足跡所至見物之色因以色其
詩集

卷之三

三

色見物之聲因以聲其聲因物之色與聲而韻之以為詩
故詩成千篇却無一字盜唐人口珠應難矣人謂少文年
正壯詩之多已如此若至終身千萬篇不足限也吾謂少
文終身為詩人實終身非詩人終身詩有千萬篇實終身
詩無一字何也率性而成意不在詩也

鐵星吟序

五全之屬惟鐵性最堅人之堅貞者莫如鐵故
宋廣平為鐵心字相皆言其堅貞如馮子仁為四鐵
御史謂鐵口鐵膽鐵腰鐵骨也余友少文張子遼海人也
今遼海世家子弟年東髮學足記姓名即給綬為百官

或食二千石廉尉印將三軍者比比也少文生長簪纓之
家才高而學富年三十六矣猶猶不仕優游林泉其
痼疾丘園者乎蓋中有所為也戊寅夏與余邂逅於初五
臺山中余問不仕之故少文笑而不答但撫心捫膝而已
既而西遊遼中歷允吾酒泉金城玉塞南安武威出入長
城黃河觀漢武斷匈奴右臂與夫趙充國班定遠屯田立
功處并李將軍解鞍射鵝之所慷慨激烈發為詩歌如
紫電青霜不可犯又如山寒水冷孤鴻高飛猶綴莫
蓋其氣剛毅故也余讀其詩始悟向之極心捫膝蓋謂心
如鐵而不可變勝如鐵而不可屈故棲遯林泉壯者不仕
也余為進一說曰大丈夫貴乎知時時若可為則為清
之玉璫傳巖之舊梅懷無痼疾丘園時不可為則保
養鐵膽鐵腰堅鐵骨以鎮漢老可也慎無捷徑於終
少女應之曰望梅玉璫則吾豈敢見三三三三無可
其藏身於鐵乎余默然笑曰少文吾之鐵友也遂各其詩
為鐵星吟云

題郭野看梅詩後

施經冬言草木非言草木也言心也心無字故託之草木
也後世志士明明有其心明明可對日月可告鬼神而
不可與人明言故託草木以為言是以王子猷有愛梅之

言陶淵明有愛菊之言鄭少師有愛松之言周茂叔有愛
 蓮之言察其本心非愛竹也非愛菊也非愛松也非愛蓮
 也蓋我心如蓮之淨如菊之淡如松之貞如竹之勁石龍
 言三而託之於松菊蓮竹也友人少文張子壽落堅貞並
 有詩射會梅詩六章蓋三百三十六字也余友羅松軒亦
 梅之骨得梅之品得梅之韻得梅之氣余友羅松軒亦
 日三百三十六字何曾一字是梅又日三百三十六字何
 曾一字非梅以爲是梅耶時時非言皆以八字得即同
 人明言之也

說

說天字

說文曰一大爲天此不知天者也以其離人而說天也說
 天不說人則天不全說人不說天則人不生蒼聖作字取
 義至精至深後人以粗淺釋之不知聖人之心也是謂迷
 天而盲道迷天則人不法天亡道則人不入教臣作亂而
 子爲賊三綱解而五倫散職此故耳聖人憂天下後世即
 一字亦言明道立教之義故作天字即以人字結構謂無
 人則天無天則非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乾
 道也乾爲天故乾卦三畫皆一天字之上畫即乾之一畫
 也天字之二畫即乾之中畫也天字中涵人字即乾之下
 一畫左右對待而分立者也且河圖天一地二天字上橫
 二畫地數也一字而蘊三才之義者也故曰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宗易卦六爻初二曰地
 三四曰人五六曰天亦三才類聚之義也推三才而廣其
 名曰天皇地皇人皇曰天統地統人統曰天極地極人極
 人原不離乎天地也故人字象形一頭兩腳有趾天極地
 之義故人身荷天之一則爲大人大人頭上戴一則爲天
 人亦猶海不離水地不離土公不離太人不離鳥之類也
 故士人之士太一之太元派之元與天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奇偶之數皆天之變化錯綜而生成之者也天一而已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知其一二萬事畢故學不主
一者離天者也故聖人事天精一之學曰敬天曰法天曰
希天曰承天曰順天曰明天曰畏天曰欲天曰知天曰應
天曰達天曰崇天曰荷天曰贊天曰諫天曰戴天曰樂天
此以人合天者也曰天人曰天民曰與天為徒曰與天為
一曰天人合發此以天合人者也曰天合人者以天合天
者也以人合天者以人合人者也以人合人則至易以天
合人則至簡易簡而天道全矣地道盡矣人道備矣故易
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
曰與天地相似範天地而不過此萬世之通義也如以
一大說天義孤而辭豈得天之幸

易名說

盧試名如泌學使旨田以硃筆改為密余曰非密也取唐
名臣李泌義耳學使旨曰唐無李泌惟陳情表有李密汝
名如密則可若如泌則不通矣余不敢辭既歸思之李密
陳情表曰臣少事偏朝官至郎署偽朝者何密蓋斥漢為
偽朝也郎署者何密蓋仕漢為尚書郎也漢亡密歸晉晉
祗漢則首為漢之佐誓不待賢智即笑奴下賤是非慷慨
密獨昧之且密本蜀人蜀漢為密桑梓父母之邦昭烈父
子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大非曹操孫權借竊可比密之仕
漢可謂得其主矣為密計者方晉人綠崖破蜀之時當如
諸葛勸劉禪竹之戰不則如北地王盡廟中之哭不則如
姜伯約瀝心痛之血家之孝子即國之忠臣不亦俠烈大
丈夫哉乃計不出此袖手旁觀視國家興廢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而且行同雀鼠東家有粟則就之西家無粟則
去之罪可逭乎或曰密之陳情乞終養耳曹詞稍亢所請
不遂余曰不然學者美德也成人之孝美名也密書若曰
臣在蜀漢官至郎署則晉人亦必聽之也且言者心聲也
書者寫心者也密獨何心忍於斥漢天理滅人心在此與
秦大夫美新之罪又加一等矣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若李密者固天下後世共稱為孝子順孫者也密為孝

子忘君事便是謂不忠彼既不忠安得謂孝不忠不孝春秋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余名如之者之不順稱之不美致遠則況行遠亦礙故易名曰怕字曰雲水所以如此者恐天下後世為人臣者借議李密歸晉背漢而猶得以孝子順孫聞也

松友名鶴說

有端豪士熊卧雲自華嚴買鶴遣使遺太白山李子李于名之曰松友客曰古人呼鶴為仙禽今日松友義何取松曰畫家有松鶴圖詩人以松鶴為比對曰鶴巢松樹猶曰松巢鶴飛曰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曰鶴巢松樹則鶴主曰松寺曾同一鶴棲曰看院只留雙白鶴入門惟風一青松曰擬服松花無處學嵩陽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覺傾翻仙鶴巢此皆青白相兼飛極對待友之義也故不以仙禽呼而以松友名焉客曰盤谷先生有竹鷓鴣子之癖其在松鶴乎相笑而應之曰不知其癖也但有鶴不可無松有松不可無鶴有松鶴不可無我有我不可無松鶴不知其癖也

答熊卧雲亢龍說

來書乾卦亢龍之論以周公霍光為證誠為確見光不學知進而不知退亢也故有悔周公善用龍德不至於亢故無悔此不易之談然愚推廣言之龍隨時變化神物也易道隨時變化者也聖人亦隨時變化者也故曰孔子聖之時亢字亦隨時而用之者也要活看不可執一時當用亢而不亢時不可亢而亢均致有悔何也孔子之微服過宋程嬰之潛踪屠氏相如之引避康頹果公之相身女主卒之保身今道克濟大事乘風雲而上天此龍德之不當亢而不亢者也終無悔禍正平殷周孟德稽叔夜群龍會此龍德不當亢而亢者也有悔天下皆周而伯夷之西山無周天下無宋而文伯之樓頭有宋此龍德有似於亢者也然謂當亢名教正亢亦無悔莽大夫知易而美新元祭酒講道而應聘此龍德有似不亢者也然辱身遺臭悔孰大焉東漢之季王綱解組龍當潛而不當亢乃激濁揚清橫議執政卒致黨禍憂延西晉梁敬側目朝政陵夷龍當亢而不當潛乃高談清靜王應竹林卒致神州陸沉此不當亢而亢當亢而不亢其悔一也故善用龍德者潛見躍飛無所不可龍之時聖人之時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學者貴乎知時知時則知龍德矣則知易矣

殺蜘蛛說

李子曾有詩云第屋果然如斗大詩風酒月度年華客來
顧巷不知處五柳柴門第一家蓋余少慕淵明之為人故
於簷前手種五柳而題之以詩焉又種苦竹百餘竿窮
小院竹柳交映森如也竹根置三蜂房而蜂之掇花者往
來於竹柳之罅蛛網罅中日殺數十蜂李子嘗持竿承蛛
殺他物所明日蛛網罅中殺蜂如故也既而思曰取天下物
在乎斷能斷一物者必其能斷萬物也處天下事在乎權
能權小事者必其能權大事也叔敖殺兩頭之蛇斷也溫
公擊沉嬰之喪權也以殺蛇之斷斷天下之萬物必有至
當之斷以擊喪之權權天下之大事必有至當之權解前
蜘蛛雖非蛇之兩頭而蛛網殺蜂一似喪之沉嬰然存蜂
必無以處蜂受蜂又何以處蛛在姑息者為之則亦付之
無可如何而已矣何也彼固不能斷也彼固不知權也豈
知事雖介於兩難理必有其至當殺一蛛而生多蜂理之
至當者也問之叔敖必曰蛛可殺也問之溫公必曰蛛可
殺也蓋叔敖能斷而溫公知權故也或曰叔敖溫公古之
有德人也皆曰殺蛛得無過於忍與曰生一蛛而殺多蜂
是小不忍以成其大忍也殺一蛛而生多蜂是小忍以成
其大不忍也叔敖殺蛇之斷斷蜂蛛則蛛在可殺而蜂

在可生溫公殺擊喪之權權蜂蛛則蛛在可殺而蜂在可
生事雖介於兩難理則有其至當殺一物而生多物可權
權之以至當之理矣李子曰取天下物無二斷一物此斷
萬物亦此斷也處天下事無二權小事此權大事亦此權
也石顯漢之蜘蛛也元帝姑息不能斷則為網於漢天下
矣秦檜宋之蜘蛛也高宗姑息不能斷則為網於宋天下
矣與其罰一人而網天下何如殺一人而生天下使元帝
有叔敖之斷則石顯為兩頭之蛇何至網漢以肥身高宗
知溫公之權則秦檜為沉嬰之喪豈能網宋以飽腹漢
宋宗舉祖宗數百年之天下誤落於奸雄之網者豈有幾
哉不能斷也不知權也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
樊不滅炎炎奈何李子於是乎寡叔敖之斷而借溫公之
權以殺蛛矣

忍齋說

客問於余曰萬子禮云誠人一步行安樂法何謂乎曰是
忍字註疏也夫忍者修身之法凡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
王莫不由忍以生其大業故忍勝不忍不忍終制於忍句
漢高能忍者也夫差項羽不能忍者也當其棲會稽時
鴻門執不曰吳強越弱楚強漢弱而漢則忍於謝罪越則
忍於稱臣嗣後吳差於餘枕死楚項於烏江豈非忍哉

勝不忍不忍終制於忍之微與而儒者之修身亦莫不
衡叔實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其體
始與子聯合而凡人於人之所不及意之所不便雖耽嗜
此吃咤咤憤憤然快意而止或緣瑣事而致大故甚至決
裂不可收拾過此則悔心生焉蓋事後之思且無益也與
其無益而有事後之悔何如初發而有懲忿之力孔子曰
忿思難難生於忿君子所當思也雖然待其已發而後懲
之則為力甚難君子於此靜以養之教以持之誠以察之
以存之萬物一體之道也物與我為一體而我忿之是
以我忿我也抑我髮以快我手之忿蓋我臂以快我齒之
忿人自好者不為何也一體故也孔子曰已所不欲
施於人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昔者真有忍人是謂子忍
而有人忍人是謂行儉宋有忍人是謂聖功稱圭之四人者
豈非當世所謂賢豪者乎然而納履之呼則辱甚碎瑣瑣
瑣則忽甚衆政之嘆則誠甚燒安撫則不敬甚當此名
時即加以驅馳嗜嗜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
或撫以煥言或不問姓字或作書如故是皆立功勳於當
時垂芳名於來葉豈非其量優者其享厚耶且中和之性
惟聖為然下此者多流於偏能矯其偏則無偏矣故西門
偏於暴則佩韋以矯之安于偏於
佩弦以矯之亦微

醫家藥病視衆旺為權衡而攻其要緊者客曰善哉吾全
而知忍之果可為修身法也

說蜂

七月朔日客有出山需蠶者余曰土窟與樹腹與石穴
與曰石穴耳偶得之與曰是畏趨避行而求之於深山窮
谷者也有術與曰有大凡物之無欲者不可得而致也
虎人之所畏也龍有欲而劉果榮之虎有欲而承鸞鸞
蜂有欲在草木之花吾見花債蜂去也來也有方向蜂
則見房矣曰可盡得與曰其可得者必可取者也蓋其
趨避斷岸之間焉不能盡獲不能盡獲之取與其取之
不獲者與因真尋蜂蜂不虞而子真與蜂與蜂與蜂
蜂而取珠人有欲不與龍虎龍虎有欲則為人所欲養
蜂物故李于聞之意惘然而若失色惘然而若若若若
之者曰何為其然也曰余蓋傷孝父述日而溺此道衡
天爭帝而失其口目其狗欲者乎射者見文章而制
之命謹者見羽毛而驚其擊之身其不善藏者乎乾之
名恐世無不見是而無焉樂則行之憂則避之健乎其
不可授潛龍也

戰馬說

丁巳將南戎兵有戰馬一駒其色黑其齒駸其足勇其蹄
強嘗馳驅沙場臨陣無敵一日國人不能勝跌坎地雖計
之矣召馬醫視之醫曰馬勝肯索脫矣非藥餌可療兵士
怡然以為殺之則不忍養之則難用也有老農王氏指知
兵急請曰馬命其可惜養之則阡陌一力耳不如賜之農
家兵士許之王氏出銀二兩買馬以歸養三月而馬愈健
可牛行不能馬馳王氏遂配老牛一賣與馬並耕於野養
五年矣每見道傍行人昂首長嘶若有所訴者賣孟德與
老農伏樵志在千里吾安知此馬雖驥其志不磨也
聖鄉馬季香聞其馬之生多在風雨驟驟之聲解鞍而
一遇千金買駿之主命方學薛公之徒求諸沙丘取諸
荒以之駕車馬和鸞升巖巖黃舞皇世舉足再翼其
入於閭門齒馬有禁覺獨有昇義以天開一食石粟焉
於爾爾瞻瞻首雲衝何其樂也今也沙丘大定如故也
無馬也即有之矣而路連金門履連帝章放康養之野
息寂寂之濱借三虛而為友侶五驚而戲舞馬乎馬士
也昔何貴而今何賤豈馬之時命亦與世運為汗隆耶
又聞戰馬之服重車也伯樂其定於鞍下舉毛駒之在
也也太宗訪之於趙家馬之衰而德也管夷吾用其智

子方憐其老馬乎世無伯樂太宗夷吾子方其人總有
驥舉毛千里之足亦必長困鹽車終配家誰用其智
憐其老及一朝倒卧雖寵為柳劍鑿為棺薦以薑桂壘以
人服所必然矣自山李柏偶見戰馬服犁作戰馬說憐馬
也與

敬恭說

聖人之學敬而已矣堯舜敬而帝禹湯文武敬而王孔子
敬而聖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敬而賢敬也者聖學之要領
也曰道德曰事業曰氣節至於敬者乃可為萬世法外此
老莊之虛豈道德和桓文之假豈事業耶荆聶之激豈氣
節耶楊劉之本豈文章耶無他不敬故也文王之為伯周
公之為相敬也王莽假周公而不知敬則篡西漢曹瞞假
文王而不知敬則篡東漢故敬則為純臣為良相不敬則
為亂臣賊子敬也者聖學之要領也身何以修修之以敬
家何以齊齊之以敬國何以治治之以敬天下何以平平
之以敬故不平由於不治不治由於不齊不齊由於不修
不修由於不敬敬也者聖學之要領也存之於心獨著之
於威儀連之於施為不斷一刻不間一息知可能也愚亦
漸可能也敬上徹下之道也自古帝王聖賢之所由出
也事業氣節文章之所由成純臣良相之所由貞未有不

三於敬者也故曰聖人之學敬而已矣然則後之學聖人者豈有他哉主敬而已矣

於陵仲子

余讀於陵子十二篇慨然嘆曰陳仲子聖之廉者也伯夷清之至柳下惠和之至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仲子之廉可謂至矣獨不可謂聖之廉也乎或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仲子廢人倫者也天下豈有倫外之聖哉曰此孟子之微詞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忘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可哉自孟子有此說而經生家始有矯廉之議不知孟子當日蓋為後世學仲子而失之者立之戒也陳氏以陰謀奪姜是亡君臣上下之分也仲子生於數代之後難諫已往之失而又近本見為大夫仲子於此蓋有難為言者矣託隱於陵心本為親戚而跡似亡親戚心本存君臣而跡似亡君臣心本維上下而跡似亡上下譬之人家父兄攘羊為子弟者心知其非勢不能諫口不敢言又不屑襲其業而肖其行憤而逃去雖有避兄離母之嫌究其心則亦有可取者仲子之行蓋隱為後世為人臣而奪人國者立一戒也孟子之論蓋隱為後世學仲子而至有誣父攘羊者立一戒也然孟

子固已許之矣於儀衛則曰妾婦於仲子則曰巨擘其意樂可識矣然則趙威后以仲子為可殺則又何也曰以其不臣天子也以其不友諸侯也故曰何為至今不殺也千古而下以威后之言為是必以仲子之行為非豈知仲子未可非而威后未可殺也仲子可殺則儀衛之不可殺明矣儀衛在所不可殺是天下後世之凡為妾婦者皆不可殺也豈怪庖魚相索膏糞捧足拂頭吠犬之妾婦接跡於世也彼若曰吾不如是恐其行同仲子耳行同仲子則威后之所謂可殺也獨不聞堯舜之世有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者乎許由善卷是也堯不以許由為可殺舜不以善卷為可殺威后何獨以仲子為可殺也以由卷比堯舜之大聖則亦高蹈之士已耳比儀衛之妾婦則聖矣仲子者肉卷之徒也廉之至也杜甫之詩至矣謂之詩聖張旭之草至矣謂之草聖雖纖小技至則為聖仲子者廉之至也伯夷清之至則為聖之清柳下惠和之至則為聖之和陳仲子廉之至獨非聖之廉也乎蓋清非聖之清和則聖和聖而和之至則聖廉非聖而廉非聖之廉也

見山堂說

宗少文愛山水老而圖群山於壁間題曰卧遊不能遊山而卧遊山真能愛山者也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籬下無山而興會所至如見南山真能愛山者也古入山水情深是不遊山而卧遊山目不見山而意中見山相傳以爲佳話況日日見山年年見山終身見山者耶吾友長人孫子居渭上元象山麓崇鼎南向每一啓戶一開眼一舉步千峰入座萬木當牕渭河繞右聖水環左昔人所謂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將無同耶乙亥二月余遊渭上訪孫子於南山之麓孫子請堂名余題之曰見山蓋有山見山見山以眼無山見山見山以心古語山水於壁間見南山於籬下皆以心見山者也况一屋戶開眼舉步所見無非山者乎題曰見山就云不宜雖無山以眼見眼有盡而山亦有盡山以心見心無窮而山亦無窮孫子見山請勿以眼見而以心見以心見山此所謂仁者樂山也而智者之樂水亦在其中矣

虞仲翔知己說

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李子曰天下無一人知己者愈可以不恨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運世不見知而不悔又曰運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楊震曰天知地

知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夫人立身特患德不足以合天地德合天地知已即天地也故天下有萬世不知已之人必無一時不知已之天地張子曰乾坤父母稱父母傳口知已莫若父母人父天母地者也父母知我又何計人之知不知耶爲善而必求人知則其所以事父母者亦有間矣爲善而不求人知則其所以事父母者必無遺恨蓋吾事父母即爲孝子父母憐愛孝子故知孝子者無過父母父母而外即無一人知已亦當願受其正豫悅安樂之不暇而暇恨乎仲翔求一人知已不恨即有一人知已則一人之外可恨者抑又多矣何也以其有恨根在也

王天運屠勃律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孔子繫易傳曰神武不殺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岳鄂王武穆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爲將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子孫貴顯蟬聯於朝仁也宋高宗怒虔城密旨令武穆屠之武穆請誅首惡而赦餘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仁也漢武名將智勇絕倫當以李將軍廣爲第一爲隴西太守謗殺降羌五百以故終身不候迷路自刎傷仁道也唐玄宗以五色寶玉之故遣王天運將四萬人並蕃兵討勃律

千人取其寶玉珠璣勃律有術者言將軍不仁害殺鬼神
震怒天將大風雪矣兵至小海大風起雪片如翼風激小
海泛溢成水柱或立或欹王與四萬人一時更死也者立
者滿身厚着水介瑩徹可數其得活者僅蕃漢兩人迎歸
李子曰上帝好生惡殺聖人仁愛萬物曹岳兩將軍仁將
也不妄殺一人青史垂令名無窮李將軍殺降五百不候
日刑何物王天運不仁害殺層勃律已降之域殺人無算
上帝震怒假威水雪凍殺四萬人蓋亦天道好還哉玄宗
以珠玉方物委中原赤子於水海魚腹之中亦可為顯武
勳遺畧者之一戒也

岑園說

園無岑也而以岑名袁子寄意於岑也東坡之堂無雪而
以雪名東坡寄意於雪也寄意於雪無之而非雪也寄意
於岑無之而非岑也昔人願遊盡天下好山水簞屨以爲
好山水何時遊盡但懷佳地耳此主與會而言之也與會
既真金馬亦避世也朝市亦大隱也不然隨駕處士豈隱
者也馬首巢許豈高士也故有水雪之操者不必松島柏
谷也有幽人之性者不必鶴友猿朋也庖丁解牛所見無
非牛也方臯相馬所見無非馬也以是知袁子所見無非
岑東坡所見無非雪故雪可名堂而園可名岑也

通山樓說

趙氏爲樓於終南之陰名曰通山通山者何因傲山也傲
山非國先生之所建也茲曰通山反之也非因也曰善反
者以因寄反善因者以反寄因通固傲之反也然必有傲
山斯有通山通反乎傲而亦因乎傲者也歐陽六一之守
滁也名其亭曰醉翁夏公育才之守邵也名其亭曰醒翁
醒者醉之反也而林氏以爲醒翁之醒不啻同於醉翁之
醉然則通山之通又奚害同於傲山之傲耶故曰因傲山
也要之名勝所在寄托非一醉者見之謂之醉醒者見之
謂之醒傲者見之謂之傲通者見之謂之通反耶因耶是
一是一是二號辨之耶

亦山說

山中何所有有草有木有石有竹有花有雪有風有月
無所不有也國無山也則非無所不有亦非無所有何有
乎而亦草亦木亦石亦竹亦花亦雪亦風亦月亦翠亦
亦酒亦詩亦良辰美景亦賢主嘉賓蓋無之而不亦也無
之而不亦則亦無之而不有也雖然山國異名也國之所
有或爲山之所無則山非國也山之所有或爲國之所無
則國非山也今也山之所有而國亦有之國之所有而山
亦有之山非國也亦非非國國非山也亦非非山山也國

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曰亦山

陶貞白靈寶真靈位業圖說

言而世為天下法言不足法非法言也自有天地以來聖
帝明王忠臣孝子其生也擇大災禦大患有大功勞於民
物其死也在帝左右正位列宿書契所載彰彰也陶貞白
所纂靈寶真靈位業圖邪正混淆蕪蕪同器吾不得而知
之矣其曰太極金闕帝君左位太極上真公孔丘明晨侍
郎三天司真頗回元圖真人軒轅黃帝元帝顓頊王子帝
母帝舜夏禹周穆王帝堯風后其曰鄧都北陰大帝左位
北帝上相泰始皇北帝太傅魏武帝西明公領北衛將軍
公南明公召公與右位司馬華歆曹洪龐統公曹仁襄
荀彧賈友晉宣帝漢高皇右位韋編邱莊周老聃左位
北侯劉備韓遂鬼官北斗君周武王夫君子著書立言不
過嚴立賞罰以告天下後世曰某某者善可法也某某者
惡可戒也使大慙極凶之人有所畏懼而不敢肆若好惡
一乖貞淫粉紮人亦何憚而不為惡耶貞白位業圖如黃
帝顓頊帝舜堯舜禹武王周公召公孔子顏淵老聃莊子
漢高昭烈皆天下萬世所謂聖帝明王大聖大賢可師可
法者也而乃與暴君奸雄亂臣並列如奈政曹
備司馬懿華歆荀彧曹洪曹仁等天下聖賢所謂聖君

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乃與古帝先王至聖
仁賢同升天宮并列仙真信斯言也是使天下後世有
心者何所憚而不為亂臣賊子耶若出奸人偽作托陶以
傳罔無罪也果是陶書則得罪名教之書也火之可也

感舊說

甲戌除夜寓長安城南輝玉劉生家寒燈獨坐淚濕羊裘
者久之或曰椒杯在手可以怡情何悲乎余曰人無定情
隨感而見樂者自樂悲者自悲太上忘情情之所鍾正在
我帑十五年前東遊長安一時訂交皆閭閻名家如晉王
謝唐韋杜荀子弟也刻其姓字則有子咸蒲子挺伯李子
奎垣王子海其韓子禹鉉朱子千仞朱子廣文續子廣文
劉子正始葛子其武神則有君德杭子子猷張子其方
則有長年任子華隱趙子慈休和尚或尊前吐屬或花下
談劍或醉中尋真或喧真習禪均有不可一世之思孰知
日月征邁逝者如斯昔者吾友不見一人風火飄然散去
溪山磨盡英雄山陽笛裏不得不哭殺人也

智永筆麈說

佛坐雪山四十年達磨面壁九年脇尊者身不至席爲求道也智永學佛者也居永欣寺閣上三十年惟臨法書所造筆頭置竹篾篾受一石餘而五篾皆滿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可謂精勤矣吾聞釋氏之學不三宿桑下無著故也智永三十年學書不下閣着耶否耶按此精勤坐遠佛道可成正果況西來大意不落文字千文八百本非玩筆喪志卽求身後名矣釋氏門外漢智永之謂與

許驥說

康熙七年余館於恒州九月館主以許驥迎余曰道遠里歷險涉溪橋我哉僕曰噤猶不替也余同其僕僕曰物無目而有知人以響御爲權衡聲音爲進退而以意投物之知物受制於響御聲音而以其知解人之意故人知物意物如人意兩相習則兩相用也余曰噤物之不可輕棄也如是哉顧人有以善用之不然雖有目則亦然山蹄耳吾聞鳥有比翼魚有比目獸有比肩不比不能飛比之而飛不比不能游比之而游不比不能走比之而走比之而飛鳥之善用鳥也此之而游魚之善用魚也此之而走獸之善用獸也獸善用獸以成其走魚善用魚以成其游鳥善用鳥以成其飛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余謂魚之以蝦爲目也其知人之在焉則以目爲目入夜則以月爲目乎然則物之替而適於用也非以目爲目也非以月爲目也非以蝦爲目也而實以人之善用爲目也而況於人之善用夫人者耶

青門隱客朱麗澤三病說

孟夏四月廿五日河東李生持一紙展几上有老字蕭蕭數行閱之乃青門隱客三癖引一曰好掃地一曰好沐浴一曰好獨卧其文淡拙古朴如隱客貌其癖瀟灑脫畧如隱客品予以爲隱客之癖雖出性情未滿其量遂援筆書其後曰掃有數義掃室焚香體寒星此仙掃也竹影掃庭應不動此禪掃也更有不掃一室而爲掃除掃清掃淨掃平電掃迅掃之說者此兵掃也而隱客曰好掃地則與古人不異矣古之人有洗心者滌慮者淨洗靈臺者有不洗面唾者有洗足啜官者又曰鳥不染而黑鵝不浴而白言本體天然潔淨也隱客曰好沐浴則與洗靈臺不浴而白者有浸深矣大雄氏曰煩惱毒地祇有汝心驅盡毒地乃可安眠聊卷日未眠眼先睡心隱客曰好獨卧吾不知其能睡心驅毒地否耶予與隱客密友也故於其三癖各進一說焉

重修太白廟記

太白山雍州巨鎮也圭峰在左褒斜在右倒視敦物橫絕
復得祀其山則於唐於宋於元於明秩其爵則曰侯曰公
曰王隱其山則有胡僧老人田游巖孫思邈孫太初諸人
咏其山則有李青蓮蘇子瞻何大復諸人其登之也始傍
溪以穿林繼攀蘿於鳥道枯槎續其斷岸石棧勾折於危
島其險也如此及登絕頂萬緣俱空日瘦月小星寒雲低
迢眺東南天山一色頽瞰北渭渺然一帶五將九嶷俱爲
培塿其高也如此群山環衛如星拱極區其形狀有款者
側者儼而探者蹇黛倚者似龍盤者虎踞者似鳳翼異
壑似牛首者並峙似熊耳者有鳴鑾鐘磬似石鐘者有
巖相等似楚山九嶷齊山七十二峰者其山形之異也
此或阿香轟於洞底或長虹勒乎山腰或在巖乍近板
有秋葉之危或霧鎖大壑白晝有下春之寒兼以晴雨
忽揮霍萬狀者其氣象之變有如此至於禱應梓鼓神木
不生積雪不解湫池文章變化陸離俗皆譁以怪說余
爲非怪也西方之帝是謂心皀其神太白其獸白虎其
井鬼於卦爲兌於風爲闕闔於律爲夷則於干爲上章
光於五行爲金金色白殺物爲樅木老於火而處於金
草木不生金壯水生故積雪不解占者五嶽祝三公遇太

早大疫大災大螻蟻誠以購未或不應太白爲衆嶽最有
神輒應其職然也湫池之內文章變化者蓋山無草木
華在水故耳不則潭水蝦蟆之觀龍淵玉英之說耳此則
太白山之大畧也山陰古清湫有太白行宮然巖深傾圯
祇在戊戌池陽人某等薦蕝於山復謁行祠感其棟摧
頽乃鳩集鄉人好善者各輸金重修殿廡若工極丹堊
繪極其壯麗閱歷數載往來勤勞不阻於錄金之旨折
之寒嗚乎可謂大功德矣於是清湫居民相與謂曰比年
神靈既妥風雨以時池陽人之功不有所述何以勸善
乞言於余余嘉池陽人之樂善有成也首狀太白山
次叙修葺巖末如右庶幾使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觀
爾

初建少白山真武殿記

少白者何因太白也何因乎而少白太白支山也易有太
陽少陽太陰少陰數之對待者也故山有太室少室太華
少華有太白何可無少白也故曰因也先是順治初有
士吳真元居太白山小閣集仰見西山奇峭攀藤登巖
其風景幽曠乃建上帝殿三楹嗣是邇人某某來山中
見南山諸峰羅列峭拔如錦屏重空乃捫蘿梯石陟其巔
得奇峰焉似銳筆刺天松檜森鬱愛鑿石伐木寸削尺

成朴高建真武殿一極土木其像黃金衣裳四方攜香
遊山者遂以神事之矣戊辰夏四月丐柏言為記時有楚
客聞而譚曰真武成道太和何得祠耶柏曰獨不觀雲在
天水在地本無方所安有一定事真武者當求真真武所
在真真武不必在上下四方深山長林而在乎人心方寸
之內也先儒曰簡簡人心有仲尼則亦簡簡人心有真武
不可像也不可像而求諸像土木黃金之真武而非真
真武何也真真武在人心方寸之內而不在乎深山長林
土木黃金也客以柏言為近於道也書之以勒小白山

潭谷河上堰水利碑記

代邑侯作

郡本陸海之邑而水田居其少半者則以泉與河交相利
也泉之大者如槐芽龍舞柿林等泉源繞於桐棉果蔬之
間一望落路田家簞簞相錯竹木陰翳有水鄉澤國之風
為無河有九瀾源資益僅遠於傍岸砂礫之田而村落墾
墾遠至二三里曾不得沃消滴豈吏茲土者高尚清淨不
欲以興作損臥治耶抑雍州之人世居陸土其於水利或
未講耶或泰西水法如龍尾恒升玉衡諸制尚未傳於中
土耶不佞以康熙三年承乏來郡值明年乙巳春大旱幾
步壽太白獲澍雨尺餘既而思之天澤莫如雨地澤莫如
河故於六年丁未建議興斜谷之役斜谷既治再擇水勢

地勢之便者務多方引浚以利民生信地之富於河可
補天之窮於雨也今年壬子賈生琬等復有潭谷河渠之
請夫潭谷太白咽喉也舊設上中下三堰諸生所請上堰
耳故有渠道止旁引曲通於石罅岩實之中僅給山前諸
畝也成汲飲耳然而洪則流旱則絕不佞知其難飲迺議
如山上上下下岩壑遂得全河大勢乃屬土民告曰治潭谷
水難於諸河蓋沿渠大石如崇崗巨阜嵯峨於連嶺屬
嶺之間所謂萬牛回首丘山重非盡五行之用不可治也
因指畫方畧曰某石某石頂用火攻蓋石性頑冷若煉以
巨火沃以寒水陰陽相薄斯脆然斷裂矣某石某石鑿以

重修太白廟碑記

昔秦襄公刻為諸侯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
白帝厥後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作畦時於櫟陽

祠白帝漢文帝郊見渭陽五帝武帝郊見五時其一白帝
白帝之神太白也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神太白其獸白
虎郡有太白山意白帝之神所托棲歟出雲雨濟萬民
所以來秩以封爵視諸公侯祠以春秋近世闕以西所在
山落水聚家奉而戶事不啻忠臣之敬君孝子之愛親舉
國如是不亦過乎曰大烏黃蛇金馬碧雞無益於天下且
祠之況乎其出雲雨濟萬民耶郡西南十五里第五村
有太白廟歷年久構極三源村民張某鳩衆庀材重葺之
經始於甲寅七月落成於戊辰五月間記於柏柏曰衣者
嗣先盤食者嗣先農不忘本也太白出雲雨衣食奉人
化之本也宜書之以告來者

重修吾老洞廟碑

終南山有說經臺西八里有山曰吾老洞林泉幽勝
中一大洞天也上有老子廟其朔造題永詳對山康太史
碑志明末盜起禍及山林耕種業宮半屬無土丙辰吳人
章公奉來宰盤邑捐俸修葺正殿事竣勒諸豐碑住持道
人石鶴鳴復募衆繕修左右長廊十八楹金碧丹青煥然
一新工始於癸亥二月落成於甲子正月命其徒季常
問記於柏柏曰世儒闢黃老道家析流事祀老子其義

何曰道家師老子耳柏曰不然孔子為天下萬世師以予
觀於老子則亦天下萬世師也孔子嘗讀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為聖人猶未離乎人也及見老子退而歎曰其猶龍
乎蓋尊禮推服之至也道流徒以長生清虛學老子見其
一節而遺其全體也老子之道三皇五帝修身治國平天
下之道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聖人
因時變化道非有二也老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
蓬萊修孔子用之為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矣老子曰
今滋彰盜賊多有漢高用之為約法三章與民休息矣
子曰聖人欲上人則以其言下之漢文用之致南越平
臣矣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子房用之與劉邦
滅楚卒從赤松子遊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
用之辭位榮歸淵明用之不為五斗折腰矣老子曰堅
若死之徒智伯項羽剛強食得則亡國殺身矣曹參漢之
賢相也用蓋公清靜之言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張釋之
之賢廷尉也即天子之令有所反獨為王生老人結轡於
公廷王生蓋公善言黃老者也能使名公卿尊禮如此而
況老子自三川竭而度流沙其遺波剌瀝能使後世王侯
將相用其道則身可修國可治天下可平達其道則殺
亡國故曰孔子為天下萬世師老子亦天下萬世師也曰

韓退之原道關老子則又何也曰彼懼後世逃儒而歸老子消虛之道置天下君臣父子於度外也故關之然韓之

畫記

太白村有瓦殿一間制作鄙陋蓋農樵合建以祀山神者也辛酉七月予避雨殿中仰觀壁間有畫墨東西各分兩圖一圖平野微曠柳堤桑陰之餘一人椎髻短衣邪幅著履側牛而耕陶陶如也一連官朝衣朝冠鞠躬立停兩車駕馴馬徒從隊而侍或執節或執旗常或捧幣帛侍

十倍勝版築置予諦觀之靜思之以意辨之曰是謂文筆山水一圖山遠近大小絡繹如鳳舞如鸞翔如御象卧栢

淡園記

仲貞張先生有園一畝館余其中問園名焉余曰淡園或曰何取於淡余曰淡之時義大矣哉予思子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諸葛孔明曰淡薄足以明志邵康節曰元酒味方淡莊子曰虛靜恬淡又曰遊心於淡淡之時義大矣

蕭氏宗圖記

人千家日中為市而在乎山水之間市不言山水胡為乎山水曰垣太白也沼渭川也故曰山也水也山水之間高士隱者之居胡為市也曰隱者居而後為市也幼安吳越東而從者萬家其例也隱者居而後為市也幼安吳越

其先北海人仕秦中遂為奉天人胡為在郡曰避亂讀書
南山也子孫日繁居渭水南濱四方漸移居者千餘家遂
為市也其子孫百餘家有耕者讀者樵而牧者仕為府尹
者有明經有茂才有登賢者先生有後矣雖然由一人
身而百餘家不統於宗法則親者趨於疏也聚者趨於散
也宗法固立則散者聚疏者親千百家而可為一家千萬
人身而若如一身且使世子孫仰而謂曰某也耕而勤
某也讀而苦某也仕而廉某也無牧而安分亦所以為戒
也包氏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過濫者不得放歸
本家亡沒之後不得壅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歟

瀟莊記

元象山西壑酒水出焉明南家宰壑園公之別業也鑿石
為城引水為池基山中莧泉云滄桑之變誠有如柳羅子
所云昔之龍庭鳳沼今之蛙鳴蟲響也今為孫存廉長人
購得之乙亥二月孫子導余入山盤桓久之以莊名請余
曰瀟莊曰於義何取曰子之莊皆山也皆水也山可樵水
可釣也子年方壯可射鹿可司牧魚釣非其中也他日功
成名遂身退時公在矣而老焉樵於山釣於水白髮皓然

白鬚皓然有瀟之義命曰瀟莊莊寓於瀟人隱於莊一任
世間或呼為崆峒道士或呼為江湖散人或呼為悠然觀
世將古所謂高山流水自白之風一瀟足以蔽之昔白樂
天香山九老會亦不過於佳山勝水中作風月主人也今
之瀟莊有山可樵結社有水可釣聚釣友有田可耕借
耕則耕朋必沮涓之流釣友必罷釣之侍世社必四鄰之
侶以親香山九白愛老人為何如耶

瀟園記

青門子成瀟子家有一畝之園問記於予予曰古之名園
多矣如芳林金谷獨樂辟邪其中木石魚鳥必聚天下之
奇而子園無一焉如之何其記之也瀟子曰子飲酒乎
以酒喻吾之園酒之清也彼之因酒之醜也醜與清亦各
從其志而已矣是故錦繡綺羅金切玉醜於衣食者也
而吾輩不與焉朱粉華嚴結綢連鐵醜於車馬者也而吾
輩不與焉雕欄銀帶畫棟飛甍於居室者也而吾輩不
與焉高堂廣廈可引羽觴於文章者也而吾輩不與焉
廣間短榻單几已耳榮軒快段已耳竹籬蕭蕭舍貧而
已耳僕僕乎家之醜也予曰子雲易而尚白吾子隱酒
而醜醜無以謂矣瀟子曰不立記醉人誰能醒醉在我惟
醉於醜而置於清吾乃醉於清而配於醜醒醉在我惟意

之適吾身隱於蕭之中而吾國不在蕭之外予聞而嘆曰
天下好陷酒池肉國天下好滿風靡俗厚積之時義大矣
哉請與子遊於蕭之中而書其言於園之壁

重修大典普寺大佛殿碑記

長安城南大興善寺即晉武帝所建遵善寺也隋開皇初
有梵僧居寺譯經數百卷詔名大典善寺唐肅宗朝召終
南山惟政禪師居之文宗食蛤蚧見觀音菩薩變相問師
奏對稱旨移大肉天王閣於寺中俾師居焉宋元無聞僧
明天順間有德滿禪師居此振興禪宗其後子孫衰微僧
為製殿院于迤

順治十三年丙申乃有雲巖禪師飛錫關中西安太中
公家禪迎至此利大開宗門西來大義稱中興焉師寂滅
四十年其徒慈休和尚演法中州新蔡縣金粟禪林西安
當道士底好善者具香幣迎請主此刹以續雲巖一燈於
甲子仲春入刹住持西安太守董公紹孔通訪見佛殿棟
樑天人三瀝倡始修葺爰捐涓俸若干金為陶梓費而一
時文武宰官諸長者咸樂輸無倦工興於戊辰季春十三
日落成於孟秋二十五日越明年己巳冬十月師西入簾
池訪予太白山房來言勒文記石之事予曰天有三光治
有三鏡教有三種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若夜棹扁舟渡

他溪未免越俎治庖師曰不然請與子觀天蒼蒼萬里因
色也與子觀水瀨瀨九江同源也與子觀山南條北條中
條萬里東行而同祖崑崙也故教有三而天則一陽明記
月潭寺碑能彰記三教堂報恩寺卧佛碑何所坐得王者
中天下而立必娶服荒服九重譯而來或馳驅道路三十
年鐵車剛輪轉海而至如謂大一統若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岷羌南不過嶺荆北不過朔方一切遼賓閉關不通
無外之謂何其忍絕之耶曰柏誦法先王何知西來遺教
師曰義不二也白沙與太虛詩曰年來雖隔蓮花教只與
無言是一轍故孔曰欲無言佛曰無一字既曰無言復

修六經不知其幾千萬言也其幾千萬言不過言其無
而已既曰無一字何為說經八萬四千其說經八萬四千
不過說其無一字而已其存心也儒曰愛人佛曰慈悲儒
曰萬物一體佛曰昆蟲草木皆有佛性其用功也儒曰戒
慎恐懼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覺以智慧劍斬斷葛藤其成
功也儒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佛曰出有入無法輪常轉
自在無邊所謂教有三種道歸一致也相關其說當然有
解因並書之

歲寒齋記

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二

傳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明漢中府瑞王夫人劉妃傳

野史氏曰城英以上無論已夏與金山后解脫皆簡狄國
姜嫄之後則有太姒太姒邑姜八百年王道風化肇建
門內故周禮天官大冢宰王之宮內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統于中宮一皇后非貴賈淑才德實
弘足敬天子者不足正位坤宮也東周以降漢雉唐盛
中曹莽即長孫皇后惟德過於才宋高后高太后高后
蕭重慶八年被擄於家麗更寧青苗保甲諸法通用
如司馬光富弼文彥博韓琦程頤諸人神宗遇之太厚
之盡革弊政不惟有貞順之德且具剛果之才故有女
堯舜之稱 先朝明德馬后德為帝配才祿王佐故徽音
垂後終明之世不聞訛焉即藩邸王妃亦皆淑慎之選如
瑞府劉妃蓋貞順而剛果者也王在潛邸當婚神宗以妃
良家子也備六禮聘為王妃王賢而痴性好佛不近女色
妃亦賦性貞潔居王宮數十年處子也及王就藩國朝夕
禮佛口喃喃念梵貝經甚如沙門比丘時坐蒲團儼然空
山枯禪一切藩政罔聞知也妃剛斷明決親閱書奏大小

政務妃總攬處分咸中規則即取閱人宮妾嚴肅清慎
有條格一絲開欲求某宮人為配上書白妃妃大怒即名
母弟劉某與諸官吏促草書上之閣懼逃亡沔邑妃設計
擒斬之其交通宮人以不首賜死俄殺漢國連近聞之皆
服其智勇以妃之德求諸上古則嗣徽姬如求諸近代則
彷彿高馬惜乎其處陽九百六之運國亡家破閭閻出
而妃之才未得究竟也癸甲之變聞有總兵趙錫子者
王入蜀妃亦隨之王遇害妃投江水死癸酉予在黃沙遇
范姓者其父燕京人隨王入漢為子言妃投江後蜀賊
妃之神付人曰我瑞王妃也上帝憐我貞烈命我為江
其立廟祠我

四西三貞女傳

夫高士亮純白之操烈女凜貞潔之志此水天雲海似
清冷自全者然聞其風可以廉頑而立懦易曰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未聞終身不字者也然北宮嬰兒子徽環
養父母終身不嫁矣古人有之後世則不然列女傳所稱
洪武以後石孀女陳烈女張義姑潘聖姑三十餘人皆未
嫁夫婿烈處子也然史書傳聞或多費耳近得四西三貞
女則見而知之劉氏華州大張里人父大器母陳氏女三
歲父塲母年二十有四守節女十二母病日夜號泣

有連志盡諸生業結客少年場中鼓琴彈劍歌詩家雖
未嘗口咀嚼而足超超故門多長者車轍姬年八十七祖
矣迹其高行當從古婦女烈者等也雖然古婦女烈者有
矣世或清平也家或饒財也子或朱衣也姐之節自少而
壯世兵火家清苦子貧且賤筆洞生口窮蕭蕭戶中未嘗
無割股之子截耳之妻而家無青蚨則非紫衣送今千古
節義掩於塵土茲傷之也巴寡婦清家有丹穴貲與陶翁
卓程等饒始皇爲立女懷清蓋此以財衛節者也章給母
全詩詩言志名垂女史然給正統進上官至侍郎此以貴
彰節者也悲夫姐之家貧而子又賤始終茹荼一節老處

康孝子焦烈婦傳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舜使契敬以人倫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此所謂天經地義也先王往矣後世衰
倫攸數臣弑君子弑父妻妾乘夫闖墻操戈面朋面友而
背相傾者何多也然乾坤淑氣間鍾草間若何康茂才
夫婦則可謂人倫闕西者也茂才名呂賦字乾因民部繼
山先生之季子生而孝友性成年三四歲而父母俱歿

感爲喜懼依膝下不送群兒戲兩兄或攜之出持衣福
行無褻語情客或遺之銀栗赤棣必擇其嘉者奉親及兄
而後啖其餘九歲民部公捐館從兩兄居苦塊面枯髮
夫童子頽服除每於春秋霜露哀客沮喪益淒慘不能爲
見父之恭齋筆床琴劍杖履輒痛哭失聲或終日不食
事家母視如內則母憐其少孤每令同食飲公先啜家人
常食改遜恐分母饌弗克也既受室抱子猶孺慕如嬰
日侍母榻爲展衾側恐母有問侍坐良久母令去闔
門立俟母覺乃啓扉問安母曰天寒起太早應曰天寒
明矣泊母疾侍湯藥五十日吞泣不解帶母病三日粒
不入口墨面骨立如居父喪時斷葷茹素三年民部公
稱清白吏伯兄呂賜好古篤學不治家人產生計蕭條無
以荃公出母所遺已鉞釧環瑱易百金伐石治宅兆荃
禮嗣是家益落祀先不能供遊筮公太息曰有薄田二
畝艱於祭掃也乃率亞旅勤耕耘採桑種之早熟者以
染盛薦新四時祭如儀康氏之鬼不餒矣姊早寡有子女
二人皆爲良人養孤弗嫁也以喪家女其節類於呂
用公與兄事寡姊禮降事母僅一等三其是族門戶衣食
又餘事矣以故姑以節壽終而公之孝兄之弟事父一等

荀節婦傳

荀節婦寧荀開庭女也生有異質甫三齡其孀親不愛其
綠花巾而好弄小石其父見之每日石者責介撲者亦懲
女獨愛之吾恐他日孤嫠難免矣年十五為盧家婦未幾
年盧生先逝三月服闋舅氏抱孤泣曰吾亦從良人於世
下者以此自誓撫孤事母姑不更嫁年二十五處國西
言之士咸為賦序詩歌弔之

荀節婦天傳

妾不可以奇言奇者何志變也孽庸行也庸行而凶出於
命也遇變而命復全夫也當其難矣得獲匪難而之難
抑之悍不得伸則人志極盡而志極盡則志極盡則志極
難無可奈何之中不惟得以伸吾志且全吾命則天也
吾而人之權去矣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一也願為良臣不
願為忠臣常也至不得已而時窮勢困身身濟國則忠臣
烈士之名起焉與夫為子不得全天命之樂於膝下而
此人生之大不幸也人殺其父而子不報是無父也報
之其勢赫赫然炙手也可奈何母寧入虎口而食其肉
也甘心也河間孝子李世傑報父仇擒賊於敵將
人中挾之墓門碎其首自前有司抵罪畢移秋官乃解之

荀節婦

荀節婦

荀節婦

荀而兄之視公嚴而慈愛而有禮一體連枝三十餘年
不聞一言稍涉乖戾也雖矣哉初娶同邑張氏繼娶二
張氏俱四世乙協詩禮家氏年十五歸公相敬如賓及公
疾篤以膏珥延醫侍湯藥四十日未交曉疾劇皆以身殉
公切悲哭便絕而復蘇者數矣家人知其必殉防之嚴
焦故為不丸狀復事母沐家人信之疎其防焦乘間縊死
走後五七日而渾丹如生也其安貞之德直內方外之應
其孝貞李氏地府符烈女傳所載魏相妻萬氏相死萬繼
而興起者即此生而性成者耶孔子以殺身成仁為美
荀子以大節不奪為君子孟子以獨行其道為丈夫男子
請得至此以義氣自許者多矣及大故當前主辱而臣不
死三夜起赴過他船矣若焦氏者豈非閨門君子女中
丈夫哉吾聞康氏自對山太史以來諸姑伯姊姪娣無再
嫁者今又得焦氏所謂方以類聚者耶
史氏白山李柏口人生五倫之內春秋以來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缺限者何多也若康季子乾因公為子則
為弟則弟為夫則夫於家妻移此道以事君則妻塞王
臣無疑也世有朝為君臣而暮為仇讐者不惟愧於丈夫
有愧於焦氏女子矣

因親什在牛虎豹守戶狹狹磨牙竊奇衆願世保萬無
生理矣乃因國寬滯致天變其災荒愛善從寬配流岐鳳
此與憲宗元和六年富平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
罪議從寬死配流循州事同可謂古今奇事子矣然趙
烈婦以女子而殺人報父仇賊男子仰又過之

烈婦傳

烈婦渭南隱村郭許里人張某之女年十七歸於王仁
之次子某德三年某天先氏無出欲以身殉伯兄命其嫂
防其以海氏故爲不戚容托歸寧父母實生別也復歸家
與所抱兄子眠一榻子熟寐氏自投于地急呼生母趙救

之氏頸血淋瀝未殊走見總來救即以手絕脰而死乙亥
二月係舉慶民人言氏殉夫狀余聞其父家蕭然竊也夫
家亦蕭然竊也蓋聞因緣愈貪女日未親詩書耳未聞德
義乃事其貞剛之性而能殉夫可謂烈矣時同閨又有別
氏孫錫光妻也年二十錫光死遺孤三氏泣曰我所不從
地下者以有從諸孤家赤食父母勸之別適氏以一天絕
之勤紡績以養諸孤衣衾而後斃歟十指破裂哭眼
曠三十一年如一日也子昔聞華川王烈女烈女皆未
嫁處子終身可謂奇矣又聞張氏之妻身一若
節白頭其間王烈之風不興起終身若其志耶世之

男子立人之朝朝爲君臣而暮事異姓者抑獨何心耶
住義繼母李姬傳

甲寅六月余如岐陽道經杜生閭賢家總余將軍關子
祠祠距生家半百武也日夕雷雨大作生携酒脯跣足津
中余惶惶生曰母命也余曰賢故有蘇生曰繼母耳余
聞之愕然曰人聞繼母也而形管所計何落落也其有
傳者如孟之歸後陶之剪髮柳之九無歌之盡殺生母也
他如令伯之相依爲命玄晏之三無不歡祖母也繼母也
而非繼母也至如繼母能使伯奇化鳥矣能定子審服蓋
衆能使王祥求魚矣賢則未聞也亦有賢者如隨子遊
以成其名如已子抵罪以生前子可謂賢矣古有之學
求聞也若杜生者可謂有母矣蔡生曰姬名家子年十太
婦杜生年三十杜翁捐館舍姬盛年有容且賢富貴家
求之族人亦有欲奪其志者姬以死拒婦績紡佐杜生
數十年如一日也杜生既成名矣姬可無傳乎余隨因蔡
生之書爲姬傳以俟後之續列女者

苦節也仲子康士妻亦康女也孟子謂為國之也昔七雄
開而王道開齊大國也孟子尚欲倚以安天下世康貴
尼遜焉固也故闢之經生謂之矯康非也趙威后律仲子
以可殺過也故表哀叔靜者也重為於度子十二等
康也自五帝鑒民心凡假仁假義盜而國者悉食其也仲
子不受種執術康也至夢援句氏葵而盡遺其丘康之至
也於陵子重刺直欲挹北濱波浣東陵核也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辨

升水石辨

愛國有升水石傳是洞濱絕品余俯仰慨然
瓊上下咀咀道流連不能去客曰水與石有同乎曰有
同而夫不與也水與石有異乎曰有異與而未嘗不
也客曰不然孔子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謂知與仁異好山與水異情故各以類屬之水主動
主靜石若山之餘也而物以石名雖一卷亦靜也物以
名雖一卷亦動也石其著於用也有即石而求火即水而
求魚者矣必無鑿石以求魚擊水而求火者也此水石不
同之驗歟余曰否子獨不聞馬牛之能乎太極動而生
靜而生陰以陰陽立天之道以剛柔立地之道蓋極陰
謂日月星辰盡乎天陰陽是也水與土石盡乎地剛柔是
也太柔為水少剛為石由是言之石靜物也而剛應乎陽
靜中有動也水動物也而柔應乎陰動中有靜也故曰
動一靜五為其根而水之與石益亦相得而合者子
固水石之形岐動靜之理是欲破太極而兩之不倫甚矣
客曰非是之謂也箕子之說紀數也曰水潤下聚之象曰
山下出泉是水以下為性也而何其反之也藉曰相得而
合則禹之治水遇龍門積石將不刊不鑿豈引而度其

則立圭告成當無俟八年之久也余曰禹之治水高下
下注百川於海若順其性也苟違其性而引之山雖百
不能治一而況天下之水平維然山澤之氣亘古相通
故寒潭百尺之下有石而積幾千尋之上有水水為石引
石為水升猶之陽燄向日以致火方諸承月而得水亦從
乎其類耳客曰水與石既以類相從矣天地間磊磊錯錯
石之數其無涯耶而升水者不能居十之一則又何也曰
天下之物有同有異就其異而言之猶是水也弱水不
浮羽毛而黑水則獨向南流矣水之異有如此則石之
也海內之石能引鐵爐山之石能致墜而邯鄲之石則
能變水矣石之異有如此其故石之不能升水猶同也
石之能升水者異也推以其餘幾處之石其能升水
數甚異而不失其同者也而子何獨平尋之說於是乎
矣固中人以余言為誇誇者必謂其言之不其辯也

解

為秦人太白山求福解

今人登太白山者何多也率泥於鬼神而惑於福果也詩曰
求福配命自求多福大福不自求而求諸神則其福誤之
也千計太白山有年矣多福之求惟取諸物曰池曰水
曰石曰松柏若夫稷華灼灼於陽春詩酒熙熙於芳
旅則充李榮矣至江空山枯而後萬物凋喪獨留蒼蒼
於巖窟密寂之際則松柏有貞守焉巖窟空玲瓏以呈奇松
文雪覆以表異則松柏有貞矣至大風拔木而不以洪水浮
人而松柏則石有剛氣焉山有湫池撓之不見天光澄
之可鑒毛髮是宜靜而不宜動者其清德也山有水雪
壁則皓魄如煤遠塵則素光沁月是宜淨而不宜污者其
潔操也故欲人心潔則取諸冰雪欲人心清則取諸湫池
欲人心剛則取諸岩石欲人心貞則取諸松柏貞可以矯
天下之濁清可以勵天下之濁潔可以愧天下之污剛可
以擬天下之懦能剛能潔能清能貞舉凡松柏岩石湫池
水雪之類皆吾胸中之物而太白山不獨獨有此清福也
抑多福也詩曰自求多福蓋言福在我而不在于彼也

萬味珍羞解

傳曰肉食者鄙顏淵曰晚食以當肉雪庵清史曰藜藿

賜者多水清而玉潔膏梁玉食者多形勞而神悴李子曰此皆古之知味者也吾家自七月初一絕麥八月初一絕鹽日惟淡食黍粥兩餐而已至八月十五賣黃牛之輩易鹽胡麻易油蒸黍米為飯佐以園蔬合家欣然一飽女梅曰諺云百味珍羞吾家亦有之余咲而應之曰此吾家萬味珍羞也蓋品以淡而增濃物以儉而倍豐非抗節山林久處貧約者不知此味世傳八珍五侯鯖石季倫一食萬錢厭飲之後不如菜羹人常飢渴困頓之際掘蓄鼠肉壓飲黃汁吞紙丸而實腹望桑糲其美有當此得一食可以殺死矣矣暇擇味哉故騎桑餓夫蘆中食士淮陰王孫津

范天子俱不能忘情於一飯也嗟乎處富貴即犬馬易厭

梁向遺賁賤雖王侯難覓情懷况乎其為陋巷編蓬之人

那孔子絕糧於陳蔡孟子絕糧於鄒薛子思居衛三旬九

餐陶潛歸里扣門乞食彼大聖大賢復有此阨况以聞耳

而遺叔世之飢寒乎雖然窮達定命也飲食無定味也

樂計肉脯林胡明之薇南山之芝到今芬

芳味在此而不在此彼食之八多不知此孔子所以嘆鮮

肥也善乎真吾家之味也一日有此色士大

人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彼辨難辨而識龍肉特知肉耳又

尋常滋味哉

李天解

那東師氏同母兄弟四人伯仲季剛早死叔柔年七十餘矣尚健蕭氏同母兄弟四人仲叔季剛早死伯柔年八十餘矣尚健李子曰舌柔而壽齒剛而夭豈獨師蕭或曰剛天距齒不以剛柔李子曰為善如顏子三十壽也為惡如盜跖百歲夭也况善如顏子不多天惡如盜跖不多壽乎

貧賤

李青蓮曰功名富貴若長往漢水亦應西北流富貴如天候也矣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則千八百國萬國安在耶至春秋見於正朔雖年二十三國入夏國安在耶至戰國七氏稱雄二十三國安在耶秦并天下為一國七國安在耶漢滅秦天下十國四百年至於今又安在耶故曰富貴無常虞氏富盛膏粱中俠客之腹而虞氏滅廢政子孫求為黔首而不可得故禍不降者禍不降榮不極者辱不至苗扈雖魁不奈積水之半暫莽難奪首陽之族故富貴如春華而貧賤之清風則山嶽水長

語錄

吾道可以包天地轉日月運古今壽帝王育萬物達幽

一生死

聖人之道損而益益而昌謙而尊柔而剛淡而濃弱而強
隱而見聞而方微而顯聞而章簡而繁伏而翔約而博晦
而光至貧而富不可量至賤而貴不可當至無而萬有張
皇

武用天之武孔孟法天之道皆因時奉天而已已何與焉
以萬古爲一時以萬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以萬聖爲

一心

齊生忘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

蕙不甘不藟荷不秀不折蘭不馨不蕤

天之高無物不覆地之厚無物不載日月之明無物不照
滄海之大無物不容學者存心覆物不如天載物不如地
照物不如日月容物不如滄海人曰學君子曰弗學也
論乾坤皆金玉寶器人對面不識是不明也故智爲第一
識得是寶則必用力取之非勇莫以也故勇次之取斯得
之則必守而勿失非仁莫守也故仁又次之何謂守而勿
失曰主敬何謂主敬曰或學其所以不為恐懼乎其所

圖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須做天下第一等事欲做天下第一
等事須受天下第一等苦能受天下第一等苦然後能享
天下第一等樂

天下第一等樂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須看六則字是何等决絕何等
勇斷今人却因循荏苒以爲通達權變故終身不濟事
大丈夫人品上爲皇者友次爲帝者師次爲王者佐若管
樂蘇張定霸才也不足爲矣

觀李將軍之不封侯始知數奇者雖才高不偶觀謝皇后
之位正中宮始知富貴在天

若以天地爲一身則萬物皆吾所有何言貧富貴賤若以
性命還陰陽太虛歸於無極則無始以前無終以後皆吾
寄何有脩短生死

人爲三才之一故天非大而人非小惟聖人爲能法天人
能希聖則凡人亦可法天也

法天之學不在語言文字孔子曰天何言哉當深思而自
得之

三皇無有文字五帝所讀何書然開物成務爲書契以來
文章之祖後世人君亦有丙夜觀書博通典籍者至有

或曰雖身危國亂何也其所學非帝王之學也帝王之學

只通廣延十六字

天出惜寸陰衆人常惜分陰予訓學者常惜一呼一吸一
吸不悞於天一呼不還於天非事天也以心與天有間斷
斷絕也微有歇絕則人欲入之矣如童子擊毬甲棒起乙
麻入危莫危於斯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操存舍亡卽生死人鬼間操存雖一死猶萬年生天理
存輕消陽氣天之生機也生機萃雖死不死天長任也舍
亡雖萬年生猶一死死物欲肆濁欲貪妄人之死趣也此
趣幾雖生不生天早成也

續功過格

功過格何以云續也做了几歲子之意而續之也年凡一
冊冊之數數如年之月數爲集十二集之格數如月之日
數爲格二十集年於冊繫月於集繫日於格格之所○皆
日之所爲功則自○過則蠱●別善惡也繫則繫○○○
簡則簡○無○書多寡也功及物方○過畏惡卽●謹
微也亦克量也遠期之百年不倦也近約之一息罔懈也
苟能自思而刻自刻而特而日而月而一年而十年而百
年絲粟必察朕朕則易亦不息之道也雖然慎獨其要也
凡八成功難功易有過易無過難一過掩百功易百功
掩一過難見其難而阻之過也見其易而忽之亦過也蓋
人於過則出於功出於功則入於過理不易也自古王業
不偏安漢祚不兩立一絲而青黃其色一途而南北其步
危莫危於斯也微莫微於斯也故曰慎獨要也

癸酉元日記事

洋城東南隅爲友人秦子德英精舍有垂柳三株杏二株
杏大小三十株胡杏一株榴八株綠竹二百竿黃楊杉各
二株噴梅老紅梅各二株桂四株小松一株柏大小十五
株槐樹三株尚蘭四五叢壬申六月余入精舍常臥坐
臥其下癸酉元月爲一起盥手焚香半見景步松竹桂

黃楊榭下幽蘭幾旁各挿香一炷肅然長晝兒孫日
谷香櫛無香可乎今日謂子來吾語汝吾所養香敬禮
松也柏也杉也梅也桂也黃楊也榭也竹也蘭也過歲寒
而青遺雪霜而吐英吾愛之敬之不惟友之而相與師
之柳也桤也杏也櫛也逢春則榮遇秋則零皆萃於嚴霜
氣餒於朔風吾愛之容之但不致導為詩而與為友也

月梅

坐月觀梅有隱者之德四馬空山無人抱一宇純隱者之
幽情也月梅如之近出物表不受塵埃隱者之淡致也月
梅如之萬緣俱息虛室生白隱者之靜極也月梅如之冰
雪五寒精神乃見隱者之貞骨也月梅如之

當仁不讓於師

李謫初師小學孔璫後璫還就謫請業當仁不讓於師也
華歆嘗曹管寧高節不仕當仁不讓於友也管叔叔周公
輔成王東征討罪當仁不讓於兄也鯨無功禹平水土當
仁不讓於父也討無道文王惠解懷保當仁不讓於君也
惟天為大惟堯之當仁不讓於天也

預防

牛有角則觸象有鼻則卷蛇有足則擊虎有爪則搏犯所
恃害及之然則豫戒之勇慎張之辯自養之知弘恭石顯

之說其於角與尾爪也可不慎耶

山雉

南山有雉三三兩兩翔於煙霞之表徜徉於泉石之際
子謂若山中嘗坐而玩之如籬下雞客有人客子者過而
目與哉此雉不陸而山終身無稻粱之食矣子曰嗟子
之用者缺其齒予之翼者兩其足子不見世之所謂田雉
乎百穀是飽相呼相喚怡怡然自以為樂也然而王孫公
子牧豎耕大彈之繳之畢之羅之蓋田雉望其食而危其
身山雉觀於食而全其生孰得孰失孰損孰益子將笑從
客不答時群雉遊戲草間忽聞獵者噪而逐鹿一雉飛去
不知其處客仰視良久遂揖予曰子殆知雉隱乎

鳩巢

齊前疎竹百餘竿有鳩焉往來飛鳴不止李子曰是殆將
巢也而惡其疎乃索糾約竹密之三日巢成凡日卵生十
有五口而母子依依得其所矣李子曰物之不得所而待
人以安巢者寧獨鳩也哉蓋天下一巢也萬物一鳩也周
宣中興安巢鳩則亦代鳩營巢耳彼樂其巢而食其卵
樂鳩也東鳩也者鳩亦樂之焉之所以流風乎

所見

正四刃為斗門人赤身出入門中擲身如梭刃去身不盈

防微

櫛行人者也而有機之時見武備志地載人者也而有奔之時
門通人者也而有開之時舟濟人者也而有膠之時魚食
人者也而有劔之時酒飲人者也而有瑪之時榮醫人者
也而有毒之時筑悅人者也而有鎔之時是以君子憂讒
畏譏之心在中古尙不可無況後世乎

無才

翡翠羅以文章之身鵲龍以能言之舌神龜灼以前知之靈鷹鵬繼以擊搏之力此以才災其身者也君子處世露才不如斂才有用不如無用故薛哲鮮坑長平之土而楚哲不焚赤壁之火

文字

岳武穆曰臨而後戰兵家之常變化之妙存乎一心李子
曰學者之作文寫字亦復如是

新刊

家世業農田二百畝去太白山麓十五里豐年麥稻登其
家人炊爨皆美薪色黃短櫛者不以錢餘則與鄰鄰之僧

飼牛馬者不足則遺家僮以牛驢運日一車故余家穀或絕於凶年而薪則歲有餘辛未七月避地鳳翔之西房村

僞居元以書至南山遂想不及北山藉無薪大旱十四

月郎正赤上米薪真如珠桂矣家人喂牛糞以費一人掇

次一六叔扇久乃飯熟嗣後發賣則剪牡丹葉葉盡則拔

正
枝
是
則
根
則
折
枯
幹
是
則
腐

同
行
則
掃
葉
則
掃
商
雪
者
葉
益
腐
疾

易曰：「日中而昃，日之西也。」

食之而飽。飽而後臥。日而炊。或曰。不耳。方且憊之。還

力。本道與官俱佳之。則傷其胎。痛不能動。可謂窘於動。

張五穀大夫之女。黑伏雌。炊屋。度則客舍無屢屨也。張志。

卷之三 雜著

和之。早燕闌晴。則客舍無蘭桂也。波正月進。難之夜。夜

和之。或曰：「林氏舉合，何曰林氏？」

大山巖山勢奇秀巖車道轉不遠里以爲今春抄

窮者至此故豈知空郊貧士連根之草果之生

柴草所也憶昔居太白山時

一斤則長柯亦

水
和
些
列
燒
松
館

一

年
昔
安
得

和滿我家
土則移向燃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
山
方

擬山中開義館教授題詞

竊思賦性雖均當初原無分別秉質各異後來斯有參差

有物有則之蒸民懿德同好上達下達之殊品趨向攸分
若能善為提撕便可人皆堯舜柏本村落儒儒草莖一介
苦南山椿落早遒教子一經之恩幸北堂萱青深荷擇鄰
三週之德九能出獲昔期鵲作鴈雪寫月哦曾學靈魚
食聚舞象之後不美身居要地朝朝碧水燕門弱冠以來
自知骨非封侯夜夜白雲入夢到處山為詩稿吟瘦吉鬼
蓮仙有時月當酒瓢酌滿海濤江浪泊一朝悟得猛地回
頭將多年狂行一齊撒手或際着冷齋木榻或身在小院
池園暇日看鳥鵲飛帶天雪璚璚掩耳听黃鸝吹徹溪風
颯颯意中高山流水彈來真箇無絃眼前斷簡殘編說去
何曾有字從此無始消息已期窺見半班由是源頭根底
味覺通一線感古賢嘗恥獨為君子念先民不言世澤
好入德必有隣善宜及物思與河汾之館須下廣川之帷
第勤紙上舌耕匪誇戶外優游狼煙百丈飛山外任渠蟬
戰時持螢火一爇照案頭只君鐵穿韋絕先器識而後文
英片人已有成言內忙命而外經綸吾黨豈無定訓干木
大如師子夏而成無庸慮兒人學陸雲而立節良材不擇
地玉每藏諸石中於天珠恒產自蚌腹類無分於
貴賤山中木鐸之聲教必化乎智愚林下司徒之職

虎

虎性猛烈生三日即有食牛氣虎強矣取食虎取又強矣
豹食取豹又強矣虎豹之類又強矣奔食奔食又強矣
強之不可恃也如此

銅鐵

銅鐵天下之圭壘也物莫能勝其銳以舌銜銅鐵
頃進數十斤溺溺銅鐵為水又有善圖之大獸昔吾國
之雙免吐火羅國之大獸皆食銅鐵也堅固安在哉
近古才害氣雄者銅鐵而後亡據其南吳越河四兩
西失據河庭而河庭被據則中而而之至者亦相繼
故曰在德不在險

最

最食母視食父食母者乎乎食母視食父而母
母腹者子亦視其母而取天下最善者莫如人而取
天下於家婦與兒實為之毒則亦最善而己矣

榮

乙亥十二月初三日午德慶國圖書後善德清與
其餘雜木為本無一斧斤創莊子曰物以不材得享天年
漆之割以其材可雕也事子曰桂以香伐桐以聲新
翠以毛羈焉以自飾以自飾以自飾以自飾以自飾
徒漆林哉

與友人議辟地

國祿云早奔漢上神仙路多年不悟近清夜獨坐偶得
鮮藎漢上卽漢水上也猶云泗上河上江上湖上海上川
上淇上瀾上易水上汾水上也禹貢嶧冢道漾東流爲淮
山海經曰嶧冢之山漢水出焉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
沔水主漢中爲漢水鄭樵曰漢水出興元府西嶧冢山
爲漢水東流爲沔水又東至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
水入焉南鄭興元治興元故漢中郡也華陽國志曰漢
二源出武都氐道嶧山因名漢禹貢流漾爲漢是也
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東漢
禹貢之導漢自嶧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鄭復漢書
并也向在蜀中與明府披覽輿圖畧知漢中形勝
考山經水註始知漢上是漢中無疑若欲進地其入
乎何大復雍大記曰余觀漢中形勢險固四塞若納
中此可以爲門戶之扼而不可以爲宮安居也其北
西至沔京至城固方三百餘里崖谷開朗有肥田活
竹魚稻棕桐楠柚美哉其地乎而據巴蜀之粟出秦
馬通荆襄之財由來利之矣然地遠而求多民雜而
官來於所產災生於所聚信然哉信然哉

聞前

謂笛有聲而不自聲謂笛無聲而已有聲有聲聲無聲
聲生生滅者誰撫非笛情此既有聲彼必有聞不知誰聞
誰不能聞牆壁瓦石蟻虱蚊蠅草木之類悉不能聞是誰
能聞曰惟人間胎中之人如何不聞腹中之人如何不聞
彼人無聞此人胡聞彼此無聞是誰聞耶

獅子

外國利未亞產獅子投物之獸王也最有情受人德必報
之有鳥焉名亞既刺殺物之鳥王也亦最有情受人德必
報之寇萊公薦丁謂謂得志傾萊公以怨報德視鳥獸有
愧色矣

知人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唐堯其知如神尚以知人爲
難况中人耶後世亦有知人者如武侯之知魏延九齡之
知祿山汾陽之知盧杞老泉之知安石是也亦有不知人
者遽準不知丁謂趙鼎不知秦檜是也賢奸易辨也奸而
似賢則難辨似鳳凰似玉物亦有之何况於人孔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真似之
際賢奸之界余少年交鳳翔程名世家有言企之產亦耕
亦讀取予不苟交遊三十年聽其言言則忠信觀其行行
則篤敬予以爲真忠信篤敬也而不知其似也幸未幾早

盜起于避地鳳翔欲糧麥於秦州而難其轅伴欲擇一忠
信篤敬之人徧觀交遊無如名世者托之糧麥與銀十五
兩名世見利忘義陽爲代勢而陰實奪之十五金遂成泥
牛人海矣予始知名世言行忠信蓋孟子之所謂似忠信
似廉潔也久交三十年不能辨奸使身居臣寮薦賢於朝
則必誤舉謂檢之徒使居要地妨賢病國遺害天下可不
畏與燕居書此恐世有易言知人者當以予爲戒也

日月眼

天以日月爲眼人眼明者亦謂之日月眼若漢丞相諸葛
忠武侯孔明先生之眼其即天之日月乎荀或華歆孔融
楊脩皆依曹爲漢相先生獨目之曰漢之賊如日月之體
妖狐爪尾俱見先主當流離瑣尾之際天下謂之孤寡先
生獨目之曰漢正統劉鼎將覆隻手扶起地雖三分天雖
一統君臣交泰成堯舜以後之小唐虞征討合義嚴哀定
以來之漢春秋見始知終見微知顯此所謂窮天下豆萬
世候之光明眼天之日月眼也陶張趙姜各具明眼如景
星北斗之麗於天代日月而併明者也彼荀華孔楊輩渾
敦無別認賊爲主其雙目瞶瞶者乎

耕難

耕非難食而耕難食耕非難食而耕難食難予在鄆太白

山麓嘗將亞旅耕薄田二百五十畝有童僕牛馬不知其
難也壬申避地漢之洋縣至癸酉春二月以爲不耕則不
得食乃過江入南山覓半氏沙河山田二十畝貧無牛羊
僦租牛有吳二者荒年貧病春兩絕糧携衣質米予不受
良借米六升益銀二錢許耕地十畝至四月廿日借吳人
山遇雨二日晴始耕吳滿面傲色觀其牛如騶虞麒麟天
下無雙自視如五丁三士人間希觀怒而去者三子笑而
留者三乃知小人伎倆未遠先怒近愈不遜全不念荒疫
併與雨中絕糧寒冷烟寒携衣求米時也昔廉將軍在楚
思用趙人下耕洋亦思用鄆人耳

圖

前題牽飲上流圖

有名壘一欄圍古柳二古松三山迤邐大小四五峰水
 溪人二牛一其一人坦坐石上以手臨流托耳其一人
 一牛牛圍食意人圖曠意說者謂是古高士許山閣亮
 位洗耳賴水友人巢父恐汚牛口牽飲上流是也京兆
 子成得是圖於南國藏數十年矣至是遺猶于某携過
 其堂乞于一言予曰巢許在唐虞之世亦兩自了漢耳
 其風者頑廉而懦立也巢許之風亦自山高水長耳故
 史公伯夷傳及於許由而皇甫謐高士傳托始巢許其
 微矣

後題牽飲上流圖

明先生曰巢父許由皇者之佐也而生於帝代意謂生
 代則不隱也元儒劉靜修曰堯天萬古更無降何地客
 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恐有避秦人意謂君如
 帝代即生皇代亦隱也善乎莊生日月燭火之喻可以得
 巢許之心矣為我謝陶劉諸君若與許六聖天子在上
 可以不出而仕矣

題錢叔實深秋圖

予嘗五登太白得皎潔絕塵意兩登太華得峭削拔俗意
 庚申五月客青門夜夢一老衲指予曰明日與君東遊太
 華西遊太白可乎予曰諾覺而疑之詰旦余湯郭先生招
 飲先生古貌嚴雅則夢中所見老衲也予又疑矣已而出
 錢叔實深秋圖其一派皎潔峭拔之致則合太白太華而
 為之者也予恍然悟曰至人無夢夢亦是覺常人多夢覺
 亦是夢太白也太華也深秋圖也主人也柏也與也圖也
 夢也覺也孰辨之也

讀

武侯讀

在唐虞夏之友在商周伊呂之流在孔門顏曾之亞在
李唐宋明伊誰云傳耶巷謂天民未粹吾不知粹者孰愈
於侯

蜀前將軍像讀

孔門如冉求不足言矣子路以剛果明決之才尚稱臣季
氏曹孟德視季氏何如漢末名士如荀彧楊脩孔融華歆
爭為臣妾公則曰漢之賊觀其對張遼劉主商議未可忘
也即此一言可以血食萬年矣後世有忘君事仇者對之

寧不汗顏耶

文中子讀

子曰子曰孔子子曰文中子曰子曰子曰

自山任先生像讀

曰有相士不可以皮相曰無相古何云法相吾無以相於
胸腹得賢矣洞海相於眼耳鼻口得聰明辨相於月面廣
額得美丈夫相於衣冠得君子儒相於鬚髯得仙相吾無
以相乃於有相而求先生於無相

商山一叟德微牛先生像讀

以人言其陶先生之清澁耶以物言鶴之癯耶松之古耶

而不知矯矯於風塵之表者其遊神於虛而靜者也

溫泉老人像讀

勝其須髯其衣滿然者胸坦然者腹不可見而可見者若
容微微作戲竟天會仰舜舜耕禹甸曾宅周幾列襄陽
洛社皆傳皆英座中吾不知其是與非

負翁主人仲貞張先生像讀

數間瓦屋一院綠竹蒼薇為籬松杉護護開運三三負翁
之衣一琴一劍一觴一壺一龜一床一簪一笏有一老人
經史簡牘布袍節杖散誕林麓以飭教子以農牧僕耕讀
之暇以漁以牧有客至止燒笋淪菽羹頭濁醪葛巾是處

便足
資碗瓦甌對飲壁目山中八十人聞百六安命棄天知足

鳳泉山石蓮讀

東千國土連半恒沙小根小蒂一年一花菩薩種是永劫
而葩泉如毛孔能菰婆娑竭之海山似芥子長開兜羅之華
先朝儒將讀

蓮經濟已矣焉哉負輪畧之乎也者夫蓋甚運籌帷幄
若且莫定朝野

明末文儒讀

蒼蠅鼓翼以支大厦幾曰之乎蠅曰者也三千王丁八百

史賈醫師登壇意態瀟灑王之大將待以牛馬五嶽飛塵
萬國解危廟廊之盜而送天下

孟衡先生像讚

似箇酒仙科頭岸然顏緒而神全也不荷伶之鍾也不手
持一錢半磐石高於山握統扇大於天遊五嶽珍惜兩脚
破萬緣只用一季一絲不挂千慮可燭不可須臾離者酒
與書篇斯人也謂之仙而實是儒謂之儒而却是仙

仙人圖讚

出世在世而儒而仙一輪天月而印萬川

又

是大將軍是大神仙風動扇舞遊遊九天

又

雙長於江村大於天十洲三島在拄杖前

又

松耶柏耶結吾星霞耶氣耶果吾腹餉耶鹿耶吾獨雲
耶煙耶着吾服易簡乾坤無往不復

岐陽清飲李顯吾讚

少年好兵中年好琴薛幹長髯氣象幽沉
如今清俠賢隱一屢槐陰琴弟子輩皆非知音
絕響至今

經

杖銘

義扶仁壽老魁天驕地併顛倒

硯銘

維厚乃壽維堅乃不穿動而悔也故默然守吾太玄

且閣亭銘

勿謂一枝且以吟詩勿謂如斗且以飲酒勿謂一席且
容膝有鶴一隻有鹿一隻有琴一匣有書一秩讀書彈
且永朝夕真心是非忘懷得失人曰適今我且從昔

請梅侯開渠堰啓

恭惟云南國祥麟西京瑞鳳德教洋溢李花三
和氣流通楊柳風清二月學雕龍預探龍珠卧芝
德氣食牛早執牛耳坐定文壇寶鼎康泉心洗廉水泉
秋風風作桂露白雪操嚴白山雪會春雷化為梅霖
絕彼而注茲厚德損上以益下某微如僕似魚飲
水於河望斷九萬南溟照濕於轍尚與升斗西江道在
枯油法雨或亦東注志切待澤仰慈雲祇候南飛諱占
春吉日載瞻天上德星固知霓旌出郊應有雙鹿隨
馬行部願效群雉傍車

上鳳翔府尹楊公啓代作

恭惟三系出崔王學受雪門四知銘心嗣漢家閣西夫子五經散遺宋代道南大儒著作滿於南華以風以雅南台出自官室惟要惟清念四百里重鎮之風三二千石四秋荷心腹鳳皇臺客尹鳳皇郡沐恩波特拜崇城文衡三文章衡掌綵綸復裁製錦某全牛未半半字餘幾寸年古耕數期青出藍澤三冬面命孰知刀足鉛華三刺樹莫道於薛評已出量難入於囊耳與弘獎勸之典廣開搜羅之門未屑竹頭拾來或可備用杏紅堯碧種之皆可選春儲漫効稍堪注收則雲露益切瞻仰

新集

卷之三

七

太白山人樹集卷之三

祭文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祭楚客黃浮庵先生文

嗚乎先生竟客死於秦矣先生楚人也胡為乎客死於秦
邪以方輿言秦楚相去三千里先生客也以道言秦與楚
在乾坤內耳往古來今孰非客而獨客先生哉先生往
矣也余猶死楚矣秦猶死楚則非客矣

祭有聲老人明徵張公文

韓子有言人不識惟有天翁知嗟乎人生斯世終身不為

得素集 卷之三 祭文

人所識至老死不悔不亦苦且難乎雖然人思不為天所
知耳天翁知我又何恤人之識不識也筆洞生曰欲求合
中天真無以對塵中人欲求合塵中人無以對空中天夫
人欲對空中天則必有一事焉為人所不為而我獨為之
以此一事乃天翁所知而人不識者也故人見以為苦而
我以為樂人見以為難而我以為易故終身中之老死不
如如有部老人明徵張公是已老人家世係五陵甲第
族少業富不成復講孫吳之學自黃帝以來如陰符經龍
豹韜虎鈴太白陰經及近世茅氏王氏戚氏所著諸兵家
言莫不究極根底推而至於陰陽術數諸書莫不叩其門

而升其堂每與客談忠孝節烈事則諄諄切切惟恐人不
為忠孝節烈或及於亂臣賊子則拍案罵罵鬚張髮指恨
不得其人而手刃之眼前時貴熱可炙手呼吸可通帝坐
者鄉曲武斷惡少所謂生不怕京兆尹者公視之蟻蜂如
也有匹夫匹婦即微賤如早田院乞兒一言合於忠孝則
又手舞足蹈喜生計晚矣癸甲之變避世東鄰三家村中
薄田數畝荒園一區破日單衫往來西春夏耕秋冬
手一卷弗釋也或經日不火經冬不棉二三友人憐其貧
復贈注履不敢輕為衣食當醉以酒任其結易之以新酒
醒則喇叱咤友人笑而德之乃已清遠高氣味蕭然

得素集 卷之三 祭文

四十年如一日也昔都山老人居南北之衝全身遺害得
年八十劉靜脩以為得於天厚於養今有部老人如此又
藏都山上座矣晚喜導引居太白山麓土洞百日鬚髮復
黑也今年八十有八談笑而逝所謂齒於遇而豐於
壽者乎一尺之面冷終身滿腔熱血揮灑無地嗟乎嗟
一三五天志定於盛生也人不識而天翁知之其死也
天翁知之人始識之故鄉里友朋始敬老人之德服老人
之德為之鳴黃旗而哭老人焉

黃泉先生十七代孫茂才張君冷庵

黃泉先生十七代孫後裔張公於孫幹於不成就傳於

兩筆筆子時其祖與余為忘年友實語予在坐云酒將闌
 其祖呼君出拜蘇子于一見驚曰橫渠有後矣君時方垂
 冠將大紅袍進退從容坐客咸噴噴稱羨或曰石麟成曰
 神曠或曰衡家一玠或曰張家一綰客咸舉酒賀乃祖曰
 不慈公孫不富貴但恐富貴過公孫耳就傳之後世既懸
 額更兼勤苦錄就童子試時都座應錄四人而君為首
 自業文宗較士闕西君則前矛辛酉科試君試冠軍君上
 帖括一下筆滔滔如大河東注一曲千里又如武夷九曲
 一曲一勝秋八月君點額西歸念四日君始學友于生袖
 願六乘來余平書于府家無升粟一茶清談而已日西君
 歸歸趨數日君與余于痛飲槐市後二日仍相見槐市君
 祖曰孫男有疾吾甚恐子慰之曰以若孫福德相偶失和
 可勿藥也擬別十日子至槐市中老幼慨然嘆曰張子
 天矣斯人也而天乎初聞不信詢諸鄰人鄰人口如是如
 是予大絕曰以貌取人失之張君君有貴人相未貴而天
 乎若有術者相不謬而天乎吾嘗究心神相全端等替其
 言天相也曰目微神弱曰藉脂牙光曰面皮崩急曰肉多
 骨少有一於此天相也其言壽相也曰骨目高聳曰年壽
 豐滿曰垂珠朝海曰筋骨堅老曰精神有餘有一於此壽
 相也君於天無一而壽感備乃不壽而天乎則庶衣柳莊

諸事可焚也或玉帶銘曰火燒情客戒慎必恭恭則壽
 言納納不出口君行履親自持所謂恭也恭宜壽而及天
 武王欺我我嘗言子年三十二孔子以為不幸鍾會君
 年去顏子尚少人處南境早天此亦天壤間大不幸大不
 幸也昔桓子野每聞人清歌輒興奈何奈何吾於君天夫
 復何言則亦興興可奈何奈何而已

太白山人樹業集卷之三

書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與馮海鯉先生書

凡兩人老矣老而貧且病老而貧且客何天之困人至此乎雖然天能困我身不能困我心何也心大於天天能困乎生可也死可也貧賤可也飢寒可也不貧不賤不飢不寒亦可也所謂無人而不自得也但放開皺眉展開曲眉從天上張我可也從我主張天可也不然終日愁窳而窳來終日愁死而死至竟何益哉先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主張我之說也趨吉避凶君子立命我主張天之說也信天則以天為主信我則以我為主此工夫須從戒慎恐懼不敢不聞時泰入若只在訓詁文字中討生活過見偏闊濶得其事究之七情機發妄念恣肆其好惡未有不同於凡夫俗子者也試思普天下百萬世有不好富貴者幾人乎有不惡貧賤者幾人乎好富貴而富貴不遂是徒好也惡貧賤而貧賤不免是徒惡也徒好徒惡何如不好不惡不奸不惡生亦可死亦可貧賤飢寒亦可富貴溫飽亦可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所謂無人而不自得也人能自得貧也而富在其中賤也而貴在其中方蛟峰曰富莫富於蓄道

德貴莫貴於為聖賢能為聖賢則無位而貴矣能蓄道德則無財而富矣又曰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其有位而不知耻何如無位而為聖賢與其有財而不聞道何如無財而蓄道德向子平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斯之謂歟魯仲連曰與其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曰肆志此得志於貧賤者也曰屈於人此不得志於富貴者也田子方曰安往而不得吾貧賤其斯之謂歟或謂人生逆斯世貧極矣賤極矣由方蛟峰魯仲連向子平田子方諸君子言之貧也而實不貧賤也而實不賤此謂帝鄉之富貴也普天下萬世人皆知富之為富而不知富而不能蓄道德者之大貧也皆知貴之為貴而不知貴而不能為聖賢者之大賤也皆知貧之為貧而不知貧而蓄道德者之大富也皆知賤之為賤而不知賤而知賤能為聖賢者之大貴也我兩人年已七十餘年已六十餘年再冉老矣將安歸乎其歸老於帝鄉之富貴焉可也

寄茹明府紫庭

如何一年不見音書豈衡陽鴈斷歟抑關山遙阻歟時從五陵道上問音商人或云迂樵吳越或云走馬燕趙都無確信西方離人惟目斷天涯積思成境積境成見登太白則姑射如黛涉渭川則平大如連望秦天則碧雲如龍

範巖巖在眼卽之縹緲不見一聲長歎石人動色以明府之才之學之品卽在南海北海東海西海無往不合然杞人之心不能了了者太君春秋高實官穉弱合家百口薄寄亮都晉中人情大異秦俗而三四知己遠在關西所以耿耿不能釋諸懷也秦中去歲夏收一分秋收二分賴卧雲先事調濟不至大窘山中無聊寄書是問又不知何日風馬雲車吹聚會合黃河變酒痛飲一醉也

寄修明府

干旄出郊載美都什菊籬送酒留芳晉書五季以來大夫不揖客久矣明府復自斌矚光黃丘園山澤之癯過冰寒禮敢不拜登僊室但念生平性近康處跡遠州郡更以因問野服不宜踐履公庭欲着儒冠則又身是農人再四躊躇不敢徑造恃明府覆載高厚之量或不以往來曲禮切切與迂拙老儉較也

與莫石書

水瀟瀟江花滿山深林二月孤舟還借問故園隱君子來來往往住人間此唐人讓隱者之詩來往人間尚且不可況出入郡縣乎是以自做秀才時斗大郡城近在肩脛亦未嘗數數習謁官長况今衣冠去身白髮蒙頭乎昨修公厚顧茅廬此皆莫石爲不佞作曹丘生過於遊揚所致也

禮宜答拜但皓首老嫗衣冠違俗一入郡城則物議紛紜矣此種苦情惟莫石爲能解之况修公豁達之度緩頰言之亦必見聽若抹殺山林本色曳裾達官之門此與馬首巢許隨駕處士相去幾何非不佞所以自處亦非莫石所素望於不佞者也

與家徵君中孚先生

凶荒大劫吾家南北老幼亞旅數十口俱獲平安此天佑非人力也弟在他鄉日惟舉手謝上蒼耳遊子思故鄉漢高帝不學猶能言之况弟稍知詩書微解道理乎太白終南後鵲寂寂丘園鄉井桑梓依依况西風吹漢水白雲滿

寄莫石

秋山千里孤客豈能忘情但道路悠遠山川間隔踴躍老脚難於行于是以留滯彼土耳

寄明世

青松白雪蕭索久矣若得吾兄作主人則山靈庶不寂寂耳

寄靜齋

武陵杏花久待秦人阿兄不來則風月誰主某等閒人豈敢獨當青山家耶

答蕭柳菴孝廉

來翰謂樛木不蔽采菑興嗟壺歸正衣共愛我深者不及

此但因其臥客窓靜觀有得時時藉以自解入生俯仰上
下環視八方不遠此天此地此日此月此山川此草木此
雲霞此鳥獸此風雨此春夏秋冬此城郭邑里此男婦老
幼此貧富貴賤說說四海之內即在東海之東西海之西
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據在乾坤內耳若言人生如寄天地
逆旅則無論他鄉故鄉盡人客也若官賤時隨地於佳
山秀水中為風月作主人則他鄉故鄉盡可作主人觀也
故古之達者謂此身到處便是家鄉是以久客三載雖受
寒食腹亦足自適春風重冠得浴沂之曠懷鼓針釣魚之
樂泉之逸致即應處亦不戚戚也

辭修志與陳編陳太史跋

太白山瘴瘴地漢南幸以蒲柳明高松樵野藥種實
欲纂修邑志遺筆及柏失則官小史掌邦國志志應
額也必也胸羅百代繼職王長然後可耳柏也何人繼
政府斯役耶柏九族孤家徒立寡母孺子力圖報德
多讀少是以空疎無聞即今稍稍識字不過職辦之無
得職簡餘唾兒自十八歲別去同學少年旋却以歲時
理既不入於耳是歸不挂於齒者四十有六載矣是
十四歲老童龍鍾入是非揚乎知柏成柏是在明府與
通曉虛文物色及於豐饒則東海之東無異而乘北山

北有足可入矣

再辭修志書

捧讀倫教不覺愧汗淫淫下矣柏聞好玉之國多稱好風
之國多鳴明府不知柏之不肖而辱以蒐輯典故之命此
以僑為王以鳴為鳳在柏則得矣但惜明府炯炯法眼欲
珍贖典溫錄寶質使瓦缶秦聲向白雪臺前仰歌烏鳥柏
至愚豈敢府突前問木朝欲開史局廟廊之上將薦崑
山顧寧人先生為總裁寧人以書辭曰七十老翁於世無
求所欠惟死如不得已使不令之子追隨老母於地下此
亦人生不可多得之遇合也寧人南國大儒天下學海尚
不敢譾腐大典柏之固陋何敢比擬若一味模糊事爾應
令則捧腹之嘆於今復見明府慈悲寬弘一切民物咸在
矜恤龍鍾如柏反不見憐耶

與張大將軍幼南

自別長安城南大將軍龍躍天門柏獲伏草莽雖出處異
轍而霖雨蒼生之志則不間於濟也聞將軍建牙以來武
備森嚴海上六鯨入釣文教修舉南邦多士談經羊叔子
之輕裘杜征南之武庫兩兼之矣秦中大旱四五年赤地
數千里恐不免溝壑携家人漢僑居洋川以六十三歲之
山癯為一千餘里之孤客其伶仃艱苦甚於古之風雪閉

戶部伯令叔先生自南歸一見如生平故舊凡事所需皆
先意獨得卓伯通之於梁鴻孫賓碩之於趙岐劉荆州之
於仲宣嚴鄭公之於子美古有其四今見其一矣

復張大將軍幼南書

古人一日不見如三秋今則一別九載矣古人千里命駕
今則萬里各天矣興言及此心飛海山

與蕭柳菴及蒼二弟書

屈指辛未七月廿四日去我故鄉過二年矣鬱鬱南客文
章雖好難遮經袍之寒詩字拙佳不療枵腹之飢猶幸飢
不至餓殺寒不至凍殺此是莫遠福利無邊吉祥况人口

寄蒼二弟書

平安不爲劫縛乎王子安云竊且益堅老當益壯我既如
是弟亦宜然自今以往酒破愁城火宅凡一切吉凶
悔吝視如太虛浮雲任其升沉往來而我之天光湛然天
體泰然及風靜雲散依舊是萬里碧霄清似水一輪皎月
挂松峰何樂如之

太白山中寄友人杜海門

茫茫四海無事可做千思萬思惟向青山作主人可耳雖
屬迂澗然採藥彈琴亦可以消磨歲月矣

寄趙子初

借山作枕懶漢故套耳二十年來懶未如願今在山中學

起而紅日三竿連暝而夕陽在山生平志願於此少闕

寄袁永叔

入山後書亦懶讀文亦懶作魚亦懶釣鶴亦懶調朝夕閒
太甚耳古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某等閒
人獨得閒趣惜矣惜矣

寄張素石

宇宙事業有兩曰山林曰廟廊廟廊非吾事也以山林言
茹草葛天食也端服神農衣也茹茨帝堯居也耕稼大舜
業也四帝王日用過活一野人兼而有之可謂榮矣孰謂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哉

寄蒼二弟書

寄茹公

六月二日登太白山小結茆茨忽有老樵說別有洞天在
白雲深處松壁萬仞中開石室有石柱石池石榻皆自然
天成泉水清冽可鑑毛髮此李青蓮所謂別有天地非人
間者也樵今病足遲數日酒引至彼果是佳境可以老矣

再寄茹公

寒山枯木自分斷在溝中明府蕭以南風齊以春雨不覺
浮浮然生氣復萌矣但質在榜櫟雖遇郢斤裁成無地乃
爲愧耳向者羊裘一襲厚於絺袍之溫今日薪米有資重
於漂母之飯蚊虻獲腰何以圖報但願明府大行其道

米分炊則委巷編蓬之士待以舉火者豈僅齊大夫及於三百家耶

寄全九樽

千峰白雪坐月無人猿鶴咲之矣乃於六月二日負笈入山覓得秦人舊居伐茅作屋如九苞念及故人當相訪於清泉白石之間

寄輝玉

六月登山占得一峰白雪不忍獨卧思與輝玉共之不識可踏破白雲一來相訪否

寄蒲老

田僧隱之約敬聞命矣但太白山別有一幅真洞天不忍遽別

寄張蓋公

佳樹叢生兮山之幽此等景色豈可令閒猿羣鶴獨享受耶是今僧作主人矣愧甚

寄翰垣

今夏南登太白於水雲窩裏覓得堯花洞口風景頗佳俗人仙源不在武陵而在吾鄉矣君如能來某當平分

寄趙靜齋

自入太白雖云空山清寂然漁樵以我為師猿鹿以我為

友清風以我為故交明月以我為知己此山家之榮於某足矣兄若發憤為林下雄自當並驅煙霞未知鶴調誰手

復茹公

今春又在春風中坐了十日分袂出門三月如秋矣明府以風雲不羈之才踟躕百里轅下此豈大丈夫得志於時彰君之賜以養多士之秋乎然祿米分炊及於中茹不惟衣食足資抑且門戶足賴在明府不以為德在布衣不以為惠所謂相與於無相與者乎

答劉孟長先生

柏生也晚前不見古人然好尚論古人韶齡稍知讀書每見古人遲遲不偶高尚其志者恨不捧置上座北面百拜而師事之偶於小學見古人嘉言善行即取案頭時文焚燒一空先師大怒朴扶六七十令從今人章句諸生習帖括取科第但各以願學古人雖死不悔也一時同會人聞之或曰病狂喪心可延醫投藥或曰鬼物入胸宜延術士驅除或曰愚駭下賤命令飢寒迫近傳聞成驚為怪之怪異之異矣從此三避重試西渡浙東適有南如棧出而復入不敢長往者以先妣在堂故也伯九歲孤先妣孀居以來門戶衰窮更兼赤貧受盡鄉曲武斷之苦學使者至或教先妣命之就試柏不敢違雖滄竿頭山如鳥在

龍終響鑿耳 先妣見背脫去敝屣了初念耳非有異也

蹉跎半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一身踽踽未嘗不嘆
吾道之孤也前丙辰歲避兵太白山中偶遇臨潼采藥者
松窓夜話始知秦中有先生矣暨壬戌六月入太白山遇
梓人劉氏敬問先生起居渠爲口悉雖素不謀面遙通姓
名者蓋有以也柏生平爲人如志不同道不合雖共眠一
榻如南海一人焉北海一人焉如間有道長者卽千里亦
同堂也况近在吾鄉乎授以小詩出於至誠實非佞舌所
可恨者少年病狂中年病傲老年病懶昏昏悶悶如替人
獨行大荒四面荆棘莫知所適何幸先生高山在望今之

詩集

卷之三

七

復茹公

劉青田曰大寒之後必有陽春自西風吹厲以來而履霜
而堅冰日寒一日恨望西河不知春在何處而明府一函
道頌溫言如玉徐徐春風拂四座矣小女于歸綠窓食女
制釵出自園林布裙又須賣犬明府念及寒微遣之食果
既行古人婚嫁相恤之義又成華門淡素之風用心曲折
至於如是則家風頓異頭堪汗吐不盡也

答李三劍客

足下以燕趙義俠西遊五陵與不佞相遭於他鄉草澤之
際愧無寶劍駿馬分手輒贈以結平生一片心耳顧反以
兒女瑣屑遺以資資此在燕山寶長者行之固分內事年
少劍客宜氣象瀾畧疎枝大葉乃是本色若留心細小反
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矣開匣領受亦不吝謝

寄焦卧雲

向日橫谷之說非爲卧雲厨無粟也隱爲鄉黨荒年故耳
范少伯之散千金馬伏波之賑河西青史載之後世傳之
卧雲關西男子亦宜如是此中意味難爲俗人官面可

詩集

卷之三

七

英雄道也茹紫老已開粥廠一月可謂先着祖鞭矣

謝茹侯餽麥

向偕王將軍南歸次日大雨滔天簷花落處點點是愁天
道人寧如何如何近來鄉村四月小麥青青大麥未黃正
值山窮水盡之際忽承老明府命五丁力士挾山超海突
起一峰不覺雲蒸霞蔚氣象萬千矣

答王周復先生送犬

某聞贈壯士以劍贈故人以綈袍某山中也劍與綈袍
山家不需所需惟犬故唐人之詩曰寂寂孤鶩啼杏園
寒一犬吠堯源又曰犬隨鶴去遊諸酒龍作人來問大

又日風動葉聲山犬吠幾家松火隔秋雲詩人吟犬如此
而先生以義犬相遺某族爲一詩續之曰長年採藥少人
伴山犬遺來毛色純猶似不孤能有伴念源深處吠秦雲

寄張子餘秋元

了凡使君來遊以和章備極露浣手然後休讀如對空
山松鶴能使五百年亭上勝清涼似水服其文矣尚未知
其人也自華川張子老云與上其相逢蓮花峰上其志畧
沉雄似西漢進履中肉二少其介節剛嚴似東漢申屠
嘉管幼安二志上其急人之難濟人之窮則又似魯之朱
家鄭家當時某所聞於張子老如此知其人矣尚未求其
教也一東一西山川間隔不知何日始得屢邊對嘯傳情
吐屬也

寄張子餘秋元

一生一戰而席捲三秦弟任田園一聞提音千歡萬喜萬
喜千歡望東還賀如李侯師望東南遙拜張虬老得志於
扶餘時也古者贈人以言弟辱班荆敢進一言我輩寒寂
半世豈無勝淮陰的感少落毛耳的僞父而將軍的亭長
役高士的小吏者先生所以正度渠如河頭上青天明
而且嚴所謂秋風一掃也不如付渠等於此老聽其遲早
判斷了也狂人之言或可採焉

寄魏海陽

客屬十七日空山一靜海風俠腸迤出物表慮者得伯陽
之傳而成一海陽乎

寄岐陽梁俠李顯吾

別老人矣長思老人因思老人之累因思老人之年老人
今年七十八矣猶愛彈琴故作彈琴老人詩遙遙寄來欲
使老人知白山李柏相別之後長有一老人在其意中也

借梧桐

名園碧梧此杜少陵所謂樓老鳳凰者也不識官賜鶴
一枝不

寄牛先生

九月念日在恒州客舍始聞先生立子矣鳳毛麟角知不
爲陶家果壽兒也

饒人箋紙

吳箋三十葉雖不及薛濤手製亦光澤可愛其得此全無
用矣肅寄文案以供起造五鳳樓時一採用耳

答永叔先生

朱子節鈔錄畢餘諸理學集徐客借問確溪行因不足以
盡先生豐饒蓋飲海魚胃盡海然水味在海猶在盡乾則
一盡水味非一海水味耶

寄振宇楊老

草堂無恙耶
紫扉無恙耶
梅竹杳李無恙耶
黃鳥鳴春時
候柏必偷閒
臥聽其中不
識主人肯出
斗酒雙柑一
療遊客牢騷
不

寄牛商山

先生久客岐陽
兩歌鼓盆一
感西河自非
太上忘情何
以堪此去歲
八月辨舌耕
而就躬耕菜
羹米汁差可
消遣報聞見
驚人時代候
別隱君有道

寄華川儒隱王將軍樹公

餘不必問年
老人只要身
體豐饒足矣

與焦卧雲書

臘雪分手又至
夏杪寒暑相
催添人白髮
驢齒加長尚
枯草之根虬
甲已成徒蟠
蹄泮之水自
比管樂生平
之舊餅何多
神遊唐虞畢
世之夢竟空
結衰也長歎
淚流比干之
心老矣增悲
聲咽李耳之
舌面上之唾
時時令其自
乾背後之嘲
日日任爾叢
集劍山星斗
漸蔽塵埃硯
海蛟龍無復
飛躍田間作
苦惟借領子
盡盡澤畔行
吟祇共誰兒
小小一腔怨
恨滿腹傷心
匪計者惟卧
雲始爲知者

勸魚潛飛積粟疏

龍神物也而引擾于劉累飲食之也
虎暴物也而捏尾於梁鸞飲食之也
魯國之人不歸昭公而歸季平子以隱民
就食者衆也齊人不歌舞姜氏而歌舞陳氏
以豆區釜鍾之惠及人深也由此觀之則積
粟之說無乃今日急務乎

寄楚客黃老人書

桓子野每聞人清歌輒喚奈何奈何
先生獨客秦關弟獨卧太白一東一西
三載不面可奈何可奈何

寄康甥

老夫年三十五始舉長女從許大飢寒
場中寸養凡有朝暮夕訓心血不足喻其
親掌珠莫能比其愛生於貴賤門歸於文
人孝子方慶付託得所不謂芳蘭未茂秋
風來生一段天緣竟成幻夢渡渭而南荆
妻卧榻兒女悲號遺髮殘魄觸處是恨
歲月恨時草木恨色山嶽恨骨江河恨
淚開卷遺愁遺去復來對客強笑笑亦是
哭生者如此死者可知靜言思之不如就木

寄蒲老

問津驢山以來曾幾日月又更一年
回想瀾橋風雪驢子背上猶依依如昨也
但願舊疾不作飲敬平善與王韓鄭唐
三四好鄰日日調笑雲鳥嘲侮花木人
間老頭福如是足矣

恭嘉侯

恭惟明府以興黃卓魯之才仕文武周召之里渭水清波
源為霖雨南山翠嶂為嶺巖某在鄒治與藪青澤焉
軍慎田闢忽承瑤函下領擬以非倫惶愧無地即當奉
便室奈新西一犁乘時播種不敢輟耕伏望務稍開岐陽
道上有竹枝芒鞋過邊徒步者即某王交

寄宗弟仁侯

臨與將軍定交以來將軍事也我猶泰人至於今日將軍
四客而與亦客矣同病相憐在他人萍水之交尚亦關
若位屬骨肉者何以為情未宜憂將軍病廢既而
軍費今者最難不憂將軍食而憂將軍病難然病
也若因病中為客消磨氣香麻旋骨此不可醫者也
名富貴將軍享過物爾得微骨在功名遇合徐侯進
古之豪傑謂三寸舌在尚可有為况將軍七尺長軀乎
石利病之藥勿謂之大苦也

寄渠布衣贊人

一春一秋一日一月將古今黑髮少年都被風輪轉老
為太息第落拓一生空山無事樹明樵歌野之新
散碎還來收拾成帳向在湖南曾求大序已蒙允
賜教使舉人街等不同荒州楚野對煙柳飛燕

先生棟筆之外更屬何人耶簡思簡思

辭富平邑侯郭公

城版吏隱在暇松藍田時耳之熟矣領陽邂逅尤今日事
耳本擬登龍但樵采之足不宜城市辱蒙厚庇雖當飽德
而還山期迫不遑下咽高明如先生可以原其心矣

寄張明徵

以八十五齡之白頭翁益貞晚節吾道長城屏翰萬里
都山老人不過尋尺短垣而劉靜修誇謂滿口是不知
世五陵舊家別自有一種老廉樸耳

寄荊司馬

五千里外聯綿四月開雲衡山之巔聖日高臺之上樂
如也已而分乎星沙脫離峰巒馬行別南北之影滿湘江
上露青具泰楚之聲如刺州策孔明不以子龍則雲漢
武剛憐昭王祗為青山此處地曉曉重關悲大鶴隨
佛竹暮宿嶺隄吳將軍受辱於亭長千古不平行人掩
四月晦日磨魚卧雲一喜天涯客路一也石交如故兩
與飲前吐膽月下談天至使生客驚倒欲死侍者雖
疑此時此際情無湘南司馬公則一報大策也

答升軒書

不覺又是一春高齋云人生莫漫言
以春風亦不

消遣段傷心古人不免況於我輩但恨天公無情既使春
來又教春去春風送人耶人送春風耶吾兄精研岐黃此
中妙道能留春住果爾留得不妨平分與我

答郭親

菜根腐儒只緣飢寒債深以故挺身食賤場中遊戲一番
直待風火散時任他世上呼作甚麼人也

寄抗君德

人生幾何別離多年不得相見一見却又別離此情何堪
生於五月初四到家五陵生火三川無水庚午辛未壬申
二年不見五穀百姓逃走者餓死者病死者自縊死者自藥

寄家集

卷之三

五

死者大約十去七八傷心酸目言之淚下生於昨年七月
還鳳翔今年三月還漢中之洋縣家山田園盡行拋去他
鄉風霜又是一番飢寒徹骨此時即有良平之知蘇張之
舌亦不免艱難二字况圖茸如生者耶命也命也安之而
已生既歸秦君德在楚書不可不讀劍不可不看氣不可
不養志不可不存古人相贈以言柏也今人而學古者故
以言為贈也

寄仁侯將軍弟

間將軍在城南新買田園俾童僕耕耘其中將軍衣於斯
飲於斯食於斯歌詠於斯僵仰於斯可無求於人間矣功

名之偶不偶付諸天世情之美不美付諸人是非得失之
當不當付諸無心蝸角之戰不戰螳臂之關不關鷸蚌之
持不持付諸物若田園之治不治身心之檢不檢子孫之
賢不賢斷不可以他語也求之已而已矣

復張子餘內翰

無端早勉作怪終南千嶂對無菜園西三川草無根先生
想已松間之矣弟於庚午九月為紫庭茹司馬邀遊南嶽
辛未五月還山麥禾百畝僅收五石舉家十五口知不可
活於是西還鳳翔咬菜根於客邸者九閱月遣人入郿種
麥一百三十畝冬無雪春不雨晝夜朔風不歇麥根之穿

寄家集

卷之三

三

土中者枯三尺又知不可活於壬申三月南還漢上早
又來作怪千里赤上不與國中舉家嗷嗷如何可活想先
生問之亦必為之悽然太息矣前於辛未十一月始得先
生諭教沐手細讀乃知先生一別十餘年道路三千里尚
有太白峰頭白髮故人在其意中也江鴈北飛繫帛雙足
欲使先生知關西老李生昔為太白樵叟今為漢上漁父
矣

與慈休和尚書

日暮航南渡覺太白峰頭全是法雲布漫深山野人遂此
奇緣五百年火宅塵土腸不得不化為清涼世界也但愧

貧山居惟第一味將昔人所謂情深應不笑家貧者是耶非耶

與家微君中孚先生書

憶昔與兄相見於沙河東村兄年廿二弟年十九兄十四少孤弟九歲失怙命之苦同兄一寒微骨弟貧無立錫兄菜色而登山弟枵腹而臨水兄組袍而見客弟褴褛衣而訪友境之困同兄費瑩而讀書弟費香而照字學之勤同兄企慕於先民弟亦不屑為今人志之遠同爾時自以為年正富力正強學之五十六十其成就或有可觀至於今日兄雙鬢墮弟面蒙霜年之老同中有不同者吾兄學成後立天之北斗地之泰山至於弟者踉蹌田園泥跡魚鱗與時主竟成枯落奈何奈何

寄卧雲

蹉跎岐陽釜無米汁甕無炊烟於三月廿四日登車西行越陳賈入雲棧一路酸風苦雨山色江澤且貯吳雲出與行客不識人訖曉慈茅店枕石卧薪舍者爭席交南出與斜山川明秀別開一境次日同君衡登漢王墓觀拜將樓慷慨悲歌心折席捲之才決落鐘室之雄幕歸客舍仰觀北斗俯憶故人既憐西而復愁南紫庭匏繫下位大馬坐翅博風無期

寄雲柯

天地不仁偏困老儒百畝之田歲歲不見一粒十口之家常常度日如年西歸兩月益賦橫起往居鳳翔米珠薪桂南陽之躬耕不遂西山之薇蕨難採不得已於前三月廿四日南遷漢上故山草堂空餘一輪明月他鄉破屋只有敗絮殘星所可喜者仲子就傅乃是梁洋明經言行可法所謂經師易遇人師難得也

寄焦卧雲

四月如漢南常以溝壑不免為憂近能尚友古饒者自爾濕樂無邊邪通亞夫為餓詣侯梁武帝為餓天子楊無敵三日不食為餓將軍文天祥一十八日不食為餓宰相楊也何人也至貧至賤人也以至貧至賤之人得與天子諸侯將軍宰相同為餓夫此亦往古來今飢困場中窮豪傑窘丈夫羣龍鱗附鳳翼得志於餓者之所為也又何憐之足憂

與蕭東始

僑居洋縣城東南隅乃秦太學德英精舍花木池塘佳樹竹林極其幽爽時時狂生毫端或吟一詩或搦一文惜無吾弟月旦好與否都付笠林鷄鷄品評道衡氣骨而已且喜洋北諸山逴亘太白回視雲峰依稀如見客舍不甚厭

寂者賴此

寄門人金九博

黃鳥不啄粟而粟盡碩鼠不害苗而苗枯此邦不可居聊以適樂土故千里不言遠也聞秦川我屬流行十去五四如欲擇地而蹈當相待於天臺漢水之間

為焦卧雲告松友之變

松友名

向無端而東遊徒令我恨殺悔殺怨殺明知無益而益自恨自悔自怨人心宜無偏而此獨偏宜無着而此獨着偏與着皆心病不能自遣則太偏太着之過也過咸陽悲燕丹之為布衣經未央弔淮陰之虎女子此二事足令美

短氣既而微服入青門遇雲柯於馬首他鄉故人慰我懷

松友名

短氣既而微服入青門遇雲柯於馬首他鄉故人慰我懷懷抵劉輝王家乃十二月初一日也二之夜夢回草堂邊呼松友不應尋覓竹下亦不見怪問家僮答以松友壞苑夢中大怒請讓老妻鞭打僮僕兒子輩怒罵而惺即與妻及蒼劉輝王言之若以鍾愛太深此思夢非正夢也予心已有所疑三之夜夢如前四之夜夢如前去家三百里外三夢如一予已知為松友面兆脉脉愁腸日愈百回酒味如水肉味如蠟平生舊友來訪對之目瞪口吃人間其趣托以他詞不忍明言松友入夢不吉之故十二月八日還家一入柴門速呼松友寂然無聲徇覓竹根闌然無踪

前墻下惟有寒霜落葉而已疾趨後院呼覓再三形聲杳

然良久小孫女云松友折一足與妻之齒房予始悟青門

之夢乃正夢非思夢也開門視之但見垂頭臥地于呼其

名勉首長鳴三聲哀怨妻其即鑲石人見其苦狀末有不

動色若痛罵老妻請讓家人變衝冠而目裂皆定然夢中

光景然松友自此不食穀餅欠日買豬肉飼之不多食欠

日羅黃雀飼之不多食欠日殺雞雞飼之不多食欠日殺

一猪飼之命宰夫未脫毛先斷猪舌于猪舌入門而松友

氣奄奄矣少割一片納入口中而松友昏然氣絕蓋十二

月十九日也痛矣哉松友不負予而予負松友豈知如此

即將軍令下宰相書來亦不出門况小事耶千悔萬悔

松友名

何及哉傳記出門之時徧呼一家小大十五口囑以善

松友倘有蹉跌予歸不輕爾等怨矣孰知一朝別去便爾

永訣策杖一身獨卧木榻長夜難寐寐寂寂寤寐冷令

一片寒心無所聊奈步出簾前不見松友相思殊甚見月

思喚見風思露見雲思立見雲思飛簾簾節上空餘剝啄

之痕枯松根旁尚有跡印之字猶憶松友渡渭水入雲山

千得之妄不合口鮮不歌手自以為林下愛子可以伴老

孤山塵外拙妻於焉隱終蘭谷而孰知其中道相拋耶

說家食即有金銀聘來安得馴擾聰明如我松友也昔

為家佳畢烟不遠埋瘞俟來春練以白布蓋之太白山觀
以沙書石題曰松友之墓而終不足以解我自恨自悔自
怨之心也

與張少文書

行路之難因思西漢忠臣志士秉節北海十九年
西域四十年讀漢書至此猶令人竟消沙漠也別後下
院酷暑如火乃白晝移坐太玄洞日微有一線清涼世界
然微涼縱橫皆成雷聲擾攘不得安穩戲作蚊蟲賦
一千六百字將千古來負虛文而藉蠱蟲者誅死筆舌之

集

卷之三

下

下見時呈教許司馬太史歷覽名山大川乃成漢史先生
西遊所經李將軍未差處趙克國屯田處段先生講學處
觸目感懷發為文章及其歸期又在京風九月蕭關道西
風吹斷天山草將也江山助筆集為奇書他日東歸弟以
菊花露沐手讀之西行諸什一機清風孤行紙上筆不出
人間半點烟火祝詞史稱庵李公文汪洋一大篇脫盡
江網祝詞祝詞無所介許料子真正一卷水雪文也小集
豈敢言文不過計時哀草三兩牧童浪歌牛背者先生爽
許太過益增愧汗

重修周公廟募緣疏 代疏

道生天天生堯舜堯舜以所得於天之道傳之禹湯文武
禹湯文武傳之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則是周公之道上承
堯舜而下啓孔子者也承堯舜則堯舜無子而公其子
孔子則孔子無師而公其師何以知其然也聖人之生時
位不同而道則一故前之聖人或為帝或為王而公繼
相後之聖人不得為帝為王為相而得為儒公蓋有位
人之終而無位聖人之始也其終也上承堯舜之心法
堯舜無子而公其子即祖季歷而父文王兄武王而弟
叔可勿論也其始也下啓孔子之道統故孔子無師而

集

卷之三

下

其師即周也復而參也宗侯也遠而軻也亞亦在中也
之道大何如也日月光華公道明也江河灝瀚公道行
山嶽嶸嶸公道峻也雲漢昭昭公道章也公之道大何如
也宜天下後世廟食之報當與孔子同也何也古今道
之歸不日周公則曰孔子尊孔子即尊周公也古今廟
之報在聖人之為相者莫盛於周公在聖人之為師者
莫於孔子報孔子即報周公也孔廟即周公廟也
曲阜為重曲阜孔子之文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以岐山為本岐山公之湯沐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雅詩成王與召康公遊歌處也建國厥末也也也也

廟不俟承乏來岐越數日以少牢展禮公廟一望蒼涼昔
之朝陽梧桐今之荒山蔓艸也昔之壁璽鐘鼓今之廢
鳴蟬也乃愀然嘆曰昔狄梁公發吳楚潘祠千七百所
存泰伯季扎廟公廟之係於廟更重於泰伯季扎廟之係
於吳也乃吳廟存而周廟廢黍離之感豈獨行矣大夫為
然也況公之道大耶帝如堯舜可為祖考聖如孔子可列
門墻先衛曰簡簡人心有仲尼則是簡簡人心有周公何
也周公者孔子夢寐見之者也如曰人心可以無周公則
天可無日月星漢而地可無江河山嶽也其道之設見於
詩書易禮樂治之垂統於天下後世古人詳言之今耶
廟即以國西倫生平公之前者如伏羲神農黃帝虞夏
尹諸所行之道孰承之公承之也生平公之後者如周公
魯思小泉賦齊淫野少墟諸所聞之道孰承之公承之也
且孔子未嘗入秦而七十二賢天水河火之有秦漢晉
燕四子焉蓋西人師孔而就學於東亦猶東人愛公而繼
其留相於西也向非周公啓迪於前安知四子不以秦漢
若也公之道大如此即廟貌輝煌俎豆萬世未足云報
忍使二南積弊之鄉八百廢沮之旁春秋燕齊之地神
降之堂徒餘殘山剩水其於秦漢晉已乎故敬書一
以告夫人心之有公者作於公廟云爾

重修岐山文廟疏

今之岐學古之周學也周自太王荒山邑岐以來歷三世
文王生敬承十四王之道思進成人小子而造之是以有
殷學辟雍之後遂與虞夏校殷序三代之學相終始東
遷後大雅不作秦風吹焉昔茂棧模之化一變而為車轡
鐵咽再變而為擊缶歎故東周大夫見西周黍稷不得
不悲詩留連於其際也追軼道繁要而後兩漢人才右輔
為盛唐宋以降大則公侯將相小則郎吏守令雲蒸霞
豈非文王辟雍之化有以維持於不替耶秦甲之變不惟
村郊絕桑柘之社印壁雖亦無片潔可采數十年鹿鳴絕
習亦絕無春教道中衰至此極矣恭逢燕山茹公美秀而
文牧我岐周首重教化引德水於橋門進多士而講業庚
酉秋薦逢得二人望星斯土已有成教侯日不登山者必
陸見顯雖不至銷勝丘垤也觀水者必窮海淵雖未註猶
勝行潦也愛創聖廟之甲以養龍門之鯉創建兩廡若干
楹七十子而食有也矣乃立櫺星廡立儀門博士弟子升
降有序矣帝易射圃各官鄉賢啓聖等祠尚欲次第成之
不佞思侯清自吏書數卷果一匣耳凡在我輩墮豈無心
乃為文一帙告我生徒合眾暇而為采約百緣以成報使
學宮一新化枳棘而梧相之則今之岐學不惟上接古之

周學抑且紹休有虞氏有夏氏版人三代之學矣如曰華門圭寶財力殫亡我躬不問逸恤其他足重負侯之心也夫重負侯之心也夫

重修蜀前將軍廟募緣疏

大哉蜀前將軍公長闢壯繆之爲人也其私淑孔子者乎孔子作春秋者也壯繆讀春秋者也孔子不得志於時懼亂臣賊子之橫行於天下後世也以匹夫而操二百四十年之賞罰是以筆削代斧鉞此孔子之善用其權也壯繆不得志於時懼亂臣賊子之橫行於天下後世也托威武而定西蜀三分之漢業是以刀馬代筆削此壯繆之善用

壯繆之威猛雄武勇冠三軍號萬人敵世之所知

其權也壯繆之威猛雄武勇冠三軍號萬人敵世之所知也壯繆之學問精遠見道分明世之所不易知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時魯國權奸莫過季氏勇如子路藝如冉求俱稱聖門高弟皆臣事季氏惟顏回閔子則非季氏之所得臣也故後世俱稱大賢孫權割據江東南面稱孤曹操位極宰相挾天子令諸侯此其勢十倍季氏而壯繆獨視權如狗視曹如鼠若生春秋則其視季氏不啻螻蟻蚊虻而已豈能爲之臣耶使列孔子門牆則其學問人品卓然與顏閔諸人相爲伯仲而季路冉求之稱季氏曰夫子自稱曰二臣此壯繆之所身羞爲而口羞道者也孟子之所

爲大丈夫也生平心存漢室而天子降詔乃驅馳於蜀先主以定三分之鼎爲蜀所以爲漢也亦如孔子心存周室而天王降詔乃周旋於魯哀定之間以明君臣之義存魯所以存周也故曰壯繆私淑仲尼者也邵東漢有壯繆廟三楹歲久圯矣不葺是衡壯繆也葺之則居人二十家寒竊也於是築一廟之費而募隣村之緣

重修鍾呂坪募緣疏

漢太白陰石骨蛻落蒼蒼惟化木巖村高一駁像鳥氏女子貌仙人羽雙壁作壁各一四東坪坪西偏鳥道百餘武下越嶺復鳥道百餘武上得朴窩西坪坪偏髮路左版泉色味玉女右偏三祠一祀鍾仙人呂仙人一祀三清一宮在昔雖同丹雘校如實如山前人指諸遺蹟紫時騰焉明季晉銅銀魏侯欲據險築山郭營黔首冤窟功三朝已今蘗火斷斷念季歲桑兆敦祥道人某入坪修聘道顧壤垣圯圯構極悉天地人灌思葺知廟非禹非麻棟梁之須不復僥倖阿香車山非峽山谷非閭谷材木必不飛來陰生也雖脂林琮琤不悅柳奚廷不之懷受米故丐文乞檀那爲抽繻了家緣計但山前人窮矣今日之募其母多千錢其母少一粒嘆乎

溫泉里重修五廟募緣疏

五者天地之根紐陰陽之門戶造化之根氏人物之崇禮也易曰河出閭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五數居中洛書五數亦居中自五而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生數也五生之也自五而之六之七之八之九之十成數也五成之也一三五七九為天數天亦五也二四六八十為地數地亦五也故五為天地根紐天數奇奇屬陽陽極則陰生地數偶偶屬陰陰極則陽生故五為陰陽門戶虛五而實於無則為無極實五而虛於有則為萬有分五而其理則為一氣為二漢為三才為四象為六律七政為八卦九宮十干合五而樂其義則為五氣五嶽五常五典五行五星造化於

善改過胎休無窮豈非刑天即德天耶故五而繼之以癡亦猶王不足則伯道德不足則繼之以刑罰也溫泉膏有五瘟祠以歷年所壞垣壘圯橋樑三衢里中長者鳩集鄉人痛言破壞丐余文以疏其說余應之曰時無須遠多雖金為國輸錢粒米益釜釜益費滔天洪流涓涓之積雖然九人始事易終事難黃土為山豈一朝一夕之力容而善舉其有終

僧如定水陸募緣敘

僧人如定佛門之英少肄三農長歸五律受水陸攝岳之浪曾經慧劍指回火宅飛達天之烟却敢唾棄噴臍自毛

提起是非不挂眼逍遙肚皮放開風月長隨身散誕過西方天竺法雨心上靜洗蓮花翻東漢蘭臺古輕口中嚼爛只葉依慈惠教廣方便門處渭水東西波濤一線隔千里小海斷行人南北來往跬步限九折太行坐下木杯難周闊浮之渡聊底蘆草豈徧恒河之沙於是會同高年創設衣單取木於教不借麻姑叱雷運石於川無煩轟政鞭血架心竟於飲龍之春絕勝天鵝羽梁跨龍蹕於長蛇之腰笑小海神醋字更憐酷暑焦石日鏡磨火山之輪大宋折膠水銀綴玉樓之花是以遇難丐薪逢農乞米夏之日冬之霜伊蒲散香積之供楊柳灑甘露之潤濟遠亦濟近任

海一滴之水共作道場

重修鳳泉山菩薩殿募緣敘

欽太白山陰而東爲鳳泉山唐史永徽天寶間高宗立
宗莊輝鳳泉泉有三煎可脫性明長安王孫浴於此建祠
祀河伯且爲歌行勒石欽泉而東高原連山名七頃原原
宗千之於前建菩薩殿五楹雕岡彩壁貼配濯濯蓋亦
山中道場哉然歲深頽圯墜路綴空中白雲衣裳著天外
蒼雲荒山破殿之下道行人之淚和香方一見浩歎
高思修募手募緣一帙謂余曰鳳山初開菩薩之相露處
矣余曰嗟菩薩果有相耶無相耶其以爲無相乎以無

相爲相耶普安不答余曰凡有所相皆是虛妄眼耳鼻舌
皆相也亦皆妄也眼耳鼻舌既是妄又以土木相爲相是
相外生相妄外生妄耳西方之法從無相始無相之相乃
是真相緣不能打刀不能割火不能燒水不能濕諸如是
相何有破壞子所謂相風之斯刺烟之斯燬谷之斯斷兩
之斯泐諸如是相不是真相既非真相豈是菩薩普安嘆
曰吾非不知有相皆妄也吾非不知土木之相皆妄中妄
也但見世人墮落皆因相見既生相見斯有我相人相是
非相菩薩無一切相見是以有永劫不壞之相是以世界
有土木菩薩之相世人見土木相能若尊不壞相是土木
相亦不壞相法門也且人皆可以成菩薩如何不皆成菩
薩緣不着力故我願世人見此土木菩薩猛然省曰此固
佛焉之木塊然之土一着人力修爲便可立成菩薩人具
眼耳鼻舌如何墮落交讓此佛木塊土耶緣是卽妄以尊
真卽有以尊無亦覺世意也然無相何以見菩薩無緣何
以位菩薩無緣何以有緣今日和尚既要募緣亦當闢
人竊之勿少一粒與勿多千錢喜施與不施聽其自然勿
生癡相和尚能如是乎普安首肯書以爲敘

創建楚海寺募緣疏

僧寶法者俗姓陳氏有田百五十畝中年感白駒之易逝

悟萬緣之悉空遂捐棄妻子髮髮為諸佛祿賜平分田產
入於常住乙卯星紀之月過白山草堂丐余文為募緣弁
予詰之曰何所修建曰古海觀予曰觀者玄門所真之地
爾而觀得無玄之向白乎僧曰不唯昔之夜曾夢見焉想
虹橋有道人數人華金梵鑿衣金鎧乘金鞍白馬自東而
西僧曰此何處地荅曰古海觀也覺而憶之遂起建修之
志卽取夢所見聞為榜署定名予笑問之曰汝身幻耶真
耶汝夢幻耶真耶僧默然汝現在身汝身耶夢中誰耶謂
現在身與夢中身一耶汝作夢時汝家床上應無汝身謂
現在身與夢中身二耶汝現在身眼觀我色耳聽我聲舌
舌集 本之三 觀
說汝夢與聞香與眼耳鼻舌現具汝身則夢中之聞見自
語何所從來何所歸去耶僧又默然予笑而釋之曰汝夢
幻識也汝身幻形也覺而憶夢夢中憶夢也今日說夢夢
中說夢也一夕是夢一切亦夢也一切夢不覺切切夢相
續也故必有大覺者而知此乃是大夢也烏乎無始以前
不知誰先入夢無終以後不知誰先出夢中間流浪生死
無人不覺無夢不與王侯將相富貴夢也牧園廝養貧賤
命也夢前金釵十二堂上味履三千繁花夢也松下茅屋
半間釜中菜根一升清冷夢也王喬夢也陽子數年修短
夢也六郎似蓮花面如藍妍嫩夢也而且夢中謂夢中哭

夢中安樂夢中恐懼以百年旦暮之身顛倒迷惑於幻夢
焉也不亦悲乎獨怪淳於之夢槐安也既領南柯郡中又
黃金吏公主可謂榮矣既得榮夢卽當入享而無如苦惱
隨其後也此亦人世之夢也豈可謂樂與之夢不留人
人自謂榮矣夢古海金人矣古海金人亦夢汝也幻夢也
謂之夢河可也且古人亦嘗假夢以覺世矣莊生之夢胡
蝶鄭人之夢蕉鹿盧生之夢黃梁是皆寓得失於一枕齊
百年於須臾欲使人因夢得生覺照一覺不復入夢故曰
主人夢夢實法唯唯明日書以爲序

松懸瓊言

士也食

金石堅其骨江漢濯其身烏乎士不食誰則食

又

頭顱照以日月食影涼以鬼神詩書養其百骸聖賢責以五倫其進也伯夷排於門間其退也盜跖踴於東鄰烏乎士不食誰則食

日喻

日在天上以升以沉不著一物不息分陰虛明廣大萬象以森鳥乎天之目人之心

維鳥有泉

維鳥有泉

有感

維鳥有泉維獸有鏡父今母今不考終命

又

封為虎哀為虎李為虎人之化也麟也鳳也孰化之也

又

松之慘慘蔭彼九阜彼役童兮偃仰蓬蒿

又

荆山之璞土如直如彼投童兮寶彼神祇

又

狐之先虎鹿之倚主莫或爾侮終為爾苦

又

枳也者橘也化而之不善也鷹也者鳩也化而之不仁也物亦然也

又

古青平林弩伏於旁坦坦原隰裂火于藏

又

馬陵之寇井陘之旗陷彼樞紐兵潰身危

又

餌之於魚酒之於狸非醉飽汝其中有情

又

動機

動機

二

此機所伏依備微茫勿謂千里而有蹶張勿謂庭堦平如康莊勿謂梧桐惟棲鳳皇勿謂松棘不產堂堂

又

柱漸於微易盲履霜繩鉅木斷水驚石傷鼠牙之穿頰

川墻凡百君子念茲莫忘

又

馬嘶牛背角足莫傷鼠可投也器在其傍吸人肌膚

蚊虻禍不在大蜂留文機

百尺之竿危之斯安東門之礮驛驅傷肝

勿謂魚肉劔匣魚腹勿謂酒德鳩巢醴醑

戰兢歌

穴一尺起層層雲一程盡山缺

古意

天下霜柏蒼蒼天下雪松青葉

前題

虎不人益萬夫辟易牛不人損屠門不連

安貧

貧賤在我抑有其門出我門處我門存曹莽如土顏寬

益尊所知者時所守者進食服衣經身名以保一食萬鍾

禍一何早

壽業集

卷之三

三

有為

兒若騰奔若騰後世隱若隱若車亮處幾為惡服後世

奇衣羅縠堯舜焚而卑宮後世隱若第如愚

言策

石不言而自堅蘭不言而自芳海不言而自深乾不言而

自剛

人無棄

冷冷葉根飢作肉吞荒荒蘆花寒作綿透

饑牛

牛被續刀就

勸學

龜骨可灼鐵錐可刺人不學不若物

卜居

為平免營宿鳥為平鳥擇木為平人居火屋

宿語

豐厚霜濃吾木不落海汶江湖吾淵不混山走蒼梧

不轉霧障雲遮吾月不暗颶吼雷轟吾巢不墮

吾舟不汨水濁泥污吾蓮不滓地覆天反吾鼎

新美集

卷之三

四

詩五言古

弔三閭大夫

太白山人

寒生于忠良讒生于文章憤發于騷經怨流于湘君不
我感倍臣不我同行至天兮蒼蒼后土兮悲哉楚山分崔
鬼汨水兮洋洋

漢宮鐘

戊申居恒州趙氏書樓西隣之婦有子而勞苦
凄切客不能堪詩以志之

漢宮鐘

宋王回詩

有母子脉脉過一誠亦有南山後將子南山行子焉母腸
斷幽思塞著冥波雙白鶴高舉避羅罽使者征羽毛乃
鵲自振翎在物尚如此而况婦人情

碑

貝介莫如石而今乃復假問石石不知誰是任咎者塗澤
其盜蹠南突偽柳下天地既無口鬼神亦廢啞哀哉不能
言悲風聲松樓子木有心人感此淚空瀉焉得卽休亦庶
不愧風雅

白山有喬木

白山有喬木其高五百尋上枝拂月窟下根潛地深日月

霜其顛霜雪不敢侵千年一卷葉九城失其陰千年一開
花香傳天地心他山有蔓草芳花細石衾頤頤含春意如
殺松栢林

蜀室

戊申六月作十二首客舍

道盈兩歲女而我心頭血岐嶷亦堪受如何成遠別思之
不見見脉脉意偏切封人難為言強抑心如鐵汝兒之
母豈可輕挫折饑寒固當恤衣食亦須節勿教多出門出
門恐蹉跌勿教近鴉犬鴉犬恐啄嚙勿教戲井口勿教坐
雨雪勿教弄刀剪勿教敲土屑千萬珍惜意不能盡言說
但得兒平安窮愁亦怡悅

梅竹隱

林靖隱于梅張薦隱于竹鄭薰隱于松陶潛隱于菊彼
本無心胡為伴幽獨豈無桃李英爛然照我屋曰非水
姿無以勵高蹈故取二友節習彼和光俗

說忍字

我面客人唾人誇倖我身卓在忍辱力玉成二大臣饒本
鄉曲士讀書泥風塵是非固在我毀譽終由人花開蝶自
如短存機競親物情咸有托各以類為隣人心一粒米何
處客怒噴有客呼牛馬不必應麒麟仰視中天月圓缺無
定輪

朝秦穆

人道穆公非我道穆公是死而棄良人終非真好士五帝與三王何曾計及此所以秦穆公好士直至死

大風

大風不知熱冰易不知寒海外億千國不知周秦韓何年經神醫易其心與肝代馬忽思越越鳥慕燕山來來復還連誰曰道路難歎息黃河水萬古不西還

賤士

周之士何貴秦之士何賤貴賤無定名吾道終不變鳳鳴岐山頭麟來得何求趙殺寶鳴憤仲尼不西遊物情惡傷類柱伐蘭自愁

感時

風生千虎嘯雲起千龍吟是故文武世鬼且亦腹心殆至威烈後道喪德日沉洪鐘成毀棄瓦缶作雷音君門遠復遠桃洞深復深去去將何之王侯驪山林

童子耕

李柏貧且病乃命兩童耕大童年十四小童方七齡小者引牛鼻大者扶犁行柏也桑下坐頰首吟飽飽經日三百數猶慨我情桑田閒閒者考槃在阿陵泌之樂饑人饑是于節衡伐檀河之干河水連且清惟此數什義守之如

歲銘在家連連誦在楚吟不停朝吟心如醉暮吟忘我形

吟來復吟去吟去吟復生童子曰夕矣行吟返柴荆鄰人

笑我吟我吟愈高聲山妻止我吟我復索簞燈杯酒醉古

人智與對寒緊我吟古人和古人呼我名與子結今友千

秋勿度盟夜深古人去送之於門屏一榻黑甜久在騰兩

三星古人去復來自謂是淵明葛巾與竹杖長髯抱龐形

見之驚且疑稽首拜草亭先生百世師聞者奮焉與我今

得親炙敢不奉典型先生曰孺子入道貴至誠齒髮易枯

落日月易過征閱言生慚沮背汗如雨零覺來不見人明

月穿松檜

觀中山

耳觀山無色眼聽水無聲而欲成觀聽聲耳目色精石人耳目只如何不聰明以此識六根發機由主盟

獨夜

涉世良非易獨夜恆捫心豈云薄軒冕所志在山林匪持白雪曲而藐巴人音學道數十載難與世浮沉棄捐焉道膝鄭重比于心進退遑時命是非付古今有懷不敢吐寫在無絃琴

咏巢許

倚嗟巢許氏而逢唐堯宰日月出東方燭火熄其彩萬國

穴

大自中坐月

卷之六

南山行

東壚酒正醅。清來生蜀步。欲飲忘歸路。
三千里。路過青泉。白石楊柳水邊住。
鳥共下。火氣免嗟我年久。恍然如夢。
教此中佳子孫相望。樵何不一反顧。以此感我心淚下如
雨。注舉頭見南山雲光橫布。漫山巔寒猿啼。行人度
前人去不歸。後人來無數。去來如波浪。南山永如故。

右方

程公墓

蜀前將軍

大漢代六第一

立秋前一夕登南莊趙氏樓

天下蒼生盡先從心上秋況復西風起吹月度南樓樓高
近月伸手直其鈎捉之不可得挂起通宵愁

或問樂亦在其中矣義路辨不喻爲賦短章適喻

魚以水爲家易以空爲路飛天與潛波樂亦與之俱問魚
魚不知問易易不悟

李元常先生有峪泉阻雨之什同蕭雪山卽席次之

之子以空山清隱似巢許結茅白雲鄉數樣歌險阻種石

傍春林釣月臨秋渚借隱曾有約松窗共夜語朗誦北山

文細評盤谷序清晨騎鹿遊重携猿鶴侶看山已自勝况

復酌春醪

鏡

自見眼所難因鏡以自見見面不見心鏡即眼之瑛我有

形照心加照面既能照而惡亦能照而善照來固不

辭照去亦不戀不敢墮于井不敢懸于殿塵土不敢侵古

不能照光芒如明月能照天下獨

太白山樵者

今年新老楊明年新小松小松正青青新之切切荷三年

山如補斤斧何處席

太白山雪月

夜坐山中月月光復映雪雪日月更白月以雪增潔月如

雪之夫雪如月之妾雪月兩不礙一體無分別

又

我受月下雪我愛雪上月月光蕩雪花乾坤背白徹高士

懷素心寧與雪月別一滴飲貪泉雪殘月亦缺

壬戌九月過岐茹明府署中邂逅諸友爲十日飲子

將還山詩以別之

四明毛石墓而爲五陵客頭放二丈微胸藏萬斛血河東

許子秀西遊秦冀閭沽酒咸陽市鼻頭如火熱浙濱盧鉅

仙浩歌彈長欒揚帆過大海探珠璣龍穴有門杜雲柯

與楚狂埒玩世嘗談天筆花飛驢肩華下王密功老西

于鐵結髮將三軍勇氣江河決主人燕趙士慷慨延豪傑

築夢岐山下日與鄒郭接劍鏃無珠玉賓客亦怡悅柏也

披裘人雙瞻兼啞拙長揖謝我友而臥太白雪

古意

露雨隱玄豹頻首岩穴間七日不飲食毛尾班是以

古大人十載不出門其清如秋水其志如朝補元

化霖雨獨九寒拍然後能益勢然後能開樓嶺夸毗子徒

介二毛頰

田園吟

半世居田舍骨與老農遊農以酒觴我我吟詩以醉守門
惟一大耕地有雙牛更爲子孫計木奴千百頭

東湖

湖在鳳城東月在湖水中水能涵月相月能印水空水月
兩不礙人天如是同

劍琴

劍是莫邪劍琴是焦尾琴琴中春雪白劍上星斗森二物
藏塵土志士爲傷心

張史

楚鼎烹漢父中山飲樂嗣布以妻言困紹以子病遲事後

觀成敗君子宜審機

丙辰夏日宿吳道士土洞

吳子開山日李生弱冠年餐霞臥一樹採藥烹三田莊惠
溪梁上達明溪水邊咲聲猶未已真役有後先羨羨舊隱
處綠草暮寒烟

宿石壘

路出白雲上忽在白雲下四面碧峯合掛毀無古瓦風聲
從木窠吹息如坐馬北望飲龍川東流自瀟湘但恨百年
後誰是來遊者

烏夜啼

不知南林鳥何以事青征碧虛不見月天河三兩星長夜
如萬古寒家役冥冥幽人竹意下忽聞啼鳥聲啼鳥午夜
啼啞啞杜陵西上林樹已兀誰復借爾栖勸子歸南山靜
子後將妻

有感

爲勸此本營狹輪住本魁物不慎趕避殺之何其暴失水
亦大魚鱗蟻欣所好虛起不惜力均克田夫電以此感我
心却步長安道萊子醉楚相魯連欲海躍豈不懷若生求
俗遠吾操

聖山開果贈梅明府品章

大哉水之德浩浩淼難測萬物資生始奇功在稼穡無人
爲疏濬委流荒山側先生雷水學家世居南國抱此濟川
才握符宰西北駕言廵所部憑軾長太息深山藏大澤何
以嗟艱食爰召邑父老訊日以興力戴星之南山手闢荆
與棘相勢鑿巉巖水大兩相通鑿鑿勁雲根險阻無不夷
次第治八溪阡陌泥禾後百里無石田萬家樂耕穡感此
功德深路巷豐碑勒千載郡陽道行人歌邑

見月

但恨在天月其光未照徹鵬鵠上雲霄黃鶴六翻折既以
臨下土胡爲有圓缺問月月朦朧問天無言說更問諸鬼

神兀兀而泄泄徒令悲歌士淡枯雙瞳血所賴經與史遲
鑑堪怡悅功罪生曉曉瑕瑜死昭雪千年紛俎豆嶸嶸多
豪傑崇崇義士壤草木自必烈向見廟中題啾啾在一穴
懷故友居二成堂

十歲爲君友二十與君離君長我一歲我兄同學師作字
君先妙爲文我較遲君貌姣擲果君才溢賦藝芝蘭正欲
茂秋風忽敗之二老三幼子泣血徒漣漣里巷聞涕泗草
木鬱淒其于今三十載悠悠繫我思

雜吟
心如一碗泉文似萬種花引泉澆花樹花成泉可嗟何如
清泉眼源深流無涯

又
松柏無名花牡丹懼秋霜所以學道者所急非文章仰觀
天在上於穆而蒼蒼無口說難盡萬物亦張皇

訪李記室
杜二唐十八台之爲一族嗟我仙李根連蟠在鴨綠雨霽
湛天和枝葉何郁郁五千演玄言九流探天祿四海風雲
際綰綸實其腹仗劍西入秦吏隱學蟄伏俠烈干氣象義
聲達空谷聞之不能寐雞鳴飯脫粟訪子如郡城應門兩
童僕呼童進姓氏君以王事趨室通人則遠彷徨以

私園君詩題墻屋見詩不見君松風空設設

庚申元月

嗟此年五十悲憤足千秋尋曲溝中斷潮涔內艱時危
髮易白道重骨難柔六極莫言極四休真可休老非丁今
崔大類景升牛學術懷三策形骸猛九州栖遲柳宅茂徒
倚松窗幽公千辭秦去大夫懷楚憂孰縣無柏葉爐焚有
松毡曾過鶴鶴性終期汗漫遊

問鏡中人

鏡中一貧士莫非李雪木聞汝少年時汝欲老空谷汝髮
已斑白汝行尙碌碌觀面一唾汝汝慎毋棄日秦越汝那
當冰炭汝骨肉父母汝薄妻兒女汝將廢耕稼生汝時
兩頰汝星汝衣恒藍樓汝食恒糲汝年四十九汝壽幾
鶴鹿汝不歸山去唾汝恨不足

鏡中人答

我既是雪木不知汝是誰汝貌酷是我我形真似伊汝我
二而一出入不相離我年既老大汝豈少壯時我行不勞
力汝志亦委靡汝我一發憤南山即東籬

冬日王青門至自寧王村等并詩序日午送歸肖雪
山趙琇玉很自田間在訪文談至夕既歸詩以歌之
即東三子

一送邵平去兩近求羊來楚服吃鷄犬文談鄰舍猜其
燕采齊兼於世圖才轉獲鳳不至沮溺在蒿萊杖屨識
鶴松月御酒杯天道私弊賄月且寬疑駭涉世利攸往
此銘靈臺不極風雲足誰別捕鼠材

郊牛

郊牛甘謁鼠鳥鳥皆鳥賊物各恣所貪食者爲所食差
從衡之智也裏所極我貧人之土人減我之國吉凶生
動倚伏安可測

雜吟

巢由一山富堯舜四海貧桃花三月秋梅花臘月春

知花品獨有羲皇人

隱者不可富

充爲貧天子缺爲富隱士苑與枯所集禍與福所起前
折其轉後車可以止不然與說輟云何其吁矣

孤矢

竹飛土迅穴昇也藝神奇九日鳥雙日落而左右之風聞
索術養棘鋒鋒墮後兒後世有大巧由融融牛皮技也至于
此大道乃可爲聖人既已死大
則射王子

定情篇

寒煥鏤殊序榮悴互乘期蒼蒼岩下柏烈烈歲寒時境
殖枯槁蕭風亦凄其採薪西山顛牧豕北海淵天地自
海吾道愈坦夷

伐木

登山而伐木求得百圍樹近根成地灌其梢蝕風露其身
下餘可還堪匠氏顧或以數寸朽實之在中路鬼神具
誠風雷千里路遷之麻姑廟羅極龍鳳附惚恍生精靈
其日布遺昔爲溝中斷今中斷廟度

上品

楚不削下和所抱非其璞漢不屈賈誼行止定蕭帝宋

寶燕石得人傷麟足玄豹在深山雲雨七日伏

大風

水風鼓水溫火風食火涼二風無所畏性定體自剛庖外
解千牛以神遊鋒鏖因知人關世噫噫而康莊

有威

京清廠化虎食人而跳梁一隅風生岫青自不敢行京
田家積樹樹漬桂薑

愁

日月度愁海天地寄愁城憂亦在此世樂亦在此生松栢
遺霜雪青青復青青

自言

雨雪紛霏日雷電震長空鳳鳥歸丹穴海內起大風少孤
貧且賤竄身草莽中力微難舉鼎數奇莫求遇即令髮白
後山林矢自終不窮不是我是我何言窮白石不堪賣藥
芝正茫茫

已巳五日哭屈子

我恨屈三閭何以生楚國先生既生楚壘中乃可則叔軀
克四郊明哲宜默然辭賦身之艾忠義反貽賊吾為先生
計丹山潛鳳色九州歷相君馬往不熟直毒哉上官氏舊
意那可測龍首傾國士今我淚沾臆遙拜汨羅江秦山隔
吳城手劍斷倭人事往不可得徒把視海水泣瀟湘山

慰節有引

楊氏舒氏郡東農家女也笄而俱為吾鄉婦楊婦
王受舒歸自三省省與受亦農家子也二氏初
夫以禮後皆無出適勸夫各買一妾妾各生一
子才數歲而夫與妾俱逝二氏居霜正值崇禎
末年寇盜竊發兵饑相仍二氏各負一塊肉逃
竄旬旬菜色道路見者莫不鼻酸而二氏皆自
若也泊二孤長成甫能耕田為養而二氏相繼
逝矣苦節如此而竟以貧賤故遂今冰霜大節

蕪沒于綠草黃土之中使在朱門高第其姪表

當何似哉孝子閒居偶憶此事不禁拍案傷心

遂為五言弔之詞之粗拙不遇計也

邵東兩貞婦俱妹小家壻出身俱微賤性情俱聰慧數年
俱無出俱向夫婿說俱為夫買妾俱求宗祧繼數年饑瘥
起夫與妾俱逝妾俱生一子伶仃俱數歲二氏矢靡他俱
誓不解脫俱無舅與姑俱鮮兄與弟數年俱遭兵燹見南
山越數年俱遭飢兒肥母粗糲兩兒漸長成耕田為生計
兩兒甫得力兩母忽焉斃州縣不以聞俱向黃土瘞節俱
鐵石堅名俱貧寒最借是朱衣母俱饗春秋祭所以感我
心潸然頻出涕古今非無才多在空山閉

獨坐

乞食漢淮陰釣魚周呂望天下布衣人由來隱上將當其
貧且賤舉止多傲睨吾聞雲夢鷹狐兔匪所向鵬雛徒南
風蓬身霄漢上全力擊大鳥天地亦震宕毛血落兩雪種
氣何其壯神物抱絕技鷗巧豈足尚警彼江湖潮不可涖
壯壯君子遇寒士慎勿以皮相

絕糧

孔孟亦絕糧在鄉薛陳蔡聖賢大宗師貧豈我之苦天道
有剝復人道盡否奉

文

心如一碗泉文似萬種花引泉流花樹花成泉可盡
泉眼泉源深流無涯

一德書

落落荒村耳債生初在此五歲能記憶百宋幾行里
時病發走避似奔兒聞人說太平如在夢寐裡生養不
見向前細問彼父老爲我言一齊都提起伊昔宗與祖
成桑與梓風俗淳而朴依稀華胥氏欄畔豚鴨肥田陌禾
麻美饒饒填街巷門那無公使兒童皆讀書間亦出使去
泊極遠處亂兵變在此如鴻糞五岳石隙隙四海水天
事何難難不遠已而今憶其言何句國治理而今通王
地矣難幸難根不知何王世乃得復舊只仰面看青天
何其呼矣

一老人

道傍大哭人老有八十歲頭髮成白雪面皮浮垢鬚衣
甚重覆齒牙亦敗敗相是怨相驚問其奚爾涕自言有
兒大兒建贊婿小兒年四十家貧無依憫老妻赴黃沙子
耕爲活計近年爲欠租因問父械繫父子恩嫌深無力
救濟昨聞無完贖拚老欲代替行來數十里人傳收贖
輪船無所出不敢去收座老牛思詛領返哺阿誰繼此苦

是箇苦吾亦願速速便聽老人言爲之數掩袂眼餘千淚
不憂乏一錢惠諒云青楚酒唯將一滴晴今日觀此老可
知天下勢

甲子端陽日哭屈子

不喜由文生但惜屈原死原生楚有國原死楚城荒
方被制楚乎誰國土楚人幾方城樂人幾漢水 白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四

詩 七 古

太白山月歌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我年廿二入雪岑老母倚門戒山客是兒健步心膽猶
教險岩攀松柏我隨山客入深山深入深山路二百白臺
披裝六月寒夜來燃火水雪宅我在山中見白雪白雪之
白白於月須臾月出白雪上白月之白更皎潔雪白月白
山亦白又見白鶴立白石我着白衣白接羅雪中看鶴歸
月出白鶴向我舞白月照我室白雪沒我足白石盡我膝
手持白玉杯咲將白酒暖山中之客直笑話笑我面頰
如鐵倚杖問君莫笑我將山月爲君說山中之月宜在
昏曉娥素服窺松門山中之月宜在曉水晶簾捲桂輪
山中之月宜在春花神冠玉侍幽人山中之月宜在夏
翠初鼓薰風隔山中之月宜在秋霜華坐破石林幽山中
之月宜在冬梅花枝上看玉容我見山月思渭川一竿釣
周八百年我見山月思首陽清風吹動薇薇香我見山月
思商山輕別紫芝出藍關我見山月思漢江鳳馬相逢把
酒釭我見山月有所思悠悠今古思無期不如無心渾忘
却兀坐山月但出蛩有時夢逐松風去長揖葛天與伏羲

愛松篇

君不見太白山頭之老松老松夭矯如老龍愛松老人來
松下倚松爲屋老其中風動松兮松有韻伐松爲梁勝梓
桐有葉不於松下撫玉匣鳳池塊如土有鶴不於松下舞
清唳三聲哀怨若有酒不於松下醉珥草琪花春憔悴有
茶不於松下烹銀瓶金鼎徒膨脝有香不於松下焚檀
枯朽芳澤輒有棋不於松下敲子聲礪然如擊輓有劍不
於松下彈干將斗文半凋殘有鹿不於松下騎寒猿升木
見人疑有雲不於松下眠繩床瓦枕鬱蒼烟有雪不於松
下賞青女笑人頻鼓掌有月不於松下看嫦娥曼眉愁
東有書不於松下讀萬斛仙傳雙目有詩不於松下
白石清泉奈爾何所以吾生愛松柏爲愛古松家太白
入松島四十年蝴蝶莊周其松宅我受松兮松愛我結
松實垂顙顙采而服之延松齡高卧松頭弄雲朵我愛松
今松愛我愛松之外無一可知已惟有山之松撫松盤
絕烟火自我束髮適松林行吟坐嘯在松陰松邊棧
所愛千愛萬愛松一岑與松盟老歲寒心

書五丈原武侯廟碑陰

大賢爭天不爭地大盜爭地不爭天爭地萬里無尺土
天一日天萬年一統三分何足評忠漢墓漢身後名漢地

明月篇
贈溫母唐節婦

逍遙吟

卷之四 七

名利利欲何爲兩三酒酒詩詩友一二歌歌舞舞兒賦賦
離騷看看劍劍書書科蚪彈彈某身居寂寂寥寥地心作兢兢戰戰思思欲語語時還默默方愁愁處更怡怡榮榮辱辱
有天命滾撲熙熙莫逐時災災到頭成冷冷盈盈未幾即虧虧分分寸寸勤吾業聖聖賢賢是我師子子孫孫教以
苦夫夫婦婦莫相欺硃硃赤赤田三畝歲歲年年雨一犁
童僕耕耕婢織織藥苗采采蠶絲絲低低茅屋深深巷小小
小松窓破破籬世上機機巧巧好山中悶悶淳淳寡人人
事事要如意古古今今幾有之

磷溪行

梧宮

知我吟

望期云徂伯牙胡爲怒而破琴乎吾自知我我知吾吾
我之外一任牛馬呼予旣無心渠亦糊塗六合豈無知我
者天有日月吾不孤日月皎皎曜雙輪往來送盡古之人

山河大地都照徹肯堪深山老頑民日月天職歸於我
我心如丹砂顯或有尺尋來陣之顯見亦可不見亦何我
自知吾善知我

題劉侍御安劉先生墓志銘後

張賦教活天下士乃是風潮劉夫子當時一日不求生
今夫子何嘗止德曾遊國紀國府文武朝臣如不知山
先皇本是神明主洞明時勢不可為蒼黃披髮煤山幸
去廟廟弓舞垂先朝義士王百年維朽拉枯多披靡
輔軒採風人乃是此義報國臣君此社稷臣此君阿威
叔節歸陶君恩東鄉鄉得矣大忠大孝一門具他年君
周國富強魯祖豆秋復春

老牛篇

盡萬物之類而生於吾者其牛也牛壯之時有力壯
歲歲年年為主力士力土十年牛已老齒衰半歲去年
應骨如削毛如掃齒如車泥水道老牛負車如負山
哭口喘百級無主人心忙碎欲死血脈貫空點點無
黃塵老牛血老皮垂垂垂垂明知三三不易犯只緣力
盡敢臥地其言牛病不言老誰容空將芻粟蓄得絕果
肯相向肯言可殺不可殺壯兒饒眼無金牛若然更
火浪火浪千沸相煎急但听牛在臺中泣老牛難解

薪骨成裂燭肉成汁汁酸相和飽家人又呼兒童招鄉鄰
一半分羹結意氣一半博錢濟家食憶昔家貧食不飽
弘薄田有耕牛麥臘犁破月千頃黍陌曳動雲一丘雪丘
月隴都耕了主人還說二三月力老為他人忍飢
下誰復曉曉下忍苦莫訴苦朝暮草料如奴一粒亦
艱苦力得君家衣食足君家衣食自牛生牛老忍教
近京一切苦渴渴飽受生食其力死食焚可憐生苦此
苦誰將物情比人與人一飯報千金耕牛飯人可芥
以將物情一及推知此報君看牛心看牛生牛角
其腹家人教牛自胎賦老秋生為君之恩在產黃土君
德君不見楊氏門閥甲天下宋家科第冠古今耕牛
沒蠅蟻一葉黃雀放山林放放沒蠅果報明兄乃牛是
宿稱我願世間人車爾好生性勿食牛之肉勿殺牛之
轉淮陰掛甲樹

洋州西北二十五里有鄭都山建三清廟廟前
柏礪柯蓋數千年物相傳為淮陰侯掛甲樹侯
登壇以後或講武射獵山中掛甲樹上亦不足
但侯以年少奇才用力於秦吳而天營軍教於虎
石故及於子為此詩蓋悲侯之功成名遠而
不遇也

龍耶即而視之乃是山頭千尺天矯古柏樹宮殿迴
橫布楚閭之山中老人亦不知其生於何代歷年之數
傳是開漢大將沮授傳侯世甲之掛甲樹老將墓古棟梁
高擎天漢路根盤社稷四百年葉覆三秦松州露山魁木
石足迴迴殿發窳穴窟窟怒松牙烏號祭列松梓星點
劍鏘露松枯結神風雲變雷皮溜墨書露布大村偉幹吐
精神赤市虎於松玉步重陰可供想麟卧苦心不免殘
如哀哉沮授絕代功英雄底事空復空出陳倉而思非
漢夏門以定關東因已數名赫赫靈壇中及其大戰填
下摧城楚雄何不爾王爵而謝元戎惜子房長往於深山
從遊於赤松同乎冥冥之飛鴻顧乃陳兵出入執執感
伍哈等庸庸以致變也讒攻雉也交紅為呂竊漢畏將軍
才高知洪陰使舍人誣以及嚴哀哉淮陰以用兵如神
戰百勝之英風乃為蛾眉女子紿入未央宮不聽刺通
世藏乃英雄底事空復空幸有三歲孤兒還領相何寄南
越至今韓半倚無窮萬世精誠感天公賜甲城裡神色紅
信不肯漢此中可范徒令行人過之淚漣漣幾幾天下
後世抱淮陰之孤忠者功成身退其始終而後刑乎猶
能

望夫山

辛未十月廿三日寓岐陽客舍夜不能寐偶有所
思隨吟望夫山一篇曉起淚痕磨墨書之

望夫山上望夫還望夫不還空登山前年望夫至酒泉今
年望夫入玉門年年登山為望夫望夫不見見雙鸛賀蘭
山上露真真鳳凰山上雲開開千山萬山皆雲霧雲霧之
外絕人寰萬里沙漠水雲裏妾夫衣鉢成其間憶別時不
見愁損妾顏山草青青妾髮斑斑望夫山望夫還夫未還望
且望夫君泣涕成雨幽怨結雲斜黛慘慘鎖秋雲萬年
首為望夫腸斷石妻口難云

夢終南劍客趙靜齋

乾坤老去鬼神死壯士頭白草莽裡憶昔君下終南山仗
劍西遊鳳泉里君年正少我東髮一見心知是國士醉後
吐膽口談天刺虎斬蛟爭不已或云煉石補青天或云釣
鯨出海不然而牛朝賦邑不然賣藥長安市潛學鶴鶴
栖還嵩欒化大鳥萬里起誰知天意正橫柯滔滔地水東
去矣日月征邁四十年君鬢如霜我雪頭千卷詩書博食
賤薄天意氣散浮烟我在漢江登漢山東望長楊恩杳然
千峰萬壑白雲滿鴻鴈不到五峰邊

此問案

乃公馬上定三分乃子座上棄三分漢官威儀出制關錦
城無如魏上襄陽州之牧英如安功名未立嘆彈肉誰知
生子於此此問安寧不思蜀才如武侯難補天而況伯
約之孤獨堪分堪分徒一哭

也賦此答之

丁巳冬月王青門寄紫荆山人永叔袁子詩索敘
不才多病故人疎抱某臥枕白山麓自從風雪閉柴門十
年客不到空床無語向門上郎兒得石徑穿紫竹授以
紫荆山人詩字字血咽陶潛腹李柏蘭之妬欲死何物老
子風雅士恨他盜飲榮桑酒大醉淋漓吐滿紙王郎舍策
酌大斗勸我以酒跋其後柏也嫺馬不絕口噴目視風俱
信手短章寒落蕭郎王郎謂是作敘已

在頤山子德大弟宅喜晤子頑宋隱君歌以贈之

甘泉高士年六十老骨如鶴山頭立摘格易種出煙霞足
跡復不至城邑與我相逢頻陽道不言不揖但大笑吾弟
引手指其人云是谷口之子真谷口有田一百畝躬耕嘗
與漁樵隣近日愁見石壕吏掉臂東來陟嶠岫一卧西堂
十餘載青鞋布履折角巾胸藏千卷不知富家徒四壁不
知世間萬事非所好惟有研田可隱身柏也聞之發浩

歎仰視浮雲過霄漢慨然欲辭太白雪與君約釣硯海畔
研海洋洋大無岸

踏雪行

十萬白龍戰玄天亂落駭甲滿大千片片悄下似茶芽
青竹舊活火煎冷明幾碗澆菜園呼童背錦路渭川渭川
迢迢何所見珠樹瑤樹色如練青女絡霧縈銀繩天孫牽
風織玉線玉線銀繩裏柳陌馬字寫斷南山白江郎高臥
誰破絮呂子東閣策詩客君不見雞念讀書貧家子拾得
六花映寒几吐盡此甲不知止姓字琳琅藏青史又不見
子卿仗節大漠北牧羶盤龍枯顏色十有九年餘老髮
還秋比典蜀國義重報輕古有之丈夫烈烈盡爾後
登望聖壘野五陵寂寞驅白馬接應鶴驚意氣滿西園
驕以何之泥指瓊樓醉也吁嗟兮鄭衛靡靡園肉屏吁嗟
乎腹蕪歌歲歲大厦吁嗟乎癯儒短褐皮肉破則思天下
有寒者

古柏行

白山之麓有古柏霜雪甲映渭川石根穿地經幾劫
何劫天數千年宛似扶桑生碧海曉風苦木灰野嶺蒼虬
大吼山電起又烟瓜繁星斗懸風來輕搖鵬雙月出沒
龍楊鶴眠山東王孫空樹根趙州老僧海破禪五陵劍俠

正年少道傍勸馬嘶然策或云偷種茂陵邊或云移向錦城廟當日僊踪畫傳奇錦素三日欲窺妙幾回臨池寫不成投研閣筆徒長嘯

影誌歌

鳥有烏號隴客錦眉翠初啼舌現耽于彼夕陽之柏啄遠南枝豈且羅主人擊暉楊柳陌楊柳陌頭客無數擲世好辭吐蓮露杜育散成別離句兩街鼓就鳴鴉賦笠曳蒼竹如龍門指爾能言被寵焚古槎舊巢千里別離梁新恨五更春羽毛投盡伊誰怨焚裡家山月夜竟驚鴻今聰明耶愁向曉啼故人吳嶽應獨栖艱難誰折翼未得當年逐應覓頭忍飢高卧松壁之西

贈友人馮澤履有桂林之西故篇中三致意焉

古松行

曾見支離老叟偃蹇顏似愁如頽隱入太白不知其幾多年太白上天三百尺奎宿掩映山之脊白龍爪擎寒山霜青鳳凰以瑞祥天碧更有綠髮長翁結茅偃卧松林中松底自大伏如虎還來馴擾行衣立元神靈異胡如斯翁道不是盧家樹朝元宮殿在石橋怪枝鏤俗霧袖來培得同相堅撥雲刺大龜自龜延促促十萬齡葉覆衰斜八百路伊昔老道人天竺十萬程途回幾時鹿苑驚峰消息漸歸來忽爾卜松枝夙聞少師水雪守曾種七松對

五柳五柳先生傳高節七松處士名齊斗幾時寒裝入空山柳為鄰今松為友

南莊古意

平原老樹挂村煙耕鑿人傳幾百年中童擊缶遊群日自頭鼓腹新甕天每到歲臘社甕熟打鼓吹笛張几筵軟履駸駸歸南隴黃犢牧雨下西阡村翁七十不見官里胥紀年不計錢但恨太平不干歲一泊一亂成往還鯨魚橫絕四海水攫捨生角犯星躔星躔天上垂垂與豺虎人間爭作崇嶺口大嚼生靈骨漸致弓刀徧天地秦虜漢苑成土山落水聚亦毀棄伊昔比屋連松廬而今蓬蒿滿堂後園金井埋破瓦其上銀床蔓葛藤荔藟帶露垂嘶鳴欄穴狐狸雀啄短牆刺蠅簾風走破戶斷蛛絲無嘆荒涼棲野鳥帶血啼上夕陽枝

兼竹篇

山中之人食無肉山中之人居有竹有肉無竹非山居山人種竹謂山谷森森綠玉蔕胡徑蒼苔籜龍張萬屋連徑連竹無數看花看子看不足又坐竹林看竹諸乃知此君出處故此君出處大奇異大節高標世所素爾籍飽經凡草茹形竿那顧開花忌其道腹空老荒山豈知刺虎如犀利為紅截斷江海浪為佳處將天下鹿天荒地老成拋

歸終有化龍騰空意騰空化龍飛上天老韓廬瓜壘渭川
劉季冠皮爲天子商婁餌汁成神仙遲遲入道中池火時
來客識高還檢高處之綠風聲蕤髮伐爲笛風聲揚一吹
白石裂再吹鴻鴈翔雖有異響等昭華不過中郎終枯竹
君不見帝俊竹林在其谷中散竹林在山陽紺族絲篴今
已矣猶將嘉種志標細細紛紛竹枝辭怪狀靈跡不一
詞枝啞與鳥活夫婦育出嶰管分雄雌湘山揮淚怨帝女
脈水浣衣收王兒削片作甲起霸圖揮葉引車思君時思
君引車不相見寶鏡寂寞美教面願將此身化爲竹來世
生長白虎坂白虎坂前生竹苗漢臣作頌頌漢朝新折

山聞鐘磬路回盤石聽管簫管簫聲歸山風送一輪一
律呂中玉花珠粒非無用長爲明王養丹鳳君不見紅

白今人所飽繁華空作三春夢

冬日馮別駕邀飲見羽扇懸壁卽席賦短歌志感

十月雪堂白於練大寒削肌風削面冷壁胡爲懸羽扇羽
扇羽扇今非其時胡不深藏而淺見幾許過客冷眼看惟
余爲君發長歎高聲狂叫主人翁珍重牢封篴箇中莫作
無川漫棄置會須得志於時掌上日前號令清風迅炎吏

西山行

春聲苦誦採薇歌當年餓活土兩箇周家賊歸天下小

齊處後西山大西山一片高巖巖嶺柏石叢老荒坡度
身叛則殺之信達心叛其奈何大名中天應星月高義
寒壯山河試問忘君事仇之賊子從此過之其思也麼

大鵬歌贈蕭一弟雪山

君不見北海有鷗鳥爪如鐵石眼如星靜裡養成垂天翼
背負日月到南溟羽毛毳毳溫天池獨立陽阿以暴之君
不見斥鴳亦有得意時飛來飛去榆枋枝

登太白山東望長安有感

我登太白望長安白雪紅塵分炎寒如掌秦川千里小
巖三峰汗漫寬山有胡僧雙碧眼山有仙人鐵作冠嗟

滿州蘭蓋之客何不棄裝一盤桓咸陽西來三百里一

回頭生羽翰或云太白去天但尺五爲道凌空莫陟瓊
豈知漢唐之季物華凋殘長安城中不見人行野老悲歌
行路難

代內贈郭貞姬

關西隴東八百里南有太白北渭水名山大川轉磅礴二
南風化被女士漢有列女名近光彤管姓字懷青史後有
郭家康貞姬懿德高行續芳趾蔓結絲蘿五百年華開
李三月美齊眉案舉蓬蒿星承座鵬叫秋風起荆布偕老
老未偕盛年芳容良人死此時欲從地下遊其如一女

一子一女一子兩塊肉獨行出入獨顧腹故琴舊劍封塵
土呱呱那堪曉曉受屈指食食三十年心血半枯異欲弄
女已嫁男能讀莫負陶門歌黃鶴兒已娶復有孫莫負
乘老燕門微暖如去系葭草親見貞姬說撫孤別來一水
兩隔絕登高恨望郎國都

贈彈琴老人李顯吾

彈琴老人七十七師裏衣冠伯牙黃性情成連移東海俠
烈魯陽挽西日使氣不因郭解勢馬座猶將灌夫叱邇來
白眼傲禮俗抱琴大笑入石室石室橫施石欄干羽絃一
絃六月寒蕭颯東風如意春李黃草蒲國都然歌
奏角音春滿華門花滿岸先生此技少人知古來惟
子期近聞子期老將死天下從此無山水

又贈彈琴老人

彈琴老人七十八霜白虬髯雪白髮鳳凰嘴鳴絃上
春冉冉走指甲欲舞劇少年事任俠結客長安市一
千金家未貧飯人報仇身不死前年老去壯心在老拳欲
擊太行碑今年老去壯心灰曾學淵明賦歸來三運松風
吹瓦枕東事巾車輟青苔山中鶴子松前舞世外梅妻傍
月關詩百篇酒千杯聊乘化以歸盡今樂夫天命奚疑哉

撫南花 併序

戊午二月長安子咸滿先生賜余家園東籬之下
先生世胄清快農隱西郊好延賓客種花木以娛
老籬邊花樹一叢初發舊舊清香迤邐余與之間
此何花荅曰此所謂撫南花也崇禎初秦王好花
木客有撫南杜生者聲移中人中人極於內苑王
愛之間所從來中人對曰此撫南杜生所獻也王
佳其名即以名花至今長安有撫南花焉余聞之
以酒爵地曰吾鄉先建往矣名寄草木古有淵明
菊茂叔遂得無類乎感而賦之用開函與

秦王宮裡千樹花徧搜深山與郊野國轉名園數百區

根乞子無遺者兼池明經杜撫南淹貫經史稱大雅太學
六館推才名初牧平度駕五馬一朝挂冠東門外曳杖歸
老太白下暫聞秦王愛園林筆來花樹僅拱把秦王素
撫南名即取姓字為花榮內苑流鶯啼二月與香飛滿長
安城自從鼎湖墮龍舞留得佳話傳西京西京坐老隱桑
田長髯白面似坡仙平生獨愛撫南花惜花移種杜曲邊
撫南連祖出杜曲花發杜曲豈偶然杜曲主人世間賢
前朝指碑

香松篇為商山牛先生壽

君不見香松千尺高月冷空山漲翠濤寒木不辭春華妬

鐵幹惟宜老鶴巢人言老鶴千年壽喬松之壽更不朽商
山大千冰雪骨歲寒結為喬松友松頭盤雲霧半松根
澗出空二雨南山蟠踞六百里其下東流丹江水山頭明
月善丹青曾貌喬松江心裏江水東流不知止南山嵯峨
長如此江有月兮山有松吾歌喬松壽天子

長沙弔屈子

李柏五日哭屈子年年海歲弔以詩今日南至長沙地高
聲呼君君不知呼君勸君君勿怨吳國大江流鴟夷越國
池盡不去越應與先生共水涓萬載汨羅江水寒令我至
今悲上官

黃簪行壽仲貞張翁

漢山蒼蒼漢水綠松柏綠繞黃簪谷谷中主人志和子以
竹為樓山之麓林下闌寂何所有一琴一鶴與一鹿漁童
鼓世工花塢蕉青蘇蘭蕉野菽壁上丹霞噴五嶽床頭素
書紙一鹿求道感得老還還為君手授長春錄絳縣甲子
何足數從此添籌滿海屋我本終南採藥人與君長醉黃
簪竹

彈鐵行

公子好客田孟嘗馮驩彈鐵事可傷彈缺以前食無魚彈
缺以後乘虛行古人所望領貸賤相逢如故青天見若待

彈缺始知心賓主輕薄友道變絕交成論千餘春一諾可
金尚有人君不見管鮑貧交盡人倫分金鐵北情益親悅
我於彈鐵與余

六十四

士老矣六十四嗜酒不知老將至匣中鐵龍吼霹靂
氣騰作斗牛瑞一十八歲號健兒豈有白頭及自棄君不
見夷門老區年七十風輝猶動魏公子市井交遊鼓刀人
鐵鉞出袖殺晉鄙設策立解邯鄲圍戰國侯生尚爾爾吾
之家世隄西李

題周在豐松鶴圖

胡為乎堂上蒼髯老扶疎鐵幹礪礪交蟠紆又若九鼎
露暎天衡崩雲裂石乍有無即而視之乃是江南周生溪
墨醉寫松鶴圖鶴出青城山羽毛翻翻霜雪俱松是天蓋
樹青鳳白龍互號呼松梢挂月葉橫露山房清書蔭園蔭
不羨秦帝封大夫雙鶴盤空報客罷拳足刷毛呀綠蕪不
向街園乘軒與吾生愛鶴又愛松四十年卧太白峰為鶴
吟詩幾千首為松入山幾萬重邇來作客山城真夢覺嘗
與松鶴逢何幸周生寫石墨與我相值瀟水東兀坐終日
對松鶴不翔空松亦不翔風恨不結茅畫圖上撫松調
鶴老其中

太白山房

四海吾今無以家來向山中采松花千松萬松木雪窟一
張一笠冷生涯此中大有滄洲趣何必斗牛去泛槎

贈杜海門

銀髮老儒杜陵杜老郎踏朝青溪路歸來口吐青溪渡
成一首書提樹枝枝葉葉放光明不增不減亦不住

漁父辭

百丈虹霓竿頭絲繫得月鉤沉水腹一釣六鰲出海底手
折扶桑烹其肉五島不動波不揚乘槎直到織女星

清國落花吟

朝為卿相暮田家昨日黑髮今霜華人生大咲能幾日九
十春光不我賒無錢沽酒春亦去勸君典衫醉流霞君不

歸滿園花昔日爛熳今泥沙

壬申五日新還漢上哭屈子

我在周南山時年五五哭屈子汨羅江上草荒荒屈
子此日死江水郵油煙燭張儀欺懷王選食六百里青山
六里石磯巖楚子走虎武關憂屈臣底事是逐臣空賦離
騷怨楓芷我在漢洋懷沅湘王孫芳草何茫茫家食窮瘡
棟葉米掩泪長吟招魂章

題墨

半世藏名古墨莊數礪石硯金星光朝磨千山之松烟蘇

磨萬杵之麝香我磨墨今一池黑墨磨我今兩鬢霜磨到

秋風吹曲肱不覺紅車驚鶴翔地下宜佐傳文史天上題

翰白玉堂雲漢黃河水茫茫墨汁浪翻烏魚狂稱鴈河西

秋機女捧硯河東牽牛郎道士醉後灑毫芒一天星斗燦

文章

生孫有引

甲戌八月癸丑長男崧婦生子婦南門老友子威

滿先生之孫女也先生切十餘年矣余在客舍因

喜懷舊思我故人詩以哭之

我在洋州懷南門泣下沾襟口難云當年垂涕嫺嫺約

燈照淡酒釀子將卜弟深山先生苦節我以家貧新一詩

三年依氣散秋雲別三年先生苦節我以家貧新一詩

哀歌送行余自邵至明日以情告歐子子遵父命為許婚

婦子又傳在水下紅絕雙綰絲羅痕余友韓又韓欣

歲月十餘載遺荒西徙岐周原有邵豪士卧雲子飛僕

馬黃金如滿園生情舍滿條旅邸畧成禮制為叙今布為

秘明年遊地漢水上牛缺之子讓草軒德後有張家賢

太守為結菲星雙梧根相二株甲戌之年秋八月汝孫

今已誕我孫橫眉遙思故人義老淚酒酒落盆也日與

愚松堂生語

五日哭偶子

且道離爲客古往今來皆如此

五戰門破

爲天下者不顧家漢高分羹事可嗤爲天下者不顧交生
上之害亦可醜不記轅門射戟時哀應悲壯氣冲斗我廣
漢書心不平舞虎不自促其生擠井下石心何忍令人
廢月且評

紫柏山次趙文肅公韻

雲橋入百芝蘭過客子來往疾於鳥鍾鷄鳴盡不知若何
東銜似金馬好茫茫宮海海來來也三原劫劫金華作
見禁柏山廣白雲深太遠一熱任浮沉

清明

煙景媚煙芳。卽秦人採藥陳春。萬東風吹淡沲。青峰蒼
見新鬼。奇難見人生。一似大江。水逝無事者。疾如箭。傳
逆頭大。張人君去。張人在後。面。

輓張伯欽

哲不見太白山頭有白雲
 北村瀟湘之秋月山雲水月相
 掩映寒氣滿森風栗烈又不見
 郎城四圍柏蔭蒼蒼對
 山於千尺松頭老鶴出雲山
 被雨到集部城柏柏梢掛
 月皎潔洲水寒淪淪金屑瓦
 瓦可無松竹滿溪月滿洲水寒
 聲咽蘆葦寂寞魚龍睡空亭
 暮色晚秋風

除兵歌

西家夜半燒燈處。籠氣飄飄。酒醉歸。倦倚燈檠。人想昨日。得與何通。新年古人德。與年同。時自來。學與年同。新儀正。三十總與學何如。百年三萬六千日。儘已堂堂過。萬念後來二萬。知多少。力耕心田。忙忙爾爾。

少年行

少年不知何許人，
嶮度庸粗，骨頭剛白。
山水雪砌心坎，
蜀山銅鐵鑄脊梁。
壯之年，學筆墨，
務要以來蘇子瞻。
將何所試？終南虎窟，
迎刃而解，筆墨何所似？
雷電皆真，封虎
翔兄事洪園竹萬箇師事徂徠松千章東

主人成服備戎裝羽檄飛下榆林塞中貴賓入洛陽
拜敬予為方伯又擢誠氏任元良右秉白旄左黃鉞陳阿
胡罪如鷹揚後車殿成公私門前降驛破是非為旌旗
金鼓振天地慷慨日無光臨陣酣戰三十六渠魁生擒
小醜亡南仲既歿誠吉甫已勳王然後泰宇清明德業
宏茂清廟明家駿不如雲龍翔龍翔天也飽餉驚
奔驚東道主人方盡仙西行傳舍王母堂痛飲主酒數千
石御膳與汗似蒸泉一天星斗親手種八方細羅次第
丈夫任世須如斯磅礴落落度幾時莫學陶家腰裏兒但

四言

短歌行

十五入學五十白首厥生不辰適逢陽九文儒為恥筆試
皆引登入室遂昭投糾釀成隔階四海奔走偷生苟全
耕牧鋤口邪星三楹山田百畝古人既往來者在後
一身太湖對對明明在天南辰北斗以臥在地九華二
即觀俯察萬物速朽枉枉草蜉蝣其何能久踞此半世空
兩丁惕然內省多尤多咎如衣縵袍因膚見肘視焉對人
頗一何厚中夜撫心憤新成舊告我良朋別以卮酒我但
深山姓鹿閑

立身

先咬石鑽後留水室先蹈火湯後卧露霜以以所澤
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偶成

士固宜食抱一守其堯為天子布衣掩身

又

世界自寬任之斯安充為天子虎裘御寒

又

已而已而遊斯息斯克為天子不剪芴茨

愛山

山如吾竹水如吾血骨血身體如何可別人大慈城遇山

崩裂地大火宅遇水盡滅種一畝菰卧一林雪釣一溪水
采一盤康水河一曲山歌一闌青卷難幾劍鋒勿折看劍
讀書而消歲月已而已而有口難說

磻溪

國天爲笠方地爲磯明月爲釣落霞爲衣魚不在水熊亦
能飛伸手垂綸而釣周歸

讀孝友傳詩

傳曰化自北而南故風有周南召南江漢南之遺
渭水南之近陳倉潁渭二南風所先采也孝友化
所自出也周有張仲雅歌之矣熙如張君其苗裔

卷之四

邪讀其傳猶有周南召南之風焉是又可歌也

我行周野言某其直我行渭水言釣其魚所謂伊人棄遠
爲虛

有鳥集於樊鵲翎集於原所謂伊人宜爾子孫

我歌周南其風穆穆我歌召南其風肅肅所謂伊人在渭
之渙在南山之麓其德如玉

孝友三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三章章八句

六言

知止吟

平平安安足矣淡淡泊泊何妨笑來名名利利翻成苦苦
忙忙熙熙攘攘華屋清靜靜山房明明白白放著仔仔
細細思量

漁父詞

白髮江鄉釣叟卜居七里灘頭磯下半輪水月門前萬畝
蘆洲斜陽一斗春色鼓棹長歌不休孤舟明日何處依舊
漁釣

唐臣汴河舟

卷之四

暮暮朝朝斗酒年年歲歲羊裘山山水水佳處往往來來
扁舟

長安秋夜

上林雲鎖松隄下苑風鉉竹斜簾獨集攤一醉任他月落
誰家

又

琪樹風飄上苑珠簾月掛西櫺長安一夜秋思半是寒砧
搗成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四

詩 七言絕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訪隱

聞說伊人久閉關經年獨臥水雲間柴門寂寂無車馬創
倚長天鶴挂山

披髮狂歌臥石圖妻梅子鶴兩閒閒怪來三謝丹書詔玉
洞琪花滿舊山

礪溪

望水長天一色秋荒蓋小徑穿蘆洲明主一獵非餘夢人

百經給出釣鈞

其二

替牛老叟適西周等是尋常把釣流自古大人能所變漁
翁談策取封侯

其三

先生白髮且垂綸獲伏神龍潛隱身牧野陳師七十萬倒
戈八十釣魚人

其四

一戰功成華有商功名節義兩分行夷齊諫罷登山去死
後何人問首陽

漢故都

楚炬秦房焦土傳鳳城鶴觀更蕭然終南山上雲霞氣散
作漢宮日暮烟

文帝陵

鳳集高崗似九京溪毛潤芷野人情備言黃老難為用文
帝熙熙致太平

幽居

數間茅屋倚枯槎釣水樵雲只一家舊有藏書三兩卷黃
庭周易與南華

夢

把夢思量夢更長覺為蝴蝶夢為莊因緣說破真堪笑
在邯鄲做一場

劉文靖墓

煬帝南巡尚未還英雄決策在機先太原一過李公子便
定唐家三百年

堯花

拂面紅塵散狹斜春城萬戶映朝霞芳林別有潛根處爭
似人看枝上花

過未央宮

落落荒城積雪寒農烟牧火徧長安咲他蕭相非王佐壯

麗徒迎漢帝歌

其二

漢家城闕壯圖中
紫樹曾留綠碧空
今日相逢惟塞鴈
晚來飛入未央宮

聞哭

客愁風雨夜三更
坐久獨聞腸斷聲
五十餘年孤苦事
一天愁怨滿江城

漁父詞

鷓鴣洲邊綠水波
湘潭寂寂落花多
漁家正近黃陵廟
獨釣楓江雨一蓑

昭陽殿

曉日曠曠燕舞斜
昭陽春雨浥荒花
芳艸有女顏如玉
在溪頭學浣沙

山居

自携猿鶴入深山
嶂雨溪風獨閉關
記得前年春雪後
借書沽酒到人間

山行

漫道荒源路不通
溪行十里道心空
鳥啼流水落花外
人在春山暮雨中

答山外人間家

在何處

岩前無限長松樹
樹下蒼苔野艸花
花外小橋橫綠水
邊石徑入桑麻

山中見月

桐戶寥寥後曉哀
松堂寂寂好風來
拋書自捲湘簾看
雪滿千峰月在梅

鵲衣二絕

渭陽秋老鴈南飛
傲骨嶢嶢着破衣
半被蘆花渾不寐
卧看山月上柴扉

將米桶作溫火

菊花冷落霜花飛
風動松堂半掩扉
攬鏡自憐詩骨瘦
橫窗猶作濕雲歸

踏雪曲

才向殘燈白戰餘
又為梅花策蹇驅
湖天有箇牧羊叟
踏雪紅不釣魚

渭水秋月

八百秦天倒渭河
空明水月天如磨
寒蟬黃夜下東溪
流盡興亡人不覺

五丈西風

漢相出師計魏賊
龍吟虎嘯不可測
只今五丈吼松風
殺氣吹過渭水黑

楓葉

秋風掃林靜一山西風剪葉下松梢拾來試與松梢比誰
還青紅得一般

秋風

一自西風吹盡秋心長在翠夫岑處門外無青竹白
雪鐵山多少頭

苦吟

花暖蘭干鳥暖枝孤吟人挽綠楊絲夜深除得天邊月掛
在山門青釣詩

登郭邑大觀樓

天外自圓影風吟長空雲盡見過岑九嶺蒼色老松柱三

樓東劍壁青峯

馬中四絕

空上騎來江上遊水寒山冷客深秋揮毫叫落衡陽月寫

斷天濶十陣愁

滿眼車聲客與鄉鄉聲橫掃楚天長但教明月穿雲看未

許西風吹斷行

抹山掠水通南樓輪影斜滿海秋窮到星東月落處一

性高峰和天愁

絕有長空硯有山毫端燕雨出雲間季季絕筆衡峰下刺

得南天萬里閒

旅夜秋

去歲他鄉秋思苦今年客舍又逢秋書從邊馬影中寄
在寒蟬聲裡愁

聞蟋蟀

三正霜寒黃菊老一簾月落玉鈎空客情正是秋風夜况
復蛩聲過枕東

早梅

行盡空林不見春鐵冠照冷梅花神晨霜夜雪黃昏月看
老孤山有幾人

乙丑元旦

梅香未
酌盤松應酒一卮舊茆三漚告天知版勒為謝寒冬雪
得梅花香滿枝

懷太白山房

家山深處雪重重長更翻書曝夕春碣戶猿啼松萬壑

堂動映月千峰

乙酉重過嵩園懷滿處士子咸五首

燕去梁空樹巢烏牡丹亭外是靡蕪亭前牡丹數十種酒徒自別
而陽後子咸露滿花梢月到梧

尚有園林傍帝都思君不見見雙梧池塘近日生春草入

夢莊周化蝶無

瓜種青門藥貯登先生員龍山家世宅皇都華玄人去獨

亭寂奉飲空餘巢許圖亭與巢父許由門

夢裏風光憶得真是日幸飲上流葛天民覺來無限懷人意夜

雨孤燈一老身正月夢子賦

馬南遊值暮春杜陵花落錦成茵半醒半醉閒行處三

疾溪邊少一人余與韓二清三月送

漁父詞

溪水江邊一老叟年年把釣坐江口悠然無語看江波

浪在門又在後

別竹

葉蕭蕭八河一厄斑痕苦點風風枝此行早擬思君處

院雪房獨坐時

雙竹

記得山房萬箇竹分明月下對哦詩獨來一院他鄉雪

壓客窓梅幾枝

關山月

羌笛關山月正秋征人過戍隴西頭因思少婦深閨裏

寄寒衣夜搖燭

有所思

流水落花掩斷寬溪門笛吹笛黃昏如何目暮江市路一

片寒雲帶雨痕

秋間

題首西風吹漢國羣蟻獨上望夫山蟬吟渭北秋先至人

在遠西屬未還

客窓夜雨

太白倚天挂畫屏竹籬那舍放閑情鄉思正是秋風夜夜

半又聞秋雨聲

涼雲如水蘸丹楓山雨隔簾響井桐莫怪秋聲徹夜苦

滿客淚在其中

別夜聞笛

山間泥泥掩半鼻風簾長長捲深潭終南九月梅花落

入東窗不見飛

阿那曲

石頭舊是古人妻望夫不見空留迹天下却少望妻山

然妻妻不化石

賦二絕

二月明月谷趙山人傲亮劉子康盧楊子遊仙利

曉夜雨斷綠苔新兩岸落花千嶂春世外武陵村

知何處遇秦人

石徑盤空鳥道斜虎溪南畔有八家老僧揖問客來處

笑

笑

笑

高北山一片霞

卽雪

萬里雲深鳥不飛
微茫烟樹映村扉
何人獨步溪橋上
隔釣歸來雪滿衣

未央宮朱草

呂雉陰圖諸呂安
誅劉大將必誅韓
天公欲白淮陰事
草色千年血尚丹

池遊

長江洲渚一杯水
幽谷小塘自大觀
潏影倒衣千樹靜
波光翻插萬峰寒

寒集

卷之四 七言絕

寒先姚

庭前萱草霜前冷
眼中病竹夢中還
痛殺倚門人不見
願得相逢入夜泉

客窓蕉雨

幽窓獨夜雨三更
一枕芭蕉滿院聲
太學松筠太白雪
悠然千里落江城

曉發郭令公舊第

舊是汾陽歌舞宮
蒼涼古道水煙空
三峰旭日春天曉
鵬翼連花映雪紅

韓信塚

塚在長安東門外
戊午正月訪青門遺址因拜其

下雖然傷心爲書二絕

良弓高鳥已堪愁
可惜將軍死女流
隆準子孫千載後
感陽青草覆荒丘

程嬰爲趙趙孤留信客
抱兒史未收南越尙餘韓
半在呂公一族問虛侯

山居

群嶺無聲夜未央
青山入夢是蒙陽
覺來依舊終南月
萬壑千峰似水涼

楊雄識字

共道楊雄識字奇
客來載酒餉弗茨
龍書鳥跡皆能辨
字當前到未知

見月

門掩溪風動晚涼
繩床瓦枕舊茆房
覺來松際見初月
萬里無雲在上方

太白山房二首

森樹叢中雲霧白
雲堆裏樹濃濃
雲光樹色遙相映
隔斷紅塵路幾重

天邊白雪傲高春
洞口玄冰結古松
白雪不消松不老
瑤臺月滿一峰峰

題楚寧虛中明墨竹圖

楚狂八十卧空谷種竹不成又畫竹四海一身何處家
長將筆底竹爲星

太白山

太白去天三百尺山椒古雪皓西極若教伯夷居上頭
山是蟻垤雪如墨

聞蟬

碧樹寒蟬萬里秋不堪愁聽夕陽樓一年一度西風裏
能使少年早白頭

雙花

雙花不語咲東風獨舞芳艷坐碧叢誰道幽香聞蛺蝶
紛紛只覓指頭紅

飲馬長城宿行

漢家鴈塞秦長城城下宿寒飲馬行戰骨千年堆白雪
不知何代始休兵

望五丈原有感

赤精衰歇已多年盡瘁報劉那問天曹馬封疆何處是
此原猶鬱漢山川

故園

村斷荒烟樹散楊梨空海燕落泥沙黃昏碎語東風裡似

兒孫常百姓家

登太白山

等真採藥入崑崙偶遇樵夫問隱淪說在寒後吟雪處松
應曾見讀書人

秋日送趙居士遊隴西二首

離恨一天逐客舟白雲黃葉滿川秋渭城休唱陽關曲
絕肝腸是隴頭

枯桑八月落漁磯衰颯涼風度客衣萬里愁雲吹不散
君直向隴西飛

有感

畫道玉京逾石泉牽牛誰得飲堯天巢山老去箕山在
興開張野宦眠

山中

金馬誰云避世塵空山寂歷道心真華胥國裏清涼夢
多是食霞卧雪人

山中

雨雪深山早閉門忽聞孤鶴喚松軒客來手把青藜杖
吟指床頭老瓦簷

潼關南城望大河有感

九曲河流一曲回高崑手勢巨靈開津樓一片秦時月

照圖東六圖來

道圖南城望大河有感

萬里黃河絕塞來接天兩岸日邊關古人競渡關門水真到於今棹不迴

避世

十月移家太白巔千峰白雪一峰烟烟光不冷雪花暖月在水心人在天

其二

一入深山抱月眠華胥國裡夢年年覺來白眼看浮世楓化老人海變田

病中

萬點傷心淚破書不堪回憶少年孤口中無限江淹恨說與東風知也無

聞笛

長簾怯香枕未安梅花夜落五陵寒誰家玉笛高樓上吹斷四山月影殘

漢中

禹貢梁州漢沔東關河割據幾英雄王侯老去風雲散水在長江月在空

友人文學張子招飲定在亭賞紅梅

莫望鄉關動遠愁乾坤何處不風流花神解得避人緝策倚欄杆幾點頭

壬申春岐陽客舍有懷

花鳥深山二月春松堂薛荔自抽新東流帶雪香然去誰下誰爲洗耳人

憶故園

空梁有燕巷無人花鳥家山各自春爲問神堂門外柳葉眉如黛爲誰聲

題武侯廟

星隕營中漢隕天赤精灰冷斷殘烟惟將尼父尊王義力盡漢家四百年

庚午入山

五陵無地閉榮華老至龍鍾與世違惟有畫眉狎野客飛來直上薛蘿衣

雪洞曉烟

爐中燒葉淪冰華風引烟光檻外斜惹得樵人閒指點青雲堆裏有人家

松下

萬頃綠天在樹梢松濤微夜響蓬茅科頭據着胡床聽月

下簷聲鶴喚巢

溪水

乾坤白浪日優游送盡春花與葉秋一出山門落陸海曾
無消滴復源頭

食蔗

飲食當忘組與羈菜羹飢啖勝醢卽今脫果田家飯開
關皇王一粒無

入少白山

露瀟林光連翠滴雲涵雨意帶秋飛舉頭遙見青天外千
尺孤松一鶴歸

咏梅四首

夢裏繁花落盡香夢中羨酒酌西京醒來倚着闌干看惟
有梅花敢傲霜

百花明媚關三春未到深愁委土塵畫說歲寒凋萬物却
於梅蓋助精神

絕代幽姿不染塵凝眸飲笑解迎人片明歌舞梅村曉始
識霜花自有神

雪自紛飛花自開暗香瘦影自徘徊溪山深處無人到行
客孤吟驢背來

同屬峰別茹司馬遊衡嶽時雨雪兩月登嶺次日萬
里開霽得觀海日下山陰霾如故

雲積衡陽別馬群湘山湘水弔湘君五千
里嶺外餘客上
種公墓

種公墓

鳳凰城下草萋萋秋山秋水接隴西至良道恨知何處未
落棘門鳥自啼

乙巳秋聞隴西有警思與室家遁入終南過憶山居

樂事故有此賦

荆妻漉酒兒割雞空山松火照幽栖合家共酌草堂月
聲驚起宿鳥啼

對雪

木向墮埋白戰餘又為梅花東寒臘渭川有箇羊裘叟
臥雪船不釣魚

臥雪船不釣魚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五

詩七首

太白山人

漁隱

雄關戰塞肇西京險甲中原天府名三國封疆分一水五陵鎖鑰寄孤城王侯老去河山在揖讓風衰戰伐生創痍由來非一姓豈徒失鹿是秦羣

五丈原弔忠武侯二首

荒原絕塞接西岐諸葛北征數駐師壁壘風雷傳號令杉日月耀旌旗君臣德比唐虞際將相才兼伊呂奇當日

韓愈集

卷之五

天心重昨漢治功應值沛公時

龍藏渭水中原震虎驕祁山司馬驚地盡江河分寶鼎劍揮星斗斷長蛇兩朝社稷八門陣六出勤勞三顧情雙手補天功未滅寒俄野鳥亦吞聲

和李子德寄鄧撫軍南安詩

論學西望大荒連威遠先推司馬賢龍馬陣開藏九地風雲席捲靖三邊戎機盡角關山月羌管落梅雨五天欲進伊州增樂府直須青海絕狼烟

又

武皇西顧欲開邊附驥長思上將賢詔下嫺姚出絕塞功

成瑋史勒燕然日中飲馬長城窟月下吹笳紫雁天莫調
飲高辭上賞漢家早已起凌烟

自下板祠尋東溪洞天二首

胡麻飯罷恣幽情步下東谿半日程風撼山飛龍馬逐雷
鼎大破鬼神驚寒猿失路聞三澗野鶴尋巢不一鳴招隱
儒林空作賦且將杖履共譚生

欲尋松壑挂長紉託向煙溪采杜蘅雪嶂晴飛花萬樹柏
岩晚滴翠千壑幽從太古無人跡靜到深春有鳥聲此地
曾經仙客臥丹砂點就石華明

岩泉春望

韓愈集

卷之五

硯格酒鎗一杖縣呼童荷入小壺天有無山色青天外遠

近溪聲白石邊林散花香穿雨落谷喧鳥語倩風傳坐人
素在林泉癖被安登臨更浩然

又

煙鎖松門砂迺小夕陽山殿隔南橋虹梁絢綠垂春澗鳥
瓜拖雲上碧霄隱隱石鐘洶鋤壁迢迢玉鍊勒山腰科頭
把酒滄浪側一曲滄浪酒一瓢

雁字

雁門野史著文章太乙休然紫火光瓜跡縱橫龍塞雪毫
端披拂鶴樓霜雄關羽檄傳邊將上苑帛書寄漢王春到

南州江水暖峴山新影落寒陽

秋興

終南木落千峯瘦
薊北草枯萬里秋
漢拆擊霜驚旅夢
蕭笳吹月動邊愁
誰家沽酒黃花逕
何處敲詩燕子樓
七貴紫華成底事
滄江潮眼一浮漚

過文學楊敬章河上別墅

霜遶楓樹雁連天
園外秋聲徧野田
穿竹鳥窺遊客醉
繞籬花伴主人眠
門環渭曲雲千頃
簾捲終南月一弦
茶甌呼童燒落葉
松風吹斷夕陽煙

秋思

卷之五 七律

千家砧杵過牆頭
寂寂松堂一片秋
水靜魚吞湘浦月
天空雁度岳陽樓
紅堆露島楓林醉
白散霜郊草樹愁
十年今始決乘槎
直欲老滄洲

登太白山

鐵壁噴噴開易道
石門嵐靜敞空霄
龍拖五色雲歸洞
僧曳九環杖過橋
霞彩晚飛瓊嶂足
星光夜點玉峯腰
潯川縹緲橫如帶
界破秦疆八百遙

又

層峯深處類瀛島
寒壓空山久不毛
日月東西曾墜險
燕鴻南北不過高
池涵星斗銀漢轉
雲雷漲雪濤聞關

未開君莫叫臥看板屋讀離騷

鳳泉別墅

斗室無空竹逕幽
柴扉盡夜掩寒流
日沉湖底魚窺鏡
月上松梢鶴踏鉤
才薄羞陳三禮賦
家貧難買五湖舟
乘閒且有南飛鳥
歸宿層峰最上頭

岐陽郡蘇長公祠見蕭一壁閒留題即依韻次之

一境當空檻外明
東湖一似西湖清
沙堤古木連霜落
石徑孤烟向晚生
兩賦文章傳逸事
六橋花柳繫詩情
奇才絕代成春夢
祇合當年薦二程

贈道人任長年

卷之五 七律

早歲離家事道君
空窓靜點赤霄文
鐵鐺煉碎寒溪石
芒屨敲開古洞雲
華表暮歸孤鶴老
廣州曉度五羊群
藥苗一洗東山雨
長鑊穿泥仔細耘

四驚山

獨騎蒼鹿上松灣
平見峯南白日閒
樹密掛雲雲掛樹
山空啼鳥鳥啼山
嚴兵戰鼓轅門靜
飲渭老龍峽口還
何處可藏角里竈
樵人指點斷虹間

秋日曲江對酒

獨携斗酒坐江湄
江上秋山對酒看
繡嶺雲埋虛閣白
林口射木蒼丹石
灣生風岩吼松
偃虬龍落島嶼思

東曹爲棟者尊英釐庸思漫漫

登吾老洞

天半孤峯鳥近盤山門鎖鎖老松靈石橋秋水沉雲黑鐵
壁殘霞抹日丹岩靜風生玄豹窟峻深木抱老龍蟠遊人
醉倒斜陽裡一枕溪聲海岳寬

四嘴山用前韻

風牽蘿帶鳥靈蟬鳴依巢睡正閒酒客杯吞掌上月詩
豪筆吐眼中山林餘積翠身啣去天漏飛星螢帶還怪得
漁郎輕舍棹桃花又旋武陵間

割耳莊竹林

解案集

卷之五七律

五

誰家萬個玉成群似向貧營聘此君杖化葛陂龍甲動管
裁嶺谷風聲聞漢宮有雪竿挑月秦苑無春節拂雲裘座
吹簫人已去空傳一卷逸民文

登郭邑大觀樓

綳綳終南此共齊霄樓天半鎖丹梯捲簾眼底乾坤小開
闢空中日月低玉雁毛荒山鳥怨金龍甲落葉猿啼憑欄
忽墮幽人泪却爲王孫麥飯悵

咸陽

山河仍是古國西彩鳳樓空野鳥栖燕客咸陽悲馬角齊
人函谷學鳴雞阿房一日生烽火曉鏡群星墜上泥惆悵

祖龍成底事驢山風雨夜凄凄

又

皇帝空期萬世長蜀山木盡建阿房三千男女浮滄海百
二河山聚虎狼金鐵鋒銷鹿上殿詩書火冷狐稱王千嬰
軀道爲禽僕爭似關東六國亡

有感

滔滔今古事無窮願買山田學種松浪捲江河流過客輪
飛日月轉英雄戰歸螭角王侯老夢斷槐根將相空金井
一朝藏玉匣石麟千載吼松風

中南山

解案集

卷之五七律

太

分得崑崙石骨雄星河長架半虛空鳳皇天險峰腰瘦虎
豹重關鳥道通峯湧千年浪不動松蟠百丈未飛龍白山
極目天窮處秦蜀通分一氣中

登興善寺太師閣

空外層樓天半開秦山秦水接天來山門四塞金壘水
繞五陵鎖錦雲上第侯家月墊岬蓬宮御宿長青苔夕陽
影裡遊鴻度行漸孤村處處哀

登慈恩寺浮屠

東風嚴齒破蒼苔拾級梯雲上梵臺世界三千掌上書河
山百二眼中開長天日月間今古絕寒風雲自往來續

笙歌成底事夕陽老樹鳥聲哀

自岐祖渭阻舟

山勢北來水向東浪花滾滾古今同伯才帝佐成功處
馬牧牛落日紅鴻鴈彌天來塞上桑葭滿地老秋風孤舟
橫野無人渡坐見波濤漲碧空

輓子威蒲子老人

系出青門裔胃雄范枯骨與世窮通千金季布垂然諾一
語眼明定始終劍佩每遺燕趙士農桑猶帶月泉風知君
緩步玉京上神付微星氣變虹

山村大花二首

雪山萬古照成東此夜悠然見赤峯樹樹瓊花開壁火
絲炎葦燦春空雷車拔地曳紫電星斗煥天關燭龍仙子
如知鐵鑿巧韓園不點牡丹紅

卷之五十七

七

七

白雲寒消綠酒鐸春光搖曳動荒村龍騰不借風雲力花
發豈免雨露恩道界金繩續復斷樹棲火鳥吐還吞誰教
隋帝開鑿斛浪擬空山星斗繁

鷓鴣

隴口深山問上皇何年南渡過瀟湘中原故主憐劍馬
外新交有鳳皇話裡金釵終是夢夢外芳草柱悲傷分
記得漢宮事買賦徒延司馬郎

鍾呂屏

武陵久已絕人烟惟許漁郎一往還二洞中分瓊玉觀三
泉側湧紫金天長安日遠浮雲蔽閭闔門高白雪連桃花
流水依舊在不知何處遇秦賢

延秋門外梁園有懷

洛花流水舊梁園四面荒祠散壁村池水何存巢鶴樹林
橫掩映書軒蛙驚陳井夢投轄雀避翟羅影斷門滿地
殘英春不管蟻拖紅雨上頽垣

秋日送趙居士遊隴西

冉冉楓林曳客旌絲絲楊柳繫離情積鳴笛角聲沙迥欠
今秋山鳥風并邊雪馬嘶風萬里塞鴻人聽月三更丈夫
自有壯遊志君去蕭關我渭城

卷之五十七

七

長安

長安自古帝王州故國風華逐水流高棟何年巢紫燕旄
頭無地伏青牛漢秦天地俄隋晉符趙河山忽魏周泛酒
曲江春一望楊花落盡使人愁

清秋

楊柳孤城易弄青建牙傳是夕喧庭弓望鳥號月孤影刻
落芙蓉斗七星舊壘燐光燒戰血荒屯生露滴
如響今難問波角行軍畫不停

扶風

漢國周京涕淚傷五陵王氣鬱蒼蒼龍川露湛蕪葭清
嶺蓬生蔓草周卜雨有天迎太白採風無地覓其棠行人
未度龍頭水東望人安亦斷腸

又

陵廟潛移新組豆河山曾帶舊風華烟銷絳帳鶯歌碎日
暖鑪臺燕剪斜兒妹二難著漢史夫妻一德應梁家只今
惟見時京上羽騎千群起暮笳

次慈和尚韻

望色空深散曲臺松花未落石花開種瓜人傍青門老
藥客從紫閣回華下長歌五噫去國門誰駕一牛來相逢

莫賦文通恨且盡葡萄酒一杯

山中

石門雨歇草蕭蕭半壁衡茅鎖寂寥青白隨人憐阮眼行
藏由我養陶腰咲看星斗落棋局愁把江湖入酒瓢爲約
求羊同採藥閒籠放鶴上斜簷

又韓韓先生招飲簷下種菊一畦即席賦之

長夏低眠枕簟清山雨雨聲催秋英捲簾靜看風無色兩
戶湖池月有聲流品從來就隱逸清標何處着浮名世人
欲識凌霜種須向井源水畔行

梁園柳雪

漢宮漫說柳三眠春老梁園雪滿天有意牽絲風片片無
心逐浪水潄潄驚看倪海玄生白俄見藍田玉吐烟道韞
吟吟飛絮後至今誰似女才賢

又趙梁園

咫尺延秋天一涯當年太傅此爲家園聲閣下枕柯夢逐
度原上柳絮花樹老前朝滿雨露客閒近代臥烟霞無才
懶作平蕪賦酒黃鸝曉日斜

梁園即事

龍首山邊百畝園昔人歌舞散禽言暢知好客穿花語
解催詩傷柳喧池影小山空寫無端書古壁亂闌痕梁園

賓客知何處門鎖鴉還白日昏

春盡

三川花雨老紅顏窮寇終南獨閉關丘壑易選詩酒債未
冠難借水雲閒志和把釣仍非釣巢父歸山不買山眉嶂
如簾門外掛紅塵隔斷五陵間

戊午三月間西園黃鸝有感

鵲髮如絲墮錦茵綠蕉似髮障紅塵雙柑路入園林近斗
酒山藏湖水春蝴蝶雨華誰不夢衣冠楚相何人真古來
萬物爲獨何黃鳥以鳴誤此身

江上

月上蘆林光淡淡舟停鳧渚水潭潭十年運甕心稍健
歲談兵與雪繁水鏡括囊天地默君平賣卜鬼神言菜根
已飽山癯瘠又說漁樵教子孫

洋州黃氏厚林

借是烏衣王謝堂西風草木半凋傷樹連城外江雲動易
和槍邊梵韻長絳帳燈傳山月影青細蠶化草螢光長安
間說爭戰後鵲觀風池麥秀香

樂城觀火山

山城二月關芳菲萬戶烟花似帝畿火樹燒天星斗樂丹

樂城

卷之五北緯

七

砂落地燭龍飛浮雲聲起筆蕭蕭雜佩聲隨士女歸何處
貧姬居漆室誰分餘燼照幽微

拜將臺

無情風雨入荒臺點淡愁雲鎖不開一統山河平上將萬
邦奠定忌雄才天懷國土存韓半地顯丹心赤草萊莫怪
子房號避穀良方高鳥正堪猜

登華嶽絕頂

誰鑿鴻溝種石連黃河萬里藕根穿馬鮪鼓氣騰雲雨上
白馬石日月磨崖入洞天望石門柱老乾坤擊掌上局靈
星斗散輝遶今來爲問扶搖子一嘆墜監更幾年

思不堪

憶得當年九歲孤母如黃鶯子如雛兒聞母哭吞聲泣母
懷兒啼強笑呼兒瘦是須待母哺母飢尚思使兒腴此情
一向佳話淚破愁雲血欲枯

春日遊吾老河偶成東有邵張子七二曲趙子一用

索來韻

探勝事幽可悟真漫勞宿戶閉浮塵空心潭影時時靜悅
鳥山光日日新楊柳宅邊逸晉士桃花源上見秦人有涯
生計光天付一鍾還多貧伯倫

山房咏懷

樂城

卷之五北緯

七

貧賤休嗟隱者骨山家富貴世無如茹毛口御三皇
草身安五帝居浩蕩地天與蓋其廣長江漢瑟琴舒客來
如論玄纁事笑指飛鴻過太虛

其二

莫笑老農只三畝一丘一壑樂何如運逢湯武征誅後道
在祁皛掛讓勅不盡鼓吹蛙出水無窮絲竹鳥依虛幽芳
勝樂誰同賞記在數行蠅蚪書

其三

迂儒性癖愛岩居誰謂清貧體若屈懷葛域中吾稼穡黃
農世上我無漁不須杯酒山堪醉無用一錢蕨可茹今古

雖云南面樂野人只有一床書

其四

悠悠世路轉崎嶇且向煙霞學賦似奕局天開星斗燦
輝地薦海山虛榮榮飲酒非貪酒渭水釣魚豈為魚此道
由來知者少松風水月兩如如

其五

小小看山情自娛於今性命寄山居閒雲野鶴全歸我文
馬浮車畫付渠春雨隴頭巢父播秋風江上子陵漁衰年
贏得身無事坐卧長携種樹書

其六

雲山何處結吾廬窮究終南即華胥冬病難耐七貴清不
才莫御五侯車任他宇宙呼牛馬我自林泉樂鳥魚矯然
從來憂過且不夷不惠更何如

其七

林下風流本是貧休將巖穴遜他人曾聞許子辭堯位那
見嚴光作漢臣靈風難駕鸛鶴神虹不落秦龍津天涯
覓得群鷗友連袂同耕谷口春

其八

身世百年何所為此生惟與水雲期寧隨曠野收羊鹿忍
逐郊墟被蠹蟻四皓茹芝肯白首二疏辭爵共鹿肩曾聞

東漢多名士若曾見幾學鳳麟

咏梅

世外佳人淺淡粧烟姿瓊瑤貨出雪房生來骨待三分傲老
去心含一點香商館枝頭題冷艷羅浮夢裡醉霞觴自從
銷隱林和靖肯問姚家有紫黃

岑園

遲日風回宿雨收晴光一半接延秋種花每共林和靖東
藥竹同韓伯休牛飲清流上潁水亭有亭飲上潁水風聞簫
管下赤樓中南對酒歡舞筵似為當年捉徑羞

題蘭若寺

古寺蕭蕭環碧山幽深如對虎丘閒孤雲塔映雙林斷
水天連一鳥還錫杖行空聖影陀花落空階斑斑樹木
為同三乘義柏子亭前卧白鵝

咏松

化石三千復化人一身鱗甲老嶙峋巖梅正是先天友
李雖為世外隣只有鳳毛疑白雲更無龍爪惹紅塵層陰
何處怡清賞徂徠峰頭月半輪

釣塋

孤村落日影微微宛在中央立一磯秋水天連雙鳥度
祠樹映片雲飛浮萍似聖烟霞笠長葛如垂用雪衣石

有基誰借問鼓泉浩浩鯢魚肥

已未秋故園蜀前將軍廟前古柏爲風雨所撼持以

哀之

將軍古廟柏參天烈烈高標氣浩然扶漢棟梁應赤日安
劉楨幹吐交烟水雪老共松筠節鸞鳳難棲棟棟願誰使
元神歸造化馨香永託閭宮傳

贈八仙庵道士任長年

簪星曳月舊仙翁靜裡觀空無所空渤海鄉關千里夢
門簷子五更風茹芝且學商山叟結神還如河上公一自
金蓮開瑞象仍隨引客入園中

馬塔

馬王肯墮馬沙頭塔以馬名爲比丘馬去春江塔影寂
縣故國馬聲秋平吞七曜連山落倒挂三川接漢流胡
不費諸佛力如何海寶湧皇州

和月泉吟

結髮騎牛入石關牧雲且至二毛斑見腸萊口味非淡
幾聲蕭意自閒可以采蘭可種藥或然釣水或煮山吾今
久斷愧根夢只恐兒孫無好班

其二

一點燕泥落屋梁深山夜解塢邊塘白衣人問陶門柳

馬聲喧山國桑野老行囊天不管田家耕鑿地相忘
泉石隔人世夢裡華胥是故鄉

茹明府新遷別駕因卜居河東

白水青松十載盟忽驚去住馬分行日邊驚鳴金門曉月
下猿啼雪嶺清風物五陵君入楚河山三晉我關情中原
稻稻評交道結綬彈冠浪得名

岳武穆

作賦招魂竟不返題詩寫恨恨九深江河地湧英雄血日
月天降父子心墨字元期寶鼎穩金牌故愛將星沉古今
痛惜孤臣死一死誰知生到今

摩蘭和徐明府韻

絕代幽芳世莫知獨依瑞草與瓊芝不侵塵坐如含智
德溪山豈是癡韻勝烟寒雲淡處神閒風靜月來時奇香
不入花王國空谷長林寄所思

洋州

乾坤到處是蓬萊水際華門長綠苔山共求羊同採藥地
借沮溺耕耨來老妻夜夜動機杆穉子朝朝陞釣臺六十
衰時何所事行吟梁父坐觀梅

定軍山謁武侯廟

山上松杉鬱夕陰龍蟠虎踞氣蕭森奉天討賊春秋義建

鼎尊王孔孟心羽扇經天憑海月陣雲滿地抱江岑赤
未冷星先隕隕後光輝直到今

故園古柏

太白山前渭水鄉銅柯依倚似扶桑
思如少騎竹馬陰邊戲
十餘年與客奇古人驚神力怪
情幽餅作老儒糧
接到上方
謝焦卧雲送鶴

謝焦卧雲送鶴

卧卧空山四十春林泉思爾倍傷神
入南湖曉道巾月過松巢備有色
知我烟霞癖肯使凡禽伴老身

松廬鶴友

野服皎然渡月光丹山彩鳳老同行
夢終遠燕窩堂動舉雙翎碧落靜
縹緲江湖上絕勝乘軒入帝鄉

其二

鳴輪夜半九天閑曾在孤山伴隱君
探丹信瓊窺雲夫妻蘭嶂竟仍偶
年盈千六後此身可與鳳凰群

山中盜警

歸老空林寄此身山中魚鳥自相親
宿垣眠鶴虎馴白謂紅塵避荷
長源葉清却茹芝卧雪人

古漢基

登峰閣太微連漢業先門門百年王氣光吞秦日月
雲捲楚山川地降西蜀安劉鼎水繞南陽啓貨泉帝星
星居星聚處風華通帶五陵園

波陽秋

落花落葉已堪愁况是蘆花滿茂樓
山寒塞控咽喉飛熊夢斷難祠冷
大荒文物盡孤城嘆日野湖浮

夜泊渭川望秦漢故都率然成興

渭川東下赴咸東葭葉蒼蒼木葉紅
通客牧秦宮星河一鴈秋天外
大雄得鹿處香華醉殺五陵風

謁武侯廟

孔明古廟在梁洋嚴維詩高廟繡裳王佐才平
臣期調暢關張八門陣壁河山壯六出氣騰日月光
曾成底事中原江左雨茫茫

題門人金九和堂間釣夢圖

石虎隱隱斷雙眸傳是姜公舊釣磯文武尚然資廟畧
梁何敢對光輝三千虎旅百王有八十鷹揚萬古精閑說
唐臣漁汴水終身烟雨老蓑衣

五言絕句

漁圖

截斷黃河水削平太華山侯王若有道四海盡雄關

秋思

秋來秋滿空秋月掛秋桐秋土多秋思長歌秋水東

聞砧

雲去月輝清風來簾影動誰家夜半砧搗入秋思夢

看劍

壁上鐵龍吼匣中寶氣生遙知新發日破浪斷長鯨

塔泉春雪

霜寒燠徑絕雲暗鳥聲歇把酒臨山泉浩然歌白雪

挑燈

君戎馬門雪妾吟湘浦水水心何處寄憶雪剔殘燈

念別離

馬嘶衝陽雪魚沉湘浦雲金錢時暗擲而爲卜東君

太白拾遺

素亮寒星斗皓色老巖阿向夜初來客却道月山多

漢上秋思

新月上簾鉤寒蟬吟樹頭蟬聲與月色共是異鄉愁

灞橋新柳

輕抹風前綠淡勻雨後黃依依瀾岸柳曾送古人行

其二

搖曳河邊柳柔條綠欲新年年曾有約早報關西春

無題

本是荆山璞璫玉已多年不雕亦不琢乃得及共天

蟋蟀

蟋蟀不自憐生涯在澗邊不知身已穉猶自矜成團

早梅

竹帶三分傲心含一點香年年水雪裡片片吐奇芳

其二

孤山梅幾樹早發向南柯人間風雪妬其如玉骨何

梵月

梵月下蒼苔梵鐘動夜聲聲從何處去色從何處來

登大馬塔絕頂

掌上日月度眼底乾坤空八代興亡事時指額中

秋日

秋日再至鳳泉道逢騎牛者

寒雲粘壁間壁水響松灣牧叟閒如我騎牛獨往還

古別離

獨夜拜曼天向月又獨立妾身未登山妾心已化石

丁卯

少白山七月十五夜月

早秋三五夜扶杖陟高峰可憐清冷月獨挂萬山松

其二

海猿啼絕巖黃鸝啼松月下法華寺知在幾幾峰

其三

歷歷天上星其其水中月萬象涵空而自如何說

其四

倚長二丈絕壁深千尋我在群山中往往來來幾吟

其五

疎星四五點童子兩三人知我孤吟意知我孤吟

其六

冷笑北原上倘有人夜行客路三千里何時到玉京

其七

林下難求友峰頭但獨行何處多晴鳥中有鳴一聲

其八

非下春沉露豈是秋紫芝愛此山中月高唱出菲英

其九

六經千萬言古聖傳几訣明月在天心一字不能說

其十

山月何皎皎岩花何綉綉萬籟無聲時一人吟草屋

悔

山月何皎皎岩花何綉綉萬籟無聲時一人吟草屋

萬物無顏色寒花始有香自非眞玉骨那得傲冰霜

古別離

本上望大山驚言殊谷蘭谷中蘭已老何曾一采還

其二

十歲許字君未字君道別待君年若何妾髮已蒙雪

其三

思郎曉出卜思郎夜夢香思郎郎不見不如不思郎

其四

送伯老花岸奕花似妾顏近見花樹老春殘結子難

其五

匣琴不再鼓奩鏡不對妝日日登山望閨塞路茫茫

其六

有賢妾獨耕有田子獨耕君子四方志宜其萬里行

其七

問說白登戰積甲浩無窮妾身何所似霜天秋一鴻

送劉滄源出函谷

長安老劍俠驅馬出函關別無所贈黃河水一灣

與客別大河雪洲

別離千古恨况復在他鄉愁淚化爲雪片片沾衣裳

雜咏

我有明月珠得之日南園藏在名山中恐爲人所識

其二

龍劍直千金埋在豐城土人眼不如雷寶氣何必吐

鏡中見白髮

吾面成老醜吾髮成太素同照吾胸中丹心還如故

無題

萬愁結一生千卷卒吾歲身世兩悠悠不知何所際

五臺

人道五臺高我道五臺低人心才方寸其高與天齊

高洋城

天清江漢空地秀峰巒起雖居城邑中却在深山裡

問柳巷

燕趙豪傑地遊子徧相親借問誰知已還是五陵人

古別離

折柳送君行遠赴黃花塞言念接筆人但願貪相對

其二

去秋塞馬來今春塞馬去馬亦有春秋良人知何處

其三

大埔之關隴臨別炊爨屢封侯抱得不如不別離

其四

自伯之盧龍妾髮亂於蓬髮上有青帛角是伯手封

長楊宮

山荒日影瘦野澗鳥聲微武皇遊獵處惟見白雲飛

聞蟬

前却夕陽樹莫使寒蟬吟蟬聲自不苦何以懷客心

古別離

低語問歸鴻幾時到海岸爲我遺寄書不如借羽翰

其二

寒衣催刀尺欲剪却又住但恐久別離腰腹不如故

其三

只見海燕去不覩空鴻來夜深無一語明月滿蒼苔

其四

床頭一尺枕勝於千里馬馬令長相思枕令長相見

其五

剪刀解玉環一解永難併不怨郎負僕但悲妾薄命

其六

髮初髻時良人之桂林妾今頭已白不作白頭吟

其七

送君折柳枝思君行柳陌柳色年年青妾髮漸漸白

其八

聞左同時發三年戌玉闥出門問丘嫂嫂上望夫山

其九

妾家南海岸夫戍北冀州妾顏雖未悴堂上雙白頭

其十

過子才三歲今能耕一丘憶別河梁日携兒進酒旣

十一

妾識反泉兵自上古良人不遠征焉得王事恤

尚友五首

通則士有事窮則士有志大哉管幼安嗚然以自異

其二

春艷滿柳妾寒知松柏節大哉蘇子卿其道能餐雪

其三

廷堯可薦天却棄不受賞大哉魯仲連一嘯兼天湧

其四

天子交布衣布衣友天子大哉嚴子陵清風長江水

其五

日道數且佩無道員且戴大哉陶淵明悠然松菊對

曲江

爲同前朝事石人不點頭興亡千古恨江水自悠悠

嫁長女寒梅

荆釵園有木竹筍園有竹含淚送之門登車顧食星

三友咏

天下歲寒時喬松貞晚節鬱鬱南澗濱滿身是水雪
天下歲寒時幽篁極勁節萬物盡凋零此君乃傲雪
天下歲寒時梅花芳菲節艸木正寂寥玉骨偏宜雪

牧羊三首

卜式牧山澤十年致千難天子問其術水美草荒荒
春秋候霜露寒暑順陰陽幾番調燮意用之於牧羊
深山無箇事終日收水雲佳種宜芻養非種勿敗群
漢大儒國西夫子之墓

蒼蒼太華山洋洋黃河水聖人百世師西陽夫子

山中

乘騎入空谷伐茅作一屋深山不見人但有康輿鹿

鳳嶺

千峰環四面萬壑繞群溪石補青天近劍衝牛斗低

竹孫

高節尚未著虚心已有之一段凌霜志便在出土時

六十四

吾年六十四作客漢之陽身在即桑梓何勞憶故鄉

其二

萬物爲一體萬國括一囊共遊大地內何處是他鄉

梅花

林下長松交山中高士妻萬花總艷麗孰敢與之齊

哭待輿

三尺薄小棺一塚聰明骨千秋萬歲後知汝惟明月

閑吟

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霽雨楚山雲湛湛吳江水

其二

火烈不求明水激不求行掛帆江陵道一日千里程

棧閣

金牛通蜀道木馬出秦川昔人爭百戰今日是荒烟

皇者如天地帝者無內外後世阻河山盜賊憂方大

棧閣金城峻鳳嶺土壘堅如何王者起一姓不千年

洋州五日哭屈子

三閭天下士豈曰楚無雙云誰知屈子湛湛汨羅江

萬里瀟湘水東流入海洋海水有時竭屈子怨無疆

題王孝子廬墓壁間

四壁蔽風霜數椽遮雨露問誰居於斯王子廬母墓

馬

冀北馬千群龍種亦無幾誰憐拳毛騶朝邑脫鼠尾

山中

不知晉與魏那藏宋齊梁世風雖五季吾道自三皇

農談

南野老農老東皇春復春乘時勤播種盡悴救吾貧
智能辨救麥勇足剪荆榛吾生真事業農圃老此身

又

天公善灌溉使我任農桑得志行吾道一犁老淵陽

偶書

湯武無事功伊呂寡經濟道德開地天三皇與五帝

晴窗

晴窗無事功伊呂寡經濟道德開地天三皇與五帝

晴窗無事功伊呂寡經濟道德開地天三皇與五帝

晴窗無事功伊呂寡經濟道德開地天三皇與五帝

幼子鶴齡

幼子十四歲便能咬菜根喜他淡泊性伴我老松門

幼孫樹州

生人未十月嬌戲咬菜根草堂無箇事含書弄幼孫

咏梅

天下歲寒日嶺梅吐雪中三冬無此物四海盡雷同

昔曾列十友今得值霜瓊爲抱幽貞志不知天下寒

崇禎儒將五首

蕭娘與呂姥權崙閭外師縱盜通天下君王猶不知
高冠而大袖揚眉而掀鬚滿腹蘊韜畧者也與之乎
白面朱衣郎孫吳未入夢奇謀過尾之敵曰免勞送
朽木本樗材而爲大廈棟棟摧厦亦傾德使賈生慟
說起前朝事至今恨不平大將稱走狗膝行見書生

新集

卷之五

七

太白山人樹葉集卷之五

詩五首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已未春抄青門朱千仞招飲即席得空字

不見邵平宅瓜田有路通
奔殘紅散雨麥老綠生風
鷓鴣星河淡龍池水月空
布衣藏斗酒還與故人同

五陵

恨望五陵道百憂集我懷
銅人絃管歌玉虎爪牙摧
唐井龍辭水秦苑鹿遊蒼
近聞闕吏語紫氣自東來

聞蟬

萬古淒涼日年年最是秋
一聲蟬在樹兩鬢雪盈頭
雲白

天應老草黃地亦愁悲歌
動壯士淚落百川流

乙丑孟夏寓清園曉聽黃鸝有感

驚心花外鳥啼過客聽幽
夢斷槐根月人眠挂劍丘
星挂天欲曙露冷坤如秋
莫道山陽笛聞聲憶舊遊

浩然之氣

我有浩然氣寥寥結石林
辭賦空懷古牧樵半友今
愧乏補天手且安達地心
無人知此意松月在高岑

山村曉發

獨步空山裏荒村斷岸分
杖屨松嶺月天惹柳塘雲
野色

花千片秋聲馬一羣鼓吹不到處天籟有時聞

登觀經臺

仙蓋何所有晝夜丹丘明
雲點山中色風傳木外聲
青牛俯月卧黃鶴橫空鳴
杳矣猶龍子徒思望氣迎

鍾呂坪

一徑通幽島山花處處芬
穿嵐鳥影沒傍岸水聲聞
丹臺明松火葉畦繞鹿群
道人橫鐵笛吹斷橫頭雲

春日獨酌浴泉山

白雲自有約引我入松門
欲覓溪邊句先開石上樽
水瀝花窠親林鶯鳥爭言
解得空山意剪嘉結小軒

送馮別駕之湘南

一駟離別酒千里馬負心
官路衡山遠鄉思渭水深
湖光印楚月江色倒荆岑
何以贈吾子囊中有素琴

松葉露

深山綠蔓雙珠玉偏明妝
妻迎風動弁星戴日光數
人千眼淚琪樹萬花香若
化竹林米留爲風鳥糧

其二

萬斛松梢露清光對石樓
空懸子的寂照影幽幽泉
幾香難壓桂飛月不秋三
株樹未老結果在枝頭

少白山房

南山有一士卜築碧峰面蕭丹嶺松茂蘭幽溪山
青眼老雲橫白眉齊不識春將盡種花已落遲

安分

一身寓四海蟻蟻附鵬鵬雲縹緲折先花必早列蟬
宜在幾尺頭莫伸腰吾舌與吾齒書天是所招

仙遊寺

行入山深處蕭蕭古木疎板橋虹臥險高壁嵒飛虛
春殘藥雲埋讀經書誰將火宅破殘刻古皇居

其二

破寺幽林下紺園秋水幽聲明環響松出樹根香
金繩曉飛西嶺杖口乾地虛現太靈曾希希鹿野

秋沙同牛南山先生僧無息遊王中丞受國分觀

行到林深處溪迴竹徑斜寒禽驚落葉殘日淡黃花門
遙山雲橫飛天半雲誰知歌舞地一似楚人家

泊渭川

渭水秋風夜漁舟罷釣竿得魚不得玉偃仰在河干山色
楓林晴遠聲鴈陣寒非熊黃卜後蘆花滿江灘

客趙氏中別墅

空齋多古意清曉似春源松菊分三徑酒樓合一村山
窗外松竹掩澗邊門客有香餅若耶云代素願

吳日客恒州偶憶昔年卧雪太白悠然有感

少年就隱遠終歲在山阿日月白雙眼乾坤老一螺
星斗陣酒飲漢湘波不識蒲團上何緣見雪嵒

述懷十首

行年四十九畫室入中林魚釣富春水垂門太華陰一
松柏竹百折雪霜心孰謂蒼源路蕪迷不可尋

其二

行年四十九身世兩茫茫亂恨乾坤小貧安日月長
朱漫快歌風塵通征爽彼孤山士妻梅滿屋香

其三

行年四十九食日萬三千盡富神仙字焚竈千
仲蔚宅瓜廬即平田即此歸休處寧然別一天

其四

行年四十九益動知非心為慕黃農古却忘魏晉今功名
謝竹帛事業在山林去去休淹滯桂叢待綠陰

其五

行年四十九方外覓幽真嶺嶺吹笙子長安賣藥人江湖
萍一葉雨露花三春自古難天上不飛帝里塵

其六

行年四十九前路斷青雲擊碎都郵枕追隨處聚群阮

那可更鄭谷尚堪耘菑彼南蘭草空山自茹芬

其七

行年四十九七十古稱稀烏足蟻龍駕收得機變非
不可諫今是貴知幾越相賜夷子五湖早早歸

其八

行年四十九衰颯雙斑始悟南柯夢若教北郭開韶華
嗟逝水歲月老空山尾勉躬耕事農公族可攀

其九

行年四十九舉手謝塵寰三顧終難遂二毛近已斑枕流
揮灑水採藥入泰山食得蜀陵路迢迢不復還

其十

行年四十九老至愛幽閒一去烟霞重尋水石間三
竹繞徑對樹桂幽閑逐世不如意衆人應出山

湖南

洞庭木葉落四面起秋音獨坐江潭聽如聞渚畔吟清湘
帝子漁白日大夫心楚水流無盡離騷怨至今

望月望

西極見丘峻湖南嶽與齊玉峰天一柱雲霞雪千溪俯視
扶桑日仰開閭闔雞夜來望皎月桂樹露寒妻

早春

五陵雨柳含八水煙鄉村社燒熟白眼看青天

長安早秋

蕭蕭的的春苑新涼蒲漠漠山客未復雪林意欲別風聲冷
離愁初歸吟月下桐秋聲徹徹夜起愁發白頭翁

送馬別駕之湘南

前北初歸日終南再別時征鞭帶雪起去馬嘶風遲卧聽
湘水思行詞漁父醉襄陽遲故老須問岷山碑

秋杪遊洛京口號題惠處士舍貞

谷口似堯源溪聲林外微樵歌隔岸聞鶴影入雲城裏日
淡荒村落霞明遠雪空山一枕流承洗是非絕

山中

空山松月冷夜坐未央時演老顏如鐵長愁髮是絲君
兩問極忠孝一何虧欲問青天意浮雲橫縱馳

草堂坐月

草堂一片月長與故人期永夜彈琴後焚香獨坐時梧桐
不靜語語亦無知只此南山更愛吟醉白詩

春杪經蘇一別墅

誰家雙燕語語裏恨春還紅老花熏日碧凝水隔天泉
石僻雨香長艾窗烟竹里然茶館不知是藕川

其二

春老荒城下東風已餒遲睡中針出土水底變耕天萬事
花間露百年柳際烟小舟如可買長釣飲龍川

與蕭雪山一泛舟東湖

酌酒東湖上鏡開水不流風亭寒白日煙柳隱孤舟城郭
沉波底荇藻長書樓客懷多少恨獨此不知愁

鳳泉即事

曳杖南村路斜通白石間林幽禽語靜川遠樵歌閒綠
松邊水青來寺外山華清三百里流禍尚潺湲

正月十四日夜宿靜光寺值大雪

曉向城南寺北窓枕石眠一燈傳佛火片雪濕茶烟
鐘敲夢松杉鳥語靜此中方寸地猶是太平天

題孫羽士艸堂

結草青山下開門碧水邊雪潭雙鶴色松嶼一爐烟
水壺月洗心玉井蓮吾將婚嫁畢採藥共林泉

碣溪

東辭太白雪西謁玉璫宮一水蘆花外兩山翠柏中周南
熊夢遠秦國鳳樓空歷歷斜陽艸秋光自昔同

山窓雪竹

望後春雪半山窓雪一林迎風不折節待月本無心瘦

梅花骨清飛玉鶴襟懷太古意梧柏是知音

癸亥初夏有邵立洲崔子爾遠張子泊弟十一馬子

三自弟八招飲耿園即登西城野眺

孤碑魯城裡嚴疆綠水邊稷祠萊園古縣廟世紀賢天倚
秦王劍文流漢史川雍原一日飲上下數千年

過有箴

勝帶五陵聚萊城瑞應全具人天子貴師道大儒賢水繞
龍行地山環鳳落天英雄僅間氣不盡萬斯年

其二

公卿前代盛內則至今傳蘇文天孫巧夢妃聖母賢

周八百詩緞錦三千更有正光女馬生津水邊

丁未仲夏同牛德徵東湖分韻

步出鳳城東烟溪繞碧澗潮將天作底雲以水爲空人醉
瀟湘月馬嘶楊柳風星河如可度星泛一燈通

贈醫者王老人

老人年八十醫隱瀟洋間濟物資神水養丹煉大還前朝
衣冠古近代是非開問子何師友叔和諸系攀

鳳泉山口號

十里烟霞路一灣水竹村榮枯隨化育俯仰任乾坤古木
風生嶺野燒雨斷痕兵氣克海嶽谷口尚耕耘

寓儒二首

乾坤大父母容我寓儒身
混俗應牛馬感時泣鳳麟
文章俟後世學術法先民
陋巷雖寥落澗樵有二隣
青山歲歲舊白髮年年新
鏡裡觀今我老顏似別人
乃卜林泉地以藏釣牧身
優游無一事何必問麒麟

曉度梨園

七里延秋路西通百畝園
烟雲寒入袖星月冷侵門
竭策銀書斷蛛絲玉露繁
興亡難倩問樹上鳥能言

五丈原和大復山人韻

丞相出師處陣雲千載陰
河山分鼎足日月正天心
原上

長星隕域中大漢沉英雄
不盡淚渭水亦悲吟

秦太學德英樂室

半畝越人宅山城受一廬
茶烹春橘露酒醉老筵烟
書藏江湖湧應盡島嶼連
籠中存雙理泰道合坤乾

其二

爾珍爲隱相席上又圓蒲
損益三才理觀占八卦圖
海山嶺星帳日月入水壺
望鳥呼名姓藥爐一酒徒

九鼎寺

望寺青峰下嵐岩俯晚晴
雨花連月墜飛錫帶雲行
袖挂有嶽樹松吟無字經
應從廬嶽社戴髮了三生

戊申客中南趙一書樓值春雪

別業南山下幽如立
宴居煙寒千嶂雪
人醉一樓書風動
松微僵水消竹半舒
願言學董仲卿以樂三餘

鳳山別

七里鳳山寺飛來落遲天
溪雲寒古六徑草宿荒烟
鳥說三區吟始是福如何
三咲地一水自涓涓

太白山

危峰千尺雪潭水六泓
秋水結炎皇夏日寒赤帝
秋燒餘松似星狎後度如
牛此地有樵叟長披五月裘

和孫太初退宿雲庵韻

極目中峰上皎然古雪存
毒龍出鐵鉢關虎解松門
半松客雙膝九年新一言
惟餘柏子樹僵蓋倚南軒

卽事

五陵老壯士就食漢陽川
種荳南山下雨多成萊田
年桑過七九才魂將三千
命也既如此安貪莫怨天

過陳倉道次韻弔韓淮陰

桑垣漢水上構禍未央宮
天欲臣心白地留草色紅
將軍九鼎重呂雉一門空
猶幸兒三歲曲成賴相公

元日誌筆

四海家何在微軀僭隱淪
冷簾花寒雪棧劍氣動星辰
日

丹心猶霜凝白髮新聞將無用手江上理絲絲

柏子樹

余於家園手植一柏高七尺曲柯如蓋重陰丈餘
余出山嘗卧吟其下避亂漢上三年田宅井里皆
可忘所不忘者柏子樹耳憶之以詩示愛不能割
也

蒼柏家園舊青柯儘盡披枝曾慫屈賦葉每入剗后五柳
分森兩七松其靈姿主人如鳳嶺誰咏歲東詩

遷於漢

昔時終南雪今漢水烟鄉園千里遙日月寸心懸大

從通轉長林任鳥通乾坤同道旅何處不能然

黃以壽聖松友覺而書之

華城初遷適太白侶經年立破簾林雪歸同甕爐烟青山
生遶觀硯海泛清漣此夜仙禽黃淡痕滋渭川

用唐宮女結句憶松友

過子弘農道摘歸太白巖老水潭素羽旭日映朱顏入鏡
欣相見消覓別雖然今生過去也重結後生緣

其二

方外求良友孤山鶴子憐閒籠知報客聞霜解迎仙月下
三雙映雪中一足舉今生過去也重結後生緣

其三

林下置僧老谷中有羽仙呼名應似響教舞走如旋繞案
聊書卷就床避野烟今生過去也重結後生緣

其四

冬仲浮潭水鴈初渡瀝川竹林依舊在柳宅尚儼然一別
草玄星大歸羽化天今生過去也重結後生緣

其五

乍憶如相見人思却盡然荷裳穿浹雨松髮挽愁煙爾及
清涼國我願離恨天今生過去也重結後生緣

遊新寒有引

新寒山中古村名也自外言之村在山腹自內有

之村在山腹相傳數百年桑麻茂美風俗醇朴有

古朱陳村意雪木遊焉美其幽也故賦之

荒村寂寂耳定在山中央壑靜桑麻美岩幽桂柏香兒童
多古意鷄犬與尋常食酒猶桑世人間魏已亡

其二

八月西風裏騎馬入山門鐵壁封蟬篆沙洲印鳥痕客遊
懷舊世主醉朱陳村別時數致意莫與外人言

九壠寺

夕陽林下寺適在衰斜東花墜天爲雨經翻洞有風雲封

半塔嶺楓老萬岩紅秋意忽搖落方知色是空

西岩雪洞

古洞西岩下雪消瀑水來氣寒千嶂雨浪吼半天雷雲破
星懸戶山空月掛梅寒人境外到處是通萊

再登鍾昌坪

萬木陰蒼樹十年卧雪霜書眉雙迭足甲寅歲燕子一樓
賴已已盡衣惹煙霞氣鑽噴牛斗芒重來嘉慶處可是舊
雲房

答人

問我若相意幾許無所云手持蕉葉扇笑指鹿康群林
天無日山萬地出雲丘園希東南白賣自感文

即事

獨坐荒園程榮屏盡日仙人憐梧樹老天籟竹林青斷
思秋寒亂鴉集客亭悠悠岐國路行者要離寧

西遞

青山薛白鶴齡首走紅塵竟幾丘園舊風華異地新萬方
誰樂土四顧盡流民秋水蒹葭老伊人何處詢

又

客入西京路千村萬戶村雲生天似火川竭地無青赤
碧周廟甘棠德召亭美人如可遇處處新盈寧

十月見梅花

十月梅花發先天賦性剛康東方見色雲撲始聞香鶴子
依仙侶竹孫友異芳華林千萬樹還此不凋傷

又

曾借孤山種仍移處士家傲分松柏骨清吐雪霜花淡月
漏峰影勁風不動權廣平初作賦芳譽滿天涯

又

未過過錦梅英發早冬紅塵將一染白雪覆千重傲
容世清心可友松山靈如有意長使野雲封

又

空山種片玉寒谷少知育骨帶冰霜性香傳天地心黃
何處宿粉蝶不相侵惟有林和靖湖山日咏吟

有懷

去家已六月落拓只孤身畫簾黃農國夜交沮溺倫有
甘藷伏無志躍龍鱗偃卧周原上晨昏思故人

詩長短句

天河

天上有大河夜夜煥其章海底有白日人人見其光君但後名而先實實之骨名之色

壑峪行

壑者城郭溝洫之名故何以名南山之谷口將毋鐵壁削空顛倒牛斗日月恐墮而側度虎豹愁險而空吼或排田疆力或開五丁手然後梯虛樓危通人行走行人走峪如走壑老樹杈枒倚長劍壑下鬼火乍明城壑上仙燈發光烟仙燈鬼火燒寒山驚得遊人遊竟斷疑是天上天河壑壑下小星敢作亂鶴鳴破曉冠松頂虹駭危峯駕天半天半危峯掉太乙羽人木客在石室洞門風曳水晶簾如連吳門練一疋石髮連空陰挽雲峽口咳險晴嗽日日瘦霞淡溪聲苦揮雷一變無所覩霧巢幽壑神還木黑堆長峽鬼移土雷電磨真老蛟戰怪物出入雜風雨雨絕風斷雲吐松乃見老人踞松峯綠髮高丫雙日月笠服霞霞裂芙蓉揖問先生何代隱自言卧雪八百冬劍杖中出解開虎金鉢南潭貯毒龍毒龍已伏虎已擒開山種石白雲深太自之句我不和太初之詩我不吟唯有蒲團坐空林如葉一撥浮雲散中天白月是禪心

行路難

行路難前日行路難今日行路路更難小路荆棘克大路龍蛇蟠路之左右斷岩絕壑險不可言幾人到此挫心肝進亦難退亦難世間亦有行路人阿誰如我行路難掩袂高誦行路難斷魂落魄客心寒

寓恒州聞歸鴈有感

春歸鴈過錦臺鴈已歸鴈又來塞北雪消春草深終南青傭免毛頰徒將海日屈屈歌一歌屈屈一徘徊爾方歸鴈方來鴈來鴈來胡爲乎來談

天王家

貧思富賤思貴孰知富貴反多憂富貴無如天王家來世勿生真可嗟若非強臣遇還思不死吞丹砂向天拜求天知爲帝子爲王嗣須及王家承平時

表商間

商客識周王聰明自非常舊臣面新君禮賢羅四方虎者封其墓生者表其鄉獨有扣馬進諫人白竹秋風妻綠莽此義士也去之何方微不採兮水不飲空使民到於今傷公望公望侯於齊疆

明妃

在大漠之世文武多士帝戒匈奴釐爾女子

大言

噫嘻嗟哉安能一拳捷平天下山一氣吸盡千江並四海
通關塞埋戰壘不願聞黃帝有涿鹿之戰不願見殷湯周
武吊民而伐罪但願盤古不老三皇在茹毛衣皮長不改
吾書虛卦都不用於於唯唯億萬載

釣竿

釣竿釣竿在河濱暑往寒來春復春江湖地迥集漁者漁
小任魚是良人綠草茫茫白石紅紅

仇指

以仇魚網羅仇鳥獸斧仇薪樵盜仇富

感秋篇

秋秋荆南對北雨東隴西山秋水秋月秋雲秋無處不是
秋衡陽行斷南來屬湘湖滿湖採蓮舟逐客新添去國恨
佳人雙雙燕子樓四運何時變楚古來惟秋金風殺物時
候載酒荒丘極目望望浩渺平收眼底無數奈李枝兒葉
落凋盡風流斜陽一色青黃者知是松柏不秋

溫泉篇

伊昔溫泉春鳴琴酌酒泉之濱於今溫泉秋岸巾高歌泉
水頭泉水澌澌流澗中黃葉述天下寒空玄霜不萌石蓮
碧白露早凋楓樹紅石門封字篆銀蟬鐵壁現色勒玉牀

黃裳小鳥啄翠柏黑衣老猿上枯柯枯柯翠柏吼狂吹

頭百錢曾買醉潦倒糊塗呼山公主入扶歸荔蘿蓮蠟
雨雨荒源洞夜半敲醒山寺鐘星河一鴈秋天外破月倒
掛洞底松荒洲暗分長河水老鶴眠路白雲峯雲陣橫掩
太白雪河勢斜通渭水涼種瓜壠山空留恨賦賦甘泉時
未逢猶難折水與滄浪派行洙泗欲朝宗

老槐行

噫嘻嗟哉汾州之側不見禿髮仙槐何時風雨夜移來
千年山村欽岸栽噫嗟怪哉淳於夜守南柯郡麻姑焚僧
海上村風輕露白月滿苔隱隱縣竹奏荒臺噫嗟怪哉
日老朽如剝舟於今蕭森不忍摧主人親說同公至手按
丹粒投枯胎六月扶疎蔽原堊斯立吟哦綠陰下其上五
榻凌摩星斗其下五杓不知其何所之也胡為乎皮甲錯
矣不剪伐只為天子曾繫馬

漁父辭

渭川有漁父自謂善於漁巨網結小孔不漏三寸魚携向
絕流處一網得百魚小者既入網大者焉往與嗟彼渭川
叟為漁良非惜焚林以為獵從此歐必絕竭川以漁之起
此魚必缺君不見漢家結網漏吞舟江海河漢魚滿流

題前一書穴

蕭子不憤居故將士為房月九補破牖風帶掃書床竹
老紙橫山水上短牆門外千梢瘦只為一夜霜其間後
昔歲家正蒼蒼上有五色鳥結巢對草堂三年養得翻影
者一日扶搖入帝鄉東家墜穴黃雀偷入西家啄其糧
主人麾去復還來只求果腹樹山桑

家常吟

米汁饑碗菜根一簞木棉之袍簪皮之冠露華白山場月
釣渭水干更喜數椽清寂前簾飛瀑後屏大簪客到山家
第一味客去松枕日三竿誰道茅茨小如斗中有乾坤許
大寬

規義姊林氏烈婦

嗚呼嗟悲哉白山之號渭水之鄉遇有奇婦人烈烈丈夫
行生前信誓期以偕亡死不寒盟心嚴白霜謝林風將歇
口絕九日之粒顧家秀已摧頭縣五夜之梁素手挽風化
白練絮細常一點鐵心九曲石腸伊誰可比磨斧之芳

閨耕者

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
渠夏豎

同社弟雪山醉後書懷

一身家四海兩腳歷千山千年古道行人絕一仗荷月

往還

蟻蟻歌在太白詩中因思而作歌
蟻蟻蟻汝何不幸而為蟻蟻母蟻蟻子蟻蟻兄弟蟻蟻
孫蟻蟻世世蟻蟻傳蟻蟻生於蟻蟻長於蟻蟻死於蟻蟻
尚不知身是蟻蟻蟻蟻蟻汝何不幸而為蟻蟻

明妃

紆不如安命略不如守正去紫蓋兮怨而不怒妃之性
郊青塚宮人針中永耶促耶千古流風鮮人駭客嘆晚
臨仕陵延壽於妃有功

咏古

婦何為而遠行術何為而早傾爾才爾貌生也枯死也

雜咏

人之官仕可以勝親戚而鄉閭里況乎妻子人不官仕
饑饉寒先自妻子而况親戚與閭里故愛我者勸之隱而
利我者勸之仕非不仕也吾見馬嘶人吾見虎入市惡乎
仕

親靜虛魏先生

此老有知人之哲

昔年八十九我年四十九七十古來稀與君別不久君不
見法度支道林一處一生一先一後追隨地下作冥友
過李青蓮陳希夷騎驢處慨然有懷因成口號

藏

六則藏

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六則因乎時者也時者無可無不可也可以行則行可以藏則藏可以見則見可以隱則隱可以仕則仕可以卷懷則卷而懷之因乎時也先民有言曰學者貴乎知時時可有爲而無則行則見則仕之才時不可爲而無則藏則隱則卷而懷之志此皆不知時者也或曰堯治天下而洗其耳漢之季天下大亂出腐中而許人馳驅其亦不知時矣乎曰否有許由之志則可無許由之志則不可也有武侯之才則可無武侯之才則不可也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辱也爲不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固也不辱不固是謂知時故六則因乎時者也時者無可無不可也

言箴

日月無言而萬古明天地無言而萬物生陰陽無言而萬化行蒼龜無言而萬事靈故孔子欲無言而老氏貴守中也

南遊抄序

唐午九月最司馬紫冠約
遊南嶽出關由慈耳驛路至襄
陽漢湘洞庭長沙數千里目擊
明末盜賊焚劫遺陷藩傷心不能
無言或曉吟一句或暮構一詩

以淚和字以愁結因成小章二百

太白山人李柏識



太白山人李 柏堂木著

通函谷關論

易曰王公設險以中其國予謂王公守國不在設險三代以後兵莫強於秦地莫險於秦內外六十四關而函谷居一左氏謂崤有二陵史志孟嘗君鵠鳴出函谷關杜南朝東來紫氣滿函關駱賓王謂皇居帝里崤函谷秦據崤函六國之兵仰門而却步秦出虎狼之師次第削平六國說者謂秦門塞之國據函谷之險然而恃險不脩德戍卒呼函谷舉安在乎其設險守國也故王公之險不在關

臣道小人雖無險可至千萬世也親小人遠賢臣雖有險不能一再傳也故周曆八百而秦亡二世後世王者親賢則五服爲守而九譯來王近奸則呼朋引類傾覆我城郭弟我關隘揖盜賊而入門矣近世嘉靖天祚以來篤實君子在草野虛文小人滿朝廷上欺其君下虐其民不堪命聚而爲盜盜滿天下由盜滿朝廷也卒之六龍失御社稷丘墟秦關燕城無一可守則王公之設險安在乎茅元儀曰關場之小盜易城府廊之大盜難除王若能使廊無盜則省會無盜則郡邑閭里亦無盜是築天下人心爲函谷也又何設險守國之足云

過熊耳山空相寺

九月十六日自磁鎮東行七十里宿於山村村東五里許孤峰插天滿林黃葉而山麓百畝草木皆青予疑爲古楚城村人曰此熊耳山空相寺也予曰熊耳兩山對峙今止一峰曰一峰在東十七日昧旦起東行入林霜白如月寒中滿望此地猶是綠天一僧羅聖牛出耕一僧年五十餘問大代山門披短衣出視揖予入一古塔破裂殘碑縱橫卧階砌宇廢城不可辨雖旛極香微金繩斷絕而剎古山由知爲一大道場也予曰昔全盛時僧衆幾何曰八百人自明季盜賊數萬屯據兩月僧房佛龕化爲焦土今所存者灰燼之餘也遂導予登藏經閣僧曰經焚半吾斷補之閣焚半師募之予曰東海行復揚塵山河大地終歸劫火閣何必尊佛說經八萬四千不出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不出般若心經般若心經不出無字經何必補西廡有黃面瞿曇問予言出相見予問僧願幾何僧曰安問歲臘吾身尚是壞相子曰惟空不壞僧若四大非有五蘊皆空空無所空即空諸相是爲空相僧曰空相者因達磨人涅槃此山人從葱嶺來復見變覆西還其名空相以此予遂高吟曰空空空相寺相空萬法通不空不是法是法空不空惘然然予出山東行夜宿韓城

過韓城

九月十七日自熊耳山東行八十里複嶺重巒絡繹不絕四面連山如黛溪水環流驢背遙望如牛眠如鳳儀如蛇蟠獅象踞者纍纍也其中皆天垣大局局內或數千家數百家聚落倘基皆黃沙蔓草寂無人烟嗚呼此固盜賊焚劫之餘也盜必有所由起誰為厲階而使至此乎迨遲東南忽見平洋敞豁天地散朗千山拱翠群溪繞碧予告同行者曰此地龍虎盤踞為王都則不足為侯國則有餘必限國關東諸侯之一國都也海尊遇父老年七十餘子揖問曰此何地曰韓城曰古之韓國乎曰然今何屬曰宜陽曰韓相張氏故基安在曰基不可考而子房墓在東北子房以家世相韓秦滅韓子房散家產得滄海君力士劍擊始皇不中後相漢滅秦報滅韓也及項羽殺韓王成追羽固陵逼羽為江報殺韓王也故曰張良始終為韓子房韓哭張良非哭良也哭後世無為韓報仇者日夕市北關杜絕祠演伎扮程嬰存趙氏孤子觀伎哭程嬰非哭嬰也哭後世無存趙氏孤者

同山中老人

九月二十二日自河南府汝州魯山縣曉發入山南行四十五里一路老木黃草楓葉染醉悉是廢井荒村絕無人

烟午至山店茅屋八九間塲面飭形衣服襤褸男婦十餘人賣餅飯行客旁一老人年幾八十予問李自成殺掠河南故事老人指所居山村曰昔為山市居人一百二十家李自成作亂男婦老幼盡於鋒鏑止留一僮僕老叟非僕亦殺之矣時予食方半餅不能下咽反袂拭淚者久之言聞天地終劫之後劫火燒徧世界有黑風洪水飄泛世界人物皆盡聞賊之禍何異劫終漢之黃巾唐之祿巢無此酷也誰能禍胎而使名城大都山落水聚千里無烟乎明季文臣不能無罪矣

南召

二十二日宿南召南召者舊巖邑也其城郭遺址猶存逆旅主人云在明太平時居人千餘家亂後祇有二三十家山陝貿易者半之士曠人稀不堪設官寄治南陽矣

棧頭

二十三日自南召南行四十里村名棧頭市店二三十間老嫗賣餅街頭予欲其人家蕭條嫗曰在昔盛時此地人家一千二百人亂之後僅遺數十人漸次生聚今有二十家矣予技淡歎曰天乎地乎氣耶數耶使百姓至此極者誰耶殺人者李自成也致自成殺人者誰為為之耶

南陽卧龍崗謁武侯廟

天而補萬世之天布衣而尊千古之王由東原至於
漢孔子後武侯一人而已周末天下無周孔子以周為天
故周人通以尊周室周室上也尊王所以尊天也桓文霸
周所以尊王也故春秋書成使天下萬世知尊王如
天者孔子之道也漢末天下無漢武侯以漢為天故明天
道以尊漢室漢室上也尊王所以尊天也孫曹賊也討賊
所以尊王也故茅廬一出使天下萬世知尊王如天者武
侯之道也孔門顏魯閔子不仕權門所謂見而知之者也
若武侯則聞而知之者也顏子稱王佐才使侯生哀定之
則則孔門有兩王佐矣漢之名士前乎武侯者楊雄劉歆
也雄號知易為莽大夫歆為向子家傳後梁春秋附焉
莽雄所知者何易歆所學者何春秋也與武侯同時者
或荀攸郭原華欽也皆號人龍皆臣曹漢賊臣賊豈
龍乎處潛見飛躍而不失其正者卧龍也卧龍者猶龍也
故司馬德操以龍目侯猶孔子之以龍目聃也大哉孔子
生周之末使天下萬世知正統如周尊為天王霸如桓文
人人得而賤之者孔子也大哉武侯臥龍孔子生漢之末
使天下萬世知正統如周尊為天王霸如桓文人人得而
討之者武侯也故曰匡扶學能補天布衣而道在尊王
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非武侯不足以繼之

光武故里

九月二十四日謁卧龍崗諸葛忠武侯祠晚憩三十里
五日南行二十里道左臨古碑大書曰漢光武故里亦有
古木木下老婦賣餅餅子問曰此白水村乎曰然東行百
餘武有光武廟于至廟前一老僧導予入前殿貌白哲少
年僧曰此帝幼像也予下拜畢從東階趨入楹楠翼翼者
正廟也冕旒袍履者光武也楹聯濯濯牙煌煌者兩廡
也衣冠濟濟乃文乃武者雲臺二十八功臣也予徘徊廟
中因思天人感通之理微乎微矣當禿莽篡竊時其錢法
有貨泉之文貨泉者白水真人也其鐵綽有劉秀當為天
子之文故劉歆雖背父事莽又改名為秀小人視之
耳豈知南陽白水乃其人龍潛之窟乎孔子曰其人存則
其政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無二十八
人雖光武不能成中興無光武即有二十八人不能建漢
鼎故君臣兩相需也雖然中興大事慮無君耳不思無臣
有少康而靡盬可寄腹心有宣王而方叔元老可為干城
有昭烈而隆中布衣可為將相白三君光復後正統中章
遂至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終於淪胥者比比也當其時章
澤山林豈無欲攀龍附鳳鞠躬盡瘁者乎然而天不厭卿
龍叱起陸即有補天之石濟川之舟棄拍砂礫之中拋擲

荒涼之濱終於無用而已矣故曰鍾所以入土者距使之也則所以入木者脫運之也有非距脫空有利器

沈賊張獻忠破襄陽說

有河南人周權少被聞賊李自成擒入關西僑寓于里為予說張賊破襄陽殺襄王及關臣楊嗣昌自縊事予疑其賊或不高也池或不深也地或小而兵或少也庚午九月予有衝嶽之遊出關南行十月一日過樊城泊舟漢江日登南岸觀襄陽形勢城東據漢江高洲之上漢水自西來從北城根東流水深百尺有餘闊五百步有餘東流去里屈曲南轉復向西流且抵襄城之南折而南流其地東南西南三面池深十丈闊百步城西南枕鳳凰山峰巒何四通巴蜀商於漢沔樞道進退皆有餘地城寬以隅城根堅堤捍江皆砌大石高十丈餘此所謂金城湯池也且有事攻者難為力守者勢有餘矣江北樊城係秦晉秦趙巴蜀荆楊通衢大道市人萬家財貨山積合襄城人不十萬餘家當獻忠將入境時若襄王有方畧嗣昌通兵法無論全楚即襄陽一郡提封千里操練民兵可得精甲十萬兼嗣昌麾下本兵再提各鎮戍兵數十萬剽悍精甲可立致也為嗣昌計宜選智勇良將許以高爵不必掣肘禦之於南陽白水之間原平草淺宜騎步皆可利用城

門五花六花或鴉或鴉皆可壓敵獻忠賊非亡命通逃餓貧民就食為合瓦全以我剽悍節制之師擊彼烏合散亂之衆臂之鐵剛壓卵洪爐燎毛一戰可盡殲也乃藩王猶手嗣昌吐舌不設一謀不出一師致令獻忠坐大如入無入空虛之地摧堅城如拉朽草莽落藩王如燈小鳥此何為者也即獻忠逼近襄境我徹漢北樊城之民渡過漢南入於漢中沿漢內岸二三十里一里築一小墩十大墩小墩守兵十人十大墩長將之大墩百人百夫長將之十大墩合百小墩蓋二千人一偏將將之三十里六千人足矣西南鳳凰山一帶低者築之使高平者掘之使險相地設墩用人亦如之亦不過六千人足矣山上江邊各設遊兵千各分三營營守衛將之往來巡邏以備緩急總一萬五千人也一大將將之小墩島銳五杆弓箭五副長鈐十枝餘帶火筒二筒白棒十條隨便取用大墩佛狼機四杆隨說三十杆弓箭三十副馬翎大刀四十口白棒四十條隨便取用墩下各設燈火江底設鐵蒺藜鎗刀以遏賊若賊者江面設火舟畫則以日為眼夜則以火為目賊船若欲迫則擊以佛狼機則擊以鳥銃再近以箭射之再近以鎗刺以火噴之再近則舉大棒大刀斫齊下賊船鎗不龍渡江登岸矣又於山頂江邊設炮連放之上有

烽火江上之遊兵登山速救江邊有急舉烽火山上之遊
兵下江速救勾連循環可分可合奇正相生應變無窮布
置均亭下令軍中曰大敵臨境軍法宜嚴敢卒不用命十
夫長斬之十夫長不用命百夫長斬之百夫長不用命
將軍斬之偏將軍不用命大將軍斬之守備精密號令嚴
肅猿猴雖捷必不能升鷹隼雖疾尚不能過而況烏合
動之賊哉此不守城而守城外之高山長江之一要策也
若王屏將備不知守山與江坐守孤城縱賊渡江登山下
攻雖有張韓之才不能保矣吾觀襄陽地形乃知城破之
故非獻忠之足智多謀也襄王昏昏嗣昌悶悶兵將悉
百姓里里有起焉燕巢於焚棟欲求免禍難矣且江北
城無井即窮渴焚城人畜必飲江水我置毒上流人馬必
病然後我伺動靜募善騎壯士許以重賞詐為貪民降入
賊營我夜以舟艦伴為渡江北攻之狀賊必以精兵備我
而我暗以水翼從城南大江渡過精甲繞江而東從北南
攻又以竹發銅發續從襄城上送子炮於賊營中火
起我兵南攻而營中詐降之兵從中橫擊內外交關賊不
知所為必自相殘殺一戰可滅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此劉綺所以守順昌也嗣昌烏足以知之嗣昌進士也先
帝推轂之日御書贈以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靈

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遐期教養遠民生煌煌聖詔
之非不肅任之非不重豈知進士之才作八股則有餘
百夫長則不足古人謂之白面然先朝倚白面書生為萬
里長城使之節制大將軍肘勇帥是縛駟驥之足而期以
逐風雲剪鷹鵬之翮而責以搏狐兔豈可得乎此神京所
以不守而書生之誤國多在空談裏也

祭屈賈兩先生文

庚午十月二十四日閏中太白山人後學李柏過長沙謹
以香燭卮酒致祭于 屈賈兩先生之神曰兩先生不得
志於楚漢天下後世亦謂不得志於楚漢柏謂兩先生
不得志於楚漢而遺願於天下後世雖難治安策應日
矣流天壤矣讀騷與策兩先生之心白心白則道顯雖不
得志於一時而得志於萬世也彼上官絳灌一日生而萬
世死兩先生一日死而萬世生可以不怨矣可以不慟哭
矣且東南死忠之國也奢死楚矣種死越矣貢死吳矣後
世飛又死抗矣是皆以忠死矣豈徒兩先生哉吾聞天之
愛忠臣也成就全在一死如得志於一時則寂寥於萬世
矣兩先生何必怨何必慟哭也

蕉葉雨散

衡湘客舍有竹亭一間芭蕉一院予愛聽蕉雨聲寄拙

荆王創建護國寺

佛不護堯舜之國而時雍風動佛不護夏禹之國而享年
六百佛不護文武之國而周延其曆梁武帝舍身同塋北魏
建寺萬餘其志將以求護國也而國破身亡唐宋以來無
利峻塔上至君王國下至愚民里社山林江海無地不有
卒之鼙鼓動地風潮海此時即日誦仁王百拜市鎮鄉
安見其能護國耶辛未三月余至荊州借江右果在舟中
人建護國寺金剎壯麗巖於護其宮而講某蓋寺觀也

黃蓋四十七萬金也劉劉備落玉所羅時平後漢隱矣
堯茅茨土斷辟飯糗茹草禹卑宮惡服此萬古帝王盛德
中也佛稱古直先生其所好尚蓋自若之道也故枯槁
泊視天子之貴加浮雲視已身可蘇鷹虎之威豈樂寶
輝煌也者以塔廟壯麗事佛指削之得罪喪寶可也且佛
以慈悲爲教者也草木且不安於鷹虎亦可廢羅況再
哉崇禎十二三年饑旱流寇惡宦盡胥並爲民殃萬里赤
土餓殍相枕王若出四十七萬金救民疾苦此大慈大德
大功德善事佛者也善事佛佛或護之王不知此而以金
碧丹雘使佛求福此何爲哉稍過去則前代有帝釋帝釋

矣則不可知求現在則圖破家亡故曰愚也漢文帝惜百金不作露臺孝閔畏人荆王不惜四十七萬金脩飾寺廟乎其佛不護國而禍及於身也

洞庭

余之水澤也滂也滂也滂也澤也澤也澤也滄沮也汧澤也皆不如濁之伏及見黃河則謂不如河及見江漢則河不如江及見洞庭則江漢之水如線洋洋乎瀟湘蒸沅沔所灑天一地六之所成此孟浩然所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柱子美所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九州之內六合之中莫大於洞庭矣然吾聞有海若者生饒顓臾

大不知幾千里生有數萬龍五島如粒坐巨海空闊無際
六鯨生大魚如山行三月始盡其身海中之物始此再求
知洞庭之綠海又何如海誠大矣然海在天之內天如無
空之內虛空在太虛之內吾不知无始以前無終以後算
以大名者果何歸也

蕉鹿拾粹 小引

蕭蕭客櫓杳杳子懷龍舟風雲一天霜冷髭鬚髮滿頭
雪寒載掖已往圖書了此方來歲月挹繁露以爲飲如夢
竟陵之茶蘼虬甲而作食似嗜淞江之鱸書活傳癖後制
是我如是匪曰能之筆塚

南遊詩草

詩

函谷關 五言

函谷秦關其腹山東關六其魚其肉胡爲乎割項西逐而奄有其鹿

渡伊川

我行伊水上想像伊川人伊川流不盡淵源洙泗津

所見

鵲不踰濟水鴈不遇衡陽關山巖嶺錯不斷利名行

江上夜放佛燈

南遊事 卷一

神頭星斗嶺江底佛燈烘誰放燭龍火夜燒楚水紅

舟行尋江上釣磯

舉棹乾坤轉揚帆日月移漁家有九鼎繫在釣魚絲

江上

前浪滔滔去後波滾滾移人間興廢事萬古只如斯

題明長沙太守忠烈蔡江門先生墓碑

一死萬古生萬生一死頭血湧白膏流作瀟湘水

聞鐘

何處鄉思甚他山夜半鐘敲破還家夢江月掛孤松

曉發 五言

曉行汝水岸星斗落前川破寺霜鐘遠斷橋宿霧連馬蹏

生石火牛鐏出村烟回首停車處亂峰障碧天

舟中即事

舟子揚帆去舟行客未知山從天外蒼人在鏡中移尚書融象背江漢吐龍鱗水路三千裡依稀荆汭濱

過洞庭

荆南造化偏雲漢瀝瀝爲淵千里全無地九重只有天瀟湘浴日月巽艸美山川我欲乘槎去機邊抱石還

泛舟湘江 七言

瀟陽野老泛湘舟宛在他鄉天蓋頭漁火村東堤柳晚

南遊事 卷一

歌聲帶水雲秋青牛聲入秦關月黃鶴醉舞楚國樓客

正逢搖落日况聞北馬過南州

金陵

荆吳遠水落南天虎踞龍盤王氣全四十帝君迷蝶夢八千子弟化啼鴉金壇鐵甕風雲變鶴市風聲鹿豕眠六代

興亡天不管怒潮偏爲子胥憐

回馬峰

回馬峰前雁未還遙空雲盡雁行連騷情鬱鬱三湘外歸思茫茫二月天老去乾坤同逆旅春來江漢散風煙河山

不阻鄉關夢夜渡平沙是渭川

湘江月 七言古

我在湘江弄扁舟，天月來照湘水裏。
天月在天亦在水，露客出秦聘楚子。
函谷南去三千里，水月空明每如此。
因思渭川月正明，何人白髮釣周京。
總有鹽湖美魚者，未必遇釣得玉璫。
太白山月白如雪，雪色月華無離別。
只今我在湘江上，默爾望月空吟紫。

晚泊

夕陽西下湘江裏，落霞返照翻紅紫。
漁家兩岸卧蘆村，山月空孕滿湘水。

贈田二驚寢

五陵豪士田二郎，綰綬南台楚襄陽。
我本太白山頭人，君驅馬入江鄉。
隨以白然飲白水，管鮑仍是食交行。
我過洞庭登古岳，君隨漢水卧琴堂。
烟波灝淼二千里，一片客心滿瀟湘。

襄陽歌

我之襄陽訪舊黃，沙漠塵埃厚無量。
橫掃天下七寶衛，射宇歲月久竭來。
江上竟造時世之，楚人亦不知其何處。
有不得拜床下，不得飲公酒，不得聞鄉音。
不得謁南紀，湖洲漢水求伊人，不見其人空搔首。
卧龍王佐才鳳雛，與之偶二賢，知已二老叟。
而今環州訪草屨，亦有知者。

否我欲高聲呼先生，恐駭窮人但緘口。
楚山何蒼蒼，楚水何洋洋。
三千里外詢大隱，徒見山高而水長。
令我嘆惜泣路旁。

長沙弔屈子

李柏五曰：哭屈子年年滴淚弔，以詩今日南至長沙地。
高聲呼君君不知，呼君勸君君勿怨。
吳國大江流，鳴夷越國范蠡不去，越應與先生共水。
渭萬載汨羅江水寒，令我至今怨上官。

白述

結髮之年學隱客，愛看家山雪太白。
一卧峴巖四十年，

背曉嶠風霜迢迢只道西北千山雄，未見東南萬重水。
六如老去出函關，坐泛滄浪三千里。
漢江乘槎到瀟湘，雙目炯炯射水裏。
愛水愛山意錯落，只緣我心有所著。
要使吾心無所愛，豈待名山大川不在天之內。

洞庭

湖水何年開明鏡，君山何代見斜睂。
夷陵生火楚臺空，水鏡山斜長如斯。
湖水為江江入海，萬里不出乾坤外。
浪花萍葉滾滾去中流，惟有君山在。

秋林

風蕭瑟以凄切，葉颼颼以脫猥。
森而青青夏而靡靡，春而

如血何百丈之寒木狀礪柯以多節微厚
顏色悅

衡峰望日歌東 紫庭茹司馬

泰之名山終南太白與太華來自崑崙一萬里去天尺五
可謂高矣及登衡嶽亦如此衡嶽之高破穿蒼昧真隱約
見扶桑其始也宮宮冥冥泐泐蒼涼既而一線赤痕吐出
却茫浮曜燭燭輝輝煌煌却渺渺千里游沆瀣成火華
之錦章須臾丹九離東洋大龍飛奮都中央漚淪淪波復
清安萬國萬物翬如如之肉遊鱗阿閣之上巢鳳
凰甘露醴泉味如仙藥字移清忘瀛群精首肯辭額天帝
衡嶽日上
願兼日銀嶽上方萬古乾坤永不夜長教揭槍城角芒

兩岸荒烟萬樹無人家半是易墓邊山深定有商僧卧知
在白雲第幾峰

郭侯書呈

煖芋空山一老禪白衣宰相即神仙至今結神讀書處剩
得松蔭片片烟

望日臺見海氣晦暝須臾清霽

望日臺邊雪未消扶桑曉破海雲通遙峰借得仙人掌
山紅輪上九宵

祝融峰

七十二峰朝赤帝億千萬祀鎮南天登高一望乾坤小
祝名山線大川

衡峰印雪

茹蕨秦山四十年一寒徹骨托松烟南來卧雪衡峰上
夢還遊太白天

跌頂泉

福地從來開洞天峰高萬仞吐龍泉祝融有水龍中坎
下無人識是仙

水柱

崑丘瑣樹植松灣七尺清光冷雪山對面水壺堪濯魄
霞不到玉京間

湘上除夕

日暮月輪似柳枝客應對酒淚游光故鄉雪積青山少
地春來白疊雲

楚水秦山道路遙客心五夜更堪搖忽思陋巷柴門外
舊寒雲鎖寂寥

換首無言發浩歌

換首無言發浩歌牢騷獨步意如何雪山遠隔五千里
笑近添六十多

湘東懷太白山房

銀榜西天太白峰
靈光五月亦如冬
吾處正在靈源處
桶來雲鎖幾重

嶽樹江雲際
楚天王孫芳草入
春煙驚心愁
幾果聚燕似
說初燕又一年

聖日臺 五言絕

昔聞衡嶽高
今來窺太乙
象足臨天根
低頭看海日

衡峰寄懷

家遠四千里
客留七十峰
乾坤總幾處
何必數歸鴻

舟中

楚運提轉蘆花岸
帆引山飛柏子峰
望斷天涯雲盡處
不知何處是歸鴻

江萬里卧青龍

楚江秋和崔唐臣韻

楚江秋和崔唐臣韻

楚山山水滿天涯
九月風霜老物華
樂得江邊楓葉醉
紅林深處有漁家

漢水

楚山半是秦山落
楚水通從漢國來
望盡烟波蜀不見
西關月上草華臺

陽蓋

襄王神女會陽蓋
夢裏相逢夢裡回
世上鴛鴦天上鶴
何人不是夢中來

襄王神女會陽蓋
夢裏相逢夢裡回
世上鴛鴦天上鶴
何人不是夢中來

過洞庭思岳武穆戰功

天光連水水連雲
百萬湖鵝合一群
自謂洞庭無網罟
來惟有岳將軍

湘陰

遠樹迷離鎖曉烟
人家半在水中天
千帆亂影波濤裏
不識誰爲少伯紅

洞庭

一片湖光泛客舟
西君東顧二山浮
怪來不漏瀟湘水
元有青天說水流

有青天說水流

湖上三問賈太傅祠

日月經天星斗森
三光並曜二臣心
千秋痛惜孤忠處
死誰知生到今

夜坐

獨夜忽垂千古淚
爲誰按劍恨難平
世間無事空對寒燈歎一聲

湘酒

湘妃瑤瑟鼓湘潭
山色青青水色藍
拚取洞庭春一醉
不知何處是終南

湘酒

湘妃瑤瑟鼓湘潭
山色青青水色藍
拚取洞庭春一醉
不知何處是終南

湘酒

湘妃瑤瑟鼓湘潭
山色青青水色藍
拚取洞庭春一醉
不知何處是終南

湘酒

湘妃瑤瑟鼓湘潭
山色青青水色藍
拚取洞庭春一醉
不知何處是終南